義雲集

[清] 義雲 撰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七五册目録

史地類

宋編年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卷十三至卷二十）……宋　徐自明撰　敬鄉樓　一

宋紀事本末

太平治跡統類三十卷……宋　彭百川撰　適　半　七一

西夏紀事本末三十六卷首一卷（一）（卷一至卷十三）……清　張鑑撰　園　廠　七四七九

新文豐

欽宗宣和七年 年月幷以日曆爲正

十二月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自徽猷閣學士朝散大夫太子詹事遷資政殿學士除二十五日

徽宗內禪出居龍德宮欽宗以十二月庚申卽皇帝位壬戌南仲除簽書樞密院事靖康元年正月吳敏除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同知樞密院事耿南仲免簽書 並日曆

是月吳敏門下侍郎 自試給事中直學士院遷中大夫除

靖康元年 丙午

正月己巳吳敏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除三日

李梲同知樞密院事 自正奉大夫守吏部尙書除

敏知樞密院事制曰朕嗣守不圖永懷遠御惟時本兵之地允資不世之才我得其人式協僉議 具官吳敏器宏而識遠學富而行醇言論高於一時文章配於千古已彰社稷之衛功在鼎彝更資帷幄之籌威行蠻貊是用擢從黃閣付以鴻樞翊贊朕躬賴爾爲股肱之重決勝外域用爾爲蕃籓之明宜悉意於壯猷庶克就於丕績以輔予治往哉汝諧

敏執政五十日二月拜相

梲同知樞密院事制曰 具官李梲高明而靖重敦大而疏通學窮載籍之傳才經當世之務冠於從列望獨高於一時簡在朕心位宜參乎四輔其繇天官之長入居樞筦之嚴

庚午上欲親征除梲爲東京副留守

庚午李綱尙書右丞 自試兵部侍郎還中大夫除四日

上欲親征命綱爲東京留守以李梲副之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綱建議城守罷親征辛未上登宣德門親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撰數十語敍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乃以綱爲親征行營使二月罷後三日士庶伏闕言綱不當罷復除尙書右丞都制曰照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渙號用亶具僚 具官白時中性本中和心存愷悌蚤通經術謨貢薛韋平之聲晚被眷知居蕭曹丙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謀經略之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祕殿俾佚任於殊庭拓衍輿田陪敦圭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惻東宮之舊賓特示眷賦於戲參朱邸之佐嘗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尙永綏於壽暇祇膺異數益體至恩

時排難戎庭懦弱乞成於無斷投閑眞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惻東宮之舊賓特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祕殿俾佚任於殊庭拓衍輿田陪敦圭賦於戲參朱邸之佐嘗克盡於忠規追赤松之遊尙永綏於壽暇祇膺異數益體至恩

時中自宣和六年九月拜太宰至是年正月罷爲中太一宮使在相位一年餘上章乞在外宮觀於壽春居止二月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知壽春府建炎元年九月丁未特進提舉嵩山崇福宮白時中卒

同日李邦彥太宰 自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特授依前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張邦昌少宰 自正奉大夫特授依前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邦彥太宰制曰軌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勳遜五品而塡

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頒廷號登冠台符（具官李邦彥）俊德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識弼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冠搶魁旋持從橐嘉猷婉晝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寖亞冢司之重粵從定策彌見竭成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大警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虛無遺算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苻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毗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如晦長於斷謀坐翊昇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符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丕績

邦昌少宰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聞舜命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賚鴻圖在考謹以惟精顧登庸之（王孝迪）進止詳華風度凝遠學足以翊襲於帝載文足以潤色於王猷偏揚從榮之華入侍西臺之崚謀謨底績譽望映時曾未見於設施已見疑於讒間朕肇膺付託想見儀形諒茲涵養之深益富經綸之蘊其還舊服佇聽嘉猷（張守詞）

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鎮服邇遐守正宜師於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功

太學生雷觀上書曰臣爲陛下略撫前朝宰相姦術之大者言之假紹述二字以行己之作爲假國字二家以主己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充己之私欲致使黠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莫大之困辱者皆前朝相臣非其人之故也臣

時中老謀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

孝迪中書侍郎制曰朕以冲眇之身獲纂承於丕緒撫艱難之運思圖任於舊人眷時耆英久去廊廟肆加褒詔用協朝僉（具官張識敏而器宏才全而學博潔三月庚子命趙野同蔡攸奉迎道君皇帝癸酉蔡懋爲京城四壁守禦使二月戊辰懋爲行營使李邦彥方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中傷之綱遂與种師道皆罷乃命

蔡懋爲行營使諸統制既回綱已罷矣（具官道史）

癸酉唐恪同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除）

恪字欽叟錢塘人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師

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閤除同知樞密院事 自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還資政殿學士除

辛巳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制置使除

允迪宋城人乙酉允迪使河東粘罕軍未幾奉祠去建炎元年五月資政殿學士前簽書樞密院允迪召爲戶部尚書 中興小曆

丁亥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制置使除

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也師道兵至闕下以師道爲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東北路宣撫使四方勤王兵竝隸之

二月癸卯蔡懋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七日

制曰圖事揆策入則參籌於廟堂御衆牧人出則宣威於屏翰惟留都之重寄控朔部之要衝肆疇公方以重吾府具官蔡懋智謀閎遠風節勁彊材足以敷萬微器足以包衆美早由峻望備歷華塗藹然聲猷著於朝野尹正天邑訟有鋸箠之清獻納中臺任增喉舌之重頃陞樞筦協贊機謀逮茲嗣服之初擢寘左綱之峻恪勤匪懈夙夜在公適師旅之方興顧邊隅之多事矧全魏之都會當北道之襟喉筦敝司股肱是屬仍參華於祕殿用增貴於師垣召公分陝之行蓋資夾輔李勣長城之踪跡顧分憂運精神而折衝謹疆場而愼守以蕃王室式固爾猷

六月臣寮上言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諂事蔡攸結爲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尹京可以頻對使懋日論王黼黼雖罷相道君知蔡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爲樞密以相助已方當京城圍閉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飾誣宣仁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乞御製確傳載懋誣詆之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此又懋可誅之大罪也有旨落職宮祠臣寮再論有旨降充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住 先是政和末蔡京以太師領三省與宰相鄭居中每議論輒不相下及居中將除母喪京恐居中復相位乃收用懋由是論其父定策功傾王珪以沮居中蓋居中王珪壻也懋奏元豐末先臣確受遺定策本末徽宗信之至拜懋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封確愛妾爲郡夫人御製確傳以賜之立石墓下贈碩待制諸弟諸子諸孫壻爲侍從爲郎爲監司一門貴寵當世至是中書舍人宇文虛中封還詞頭曰門貴震當世至是中書舍人安扶以爲懋罪未正願加投竄遂有亳州居住之命其後諫議大夫楊時等相繼論列詔下侍從官議定聞奏而諫議大夫徐秉哲又取新史繳奏之詔令從官一就集議嗚呼未及施行而北狩之禍作矣太上皇卽位之明日始下詔令國史院別差官撫實刊修闕揚宣仁保佑之功於是追貶蔡確蔡卞那怨爲散官而懋亦以散官安置嶺南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未錄

同日徐處仁中書侍郎 自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還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大名尹除

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除

處仁中書侍郎制曰植屏建侯出則蕃宣於方國圖事揆策入則謀謨於廟堂矧惟化源之機實在政本之地我疇副貳宜屬老成 處仁官除 粲資剛明受材英傑術業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

詞藻足以雕皇樸而斲帝文逢辰亨嘉致位休顯雍容禁棨有
入告之嘉猷密勿政塗底績熙於庶績久寄于宣之逸旋膺分
閫之行當北遺之喉襟掌陪都之管鑰能固守於疆埸亶克憺
於威稜惟折衝邊庭既久勞於硝暈而調穆天宰紓入贊於丕
平宜亟解於麟符進參聯於鳳沼朕有命令克審出納之司爾
啓忠嘉謨聞啓沃之益勉攄素蘊協濟康功

虛中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國家設中天紫極之輔以應泰階之
臨列右府鴻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武之道有異而安危
之寄不殊眷時謀謨之臣必授英傑之佐具官宇文虛中學窮精祕識
造幾微雄略淵深而足以與權懿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
譽薦曆要塗擒藻揚華密起蘭宮之草參籌嫕嚞　武帳之
兵比資方叔克壯之猷亟膺召虎于宣之命有嚴共武之服不

戰屈人之兵茲銜命於金人仍通和於鄰好敏於專對卒以解
紛其參筦於樞庭共圖罔於兵柄迓宏猷烈克嗇皇威本精神
而折衝運帷幄以決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之事功

先是處仁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按兵不動以張
國威會朝廷已有親征詔仍以尚書右丞李綱爲行營使
處仁即移書於綱言備禦方略皆廷議所未決者以聞上
嘉歎再三詔褒諭略曰卿首陳忠論四檄授兵豈惟謀之
具臧信矣仁者必勇事平當以宰相召卿至是遣使趍行

二月辛丑宇文虛中使斡离不軍濟割三鎮詔書以往
乙已復以簽書樞密院事再使於斡离不軍前姚平仲等
既敗乃除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使於斡离不且言仲
等擅用兵甲幾誤和議因遣割地使割三鎮之地遣史

王寅詔褒贈故宰執范仲淹司馬光張商英六日
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進
封楚國公謚文正范仲淹可特追封魏國公故追復右正
議大夫司馬光可特贈太師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
夫贈少傅張商英特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
更不施行　先是熙寧中王安石爲政盡退故老大臣用
新進少年肆變祖宗法行新法元豐間神宗悔之欲復祖
宗舊制更用舊人乃因官制書成自禁中帖定圖本先謂
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進之至七年秋資
治通鑑書成特拜光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儀一日又
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意以謂非

光公著不可以託聖子安石雖在金陵不易也嗚呼天下
不幸未及建儲而帝升遐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元
祐初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俱小人他日
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光正色
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宣仁又嘗宣諭輔臣
曰他日還政之後任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
異若萬一姦邪復進眩惑動搖則反覆可憂劉摯時爲中
書侍郎深念宣諭之言退而奏疏摯疏曰臣料其離間之
計一曰先朝造法爲治而皇帝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
言有所更改二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
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以謂改父之道是讒間
之說也云云及蔡確之貶新州范純仁又謂呂大防曰此

路荊棘久矣吾曹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聽是時既斥章
惇輩於閑地俱銜怨刺骨而劉安世賈易呂陶諸賢不悟
自分黨相毀至有川黨朔黨洛黨之語一旦宣仁上僊章
惇入相蔡京兄弟翕然俱進纂述王安石爲主託繼述之
文借朋黨之說以屏逐異己之人同指以爲元祐黨盡竄
嶺海之外呂大防秦人無黨范祖禹蜀人師司馬光不立
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徽宗卽位於是陳瓘首以立賢無方
往事可監爲上言瓘之奏曰臣竊見自熙寧以來至今三
十餘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改熙
寧元祐改紹聖改宣仁逐一開陳本末願以前事爲
鑒神考獨任王安石宣仁獨任司馬光可謂合天下之心
矣然其末流不能無弊神考末年復思司馬光宣仁末年
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二月十三日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二

復相范純仁蓋有救弊之意也獨任賢人猶不能無弊況
於獨任一惇乎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蓋上意欲建中道而
無間於熙豐元祐也其後蔡京用事改元崇寧者崇熙寧
也朋黨之禍再作矣至是夷虜亂華徽宗禪位上乃下詔
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元祐黨籍元
祐學術指揮更不施行丁未錄

庚戌李邦彥罷太宰 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 十四日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之意眷時
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具官李邦彥
厚秉心嘵奭以高文掞藻於禁林以偉望奮庸於政路遂參夢
卜進任台衡丕敘羣材以大明於國是力戔衆弊曾不顧於身
謀造予纂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冢宰倚以遠猷方四郊
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廣雖稍間於綏定念正賴於敉寧忽
覽奏封力蘄謝事諭言屢遣章却復來惟陳誼之甚高遂貪賢
而莫獲加班榮於秘殿紓使組於殊庭俾衍戶租是昭眷禮於
戲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成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
告往安素履用體脩愆

邦彥自和宣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相踰年
會金人入寇邦彥建言遣李鄴使虜講和已而虜薄城下
時尚書右丞李綱爲親征行營使主用兵之議未幾大將
姚平仲擅將兵夜劫虜寨失利朝廷罷綱右丞翼日士庶
伏闕乞復用綱衆至數萬入聲言欲毆擊宰執李邦彥出
省幾及之於是皇恐乞致仕遂有是命拜罷邦彥等舊皆

壽宮使副者竝罷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乞罷李邦彥
用李綱种師道太宰李邦彥遂罷初李綱种師道既罷李
邦彥堅主割地之議遣割地使及遣使議和陳東發憤伏
闕上書會於宣德門下者數百人其書言李邦彥曰時中
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所謂社稷之賊也爲
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援綱而相之宰相吳敏耿南仲必
不與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左右而
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專之會虜復攻城邦彥適遇軍民
被罵拾瓦礫擊之邦彥躍馬奔入朝堂乃免百姓皆言金
人攻城急乞召李綱捍賊淵聖從之乃召綱復用爲尚書
右丞兼同知樞密院事親征行營使兼都提舉城壁守禦
使使登西壁百姓見綱皆呼右丞且與百姓爲主邦彥等

謂東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淵聖不從邦彥既爲國人所話遂藏匿不敢復入皇恐乃乞致仕遂罷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　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奏罷具劄子辨謗乞致仕知樞密院事吳敏奏辨李邦彥被謗之無辜願下臣章曉諭國人乞加恩禮起邦彥詔曰太宰李邦彥任政府累年厥形憂國愛民之誠以至謹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已一一施行衆志未能徧諭乃作弗靖鼓唱流言反與前日異意兇惡之人忽生怨憤實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二月二十四日庚申太學生沈長卿上書曰臣聞二月初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彥姦惡冀陛下罷邦彥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也於時京城百姓羣聚闕庭不約而來者幾萬人祈哀請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彥之罷也洎陛下消使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其後乘勢恃衆毆擊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以社稷爲悅定禁中之策實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固吾圉逮鈞至於是臣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彥辨雪功狀大書文牓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門寖有年矣而邦彥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曲爲邦彥強辨者止欲植黨自固邦彥去則敏不能以獨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爲身謀爾　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右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邦彥爲太宰其略曰軍

民伏闕殺內侍毆宰相懼致高歡窺魏之事又言邦彥輔佐上皇前歲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力又言建遣李鄴詣使金人軍中賴其力由是復拜邦彥爲太宰吳敏以高歡之事劫羣下而驚人主不謂之姦險陰賊吾不信也　校書郎陳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爲宰相人情震駭遂具奏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右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爲少宰出邦彥知鄧州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其後臣僚復論其擾攘之際惶駭無謀幾致敗事罪大無罰何以爲大臣之戒遂與白

時中俱落職

同日張邦昌太宰（自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少宰（自知樞密院事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敏少宰制曰朕祗膺聖訓獲紹不基遵制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事揆策實資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爾在列咸聽朕言（具官吳敏）氣和而智剛才通而識遽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誼不回德全仁者之勇蚤儀禁衛遂贊政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爲悅定禁中之策實靖我家運堂上之奇遂固吾圉逮鈞衡之虛次訂公議以咸歸是用陞之次輔之聯兼以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躐進文階俾錫寵光用昭眷注於戲概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列則本末失倫語財用則上下交困易於出令而宣布者多違輕於用人而欺誕者得肆靡仗節以徇義咸撓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玩怵而無紀非至公無以消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姦萌卿其舉議而力行朕且虛己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圖

二月乙卯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奏乞免所遷官止以中大夫就職有旨可通議大夫就職敏奏再辭免通議大夫有旨以太中大夫就職三月二十三日覃恩授通議大夫

同日李綱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尚右丞除尚）制曰朕膺上天之景命嗣列聖之丕圖以神器之重而知爲君之難以萬幾之繁而知任賢爲急乃眷本兵之地夙稱大政之樞肆求異材式隆殊委（具官李綱）粹和而嚴正敦厚而高明智貫通變而有餘識究古今而不惑學以爲道粹然君子之儒事不辭難綽有仁者之勇向疇爲望總轄南宮忠精深沃於朕心論議有輔於當世宜長機庭之務用專兵政之權運堂上之奇謀收幄中之勝算比者虜自悔禍天誘其衷首遣使以議和旋退師而歸國惟當謹守盟好申戒邊陲假革息民朕方修文德以來

遠有備無患爾其除戎器以防微往體朕懷抑思厥讜

十五日辛亥尚書右丞李綱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知樞密院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日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有旨降詔不允綱又奏契勘祖宗之法樞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萬世不易之法也自童貫以領樞密院事爲宣撫使既主兵權又掌兵籍虎符始壞祖宗之法以至今日不可不戒乞將團結到勤王正兵並交割與制置使司管勾其行營使司兵令撥歸三衙所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俟都城解嚴一面結絕 三月癸卯命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六月李綱爲河北河東宣撫使

同日耿南仲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學士依前宣密院事遷中大夫除）李棁尚書右丞（自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辛亥宇文粹中罷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依前宣奉大夫差知江寧府）粹中自宣和六年九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二月罷執政踰一年初命以右丞屯從上皇東幸已而除李綱以補其缺至是上皇還闕乃有是命三月有旨宇文粹中除資政殿學士依前官

癸丑种師道同罷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兆府充太一宮使）制曰大臣國家之股肱賢將兵民之師表進而戮力克宣廟略之奇退以均勞式舉邦彝之茂肆涓剛日敷告治朝（具官种師道）沈毅而善謀靜重而不撓發明儒術說禮樂而敦詩書深練武經績內參樞筦外總師干載惟年齒之尊閱煩官職之重俾從優暇宜渙恩徽希冕寧車越視亞傅之秩神旗豹尾改煥洮水之區仍領使於殊庭併衍封於采邑留以自近庶其少休庸示眷懷式昭體貌於戲子房畫策終竝赤松之遊秦穆誓言蓋思黃髮之問其暫釋於機務尚毋廢於謀猷茂對寵光益綏壽祉

四月甲寅以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十月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种師道卒初師道揣虜必大舉入寇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師道還既至病不能見卒於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

閏月虜再犯京師比城陷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

以至於此始師道勸欽宗乘其渡河半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故欽宗思其言嗟慟之後贈少保謚忠憲

甲寅貶責前宰執蔡京童貫蔡攸

蔡京自太師魯國公致仕責授中奉大夫祕書監分司南京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咸服蓋由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不敢已（具官蔡京）親逢聖旦被遇三朝四任宰衡始終二紀迹其行事殊咈師瞻假繼志述事之名爲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憲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於要途陷忠良於黨籍園第僭踰於宮省子孫皆列於禁嚴交通替御而姦弊縱橫漁奪下民而忿氣充塞毒既流於中國怨終嫁於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聞邊警遽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以論報不圖邊警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擁輕齎一夕遁去君父孱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宰相非其人遂使中國空虛敵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猶善爲姦言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伏望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之罪是時臣僚屢有章疏論列不已乃命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遣使）

三月丙申蔡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制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四十知人實本於去兇載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元惡敢廢刑章（具官蔡京）亭豫大之說倡爲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畜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以疎愚不學之資挾輕果敢言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持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斃銀鋪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爵祿之寵以市私恩黎民疾痛而無樂生志士隱憂而欲祈死當上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因災惡而斥疎卒以自營而收召乃至交通

宮禁費用邦財眞同妾婦之爲執有穿窬之恥逮眇沖之臨御
屬中外之艱虞靡知徇國之忠但出全軀之策靖言蠹敗已無
及於噬臍悉舉愆尤殆不勝於擢髮彈章疊至匪朕敢私謂捨
彼豺狼安用狐貍之問而養茲稂莠其如禾稼之傷原情本合
於誅夷遠佞姑從於屏棄體予恩宥無忘省循

左司諫陳公輔劉子奏伏覩蔡京父子懷姦誤國顧賜竄
逐有旨京攸累有言章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
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
舉亳州明道宮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四月蔡京移
衡州安置五月丙寅責降蔡京韶州安置及子孫淵聖降
旨下項久稽典憲衆議不容依此責降蔡京移韶州蔡京
子孫並分送湖南吏部供到下項蔡京子孫脩修絛絛絛
異有若仇讎考其踪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翻爲相奪汰愈
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瀆哉蔡京移儋州

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壬申到潭州乙酉以疾卒年八
十自卒後臣僚論列京父子不已有旨絛尚帝姬合離判
者至是命絛勒停　初金人既長驅入寇天下罪京故言
者請正其罪而殊殊之章屢上於是詔移京衡州安置言
者論不已其奏曰自崇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
己汲引同類待以不次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又
其建三衛置四輔疏與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敦仁
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爲朝廷寒心幸
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諫因之論列其事上皇雖務納汙猶
令塹其墳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
爲階梯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而蔡確
何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例封王矣本朝之封王者不
過國初功臣及后族爾隆國朝之法長姦雄之心京兇悖
之情不可一一數賴上皇聖明不爲京邪說所惑京知狂
謀終不得逞於是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爲以
耗國財以弊民力必欲坐視顚覆以快不逞之意鄧洵武
范致虛等託爲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而何執中余
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姦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權
門日益盛強朝廷日益孤弱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違
異有若仇讎考其踪跡實皆同惡相濟至翻爲相奪汰愈
攻之其奏曰竊惟蔡京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十年間逐
而復來罷而復用致仕而復起交結閹宦密爲梯媒愚弄
朝廷妄作威福名爲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自爲紛更未有
一事合熙寧者至於鑄鼎刊名位居九五臨平增山託名
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閨門汙穢醜不可言屬者金人
內侮事雖始於童貫而成於王黼與京之子攸然邊備廢
弛本實由京金人入寇蠭室東去非背叛而何乞投畀海
外遂有是命

童貫自太師廣陽郡王徐豫國公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

居住（追封陽郡王以徐豫國公致仕）

制曰任隆相將功必在於安邦位極公王義莫先於懷國儻孤大用宜寘嚴科（具官）夙侍宮闈亟膺重任付以兵柄時惟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伐無尺寸效惟事誕謾之術實乖撫御之宜紀律不嚴賞罰未當靡壞軍戎之政令肆紊朝廷之紀綱私室奄有其金繒軍須取償於州縣將士爲之解體吏民無不興嗟既敗累朝不渝之盟首結三邊無窮之禍號復故地實守空城再爲太原之行又倡雲中之議師徒暴露讒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震驚於都邑軫危懼於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畀環尹之崇階俾即退休保其終始體予寬典毋怠欽承

侍御史孫覿等上言按童貫竊據兵權幾二十年出則爲宣撫而不受制密院入則領密院而外兼行宣撫處不臣隳壞法制其罪有十又上言貫攸之罪同者六乃命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四月丙寅責降童貫移英州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五月丙寅責授安置七月丁丑臣僚復論童貫罪惡當誅戮奉聖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九月臣僚又上言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之兵制敗眞宗仁宗之信誓通萬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興國虜后欲歸却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遁指其踪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眞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爲敵讎又上言今者竊聞有司檢校其家器用復有校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爲飾者不軌踪跡暴白無甚於此淵聖降旨童貫罪十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勅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被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澂追貫行刑己卯斬童貫於南雄州函首赴闕（道史）初太祖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問以取燕之策普對以曹翰雖可取可守而難其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擒燕薊時趙普鎮鄧州立疏諫止太宗下詔褒之熙寧間王安石用事始復勸神考用兵以鞭笞四夷先用王韶取熙河以斷夏人右臂又欲取靈石以斷燕人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幽燕已而永樂敗報至神宗臨朝慟哭自此厭兵然亦由是感疾至棄天下以故司馬光呂公著輔相元祐推原先帝厭兵之意不賞邊功專務懷柔至章惇作相諸路復進築徽宗登極初棄湟鄯等州蔡京爲相又取之又遣趙良嗣爲海上之盟結大金以取燕雲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蔡攸副之王黼年少兇愎務欲其功高蔡京以燕雲自任置經撫房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者宣和七年十一月帝郊天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稱兵向闕即下詔稱上皇禪位皇帝改元靖康於是諫官御史推原致寇召亂之端交章論貫奏蔡攸之罪同者有六又奏曰金人敢以數萬騎直犯宮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亂法度於外爭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賊心害民

蠻國則若合符節乞將蔡京童貫罪於王黼一等行遣詔
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而言者攻之不已
於是天子下詔曰童貫罪十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
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
語不俟勑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而惡
之家有龍紅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可告諭中外
仍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
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嗚呼趙
普從祖宗定天下尙以取幽燕爲難而蔡京王黼童貫兇
德參會乃獨謂幽燕可談笑取至使神州陸沉兩宮北狩
遺千古無窮之恨推其禍端自王安石始可勝痛哉

蔡攸自太保領樞密院事燕國公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
成績宜解政機具官蔡攸攜自貴游初無學術早被聖神之眷亟登
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復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
燕疆初乏遠謀大開邊隙既不能保盟於舊好又不能制勝於
萬全遂以重兵挫於殘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啓戎
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問邊備則茫然弗爲守備
之圖惟事遁逃之計結怨稔禍逞其小己之私疾首痛心生此
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恩安得而私尙屈典刑曲存體貌
其解本兵之柄仍鐫論道之官畀四品之文階領眞祠於善地
體予寬典毋怠欽承

侍御史孫覿等上言貫攸之罪同者有六屢有章疏論列

不已乃命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三月丙
申奉聖旨京攸累有言章攸本合重責以攸專一扈從道
君太上皇帝還闕特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五月丙寅責
降蔡攸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攸子衛衛行衛行先責授
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移洪州復移道州居住監
察御史胡舜陟劉子翬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讎惡言醜
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逃竄往往快之始乞隨侍者
殆欲自遂罪戾終不背往者乃不孝之眞情且言其七罪
有旨移潯州安置七月丁丑臣僚上言金人犯塞蔡攸閣
家南遁名爲扈從上皇實背叛也乃敢肆爲欺罔謂勸上
皇南歸有旨蔡攸移雷州九月臣僚上言陛下投蔡京於
海外京恃宰相吳敏庇覆之故滯留道塗至長沙而卒敏
之沮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嘆者紛然
若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乞竄於海外毋使若京之早斃

辛亥王孝迪罷中書侍郎

孝迪以靖康元年正月除中書侍郎二月校書郎陳公輔
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孝迪尙書右丞蔡懋皆罷
孝迪遂以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執政纔一月以曾祖
名政自陳乞罷所受職名改延康殿學士出知廬州四月
臣僚上言臣伏覩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
主議和李棁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取金銀於民
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庸陋豈宜參預大
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云云遂落職提舉

亳州明道宮

三月戊辰李棁罷尚書左丞二日

棁自靖康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月除尚書右丞是月李棁與鄭望之李鄴竝落職在外宮祠以奉使失辭之罪

是月李棁與鄭望之李鄴竝落職在外宮祠以奉使失辭之罪

己巳張邦昌罷太宰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三日

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朝廷之體眷予元弼爲國良臣用捨雖係於時始終宜篤其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具官張邦昌智沉而識精器博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

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對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眞祠之逸陞華祕殿庶便於諮詢陪賦爰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顯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

邦昌自靖康元年正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相兩月出使金國未嘗就職後邦昌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是凡三十三日

同日徐處仁太宰自守中書侍郎兼門下侍郎二月宰執罷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不復兼領使事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奉

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盡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具官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辭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霸

之功名尚猶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二十三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興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竝增爵邑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彊勉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毋負天下之譽

初處仁守北門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爲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入見首論禦夷狄者不一而足朝廷甘言重幣修好可也何至捐三鎮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矧保寨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爲陛下之始封夷狄變詐自古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還從而信之則過矣上瞿然曰卿言是也吾意亦爾取詔書示

處仁乃讜守三鎮者自是稍議禦戎而詔三鎮堅守視事未旬日遂拜相云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唐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於是拜處仁爲太宰處仁奏乞早建立皇太子又奏乞修身治國常如今日淵聖覽奏御批曰覽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又奏行馬政募鄉兵 七月庚寅處仁辨明吳若上書先是太學正吳若上書言耆舊間若徐處仁者號爲勤儉公方然陛下召 之而士論已喧謂其嘗以十事乞留蔡京也而處仁以爲己非京之黨且未嘗有留京之謀乃奏劉乞罷解機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淵聖命吳若令分析申尚書省

同日唐恪中書侍郎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依前官除

何栗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許翰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翰同知樞密院事制曰三代而上文武一致故在泮獻馘儒者事也國家設爲樞府以重兵政而總以經術大臣蓋本諸此歷選在服今得偉人（具官許翰）奧學造微靖節自守擅君房言語之妙有揚雄深湛之思封駁東臺執法烏府問譽美矣茲予命爾進貳樞柄以辨博過人之才而論金華之要以通敏沈識之智而運帷幄之籌庶幾安邊息民以展丕治夫國之大事戎居其一天生五材兵不可去長轡遠馭方資深謀思患預防宜有所備勉既爾志佇觀策勳

棨字文縝僊井監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翰宇崧老拱州人　恪執政七月至八月拜相　翰靖康初李綱薦其忠直召爲御史中丞言蔡京蔡攸童貫之罪而責之至是除

同知樞密院事

庚午字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青州）

制曰邊選豪傑俾職祕殿所以隆儒術而備詢訪也乃睠樞臣深執謙抑肆申新命式顯高風（具官宇文虛中）器度恢宏謀議英發潤身以淵博之學華國以雅健之文藩郡剖符治效擅循良之譽禁林視草詔辭見典誥之風參翊機廷以重兵政惟時大學士之職乃朕待非常之材豈狥舊典之拘是爲不次之舉而爾毅然抗疏陳義甚高難抑雅懷勉狥來請雖未稱朕褒崇之禮而益嘉爾辭遜之心往服訓言毋忘報塞

虛中在樞府凡兩月以奉使無狀故責授焉時監察御史胡舜陟劄子奏曰今日威令未振人皆玩法蓋由爵賞廢也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謀實啓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既不即加罪且以虛中爲資政殿學士東京宣諭使而虛中不肯就職逃宿亳間此於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重任欲望檢會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御史臺奏勘擅離職任姓名即賜施行四月臣僚論罷青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二年五月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先是謫授散官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絕域遂召赴行在丙申復資政殿大學士請遣使金國祈請二聖淳熙六年賜故資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充金國信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虛中謚肅愍以女宇文氏陳請也狀云故父於建炎年間奉使金國抗節不屈被虜人鎖縛北去後至紹興十二年間故相檜將故父全家發遣北去至紹興十六年故父與氏親兄師旻同爲翰林學士高譚等結集徒衆欲候虜主祭天就行劫殺志期恢復不幸敗露致虜人將故父全家盡行殺戮故賜今謚嘉泰二年紹節以建廟請於朝賜謚忠顯云紹節嘉定間簽書樞密院事

四月癸卯耿南仲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左丞依前官除）七月日

制曰爲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舊置諸左右必惟正直之人重以典刑蓋賴老成之智眷時賢弼進貳東臺肆敷寵章以昭茂烈（具官耿南仲）清明不撓敦大有容油然抗疏陳義甚高難抑雅懷勉狥來請雖未稱朕褒崇之禮而得聖人之旨道適堯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贊青宮允資調護之益參陪廊廟更殫啓沃之誠識俾耆龜氣勁金石矧黃門出納之地乃大政襟喉之司茲疇顯庸用申褒律噫呂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豈媿前哲勉攄所學永底丕平

六月以潛邸恩除正奉大夫十一月壬午命耿南仲使斡離不軍

己酉趙野罷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野自宣和五年二月除尚書右丞六年九月除尚書左丞靖康元年正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月罷執政踰三年至是宣和舊臣皆已去位而言者論野輔政無狀故有此命

十一月丙戌趙野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六月甲辰路允迪罷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九日）

八月乙未徐處仁罷太宰

吳敏罷少宰（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醴泉觀使）

處仁罷太宰制曰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有曠政機謀猷罔著於事功體貌務全

於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具官徐處仁）器質敦龐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高黃霸之風晚歲紹裕民寬陋桑羊之政比疇雅望進列冢司允籍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協贊之時不知畏勉以赴功相與遼巡而罔寵乏可否之相濟惟同異之是聞寇患未寧念寸陰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嘆覽封章之引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秘殿即祠宮之優佚昭命數之益隆併衍爰田申陪眞賦於戲任舊人以共政朕豈有意於遐遺詢黃髮則罔愆汝尚無忘於入告往祇予訓其體眷懷

處仁自靖康元年三月拜相是年八月罷入相踰半年御史中丞李回等論其與吳敏不和稽留議和之使而有是命翌日出知東平府處仁引疾乞致仕遂以本官提舉西京崇福宮云（拜罷李回上言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綰紳駭其速化而不聞其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爲首相而不知大體不通時變不能副具瞻之望處仁由是罷相（史建）炎元年七月舊相觀文殿學士徐處仁卒初以舊相徐處仁爲大名尹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小曆）

敏罷少宰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居於廟堂宜曲全於體貌我有明命畀於大廷（具官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達高國鯁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徧歷從臣

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賢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鉏刀之一割寢稽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論之騰喧亟剡章而瀝懇宜解鼎司之重任就陞祕殿之隆名均逸眞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尚素節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祗休寵勿忘壯圖

敏自靖康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踰半年御史中丞李回上言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高等入仕因與京結爲死黨在上皇朝緒紳目之謂在劉昺林攄之右上皇內禪叡旨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功以爲己有叨處二府竊據相位凡其施設悉効蔡京意在專權固寵以小忿交爭齟齬之前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吳敏由是與徐處仁皆罷相（史通）初太學生陳東上書言上

皇傳位陛下蓋其聖志素定惟此蔡京王黼童貫等六賊實嘗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聰明獨斷至莫之奪嘗襲之功豈敏有言及吳敏爲宰相太學正吳若上書謂敏非宰相才不可爲宰相且蔡京蔡攸李邦彥之黨也前日建請上皇遜位乃蔡攸父子鉤探先旨計會吳敏爲之冀敏立朝庇其宗禍士論指爲蔡攸死黨其後敏欲微示至公以欺天下乃乞召吳若還及授陳東以官六月臣僚論列蔡京之罪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薦引當正刑章宸命既下大臣吳敏又有爲之庇護者遂以祠部員外郎陸守等持節廣南平日與京攸結爲死黨似欲與蔡氏爲地者臣僚復論若此差除雖無薦引之實而有庇護之嫌於是守等皆放罷 九月戊辰臣僚上言前

宰臣吳敏雖罷相猶爲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乞正刑章提舉亳州明道宮庚午臣僚上言吳敏敝獲蔡京父子有旨落職宮觀壬申臣僚上言有旨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

制曰爲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執先誤國之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具官吳敏性稟柔邪中藏險詐竊倚注於擾攘之時惟眇質之繒承蓋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謂有建言之因造窴兇渠果忘公議究嘗庇之迹訖符陰告之情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娛樂之奉用人論事濟姦慝則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已多矣稽使指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咎將誰執有相若此爲國之羞既邦憲之稍伸致人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遐方

尚體寬恩勿忘循省

九月甲戌詔曰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皇降叡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將內禪矣乃二十一日宣制而百司庶府以至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事自知罪惡貫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於宣制日入至玉華閣乃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處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心腹之人置之京師伺候動息中外相應其事詭祕難使衆知故引敏入深密之地與謀之爾攸既東行言章擊蔡氏者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敗露及蔡京子孫皆遠貶而京與絛至荊南託進士黃大本附書寄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書責敏曰僕父兄於閣下可謂有德矣云云由絛書觀之敏之爲

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受禪何待人言若以爲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日乃在降旨建言之次日攸乃詐傳命令以敏有建言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姦僞締結乃致如此投諸遐裔亦輕典爾故茲詔示可付史館仍布告天下紹興元年六月舊相吳敏復觀文殿學士充廣西湖南宣撫使

使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

同日唐恪少宰自正奉大夫授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命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疆陲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眞才付以機柄繫生靈之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

明聽予告（具官唐恪）器識閎達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湊於朕前敭歷政途風彩想聞於天下渾渾忠義之氣藹藹文武之資爲時顯人宜膺大用肆陞華於右揆仍兼秩於西臺申衍爰田陪敦眞食於戲艱難多事甚莫此時謀慮盈庭當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事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黷武以貪功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毋怠厥功庶永終譽

徐處仁吳敏既罷乃以唐恪爲少宰恪爲宰相首言蔡京王黼童貫之徒其黨甚衆不宜深治失人心候事定日奏知上皇卽肆諸市朝亦可當時以恪爲三賊之黨

同日何栗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

陳過庭尚書右丞（自太中大夫體部尚書）

過庭尚書右丞制曰天下之事會於文昌惟時二丞其責甚重自昔方於管轄實大總於紀綱非練達國體守正不撓者烏能勝其任哉（具官陳過庭）聰明疏通而密於世用信厚剛果而輔以學術蚤陞華於近列薦執法於中司險夷惟罄於一心終始不虧於素履乃攄忠藎首建讜謀了無比姦之私具見弗欺之守是用擢於宗伯進貳中臺序進文階增陪多邑爾其體予一人付託之意慰彼四海溪望之情以戎虜之患未殄爲己憂以生靈之困未蘇爲己任祖宗之法度未復則務在於講明上皇之詔令未孚則宜思於遵奉惟舉從於公議庶浹格於不平往惟欽哉無替朕命

過庭宇賓王紹興府山陰人 稟十二月拜相

同日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

翰自靖康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八月自太中大夫罷授延康殿學士知亳州翰在樞府凡五月罷之未幾臣僚上言翰在樞府嘗移文督責种師中使之出師以瞻過師中素剛不受督促遽興師決戰以是敗績又言翰任御史中丞日未嘗一言及蔡氏於是落職宮祠云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師中進兵解圍及兵敗城陷綱已罷遂併翰罷之（具官許翰）

同日聶昌同知樞密院事（自開封尹遷中大夫除）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自朝請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讀遷延康殿學士除）

昌同知樞密院事制曰天下安危審於用武朝廷輕重謹在擇人必得非常之材以稱本兵之任矧比遭於外侮顧方賴於壯

猷我得其人副茲睠委（具官聶昌）舊由儒術蚤被簡求識智足以造微謀謨足以經遠起從閑廢益勵忠勤輟自地官之崇薦膺天府之寄鉛筈幾於無訟桴鼓爲之希鳴績効既明公論攸屬宜膺柄用式究遠圖躐進文階茂膺異數壯膚倘熾懷反覆之謀黠羌不庭肆跳梁之擾未覩安邊之畫莫知復革之期周室惟修政以致中興漢臣稱自治而爲上策蓋有備而無患賴同寅而協恭往惟欽哉勿替朕命

同簽書樞密院事制曰朕臨政願治靡敢皇寧迺圖左右輔弼之良允資股肱謀猷之慮矧今多故尤重本兵欲不戰而成功宜折衝之有道克膺巽選允屬儒臣（具官李回）學術窮於本原智識周於事變入躋嚴近出領藩維純誠許國有不欺之心治行在民多可紀之迹方擢陞於憲府已屢嘉於忠謀補益居多風望

彌著宜膺柄用式究遠圖加祕殿之寵名壯樞庭之重寄往祇
明命共底丕平

昌字貴遠臨川人昌舊名山淵聖嘗夢爲兩日所逼乃改
山爲昌以厭之皆莫曉其意或爲欲用山奉使金國乃改
賜名昌 冏字少愚建康人 京師復戒嚴山時爲開封
尹以將父爲言求去不允御筆改賜名昌取周昌抗節之
義以旌其能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入謝之日力陳防
敵扞禦之策上大稱賞置都大提舉守禦司以昌領之開
府辟官屬許便宜行事會金人遣使來議和欲畫河爲界
須左右大臣報聘詔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及昌爲議和使
至絳州遇害年四十九建炎四年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榮
愍官其親族十人昌陷耿南仲至顯位每左右其說以誤
申有旨李綱罪惡深重不自省循輒有放言鼓惑衆聽可
制曰朕臨御以來適茲邊警迺眷樞機之地是資帷幄之謀得
失之間安危所寄委任尤重必惟其人 馮澥 忠信不欺端諒有
守勵蹇蹇匪躬之操懷拳拳憂國之心直道而行學蓋攄其素
蘊獨立之懼志切慕於古人踐揚居多望實休顯爰擢登於宥
密以共濟於艱難朕念疆場未寧兵民久困無事淮陰之略專
圖魏絳之功往服茂恩佇觀成效

十一月康王使于金國斡离不軍前知樞密院事馮澥使
于金國粘罕軍前李若水副之 遺史

壬子王寅尚書左丞 自試禮部尚書中大夫除 李綱罷執政凡九月綱既宣撫河東未幾朝廷易相綱
即軍中上章乞罷而有是命言者論其專主用兵之議而
元無成算奇畫乃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

翰林學士至是除尙書左丞王寓新除尙書左丞詔寓使
于金國軍前奉五輅而行之（遼史）皇弟康王使斡离不軍
以王寓爲尙書左丞副之始欲命寓奉使金人故有是除
既而託夢寐辭行故責及之未嘗就職云十二月戊午有
旨尙書左丞王寓誕誕避事可追還左丞告命尙書省毀
抹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乃以知樞密院事馮澥
代往

制曰朕聞路溫舒以丞屬而請往絕域傅介子以馬監而求使
大宛蓋委質而爲臣無辭難而避事苟懷詭誕詭誕詔不忍棄捐於終
世荷國恩蚤塵華貫昨于簒承之始首挂譴訶不忍棄捐於終
復加湔洗罔思報德惟務懷安適邊境之繹騷遣近臣而計議
邀功生事黜賈生係虜之謀罷兵息民講魏絳和戎之策擢爾

侍從之列置之丞轄之崇特加寵數之優式示華光之遣遼巡
之避唱造不根逮詰責而辭窮乃章皇而情得方主憂臣辱爾
乃便私之求苟罪大責輕難示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遐陬
尙務省循以待寬宥

十一月戊辰馮澥罷知樞密院事（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澥自靖康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
僅踰月初命奉使金人軍前議和及康王還而有是命云
丁丑何栗罷中書侍郎（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栗自靖康元年三月除尙書右丞八月除中書侍郎是年
十一月罷執政凡八月時宰相唐恪議棄三鎭栗以爲不
然自乞罷遂自太中大夫中書侍郎罷未幾兼領開封職
事云

同日陳過庭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尙書右丞除）
孫傅尙書右丞（自試兵部尙書遷中大夫除）
傅尙書右丞制曰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王公尊賢求之惟
恐不及朕紹隆興緒康濟艱難眷求百揆四嶽之臣圖回二帝
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以得之（具官孫傅）宏毅
直方聰明敏博學問遂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
行所知之光大事朕初載蔚爲名臣延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
之任師尹之望巖巖具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勵匪躬之節
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瑟而更張固非濟水之能食
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服我休命

是月過庭出使河北割地不還執政繳三月十一日壬午
御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自陳過庭以主憂臣

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
以親老辭尋出御批曰過庭忠誠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
人耿南仲聶昌日下出門 十一月己卯金人乞再遣使
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先命中書侍郎陳過庭往金人
拘之軍前初過庭請行上揮涕嘆息諭之不果遣且手札
嘉奬及城陷卒遣過庭行二聖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固留
不遣建炎初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須其
歸四年終有近臣還自虜中具道過庭守節不撓狀且言
是年六月卒詔贈開府儀同三司與恩澤十人年六十傅

甲申孫傅同知樞密院事（新除尙書右丞中大夫遷延康殿學士除）
字伯野海州人

曹輔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延康殿學士除）

輔簽書樞密院事制曰推忠衛社尤資命世之才運籌折衝實
繫本兵之地眷茲風憲之長爲吾耳目之良爰錫贊書俾參宥
密具官某學該而博氣大以剛見幾達物理之未然論事處衆人
之不敢一言觸諱十載投閑逮予親政之初首置蕭綱之任暨
臻諫省薦拜鎖闥有嘉封駁之勤復長糾彈之職鯁亮日聞於
朝聽識規多切於朕躬宜有廟謀可清邊閫是用俾預西樞之
政少寬北顧之憂汝宜深思厭難而解紛朕亦傾俟修文而偃
武勉圖報効以副眷懷

傅執政累月二年扈從淵聖北狩建炎三年除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方虜急攻京城傅親當矢石
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營以傅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
乘輿久不得歸傅嘗貽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

震駭傅大慟久之曰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車駕還
闕明日虜陳兵索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傅獨留中宮太子
不遣願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命召之而去不知其所終
後賜謚曰忠定　輔沙縣人入樞府凡半年及卒上厚卹
其家仍命一子改京官建炎元年五月丙申簽書樞密院
事輔以病卒初請上即位上發濟州簽書樞密院曹輔來
至是時靖康執政皆去而簽書樞密院曹輔以病遂卒小傳提舉萬壽宮

丁亥李回能簽書樞密院事

回自靖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入樞府纔
三月初命回將兵守黃河既金人南渡不能禦倉皇逃遁
而歸故有是命明年張邦昌僭位以回權尚書右丞云拜罷

庚寅何棗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領開府職事除
初何棗議三鎮不合遂自中書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兼
侍讀知開封府未幾復除門下侍郎棗再執政數日閏十
一月拜相

閏十一月壬辰唐恪罷少宰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朕惟置相之方每加謹於選用遇臣之體每務全於始終
眷時次輔之宣勞乃以引辭而均逸肆盼明命孚告治朝具官唐恪
材博而通智精以敏蚤由識擢多所踐揚外分帥閫之雄蔚有
嘉績入長地官之劇綽著勤庸逮朕纂圖召寘樞筦進參政本
起貳宰衡顧倚付之甚專亦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薦擾郊畿
繹騷預備多失於事機應變卒成於稽滯以疾來訴申諭莫回
是用聯祕殿以通班即殊庭而置使密陪經幄敦衍邑租於戲

寵數之加顧豈忘於留眷忠臣之報宜毋忘於告猷尚其欽承
以永譽處

恪自靖康元年八月拜相閏十一月罷入相數月以虜騎
再渡河不知所以爲計遷引疾乞罷故有是命拜罷先
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來勸淵聖陰爲避狄之計乞早
幸洛陽或幸長安召天下兵然京師諸軍懷土不肯去乞
速召四道總管扈衛而行淵聖以恪之言問之棗棗曰雖
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盡掣父祖田宅而露
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日淵聖激怒曰朕當死守
社稷恪力請罷相遂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
講罷之以棗爲尚書右僕射道史十一月侍御史胡舜陟
劉子言今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

腐儒何稟狂生聶昌兇人李回雖差勝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樸亦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肅晤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姦辯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固寵但爲身謀不卹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安寇既至則惟務守城近唐恪趍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但宰執得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至是胡舜陟又言唐恪知聶昌姦權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姦所以威令不振將士莫肯用命望赫然竄逐之章上會嘗河之議繼出衆口籍籍喧聞於上御扎付恪曰嘗河之議萬口一辭不在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日曆日恪爲相無經濟大略於時虜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爲當與者什九乃從與者之議使既行而悔之密啓欽宗請以親征爲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守欽宗將從其議會何稟入見力言其不然遂拜稟門下侍郎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結內侍而已今國計日急如恪者誠不可以備位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而稟代爲相　京師失守欽宗幸虜營恪曰失計矣既而還宮及欽宗復幸虜營恪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者累日虜議立異姓會推太宰張邦昌唯孫傅張叔夜不肯簽書恪既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爲大臣而國家至此何以生爲乃仰藥而死

同日何稟右僕射自守門下侍郎授通政大夫右僕射中書侍郎改太宰少宰復爲左右射僕射制曰朕紹承丕基圖紱黎庶贊元經體是資不貳之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焉傑若時登庸出命於廷用亶爾衆具官何稟識邃以遠氣大而剛蚤脇英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然社稷之衛比繇詞苑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簡於朕心屬天步之多艱當戎備之方戒相予以濟非爾而誰是用憲祖廟之典章正台衡之秩序蹟陞右揆兼侍西臺陟以文階敦其邑采於戲姚崇應變遂致開元之隆玄齡善謀幾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衆志惟圖專揆策以取萬全綰治具於苟簡之餘起國勢於衰靡之後海寓清謐疆陲億寧朕以蒙成爾亦多譽

先是有詔三省長官之名竝依元豐舊制故稟復爲僕射十二月辛丑車駕在青城宰相何稟執政馮澥曹輔等皆分居青城齋宮已而相繼放還唯稟獨留京城既失虜人乞遣使往河北召康王朝廷命曹輔行稟請上於輔衣襟屑纂書詔以傳密旨未幾扈從車駕幸虜營因留不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稟李若水不得與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與十資恩澤議者謂其誤國寢不行及秦檜還自虜中言稟死狀改贈觀文殿大學士官其親屬十人建炎二年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初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虜遣高尚書者持書來　高尚書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稟獨以謂必須出欽宗信之稟白欽宗請以孫

傅爲太子少傅謝克家爲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棗自
以折衝有術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虜
使皆笑明日欽宗幸虜營棗從以出遂留不遣

丁酉馮澥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太子賓客除）

二年三月乙卯馮澥曹輔路允迪等還何棗孫傅張叔夜
秦檜司馬朴以廢立異議令舉家北遷

庚子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自延康殿學士南道都總管除）

叔夜字嵇仲耆之曾孫十一月乙丑南道都總管張叔夜
將勤王之師三萬到闕屯駐於玉津園詔以叔夜爲延康
殿學士閏十一月壬辰車駕幸西壁張叔夜領兵起居於
南薰門下軍容整肅上喜之卽城樓命解何棗勞頭帶以
賜（日曆）叔夜自南道領兵入援率先諸將淵聖遽以樞府

命之其後扈從北狩云（拜錄）初何棗見虜勢張甚請置
四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襄陽爲治所事得專決財
得通用官得辟置兵得便宜爲禦戎計緩急欲以羽檄召
兵入衛京師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聶昌
相與言乃檄止陝西南道兵金人既薄城下獨張叔夜一
軍至京師餘無至者虜既議和命彈壓京城事欽宗再出
郊叔夜叩馬諫止不能回卽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
字之曰嵇仲努力會虜詔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爲君
以從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遂扈
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過白溝河乃毀然起仰天大哭遂
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二訃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文 淳熙二年閏九月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孫子里

高宗建炎元年　丁未　靖康二年五月改元

五月庚寅朔黃潛善中書侍郎自徽猷閣直學士大元帥府兵馬副元帥遷中大夫除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自徽猷閣直學士中大夫大元帥府兵馬副元帥除潛善中書侍郎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懋建百王之典朕紹膺鴻緒綏御萬邦炎正中微國步孔棘興衰撥亂坐收三傑之功舍爵策勳進陟五臣之任具官黃潛善器資沉毅而足以任天下之重學問宏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早服采於禁塗久宣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纘氛浸於九重接腥羶於萬國立轅門而左袒倡旅以南征間關百罹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蔭不徙之勳是用畀於

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崇本政之光爾惟不命其承迪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蒸民之生益懋遠猷服我休命

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列聖儲休千齡累治軍政墮廢將帥惰驕夷狄鼓行京邑震擾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檄召天下之兵士無鬬志卒罹變故幾至阽危肆疇佐命之功共建經邦之業具官汪伯彥學貫千載智出萬夫沉謀有先物之幾居簡得鎭時之量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議固邦本於孤弱僅存之後收人心於奔潰四出之餘豐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雲臺諸將獨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僉言畀於朕志擢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予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舊勝殘去殺期臻寶枕之安保大定功共享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

潛善京東漕黃潛厚弟也伯彥徽州祁門人　靖康改元冬金虜再入寇上奉詔使幹离不軍請緩師十一月庚辰至相州辛巳至磁州知相州直龍圖閣汪伯彥蠟書至言虜騎沿淮問上所在於是參議官中書舍人耿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己酉詔命上爲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奏除汪伯彥爲集英殿修撰二年正月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將兵數千至戊子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爲副元帥及請上卽位上至應天府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爲雜學士五月庚寅朔上卽皇帝位於南京權左僕射張邦昌與門下侍郎耿南仲進呈三省事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爲同知樞密院事熙克中興小曆中興之初潛善伯彥首爲執政智者必知二人無進取之志宗澤嘗力請因天下兵集親征迎請二帝力圖中興潛善伯彥沮止之尋以澤爲京城留守中興遺史壬辰張邦昌罷權左僕射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節是日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得鎭時之量參華延閣出總藩符屬時訪落之謀實預扶衰之已而從權惟陛下叡斷處之上曰邦昌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綫退遣人齎書赴愬及歸寶璽駿奔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初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

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籍於朕使金人之歸出於自然於是邦昌罷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邦昌既罷上卽命潛善等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和除作國書外命張邦昌更作金人書早遣使行（小曆六月己未朔）詔邦昌加拜太傅依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詔曰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朕尋置諸論道之地寵以王爵欲與日引同朝共理萬物而瀝懇牢避雅志莫奪朕以崇德報功憫勞以事而養民保國實賴圖回雖已斷來章宣赴都堂治事未極褒崇之典考祖宗故實惟元祐問文彥博以累朝勳德禮絕羣臣一月兩赴都堂平章重事最爲異數今邦昌已降指揮參決大政屬望尤重可依文彥博一月兩赴都堂平章重事最爲異數今邦昌

堂仍不限時刻出省急速大政許宰執同就第商議以稱朕優假倚賴之意初邦昌累章請退上不許乃降是詔右僕射李綱又奏張邦昌恃金人盜神器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迨知陛下總戎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舊班遣使奉迎今冒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偃然自得儻或逋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怨之若天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陛下欲中興乃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而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癸亥詔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遣使）邦昌潭州安置制曰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張邦昌）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爲首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名分尙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妬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張邦昌責詞江藻所行也士大夫往往能誦之九月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撫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散賞賜錢百萬緡猶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裙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　國家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邦昌遂死於潭州

癸巳耿南仲罷門下侍郎（自正奉大夫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南仲自宣和七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靖康元年二月守尙書左丞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五月罷執政踰年初淵聖既卽位南仲自以東京舊臣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而進位居其上南仲卽不平因每事異議專排斥不附己者時綱等謂虜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議甚堅故戰守之備皆罷不爲及虜再入寇議遣大臣詣軍前南

仲首以老爲辭淵聖怒遣之南仲既出城卽自歸大元帥府上薄其爲人及登極因其自請故有是命（拜官事見欽能）初上奉詔使斡离不軍請緩師請門下侍郎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閏十一月上與南仲連銜揭榜招兵勤王人情大悅二年正月癸亥南仲等率文武官吏勸進上既卽位南仲以門下侍郎告老遂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以宮觀去（小歷）先是上在濟州羣臣勸進議已定耿南仲延禧高世則侍南仲奏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吾繼大位莫不能保全皇帝舊師傅乎月以數百千養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之毀譽何足信上因泣南仲延禧流涕不已靖康之禍始終以和議而成南仲嘗主和議矣得不以此爲慊哉南仲求保全於勸進之時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至是南仲告老故有是除臣僚言耿南仲專主講和之罪遂落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落觀文殿學士詞曰兵家之算所貴伐謀廊廟之臣豈容誤國儻或信常談於紙上不知墮黠虜之計中苟偷歲月之安馴致國家之禍人言薦至邦法何逃（具官耿南仲）頃預政機適當邊警朝廷可否唯予舊學之平天下安危恃乎老成之重謂當決泗水之戰乃專主平涼之盟坐使中原幾爲左衽朕痛夫二聖之狩考昔者羣臣之言誰致禍階汝爲戎首其鐫祕殿之秩以正具臣之誅尙省厥躬毋忘於戒

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欲進兵援京城爲耿南仲父子所沮而言者亦交章論其力主和議致誤國家罪不可貸時南仲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詔併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落職責詞汪藻所行也其詞工（南仲以專主和議初遭論列落職宮觀士論未厭臣僚因再言其事由是責授副使南雄州安置）

南仲南雄州安置詞曰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傳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撓克紾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 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爲爾受失刑之謗煩言薦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汪藻詞）

侍御史王賓復案疏論南仲罪八月癸酉南仲責授散官臨江軍居住南仲閭而狼然本甚愚厥爲姦謀悉其子延禧導使爲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中丞張澂言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讎時南仲見謫散宮臨江軍居住未幾南仲卒四年十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爲觀文殿學士

甲午李綱右僕射（自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議大夫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正具官李綱）器閎而道遠志大而德方才兼文武之全識洞聖賢之蘊蚤紓宸眷浸踐華塗歷事上皇獻言有同於藥石被告於列位

遇淵聖告猷亟於樞衡神明扶其靖忠天下想其風采頃甄釋於樞筦旋總尹於上京久留遐方殊拂輿望顧予眇質獲繼丕基整皇綱於既壞之餘張國勢於中微之際宜得碩輔共恢遠圖是用擢居右揆之崇兼總西臺之峻乃加侯爵仍陟文階衍以爰田陪之圭賦併昭異數式勸具僚於戲周室中興吉甫明庶邦之若否唐朝再造子儀任一代之安危朕惟經營四方汝爲朕惟訓飭百工汝率惟長慮遠算可以弭難惟竭誠愛日可以圖功其尚弼於一人亦有辭於永世

綱字伯紀邵武人先是靖康圍城中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召綱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至江寧府乃定時已聞京師周德作亂既而次第執去斬之江寧府乃定時已聞京師失守欲赴大元帥府行次淮甸聞二聖北狩知上即位於南京既未覩清光先遣人馳赴行在上疏論和議之非遂召綱赴行在綱已到行在上奏劄申前議上大喜故有是除　初淵聖除領開封府路梗尚未赴也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皆元帥府舊僚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大學士李綱當靖康初京城被圍時能建議力守後宣撫河東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恕之謂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遂自外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乃赴都堂治事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在入見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

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都堂治事時諫議大夫范宗尹亦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既治事遂上十議一議國是謂當以自治爲上策二議巡幸謂關中爲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刑五議僞命謂受僞命者宜依唐肅宗以六等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今宜歸中書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施德以感天人之心詔國是中書遵守巡幸當還京城壬戌李綱再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爲妾王及甚著而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捕宗室賊里及受僞命爲執政此爲罪首先是若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以散官安置乃贈安國爲延康殿學士貶時雍高州幵永州儔全州竝安置時在圍城中者綱欲以叛逆罪之右丞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含垢納汙之時邊繩以峻法懼者衆矣責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逆彼豈無辭乎綱由是不樂既而臺獄具余大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詔流大鈞與陳冲洪芻於沙門王及之與張卿才李彝周懿文胡思皆廣南諸州安置

右正言鄧肅李綱所善也肅首論圍城中有以侍從官而爲僞執政者有以庶官而爲侍從者請悉以叛臣目之其上者竄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監而下但籍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爲臺諫侍從若用此則一網而盡蓋附會綱意也時右司諫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乞分三等定罪綱言今日中興規模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眞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其才者爲使綱引薦前監察御史張所於河北直祕閣傅亮於河東仍詔借所直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瓌經制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遣之瓌與所靖康末皆

至河北募兵亮號知兵至是綱皆引用之

己未馮澥罷尚書左丞

制曰朕承至尊綏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之謀有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參稽陟典申錫贊書具官馬澥雅量鎮浮計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思至大至剛得養氣之善入持樞筦進貳文昌屬予纂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曩形封奏祈解繁機詔諭數頒懇誠莫奪念崇寧之遺直歸然獨存顧靖康之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暑行徒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祗服寵章益綏壽嘏

澥安岳人康邸舊人也自靖康元年閏十一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再執政僅半年澥更圍城之變一時執政皆北行而澥獨留其後隆祐太后命澥奉迎今上於南京

及上即位堅請罷去故有是命尋落職提舉玉局觀

同日李回罷權尚書右丞

回江寧人自靖康元年十一月以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守黃河金人南渡倉皇逃歸遂罷爲提舉萬壽觀明年張邦昌僭位以回權尚書右丞其後皇太后遣左丞馮澥權右丞李回來奉迎今上於南京至是自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知洪州

同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

制曰貴富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志孝弟施於有政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濼若淵冰雖三軍舉同左祖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棠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封人之薦具官呂好問儒術之茂閎然日章信厚之資老而彌篤徧踐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攬之初從容片言綽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有衛上之忠四圖邦命之新建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諒同休戚其念兩宮戴天之義體予一人仄席之思儻能遣侯公而說之必有御趙王而歸者亶惟乃辟是祐則於永世有辭

好問字舜徒開封人張邦昌僭立以好問爲門下侍郎上即位以爲尚書右丞 通史好問家傳曰時賜對上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除右丞

庚子前宰執李邦彥吳敏蔡懋宇文虛中等悉竄嶺南

邦彥河內人敏揚子人懋確子虛中前右丞知江寧府資政殿學士粹中之弟也 詔靖康主議誤國之臣前宰執

李邦彥等悉竄嶺南邦彥竄潭州敏柳州懋英州處中詔州

丁未前執政王襄趙野竝責分司尋各以散官安置

襄南陽人初西道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領兵赴闕而遲延不進至是襄野竝責分司詔略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迂途以爲逋計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永州野邵州 建炎二年二月詔故相鄧居中劉正夫余深白時中之子竝鐫其職 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鄭修年乃居中之子竝鐫其職

乃正夫之子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文學政事乞竝鐫其職是日詔從之 附見

十二月丁丑詔余深責臨江軍薛昂責徽州耿南仲責授別駕依舊臨江軍竝居住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姦謀以窺朝廷又以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逼种師中急救太原而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爲特進衛國公昂爲金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責授別駕依舊臨江軍竝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責授中大夫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薦在法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

西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 附見

六月癸亥黃潛善門下侍郎 自中大夫中未提舉樞中書侍郎除

執政僅二年至七月拜相

戊寅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執政僅二年至二年十二月拜相

壬午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慤字誠伯瀛州人靖康中權知大名府上自相州遷大名慤奉事甚恭慤在大名時有洛州王明者與李洪等聚衆以復奪二帝爲詞有衆數萬慤差無官宗子不尤及進士王協等招安撫定後皆授以官 遺史 上即位慤自延康殿學士召爲戶部尚書有言陛下當判忠邪判則治亂分至是遂有此除仍兼提舉戶部財用七月以覃恩除通議大

夫

七月壬寅李綱左僕射 自右僕射除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兼門下侍郎

黃潛善右僕射 自守門下侍郎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中書侍郎除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兼門下侍郎

具官李綱 志大而德剛器閎而慮遠自任以天下之重皆謂有王佐之才粵繇高華每著名節螭坳造膝議者想聞其直聲奉常建言公議共推於雅望超踰丞轄晉長樞庭風采聳於邇遐問譽溢於中外稍稽魁柄殊鬱瞻師肆朕纂承之初首圖用召之亟遂陞次輔以率羣工民言惟嘉國是以定念華夏狃承平而弛備致夷戎伺間隙以肆侵惟民懷舊德而靡忘故士後新政而知勸朕欲臨朝有內修外攘之志汝其比迹於樊侯朕欲俾

民臻仰事俯育之安汝其希功於襄度使任大事以爾爲棟梁使決大疑以爾爲龜策用登上相秉斡洪鈞特陞左揆之崇秉貳東臺之峻仍其公爵陟以文階併增衍於爰田益陪敦於眞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戲得賢邦家之基汝能追配於前哲論相人主之職朕則無媿於古人益遠乃猷以對朕命

潛善右僕射制曰巨川之待舟楫固宏濟於多艱元首之賴股肱蓋協成於具體惟時王佐實秉國均相須而成缺一不可茲延登於次輔以同閽於大猷式盼渙號之孚爰聳治朝之蘧（具官）學造聖賢之蘊識窮事物之微氣粹而慮深誠篤而忠切表儀禁路著望實於朝端鎮撫巨藩憺威稜於閫寄勤勞一節中外百爲朕向建帥府以臨戎爾實與籌帷而贊畫靖密無二險夷不渝納言而有嘉謨揆事而無遺策肆朕纂承之始尤嘉翼戴之功蚤聯遐臣而功素顯於時晉秉大政而士不議其速建明愈偉問譽彌崇念中夏玩於燕安致外夷肆其侵侮雖國勢之猶弱奈民懷之益深朕欲耆定武功汝其繼蕭陳之列朕欲緝熙治具汝其追丙魏之踪是用昭登右相之隆兼貳西臺之峻乃進公爵仍陟文階陪敦井邑之多加侈圭田之厚併頒茂渥丕勸具僚於戲朕心朕德惟乃知其增光於遠業嘉謀嘉猷告爾后尙胥及於丕平諒體至懷奚俟多訓（朱勝非詞）

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竝兼使而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副之（小注）先是召李綱到行在拜右僕射上卽位左右揆皆虛位首以綱爲右揆至是特授左僕射幷命潛善爲右僕射竝兼御營使自是宰相始有親兵（通鑑）八月己丑貶

同日許翰尙書右丞

八月丁丑李綱罷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制曰論人臣之大戒罪莫重於擅朝置輔相以仰成責尤嚴於誤國式揚明命敷告治廷（具官）李綱蚤以時才列於清貫屬兵戎之急變參綱轄於中臺同流俗以沽名秉樞機於右府旣總師而敗績舉黜典以投荒肆朕紹圖惟人求舊念召還之已賜適揆席之猶虛亟登次輔之崇旋陟元台之峻而乃謀謨弗效變故罔悛慤恭謹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旣請盡括郡縣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實愚致賞罰失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屢抗執以邀留用刑有咈於羣情必力祈於

親札第欲市恩於己靡思歸怨於君比劾江浙騷擾之官亟下
閭里寬恤之詔貼改已盡之旨巧庇外姻之奸茲遣防秋之師
實爲渡河之授預盼告命厚賜緡錢賞踰百萬之多僅度京師
而止每敦趨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顯制若此忽覽
劉章之奏且陳引咎之詞顧物論以大喧豈邦憲之可屈宜解
鈞衡之任俾從祠館之遊仍聯秘殿之近班更加爰田之異數
以全體貌以厚股肱於戲國步多艱方切履冰之懼鼎司失職
更懷覆餗之虞尙緣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請往祇訓誥毋怠
省循

綱自建炎元年五月拜相至八月罷入相四月初左僕射
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副之亮言經制司兵才萬人
河北皆虜界乞權置司陝府爲右僕射黃潛善所沮綱言

潛善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乞歸田里殿中侍
御史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立而
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失人心於是首
論綱罪綱遂罷相綱相凡七十五日於是右正言鄧肅言
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
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
曰李綱眞以身狥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臣所以疑
也且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臣若
觀望豈爲愛君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然無
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
皆官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
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夷狄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

善密啓誅澈併以及東王午皆就誅　初觀文殿學士李
綱還至鎭江府而潰兵已迫常州遂由外江歸宜興且出
家財犒之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
罪或竄之閑散如顏岐孫覿李會李擢范宗尹又買馬之
擾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縱吏爲奸十
一月丁亥朔詔李綱落觀文殿學士戊子又論綱悖戾輕
狂嘗易詔令以詆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
之妄費昨綱初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納不逞以譽己耳
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閤雖人主不得而命令又辛道宗兵
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與賊交通於是貶綱鄂州居
住汪藻草制有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
孔子首誅於正卯明年冬以中丞王綯劾移萬安軍

丙戌許翰罷尚書右丞（自通議大夫龍圖閣學士提舉洞霄宮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翰自建炎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八月罷再執政僅兩月

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中丞張澂言許翰與李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翰遂落職三年五月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卒

十一月乙未張慤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仍營御使丙午遷中書侍郎）

制曰朕敷求衆俊協濟多艱矧惟丞弼之聯實賴贊襄之益自非耆哲孰副倚毗（具官）直道行身赤心事國不澄清而撓濁肯吐剛而茹柔邇有古人之風渾然君子之器頃繇民部進贊樞庭崇論弘議無閡而不言長慮却顧雖久而可信宜從右府進陟左綱斯謀斯猷惟無忘於入告朕心朕德庶有賴於欽承往體至懷期成丕績

丙午再遷慤爲中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戶部財用自中原俶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燬其籍澶漫無可考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曉錢穀利害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慤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黃潛善門下侍郎汪伯彥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北小曆據野記添入）先是慤言三河之民怨虜入骨欲殲珍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虜謂之巡社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使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効唐昭義步兵之制詔悉付慤遂著爲令書成詔頒於天下行之　慤自建

炎元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除尚書左丞再遷中書侍郎執政不及一年至二年五月卒士庶皆痛惜之謚曰忠穆贈開府儀同三司賻卹其家甚厚三年五月上次鎮江府詔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葬郡境已親札令有司置祭可更議卹其家建元四年十月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服除宜與差遣

同日顏岐同知樞密院事（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丙午再遷尚書左丞）

丙午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自試刑部尚書除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三益執政僅一年至二年九月卒贈光祿大夫

十二月丙子許景衡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景衡字少伊溫州人

建炎二年戊申

三月丙午除靖康宰執何栗陳過庭聶昌宮觀

初靖康宰執何栗陳過庭皆扈二聖北狩丙午遂竝宮觀何栗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陳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聶昌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時昌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紹興元年四月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昨與何栗孫傅陳過庭張叔夜同扈二聖北狩今臣偶獲生還而四人皆死異域望依聶昌例贈官仍給其家以爲死事者之勸詔竝特贈開府儀同三司各與十資恩澤既而御史章誼論栗誤國遂格贈典檜再爲明其死節乃贈觀文殿大學士

五月己酉許景衡罷尚書右丞（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景衡自建炎元年十一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五月罷執政

凡半年　左僕射黃潛善等以右丞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遷南陽之議格遂幸維揚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等乞降詔問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爲非至是罷未幾而卒識者哀之景衡修身行己雖細必矜公言近爭正色直前視權幸若無有者後謚忠簡　四年二月上駐蹕溫州溫州奏故右丞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僦官屋上顧呂頤浩曰朕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許景衡最直頤浩曰慤未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臣以是知景衡略與慤同宜叙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物賜其家

戊子朱勝非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十二月己巳黃潛善左僕射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光祿大夫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汪伯彥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除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

潛善左僕射制曰人主論一相實繫重輕大臣論四方誰同休戚肆朕纂承之始尤艱考謹之求兩宮定省之期尚勤於北顧九廟烝嘗之享未返於東巡用疇十亂之勳佇見一夔之烈晉登元宰敷告治朝具官某清明冲淳剛健篤實忱恂茂於衆行質諸鬼神而無疑宏毅裕於大方塞乎天地而無害出處著三朝之望險夷更百變之難屬予訪落之初實賴扶衰之政太尉之安劉氏將北軍左袒之師太公之諒武王見牧野鷹揚之旅首倡興王之業獨高佐命之勳參秉國成延登揆路遭時多故宏濟大艱宅百揆以奮庸茂著王猷之寒嚴六德而亮采迄成帝載之熙是用簡於朕心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更陪多戶之封國論既孚嚴瞻惟允於戲罪于畏漢相之風采必有萬里

故不勞而王虞舜之舉皐陶而不仁者遠往宣一德用格多鑿

東京留守宗澤屢奏乞車駕回京師是時黃潛善汪伯彥與朝臣力贊維揚之幸澤雖屢奏終不省納八月太學生陳東歐陽澈上書論李綱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帝語言切直斬於市行路之人有爲之哭者潛善爲宰相汪伯彥用事唯事諂佞結諸內侍以固其位略無爲國濟民恢復中原之心首勸上幸揚州故六月降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至是元祐太后自應天府發中原之人皆知翠華將有江都之幸京師父老有相聚涕泣者東京留守宗澤屢奏劄言之不省

同日顏岐門下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朱勝非中書侍郎 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盧益簽書樞密院事 自試兵部尚書遷太中大夫除

勝非執政不及一年三月拜相

建炎三年 己酉

正月甲申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除

允迪宋城人靖康初爲簽書樞密院未幾奉祠去建炎元年五月丁未召爲戶部尚書二年正月壬子除簽書樞密院事 紹興十年南京留守路允迪降虜

二月丁巳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 三月除知樞密院事

二月癸丑上渡揚子江至鎮江府虜騎至瓜州詔以吏部尚書呂頤浩爲資政殿學士充江浙制置使丁巳上至平江府始去介冑易黃袍儀仗稍備隨駕至者皆有生意資政殿學士呂頤浩從行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乃充江浙制置使上南渡思得大臣留江上以鎮之三月頤浩除知樞密院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竝罷相 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伯彥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潛善罷左僕射制曰朕罹國大艱遭家不造興衰撥亂佇上天悔禍之期扶顚持危賴四鄰交修之助大臣失職公議靡容用詔羣工式孚渙號 具官黃潛善

荒殘其誰之愆惟爾不任朕方下罪己之詔庶謝無辜之民卿力陳造滕之言自執罔功之咎移股肱者固非朕意作耳目者言皆汝尤俾解繁機時惟衆允紬書秘殿作屏大邦肆加體貌之崇增重蕃宣之託於戲進退必由其道持躬惟古義之師富貴不離其身勞謙應有終之吉往祇休命益壯遠猷

密院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詔羣工式孚渙號 具官黃潛善 蚤繇時望被遇兩朝託備藩維逮參政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敵四起言章交上惟汝之尤公議靡容非朕敢保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制曰朕罹國大艱遭家不造興衰撥亂佇上天悔禍之期扶顚持危賴四鄰交修之助大臣失職公議靡容用詔羣工式孚渙號 具官黃潛善 蚤繇時望被遇兩朝託備藩維逮參政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罷入相纔三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舊獨高佐命之勳俾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札疏榮十連增重既昭體貌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道輔相之籍於殿中茲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命益懋爾庸

丞張澂論左右僕射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致陸下蒙塵於外天下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竄黜潛善伯彥遂罷相並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江府伯彥知洪州（小曆）當主上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竟不能有所經畫伯彥入相十一月會車駕渡江遂與潛善俱罷（拜據錄）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僅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宰輔任之不疑然其施設悖謬敗中興之業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絕如綫者繫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沛以處危地而前日邊下還都之詔以謫官景衡其輕詔令如此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洞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相戾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誤不如式

一日黜三舍人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政令不一如此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何時以言爲諱其塞言路如此舊制臺官有缺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遯之徒欲爲己助其毀法如此張慤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妨功如此人有問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事則曰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日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強狠自專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給優於衆兵此何意哉疏奏尋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濮州監酒潛善促使上道竟死

途中天下冤之　初臺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於二人秉政日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竝贈京秩蓋伸奏疏日曾以殿中侍御史改爲尉衛少卿故也上思伸忠直召伸赴行在而伸已死於道矣宰執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陳東歐陽澈冥之極典上曰朕初卽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秘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言者再論潛善伯彥敗壞國家顚危至此各以美職大藩未厭衆論於是再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尋皆落職三月庚寅潛善責衡州伯彥責永州竝居住時潛善之兄通議大夫潛厚以責分司南京居住

六月甲寅左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自河之南迄於東京由陝之右迄於淮甸生靈塗炭州縣丘墟陛下倉皇南渡之際恨不膾大臣心肝以謝宗廟何事定之後遂忘之也於是黃潛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責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時舊相黃潛善汪伯彥皆已遠貶六月丁卯左司諫袁植請誅潛善伯彥等九人上謂宰執曰渡江之後方責己思爲後圖豈可盡歸宰執植乃朕親擢雖敢言至道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盛德可以昨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卽出植知池州戊辰康見上又曰自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

卒於貶所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上命黃潛善追復左光祿大夫視文殿大學士與恩澤三人臣僚言潛善建炎誤國不宜追復上以潛善曾任副元帥可追復原官與恩澤一名　紹興元年八月參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用詔復提舉洞霄宮尋復觀文殿學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守因薦汪伯彥不當爲侍御史沈與求所論罷政既而右司諫韓璜亦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

同日葉夢得尚書左丞自試戶部尚書兼侍讀經史遷中大夫除張澂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上嘗謂左丞葉夢得曰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士提領財賦充巡幸

行在都轉運使乃分任之意也夢得執政幾十四日至三月辛巳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賦充巡幸趙遹使夢得力辭不就職遂出知洪州江西制置使復固辭於是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夢得與朱勝非素不相協勝非有所申陳夢得爲尚書左丞多沮之至是勝非拜相首言夢得議論不合遂降御批罷尚書左丞以

三月己卯朔詔金人已退當移駐江寧經理中原仍命簽書樞密院呂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節制如故庚辰勝非遂有此除

初勝非爲侍從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今虜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駕與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上欣然納用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爲學士復論揚州非駐蹕地既爲中書侍郎力論之上深信焉令吏部約當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宰相黃潛善力沮之其言遂不行後果倉卒有維揚之役翠華南渡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且曰悔不用卿言次日遂有是拜 通史

辛巳王淵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營都統制除

戊子盧益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樞密院副除

戊子召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與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盧益竝奉使金國益辭行遂以本職提舉崇福宮時葉夢得執政旬日卽罷而盧益用是亦罷執政凡八日四年正月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扈從隆祐皇太后往南昌以罪罷遂以盧益權三省樞密院 舊制簽書必帶檢校官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爲之至是淵以節制直除非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右僕射朱勝非言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臣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官以弭衆論上然之初淵與內侍康履同隨上南渡遂除簽書樞密院時御營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正彥心懷不平每見淵嘗面責其勳業淵頷之而已傅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乘有狄難遂圖不軌正彥怨淵檄取其兵又淵故爲正彥父法部曲傅以淵素出其下尤懷不平傅等以所部兵叛執淵殺之

戊子王孝迪中書侍郎

孝迪下蔡人靖康以爲中書侍郎今再用之與尚書左丞盧益竝奉使金國

丙午李鄴鄭瑴竝同簽書樞密院事 鄴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瑴自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中丞鄭瑴言竊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俊之兵五百人歸陝西及浚不肯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遂諭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

知鳳翔臣謂皆出苗傅奸謀假朝廷命使外無強兵內生變亂事不可緩遂以一章乞留頤浩知金陵言浚不當責降 朱勝非奏昨者鄭瑴除中丞李鄴復爲學士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大計已定欲乞竝除二人執政以示天下使知復辟之期太后可之乃除簽書樞密院事 通史

四月壬子張浚知樞密院事 時年三十三

先是二兇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周之事非侍郎孰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云云二兇得書與其屬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爲逆賊所不能堪辛巳責浚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密趨叙聖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嗷羹不覺羹覆於手壬寅呂頤浩至平江府凡三萬人張浚乘小

舟迓之於高郵州得堂帖乃貶郴州之命浚恐將士覩望
卽袖之語書吏云有旨趣赴行在
丙午以朝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
浚爲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浚遂與呂頤浩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馬彥輔辛道宗永宗陳東野周杞趙哲等來勤
王四月壬子時上已復辟御朝以浚爲中大夫知樞密院
事五月戊寅朔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張浚除川陝宣撫
處置使用唐裴度故事仍詔便宜黜陟時杜充爲淮南京
東西宣撫處置副使上方以川陝爲憂欲得大臣委以重
寄浚毅然請行上甚喜之乃有二宣撫處置之命　三年
十一月宣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師綫
數日卽出行關陝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原都監吳

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弟小使臣璘領帳前
親兵　紹興元年正月詔以出使日久整飭兵馬捍禦大
敵備著忠勞理宜褒賞除通奉大夫

制曰分陝宣威方重專征之寄攘戎敵愾載嘉固圍之勳睠忠
力之克勤豈寵綏之可後增隆命秩式奬樞臣（吳玠官張浚）天挺傑才
時推雋望功嘗著於社稷義實均於股肱粵自禁塗擢貳右府
任重道遠居然宏毅之資謨明弼諧茂乃賛襄之益頃念雍梁
之域近臨戎狄之郊就假籌帷肇開幕府布宣恩信訓治兵戎
挫虜勢於方張致國威之復振宜加茂賞超進崇資嚮南仲之
城朔方克攘獫狁之難召虎之定王國蓋底淮夷之平勉成壯
猷光紹前烈

十二月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功除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

使職仍舊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與宰相范宗尹報關
陝曲折及言去秋出師失律上章待罪時宗尹已去執政
以書進呈上曰比屢有人言便要行遣朕言人君用人當
以大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俟無成責之未晚先是浚以
關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執曰張浚放罪詔須早降因
言浚用曲端趙哲張錫見其過卽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
罷也李回曰須得勝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
不少若孜孜爲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范宗
尹曰賴陛下保全之也　張浚移軍閬州令參議軍事劉
子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
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是月戊子宰執奏浚
令居閬爲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

臣初見行朝見論浚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跡萬
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於是宰執
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嘆仰聖明知
人善料敵如此顧恐大臣不才無以稱任使耳既而浚以
功除定國節度使職仍舊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
也易置諸路帥臣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
以西蜀之富而貢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
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時於知人短於用兵
而清修篤謹有志於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
將亦莫敢桀驁曲端是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
金人角更勝送負酒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
屬之後端病死於獄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還其廢辱之憾

一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然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後大破虜軍殺其酋帥虜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雖浚爲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者亦其用玠之力矣

紹興二年十二月甲辰詔樞密院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令赴行在令學士院降詔時張浚自興元復回閬州上曰張浚孜孜爲國人多譽之朕聞蜀中人情不喜蓋緣軍興峯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浚恐失助宜差人副其事呂頤浩曰當如聖諭九月以顯謨閣學士利　路安撫使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令與張浚相見同治事既而浚聞似來卽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皆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浚雖乞去然於邊備未嘗忘也

十二月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令赴司與王似同治事詔知樞密院事浚罷宣撫處置使令赴行在尋詔浚有大功久勞於外命學士院降

詔

癸丑朱勝非罷相 親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制曰入則秉鈞衡之寄明主所以圖任於賢才出則宣屏翰之勞大臣所以翼衛於王室備終始之顧遇極內外之寵榮晞言碩輔之英獨幹鼎司之重驟辭機務莫奪懇誠敷告大廷明聽朕命具官朱勝非楙度凝遠才資偉茂量涵廣博而持之以遜謙識照機微而晦之以靜密比朕纂承之始尤嘉翼戴之功綸閣玉堂榮膺首選禮官經幄徧踐華途遂躋右轄之榮旋貳西臺之峻謀謨具益望實益孚比移鎭於吳會隱若敵國賢於長城朕嘉其存心之忠倚以爲相者久矣

勝非自建炎三年三月拜相至四月罷入相纔一月　勝非爲相適遭苗劉之變勝非之性緩而不迫雖柔懦而安審故能委曲調護二賊使不得肆爲悖亂王世修賊之腹心謀事之人也勝非牢籠之反能得二賊之心而二賊不覺故世修與二賊言事二賊信之告勝非所使也至是勝非乞罷相且自陳苗傅申請十八事臣皆不爲施行識者聞勝非言及於此不　也上不許其去勝非力請上堅不許勝非曰臣備位宰相至使賊臣敢弄兵犯闕陛下不以臣卽死而猶位宰相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猶不許勝非曰陛下如欲用臣則俟巽日臣願以死報陛下今日之罪臣不自安乞避相位上曰卿去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上問誰先勝非曰如不出於二人當先頤浩上首肯之乃許勝非罷相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賜詔褒諭曰卿位宰司之三日變起倉猝方翠兇肆虐脅制上下圖謀僭逆卿在廟堂能折姦言拒而不行保安兩宮卒以無虞雖在外大臣提兵入援之力實卿謀慮周密終始保佑之

功朕甚嘉之已除卿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原倚大臣爲屏翰委任重矣勝非聞命力辭止乞依前降詔守洪累詔不從章五上乃許之自南渡勝非盡棄襄彙一葬不存至是擢一布衣徑之洪州行路人皆歎息勝非遭變委曲調護二賊不敢別生他心此爲大功勝非有遭變錄具載其事（遺史）先是御史中丞張守首論勝非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至是二兇既伏誅乃正勝非等罪降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兇邪方逆臣亂常之初恣其陵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彼相昔馮道歷任數代常爲宰輔惜身安寵以免於時坐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爲爲臣如此媿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總覽名賢蘊藏垢納汙務於從貸而國之紀綱當辨忠邪今二兇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盍議其罰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

同日呂頤浩右僕射（自資政殿學士同簽書宣撫大使兼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左丞（吏部侍郎）才猷英傑識慮精明智通事物之微學造聖賢之蘊政事敏達則釐錯之迎解議論慷慨則指顧而立行中外踐更望實融顯久總邦計財資膽豐裕之稱晉長天官銓選有澄清之舉茲移蹕而南度戾止嘉禾請帥師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義悉出懇誠陞秘殿之峻資貳鴻樞之重託埙撫六路緝綏兆民俟訖外庸俾圖內治屬銓屯之沸擾致

炎三年三月除中書侍郎是月罷執政綫兩月是年七

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執政綫一月澂自建炎

三年二月除尚書右丞是月罷執政綫兩月允迪自建炎

同日李鄴尚書左丞（自同簽書樞密院事除）鄭敦義書樞密院事（自同簽書樞密院事除）

時宰執俱罷李鄴鄭敦義二人遷進敦義執政綫兩月是年七

月卒贈太中大夫詔恩數依敦義三益上慘然謂宰執曰敦

論事豈易得聞其亡尤悼之

庚申李邴改參知政事（自付門下中書侍郎復爲參知政事）

詔左右僕射不兼中書門下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爲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時右僕射呂頤浩等建此議從之於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

五月癸未朕康簽書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兼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既又欲徙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康爲翰林學士癸未即有是除康既執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眞執政也孰有受官二日而能決此大計者乎

七月壬綯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自侍奉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望不加職綯不進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綯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

綯字康功洛陽人顯恭皇后之族弟也建炎二年黃潛善汪伯彥以其柔懦無能引爲御史中丞是時潛善伯彥專以詔後族賢爲能而諸將亦詔附內侍復驕恣奢侈中外危之綯箝口尸祿不敢吐一言識者以爲不忠峻遷太子太傅時皇太子薨薨綯言臣傅無狀故事當免不報卽除綯參知政事其制詞甚美曰惟賢者能立邦家惟眞儒無敵天下又曰養其至勇仲由爲中國之強覺以先知伊尹得聖人之任獨冠廷臣之秀徧儀禁路之華雖風波興可畏之塗而松柏保後凋之操綯在政府伴食而已（史闕八月呂頤浩杜充爲御營使綯御營副使　周望智識不明

而無決斷之才及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汪藻行其詞有曰治術講明於胸次學不空言事機迎解於目前神無滯用議者以爲識九月時兀朮入寇上發建康府幸浙西改除簽書樞密院事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總兵留於平江

壬寅李邴改授權知三省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權知樞密院）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同知）

是日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略曰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行營具關朕聽其常程有格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部注授故事應經朕者悉如舊制

遂以參知政事李邴同簽書樞密院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以行邴執政纔四月康執政凡兩月而有是命　八月己酉資政殿學士權知三省樞

密院事李邴詔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壬子更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擢吏部尚書劉珏爲端明殿學士以貳之賜康等手詔許綏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尋以資政殿學士李邴代孫覿知平江府四年正月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珏之罪丙寅詔罷康珏仍並落資政殿學士　庚辰趙鼎因對言豫章之擾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失去宮人一百六十餘人上曰已黜滕康劉珏用盧益李回替之矣遂以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參政范宗尹因薦李回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士以爲之貳初命李邴爲長滕康貳之及六宮逮發乃以滕康爲長劉珏貳之

同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東京留守召除）

制曰精神折千里之衝莫大先聲之振文武作萬邦之憲允資全德之良朕憂未濟之艱思得非常之佐永懷人傑久去朝廷輟自鎖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具官杜充）剛明不撓沉慤有謀狥國忘家同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更百戰夷夏聞名而槪氣兵民趨死而一心與其統方而而保我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選之廊廟仲尼既用齊人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羣盜是知倚毗之意不亦重乎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糧遂赴行在除同知樞密事是月除宣撫處置副使在樞府一月至閏八月拜相

閏八月丁亥呂頤浩左僕射（自右僕射授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杜充右僕射（自同知樞密院事授太中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副使）呂頤浩左僕射制曰人主之職論相敢忘考謀之規大臣以道事

君克展經綸之蘊脅我良弼時惟宗工久宣機務之勞爰正冢司之重式紊典冊誕告綍綸（具官呂頤浩）器博而高明慮周而敏達學問通乎今古忠義格乎天淵獲淸水之非熊美固傳於弈世採虞淵而取日勤獨冠於羣工趨自樞衡超登揆路不習孫吳而與之合既得英衛而濟以文惟勁草可以受疾風惟樞根然後識利器變故艱難之日知無不爲從容酬酢之間綽有餘裕屬省方于侯甸總使組於天營經體贊元內儀刑於百辟折衝厭難外塡撫於四夷參考師言載暢顯綍昭示台躔之峻冠茲宰席之隆增晉文階啓封國社既陪敦於多邑仍衍食於眞租併示寵嘉益資勵翼於戲申伯才兼於文武致天下之復平汾陽身佩於安危見國家之再造尙恢遠業毋媿前人（汪藻詞）充右僕射制曰宅百揆而熙帝載必資幹旋樞機之才有一德以享天心斯見感遇風雲之會朕宵衣圖治側席求賢思命世之豪英翊中天之緒業我有耆耇告於朝端（具官杜充）敦大而裕和輟自鎖鑰之嚴付以樞機之重疏通而簡重治聞該於載籍敏識貫於堪輿中外踐揚屢更劇任事功休顯浸殷華塗分圖制於邊陲憾威名於夷落兼綜龍韜之學靜以伐謀親提鼗揚之師動而制勝屢省方於南服畀留鑰於中都存許國之精忠恢保邦之遠略有嚴有翼克成吉甫之征來旬來宣爰錫召公之祉試樞衡而經武紆使組以宣風事不辭難算無遺策比載稽於興議宜進秉於國鈞陞華揆席之隆兼護天營之重超增命秩併衍戶租於戲國勢阽危有抱火厝積薪之急人才間出惟疾風知勁草之堅天未喪於斯文帝乃賚予良弼尙殫素蘊宏濟多艱

上決吳越之行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小曆）上幸平江府以杜充爲建康行宮留守中書省卽付充命王璦韓世忠等兵皆聽節制江浙之人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詆毀以爲威殊無制禦之方識者爲之寒心焉（遺史）

九月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知制誥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守字子固一字全眞世爲滁人自高祖始徙毗陵家焉守爲名御史掌內外制遂踐二府上以端人正士目之大詔令多出其手陳善閑邪拔賢引類之功爲多

十一月范宗尹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宗尹靖康中爲諫議大夫金人犯闕宗尹三關以獻議者短之京城壞宗尹衣破衲如窮人奔竄於閭里聞二帝北狩宗尹至單州詣元帥府迎請建炎臣僚

言其專主和議罷之　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陛下駐蹕維揚虜騎遽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者天意未回宜隱忍順受設若虜騎深入陛下姑引而避之以弱爲強執曰不可至是以宗尹爲參知政事執政半年至四年五月拜相

建炎四年　庚戌

二月乙未杜充罷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以致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執眷吾次輔管領中權既貽疆埸之憂宜解機衡之任　具官杜充　釜緣人望驟履政途謂其悖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擢持於國秉乃顓付於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爲恨陛下待之既

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爲我長城寧使周公憂於破斧當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惟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天下之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會邊虞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啼民瞻曷逃策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祕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宏休　汪藻

詞

充自建炎三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相僅一年

左僕射杜充在建康金賊大至與巨盜李成併力入寇

虜由馬家渡過江充急遣都統制陳淬同統制岳飛等領兵二萬與賊死戰兵敗充領兵三千絕江而北於是虜入

建康時戶部侍郎李棁竭康爲執政至是再用之遷尚書使建康督饋餉以瞻泗江遂與知建康府陳邦光皆降建康已陷上發越州至錢清鎖得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敗績四年二月時右僕射杜充已降虜而御營副使劉光世奏充敗事未知存亡會知眞州向子忞言杜充已投降而去陛下兵有走回者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之報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乙未充遂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參政王綯曰陛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也五月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命令人誘陷東京朕待充自庶官拜相可謂厚矣何故至是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今必以爲恨陛下待之既

四十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盡彼自失節國家何傷焉

四月乙未呂頤浩罷相　自金紫光祿大夫授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　呂頤浩　具官

心術疏通性資明銳運籌泉湧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襄野之塗卒安宗社顧在廷之莫及方當宁以仰成然浸慠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柄則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虜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既人言之浒至於物望以靡諸屢脈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書旌之偉績難從上印之常規乃峻彝章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

制曰論一相以弼一人斯舉有邦之職興百僚而宅百揆必求名世之才朕遭時險難注意賢雋庶獲中興之佐共圖復古之功我得其人肆盼明命具官范宗尹端凝而和裕沈厚而高明學淵造於本原議該通於遠大布衣論事馬周有素宦之風白簡持平元衡負眞宰之器擢陪丞輔備罄謀謨勤小物而務振於頹綱決大事而靡聞於遺策屬虛魁柄實總政機詢用羣言獨取梓人之效講明政事遠追漢相之規顧考謹之已詳眷忠純之可屬其延登於揆路俾寅亮於天工併陟文階進分侯社陪敦采賦昭示寵光慨念我家受高前古久戢干戈之用遽生疆埸之虞胡騎長驅但肆侵陵之計乘輿遠播未知旋復之期王師益踰而無決勝之兵軍旅寖煩而乏相因之粟念茲國步危若

也 上初從海道還至越州遽罷頤浩人情不悅未幾詔曰頤浩早幹化權晚登清貫方逆黨亂常之日起勤王唱義之師既推功於一時遂俾贊於萬務而期年當軸百度乖方輿論不厭臺章屢上遂陳悃愊請去鈞衡會不深思自貽重悔朕方啓中興之業師建武之規凡是勳庸務加全護憫勞以官職之事姑優以袞鉞之榮俾服恩光用期卒歲不令狼籍重困後言予奪惟公初終甚厚茲爲垂古之法是申止信之誠中外人民體予至意頤浩爲相不務體貌惟明賞罰先公道治贓吏恤民疲親作書致幣以招羣賊撥隸諸軍嘗決堂吏吏曰自祖宗朝無比例頤浩曰

自頤浩始 通史

五月甲辰范宗尹右僕射 自中大夫參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事

制曰論一相以弼一人斯舉有邦之職興百僚而宅百揆必求名世之才朕遭時險難注意賢雋庶獲中興之佐共圖復古之功我得其人肆盼明命具官范宗尹端凝而和裕沈厚而高明學淵造於本原議該通於遠大布衣論事馬周有素宦之風白簡持平元衡負眞宰之器擢陪丞輔備罄謀謨勤小物而務振於頹綱決大事而靡聞於遺策屬虛魁柄實總政機詢用羣言獨取梓人之效講明政事遠追漢相之規顧考謹之已詳眷忠純之可屬其延登於揆路俾寅亮於天工併陟文階進分侯社陪敦采賦昭示寵光慨念我家受高前古久戢干戈之用遽生疆埸之虞胡騎長驅但肆侵陵之計乘輿遠播未知旋復之期王師益踰而無決勝之兵軍旅寖煩而乏相因之粟念茲國步危若綴旒非望可折衝則何以鎮服於四夷非力能起廢則何以維持於百度緊爾秉鈞之責寬予常錯之嗟斷以不疑任之勿貳於戲興衰撥亂朕敢忘王業之難扶危持傾爾其任天下之重尚賴同心之助克仲嘗膽之誠往究遠圖奚勞多訓 綦崇範詞

呂頤浩既罷相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擢行相事五月甲辰遂拜右僕射同平章事 六月甲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言者以本朝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院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二也望罷是司而諸將處以軍職提舉如故是月罷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爲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 宗尹拜右僕射具疏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章汪藻行詞曰言其重厚則如倚太山而坐平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

乃布大號任之不疑宗尹讀之喜上慨念自維揚以來宰相誤國致天步未安深創前弊思與大臣規圖中興之業於是宗尹謂新除參知政事張守曰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痼方篤稍施砭藥立見顯仆之患要施設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戮力啓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無以僥倖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故宗尹建議改易軍制改御前五軍爲神武五軍御營五軍爲神武副五軍又建議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劉光世爲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又建議江淮荆湖京西等路分鎮如陳規爲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府解潛爲荆南府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兼知荆南府是也然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莫儔吳幵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覿汪藻李樗陳戩等宗尹量移王時雍以下皆不聞奏議者議其不公 趙史

王子張守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除

張浚在相位時大臣有以舊德在外聲譽籍甚者凡交游之賢莫不歎息未獲用私固奇之守浚之益友也侍讀金華從容又以爲言浚唯唯謹後二年大駕幸建康守實參預大政方盛暑浚坐息東閤守突入執手言曰某有罪前日誤公聽今班列同朝夕得款曲徐考其人似以叢昔一跌爲戒晚節不竟有悉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宜力陳懇惻自力謝上守先識遠見有若蓍龜純意君上忠節炳著 淺作守行狀

趙鼎簽書樞密院事 自朝奉大夫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三年四月知樞密院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爲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及鼎由司諫遷殿中侍御史至是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言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即除鼎侍御史至是以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時宰臣未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時得以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己卯王綯罷參知政事

綯自建炎三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執政不及一年綯累章求退上曰綯醇儒嘗爲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遽令去是月遂有此授蓋優禮也綯在政府一年無所建明嘵嘵而已 趙史 紹興元年六月時資政殿學士王綯刑部尚書胡直孺竝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修兼侍讀一日上賜經筵宮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綯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思古朝廷半老儒交修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甲子周望罷同知樞密院事 併罷兩浙宣撫使提舉江州太平觀

望自建炎三年七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五月罷入樞府踰一年　初上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二月丙申兀朮引衆至平江府城下望

275冊 1014版

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乘城避之初郡人恃望以爲安
賊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虜入城
縱兵殺之焚掠而去四月以浙東制置使張浚爲浙西江
東制置使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
付浚至是沈與求論周望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縱官兵
大掠致賊破城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
州居住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
江府及望敗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
六月丙戌前宰相呂頤浩朱勝非爲江東西兩浙安撫大使
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使知池州
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大使知江州從宰相
范宗尹建議也紹興元年正月尚書省言江南仍舊分爲

東西路以江州爲東路池州爲西路皆爲帥府詔開府儀
同三司呂頤浩爲江東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
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五月詔淮南守
臣尚有缺官民未復業宜擇威望大臣措置宜令呂頤浩
兼壽春滁廬和無爲朱勝非兼德安舒蘄光漢陽竝爲宣
撫使九月癸丑召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還朝拜左僕射
同平章事上嘗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無功范
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兒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
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瑴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亦怯
懦不能有爲故古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侍御史
沈與求言馬進昨攻九江由帥臣朱勝非赴鎮太緩　紹
興元年十月詔勝非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中大夫分司
南京江州居住勝非知江州嘗論鎮撫使處置乖方之狀
又乞歸江西帥於洪州又謂宣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
重而無錢無糧無民無兵其實不過一小邑上皆是之而
當軸者不樂讒言者指其逗留江西不赴新任之罪遂責
授焉初不帶卿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失典故也俄果罷
鎮撫司江西帥司復歸洪州湖東南路乃舊爲南北路
二年五月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復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七月時呂頤
浩都督班師勝非自知紹興以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召赴行在所勝非力乞守越且丐外祠皆不許勝非同都
督頤浩薦其才也會言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
謂非所宜任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諭除勝非同都
督蓋謂昨逆　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
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必能爲朕克濟事
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怒其朋黨與封駁者俱逐凡
十三人勝非惶懼即走旁郡牢辭不就職勝非嘗曰宰相
權位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
世不幸奸人居此位建立功業托名濟世將何以處之辭
至數十卒不受兩詔不許詔曰禮義不愆縱多言而奚恤
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上眷之隆於斯可見矣八月勝
非爲侍讀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除勝非同都
督胡安國繳止之乃除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督勝非
既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自內批云位知樞密使之上仍
日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經筵實預國論初見上謂卿前

日責降非朕意也卿當能亮之存勞優渥恩寵光一時然後人知上卒欲相勝非也 遺史

八月辛未朔謝克家參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除中大夫參知政事

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時方艱難強寇內迫望留之行在以備咨訪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闕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從之

命侍從進故事自此始

十月己丑李回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還中大夫除

李回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隆祐皇太后至是扈從六宮還朝故有此除

十一月癸卯詔追封贈元祐故宰相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

建炎元年五月詔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是年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以本職提舉洞霄宮

勢奠安四夷順服而遭讒貶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歷險夷而匪石不轉追其深畫更艱危而其道彌彰是宜褒稱以勵風俗先是手詔褒贈公著等宰執進呈上曰時方艱難雖似不急實可以收人心而召和氣於是故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特贈太師追封晉國公諡正獻故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許國公諡忠宣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呂大防特贈太師追封國公諡忠愍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官職給還令逐家具名陳奏

詔司馬光已詔錄用其子孫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

褒贈詔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

甲辰趙鼎罷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共政之臣實當大任本兵之地方倚眞才惟體貌之素隆在進退而兼重俾之均佚式示眷私 眞官趙鼎志慮剛明氣資宏博早以雋望聞於周行蔽自朕心擢居憲府肅忠事上務有補於國家正色立朝曾弗撓於貴勢嘉乃匪躬之節副予側席之求遂參筦於兵機實聯榮於政路邊氛未靜智略畢陳每殫夙夜之勤靡爽節宣之適雖入陪宥密固有待於壯猷而退卽燕閒宜勉從於雅尚奉列僊之館御仍祕殿之寵名情厚臣鄰不替優賢之禮義均出處毋忘辰告之忠

鼎自建炎四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入樞府纔五月 上除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爲節度使

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以本職提舉洞霄宮

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戊申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王宅之兢籲俊爲先汲黯之在漢朝奸謀寢而不用叔孫之居楚國敵兵解而自投折衝有賴於精神決勝蓋存於帷幄克膺斯寄今得其人 具官富直柔剛毅粹溫疏通端亮志慮深於憂國術略足以濟時朕纂紹不圖緬懷先正敷求世類想見儀刑爰得異才寘諸近列諫諍極靡規之義封駁著直繩之稱簡在朕心擢長憲府居多謇諤之論進殫密勿之忠宜參筦於機庭共協圖於兵政爾其咨謀不怠夙夜以思修除經武之規講畫攘戎之略以削平於多難用恢復於故疆配是似於前人當承

開國之烈不隕名於世德用昭濟美之才其務對揚毋忘朕訓

直柔字季申河南人鄭公弼之後也爲御史中丞會醫官王繼先除正任防禦使直柔上言宣政間官爵最爲冗濫尚無醫人除正任者今行此甚於宣政矣上遂止俄有是除

高宗紹興元年 辛亥

正月辛亥謝克家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徐自明 誠甫

二月辛巳秦檜參知政事 自試禮部尚書侍讀遷中大夫尚書兼吏部侍郎除

克家自建炎四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以病求去

執政纔數月紹興四年七月卒于衢州

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 於下屬上還於相紱顯休

養於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家司之要務加秘殿之隆名

曾靡瑕疵蓋全體貌於戲嘻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泛然而辭

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汪藻詞

宗尹自建炎四年六月拜相至是七年罷入相踰一年

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

恐誤國事上頗難之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是歲

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

倖乃建言討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

贊之上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

可行即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

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罷政癸亥罷爲觀文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宗尹落職都司王俁萬格以刻薄

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併罷

八月己卯張守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上章綬而引去蓋崇易退之風下詔書以勉留式示好賢

之美逮聞稱篤乃許告歸惟用舍之際可觀則君臣之義兩得

之異官張守 稟淳和之正氣資該洽之異聞周堪通明爰有常度廣德

醞藉乃聞直聲從予艱難者累年嘉乃險夷之一致以秘計進

始蓋如於一致朕茂建元宰允釐百工甫宣旬歲之勞還上累

章之懇姑從雅志用錫淵恩 宗尹范 盍以時髦儀于禁路敬王

如孟子特高臺諫之稱延衆舉皐陶首冠疑丞之任方倚俟巨

川之濟乃浸乖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

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暴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

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詔書而持 於下屬上還於相紱顯休

養於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家司之要務加秘殿之隆名

曾靡瑕疵蓋全體貌於戲嘻若予采嘗膺同德之求泛然而辭

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汪藻詞

宗尹自建炎四年六月拜相至是七年罷入相踰一年

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

恐誤國事上頗難之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是歲

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

倖乃建言討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

贊之上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而宗尹堅謂

可行即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

與求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罷政癸亥罷爲觀文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宗尹落職都司王俁萬格以刻薄

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併罷

八月己卯張守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上章綬而引去蓋崇易退之風下詔書以勉留式示好賢

之美逮聞稱篤乃許告歸惟用舍之際可觀則君臣之義兩得

之異官張守 稟淳和之正氣資該洽之異聞周堪通明爰有常度廣德

醞藉乃聞直聲從予艱難者累年嘉乃險夷之一致以秘計進

陪於樞筦以嘉猷參變於化元每殫夙夜之勤屢爽晦明之節
既騰章以告病且臥家而辭榮灼見忱誠閔勞機務佚以琳宮
之厚祿優加書殿之清名併侈寵光用昭體貌嚮奉身而退是
維出處之常秉志不忘曾何內外之間尙思報禮毋有遐心

守自建炎三年九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五月除參
知政事至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二年從所請也　守薦舊
相汪伯彥之才可用侍御史沈與求論其所薦不當守引
疾辭去己卯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
惟公朕安得而私也守既奉祠俄起知紹興府上思其賢
以內祠侍讀召力辭改知福州上疏論軍國事有詔加大
學士以寵之

同日李回參知政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具官李回器函博大德備醇明考經事綜物之言才固優於任重圖
厭難折衝之略識獨敏於知幾許延中樞修行外侮近資發蹤
指示之計遠輯摧陷廓清之功大事晏安緊太叔之能贊小物
辦治亦畢公之克勤聿簒明謨登翊庶政誕昭邦采預柄國鈞
朕方中夜以興慨平世之何日當宁而歎思古人之並時其惟
老成未媿前哲肆共簪於幾務庶遹致於丕平噫　方是虔將
迪棟隆之吉玉鉉在協用調鼎石之和勉罄遠猷奚煩多訓

初秦檜自廣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參知政事
丁亥秦檜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具官秦檜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
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得人紀綱
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膺名世之期我得爽
邦之俊肆盼大號用詔羣工
藏皆合乎道死生禍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蓍龜之先見
捐身挺節獨如松柏之後凋堂堂眞社稷之臣奕奕蓋廟堂之
器昨疇人望參知政機惟獻替之日陳殆弼諧之天授定策而
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賴咎繇之德是用擢
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封增賦租之窳食羣開侯社併
峻文階以明論相之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
所資當世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固兼
收於羣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

時撰席久虛秦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
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丁亥遂有此授是時召
呂頤浩赴行在范宗尹罷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
璜等薦秦檜乃拜檜右僕射制詞多取其去國之節檜具
辭免賜詔不允有曰朕方嘉得社稷之臣招之不來麾之
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姦聞風而靡其所倚毗者
重矣　二年二月癸未詔置脩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
檜提舉參政翟汝文同提舉又有參詳參議官皆侍從爲
之丙戌詔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己見可以省
費裕國弭兵息民者條上屯田郎中曾統言於檜曰相公
佐天子理天下事無不統何以局爲人以統爲知言
九月癸丑呂頤浩左僕射　自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東路安撫大使授少保左僕射同平

制曰朕中天而宅望緒兼創業守文之所難論相以恢遠圖攬善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共政無踰著節之老臣揚于王庭授以魁柄具官呂頤浩挺剛明之度函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申伯作翰實維嶽崧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輯勤王之略最先戡難之勳妖氛盡掃於紫微義馭復行於黃道神器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比勤宣室之思遄趣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祕策既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功當聿求於元宰竊歎省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謀乃終有慶粵茲壽俊實易多盤還正位於東臺仍晉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舊釐冢宰之成亮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悶愧前猷席益詞

天地以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非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喜持正而應變專於姚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益成大烈悶愧前猷席益詞

范宗尹罷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先是宰相呂頤浩薦張燾召對延英奏言治道當先定其規模乞詔大臣共議國論擢燾司封員外郎是時朝廷亟欲圖治命大臣置脩政局講求致治之要俾與執事之臣盡言時政以觀得失燾上疏言爲治當視所以致亂之由而反之則治不難致上嘉納三年六月罷脩政局 二年四月呂頤浩除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制曰丞天子而裁萬化入則斷國論於一堂位冢宰而正百工出則折遐衝於諸夏欲並注安危之兩意顧莫先文武之兼資雖三公在朝協濟經邦之任而一相處內具存分陝之規允屬元臣誕揚丕號具官呂頤浩高明而篤實剛毅而恢閎學推齊魯之英氣稟山河之粹達於權而知變更劇易之百爲勇於義而奮忠挺險夷之一節慷慨而安神器勤勞而乂王家名動華夷勳高廟社自再登於揆路實首執於樞庭房杜同功每推權而不吝蘇宋共政蓋相得而甚懽方內治之交脩顧外虞之孰禦深軫納溝之嵗備陳多壘之憂謂玩歲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且待時自定豈興薄撰亂之圖請以身先願爲衆倡念國步迍邅之滋久顧邦基鮑杌而靡寧警蹕屢遷蕃籬莫固徒得君重果爲朕行矧黃裳佐唐專決用兵之算而王導輔晉嘗兼都督之稱是用獨委戎旃兼提相印董師率於六路仍魁柄於中朝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經略環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庶宣嚴於威靈用拓寧於方域陪敦非邑昭示眷懷鼎鉉不移式繫蒼生之望旌旆所向政需元老之猷於戲內惟張仲之賢吉甫之行何遠上若憲宗之斷裴度之功乃成朕罔披勿貳之懷汝亦有同心之助艱虞攸託中外實均往揚厲於天聲用恢隆於帝業維我耆德豈煩訓詞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宣力收復京師乞朝廷出兵于淮南爲聲援頤浩信之乃有恢復中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制詞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封悉歸經略環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制忠銳軍十將偕行五月壬戌出北關門百官班送焉 左右僕射呂頤浩

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輕險浮躁之士列于要途以爲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頤浩檜唯唯奉詔時二人之黨紛然競進上頗覺之詔略曰朕膺二相體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尙慮寖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寘諸法戊子詔左僕射呂頤浩總師北向道都督府于鎭江　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都督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卿自今凡事繫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忽略可也三年六月提舉脩國史

同日李回罷參知政事回自建炎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元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月罷執政一年回不爲呂頤浩所喜乞罷故有是命　紹興二年十月回自資政學士知洪州落職罷任時諸路盜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遣御史循行諸路詔遣曾統等分往並以宣諭爲名時李回知洪州多辟親黨擾事且縱子弟預政劉大中至江西以回爲不職且言其二十餘事乃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

是月前宰相汪伯彥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池州　是歲八月參知政事張守薦汪伯彥之才可用侍御史沈與求論守所薦不當守遂罷政初伯彥以宰相敗事責永州安置在其席下讀書及爲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沈與求言其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提舉洞霄宮二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專國遂復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四月伯彥卒于衢州贈少師謚忠定上念河北之舊賜其家銀絹一千正兩添差其親戚二人差遣

十月庚午孟庾參知政事自試戶部尚書中大夫除庾字富文濮州人十一月戊戌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以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以安寇猶未平也二年七月以平諸路盜賊除通議大夫八月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庾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時都督呂頤浩赴闕十二月以庾爲同都督四年十月丁丑上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孟庾沈與求胡松年各轉一官庾除左通奉大夫　五年閏二月己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宰執奏事趙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政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樞密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豈有朝廷議論而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也丁卯命參政孟庾提領總制司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可令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仍命參知

政事孟庾提領其事已庾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
私隱漏違欠其合用錢糧元係戶部與漕司應副者依舊
從之
十一月戊戌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 中大夫提舉鴻安府洞霄宮
制曰二府極賢能之選蓋有賴於儀刑大臣加體貌之隆顧豈
輕於退黜苟點清謹莫副倚毗公論靡容朕其敢置 具官富直柔
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絳之孫復振臧辰之後亟賓言路頗
當朕心曾無幾時致位右府而乃授意諫省結交匪人無憂國
奉上之思有狥黨植私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需奏屢陳辭
榮甚確諒難安於政地姑就列於殊庭加膝墜淵朕之所戒盡
忠補過爾尚省循
直柔自建炎四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紹興元年八

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十一月罷入樞府凡一年 初召
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富直柔與司諫韓璜
等見上多言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任御
史中丞日與統制官辛永宗及其弟道宗往還永宗嘗攜
妓妾宴其家及入樞府又與交通宮禁語言往往傳漏陛
下意嚮莫不知之必以語直柔直柔以語司諫韓璜凡璜
所言逆知事端巧發微中直柔道之也伏望特賜罷黜故
及於責而永宗道宗璜皆被黜逐是月頤浩因奏事言與
求前論范宗尹後擊直柔頗爲稱職上曰論宗尹固當今
能破直柔私黨尤非小補也二十八年端明殿學士富直

二月庚午前宰相李綱爲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爲湖廣宣撫使知潭州樞密院就福建
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時人多賀綱其客陳冲
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
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居人望攸重若因此成功尚蓋
前失萬一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十二月
湖廣安撫使李綱提舉崇福宮初給事中胡安國嘗薦李
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如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
上曰綱以此得時望然嘗爲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
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里卒無成功綱多掠世俗虛
美以此協比成朋變白爲黑相附者爭稱之朕今畀以方
面於綱任亦不輕上以語宰執呂頤浩曰陛下之言誠是

靖康伏闕綱之黨鼓唱乃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長
在湖南巨盜既平呂頤浩曰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
綱縱暴其治潭恐無善狀綱之爲黨與蔡京一體靖康伏
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余應求程瑀鼓唱爲之至
殺內侍幾至大變上曰如伏闕事儻再有當誅之是月右
諫議大夫徐俯右司諫劉棐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
輕朝廷及改制書等罪詔綱提舉崇福宮 五年三月觀
文殿大學士李綱起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趙鼎
奏李綱錄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閱皆實綱近日論事非
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但嚮辟少年浮躁之士爲屬致
有所累初張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既除舊
隙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起綱知

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七年閏十月知洪州李綱提舉洞霄宮初江東大旱而綱乃課民脩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于福綱與之交驩意其復用以爲己援近乃移書痛詆傳至行在欲以取譽復冀相位繼知已相趙鼎其意大沮又稱感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違法害民毒流一路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揆等再論乞鐫職上曰前宰執在所體貌已罷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盡以圖報

紹興十年正月綱卒于福州贈少帥

四月庚午翟汝文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左中奉大夫知制誥除

制曰朕恭承丕緒乃履多虞積薪既然安之猶寢其上亂繩已結解者必得其人肆圖巽材以執大政副此虛佇庶幾知人 具官翟汝文 學高而識明器博而用遠入居嚴近則文辭獨行中朝出殿藩維則忠信可結百姓久在外服名簡朕衷一時所傾三召乃至盧心以問貢禹前席而聽賈生天將降大任于人果符於兼譽予不欲匹夫之勇所務者遠猷其自禁林進陪廟論雖威容德望自足以折衝而外懼內憂勉思於昔日往服朕命以圖爾功

汝文字公巽嘗知密州秦檜爲州學教授汝文薦其才至是檜爲右相而呂頤浩爲左相不喜之欲陰結朋黨以相助乃引汝文爲參知政事然汝文之性自大而剛不爲檜助而又嘗沮毀之

五月辛酉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除

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遂有是除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六月乙巳詔邦彥兼權參知政事邦彥執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三年二月己丑卒上覽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國事遺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朝舉家皆陷今唯一女嫁韓穀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六月參知政事翟汝文致仕

制曰賢者立朝以濟濟相遜爲盛忠臣愛上以悻悻亟去爲非矧參預以煩機在同寅而勵翼豈圖乖議規就宴安既念讒瘁之誠當遂辭榮之志 具官翟汝文 蚤以雋望躋于邇聯肆予臨御以來嘉乃論思之舊召自遐外起于退閑遂擢禁林之嚴俄參鈞柄之重謂其名儒故老多識祖宗之舊章庶幾博問遐觀以明國家之大體念若巨川而相濟顧豈同舟而異心何謀謨之未聞乃議論之多拂徒欲輕於去就寧復任於安危直情而行不知可否之濟奉身而去殆忘體恤之均尚陋體貌於大臣遂俾蕃宣於近郡蓋望之之輕丞相止用左遷而長孺之薄淮陽猶煩臥治屬言章之交上在公論以未平時者謂千里造朝甫竊廟堂之寵一朝辭位殆繇疆埸之慶故巧發於爭端以自託於微罪原情審爾誅意當深姑從罷免之科終許歸休之佚噫丁寧諭旨朕固不忘於貪賢假窴居家汝獨無意於經世往思嵩養以究壽臧

五月詔置脩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參政翟汝文同提舉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姦參政翟汝文語右

相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面劾汝文擯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恥居位卽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乃詔與郡言者再論汝文在朝廷纔及防秋便求罷去望至行貶責遂致仕汝文執政纔三月小曆初翟汝文知密州秦檜爲州學教授汝文薦其才及檜爲相亦薦汝文汝文參除政意不少降與檜不和嘗交爭於殿庭至言檜乃金人之姦細必誤國汝文遂罷去自後檜專權柄執政者皆箝口卑躬趨走奉承之不暇四方之士乃思汝文之正直

八月甲寅秦檜罷右相具官檜蚤矜志行歷蹈艱危謂其盡節以事君可膺大用嘉乃脫身而歸國實慰羣情擢寘嚴廊俾參柄任自初豫政疑若獻忠從其長則未嘗爭議於當然私於朕則每獨指言其不可遂令全於體貌維時次輔荅解近司式頒上印之恩誕布告廷之命制曰王者循至公之道常加厚於股肱大臣高易退之風欲曲代相倚以爲邦務推勿貳之誠庶盡欲行之志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寅恭之効而方憑恃其黨排斥所憎進用臣隣率面從而稱善稽留命令輒陰慂以交攻豈實汝心殆爲衆誤顧竊弄於威柄或滋長於姦朋方悉屏除尙圖改事遽辭機政屢却封章詔諭莫回挽留難強爰陞華於秘殿仍賦祿於祠庭以示優容以昭眷遇於戲予奪在我豈云去朋

黨之難終始待卿期無負君臣之義往膺渙渥勿替令猷 紹興敕詞

檜自紹興元年九月拜右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凡一年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甲寅授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前一日上召當制學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東河北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崇禮載之制詞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專務減刻人心大搖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之要路何求不獲乃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去 先是呂頤浩薦朱勝非綦崇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秦檜之姦上亦覺悟於是檜結黨欲傾頤浩一日上忽遣使於崇禮在翰苑來承詞頭崇禮奏請詞頭上召崇禮親諭之曰秦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又言若使臣爲宰相可使登動天下今無聞崇禮乞御筆付院上乃索紙寫付崇禮崇禮退默省其文而不覺口諷之曰登動四方之意朕心已疑建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遂罷檜相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牓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遂落職史遺 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起居郎王居正甚善間語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言皆不讎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啜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及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有煞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慚而怒未幾居正

以右文殿脩撰出知婺州　時有議廢脩政局以搖秦檜而左司郎中林待聘檜客也方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相而績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治何以立臣願陛下嚴動搖之憲以成復古之

動

九月乙丑朱勝非右僕射　自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左宣奉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再入相

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繄吾二相之協心推挽後先豈予一人之獨濟雖得賢者國之福然知人者帝所難懲咮易之徒煩蓋嘗輕用於新進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即治朝誕揚明命具官朱勝非閎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智有餘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奎宣力於要津嘉乃一心

遂舊庸於撰路駭巨姦之竊發睨神器而敢搖獨倚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兇謀嘯簸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不處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謗書之盈篋朕追原襄昔深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賜環而屢命趣舊德以來歸再覩儀刑益新啓沃從容經幄期入奉於燕閒密勿嚴廊蓋同寅於康濟乃還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供隆寵渥以慰具瞻之素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繫於蒼生蓋大臣之重輕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予共政之賢時乃同功之舊庶幾茲舉無媿前聞其戮力於我家俾有辭于永世

初右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傾右僕射秦檜而未得其

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助至是以勝非爲同都督江淮荆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狩之初乃下詔尊張邦昌結好金虜許其子孫皆得錄用泠汲三綱乃至于此及爲相苗劉肆逆不能死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知言者再論之勝非皇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門下檢正黃籙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與既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豫國論位知樞密院之上安國求去戊申安國落職提舉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存之頤浩所領當罷也

仙都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從勝非遂復拜相制詞上授旨也時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勝非又奏孟庾姑存之頤浩所領當罷也

紹興三年　癸丑

二月辛亥席益參知政事　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左中大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

俯字師川洪州人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

又例外賜以金帶

四月庚寅朱勝非罷右僕射　以母喪去位

勝非母雍國失人楊氏感疾上遣國醫診視存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相不許至是楊氏薨于相府勝

非解官丁憂爲相八月方經畫淮北上倚勝非卽上時疏
陳五說謂賊當擊云云書奏上皆是之
五月丁卯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太中大夫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等金國軍前通問至是回虜願
再遣重臣以取信遂以肖胄爲金國軍前通問使上命朱
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使用武臣時方艱危不當專拘
舊制遂薦給事中胡松年爲工部尚書副之
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仍知樞院事）
制曰宰相代天以治其惟盡注意之誠孝子爲臣必忠是故有
奪情之典眷言次輔方宅私憂久傾虛位之思宜錫告廷之命
（持服前右僕射朱勝非）德尊而度勝器博而用周考師友之源自管晏之
流莫及處君臣之義非堯舜之道不陳既底績於政途遂登庸

於台席及臻變故乃見英賢塡國家有不撓之風致狼心之自
攄措宗社於再安之地殆桑蔭之不移進退固其何常名實久
而自正雖閱時之易遠豈求舊之敢忘下環詔以趣歸復鼎司
之重任內則和飭百度日奏鹽梅之功外則承寧諸侯漸存臂
指之勢朝有偉望士無問言方指日以仰成遽執喪而去位朕
惟儒者檢身之道若閔子其無譏大臣事主之方如房喬其何
議載考流風於典籍皆存變禮之情文是用參合國章俾還撰
袞欲終保其功名重違乃志姑解鈞衡之劇還兼將相之崇擁
節舊邦奉祠閎館蓋閔勞於幾務庶均佚於耆英於戲從赤松
之遊卿豈遂遺於世事申丹書之信朕將差定於勳盟益勉令
猷永膺遐福
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
御史常同疏其十罪以謂循蔡京王黼之故轍重立茶鹽

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吾事惟二三臣闕一
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
當用權以有濟卿既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
非辭愈切及敍本朝典故屬同列開陳上曰匪卿嘻克任
著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罹私艱已踰卒哭之制且
朕待卿爲政奚翅三秋邪蓋恩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
也況成命已敷人情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
皇恐不敢辭上命督促甚至不得已而造朝面陳皆不許
卽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鞓帶從之雖居外治事
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遺史）
九月戊午呂頤浩罷左相（鎭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王者崇德而報功務極始終之遇君子難進而易退要明
去就之宜若時元臣允執大柄方切仰成之意遽披引疾之詞
爰錫徽章誕敷羣聽（呂頤浩）才周萬變望折遐衡舊不顧身伏
天戈而濟難忠能衛上扶日毅以安行義動神明功存社稷用
再登於台鼎茲繼閔於星霜變調陰陽覬天心之克享典正法
度祈王化之復行備觀夙夜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人言之歸
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覽備陳於懇款良感予
衷欲終保其功名重違乃志姑解鈞衡之劇還兼將相之崇擁
節舊邦奉祠閎館蓋閔勞於幾務庶均佚於耆英於戲從赤松
之遊卿豈遂遺於世事申丹書之信朕將差定於勳盟益勉令
猷永膺遐福
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而殿中待
御史常同疏其十罪以謂循蔡京王黼之故轍重立茶鹽

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荊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俗士卽其親舊三也訴者經勝示而再訴卽寘之罪四也賊吏韓襖呂應問皆賊滿數萬頤浩既受女謁遂令移獄反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諫論事不合己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伸國威而姑息之七也其腹心最善者擢寘臺屬凡臺中議論卽聞八也近輔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罷都轉運司遷託疾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逐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以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也戊午乃罷頤浩爲鎭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小曆初侍御史辛炳言呂頤浩爲宰相不忠十罪當時謂可以激敢言之氣至是炳爲御史中丞復言呂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相炳再言伏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欲望鐫去將相崇資於是改觀文殿學士宮祠如故紹興九年三月秦檜素憾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浩感疾力請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鎭南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四月頤浩卒享年六十九贈太傅葬台州後謚曰忠穆　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侍從議故宰相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主盟義舉取日虞淵訖於瀛海無波復安宗社艱難之際厥功茂焉詔配饗高宗廟庭

紹興四年　甲寅

正月癸酉韓肖胄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韓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詔以本職知溫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肖胄自紹興三年五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在樞府僅半年及使還而有是命從所請也

二月癸未席益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益自三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一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知潭州於是樞密院王瓊已充制置使遂命益爲湖南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十二月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擴爲沿江制置使軍于鎭江府且令湖南制置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詔落其職五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位川陝宣撫司之上

三月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浚自建炎三年四月除知樞密院至是自蜀還朝罷除職與祠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在樞府凡六年　金虜之由褒邪谷而去也宣撫處置使司遣追繫俘女眞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時副使王似縱至而朝廷未知也上曰賴虜自退兩蜀無虞右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源之任法源至遂置司於閬州是月知樞密院張浚還朝　浚之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

以去朝廷遠亦先鎸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道東歸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炯言浚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子羽帶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黜責乙丑罷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詔落職福州居住　朱勝非閑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入主之右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衆與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已　丙子以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爲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落庚辰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川陝宣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右諫議大夫唐煇等言前宣撫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爲張浚之謀主尚列從班望行貶竄詔貶子羽于白州唐落職奉祠

三月戊午趙鼎參知政事　自江南西路安撫大使遷中大夫除制曰兆開帝業方懋於鴻圖參貳宰司敷告於耆哲眷言儒帥嘗幹兵權備輸忠藎之誠大係生靈之望肆因公論俾贊繁機之至是詔還是月戊午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才鼎即以朱震范冲呂祉陳棨呂本中林季仲董棻上之

四月丙午徐俯罷簽書樞密院事　提舉洞霄宮徐俯制曰憂勤圖治時方急於任賢左右近臣義豈容於去國念有均勞之請欲高易退之風宜狥懇祈更全體貌　具官趙鼎貌莊而氣和心夷而度遠王佐之學雅志於經綸人傑之材夙膺於屬任爰自擢長憲府進預謀帷勵風節以振朝綱罄謀謨而裨廟算臧否難奪行藏自如由中起於窮山薦往臨於顧屬任之方深曾設施之未究奏章俄上引疾甚堅肆推從欲之仁曲示優賢之禮殊庭厚祿祕殿隆名匪曰朕私用榮爾去

噫或出或處諒不替於愛時嘉謀嘉猷尙無忘於告后

俯自紹興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入樞府踰一年參政趙鼎與簽樞徐俯異議求去是月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十一年七月端明殿學士徐俯卒

七月戊申朔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奉大夫試吏部尙書遷端明殿學士除時宰臣薦吏部尙書胡松年爲執政殿中侍御史常同乃言松年王黼客宣和間劉安世復直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執政可乎遂以同爲起居郎十月詔簽書樞密院胡松年往鎭江與諸將會議進兵以覘賊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貴勇爭先沈與求曰眞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胡松年轉一官除左朝散大夫制曰人主之論一相惇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制行爲天下法睠予宰弼起自閭巷既殫狥國之勞蘄盡慕親之志參稽古誼俾解繁機亶告治朝用孚羣聽而裕和學足以貫天人之本原量足以任國家之大計蚤曙雋望首被詳延一登綱轄之嚴再秉鈞衡之重德業浸觀於久大謀謨備罄於忠嘉自陟岵以纏哀方倚廬而衛卹屬時多故圖厥老成式從變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尙資遠略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顧非得已舉三年之通誼庶有奏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倫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厲臣節重違爾請庸慰母思勉循去位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並注雖倚重於壯猷忠孝兩全庶克終於令問益茂顯揚之美助成廣愛之

九月庚午朱勝非罷右相陽持餘服殿大夫參知政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先是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既祥在告上賜扎云卿因母祥祭追慕毀瘵過傷其氣朕亦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謁告使朕憂思廟堂之政且宜來早扶侍入朝兼朕別有所欲面道者非可託於箋楮也勝非皇恐入見六月以雨澤傷農乞行策免故事以銷天變復賜親詔令勿再有陳勝非以獨當國事倚任方隆雖不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復以餘服爲請者章奏十二上乃許之俟總章禮畢如所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故事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金人與僞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之遺史勝非爲宰相也每薦士而言路輒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論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主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蔽豈宰相事哉聞者悚然 十四年十二月勝非卒先是觀文殿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嘗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

胥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掃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勝非之亡也右迪功郎安誠嘗受故相朱勝非辟爲江西帥屬誠於佛寺餞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爲郡守所發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癸酉趙鼎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除左通奉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

制曰朕丕承基緒宏濟艱難謂得賢爲太平之基而論相乃人主之職天將降是大任嘉靖厥功予惟圖任舊人灼見有俊誕孚爾衆咸聽朕言（具官趙鼎）宏毅而直方純明而篤實學際天人之蹟資兼文武之全以道事君有中立無朋之操以忠狥國有任重不撓之風自典正於臺綱亟延登於樞筦危言覈論屢見於排姦敏略壯猷允資於禦侮逮分閫制往涖戎昭草木知其威名士卒爲之樂死才無施而不可時有待而後興式遄政事之司時有待而後興式遄政事之

歸實倚邦國之濟作三軍而謀帥方需督制之能宅百揆以亮工尤重本根之勢苟帷幄有以制勝則精神自能折衝是用擢司右輔辨章之崇兼總本兵宥密之重超加爵秩增衍賦畬併申錫於徽章用榮昭於異數朕方攬衣待旦側席御朝念國步之多虞悼戎心之未革人才私於好惡未免遺賢之憂民力罷於賦徭豈無失職之歎旁招俊乂時爾之任子惠困窮時爾攸聞惟一德可以享天惟協心可以底道若建大廈爾惟棟梁若濟巨川爾惟舟楫朕其注意以觀爾成爾則爾肅肅以勤朕相於戲選於衆而舉伊尹商湯所以成有截之疆得其要而用黃裳憲宗所以致中興之治勉服定命共圖康功毋專美於前人俾有辭于永世

初川陝無執政爲大帥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

蜀上乃諭朱勝非曰西帥難其人朕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爲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聖謨如此臣謹奉詔八月庚辰御札以參知政事趙鼎爲知樞密院事川陝宣撫處置使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謂今與吳玠爲同事又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上乃除鼎都督川陝諸軍事併領荆襄諸軍於是鼎言陛下建炎中遣張浚出使宣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且浚有罪臺諫論之可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云云趙鼎事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先

付卿以今日大計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沈與求參知政事（自試吏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四年七月與求自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召爲吏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趙鼎薦之也至是遂除參知政事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沈與求轉一官除太中大夫閏二月乙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

十一月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

是月詔提舉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先是趙鼎薦張浚可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復資政學士遂有是除時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

羽知臣而薦用之今蒙異數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少寬典刑上曰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遂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張浚召至復以爲知樞密院事浚遂往江上視師　趙鼎遺事曰時寇犯淮泗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卽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爲親書詔刊石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朕於二三大臣當分委其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再入樞府三月至五年二月拜相

紹興五年　乙卯

二月丙戌趙鼎右僕射張浚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兼知樞密院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都督諸路軍馬　趙鼎遺事曰時寇犯淮泗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卽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爲親書詔刊石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朕於二三大臣當分委其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再入樞府三月至五年二月拜相

紹興五年　乙卯

二月丙戌趙鼎右僕射張浚右僕射　自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都督諸路軍馬　趙鼎遺事曰時寇犯淮泗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卽日除知樞密院鼎曰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爲親書詔刊石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朕於二三大臣當分委其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艦浚再入樞府三月至五年二月拜相

紹興五年　乙卯

敵驅犬羊于折筆之難考實具瞻仰成案重是用首蓋台采冠彼魁衡延登左揆之崇仍兼本兵之重盡護諸將總統六師遠稽周公通四海之規近取王導督諸軍之號俾兼持於二柄用丞弼於一人峻陟文階陪敦幹食以厚股肱之脊以昭體貌之隆於戲魯用仲尼而齊人歸其侵疆得眞儒而無敵商維阿衡而武王有虔秉鉞知帝命之不違遒駿厥聲何遠之有其益恢於宏略用永底於丕平

浚右相制曰朕式觀古訓祇遹大猷周召之輔成王師保實爲於左右平勃之圖漢室將相兼任於安危蓋一日萬幾之繁非賢罔乂而三軍五兵之運無競維人非天私我有邦惟帝咨予良弼延登宰席並秉國均肆揚顯册之公誕告治朝之衆　張浚右僕射兼樞密院事制曰朕式觀古訓祇遹大猷周召之輔成王師保實爲於左右平勃之圖漢室將相兼任於安危蓋一日萬幾之繁非賢罔乂而三軍五兵之運無競維人非天私我有邦惟帝咨予良弼延登宰席並秉國均肆揚顯册之公誕告治朝之衆　張浚右僕射兼樞密院事制曰朕式觀古訓祇遹大猷周召之輔成王師保實爲於左右平勃之圖漢室將相兼任於安危蓋一日萬幾之繁非賢罔乂而三軍五兵之運無競維人非天私我有邦惟帝咨予良弼延登宰席並秉國均肆揚顯册之公誕告治朝之衆

高明而宏達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貫神明之蘊爰夷寇亂有計安社稷之忠知無不爲言乃可繹宣威非絡之野經武斗樞之庭出入洊更險夷一致望兼隆於師尹名遠著於夷戎屬胡馬之長驅挾逆雛而反噬召從開燕付以經綸鉞時以令六師共推於尚父運籌而決千里獨賴於子房方闔旅以時行彼潛兵而宵遁風聲鶴唳遂收不陣之功羊狼貪迄蹈自焚之禍茲策勳於舍爵乃孚號於揚廷正是魁衡授之鼎鉉宅端揆辨章之任總中機宥密之權內則統帥百僚以釐帝載之熙外則盡護諸將以董戎旃之重併陟聯階之峻戴陪圭食之豐庸厚采章益嚴體貌於戲治政事而攄戎秩緊內外之交脩昭文德而稽武功豈後先之或異其幹旋於二柄以耆定於多方

趙鼎事實曰二月回鑾時上親往先議張浚以右撲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陛左撲方鎖院之夕鼎密啓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泊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樗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有何不可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相類如此　是月辛丑詔左僕射趙鼎兼監脩國史故事左僕射兼監脩國史遂詔鼎兼之趙鼎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則當爲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坐右一二奏稟以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而深喜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朝士傒然嚮之鼎始薦喻樗改宮除正字詰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　是月詔右僕射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詔略曰敵人遠通邊圉稍安臨遣相臣按行師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或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幾都督張浚出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之其歲後收數十萬逮今獲其利也　七月癸未詔都督張浚暫赴行在奏事八月浚承詔入覲力請上幸楚康初世忠欣然受命卽日舉兵渡江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宣撫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中領精兵爲後援命岳飛進屯襄

陽以窺中原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浚以示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事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至是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然朝議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　九月劉豫以子麟僭猊分東西路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劉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爲援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覘釁焉豫以子麟統西路僭猊統東路分道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統戎或處而秉軸交脩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十月劉豫兵渡淮入寇張浚遣楊沂中自濠州來牽制賊勢劉猊賊衆數萬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大破其衆橫屍滿野猊既敗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悉上以手詔賜浚諫官陳公輔言濠梁之急張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逮加浚與沂中節度使金虜遣使問劉豫罪於是虜廢豫之意決矣　七年正月右僕射張浚授特進浚懇辭特進之命曰臣嚮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罰也今有功賞可後乎亦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於是浚皇悚奉詔

閏二月胡松年罷簽書樞密院事

松年自紹興四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閏二月罷入樞府八月

四月己丑孟庾知樞密院事

自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除依舊兼總制司時右僕射張浚督師在外庾之除也浚不及知乃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親筆諭之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同批首密院管押

劉子庚戌詔從之

七月己卯孟庾罷知樞密院事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往江上視師時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爾或出而統戎或處而秉軸交脩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十月劉豫兵渡淮入寇張浚遣楊沂中自濠州來牽制賊勢劉猊賊衆數萬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大破其衆橫屍滿野猊既敗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京東虜騎尋亦退走朔方大悉上以手詔賜浚諫官陳公輔言濠梁之急張浚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逮加浚與沂中節度使金虜遣使問劉豫罪於是虜廢豫之意決矣　七年正月右僕射張浚授特進浚懇辭特進之命曰臣嚮緣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宮祠去罰也今有功賞可後乎亦恐於君臣之義未安於是浚皇悚奉詔

悚奉詔

閏二月胡松年罷簽書樞密院事

松年自紹興四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閏二月罷入樞府八月

四月己丑孟庾知樞密院事

自左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除依舊兼總制司時右僕射張浚督師在外庾之除也浚不及知乃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親筆諭之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今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同批首密院管押

劉子庚戌詔從之

七月己卯孟庾罷知樞密院事

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

事是年七月罷執政凡四年以疾乞去從所請也　六年七月召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提舉萬壽觀行宮同留守仍赴尚書省治事（時都督張浚請上還臨安）十二月先是召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秦檜爲行宮留守戊申詔檜於行在供職庾仍充留守八年十一月召庾爲提舉萬壽觀尋除知嚴州

勾龍如淵退朝錄曰如淵既除中丞適召觀文殿學士孟庾爲提舉萬壽觀如淵奏庾已試無功難以更加器使就國蓋示倚毗之重初無內外之殊乃眷良臣實位冢宰勤勞上曰朕蓋欲遣庾奉使如淵曰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庾一人以正底績用穆師言逡巡弗居願上相印爰孚大號播告治廷（具官趙鼎）今日公論時庾已在國門外五十里明日有旨孟庾除知嚴州　十年二月庾自知河南府爲東京留守六月時東京留守孟庾南京留守路允迪並已降虜閏六月詔送其家屬居于金州十二年六月金國遣觀文殿學士前東京

留守孟庾還朝

紹興六年（丙辰）

二月癸亥沈與求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知明州）

與求自紹興四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年與求累上章乞罷故有是命未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與知樞密院孟庾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却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庾已託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乃以簽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參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舉與求非與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故有是除（通史）

三月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者路帥事都督府參謀遷端明殿學士除）

彥質在樞府無所建明具員而已參知政事

彥質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乙巳趙鼎罷左相（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周人之蓄王室加一等以出封漢制之命鼎司帥諸侯而就國蓋示倚毗之重初無內外之殊乃眷良臣實位冢宰勤勞底績用穆師言逡巡弗居願上相印爰孚大號播告治廷（具官趙鼎）惇厚以有容靜重而不撓金石弗移於燥濕鹽梅交致於和平粵惟入輔之初密贊親征之議力與同德共濟多虞協股肱心膂之爲張貔虎熊羆之氣之綱之紀分吾宵旰之憂我陵我阿雖高勇退尚清閑而閉門謀以優爲矧茲風勞之區無若會稽之善在形勢有金湯之固於封圻爲唇齒之邦不勞施爲可以臥治是用陞華祕殿錫龍兵符以彰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於戲奉身而去循大臣進退之方無施不宜本儒者經術之効往帥爾屬勉爲朕行當毋有於遐心則不忘於辰告（朱震詞）

成是邊疆之利捷方奏而祈去章屢却而復來崇止足以辭榮右丞相張浚與左永相趙鼎不和趙鼎事實曰初麟貌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爲計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自擬詔檢上親筆付諸將於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吳錫張宗顏前與劉貌遇大破之使麟賊失援大蚵而遁皆鼎之始謀也張浚既因羣小離間遂有見逼之意　先是楊沂中奏捷至趙鼎卽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

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暌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陛下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說者豈不累陛下考讞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商量至是曲赦淮西赦書已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興他日朕有用卿處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隨班入見上曰即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已議罷臨安浚力請幸建康鼎曰強弱不敵且宜自守未可以進乙已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朱勝非閒居錄曰趙鼎張浚爭權浚自謂有却敵之功與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於是浚專任國政拜罷祿至是年止

丙午折彥質罷簽書樞密院事

彥質自紹興六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乞罷詔仍舊職提舉洞霄宮執政凡九月劉光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書懇趙鼎及彥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

彥質簽樞 退史

辛亥張守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召除

紹興七年 丁巳

五月癸未陳與義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除

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召爲端明殿學士知樞密院事

與求同知樞密制曰 具官沈與求 清明不煩莊重有體學博千載窮古今治亂之宜識造萬微洞文武弛張之要據慨負敢爲之志縱橫多應變之才歷踐要途遂躋禁閫崇論宏議惓惓致主之忠正色直言凜凜立朝之節爰稽公論擢貳政機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而同知簽書亦皆仍舊詔復置樞密使副同知簽書

乙酉秦檜樞密使 自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

制曰朕總兵柄於右府上憲斗宮之嚴崇使號於弼臣式監國朝之舊眷予同德營踐冢司夙高經濟之才增重樞機之地肆盼大號用告羣工 具官秦檜 宅心高明涉道深遠以天民之先覺厲王臣之匪躬大節不移志存社稷之衛孤忠自信能行變貊之邦往嘉使節之歸旋畀秉鈞之任克共爾位能恤予家謂賢才衆建則可以立邦基謂政事內修則可以攘外侮力陳自治之策冀收全勝之功寵利弗居抑規摹之具在重輕所繫固儀刑之具瞻粵自居留俾還勤講思賈生之見夫豈問於鬼神嘉蕭相之來適欲齊於計策其正久虛之位益思恢復之圖申錫爰田增陪眞食於戲汲黯在漢淮南爲之寢謀德裕佐唐河北從而効順蓋德之所加則一賢可以制千里之難而理之所在則片言可以厲三軍之師其懋迪於乃猷以欽承於朕訓

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丁亥以奉使何蘇回報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留檜議事不許歸第六月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閤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某舊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

節不竟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檜也
浚以爲然九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檜請刻
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及從官從之

三月戊寅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時上至建康府駐蹕與求自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六
月與求卒賜水銀龍腦以殮又賜田十頃以恤其家贈左
銀青光祿大夫與求被遇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內外事知
無不言前後論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主柄愛惜名器
斥遠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復言之至於糾官邪劾贓
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獄訟過差監司
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攻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
不可槩舉上以其淹練通達克己聽納有奏議三十卷藏

于家遺史

九月壬申張浚罷右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春秋之義責重於股肱賞罰之行必先於貴近朕行法而
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進退之恩成風俗忠
厚之美粵有定命告于外廷具官張浚頃嘗奮身事朕初載入廛王
室位冠樞機出捍疆陲謀顓帷幄乃嶇夙望俾踐台司期左右
於一人庶贊襄於萬務屬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番休禦侮之
師更戍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離卒伍亡
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詞封奏踵來請正失謀之罰然念始
終之分察其疇昔之懷許上印章退休真館錫名祕殿庸示眷
私於戲枸邑遣兵鄧禹致威名之損街亭違律武侯何貶抑之
深尙繼前脩往圖來効朱震詞

總制於是瓊等大課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呂祉至淮西
撫諭諸軍瓊等遂謀叛執祉等皆北祉遂爲瓊所害於是
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　御史中丞周祕言右僕射
張浚輕而無謀忽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
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
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
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阻威恃勢使上下有睽隔之
情有急則甘言美餌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鄙瓊以此懷疑
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
用之軍中者曾何補哉陛下若不逐浚網紀何由而張如
尙欲覩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
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尙居

宰府何以率百僚右正言李誼亦論浚頃以樞臣宣撫妄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尙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鄜瓊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又言浚在川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三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員便宜推恩有自選人而爲員郎自借官而爲遙刺自副甲頭而至橫行蓋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然不可不審右司諫王縉獨言劉光世屯淮西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鄜瓊等憚其威嚴訴于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潛爲此謀有日矣今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交與樞密院於

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於上前末減浚罪王申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官郎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周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爲誤國之戒遂落職（小曆）十月丙申夜御批張浚散官安置嶺表戊戌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時張浚罷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懼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既而中丞周祕等以浚之責未厭公議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噫亦甚矣乃啓上曰張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以其衆烏合不用命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人繼者以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以分司居永州（趙鼎雜記曰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十月七日夜內降中丞周祕等彈章後批散官安置嶺表鼎特留未行翌日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竄之死地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鼎一日朝退召禮刑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馮楫至都堂三人皆張浚之密客也見鼎踧踖鼎慰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憐德遠母老復辟有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理諸公速以書報上意既而三人並遷官

丙子趙鼎左僕射（自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授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樞密使）

初右僕射張浚因呂祉潛瑾事皇悚求去上不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爲萬壽觀使兼侍讀　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詔召鼎既出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己就問子與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曰上召公而張相疑留上遣人促始進入檜之交譖類此　鼎卽對于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丙子以鼎爲左僕射兼樞密使鼎至奏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時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召徽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常同爲禮部侍郎　時鼎再相已踰月未有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鎭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　並小曆

紹興八年　戊午

正月戊戌張守罷參知政事　資政學士知婺州

守自紹興六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再執政踰年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都建康以爲遠圖議不合遂有是命　小曆　守之再入也張浚在相府賴守相與贊助非一浚得罪守力於調護之力黨附之俗至是潛爲消弭其後諸老困踣嶺海發亦自庶僚持從槩善類彙進多時相所不快意者悉守上前開陳末減其罰辭極深至因奏淮西兵變宰相被罪去臣幸得備執政乃獨幸免何面目見班列耶　狀行乞罷臣參知政事不允求補外亦不允至是凡五上章乞去上知其不可留乃以舊職還左朝議大夫知婺州陛辭之日守復力辭卽請閑上曰卿進退甚得大臣體乃命提舉洞霄宮　通史　守既請祠已而除知洪州再移知紹興守歸志益堅就閑退者凡四歲復起知建康蓋上意也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可以鎭服者張守可公感上意不敢不起上於守始終照知甚深兩在中書輒遇宰相缺每退避引薦賢舊不敢當及處閑輒見思不忘十五年正月卒積官至正議大夫再贈特進謚文靖初張浚與守同直柏臺每論事意氣相合時虜勢方憑陵而廟議莫及與守首尾論上前無異詞及同在中書共建駐蹕建康之議無異意重以握手相告之辭誠情俱至故守之沒也忠獻張公浚爲之誌銘　狀行　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與求論宰相范宗尹章付守倚守爲相守再拜曰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閱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天下望左右彌縫臣之職也退上章爭益力天子異焉他日顧宗尹曰近世進不相傾奪者幾希張守之賢未之見也且命事無大小宜悉咨決建炎紹興間呂范趙張先後秉政守夙夜寅恭協和羣辟惟靖國是務及進則退然若不自已出向之自爲封畛者始愧且革而吳丞相元中李丞相伯紀相次起廢李參政泰發亦自庶僚持從槩善類彙進多時相所不快意者悉守調護之力黨附之俗至是潛爲消弭其後諸老困踣嶺海守長入治歸休里門身名俱泰訖無敢睨之者益以信其

275冊 101版

仁天且相之矣（編修衛博奏議後跋）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覓洪之量不見涯涘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示宰輔以形貌肖公嘆賞莫及後以語皐陵淮卒正鼎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於既沒之後眷眷不忘顧何脩而臻此搢紳相傳爲美談（太常博士葉適撰文淸註）

三月庚寅劉大中參知政事（自禮部尙書除）

王庶樞密副使（自兵部尙書除）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鄜瓊背叛張浚擅棄盱眙還金陵朝廷姑息諸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王庶素有威望故除爲樞密副使四月詔遣庶視師淮上調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庶奏辟屬官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喻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呂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時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庶臨發行朝請犒軍於殿前司都教場從之於是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五衛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聞者聳然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翌日遂行岳飛同庶視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六月有報金人遣烏陵思謀來時樞密副使王庶視師在淮甸有旨促庶還朝（小錄遺曆史脩）

壬辰秦檜右僕射（自樞密使除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制曰忠爲天下之閑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爲之寢謀楊綰入相而豪侈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具官）

檜秉德敦裕涉道淵微守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迫茲閫舊付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正不阿蘊蓄龜先見之明有松柏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誨必資左右之良在宣帝時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時有若姚崇宋璟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居右揆晉處文昌躐三等之榮階衍爰田之多賦期盡協恭之義式觀相濟之能於戲啓乃心沃朕心予欲聞於入告有其善喪厥善汝毋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朱翌詞）

趙鼎事實曰張浚永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廬起身向鼎前喜見顏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乞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二參在坐聞之極不懌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復曰姦人相矣時刪定官方囋聞是語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矼而二人亦以敦復之言爲過其後乃服　趙鼎事實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況自有缺是夜遂鎖院檜再相上既與議過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爲去就是年十一月胡銓上書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右諫議大夫李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二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摹數易陛下夙夜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

此今左相肅位參政缺員儻選而得天下之才則可專責任之久可無數易之弊

甲午陳與義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湖州 與義自紹興七年正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執政凡十月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退遂有是除十一月卒

十月丁巳劉大中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處州 大中自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至十月罷執政凡七月時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累章乞罷遂以爲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再論遂改提舉洞霄宮 朱勝非閒居錄曰劉大中爲趙鼎黨魁驟遷禮部尙書鼎許以參政後鼎力薦之果參大政 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爲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召卽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爲辭尋除南床是必有薦爲鷹犬者也未踰月論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臣矣 方畴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秦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巧去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氏竊柄十有八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甲戌趙鼎罷右相 授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 制曰倚大柄於元崇天示佐唐之意隆異恩於君奭地膺分陝之榮眷夫左右之良當極始終之遇誕揚渙號敷告治朝 具官趙鼎

寬簡而敏明惇大而和裕茂蘊濟時之略默存應變之機思致主於華勛自覺言謨之合欲追風於晉鄭遂兼愛直之遺洊領合司益孚羣望謂見義不爲無勇故當仁不遜於師虞嘗震於合肥決漢祖親征之計民未安於建業贊商雒舊土之遷凡厥施爲皆切幾會方今政事僅脩而紀綱未振邊廷不警而備豫尤深慨疆永識於素謀擇邑莫知其定所倡予和汝正資一德以相扶蕭規曹隨亦賴同心而共濟遽乃抗章引去力挽莫回朕顧夫引疾甚勞愍煩以政錫齊旌於定海畀輔郡於山陰以寵其行以惇厥舊於戲君臣之義中外本同將相得人星直四門之次京師蒙福河潤九里之餘益茂乃猷答我休命

鼎自紹興七年九月拜左僕射是年十月罷復相凡一年先是侍御史蕭振已擊劉大中出之振言某只論劉參政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就也鼎遂引疾乞罷 方畴稽山語錄曰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搬上舡矣蓋秦黨百計搖撼而鼎初未之覺畴以劉子問鼎曰見機而作大易格言當斷不斷古人深戒願公早圖之鼎遂乞去鼎罷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鼎所厚者 鼎罷爲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朝殿宰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臣以爲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臣僚之說各持兩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羣臣干與事乃

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具奏稟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字乞決和議不許辜臣干與上欲納鼎之議不協遂罷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倭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侯于津亭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不少留鼎曰議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營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意　鼎之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謂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於經

筵詔戒爲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朱勝非閒居錄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凶險刻薄之士無不收錄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薦常同爲中司同卽以鼎所善奏爲臺屬戒知其決去卽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力也小曆初趙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與府也桑檜憾其不赴別筵而去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乃以周祕知紹興府祕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鼎知泉州造史　九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曾統殿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任宰司專權植黨在靖康末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敢以富弼自列臣子共憤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　先是秦檜言趙鼎脩哲宗史成加

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於議和未嘗不僉同今詞如此　鼎風旨欲因和議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謂己酉年虜人南牧鼎時爲臺臣尙欲以金人畫江爲界豈以和議爲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史館於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反覆之態豈可欺哉　十年四月知泉州趙鼎請罷中丞王次翁論知泉州趙鼎不法及知宣州汪伯彥知信州徐俯並乞與祠乙卯宰執奏欲以言章付鼎等上曰人臣有小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爲進退既而三人相繼請罷從之　閏六月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顏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玉音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川陝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七十萬緡皆有實迹望寘于法章三上鼎遂責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置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舊書曰幼子之病以某謫溫陵失於醫理而死長子之病以某謫潮陽惜於離別而死一被譴而並殺二子蓋負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私門如此其酷　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事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十年六月遂責授興化軍居住秦檜之憾鼎也其始也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餞于浙江亭鼎不留而登舟其終也以鼎上書言時政

故其憾不可釋矣（通鑑）是月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盟曾出怨言事故自興化軍安置潮州 十二年十一月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移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定和議而譏謗紛然往往出於揣而無知不足深責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倘以美職而食祠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少懲詔從之於是開彌遜并落職汝楫又言前殿中侍御史張戒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阻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趣操可知詔停戒官 十四年趙鼎移臣襲寬稱文獻切直令縱其自便鼎因語守偶坐事送臨安府鞫之獄具文獻與寬皆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盭鼎以禦魑魅使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齒上謂宰執曰可遷之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移鼎吉陽軍安置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死瘴地手批付之不令侍行 十七年八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軍秦檜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我死爾曹無患乃不食是月癸卯卒既而詔許歸葬其後論曰忠簡 二十年六月故相趙鼎之子汾奉

十一月甲申孫近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除九年四月丙寅兼權同知樞密院）時秦檜主和議樞屬胡銓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略曰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竊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銓遂昭州編管

甲辰王庶罷樞密副使（庶政殿學士知澶州）庶自紹興八年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七月 庶累奏劄乞治兵戎不講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兼湖南

安撫制置大使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改除一宮觀差遣上復溫言慰遣之庶除知潭州蕭振言庶沮撓講和事庶落職宮祠劉一止行詞曰大言惑衆小智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壞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惭乃因知己之莫留始欲脫身而邀譽第務死黨寧知有君識者讀之爲庶戰慄　趙鼎之去也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庶西人氣直即曰庶會此矣遂引疾求去時侍御史蕭振乞留庶遂除振工部侍郎兼侍讀仍以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如淵曰如趙鼎爲相隳盡紀綱乃竊賢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美職善罷去

十二月勾龍如淵言庶嘗營救趙鼎乞罷潭州之命詔庶落職與宮祠九年正月張浚王庶劉大中並復職秦檜令臣僚上言王庶劉大中趙鼎之罪遂再落職時王庶復端明殿學士初庶離行朝不見賓客至蕪湖請知縣高某祝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而問舍也至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淺原徙家居焉　十二年六月王庶責授鄂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猶怒其異己不附和議令臣僚言其在江州占百姓田宅故責授焉（通鑑）　十一月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移王庶安置在道州以疾卒諸子扶護踰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奇之荀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

掩其口仍高聲以泥其語庶嘗自號當叟或問其意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爲當叟云　二十二年前樞密副使王庶既貶死其子承務郎之奇之荀語及朝政三月詔各除名之奇梅州之荀融州並編管上因言庶爲人兇悖深阻休兵之議幾誤國事初龍圖閣葉三省嘗與故宰相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議爲進士陳薦所告送大理寺至是獄成上曰此不可不懲庶使後來者知畏乃詔三省落職送筠州安置王庶責死道州歸葬九江諸子皆切齒秦檜終制其子之奇習宏詞科擬作責秦檜詞痛肆詆毀學院子甯偉得其藁偉者庶親隨老舊人王德所薦而來也既得其藁乃持之奇之奇責德殺之後庶門下吏武翼郎陳浚詣朝廷訴王氏陰私檜素怨庶異己庶雖死憾猶未釋後所訴事雖虛之奇之荀猶追官編管廣南　淳熙十一年王之荀爲父庶請謚太常謚曰敏節上曰可當此謚否王淮等奏王庶曾爲樞副在紹興艱難之初頗能宣力其人有執守乃之奇之父詔從之

十二月己未李光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秦檜與光不相知止以和議初成將揭牓欲藉光之名以鎮壓爾上意初亦不欲用光以檜謂光有人望若同押牓浮議自定上乃從之

甲午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丁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愐副之

紹興九年（己未）　正月丙午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朕總攬羣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體隆參佐之聯位在疑丞之次亶惟用德亦以勸功（眞官王倫）宇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爲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卓爾傾河之辯毅然叱馭之忠鄙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揆其成効有愈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之不渝爾其肅迓道輿就成故壤爰涉本兵之重仍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乏故事嘻復文武之境朕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

史册（劉一止同）

倫自龍圖閣學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仍賜出身充奉迎梓宮及交地界使宣州觀察使藍公佐副之

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知開封府節制軍馬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倣張巡許遠雙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僞封侯爵至是倫令毀其廟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應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分般過河北送納

二十七年正月盜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倫死事乞外任上曰王倫往年奉使虜中虜欲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將添差平江府通判

二月詔前宰相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自提舉洞霄宮除）

十二年十一月醴泉觀使張浚封和國公十六年十二月浚自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落節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時秦檜以爲時已太平日興彌文諱言兵事深忌浚浚居長沙益屋六十楹且爲堂牓曰盡心蓋營以奉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案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以檜意密告之秉信歸而被紲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復一日後將噬臍異時以國予敵者反歸罪正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冀天下多事則僥倖再用乃詔浚落節遂有是命浚文學尤深於易自

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 十九年九月浚自連州移永州浚自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自脩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有張都督每使者至金國國主必問浚今安在是月浚移永州浚舊居永人情相樂聞其歸喜甚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 初故相趙鼎私謂其客刪定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疇曰今日擔子極重秦相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誰可辦者時李綱朱勝非尚在鼎曰伯紀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果爲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二十五年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命下時浚已丁母憂）

五月辛丑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除
四月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諭以德意
乃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往焉
十二月辛酉李光罷參知政事
光自八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一年
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乃引疾求去罷爲資政殿學士詔與郡言者交攻遂提舉洞霄宮時右正言陳淵獨不論光檜疑之初李光薦呂廣問于秦檜檜不答後廣問因與秦檜致爭檜憾之光嘗言檜所用皆親黨略無公道它日必誤朝廷一日光與親戚干檜求差遣數日未有報光再見檜因申前請且曰此人孤寒檜大怒以謂其譏己任用者皆豪富人也臺官翌日即言光之罪遂罷知政事 遺史 十一年十一月資政殿學士李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言者論光因近日二使還還鼓唱萬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光之意蓋幸有警以冀復用乃詔責授上曰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 二十年正月前參知政事李光貶昌化軍初言者謂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紹興府以語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實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申省取旨至是大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檜益無所忌專以刑戮竄謫鉗制士大夫矣二十八年復左朝奉大夫許上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爲非朕而質其反覆固知光小人平生

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貶光昌化軍孟堅編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文殿學士張燾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機宜吳元美新福建參議官賀允中並貶秩有差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 小曆 光以宮祠居鄉里嘗與相知言秦檜之非檜知之檜素憾光且畏其得人望恐復進用乃令臣僚誣言其指斥之罪遂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光初安置在藤州周某者誘光唱和詩篇說秦檜之姦宄取其有譏刺者積得數幅密獻于檜檜怒令臣僚言其罪故自藤州移瓊州又移昌化軍 遺史 和議之初宰相秦檜欲撤武備盡奪諸將兵權光曰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會詔令侍從官舉西北流寓之士被舉者甚衆檜皆置不問光與之詰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此懷姦誤國之大者不可不察檜大發怒明日光乞去上曰卿昨面斥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嘆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初秦檜欲成和議畏公論沮之以光素有人望欲借以鎮服士大夫故引與共政而光弗察也光至而和議已定檜遂據權下視同列光亦外迫物議與檜滋不合至爭論上前直指檜罪坐是謫徙以歿自光逐檜益無所忌專以刑戮竄謫鉗制士大夫矣二十五年冬檜卒上收攬威柄量移郴州二十八年復左朝奉大夫許自便明年卒于蘄州年八十二孝宗登極追復左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詔盡數給還依條合得致仕遺表恩澤官其

子孫七人本傳

紹興十年庚申

二月韓肖胄罷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肖胄自紹興八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二月罷在樞府踰一年肖胄請去故也二十年肖胄卒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祠則家于越先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搜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是卒肖胄薦士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忠彥風烈

六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以父憂去位

七月丙午王次翁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次翁爲御史中丞迎合秦檜之意上章言趙鼎責邵武軍再移潮州故得爲參知政事遭史

高宗紹興十一年 辛酉

四月己卯孫近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徐自明 誠甫

近自紹興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二年餘 虜之寇淮西也除參知政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遂除職奉祠十二年正月秦檜令臣僚言孫近之罪遂落資政殿學士職二月秦檜令臣僚誣告孫近交結趙士衞之罪責授左朝散官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濠州居住十四年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與化軍居住 通鑑二十三年三月孫近卒方贛州之亂

謫居人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居贛州未幾卒二十六年正月甲子詔故宰執趙鼎孫近並追復舊職近遂復資政殿學士

壬辰韓世忠張俊並樞密使 世忠自揚武運功臣太保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淮東路宜撫使除 俊自安民靖難功臣少師錄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淮西路宜撫使除

岳飛樞密副使 飛自湖北京西路宜撫使除

世忠樞密使制曰合將相之權均任安危之寄兼文武之用式恢長久之圖乃眷勳賢宜膺榮寵爰契華戎之望俾親帷幄之謀果智慮精深英規默合杳載協剛辰誕啟顯册 具官韓世忠 才資剛果智慮精深英規默合於孫吳義槩羞稱於賁育忠貫日月靡渝金石之堅功若丘山具渙旂常之紀屬求巡於吳會資外屏於淮壖雖固壘深軍志必以全取勝而枕戈待旦豈不與虜偕存豈爾逆胡慢我近服

幸偷生於淝水復送死於滾梁露橈千艘實賛征南之策夾道萬弩旋致馬陵之師方摩牙搖毒而競前忽洞胸達腋而俱靡拆姦挫銳寧論破敵之奇禁暴息民正賴興邦之略朕惟膏粱不可以愈疾尸祝不可以代庖觀時適變則事得其宜因能授職則才周於用故勾踐以二臣治國蠡蓋總於甲兵漢高以三傑開基信寶顓於征伐是用分命雋哲延登廟堂越升樞極之崇仍復公台之貴益封多戶衍食眞租裒是徽章庸昭異數於戲貴謀賤戰是謂王者之兵同寅協恭乃大賢人之業欽承丕訓益厲遠猷 朱倬 詞

俊樞密使制曰虞舜命官咎繇以五刑弼教周卿分職司馬以九伐正邦朕遠稽帝王之令猷仰奉祖宗之治訓今朝廷多故屬力用武之時而智勇兼資宜總本兵之務肆盼大號敷告庶工 具官張俊 識洞沉幾氣函遠略厲忠忱而挺節嚮共恪以事君遯陲不寧弭患必齊於耿秉國家有急論功孰擬於陳湯頃繇陪扈眷倚之親出膺鎮禦綏懷之寄逮虜騎之南牧飭戎車而北征首率銳師身先諸將深思熟慮諒計策之無遺陷陣摧鋒曾梟禽之不暇趣凶渠殄滅之勢啓中興紹述之圖濯水亟奔初笑淮陰之怯先零既破卒推充國之謀朕惟蜀陲明則人盡其材責任專則事無不理矧軍國之容異尚而文武之用殊途多壘息烽顧未忘於治外嚴廊側席盍求助以處中是用誉擢元勳延登近弼位正樞廷之峻班聯宰席之崇增衍新畬陪教眞食於戲修政事而攘夷狄允資借箸之籌蓁弓矢而戢干戈終輔垂衣之治尚體朕意勉稱異恩

飛樞密副使制曰朕躬履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有嚴宥

密之司必智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眷時人傑久總戎昭肆疇
勳望之隆俾贊樞機之要誕揚渙號敷告明廷具官岳飛果毅而明
深沉以武奇謀祕計夙惟韜略之高英槩雄姿凜有威名之盛
自服勤於邊圉實修扞於我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宣威
遐俗震於羊犬之羣功屢紀於旂常任實同於柱石念提軍百
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一隅未究折衝銷難之略鬱雄
圖而弗展慨平世之何時是用啟自朕心付以國柄參畀事樞
之重仍班孤棘之崇近資發蹤指示之奇遠輯摧陷廓清之績
庶極用人之効亟成戡難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
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協心其懋壯猷用服明訓林待聘詞

初給事中范同獻計於秦檜曰諸將久握重兵難制當以
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
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
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及世忠軍中

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
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入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
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惟俊從其自然故檜不深致疑
初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密而
罷其兵權檜用之乃密奏上以柘皐之捷太保淮東安撫
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飛
並詣行在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秦檜與參
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
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
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爲
樞密使飛爲樞密副使唯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
朝廷欲罷其兵權首言臣既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

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
不力戰爲言也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
念前此每勝復被詔還乃以糧乏爲辭至是濠州已破飛
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癸巳上謂宰執曰昔
三宣撫之兵分爲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
合爲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乙未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倘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
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
之能禦顧如兀朮者何足掃除乎壬次翁敍紀曰王伯庠撰紹
與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
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
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
親校溫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遣濟於湖南世忠連
上章乞遣濟至軍中語甚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兵輕視
朝廷其年柘皐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
到而飛獨未來後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促令
入院供職罷其兵權哺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將半
復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自爲一軍更其
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隆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
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
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導從盡以密院之人上之此謀惟
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嘆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
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

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 是月辛亥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全軍還駐鎮江府壬子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復此用兵之序也十一年八月岳飛罷樞密副使而俊獨留鎮江爲備十月金虜大舉兀朮復犯泗洲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虜騎久不至 小注五月韓世忠以錢一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鎮江淮東諸酒庫供獻於朝廷是月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更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已命張俊岳飛拊循之俊與飛既到楚州飛點兵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後命遷楚州軍馬錢糧於鎮江府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協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掌兵其寮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再出沿江視師七月己亥張俊加太傅廣國公是時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 遺史十二年正月樞密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密不許

六月己亥秦檜左僕射 自右僕射加特進仍兼樞密使封魯國公 制曰臨政願治孰先考謹之圖當軸處中莫重弼諧之長眷惟人傑實秉國均具殫獨任之勞未正久虛之位肆盼制綍孚告

朝紳具官秦檜惇大而直方剛明而和達學窮六藝之蘊行全九德之純氣節冠於古今聲名震乎夷貊早膺柄用再踐鼎司忠惟社稷之安志切生靈之念恥君不及堯舜有言可稽致治庶幾成康惟力是竭屬履多虞之運方恢撥亂之基用兵行師則賴指蹤於蕭何解紛維艱則寄安危於裴度國以身狥謀必予同終始倚愛之親豈他人之可冀談笑規爲之際皆前哲之所難雖薦陟於台衡顧未專於魁席是用蔽自朕志俯協僉愈名躋左揆之崇望登百寮之冠超秩賜位錫壤大邦增陪多邑之封併衍眞輸之賦兼資異寵庸厚褒章於戲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既獲仰成之効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尚觀綏定之勳茂對殊休益終遠業

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上徽宗實錄尋加檜少保封冀國公初有詔史館脩徽宗實錄右僕射秦檜兼提舉實錄院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於是以禮部侍郎范同爲修撰禮部員外郎劉昉爲檢討至是書綴成六十卷左僕射秦檜等上之尋加檜少保制詞有曰起傅巖而作霖雨雖伊呂之佐無以加約魯史而脩春秋彼遷固而下不足道議者服其工 遺史

七月庚子范同參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除

同以大將久握重兵難制宜並除樞密罷其兵獻議於秦檜檜用之至是乃除同參知政事 遺史

八月甲戌岳飛罷樞密副使 依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制曰聯樞筦而贊廟謀方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朝請蓋隆體貌之恩乃眷勤臣方居密席遽遜退身之懇盍推從欲之仁

爰告大廷用孚爾衆具官某忠貫神明誠資藩翰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之氣奮身許國彤趙士之曼纓屬志圖功撫臧宮之鳴劒自總幹方之任久顓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方亦恩褒之備至戎辭導簡既畀組於大邦孤棘位朝遂膺班於亞保茲圖茂閎俾翼鴻樞庶資籌幄之奇用輯平戎之略歎煩言之薦至擿深罅以交攻有駭予聞良乖衆望朕方記功掩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引咎自言章既却而復上諒忱誠之已確雖敎諭其莫回是用崇使秩於殊庭畀齊壇於舊服留以自近示不還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寵以寬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貳色猜情鄧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以御下爾尚念茲而事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

先是右諫議大夫万俟卨論樞密副使張燾飛議棄兩淮地

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萬撫橫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之漸也七月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蔽淮東無山陽則道泰不能固賊來徑趨蘇常豈不搖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脩葺將士戍山陽厭久欲棄而之他飛意在陛下以要譽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檜曰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未之知也三畏言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輔者投書于秦檜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即致飛于死既而卨彈若樸彥猷並罷迫史初秦檜之居永嘉也今祕閣修撰主管玉隆觀薛弼嘗游其門又卨爲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俊歸功于卨至是治獄弼嘗爲飛參謀官無一辭累及　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檜檜曰飛子紜遂定於是飛上章丐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世忠曰相公言必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禮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勝強虜號爲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十二年正月言者論數文閣待制朱芾祕閣脩撰知宣州李若皆嘗爲岳飛謀議王師有異志而不能諫望黜以示戒詔並落職孝宗即位紹興三十二年七月詔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累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殁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成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於是追復岳飛依前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武昌郡開國公淳熙五年九月賜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制曰進則顯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蓋從假息之休眷若勛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韓世忠）忠懷亢烈風采沉雄偉然一世之英濛有萬夫之望陳軍謨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辦自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勳在王家爛若旂常之紀威行夷裔烈如雷電之馳比繇外閫之嚴入幹鴻樞之柄予深注意日觀前箸之籌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俎豆福顯即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微之務冀

（武功郎 通 自太保英國公授太傅樓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加揚）

黃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遊載嘉止足之風固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忍遐遺是用斥帝傅之峻班還將壇之疊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第之榮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尚迪寬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實安危之並倚勿云釋位不我告猷

世忠自是年四月除樞密使至十月罷在樞府半年太保樞密使韓世忠乞罷以爲太傅醴泉觀使其兄世良主管步軍亦罷爲醴泉觀仍加奉國軍承宣使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忘秦檜陰謀而請罷遂有是命（遺史）十二年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十月太母還世忠封潭國公十三年二月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三月以郊祀恩改除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壬申世忠卒世忠疾上勅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平時將吏問疾臥內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衂瘢痍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曰賴天地之靈得全首領臥家簀而沒諸君尚哀之邪疾益侵册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贈賻有加遣中貴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乾道四年四月陳俊卿奏紹興初如韓世忠有功亦宜追封於是下禮部擬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致仕追封通義郡王韓世忠追封蘄王從之將

芾奏前日韓世忠封王趙鼎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

然之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詔侍從議配饗伏見故太師薪王謚忠武韓世忠身更百戰義勇橫秋建炎勤王投袂奮發連營淮楚虎視無前名聞羌夷至今落膽請配饗高宗廟庭詔從之

十一月己亥范同罷參知政事

同自是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　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稟秦檜而衆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總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故言者論同以爲朝廷以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爲己有望罷其機務遂以同爲提舉嵩山崇福宮既而再論遂降分司筠州居住　十八年七月初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秩滿詔令再任而治郡無政聲是時虜國遣審議使來欲歸太母以鑄充金國報謝使閤門曹勛副之

紹興十二年　壬戌

月同卒始復資政殿學士

八月何鑄罷簽書樞密院事　以本職提舉太平觀

乙卯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鑄自十一年十一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十月言者論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敍陳既而以樞臣使虜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至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故遷延意在黨惡遂罷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施鉅皆鑄所薦詔

月何鑄罷簽書樞密院事　以本職提舉太平觀

乙卯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鑄自十一年十一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十月言者論鑄首董岳飛之獄閱日滋久初無一言敍陳既而以樞臣使虜乃謂以讞獄不合遂至遠行又言飛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故遷延意在黨惡遂罷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徽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施鉅皆鑄所薦詔

悉與外任　十六年七月鑄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後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二年卒

甲戌万俟卨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卨充大金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李揚副之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對曰陛下屬時多艱嗣承大統日者獨斷屈己銷兵以交與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送往事居悉如聖志臣將命絕域實與榮焉　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書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爲言卨曰兩朝以玉帛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擔夫告者且曰一行裝齎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十月卨奉使大金國還詔卨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孫覿誌卨之

暮曰卨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舉己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退而歎曰丞相詆我面諛君藏天履地忍爲之乎卒不從他日與檜議政檜怒無復用卨之意矣　小曆

九月乙未孟忠厚樞密使　自少保議國軍節度使判紹興府信安郡王除

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召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接是月忠厚遂拜樞密使秦檜欲去張俊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寵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　收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克定於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　梓宮及太后冊寶加封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睠時

規摹力輔眇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官秦檜）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于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子卿持漢節而還昭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予國無異政爵兵權而營屯自鼎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既結而情通則恩必賜而欲得龍輔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驅惟迎鼎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底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登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祗邦休以副朕命（程克俊詞）

四月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却敵之功丙子詔推恩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寧算無遺諸將戮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羣臣每諸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縱之功也卿等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是月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面辭新命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也十月太師左僕射秦檜進封秦魏國公檜乞以兩國封爵追封其母王氏爲秦魏國夫人從之十五年先是詔賜秦檜第一區六月己酉成上幸其第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新婦曹氏封郡夫人孫壎堪坦並除直祕閣學士秦熺加承旨九月上御書一德格天之閣賜檜以金鍍銀沙羅唾盂照匣等賜之先是詔檜立家廟十六年三月又詔以禮器賜之二十年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趨朝忽有殿前司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刃於道邀檜肩輿欲害之詔磔全于市十八年七月前知鄧州趙汝谼言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投艱弭亂略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望以今日得人之效宣付史館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虜歸嘗爲朕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棁於衆論久而方決今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謝曰和議之詔陛下斷自宸衷臣奉行之耳何功之有先是檜於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時銓猶在新州知廣州王欽問新州守張中使虜遇秦檜於濰州至是上書言檜之忠節嘗爲徽宗撰長書抵粘罕引大義以曉之罕有慚色於是簽書樞密院余堯弼奏曹勛家有錄本乞宣取以進戊辰檜言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虜庭代徽宗作書稟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固知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眞宗與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左僕射

秦檜與故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善寅嘗以書謝秦檜略曰願公脩政任賢勿替初志尊王攘狄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之時前禮部侍郎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並謫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潛泣曰平生惟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而不肯議和遂爲秦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遂逝時十二月也十一月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巫伋乞今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之十二月秦檜久患病在告甲子始朝參二孫詔免拜上喜甚曰且直寶文閣增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喜甚曰且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時可喜又北使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二十年五月祕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尙有今來事迹及張郡所奏之書尙闕望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爲別錄以示天下後世可依其請秦檜謙退久之上曰不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簽書樞密院巫伋曰檜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使後世姦賊悚懼上然之六月左朝請郎何大圭進聖德頌又福建機宜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爲鄉人鄭煒所告又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秦檜啓云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無意於事秦蓋捃拾其事事皆類此上謂宰執曰大圭意可嘉可與直祕閣元美至引伊尹相湯伐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特貸死送容州編管七月

上謂秦檜曰當北使張通古等在館議歸疆之時嘗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罪不容誅秦檜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致徽宗卜永祚之安太后遂慈孚之養茲爲天下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爲不臣之逆說誅胡銓上書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朕本心惟當養母耳臣踧踖不知所措二十一年十月御製秦檜畫像贊仍親灑宸翰賜之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冲盡開異議決策和戎長樂溫凊寧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小失其意輒禍不測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矼初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就奉祠凡四任寓衢之常山僧舍蕭然一室迄免於禍是年二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謂其客删定官方嶷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滕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嶷曰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嶷始信鼎之能知人也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正時爲左史嘗奏上以謂檜作相前所言皆不讎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慮爲所害屏居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至是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多竄之嶺外居正閭門託疾猶奪其職是年十月卒癸卯賜秦檜玉帶一十月檜封魏國公十五年六月賜檜甲第一區丁丑幸檜第十七年以郊祀恩改封益國公二十三年知鎮江府王循友乞加秦檜九錫降付中書

檜收之不行未幾移循友知建康府識者探知檜心矣八月秦檜之長孫右文殿修撰塤應兩浙轉運司解試考中第二時猶微示至公也二十四年塤赴禮部貢院試而主司考中第一人遂加敷文閣待制塤爲檜之孫嬉之子也試第一人阿諛之風大露矣是時檜久柄任權自己出而食君之祿者皆知有秦檜而忘於先君後臣之義可爲寒心哉 遺史

十月乙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遷端明殿學士除尋彙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癸巳張俊罷樞密使 自太傅鎮國公授鎮洮崇信軍節度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加安民靖難功臣

制曰仗鉞秉旄出嘗顓於軍旅之事弁冕端委入或憚於朝廷之儀矧邊陲戍兵已見於沉姿則將帥大臣樂居於散地眷惟

我勛賢之舊閱勞以樞機之煩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張俊才資俊偉謀略雄深語多赤氣之浮性得金行之正初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屢奏膚功自是萬人之敵志雅舊於忠義識暗合於韜鈐多脩扞我于艱勤勞靡懈師衆以順爲武號令惟明自升宥密之司尤切安危之寄適鄰封之敦睦幸寰宇之小康而乃數貢誠忱力祈閒退智同乃祖欲尋黃石之老人慮創前賢不斷長城之地脈雖失倚祉之重良嘉止足之風是用兼三鎮之節旄次上公之袞繡胙開茅社榮疏王爵之封名列雲臺寵冠功臣之號俾就琳宮之佚仍趨玉殿之朝增衍爰田申加幹食以懋爪牙之力以隆心膂之私於戲李衛公之稱疾閻門最爲明哲郭汾陽之聞命引退豈俟嫌疑罔俾斯人專美唐宅

俊自紹興十一年四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一月罷位樞

府一年半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侍御史江邈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爲醴泉觀使復還三鎮舊節清河郡王十二年正月張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兵章凡四上上遣內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俊爲樞密使固其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邈言其罪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之罪皆不可言於是檜乃以孟忠厚爲樞密使俊素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 遺史二十一年十月壬午太傅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除太師甲戌上幸張俊第二十四年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卒贈循王謚忠烈甲寅上曰張通古之來

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已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與國有功明受閒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當與小國一字王遂贈循王 韓世忠數舉兵以攻和議故也 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襲以一品禮服厚錄其孤俊狀貌雄偉性稟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能得其死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性貪吝喜置田產故江浙間兩淮歲入租米僅百萬石及死諸子進黃金九萬兩上幸俊第臨奠爲慟哭勅葬于常州無錫縣命內侍張去爲護塋事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享侍從議太師循王謚忠烈張俊策翼

弼府披荊棘以立朝廷樂侮鄭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於旅常而乘心忠勤始終一節請與韓世忠並配享高宗廟庭詔從之

是月孟忠厚罷樞密使（加少傅知建康府）是月罷位樞府僅兩月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爲少傅判福州既而與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其任時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小曆）先是侍御史江邈屢言樞密使張俊之罪蓋秦檜之意也事皆不行檜乃除孟忠厚爲樞密使忠厚與俊素不協故知其不兩立也於是俊果乞罷去俊既罷則忠厚可去矣遂加少傅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忠厚爲樞密使本在於去俊也（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二十五年十二月）

詔醴泉觀使孟忠厚令奉請乙酉魏良臣奏曰忠厚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院護送深不欲任外戚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奏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二十七年二月以少傅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四月忠厚卒

紹興十三年（癸亥）

閏四月乙卯王次翁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次翁自紹興十年七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閏四月以老求去位而罷執政凡二年餘十九年十二月資政殿學士（依前職提舉洞霄宮）王次翁卒於明州

六月程克俊罷簽書樞密院事（依前職提舉洞霄宮）克俊自紹興十二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六月以疾求去位遂罷在樞府凡八月

紹興十四年（甲子）

二月丙午万俟卨罷參知政事

卨自紹興十二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二月罷執政一年半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日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某官吏鈐紙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文會右諫議大夫陳公方皆論卨違詔除職與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乃以卨爲提舉太平觀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縉國皆附卨以進亦詔與外任（小曆）卨爲參知政事二年喋喋奉檜而已檜厭之令御史中丞李文會言其罪卨自檜左上殿留身略辨其事檜疑其背己遂以宮祠罷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卨以宮祠罷參政也卨之姪與王會有語言相爭會後譖于秦檜檜再令李文會言其罪遂送歸州居住（上同）

是月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新知建康府除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紹興十二年十月除參知政事

五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

御史中丞李文會等論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塗甲子詔罷依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乙丑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參知政事）

十二月李文會罷簽書樞密院事

中丞楊愿侍御史江勃右正言何若交論簽書樞密院事李文會邪險害政不協衆望乃與編管人王文獻締結俾之游說又私養臺史伺臺中章疏稟心虺志無所不爲文

會亦請罷詔文會落職又論文會薦冒官人陳洵於奉使
王師心濫轉四資遂貶筠州二十八年九月端明殿學士
知成都府李文會卒
辛丑楊愿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紹興十五年 乙丑
十月丙子楊愿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楊愿自請罷詔仍舊職提舉
太平觀二十三年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楊愿卒
癸未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 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樞密副使兼權參知政事除
若谷永平人

是月秦熺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除
熺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庚寅以爲資政殿學士提
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尋兼侍讀十七年正月加大學士
十八年三月壬午秦熺再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秦檜
以問祠部郎官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
爲公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 寧崇安人安國子也 四月知樞
密院秦熺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熺爲觀文殿學
士提舉祕書省立班左僕射之次二十年二月戊子觀文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秦熺加特進觀文殿學士爲萬壽觀
使

制曰上帝復高祖之德克靖我邦皇天付中國之民是生王佐
眷言碩輔久曠宰司宜參茂憲之規用示褒書之寵渙以綸旨
告于治朝 具官秦熺 道造聖宗量包國器承乎忠義之美濟以文章
之華得天民知覺之先密施惠術本師友淵源之正大放德言
自避寵於樞庭肆躋榮於祕殿冠華光之講讀修麗正之圖書
朝端聳見於儀刑天下想聞其風采維觀文學士之稱大匪舊
德相臣而弗居矧晉位之崇階號優賢之特禮建使名於珍館
衍戶賦於陝田併集恩光庸昭眷遇於戲上宰特高百辟既有
舊班眞儒並出一門豈非亨會茲合至公之論匪惟妙簡之私
益厲壯猷以永慶譽

紹興十七年 丁卯
正月壬辰李若谷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事除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除
秦檜凡薦用人莫不有說林大鼐言生節死節事李若谷爲參政可
之弟若水靖死節於京師圍城之際而用若谷爲參政可
謂厚於死節之家矣然則用生節而位三公則秦檜不爲
卯忝可知矣 遺史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參知政事
江勃論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觀再論遂奪職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乞罷詔依舊職提
舉太平觀二十年七月何若卒宰執奏聞上令遣表恩澤
依謝克家例秦檜因論克家從僞楚之罪上曰朕卽位之
初黃潛善汪伯彥言從邦昌者多矣時且欲安反側彼乃
不自知其罪檜曰陛下灼知忠逆之迹如天徧覆神奇臭
腐俱蒙帝力而不自知也

己卯段拂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除

四月己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紹興十八年 戊辰

正月乙未段拂罷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躐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遷史 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意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政殿學士與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夫段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二年丁酉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辛卯知政事 罷權參知政事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罷權知政事 參

紹興二十年 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 人

堯弼尋爲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右諫議大夫章夏侍御史林大鼐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躐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遷史 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意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政殿學士與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夫段拂卒

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二年丁酉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辛卯知政事 罷權參知政事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罷權知政事

紹興二十年 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 人

堯弼尋爲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右諫議大夫章夏侍御史林大鼐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躐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遷史 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意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政殿學士與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夫段拂卒

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二年丁酉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辛卯知政事 罷權參知政事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罷權知政事

紹興二十年 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 人

堯弼尋爲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右諫議大夫章夏侍御史林大鼐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躐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遷史 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意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政殿學士與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夫段拂卒

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二年丁酉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辛卯知政事 罷權參知政事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罷權知政事

紹興二十年 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 人

堯弼尋爲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閤門事鄭藻副之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右諫議大夫章夏侍御史林大鼐同論簽書樞密院章夏以舊職端明殿學士奉祠閑住論遂落職初章夏爲右正言檜因事喜之即除簽書樞密院事檜曰我

眼底覷不得章夏臺諫聞而上言夏遂罷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侍御史宋樸再言章夏之罪遂落職隆興二年九月左朝散郎提舉洞霄宮章夏爲龍圖閣學士本官致仕

十月甲戌宋樸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三年 癸酉

十月戊辰宋樸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樸乞罷詔以舊職奉祠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爲士而不自愛乃 道罔俗不當以祕殿隆名寵之遂落職隆興二年六月左朝奉郎提舉太平興國宮宋樸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壬申史才簽書樞密院事 自諫議大夫遷端明殿學士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四年 甲戌

六月癸巳史才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言簽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陰賊嘗受李光薦不憚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爲國害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兼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簽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不恤國事詔以爲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嘗與參知政事李光啓日緡紳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策責夷狄難信結熟慮吐蕃之叛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燁同賦牡丹詩爲鄰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簽書

廳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察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徼其職名閱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

同日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兼權參知政事

仲熊西安人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初監察御史鄭仲熊爲右正言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費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歎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

紹興二十五年 乙亥

四月乙酉施鉅罷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兼太子少保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汪珉論參知政事施鉅傾邪詭祕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用鉅既被斥心嘗怏怏遂罷除職領祠德元再論遂落職孝宗即位詔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爲左太中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

六月己卯鄭仲熊罷簽書樞密院事

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掎摭人之語以爲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舊嘗與參知政事李光啓日緡紳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策責夷狄難信結熟慮吐蕃之叛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燁同賦牡丹詩爲鄰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簽書

再論落職

丁卯施鉅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除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擬擬委

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嘿無一言罷朝檜頗咎之
時有旨長卿燁皆除名編管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
王珉論仲熊遂罷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衢州趙
令衿居衢州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
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訪訕既
而詔謫令衿於江州且置獄乾道九年三月詔仲熊復端
明殿學士致仕
辛巳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十月兼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八月丙戌董德元參知政事
德元字體仁吉州人登第七年而執政初該免舉特奏名
赴廷試以文學除官還鄉里後赴轉運司請解省殿試考
中第一人蓋前所未有也德元有官及第作狀元用爲參

知政事則秦熺爲觀文殿學士不爲過矣此秦檜之用心
也遺史
十月丙申太師左僕射秦檜進封建康郡王致仕子熺加少師
致仕
檜建康郡王致仕制曰太平樂於與賢共享盈成之治王公坐
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煩眷予不召之臣光輔中興之運茲覽辭
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廷詔爾百辟具官秦桧閎深而簡括
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重而靡辭其難舉聖人之言而必見於
用早堅不奪之節力拯無窮之基自登冠於宰司首定盟於鄰
好大策非凡所見咸胥動以浮言元老克壯其猶獨秉持於素
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萬姓之安居不矜功業之
光明復立規摹之宏遠勸農桑而臻富庶興禮樂以道中和國

制既承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已渴想於儀刑迺命僕臣親
臨甲第惟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貢於囊封祈上還
於印綬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寵拜於王封用歸榮於里社陪
敦井賦併衍圭映以隆夷夏之瞻以正國家之體於戲既明且
哲已得樊仲之保身俾壽而臧宜繼魯僖之善頌其加保裔永
迪吉康宇文粹中詞
熺加少師致仕制曰避寵辭榮君子禔身之高致尚賢馭貴人
主厲世之至權眷惟進讀之眞儒遂露丐閑之誠請誕敷顯册
敷告治朝具官秦熺志剛而氣和才全而能鉅適堯舜文王爲正道
惟燭理之既明爲稷契咎繇之良臣其自任爲甚重早潛心於
聖域旋舊迹於詞場藻藻人文射策嘗膺於親擢羽儀禁路輪
忠尤簡於深知昨蹐視草之榮力贊和戎之策經武樞庭則究
言之可績方害同德協致丕平茲覽藁封願還官政雖當食而
屢歎顧高情之莫回其峻陟於崇資姑暫從於燕適陪之多賦
衍以眞封以昭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於戲朕篤股肱之義
不忘注意之勤爾毋金玉其音倘勉辰猷之告服此休命永綏
壽祺自少海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仕觀具官秦桧
檜自紹興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十一年六月加左僕射十
二年九月加太師至是年十月卒獨相十八年自十八
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以少師致仕執政八
年丁酉上諭執政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
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悼久之

遂贈申王謚曰忠獻　初和議定時國書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臺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至論知洪州張宗元章則謂浚爲國賊湖南提舉汪召錫娶檜兄女嘗告訐趙令衿欲遣圖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先箋汪宗元所與浚詩亦興獄株連及浚又捕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獄上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嬉爲少師是夕檜卒嬉亦致仕乃詔簽書樞密院湯思退權參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逮百餘家帥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爲多檜薨事乃熄　二十年正月丁亥殿前司

使臣施全刺秦檜不中被執自是檜出入添兵五十持梃以衛且禁人行步四方士大夫赴闕求見檜者皆不見之以防刺客九月秦檜以病在告獨簽書樞密院巫伋一人每日上殿及至都堂不敢開一言可否事六部百官皆停筆以待檜疾愈不敢裁決唯行常程文書而已十月兩府就秦檜第稟事十二月檜疾愈出治事　遺史　二十五年九月秦檜病不出唯日與曹泳議事秦檜以病危篤奏劄子乞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外宮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疾夏侯勝預知必瘉謂有陰德者必饗其壽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安宗社元勳偉績著在旂常過吉遠矣茲微爽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爲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卿其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所請宜不允再請許之秦熺爲少師觀文殿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加國公奏劄乞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二疎御筆批劄有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劾從二疎哉不允再請許之　先是王楊英爲浙東安撫司參議任滿赴闕嘗上書薦熺爲宰相遂得知秦州任滿又除直祕閣知眉州楊英嘗對衆自言我嘗薦小秦爲宰相聞者皆側目及秦檜病篤董德元曹泳等謀欲使熺繼相位人又切齒至是熺致仕朝野皆罔測其然上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語惟流涕泣下上亦爲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既退其子熺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　秦檜遺表略曰伏念臣早緣末學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質之分盡疆遺元樞飛掩執之符存趙之陳具僚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從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覲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無悔猶冀一言而可興草徵廟之尺書破僞齊之三策　身屈營窟心在周行泊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羣疑而復用延登右揆陟峻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嘗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於得體上遵成算復建中興　伏望皇帝陛下惟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鄰國之歡盟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亂爲蓍龜以賢才爲羽翼事有未形而

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乃富民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臥內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以爲若不受它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爲檜多疑心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爲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六檜兩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預政事備員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書問若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皆不及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多是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爲榮檜內深

阻如崖穽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通館遺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獻者無虛日凡欲投書啓者以皐夔稷卨爲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 檜初爲宰相紹興二年罷御筆付綦崇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爲相加太師封益國公而崇禮已死檜乃進劉乞於崇禮女夫謝伋之子家取將御筆焚毀其文曰云云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族不與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死驅虜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於徽宗草書以爲南朝有子不當相待還如石晉國相雖倣岸自用猶遣人厚送錢絹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通書請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

臣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未幾邊執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擾以歸己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綦崇禮與頤浩勝非援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恩意凝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爲眞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崇禮草制之日請以爲據崇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廣示衆今崇禮已死無子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害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崇禮所受御筆繳進聖旨依奉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所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 秦檜柄任之久 法寺禁繫公事並不遵用法律唯視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笞杖徒流一切希望風旨故檜權益重勢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上知其弊乃降詔凡先是秦檜秉國政諸路承順風旨應奏聞者止申尚書省取旨庚午三省樞密院同奏乞事無巨細皆須奏聞 秦檜當國柄時聽受讒間輒以風聞即起大獄故使告訐之風人不堪之上知其爲害乃下詔止告訐檜爲相御史臺與封駁官皆備員不敢彈事百寮有忤檜意檜欲去之則微示顏色而臺官已探知之次日即有言章略不敢少緩或有檜遣人諭意與臺官令有言臺諫倉皇應語承順而已故楊愿未爲執政時士大夫號其爲內簡牌言愿傳檜旨意爲多也檜爲左僕射不除右

僕射應執政陞遷皆檜一力成就之既爲執政亦不久必斥去皆是臺官承檜指意方敢上章疏第一章帶職宮祠數日間再一章落職例皆如此故得執政者亦自以爲不久必去莫不束裝以待之固非一日矣上知其然親擢湯鵬舉爲侍御史又降詔戒諭臺諫云云鵬舉首具白簡論列知太平州王珣知宣州王鎡知廬州鄭僑年新知嚴州郭震廣東經略方滋知邵州林機福建提舉常平王淪通判廣德軍鄭時中淮南運判龔鑒提舉浙東茶鹽黃兌並罷之皆檜之親戚門人也由是檜親戚門人未遭論列者皆不安迹　檜當國有進士上書獻策或忤其意有置之死地輕者亦送外州軍學聽讀雖爲聽讀當職官亦銜意防守必送之廂司與編管人無異爲士者甚苦之七月丙午有旨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者遇赦放令自便　淮東提舉茶鹽朱冠卿奏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皆置後異之選私於族裔親戚又私門下愚人鄙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塤周寅鄭時中秦焞鄭鎮沈與傑秦焞凡八人其間多是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不識字者濫竊儒教侵占省額欲乞特降聖旨於曹冠等階官以左易右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侵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欲以有官人赴試者令各帶右字如無官試者合行驗放然後方可以前牓侵額之數於後牓收使八月得旨依奏　九月戒諭臣寮不得論列秦檜家族秦熺以湯鵬舉言其宗族親戚門人不已甚不堪之乃檢尋鵬舉平日上其父書併與己書皆感

恩戴德佞媚之詞遂密遣人進珍寶數十萬貫獻上及獻中官與劉貴妃且緻鵬舉書詞上爲之惻然興念而鵬舉不知也復上言檜之孫敦文閣學士壻敦文閣待制吳益乞追奪官職事上令檜門人張掄代旨批云臣寮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窆之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若遽奪諸孫與壻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鵬舉以言不行乞出又詔諭止之並遣

十四年九月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皆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祕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殿中侍御史汪勃論之有詔罷闡　二十二年六月秦檜嘗謂禮部侍郎陳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諭蓋方用告訐以擢人才誠之不承其意以此頗忤檜是月誠之丁父憂以去　時前祕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九成曰秦公方斥異己起告訐此其勢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二十三年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聞蓋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廣西帥臣陳璹頗能調護遷客通判靜江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璹獨與之相善未幾璹被召而去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賀允中嘗爲閩漕平糴貨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下己授祠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　二十四年言其宗族親戚門人不得論列秦檜家族秦熺以湯鵬舉言其宗族親戚門人不祖度乃流人幷之子幷賣國立僞楚今祖度乃與幷壻曾

慥分守淮郡詔並罷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守職遭遇陛下龍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謙辭也　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廣西帥臣直祕閣呂愿中約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衆人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等三人芮摯孫也時祕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餘年南康士子春試同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九成曰洪以卮膚廷十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凜凜照映古人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　二十五年時秦檜除吏多親故問亦用同鄉同榜之士然必其人自取且力藹然後得之輩慶府守臣章元振與檜同登第甘於遠宦未嘗以私書干檜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得籍記中書而已三月始遷元振爲廣東提舉常平官　先是知候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興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與祖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己遂責昭州安置八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以此席英譽晚以此貫奇禍其後追贈直敷文閣　初紹興戊午歲呂本中爲中書舍人張九成爲禮部侍郎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者也檜爲之變色及趙鼎罷相居會稽方疇見鼎道檜此語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恠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無窮之休　乙丑執政奏新知平江府朱昪以祖諱平乞避欲與廣帥周三畏兩易上曰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

郎兼知臨安府曹泳以秦檜黨招權怙勢又朱端儒者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內則爲少卿外則爲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詔停泳官送新州安置端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移吉陽軍而卒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熺乞以敷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父葬事且云庶得相聚至是言者論之詔與會宮觀仍共辦集檜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

十一月癸丑魏良臣參知政事（自敷文閣學士召除）

十二月乙未上謂宰執魏良臣等曰兩國和議中間秦檜主之甚堅卿等與有力今日尤宜協心確守不變以爲宗社無窮之休　乙丑執政奏新知平江府朱昪以祖諱平乞避欲與廣帥周三畏兩易上曰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

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於是魏良臣等言洪皓在貶所病
與復職與祠上可之且曰皓頃在虜中屢有文字到朝廷
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亦朘昧上又曰大理寺多觀
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
汪召錫莫没如近日張祈坐獄皆曹泳私憾誣致其罪卿
等可卽治之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之計深害
風教或有不悛重寘于法十二月壬午執政奏莫汲張常
先陸升等八人以告訐濫叨官爵上曰此大害風教悉送
遠郡編管又詔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先等皆令自

便上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十一月庚午
執政奏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奉行而已近來監司
郡守以事達朝廷止申尚書省取指揮自今事無巨細皆
須奏聞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爲不欲朕知天下事卽詔
從之上曰三省行省司實等罪甚多執政朕之股肱皆被
譴於宰臣而不容迹宜速與黜之　先是新除校書郎趙
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白金助逵以家來逵不答檜怒人
頗爲逵危之二十五年十一月以校書郎趙逵爲著作佐
郎又令兼恩平普安二王府教授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
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
門生也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　是月戊申執政擬
前禮部侍郎張九成復祕閣修撰知溫州上曰九成昨在
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丙辰以左
朝請大夫趙令衿爲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初爲汪
召錫告訐被罪今遂以是除二十六年七月乙卯上謂宰

臣曰往時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往諸處聽讀遂妨進取
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毋更
合黨締交以亂成法鵬舉又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
爲版曹而專爲故相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
客以曹冠爲館客（已仝上人）施全爲刺客宗說爲莊客鵬舉首
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見權明州通判凌哲先後召到悉
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遷右正言　二十六年殿中
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
秦檜珉嘉俱罷鵬舉又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熺
已取塤爲奏名之首亦罷之先是提舉淮東常平朱冠卿
言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議盡廢如前舉
曹冠秦塤等八人多不知書濫竊儒科乞於階官以右易
左俾正流品下侍從臺諫共詳以爲甚當物議（冠卿勝子非子三）
十一年正月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
逐獨韓通嘗以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士帥建康
詔罷之　隆興二年正月左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董
德元復端明殿學士致仕二月贈左正奉大夫

甲午沈該參知政事 自敕文閣待制前知婺州召除

沈該陛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陛下拔擢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以該爲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 初該知婺州罷歸出峽至江州聞有召命既到行在即有是除講和之初該嘗上書附會其議上記之故有執政之除該初在潼川府專以商販取利及知婺州營利尤甚既除參知政事傳至婺州人皆大慙 遺史

紹興二十六年 丙子

正月甲子故宰相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故執政孫近復資政殿學士

詔故宰相趙鼎故執政孫近並追復舊職鼎觀文殿大學士近資政殿學士 乾道四年四月陳俊卿奏紹興初如趙鼎爲相正色立朝奉公體國有古大臣之風爲秦檜所忌貶死瘴鄉至今未曾贈謚天下冤之於是下禮部擬故追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趙鼎謚曰忠簡輔臣進呈上曰此謚甚稱俊卿奏眞所謂正直無邪曰簡將available日韓世忠封王趙鼎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然之 乾道四年四月趙鼎初謚忠簡權起居舍人趙梓中言鼎辨宣仁之誣謗罷安石之配饗行遣章惇蔡卞使天下知有公是非薦拔人才必盡公道當時禮官不知鼎之功謚曰忠簡望改謚曰忠獻以旌忠直功業之臣上曰趙鼎氣槩非

廟庭詔從之

二月辛卯魏良臣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良臣自二十五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凡三月侍御史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論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遂有是命孝宗卽位賜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魏良臣謚曰敏肅

三月乙未万俟卨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除

卨首奏五事大略以爲樞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君上故相舊弼擯棄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爲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貪夫慕利掊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槩皆金穴至不可較軍政

隳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畏避譏嫌襲常蹈故隨波沉浮無致身許國之忠高所陳如此遂以爲參知政事

五月壬寅沈該左僕射（自參知政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萬俟卨右僕射（自參知政事授左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該左相制曰朕恢張庶政圖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厥辟允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我得經邦之俊肆頒大號明告治朝（具官沈該）蕭括而閎深端厚而果達學窮道奧泝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繇從橐出馳使軺從容而定謀謨倘魏絳通和之策始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諫之忠惟爲國以奉公靡狥私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出裴度於山南初非朕意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延登丞弼之聯參決鈞衡之務廣開正道專任實才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其擢冠於宰司俾不踰於邦采文昌正位躋三等之崇階侯社疏封衍多田之眞賦以定國論益峻巖瞻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之輔周室德聞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于一人惟協力故建立罔愆于百度共收來効用繼前修

萬俟卨右相制曰朕考謹賢佐共保丕圖當軸而秉國鈞方賴同寅協恭之助訏謨而穆天錞兼收善謀能斷之長我得其人誕敷明制（具官萬俟卨）秉忱恂之德蘊經緯之才識洞事幾得文武弛張之要學優聖域究古今治忽之源明可並於蓍龜信不渝於金石早繇諫省旋總臺綱輸獻可替否之忠厲激濁揚清之志延登政路參贊鼎司惟信道以直前不計身而曲狥終始一節夷險百爲砥柱之閎類波流堅守素守遺珠之在滄海愈見光輝茲急詔之召還賜便朝之階對咫正儁服冀聞儻言力扶公道之行務引實才之進宜遂輔朕佇觀康濟之謨無以易卿爰陟弼諧之任峻文階之崇秩衍侯社之本封於戲丙吉尚寬魏相得同心之助宋璟持正姚崇成應變之功惟亮采以惠疇故聯事而合治往祗休命益懋遠猷

該除左僕射制以尹焞周召期之卨除右僕射制以丙魏姚宋稱之該謝表有曰蕭曹同心安海內則共奮於事爲尹焞一德享天心則永堅於忠蓋卨謝表有曰謂臣素志之排姦頗能自信察臣曰首之固節僅有所長乃聞爰立之功以贊惟新之治議者謂前後拜相未有如卨之披襟者自秦檜死宰相虛位半年天下之人皆傾耳以待忽一日拜二相人皆慫賧傳至四方亦無不驚者（遺史）三月甲寅依祖宗故事宰臣不兼樞密使詔咋緣軍興令宰臣兼樞密使今邊事已定依祖宗故事不兼　五月以左僕射沈該監脩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以己意有非玉音者該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自上卽位至今通三十年纂爲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

二十七年三月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謚曰忠靖

甲辰湯思退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知院事）

二十七年六月拜相

六月丁丑程克俊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知明州除）

先是以克俊知明州令過闕奏事遂有此除八月辛卯克俊以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執政纔兩月二

十七年七月卒後謚曰忠靖

八月甲午張綱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除

綱字彥正鎭江府丹陽人初除參政既入謝奏乞罷男堅國子監簿上從之大臣爲子弟避嫌丐罷者相繼遂以爲例

九月乙巳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爲秦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檜既死十二月詔爲翰林學士是年九月自翰林學士除

紹興二十七年 丁卯

二月戊午湯鵬舉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六月戊申湯思退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思退具官湯器度閎深性資忠厚卓爾不羣之志沛然自得之文早俛拾于異科卽徧儀制曰天之立君無輔佐何以爲治古者置相有左右與之共功況我累朝具存瘝制天下安而注意尤勤考謹之求海內幸其同心故取謀猷之協誕揚顯册敷告大廷

而皆善處異同而中存匪石行富貴而視若浮雲屢陳造膝之忠密贊厲精之政柔不茹而剛不吐大臣之體具焉言寡悔而行寡尤君子之機審矣比廊開於公道方登用於大賢擢冠樞廷俾顓廟算知五兵之本不戢則焚居一紀之間以誠故久是用峻嚴瞻於右揆補袞闕于中臺益封公社之崇晉陟文階之峻仍陪多邑併示優恩以調鼎鼐之和以壯棟梁之重於戲謂之千載蓋難矣獨推期運則非襲我二人有合哉當以國家爲

念伸大義以尊王施實德以惠民蠲除朋黨之私永監祖宗之憲俾予以治惟乃之休 王綸詞

八月乙未湯鵬舉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癸酉張綱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

綱自二十六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綱求去位執政一年 隆興二年十一月詔張綱一時老成朕所渴見已令趣召乃以耋老爲辭重違雅志可從所請令所在州軍常切存問仍賜羊酒上章告老上不許章四五上上乃曰卿筋力尚壯當爲朕臥理一郡綱又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卿之行可爲勇者矣大臣去國自有體貌此不可辭稍勞久之故有是命陛辭賜以通犀帶以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致仕乾道二年正月卒年八十四詔贈左光祿大夫綱嘗書座右曰以直道行己以正色立朝以靜退高天下是三者人之大節不可違也吾雖不才反身而誠其庶幾焉其自許如此孫釜仕至簽書樞密院事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駁之後釜爲諫議大夫復請謚特賜曰章簡

戊寅陳康伯參知政事 自吏部尚書除

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執政二年二十九年九月拜右相

十一月癸未湯鵬舉罷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鵬舉自是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院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 殿中侍御史葉義問上言曰臣聞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欺君結黨以擅權臣謹按鵬舉

挾豺狼之勇而忍於害物挾穿窬之智而專以爲姦望竊
之遠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凡五章乃罷義問再上章曰
陛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而肆其蠆毒縱暴猛之志而濟
以狼貪鵬舉乃秦檜黨中之姦在言路時多貢直罷爲資
政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　殿中侍御
史葉義問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
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朋植黨方
崇等遂罷吏部侍郎凌哲奏乞小郡上曰哲緣鵬舉所薦
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
出處或以罪去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
問賢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三十一

年十月左太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士知太平州

編年錄 卷十六 四十五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紹興二十八年 戊寅

二月丙申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先是同知樞密院陳誠之因奏事上謂之曰卿文人讀書
乃知兵事如此之熟遂陞爲知院事

乙巳王綸同知樞密院事 自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

紹興二十九年 己卯

六月丁酉陳誠之罷知樞密院事

誠之自二十六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年二月
陞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徐知樞密院陳誠之
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
任古言誠之附會秦黨無補國論其去已爲僥倖望鐫職
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再論遂落職

乾道五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
陳誠之致仕贈左正奉大夫

己酉沈該罷左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輔相彌綸庶務實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終
之遇睠時魁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趣扮上印之寵其敷
予命以告在庭 具官沈該 早負通材浸膺劇寄謂天將降是大任嘗
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
典藩首能副當簡思賢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
迨今三年試之以股肱康底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
夜事一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凝致煩言之有嗜
既淳披於彈疏亦數覽於遜封內循補袞之疎力丐垂車之佚
平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於與議姑遂
便私之志特推均佚之恩錫祕殿之隆名賜眞祠之吉祿蓋循
彝矩庸示眷懷於戲虛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
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往卽里居尙廑獻告 周麟之詞

該自二十六年五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入相凡三
年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
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而該亦上疏請老遂罷爲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再論遂落職致仕三十年五月詔特
進沈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明州隆興元年五月
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沈該降觀文殿大學士依舊
致仕以諫議大夫王大寶言其過惡顯著乞正典刑故有
是命

七月丁亥賀允中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除

九月甲午湯思退左僕射

陳康伯右僕射

思退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必思考謹之良位冢宰正百工用謹登庸之典惟時亞輔夙茂元勳爰陞左揆之班遂陟久虛之席厥有成命揚于治朝（具官湯思退）惇大而直方純明而優裕作天民之先覺負王佐之宏才派淵源而獨尊文追正始更險夷而一節世仰忠規久陪翰苑之論思超列樞庭之宥密屬更化善治之日乃注想待賢之秋文武憲邦自得中朝之師表謀猷告后莫非四海之經綸粵自政途擢居相府百度惟正三年有成提綱信史以就久曠之書繼武明彝以遂奉先之孝削浮費以佐國用脩睦好以通鄰歡歲稔時豐獲天人信順之助邇安遠至有內外寧謐之休揆厥所由槩誰之力周道甚盛蓋變之任晉持魁柄之權公社仍封爰田衍賦以昭體貌以答賢勞於戲左右成王在旦奭之並相規隨漢業賴蕭曹之同心其勉輔予洪基以共恢於遠業想孚至意奚俟多言

康伯右僕射制曰天地交而萬物泰故君子長而小人消明良合而庶事康故股肱喜而元首起時我賢輔夙推本朝念久預于政機用峻登於相府誕揚休命敷告明廷（具官陳康伯）才贍而氣和望高而實茂羽儀一世森玉筍之清班出入十年佩紫荷之禁囊方剖符而作牧頒賜環而造朝副予求舊之誠佐我圖新之治老而益壯凜松柏之後凋知無不爲判蓍龜之先見冠中臺之常伯侍便坐之經帷處心近厚而有容過事至剛而不撓爰自論思之列徑躋丞轄之司文武兼資所臨厎績安危注意

嘗以自固臣不敢也高宗嘆其長者康伯既以至誠爲高宗所信所奏常事或時上意難奪復理前語未嘗不聽

康伯言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媕婀取容植

十二月辛未王綸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紹興三十年（庚辰）

正月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自殿中侍御史除）

六月庚午王綸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綸自二十八年二月除同樞密院事二十九年十二月進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餘知樞密院五綸引疾丐罷詔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

七月戊戌葉義問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朱倬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兼侍讀除）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奉使彼國驗之二十九年九月綸等回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至是年二月庚申以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爲金國報謝使時皇太后上仙金國來吊祭也義問入虜境見虜已聚兵有入寇意及回密奏虜人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艦是月進知院事三十一年十月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舍人虞允文爲參議軍事孝宗初卽位義問加左通議大夫

八月癸丑賀允中罷參知政事是年八月罷執政踰允中自二十九年七月除參知政事

一年初參知政事賀允中使虜而歸言虜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以爲資政殿學士致仕

器博行峻履方氣爾三德而守之以和學貫九流

制曰輔贊而藏諸用大臣狥國之本心明哲以保其身君子安時之高致眷惟元宰新解近司誕敬綸紼之恩庸酬紳綏之聽而持之以正早由迪悃頃上清華智略縱橫太叔儀能贊大事文章溫厚司馬遷最其善鳴造予更化之初實首本兵之寄寖隆物望越秉機衡庶官無曠代天工亦云盡瘁十年之間至丞相嘗謂逢辰方道撰之仰成駭煩言之有啙遽還印綬盤拜爨封既詔讜以莫回顧恩徽之可後辭榮書殿冠學士之大稱均佚珍臺拜散人之佳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戲得賢則能立邦基予豈輕於注意乃心罔不在王宅爾勿廢於告猷茂對孚休益終令譽

思退自二十七年六月拜右僕射二十九年九月進左僕射至是年十二月罷入相三年除 時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招撫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爲相無物望而天災呴至此固當罷何以他爲乃言思退始由秦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政府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前日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變蓋在大臣乙巳朔思退罷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澈等欲鐫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比之沈該則有間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不從澈等再論落職翰林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罷相制不明著其罪除徽猷閣學士與宮觀三十一年上以虜敗盟十月辛酉左光祿大夫湯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至除行宮留守

紹興三十一年 辛巳

三月壬午楊椿參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兼權侍讀除翰林學士兼侍讀

椿字元老眉州人乾道三年正月薨年七十三八月詔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洞霄宮楊椿贈左正奉大夫椿引薦獨士唐文恭張震馬騏後皆知名五年八月贈故資政殿學士楊椿謚文安

庚寅陳康伯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左光祿大夫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編脩國史

朱倬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通奉大夫遷右僕射同平章事

康伯左僕射制曰坤上乾下而重卦陰二氣之交通君明臣良邦基予豈輕於注意乃心罔不在王宅爾勿廢於告猷茂對孚休益終令譽永錫一德之休

共濟萬微之會眷時次輔允迪茂勳宜擢冠於鼎司肆誕敭於渙號（具官陳康伯）高明而簡重惇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四時之氣澄不清撓不濁若觀水於海頃之陂鄙夫寬薄夫敦想聞風乎百世之下粵從試用休有踐敭列法從則論思獻納之居多參政機則發襄彌縫之悶缺昨時偉望普服近司和而不同深濟鹽梅之用忠而能力允賴股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容事井井而攸敘眞當今廊廟之器而近古社稷之臣尊俎從容笑談可以鎭物弁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于僉言蔽自朕志揆剛辰而幽贊奉顯册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表具瞻之峻倂加寵數庸示眷懷於戲付託至重而爲之難朕方資於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汝毋替於寅恭天之業正是百辟叱予一人

倬右僕射制曰朕欽承聖緒翕受賢謨顧茲躬攬以厲精惕若御圖之永有能舊庸而熙載亶茲宅揆之難乃眷老成久參機務克懋經邦之略宜登相國之聯爰錫明綸敷告列序（具官朱倬）氣和而神邃才大而聲宏潛心乎六經之微游意乎百氏之博嘗求其學一本以誠行己在乎不欺仰無屋漏之媿事君貴乎無隱皦如天日之臨朕固已得之召見之初而果符於試用之後炳然黼黻之先見介若金石之不移密進忠規初不干於世譽端居正色期自勵於官邪鬱爲臺諫之宗綽有公輔之望比繇經幄服在政塗若魏相觀故事而必行若房喬持衆美而自効邁仰台躔之齊色有嘉巖石之具瞻是用端莢以贊神明涓辰而得吉兆誕揚廷渙對秉國成仍屢晉於官榮且肇開於戶賦以昭物采以示眷私於戲蕭規曹隨所以股肱於漢室旦師奭保所以左右於成王惟一德之享天心則同寅而安海內式爭于訓時乃之休（並何詞）

是日右僕射陳康伯爲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爲右僕射時虜主亮欲渝盟先是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逆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策所以防虜之術有四令兩淮諸將分畫地界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二也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康伯條上其計上嘉納之　北使高景山來賀天申節肆嫚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洶洶高宗欲視師康伯奏願分三司禁旅添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徐動翌日入對薦張浚聖意未允且有幸蜀之

語康伯論奏遂復申調發三司軍馬之議會有報虜犯黃牛堡爲吳璘所敗康伯復進攻討之計卽命侍衛馬軍司成閱出戍以御史中丞汪澈等宣諭荆襄節制軍馬知樞密院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而察敵之計始決矣是後虜騎大入遠近震駭有請徙禁從家出關者康伯曰毋事張皇令臨安府諸門扃鑰率遲常時朝士有遣家避寇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屬入浙人恃以安虜益逼江有勸車駕幸會稽因入閩日將晡高宗命楊存中來議康伯延入解衣置酒上遣中使來伺還奏上曰丞相既飲必有所處矣翌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昌若靜以待之忽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康伯讀之及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康伯取焚之入奏曰審

如聖訓百官既退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康伯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以焚之上深以爲然時中外人情洶洶康伯獨不爲動雖軍務百出而意氣甚暇凡邊鄙大議奏成口中金主爲帳下所殺驛至康伯入賀高宗目康伯曰皆卿輔佐之力勑車駕親出勞師康伯扈行所至懽謁由是房屯和州者悉遁去高宗倦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其議遂尊立皇太子詔以册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册孝宗初即位六月丙辰陳康伯加金紫光祿大夫

六月庚申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麟之自三十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幾一年時虜主亮欲渝盟犯塞上以虜敗盟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往聘麟之懦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竟辭於是言者論之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寮罷爲在外宮觀遂召前吏部侍郎徐嘉以爲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時嘉願使虜召至行在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七月右司諫梁仲敏言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疆之命望行誅竄責授祕書監均州居住隆興二年正月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周麟之復左中大夫致仕

九月庚辰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

孝宗初卽位加通議大夫制略曰學識醇明器資近裕早荷聖神之眷亟躋華近之班頃以夕班遂參樞柄屬是纂臨之際尤多翼贊之勞用躐進於華資以增廣於圖任七月壬戌參知政事

十月前宰相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前特進張浚奉母喪歸葬于蜀行至荆南會星變求直言浚以爲虜決於數年間求數用兵當爲之備又沈該万俟卨爲相無以厭天下望乃奏大略曰羣言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爲重耳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今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則事必有成上出浚奏付外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虜未有數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於是中丞湯鵬舉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言浚妄論邊事且謂浚方歸蜀恐搖惑遠方二十六年十月丁酉詔復命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間有妄言召張浚者虜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後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九月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如敢妄議當寘典刑 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臨之際尤多翼贊之勞用躐進於華資以增廣於圖任七月壬戌參知政事

十月前宰相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前特進張浚奉母喪歸葬于蜀行至荆南會星變求直言浚以爲虜決於數年間求數用兵當爲之備又沈該万俟卨爲相無以厭天下望乃奏大略曰羣言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 爲重耳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事之臣貪天之功乃欲剪除忠良以聽命於虜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蓋惡之如此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且夫賢才不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今未絕其和而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則事必有成上出浚奏付外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見之大怒以爲虜未有數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於是中丞湯鵬舉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言浚妄論邊事且謂浚方歸蜀恐搖惑遠方二十六年十月丁酉詔復命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 自秦檜死金國頗疑前盟不堅間有妄言召張浚者虜情益疑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嚮者講和息民悉出宸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後用兵宜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九月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如敢妄議當寘典刑 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臨之際尤多翼贊之勞用躐進於華資以增廣於圖任七月壬戌參知政事

西之師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爲生事太祖以神武定天下亦與契丹議和同知樞密院陳誠之曰浚論事頗有不當浚不罪景延廣而謂桑維翰不當與契丹和好甚無謂上曰耶律甚寒衆議上曰不如此議論不能得定　是年十月甲子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改判建康府時舊相惟張浚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忠義且兼資文武可付以閫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曾失陝服散淮師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願聖慈勿惑議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急可以相及五月俊卿再言舊相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至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用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時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避狄之策於是俊卿立言去爲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上以俊卿敢言乃擢爲兵部侍郎以賞之十二月時金虜尚據鶏龍山而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兵在沙上新除建康行宮留守張浚往沙上勞軍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謂顯忠曰聖駕將巡幸到此而賊未退得無虛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與之相持然賊亦未退乙卯李顯忠戰退金賊癸未建康留守張浚言金賊已退兩淮皆定

紹興三十二年　壬午

四月戊寅汪澈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孝宗卽位加通議大夫制略曰才周當世之務學造古人之微自置朝聯早膺神契比宣威於憲府遂參穆於政塗滋有令猷協于初政俾華階之躐進招注倚之維新七月甲辰以參知政事汪澈爲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六月朱倬罷右僕射　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倬自三十一年三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入相九閱月臺諫論其罪倬亦丐去遂罷制詞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効元良天下之本乃欲覬於疇庸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　隆興元年五月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朱倬降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宮觀以諫議大夫王大寶言沈該朱倬此二人過惡顯著乞正典刑故有是命六月詔復觀文殿學士致仕是月倬卒贈特進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

十月己巳史浩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遷左中大夫除）

浩字直翁慶元鄞縣人浩由太學博士改秩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紹興三十年二月孝宗自普安郡王立爲皇子封建王以史浩爲直講王十朋爲小學教授三十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以宗正少卿張闡爲右諭德起居郎史浩爲左庶子六月丙子即帝位高宗稱太上皇帝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帝既即位以史浩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月遂除參知政事九月戊辰兼權知樞密院事十一月辛酉免兼從所請也十二

月乙丑常朝史浩論樞密院合使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對仁宗皇帝故事上曰正合朕所見陳康伯力辭上曰此不易之論毋多遜也詔宰相今後依舊兼樞密使逆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爲先驅誓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往問孰爲大王計誤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隨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於公歎曰眞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視師之行而內禪之意決矣公明年正月遂拜相

行狀

十月己巳葉義問罷知樞密院事（自左通議大夫參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義問自紹興三十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月除知樞

徐自明 誠甫

民瞻允符僉穆於戲宣王復文武之境倚元老之壯猷齊人歸鄆讙之田資眞儒之無敵顧有爲者亦若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其追繼於前修以益光於永世

隆興元年 癸未

正月庚午史浩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具官史浩 高明而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誕播明廷之號

化之原寖格九功之敘肆稽民譽其遂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啓封侯之宇崇階增峻多戶申陪惟爾倚之益隆顧責成之彌重於戲予欲循堯道而致時維之化爾其迪百志之熙予欲廣文聲而卒外攘之功爾其賛五兵之運同庶何之心而安四海守宋壄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望

公既相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將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者次第昭雪悉從之

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安言德壽宮有私酤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宦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以爲疑若暴其罪惡恐啓兩宮之間願少須之使其引去尋除直祕閣知

温州自是益無纖芥之隙

同日張浚樞密使 自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兼魏國公除

初上自藩邸熟聞公德望臨朝之初顧問大臣咨嗟嘆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濟公爲元老被上皇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陲未靖備禦之道實難遽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中緊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上皇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殞無貳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三卽引見上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內侍賜公座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云云上悚然

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爲法公見上天錫英武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進封魏國公浚辭少傅詔勉從所請

除少傅制曰周公三年而歸大慰國人之望吉甫萬邦爲憲是增盟府之勳眷予社稷之元臣方茂邊陲之重寄誕敷制綍敷告廷紳 具官張浚 自明克誠允文且武事親之孝實上通於神明許國之忠可兼貫於日月登庸於次輔克左於中興一德格天四海奠枕殊方震慴聞姓字以膽寒多士歸依想儀容而心悅卽其効之若此知夫中之所存乃因勤勞旋請閑退久徜徉於泉石靡事浮沉茲表襃於江淮果煩經略太上皇深惟眷注予一人敢後褒崇絺冕篆車峻陞亞傅繡裳黼衮改胙大邦增

使節以寵元戎總兵符而護諸將倘仍書殿之貴以壯幬門之權進衍戶封增陪井賦以究經綸之蘊以終恢復之圖於戲誦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喜得將明之助鑒光武略地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爲先勉期戡於干戈佇歸安於槐鼎伊惟耆哲奚俟訓詞此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淮軍馬除時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子

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動中原之心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是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屯駐兵馬依前少傅魏國公且命卽日開府視事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

例施行

除樞密使制曰曜神武以折遐衝莫重本兵之任儆師徒而討亂略尤嚴督府之權自非文武之兼資曷稱安危之劇寄嗚呼制除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屯駐兵馬依前少傅魏國公且命卽日開府視事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遠實大而聲閎學造聖眞適堯舜文王之道行高世表會曾騫孝已之名垂際遇於中興寖延登於次輔言言忠烈與日月以爭光表表功名安社稷以爲悅肆予紹服趣使來歸表裏江淮畀中權而獨運汛掃宇宙抱素志以弗渝顧委任之雖專念規摹之未究是用峻登樞筦肇正使名考莫亮總戎之稱用謝安督軍之號載疇多賦併衍新畬益昭幕府之光增重本朝之勢於戲古甫爲憲先元戎十乘以啓行裴度視師宜兩河諸侯之聽命惟位崇者報益厚惟望峻者志彌堅其茂對於乎休終有

二月癸未黃祖舜罷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祖舜自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二月罷在樞府一年餘上初卽位除左通議大夫七月壬戌兼權參知政事是月祖舜累引疾乞解機務故有是除乾道元年正月提舉太平興國宮三月卒累左通奉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

三月癸巳張燾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太中大夫除參知政事

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遷左中大夫除

燾再辭新除參知政事恩命詔燾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奏乞還鄉治疾從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乾道三年九月卒贈宣奉大夫謚曰忠定 次膺字起李其先東萊人山東亂舉其家南渡

五月史浩罷右僕射 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宅百揆以喬庸夙倚代天之業以八命而作牧有嚴分陝之權隆次輔之能賢釋近司之重任其爭大號用諗蔡工 具官史浩心術通明器資彊濟植學造聖賢之奧摛文拳河漢之華由義居仁自許古人之事業垂聲邁烈庶幾君子之風猷屬予纂序之初積以潛藩之舊甫經半載躐寘中台位雖峻而愈謙事蓋多而益辦方今內政粗修而國論未一遠人不服而邊虞實深俾圖莫適於攸居救弊方期於公道嘉謀嘉猷則入告緊左右之是資朕心朕德惟乃知亦始終之弗替曾微纖芥遽露封章藎形懇款之辭蔑副挽留之意俾歸相印肆舉邦彝畀邃職於殊恩疏榮旣腆澄介藩於全越席寵維新以昭體貌之公以篤股肱之眷申褒奮數亶謂隆私於戲三階平而風雨時相慶君臣之遇九里潤而京師福勿云中外之殊往祇忱言永綏燕譽

浩自是年正月拜右僕射至五月罷入相四月以不與出師之議力丐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也 初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力爭其不可繼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乞進兵公又奏之浚繼請入覲乞卽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三說孝宗感悟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憚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詰公公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僥倖今不審思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寢膳不忘然邇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及此而溺於幕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韓劉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勁士燕薊

良馬猶不能進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十年而後用之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爲不可浚庸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又兩入奏言甚切至公又與浚言平時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爲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老成名望一旦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公曰相公若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相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爲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卽時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知藁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如是公對曰道德元老

無如陳康伯忠義憤慨無如張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習積憾而臣不去尙何待乎公又言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有爲陛下子孫之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臣卽日去國遂遠淸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公力辭提舉臨安冲祐觀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水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計人心沮喪上降詔罪己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見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旣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行狀 乾道四年二月輔臣進呈陳天麟知成都府昨日得旨別擇人上曰朕思之難得其人史浩却

有才可以去陳俊卿奏其人明了極可用但其親老恐未必樂遠去上曰不得已須教去蓋難得人數年不相見亦未衰否俊卿奏史浩未滿六十可惜久閑上曰可令速來奏事陳天麟依舊知襄陽府史浩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六年三月戊寅授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差遣其恩數並依前宰相例施行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 乾道八年九月七日服闋除知福州避魏王同鎭改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二十五日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判福州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 淳熙四年二月史浩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浩見于內殿奏謝新除幷陳衰老多病且乞任便居住上曰方始相見未可言此於是詔史浩令於宰相東壁一片歇空立班四參日參依次序別班起居

丁未辛次膺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洪遵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還左中大夫除

癸亥汪澈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澈自紹興三十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一年餘上初卽位除左通議大夫七月以參知政事汪澈爲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至是引疾乞祠故有是命會右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詔澈落職依舊提舉洞霄宮台州居住

六月戊辰周葵參知政事 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還左太中大夫除二年七月己巳兼權知樞密院事

戊寅辛次膺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次膺自是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三月次膺以疾求罷章十數上不允及入謝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自親擢天下皆知臣等薦其方正湯思退趨召將至闕下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人其謂何臣實苦筋力疲憊恐誤國事上爲之惻然踰月求去不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明年六月致仕閒居者八年六年卒臨終親作遺表萬言力贊恢復而不及私年七十九贈光祿大夫

七月庚寅湯思退拜右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除特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榮國公

制曰熙庶績而代天須弼疑之並遣肩一心而事國乃揆牧之

迭居眷時宗工久去宰路方虛位之不補亶維賢之是圖肆於來歸渙以大號具官思退湯宏寬而剛毅端靖而疏通學深造於聖微識洞明於事變卓爾佐王之略偉發謨謀而逢辰煥然經世之文嘉載道以行遠爰結知於太上遂登冠於冢司辭色粹夷潛消中外之釁精誠孚達坐格陰陽之和顧委任而責成念勤勞而均逸欲考功而試以馮翊尚施福而及於京師自朕纂臨尤先求舊君陳分正固多入告之謀猷姬旦於征宜備往迎之哀緬是用賜瑗趣召前席咨詢少紓眞館之游姑進露門之讀然所爲親賢之急蓋倚以復相之懷是符中台俾職亞輔仍付本兵之寄載崇駁貴之階建於上公陪以多賦併昭眷渥庸侈徽章於戲如晦至卒從元龜將協衷而相濟陳平今願遜周勃適居次以何嫌往殫厥心同底于治發閣詞

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明命誕告治朝具官陳伯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愛登揆路五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太上皐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勤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偃僂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

十二月丁巳朔陳康伯罷相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封魏國公授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授右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冢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明命誕告治朝具官陳伯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愛登揆路五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廊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太上皐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勤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偃僂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於故里載

嘯井邑併衍圭陙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深勿替告猷之舊

康伯自紹興二十九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十一年三月拜左僕射三十二年十二月罷在相位四年至是出判信州上曰韓琦亦嘗判相州康伯極有德量有佐命之功右僕射湯思退奏陳康伯德量能鎮壓事誠如聖諭上曰朕不忘之他日復召用康伯尋自陳遂爲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六月判紹興府九月詔陳康伯依舊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先是召赴行在康伯以疾辭故也

丁丑湯思退左僕射自特進右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授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授右僕射同平章事張浚右僕射自降授特進樞密使依前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

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

思退左僕射制曰握符以臨四海論相故必惟其能當軸而長百僚尊君則宜正其體眷予碩輔載秉化鈞顧左揆之仍虛亶具瞻之攸屬矧登崇之典自昔且注倚之懷愈隆用升元台實允衆聽具官湯思退風猷峻茂器範深純鍾山岳之炳靈蘊星辰之精粹力堪治劇幹旋之易若轉圜識洞微幾裁決之明如指掌蚤出逢於休旦爰歷踐於要塗久勤機務之煩遂冠冢司之重雖或均於勞逸然常係於安危才任宰衡猶詳試其政事心存王室乃入告於謀猷是膺前席之思俄被賜環之趣緊樊侯之補袞若伊尹之格天庶周勱儀圖之難而商推專美之間其進持於魁柄以觀獨運之能且改作於名邦以示有加之寵乘茲會遇寖格隆昌於戲奏位次而莫先雅欲薦何之處乎上咸成功而匪懈正須姬旦之圖其終往茂堅不息之誠庸光輔日新

之治究爾丕烈佐予宏規

二年正月上謂思退等曰卿等近日極留意政事要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乃堂吏之事二月思退改封岐國公以思退言國朝自天聖以來無以親國爲封者故有是命二年九月癸卯除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思退言臣備位宰相被命督師敵人雖已議和奉使尚未過界況屯邊之兵數十百萬霜寒暴露臣欲擇日同屬官起發至淮上布宣德意撫勞師徒從之卒辭不行

浚右僕射制曰總營屯而靖難既顓暢於國威輔衡軸而代工將共調於王化朕纂承不緒宏濟多虞尋夫夙艾之良實乃倚毗之舊蓋以一時之元老而久服廑於疆埸因四海之具瞻而使歸翊於巖廊錫徽章誕敷渙號貝錢宣德浚德醇而履正道大而慮周身當中外之安危識洞古今之治亂更委二柄備殫百爲顧讒波之詒天維忠氣之貫日吾適不用則鄰壤有輕秦之心我必能興蓋所愧維強楚之略茲往殿於師律遂假恰於皇靈挫猰貐之噉吞破蚍蜉之贅聚陰杜窺邊之數寖堅款塞之誠念功烈之未終猶稽素志觀規萃之甚遠實肇宏圖是用復延登於宰庭仍總督於軍壘若涉於川之藉舟楫若固其宅之資棟樑勢雖異宜意則兼注於戲酌倅樽以獻政須平仲之在齊借前箸而籌終賴子房之謀漢未鞭笞於排難解紛之日而填撫乃安民和衆之方尚思厥猷期協於道

虞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志寧貽書三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爲右相思退本棹死黨尤急於

求和遂大倡和議建議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即奏乞退上賜手書召公既至入見上首諭公以欲專委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誓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虞使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等待命境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云云上諭當直學士錢周材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僕射而公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杖入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上令公條具奏公薦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即召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讜言馮方皆可備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張宋卿議論據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太上時即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即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是復力言於上胡昉等還不爲虞屈上令杖諭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始議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出曰王之望龍大淵幷一行禮物並回　先是公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虞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遂陰與其黨謀爲傾陷之計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屢下而事之成敗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乃行

四月丁丑張浚罷右僕射（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制州依前魏國公）

制曰宅百揆而督五兵正賴籌邊之効冠三孤而張六纛曲隆制閫之權我有明綸屬於祺著（具官張浚）材尊王佐道登民瞻節操堅剛曾歲寒之不改規模遠大寧日仄而遂休盍逢陽九之交上應魁三之象叱玉尊之馭亘非絡以輦轂下楊僕之船空潢池而掃禮更險夷而一致謂文武之兼資粵從綠野之遊殆爲蒼生而起肆予嗣服卽俾來朝提江淮表裏之封靖顓總統佩將相安危之寄式重倚毗三年於茲庶績用乂蒐乘補卒亦既輸勞增埤浚隍未嘗徹警孟明報彭衙之役獨負壯猷武侯引街亭之愆靡形愠色朕念疆垂之久戍詔師衆以代更分遣從臣往宣使指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宴衣以公歸兮庶聞辰翦臨長樂之价藩衍以圭腆侈其寘食於戲春秋責備於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於大臣固始終之不替其綏吉履毋有遐心

告疊覽指瑕之奏且披謙老之章欲畀舊官蓋無故事是用出楓宸之異渥超棘位之卷班薄節有光擇合肥之名鎭甘棠弗翦臨長樂之价藩衍以圭腆侈其寘食於戲春秋責備於賢者慨功業之維艱天子加禮於大臣固始終之不替其綏吉履毋有遐心

浚自隆興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是年四月罷二年半之費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爲修城造舟除器招再入相纔五月　初上命按視江淮既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間公者及之望等還思退等因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其黨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而穡專主其議百計毀公督府參議官馮方徧行兩淮築治城壘最爲勞勳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方遂罷又論公所費國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間探給官吏等二年半之費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爲修城造舟除器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他事機撼公殿前後軍統制官張深等有勞軍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西訪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爲拒命跋扈思退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計而公亦封章力求還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疏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江虎丘致政

之章已入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辭恩命上不許五月除醴泉觀使（前職銜四月是而公已奉國矣）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爾八月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柟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而薨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傅公殁五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賜謚忠獻（行狀）浚自幼卽有濟時志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賊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畏天至誠無倦爲先又以儲副爲天下本自在川陝卽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爲相復陳宗廟大計

資善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沖充訓道之選每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錢塘易以安肆難以號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幸爲言稟性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及大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爲請得內徙韓世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獨稱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兄滉以才學爲高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檄駁浚言不可以臣故違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爲急與趙鼎當國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至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詔曰朕方圖治政賴老成豈以筋力責卿何必自劾十月丁卯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在樞府兩月

行間識擢卒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即付以事任歸薦於朝卒成順昌之奇功高宗嘆息謂浚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爲名將事母至孝彗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爲母憂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事兄滉友弟尤至教養其子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宗族 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輔臣進呈文字間上宣諭王淮等曰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可檢照史册并詢訪事實奏來淮等奏羣臣有以張浚爲當配饗高宗廟庭者上曰稍定待與卿理會亦未有自諫議大夫而爲參預者上曰稍定待與卿理會天下事俄兼同知樞密院事尋差充督視又改除同都督失五路符離敗師疎脫不少又且昧於知人初到關時薦引蜀士及至召對專事詆諆殊無可采如呂祉程師亦皆江淮軍馬先是左相湯思退爲都督楊存中爲同都督又

以之望爲之之望奏用宰相爲都督者本欲事權歸一也今思退開府兩月忽一旦改命則思退固自難處存中既已一面措置而又添一同都督則存中又不敢專存中官爲三師臣備員二府權勢相敵不能相統議論之際誰敢相發相異則或至紛爭相推則有失事機使諸將何所稟承上乃可其奏時虜人在滁濠間淮東受敵之望乃自請行遂以參政行府勞師江淮行遣 十月己巳兼同知樞密院事之望辭免兼同知詔樞機之任藉卿同德以濟國事毋復固辭之望乞往江上勞師從之

十一月辛卯湯思退罷左僕射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依前特進封魏國公任便居住制曰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時具瞻於進退陛惟雅望久翊繁機既殫上印之誠宜厚秉鈞之禮誕敷

坦制亶告羣工具官湯思退器宇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專美於有商品淵騫之篇楊雄度越於諸子軒然俊域藉甚要津垣赫北門儀絲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帷幄之良籌結慈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粵予纂紹復俾贊襄積熙載之忠規罄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爾忘私應變守文當以今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甚堅選衆舉皐陶任蓋遵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已洎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懷失我和羹之助茲惟渥典用賁歸途鼎祕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靑氈之舊喜愠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游無起遐心斯能終譽

思退自隆興元年七月拜右僕射十二月拜左僕射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一年餘 右諫議大夫尹穡侍御史晁公武言比因敵人聚兵境上首除湯思退都督而思退開府兩月忽一旦改命則思退固自難處存中既已一面措置而又添一同都督則存中又不敢專存中官爲三師臣備員二府權勢相敵不能相統議論之際誰敢伴爲戰灼畏懼之狀以幸終免陛下知其不能任事憐而從之許其解職思退不得已即乞罷政陛下未忍誅竄且除職奉祠云云又言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榮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修海舡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又於制詞中明言我守邊如兒戲使虜人知之既報敵兵渡淮思退領都督之職專爲全軀保妻子之計巧求自便其姦狡大率效法秦檜既獨領三省又置機速兵籍兩房盡奪樞密院事合四職爲一與猾胥老吏輩共爲之內不使官屬參預政不使臺諫知聞是致嘲謗溢於市廛笑侮流於軍伍詔思退落職鐫爵永州居

住是月處州奏特進湯思退歸至處州界在靈山寺身故詔令歸葬初封崇國公後封魏國陳康伯具官陳康伯 用博面通時量宏而容物閎奧莫窺乎畛域奴隸皆知其清明學過況雄貫古今之千載道偉伊呂踰前後之數公咸德慈閨有聲撰路如蒼龜之決事以柱石而尊朝胡騎投鞭軫抱火寢薪之虛周京奠枕賴濟川作楫之功輔我重華歷夫再歲轉洪鈞之一氣坎北無私陳泰階之六符規摹可久方焦心多壘之日豈袖手東山之年申戒使軺趣迎公衰庶交修

於內治能潛弭於外虞剛畝不忘其君庸見忠臣之義彌縫而藏諸用益躋天下之安是用再冠魁衡仍司樞筦侈多田之賞賦荒大國之新封以昭物采之儀以寵巖廊之寄於戲武丁得一傅說斯商道之復興江左自有夷吾宜晉人之相霸爾惟敬明乃訓邦其永孚于休 洪适 詞

康伯再召拜尚書左僕射時康伯已病康伯之未至也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上書乞召用康伯聞之不樂曰國家艱危主上英武當得非常之佐顧老且病何用乎康伯既至而北師退 先是臣僚言相位久虛詔陳康伯疾速星夜兼程前來又詔令不候辭免降詔批答指揮既至內殿起居畢上殿賜坐賜茶詔權令乘肩輿出入皇城門至殿前外又詔康伯餘疾未平可隔日一朝每日赴都堂治事

詔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又詔陳康伯長男偉節爲直祕閣次男安節依慶歷宰相龐籍子元英例特賜同進士出身乾道元年正月庚申康伯抗章引疾且以北使到闕乞辭位詔曰朕方倚卿爲重遽復引疾巧去似未喻眷懷雖鄰使在廷何傷體貌宜加嘗養勿復有陳

辛丑錢端禮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兵部尚書賜同進士出身提舉德壽宮 兼權參知政事

壬寅虞允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召除尋兼權參知政事

允文字彬甫蜀僊井人

閏十一月丙辰周葵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安府洞霄宮

葵自隆興元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一年乾道六年三月以左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致仕

乙亥王之望罷參知政事 自左中大夫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之望自是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在政府甫兩月之望既拜參貳兼行右府時和戰未決衆論不齊遂除職奉祠而去乾道元年四月起知福州爲帥四年尋加資政殿大學士改知溫州七年二月乙卯致仕上爲輟朝贈宣 此按原有脫文

十二月辛卯錢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乾道元年正月自右通議大夫兼提舉德壽宮除兼充德壽宮使

同日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自左朝請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除

王剛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兼侍讀除

乾道元年 乙酉

二月戊申陳康伯罷左僕射 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魯國公致仕

制曰大臣國之股肱允係朝廷之輕重賢相民之師表尤觀功業之始終睠時宗工實總魁柄方共熙於天絳遽祈解於政機制曰大臣國之股肱允係朝廷之輕重賢相民之師表尤觀功業之始終睠時宗工實總魁柄方共熙於天絳遽祈解於政機誕敷綸綍之公庸肅紳緩之聽具官陳康伯直方而不撓敦大而有容學洞九流多見聞而守以約卓德尊一代極高明而道乎中庸膺兩朝眷注之求積四載經緯之業任重力跲於柱石決疑謀審於蓍龜澤潤生民動在王室自釋鈞衡之寄舉思袞繡之歸屬外治於邊虞適內庶於相位強起弼諧之老庶臻嘉靖之期魯用仲尼宜盡復汶陽之舊晉登王導顧何憂江左之危肆上天儲悔禍之休俾中國有弭兵之慶方修自治之策以啓非常之元朕茲垂拱以仰成公乃逡巡而避寵雖君臣一體之相

待惟疾之憂念神明異物之所扶何恙不已矧方膺於講接倘入告於辰猷覩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釐之失豈意乞身之請略無移奪之淹諒難奪於忱辭爰曲從於雅志進位孤卿之冠既侈殊恩通班書殿之崇更昭隆眷仍倍井賦之入以爲里居之榮於戲得賢立邦家之基固未忘於注倚閔勞以官職之事姑俾遂於燕申往服寵章永綏福履（誥詞略）

康伯自隆興二年十一月拜左僕射乾道元年二月致仕再入相凡三月是月二十八日入對退　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詔陳康伯薨於位理宜優異仍令入內內侍省押班賁竑主管敕葬薨時年六十九上輟朝三日官其親屬十一人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康伯爲表章疏議溫厚典雅而理致明白既薨鎖院降麻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

致仕上遣近侍諭當制學士曰陳康伯比奏對無一語差當裁之制中制所謂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釐之失者述上旨也慶元初以康伯配享孝宗廟庭其孫將作監景參援文彥博例請改謚詔改謚文正（初封信國後封魯先謚文恭）

三月庚申虞允文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其在西府皆權參政遂爲眞猶兼樞密院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六月癸未以左太中大夫致仕戊子　王剛中薨輟視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賜謚恭簡

四月丙戌洪适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制誥除）

适字景伯饒州鄱陽人忠宣公皓長子也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與洪适商

量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八月己丑虞允文罷參知政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允文自隆興二年十一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

同日洪适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是月癸巳兼權知樞密院九月甲戌兼同知樞密院事

葉顒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尚書除是月癸巳兼權參知政事）

丙申錢端禮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

端禮自隆興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九月乾道四年八月知寧國府後又知紹興府淳熙元年四月加觀文殿學士尋落觀復觀文殿學士致仕十月贈銀青光祿大夫

九月甲戌汪澈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十月戊寅洪适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得賢而立邦基尤重秉鈞之任舊庸而熙帝載宜先注意之求朕稽古以建百官好要而論一相天其爲生良佐底乂我家予惟灼見俊心俾輔台德爰繹嚴瞻之素用符師錫之公有衆在廷無譁聽命（具官洪适）高明而敦裕篤實而清通奧學測於聖幾英識周乎物表稟資直諒未嘗吐剛而茹柔抗論崇玆無不會文而切理揚於中外之久昭哉望實之孚視草禁林訓辭啟天下之動本兵樞筦籌策運帷中之良昔秉執於政幾彌參稽

於王度總衆職以稱朕意熙庶績以亮天功守彝憲而公正之道開杜請託而僥倖之門塞天休昭格炳泰階六符之輝國勢奠安增大呂九鼎之重是用升亞辯章之貴仍顯宥密之權增峻文階申加多賦予欲修法度於頹靡之後爾其力振於綱維予欲用賞罰於姑息之時爾必大明於黜陟毋獨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而狥私毋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思容身必任其責於戲成湯受命時則有伊尹格於皇天周室中興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予欲追蹤於治古爾其儀美於昔人惟勵乃誠以若予訓 蔣芾詞

同日汪澈樞密使 自左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

制曰建輔臣以成天功共政必先於求舊有常德以立武事本兵尤賴於得人乃眷儒英夙隆公望念久顯於戎柄宜寵陟於

使名敷告治朝誕敷顯册 具官汪澈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備九德之忱恂養一氣以剛大有馳騁古今之學期於致主而澤民有經緯文武之才見之附裳而威敵盛受知於慈扆愛服采於從班執法中司綱紀正一臺之治總戎外閫精神折千里之衝參莞國成舊熙帝載夷險百爲之備歷始終一節以不渝比念秉鈞之良起司留鑰之重儀圖舊弼進長元樞龔弓矢而戢干戈雖篤鄰封之好繕甲兵而補卒乘不忘邊備之修紀律設張謀謨宏遠載嘉乃績實契朕心是用峻升宥地之崇增重政塗之寄胙之侯爵衍以戶租於戲進有德則朝廷尊朕既精於籲俊用眞賢而天下治爾尚勉於告猷恩同寅而協恭期定功而保大欽予時命惟乃之休 蔣芾詞

庚寅葉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設置樞密院事除

乾道二年 丙戌

三月辛未洪适罷右僕射 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帝王隆體貌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睠惟端揆茲解繁機爰敷制綍之嚴用寵廷紳之衆予欲用賞罰於姑息之時爾必大明於黜陟毋獨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而狥私毋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形乎播告之修自密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笇旋秉國成方本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政之日舊庸熙載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凝於懿績遽有嘖於煩言既簡劾之薦聞亦襲封之屢貢是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通晝殿之崇班俾遂眞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爾宜體於眷懷思勉令猷往祗明命 蔣芾詞

洪适自乾道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二年三月罷入相凡三月臣寮論其欺君撓法盜權蠹國之罪乞罷其相位不行復又數其六罪有旨報行春穜適引咎乞退諫議大夫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辭以奏三月除适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數月起知紹興府閱歲有半再奉祠蓋家居十有六年薨淳熙十一年二月贈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洪适爲特進

癸酉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權吏部尚書除

四月乙未汪澈罷樞密院使 自左通議大夫除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澈自乾道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十二月拜樞密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七月澈之奉祠從所請也乾道四年八月自知寧國府改知福州七年十月除左通奉大夫致

仕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自提舉洞霄宮除端明殿學士知
建康府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莊敏
五月庚戌葉顒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顒自乾道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
事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九月臣僚論列顒亦自乞罷遂有
此除　八月侍御史王伯庠以論葉顒章疏內指言顒姪
元璘受周良臣請求贓事獄上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
罷侍御史詔葉顒可召赴行在
同日魏杞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除
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中書舍人除
辛亥蔣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戊子兼權參知政事
蔣芾字子禮常州人

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同知樞密院事
安宅自是年五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是月
罷執政凡三月淳熙七年正月加端明殿學士中大夫致
仕林安宅正奉大夫八年卒年八十三
十二月戊寅葉顒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洞霄宮除
顒內殿對畢宣坐賜茶詔除知樞密院事
甲申葉顒左僕射自新除知樞密院事左僕射同平章事
魏杞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顒左僕射制曰大臣以道事君夙茂同寅之効人主之職論相
莫先求舊之闕畸否秉哲之英起冠調元之任靈辰協吉孚號
揚庭具官葉顒德博而智周器閎而用遠學聖人之道探奧賾於幾
先高天下以聲擅貴名於物表自際明昌之運旋躋輔拂之聯
秉心惟合於至公持論不牽於流俗國厚得賢之盛士興樂職
之風葺年於茲百度咸理補袞而命山甫方切注懷投杼而疑
曾參遽聞勇退朕宣昭名實審克是非既從有北之投亟下東
歸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
儀之望再輸爾政未厭予衷是用稽迪師虞延登上宰寔使總
樞機之重茂官兼史策之清侯社疏封圭田衍食方今敵國雖
和而邊備當戒吏員已衆而官箴咸隳利用厚生力未臻於善
政聚人守位義最急於理財凡此數端賴吾三事宜思心腹之
寄委以茂股肱之始終於戲舜協帝以重華舉皐陶而不仁者
遠湯享天而一德臣伊尹故不勞而王尙惟老成無假訓告
杞右僕射制曰明王立政惟人職莫先於繡俊宰相代天理物
任尤切於舊庸肆瞻參預之英領正久虛之位我有渙號揚於

治庭具官魏杞博大而高明閎深而肅
且因循之弊一心利國極彌縫輔贊之功
政如衡石之平衷靡絲毫之僞察其朴厚可付弼諧今敵國更
成青海不聞於傳箭黎民樂業潢池無復於弄兵汔可小康徂
維求定然以吏治尙煩於綜核邦財未覩於阜蕃官益冗而不
清兵雖多而可汰聿開公正之路屬在丞疑之臣是用考協吉
時延登次揆平章大政既資朝夕之輔台典領中樞仍陪夙夜
之基命秩峻文階之敍侯通鄉社之封衍以圭陙錫之眞賦併
厚股肱之寵以昭體貌之隆於戲宣帝中興魏相號有聲之佐
太宗致政鄭公多導諫之言其勉紹於祖風以祗承於朕志洪遵
詞
是月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五年二月罷

同日將帥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宮除參知政事遷左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左朝議大夫試吏部尙書除）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先是上猶未能屏�戲又將游獵白石俊卿時爲吏書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矣遂有是命

乾道三年（丁亥）

二月辛巳虞允文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還左太中大夫除）

允文見于內殿宣坐賜茶遂除知樞密院事會吳璘卒上謂允文曰今命宣撫使無以易卿其爲朕一行六月除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上猶疑其權輕仍以知樞密院遣

行裨樞密行府仍除左太中大夫

十一月癸酉葉顒罷左僕射（提舉太平興國宮）

魏杞罷右僕射（提舉太平興國宮）

顒罷相制曰熙帝載而宅百揆柄莫重於鼎臣代天工而順庶官義難安於宰路乃眷弼諧之老比愆變理之宜爰即昕廷誕場免策（葉顒）秉心夷易制行簡廉悃愊無華風采夙高於政事剛明有守聲徽遂歷於搢紳藉其惇德而有容謂可協恭而圖任咨繇外服擢冠中台豈其歲律之移寖咈嚴瞻之望雖勉奉公之一意式乖經國之遠猷進英俊以強本朝罕聞引類發德音而下明詔方佇責成馴干至日之和忽駭冬雷之咎覩祲符之相濕顧遜牘以屢騰袞職已虧輿言弗置聽解鈞樞之劇歸從祠館之游相亦用終我惟祗諧於戲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嘆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召應天之媿尙庶威命毋忘省循（洪遵詞）

杞罷相制曰朕勵精思乂克己用賢天既全付予有家術莫先於更化我惟無斁其康事誼實賴於同寅豈伊圖任之良浸爽具瞻之望粵其定令亶告在廷（具官魏杞）經德不回處心無兢淵源所紹蔚爲復貫之純才韞椟而藏見謂逃羣之美器自席珍而待聘能宿道以鄉方度越彝章超登鼎輔既優游於廊廟茲荏苒於歲時陳治平之原殆乏嘉謀嘉猷之告后開英俊之路或非常伯常任之準人繄職業之徙勞致告災之謫見當雷在地中之候駭令興離治之祥咎證不虛師虞未厭停覽告歸之請顯從策免之科優以奉祠聽其釋位於戲持國之柄爲將相所期熙載之功勑天之命惟時幾致遠動威之懼尙全素履以稱明恩

二相之罷竝以郊祀雷變故也（乾道八年正月詔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魏杞落觀文殿學士以信任贓吏前任平江府簽判管鈞故也十年十一月詔端明殿學士魏杞復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從其請也）

同日陳俊卿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除）

劉珙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年七月壬戌兼參知政事）

珙字共父建寧人子羽之子也

乾道四年（戊子）

二月蔣芾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皇天眷求一德實右序於我家丞相助理萬幾盍登崇於王佐有若爽邦之哲時爲命世之才肆顯拜於中台用允釐於

衆職咨爾在列服予成言（具官前）篤實而疏通高明而警敏學足以傳聖人之道智足以決天下之疑盍以英聲儀於要路慮無遺策每加造膝之言誼不顧私獨盡匪躬之節自贊襄於大政益奮發於壯猷指前事之不然力圖改作建宏摹而特起自詭必成憂邊思職而預備不處選賢與能而漸開公道朕方相時而變化愛日而即功謂柱石之臣當計安於社稷而廟堂之任非徒守於簿書奉法循理者未足以有爲善謀能斷者乃堪於大用爰稽人望擢秉國鈞領樞廷宥密之司兼史筆鋪張之寄徹土田於公社峻品秩於文階疏寵甚優責成采重於戲朕欲役使羣動爾則謹號令之行朕欲照臨百官爾則當賞刑之用上燮調於元氣下綏靜於生民以能立太平之基其克有無窮之聞（冀濟詞）

編年錄 卷十七 三十一 敬鄉樓叢書 第二輯

己巳王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右朝奉大夫試兵部侍郎賜同進士出身除）

七月將芾罷右僕射（以母喪去位）

十月庚子起復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辭免依舊持服　淳熙二年臣察論觀文殿大學士將芾與王炎張說欺君之罪詔芾落觀文殿大學士建昌軍居住七年正月以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九年六月詔以正奉大夫致仕從其請也贈資政殿大學士

八月辛亥劉珙罷同知樞密院事（知隆興府）

珙自乾道三年十一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未受復改是命遂自新除端明殿學士知隆興府乾道五年十月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荊南府尋丁母憂七年三月起復除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使辭免依舊持服九年閏正月珙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淳熙元年除知建康府四年三月詔劉珙居守建康績効顯著可除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五年七月以通議大夫致仕後贈光祿大夫珙薨上爲輟朝謚曰忠肅　珙丁外艱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使遣中使奉璽書即喪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荊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典況吾大臣又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辭甚切至最後言曰孝之與忠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況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璽而以衰絰不祥之儀遣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

所以全孝治之美且使仇虜聞之亦必以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思慮而卒不敢起也（朱元晦行狀作）　珙知潭州安撫湖南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數路騷動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逐之則有若周公之興在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　湖南李金叛珙既平之孝宗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內政清公乃喟然歎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興令不可以不蒭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於朝乞擇守宰寬賦斂以

安吾民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親兵之缺嚴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鎭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淳熙中孝宗皇帝顧輔臣圖議恢復琪奏曰復讎雪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未之　時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奈何方者以某事發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詐傳聖旨增築州城事復以爲言上乃悅而從之後兩日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爲之耳卽具奏云云翌日面奏上色甚愠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劉琪進對語切忤上意旣退御筆除琪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卽藏去密具奏明日復申前請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琪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琪爲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章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許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甲辰王炎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以左中大夫王炎爲四川宣撫使依舊參知政事兼同國用事

年七月參知政事王炎授樞密使左太中大夫依前四川宣撫使

制曰周公碩膚而四國是皇亦既久臨於井絡吉甫文武而萬邦爲憲莫如就正於斗樞雖未賦三年之歸固宜先多祉之受我有渙號人其樂聞（具官王炎）迪志高明賦材英傑負博古通今之學濟康時經遠之謀皐陶之賡舜朝選雖以衆張良之從漢祖授或自天粵貳政於中臺即宣威於全蜀慮無遺策事不辭難和衆安民得懽心於將帥補軍蒐乘勵武節於邊疆邦儲裕於屢耘國馬蕃於互市以其圭覲固深簡於朕懷無使衮歸復重違於人望何惜異數於昭壯猷二府分班左右斡鈞樞之柄太微占象東西齊將相之光按四品以升階度諸侯而賜爵載疇多邑併寵元戎匪時信臣孰對隆委於戲樞機之重中外所同西顧未寬則藉精神而折衝其益勵於壯猷往單厥心終濟予治（周必大詞）

同日梁克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除四月壬辰參知政事）

克家字叔子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第一

六月己酉虞允文樞密使（自資政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除）

制曰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告成於上或飲御諸友受祉于朝君臣俱榮中外作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奮庸既追繼於前哲式序在位宜特隆於寵章（具官虞允文）蘊識精微受才閎博自任以重心常在於生民匪學貫道原謀經帝載眇綿在炳識獨照於幾微酬酢佑神動自夷所思智夐超於羣物獨發奇策克成雋功薦膺圖任之嚴尤諧於節奏出濟艱危之會昭攽定之功薦職政塗茂昭賢業罄弼諸之益頃自右府往臨西師原隰既平藜藿不採晝日三接備聞入告之猷泰階六符益炳具瞻之望雖進膺於異數念振威靈於遠俗勿士行枚寬賦斂於疲氓以爲保障豈特戎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茲命還歸協圖內治方倚毗於兵柄肆就正於使名載衍爰田併加眞食以示褒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

以弼成於丕業（汪應辰詞）

八月己丑陳俊卿左僕射（自右僕射除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

虞允文右僕射（自樞密使除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左僕射制曰朕聞明主以論相爲職大臣以格天爲功欲高明之弗違蓋俯仰之無媿眷言良弼克迪前修率其忠忱持以悠久維不釐於景命在灼見於俊心肆舉徽章式昭異數（具官陳俊卿）學探道奧躬踐聖謨和順積中優造日新之盛發揚詡物悉皆時措之宜參秉政幾獨司宰職嚴恭有恪每進盡忠之規敭戒無虞力陳經遠之計立身靡牽於毀譽取人罔間於舊新既蹇蹇以匪躬復綽綽而有裕茲登庸於上相仍兼統於樞元超進文階陪敦井賦以馭其貴豈徒極名器之崇遹觀厥成將允文右僕射制曰朕洪惟國朝之制竝建宰輔之司應變守文咸底於道猷可朁否各單厥心矧予繼承惟日兢惕茂乃后德交修緊賴於同寅揚于王廷孚號式新於羣聽其登次相以協舊章（具官虞允文）蘊識精微受才閎博自任以重心常在於生民匪忘於顧諟可久賢人之德爾毋怠於欽承其茂乃猷以輔予治夷所思智夐超於羣物獨發奇策克成雋功薦膺圖任之嚴尤罄弼諸之益頃自右府往臨西師原隰既平藜藿不採晝日三接備聞入告之猷泰階六符益炳具瞻之望雖進膺於異數念未究於宏規茲陟辨章之崇仍兼宥密之舊超加爵秩增衍井封寵光既優委任乘重於戲惟安危之注意蓋文武之兼資經營四方已昭著於成績總領衆職其茂恢於遠圖庶無兢之維

乾道六年 庚寅

五月陳俊卿罷左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

制曰宅百揆以奮庸允賴弼諧之長總十連而建屏更資牧御之良迺眹元臣久煩幾務所解秉鈞之任爰分制閫之權我有明綸告於列位具官陳俊卿性資端愨道術通明傅羽翼於初潛早識經綸之器竭股肱於詳試備輸啓沃之忠自登鼎司雅厭時望贊萬幾而裁決克謙其微佐百度以彌縫率歸於正方倚同心之助迄成經遠之圖而乃疆貢襄封願還印綬既屢形於優詔曾莫奪於忱衷入備三公雖總方而議政出爲二伯亦分職以理民惟時委寄之隆豈有中外之間勉從雅志庸渙茂恩冠祕殿以通班不改嚴瞻之望開全閫而作牧何殊晝錦之歸以昭體貌之私以厚始終之眷於戲山甫之將王命既勤補袞之功申伯之式南邦宜被錫圭之寵往茂幹方之略勿忘告后之猷

陳良佑詞

俊卿自乾道四年十月拜右僕射五年八月拜左僕射是年五月罷入相二年餘 初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虜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陳之上感其言事得少緩至是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焦勞萬幾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 俊卿在相位嘗覩官滿當代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覩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出覩及大淵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覩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俊卿既去覩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蹔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

七年三月遷左銀青光祿大夫八年八月詔知福州陳俊卿提舉洞霄宮以引疾丐祠從所請也淳熙元年十月再知福州四年五月除特進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五年七月以判隆興府陳俊卿判建康府七年四月加少保八年二月除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進封中國公十年五月詔除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以疾從其請也六月詔陳俊卿已除少傅致仕所有應干恩數等並依前宰相例施行十一月詔並依史浩昨除少傅已得指揮施行十三年正月詔曰屬茲歲首奉我親歡制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福國公陳俊卿授少師進封魏國公 初封申福公後封魏國公

魏謚正獻

閏五月癸巳梁克家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除兼同知國用事七年三月癸未兼樞知樞密院事

乾道七年 辛卯

三月己卯張說簽書樞密院事 自明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樞密副都承旨除

戊子自簽書樞密院事改除安慶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八年二月癸丑自提舉萬壽觀復除簽書樞密院事 初

張說自知閤門事除簽樞侍講張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

可且詣宰相詢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

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

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

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上感悟命得中寢然

宰相實陰主說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說後竟

謫死云 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爲右職妻憲聖

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

乾道八年 壬辰

二月辛亥虞允文左丞相 自右僕射除特進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

梁克家右丞相 自參知政事除兼樞密使

允文左丞相制曰朕紹休聖緒注意元台仰惟前代而迪厥官

期咸寧於萬國爰立作相而置諸左肆命總於百工聚新巖石

之瞻丕登朝紳之聽具官允文 德全而才鉅氣裕而志剛以襲經

華國之文成應變安民之武有力則陳而有猷則告恢恢致主

之謀無利不興而無害不除凜凜濟時之望偏儀中外久斡鈞

樞以修明政教爲先以奬拔賢能爲急鎮物如嵩岱之勢其執

敢搖決事若蓍龜之明夫何能惑革乃因循之弊副予綜覈之

方勤勞弗懈於初終啓沃愈殫於朝夕朕參稽古誼考協官稱

運道撰於廟堂理無不統繫司存於禁省體有未專茲用新書

首褒茂宰益展在前之略式符虛左之求仍總鴻樞特超賜位

啓名邦於西土衍奉邑於多田以煥天文三階之光以增國勢

九鼎之重於戲自周而上弼諾之道可稽由漢以來宰輔之官

屢易惟正其名可以求其實惟舉其要可以治其詳朕欲比德

唐虞汝則監皐夔之事業朕欲希功文武汝則觀旦奭之規摹

尚無媿於前聞斯有辭於永世 周必大詞

克家右丞相制曰稷卨益以同謨舜帝謹幾康之戒召與周而

並相成王資左右之功朕紹正宰司簡求人望茲延登於次輔

其具諗於廣庭 具官梁克家 行粹而才高道醇而守正躬含章之素

履茂格物之清規忠以事君告嘉猷而無隱敏於應務斷大事

而有餘自進位於疑丞每協恭於廊廟恢四維而勵俗熙庶績

衆而舉皐陶雖予衷之素定夢帝而賚傅說亦天意之使然會

官制之適新宜國成之對秉同心輔政觀二臣調燮之能經體

賛元革三府辨章之號既端其本亦稽爾庶特超四等之階誕

昭優渥參斡萬兵之柄滋厚倚毗肇開公社之封併衍國租之

入若時異數實越常彝於戲祖宗閎遠之規朕方力紹今古弼

諧之義汝則深知當正名求治之時任熙載亮功之寄進一言

必曰順天之道立一事必曰因民之情惟百官各得其宜則萬

務悉歸於理勉思交飭允答具瞻

允文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獨相二年餘是年

二月進左丞相兼樞使而命梁克家爲右丞相 淳熙十

三年二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儀國公梁克家授特進
封鄭國公　是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勑門
下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在
商湯時則有若仲虺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召或左或右皆
見於經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沿於唐以僕臣而長百
像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
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謂虖肆朕稽古釐而正
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
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庶幾採前代
之舊成本朝之制焉周必大作三月戊子詔侍中與中書尚書
二令官制雖存皆設而不除可竝删去以左右丞相充其
位丙申詳定一司勑令所言近承詔書改尚書左右僕射

同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并又承指揮删去侍中中書尚書
令官制以左右丞相充其位本所已依指揮將條法删去
侍中中書尚書令及將左右僕射改以左右丞相立文外
今照得紹熙舊法內一項諸太師太傅太保尚書左右僕
射爲宰相竊詳元豐元符舊令止以三省長官僕射爲宰
相所有三公亦爲宰相蓋自政和以後因人創立即與舊
制并見今所行不同今欲於元條三少字下删至爲宰相
字上却於太保爲三公字下添入左右丞相爲宰相字在
少師字上綠尚書左右僕射舊非三省長官故爲從一品
未幾以疾革請致仕拜少傅卒淳熙元年四月贈少師四
年十二月上幸茅灘講武戈鎧光明進退坐作精習衆十
萬皆驍銳上顧輔臣太息曰頃者虞相力行揀汰之法衆
論皆以爲不可今諸軍無一老弱始見成効六年四月上
少保爲三少從之

癸丑王之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侍郎權尚書
丙寅曾懷參知政事　自戶部尚書賜同進士出身除

八年十一月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

九月戊寅虞允文罷左丞相　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
制曰保玉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功紹大業而綏四方正賴
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鈞宣勞既積於我家求去願還於
相紱宜加隆委就錫優恩誕告大廷敷爲茂命　具官虞允文　高風鎮
物奧學潛神謀謨具合於蓍龜誠信自期於金石式疇贍知寖
陟顯途方爲言語之官已統師干之事襄江千之開鑿窺重險
以馮陵煽祲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兇匪茹蔽斷流正擬於
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箠坐失羣雄之七筋居成萬里
之金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爲之增重永言忠壯厥有本原遂

持樞宥之權即奉岷梁之使器與名竝位由德躋贊法座之懿
綱實相以濟翊嚴廊之景化有功見知方觀績用之優乃上封
章之力重違其請實難輟於弼諧庸聽其歸蓋雅資於綏撫是
用錫榮名於孤保寵鉅鎮之節旄以昭左棘之華以大中軍之
制胙之成國衍以爰田爲六十州晏粲之基啓八百國興隆之
勢於戲陳平盡護漢家倚以差強李靖一行唐室於焉大競勉
迪徽數用恢遠圖

宣撫使王炎召還議代之者允文請行遂有是命至興元
未幾以疾革請致仕拜少傅卒淳熙元年四月贈少師四
年十二月上幸茅灘講武戈鎧光明進退坐作精習衆十
萬皆驍銳上顧輔臣太息曰頃者虞相力行揀汰之法衆
論皆以爲不可今諸軍無一老弱始見成効六年四月上
少保爲三少從之

思采石之功詔特贈太傅謚忠簡始封濟華後封雍

乾道九年 癸巳

正月辛未王之奇罷簽書樞密院事

之奇自乾道八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幾一年

乙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 自安慶軍節度使除簽書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淮南路安撫使

沈夏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戶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除

辛巳鄭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權刑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除

己丑王炎罷樞密使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炎自乾道四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五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七年七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罷入相一年

及八月淳熙元年十二月詔宰相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制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觀文殿大學士六

執政凡五月 淳熙元年十二月以觀文殿學士太中大

夫知潭州二年五月臣僚論將帶王炎張說欺君之罪並

詔落職居住炎落觀文殿學士袁州居住三年七月上宣

諭龔茂良等曰有一事累日欲與卿言昨湯邦彥論將帶

王炎張說三人者朕思之王炎似無大過非二人之比茂

良等奏仰見聖明洞照邦彥所論王炎事多非其實人皆

能言之宜蒙聖恩寬貸上曰未欲便與差遣且令自便二

年十二月中大夫新知荊南府王炎復資政殿大學士以

赦恩檢舉也後以通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

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右丞相 自左宣奉大夫能爲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

制曰宅百揆以亮工夙重股肱之寄殿大邦而維屏允資牧御之良進退雖列於兩塗中外蓋同於一體眷維右輔求解近司肆頒詔綍之公用登朝紳之聽具官梁克家清名鼎物雅量鎮浮蹈

君子之中庸夷險不更其守備賢人之德業語默必惟其時襲收晁董之科亟奉嚴徐之對言謨罄忠嘉之蘊文章舒邦國之華越自禁林 陪廟論參基命於宥密且宣夙夜之勞贊獨化於陶鈞遂處弼諧之任再葺於此百度向成以用人爲立政之先以勑農爲富民之本方共熙於庶績乃願釋於繁機累貢奏封力陳疾疢閉平津之閤弗爲朕留圖申伯之居勉從爾志學士冠延恩之寵富沙號節鎮之雄併舉徽章式昭異眷於戲入而論道既隆巖石之瞻出則剖符增煥潛藩之望往祗茂渥尚

告遠猷 王淮 詞

克家自乾道八年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罷入相一年

及八月淳熙元年十二月詔宰相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

克家違制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觀文殿大學士六

依舊知福州九年詔爲醴泉觀使兼侍讀

甲戌曾懷右丞相 自參知政事遷左宣奉大夫除

制曰朕丕承慈訓允迪大猷制治保邦克謹幾康之戒圖事揆策是資弼亮之賢肆登進於舊人爰敷告於列位具官曾懷器博而用遠實大而聲閎謙謙崇君子之風卑以自牧蹇蹇勵王臣之操知無不爲夙推心德之同起赴事功之會清而容物善靡近名服在禁塗持橐鑰論思之効擢居計相理財通損益之宜惟道學之素優故經綸之有裕比協輿人之望俾參大政之元閎歲于茲厥功甚茂總諸儒而著錄寶牒用光贊百度以彌縫朝綱式敍顧嚴瞻之尤屬適鼎席之方虛寵陞右輔之聯抄幹洪

鈞之重肇開公社增峻文階以昭物采之華以侈圭腴之盛於戲魏相務行故事漢家果致於中興房喬善建嘉謀唐室遂隆於正觀矧惟迺祖實相昭陵其克對於前聞以有辭於永世（王洋）

詞

同日張說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鄭聞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沈夏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十二月甲子沈夏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左中大夫龍爲資政殿學士知荊南府）

夏自是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

是月罷在樞府幾一年　初夏除簽書樞密院事梁克家爲右丞相朝有大政必與夏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筦實以恩進夏守正不阿議多不合十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克家去國夏亦丐退章屢上屢詔不允最後還其奏夏在告待罪上遣使諭之至是遂有是命

己丑姚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是歲定百官雜壓次序諸太師太傅太保左丞相右丞相少師少傅少保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太尉太子少師少傅少保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附見）

孝宗淳熙元年 甲午

三月丙申鄭聞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

聞自乾道九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

是年三月罷執政一年餘

四月己卯姚憲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是年三月省文階左右字

葉衡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朝散大夫戶部尚書除六月丁丑兼權參知政事

六月戊寅曾懷罷右丞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依前官宣奉大夫

制曰全進退之義大臣式謹於廉隅存終始之恩明主蓋優於

疏通而膚敏靖重而裕和挺挺祖風綽有典刑之舊恢恢才刃

了無窾郤之難自簡予衷言繕之事十年主計源流本末之洞

體貌乃眷弼諧之老懇辭宰柄之勤爰錫明綸敷告列位 具官曾懷

知一節匪躬獻納論思之不替越躋政路擢寘鼎司庶幾穆天

繹而迪民彝于以持道揆而嚴法守曾閱時之未久乃移疾而

有陳近醫藥而專精神既屢頒於中詔乞骸骨而上印綬復薦

貢於忱詞慨雅志之莫回袞寵章而加賁冠崇班於書殿允爲

儒者之榮賦厚祿於祠庭仍就里門之逸茲誠異數庸表眷懷

於戲后德惟臣雖莫遂貪賢之美爾身在外尚無忘告后之猷

益介壽祺永綏譽處 王淮詞

懷自乾道九年十月拜右丞相是年六月罷入相凡七月

癸未姚憲罷參知政事 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

憲自乾道九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四月除參

知政事六月罷在政府半年言者論憲與臺臣詹儿宗等

通謀陷曾懷以傾奪其相位故有是命憲尋責居南康軍

同日葉衡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十月詔兼權知樞密院事

七月丁亥鄭聞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四川宣撫使除

聞再爲參知政事十月丁卯卒輟朝

壬辰曾懷右丞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遷光祿大夫除再入相

制曰三台宣符色齊明而星度正二氣播物和咸感而歲功成

迺眷耆賢夙居接路屬懇辭之淳至式遄其行逮疑謗之洞開

使復其位敷予有命告爾在庭 具官曾懷端重而無華寬容而有裕

學探古今之蘊氣涵天地之全才略濟繁更百爲而彌劭智謀

經遠周萬變以皆通盎簡深知歷數要任有績咸乂贐勤弗宣

迄登政地之庸旋正宰司之位從容調娛而協時幾之會造次

啓沃而陳久大之圖心休休而善容猶翼翼以祗畏還觀忠實

益厚倚毗嘉宏業之方隆駭流言之不靖爰狥告歸之請俾從

均佚之私朕廣開至正之門茂建大中之極攸昔君臣之相遇

尤繄於同心惟時上下之弗交亦先於除間肆詳加於審覈已

備見於昭明又缺我斯念稍違於近輔嚮若予采恐寖墮於前

規是用誕錫恩章趣還鼎席總領繁機之要燮諧大化之元具

袞衣而迎周公庶率循於往訓啓延英而待裴度已欽佇於嘉

猷仍進文階併增井賦是爲殊寵亶穆輿情於戲無競維人有

孚在道日月照矣茲盡釋於嫌猜股肱良哉宜力圖於報効尚

堅素節永翊丕基 崔敦詩詞

先是臺臣詹儿宗季棠論李杓王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

且乞辨明誣謗繼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

相懷

七月己未張說罷知樞密院事（太尉提舉陸興府玉隆觀依前安慶軍節度使）制曰幹樞極以居中夙任本兵之寄視政塗而疏寵峻升掌武之階惟時左右之良積有勤勞之助茲遽祈於均逸宜申錫於茂恩（具官張說）性稟裕和才資通敏深詩閱禮嘗折節以好脩趣事赴功思飭躬而自勵蚤被慈皇之眷晉司上閤之嚴曁予纂紹於慶基俾爾導承於密旨謂踐敗之滋久當信讒而不渝分閫龍舒既陟建旄之貴運籌虎幄復資借節之謀朕方愛日以有爲勵精而更化念歲陰之屢改亦班序之浸高循名實以責成冀勳庸之亟就何乃奏封之上願從散地之安佩金印以名官有華其秩卽琳宮而曳組式憩爾勞禮遇所加始終無負於戲

惟名與器朕固戒假人之私既哲且明爾尙迪保身之道既祇猷訓永稱寵榮

說自乾道八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九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二年餘其後臣僚論太尉安慶軍節度使張說欺君之罪降充明州觀察使撫州居住

同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自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除）制曰奉祠宮而均逸倓初授昭慶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制曰奉祠宮而均逸久參儒職之華開將閫以展容盍示恩章之異眷惟禁路時有俊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之會誕敷不册孚告大廷（具官楊倓）渾厚而雄深方嚴而肅括忠義由於世濟通明稟於天資才略應繁刃發硎而有裕智謀周變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

制曰經體贊元夙展弼諧之效辭榮避寵宜加禮遇之隆眷時耆英司我宰柄屢控丐閑之請爰推均佚之仁申錫徽章誕敷渙號（具官曾懷）端莊而有守和易而不流孝自家傳承三朝之相業才周世用通萬貨之利源朕以其休休有容物之心惓惓得愛君之誼付之以政庸究爾能調娛百度而各適於中登進庶僚而不失其序請張並作當風波可畏之塗履尙素澡松柏後凋之操載還廊廟獨秉鈞衡方夙夜之仰成俄晦明之爽節爰許小車之駕仍勤便殿之咨任蓋猶於股肱禮豈求於筋力而興歸志薦貢忱辭雖神明所扶顧何恙而不已起居惟適重以事而閔勞其聽解於繁機用申褒於異數延恩通籍冠學士之穹班大滌領祠憩洞天之眞境式昭體貌俾遂燕頤以旌勇退之高以表服勤之久於戲若時舊庸熙帝載既膺宅揆之圖

罔以寵利居成功斯盡保身之哲往綏壽嘏尤迪令猷 王淮詞

懷自是年七月復拜右丞相是月罷再入相四月懷以疾自請故有是命十二月懷以違制差過員數最多降充觀文殿學士尋以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少保十三年閏七月詔故宰相曾懷落觀文殿大學士以變賣恩澤故也

同日葉衡右丞相 自發樞密使參知政事遷通奉大夫除

制曰聖人以道觀能職莫先於論相儒者在朝 政任尤重於經邦朕憂勤日攬於萬幾贊襄尤賴於一德嚮若弼諾之命肆登參預之英揆以剛辰敷時渙號具官葉衡才猷敏敷邵智略通明素蘊胸中有致主澤民之學若陳掌上皆富國強兵之謀策高足而據要津遇盤根而知利器出分制閫慶宣塭捐之勞入履禁

塗綽著論思之益專陞樞筦遂翊化元予欲旌廉汝則擇人而公薦予欲久任汝能抗疏以歷陳事每契於時宜志密毗於王度言念舊庸之久愈深注意之誠若建廈待汝爲棟梁若濟川待汝爲舟楫屬哀閔之當補惟嚴瞻之具依是用延登宰路之崇兼總籌帷之運超三階而進秩增煥彝章冠五等以疏封式昭異數仍衍圭映之入以彰物采之華於戲熙帝載而亮天功務罄彌綸之効領衆職而稱朕意毋忘綜核之規其悉乃心同底于治

是月楊倓罷簽書樞密院事 以昭慶軍節度使知荊南府

倓在樞府三月餘出知荊南府後再知江陵府右正言焉劾論其罪提舉玉隆萬壽觀八年三月卒遺表有旨贈太尉

十二月丁巳李彥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彙侍讀除

彥穎字秀叔嘗川人

淳熙二年 乙未

五月沈夏同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大學士大夫四川宣撫使除

九月乙未葉衡罷右丞相 依前中奉大夫知建寧府

衡自淳熙元年十一月拜右相是年九月罷入相凡十月右司諫湯邦彥論右丞相葉衡惟務險傾以爲身謀變亂是非遂有此命言者不已遂併建寧罷之三年二月責授散官郴州安置六年八月詔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葉衡久在謫籍游經恩霈特與敍復中大夫在外宮觀十年四月詔復通議大夫依前提舉洞霄宮從吏部檢舉也五閏九月丁未沈夏罷同知樞密院事 知鎮江府

四年五月自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鎮江府改知福州以太中大夫致仕十三年六月賜謚曰簡肅以其子承奉郎炳請也

丁巳李彥穎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王淮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

淮字季海金華人

淳熙三年 丙申

七月王淮參知政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六月丁丑龔茂良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

茂良自淳熙元年十一月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二

年餘 曾覿與茂良爭使相奏補法一日退朝覿當道不避茂良翼日奏曰上前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爾上遣中使諭覿語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撻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茂良抗章待罪六月茂良求去益力內批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奏乞謝辭詔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上親洒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再上落職罷七月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屢對賓客廣座肆言茂良以智名勇功爲戒凡遇臣僚奏對有及邊備利害必遭譏黨陛辭之日具疏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可誅一也云云尋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得旨歸葬十年追復通奉大夫十一月詔特與致仕恩澤二名遺表一名十五年追復資政殿學士

十一月庚子趙雄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除

淳熙五年 戊戌

三月李彥穎罷參知政事自通議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彥穎自淳熙元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三年餘彥穎以久贅機政奉身丐閑故有是除

壬子史浩右丞相自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永國公依前少保授右丞相進封魯國公再入仕

制曰朕儀圖俊傑勤相邦家受命溥將協濟藝祖興王之業治民祗懼共恢光堯復古之勳念弄印者累年嘗命龜而載卜人惟求舊既朕志之素孚民具爾瞻亦物情之衆允洽以大號揚于外朝具官史浩道廣而智周才宏而德備經綸之蘊盍自許於功名寬裕之懷時莫窺其器量東學翼天飛之運中陟符帝賚之詳自弼亮於初元即宣昭於美業敬王如孟子非仁義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方參和於鼎鉉旋力解於機衡比趣召環進陪經幄姬公遄返初無四國之言裴度求歸尚使兩河之畏廣宵旰厲精之日適辨章虛席之時宜續前功再膺大任易零陵之舊壤啓淇水之新封增衍土田併隆體貌惟任之不輕則望之彌重惟始之不易則終之實難予其仰成人且觀政於戲兆姓輯於下然後可以調陰陽四維張於朝然後可以正法度堅忠實之志則不革絕親黨之私則除授罔不公使奠枕如淳化端拱之間而迓衡如至和皇祐之際庶益光於舊學斯無負於殊知

公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虛位以待丞相久矣與執政入謝德壽宮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之幸也行狀

四月丙寅范成大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還中大夫除參知政事

成大字致能吳郡人

六月乙酉錢良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中除自給事

良臣字友魏嘉興華亭人

甲戌范成大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處州

成大自是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僅兩月御史疏論成大請以本官奉祠詔從之七年二月起知明州八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三月改帥江東兼行宮留守十年八月乞宮觀輔臣進呈上曰成大歷典大藩備著勞效可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光宗即位下求言之詔詔曰

卿以文章德行師表縉紳受知聖父致位丞弼均佚方而
乃心王室於天下事講之熟矣其悉意以陳以副朕傾想
之意紹熙三年加大學士四年九月薨官至通議大夫贈
銀青光祿大夫

己未王淮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趙雄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十一月甲戌史浩罷右丞相 授少傅保寧軍節度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衛國公

制曰一相勤勞處內既愜均佚之心三孤德義輔予斯厚優賢
之禮眷言宿望懇避繁機誕推從欲之仁顯布告廷之命具官史浩
恭寬敏惠明允篤誠浹萬事之周材見諸施設貫六經之要道
發以詞章會風雲於潛躍之中翊日月於照臨之始變調元化
經綸之譽孔昭寧輯黎民屏翰之功亦著粵從再相浸閱三時
孝宗曰非卿不能爲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進封魯國

公

邦彝循清淨之規王度嚮粹夷之美方深注意共底迓衡迺薦
控於衷誠殊弗居於寵利嬰封臯遏陟典難稽希冕篆車進新
班於亞傅雕戈錫盾翼舊節於東陽表儀虎觀之儒先燕息祥
源之使領拓其奉邑衍以眞畬昔昌朝敷皇祐之經創班聯於
祕殿而公亮釋熙寧之政兼將相於內祠茲參兩朝優異之恩
庸作一代耆英之寵於戲仲山甫既明且哲夙高補袞之勳房
元齡善始以終寧復吝櫜之意夫已遠一日萬微之丕務則將
聞二帝三王之昌言謀焉就之遲不謂矣

浩自是年三月拜右丞相是月罷在相位八閱月 十月

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招捕許之而並緣強取
被略者或至斷指以求免都下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
倡爲首者送棘寺宣華宰輔等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

首以狥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慶童當坐流罪
上怒不以爲然公曰陛下忿軍人有語而以百姓爲可欺
耶爭之益力上愈怒公議罪如初遂求去位除少傅保寧
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慶童之冤者孝宗
曰史浩蓋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制
長春花酒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之意公屢求歸時陳俊
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奏俊卿年未七十而
求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愧見吏民邪依舊在京宮
觀兼侍讀孝宗嘗自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要
謂國朝過於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宗不忍殺一不
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豈有過耶
孝宗曰非卿不能爲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進封魯國

公

制曰出處人臣之大致世難名節之全爵崇天下之達尊國繫
典刑之重眷言元老留處內祠茲具謨於誠衷願即歸於田里
用錫爾祉式遄其行具官史浩才巨而識明德全而行備履常無競
恂恂忠厚之風樂善有容渾渾沈深之度委釋經綸之任從容
閒燕之談神明未衰於前賜問相望于道方深厚遇遽起冲懷
叩牖座以攄辭疊囊書而瀝請自陳歲月之邁必丐山林之安
承書接之親每 嘉猷而啓沃引夜行之戒乃思高蹈以全榮
念感會之有初閱老成之無幾朝批章而太息暮覽奏以長思
重違乃情圖畀厥寵是用渙揚茂命聽便故鄉膺轂趨朝進亞
師之服位龜蒙奠壤開廣魯之山川衍以新畬仍其舊節惟名
與器俾壽而昌於戲敷求前聞優待耆德皇祐之詔三老設几

以須熙寧之遇四臣壹書而訪尙有斯禮勿遐爾心

十年少師史浩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衛魯三國公於是進封於魏仍令如會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奉俞音乃絕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裒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處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爲良臣卿輔朕之久日聞忠言深悟朕心尙何慊乎勅後苑造扁榜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學二字卽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於此請鐫諸石爲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寶器兩宮使命相望

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公自五年十一月罷相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見恩賚深渥每以老先生呼之 行狀 十年六月浩以太保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

丁丑趙雄右丞相 自參知政事正議大夫除 制曰朕紹天休運持國永圖內懷未究之規寧外愧難成之功業長撫遠馭將恢不世之基深識通材庶獲非常之輔有赫延登之命無逾歷試之賢具官趙雄咸告爾衆 具官趙雄 器全而用遠實大而聲閎臨事謀端 若元龜之信當幾立發沛如流水之源密磨深知祇踐要路攸其才恢恢而有餘地驗其策斷斷而無空言灼知俊心可倚大任遂付以政用宏乃庸周旋三時醇一節以智略通明贊朕事以道德寬大廣朕心民言維嘉國論以遠朕敷聞古昔注意英賢以言賁念則易究於深誠以象

營求則固非於素望念此還舉疚于夙宵有能舊庸協我昌明之會曾是在位得茲碩大之臣是用誕敷恩綸登授相柄廣宣厥道俾盡展於良規無棄爾成尙迄終於顯績申加采邑超進文階並出眷懷是崇體貌亶茲注意維以蒙休於戲邃古之治益遙眞儒之效浸寖維身克正卿士庶尹無不宜維心克誠陰陽四時無不序勉攄素蘊永底丕平

七年十二月以脩史書成自宣奉大夫授銀青光祿大夫依前右丞相進封沂國公

同日王淮樞密院事 自知樞密院事 王淮剛正中大夫除 制曰象著三辰斗極上通於帝紀政分二柄機庭內總於兵權朕振長策以御邦綜大綱而撫世永惟軍國之任並繫安危之圖茲有良臣久司右府既協同於人望亦灼見於朕心遂升班聯授乃重寄消以吉旦詮于彝倫 具官王淮 重賚諸天地言顧行以無慚欲自朝廷實浮名而有裕曩踐政路歷宣賢勞調娛萬微綏靖四國逮進登於宥密益具罄於忠嘉尊俎之晝消難於未形帷幄之言進規於不逮事必汝訪謀無予欺邦其尊榮民以寧益朕參稽古訓簡畀事權勃輔漢家實倚本兵之重蠲謀越國亦專主外之長是用誕頒恩書升正使號式序爾位亞端揆以同登克壯其猷秉神樞而獨制仍陪戶邑併陟文階是由至懷庶表優禮於戲賢人之業可大副予體貌之崇天下之務惟幾藉爾精神之運勉堅一意汔底多艱

七年十二月以脩史書成自通奉大夫授正議大夫依前樞密使進封信國公

乙亥錢良臣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淳熙七年 庚子

五月戊辰周必大參知政事 自吏部尚書除

謝廓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刑部尚書除

必大字洪道吉州人廓然字

淳熙八年 辛丑

八月趙雄罷右丞相 自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安撫使兼知成都府除沂國公

制曰朕推誠宰路興治邦圖專任而倚成功方賴謀謨之益勞謙面迪終吉迄難志願之遑暇異數以寵行擇巨藩而命鎮消以穀旦告于治朝具官趙雄材鉅而識高氣全而量遠光明碩大皇人物之宗廣博靖深渾渾廟堂之器登進端揆敷宣大猷薦才常采於公言立政悉循於直道國論咸穆輿情具宜遽覽封章願辭機務方仰成之無間豈引去之當言細札溫詞已示曲留之意高情亮節愈堅勇退之心簡于深懷厚以殊遇眷惟蜀道實重益都綜張箕舒翼之鶯控歷井捫參之勢既資君重壯方面之金湯仍使公歸耀故鄉之袞繡更超加於儒職庸增重於民瞻茂著忠勞具昭眷禮唐姚崇之相適俱及於三年周申甫之賢亦于蕃於四國尚膺休命益懋顯庸

雄自淳熙五年十一月拜右丞相是年八月罷入相二年

餘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十年自知廬州知江陵府十四年十月除特進判江陵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以碩德重望受知聖皇輔政典藩綽有成績已頒召節俾造闕庭入告嘉猷行需對敭之益星言夙駕勿辭跋履之勞予欲咨聞切直之規卿其深體傾渴之意凡軍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宜條陳先以驛奏自餘忠益尚冀面求四月

王淮右丞相 自樞密使信國公除光祿大夫樞密使進封福國公

制曰人主論一相紀綱舉則庶績熙上賢爲三公儒術行則大治起朕選建哲輔協圖康功夜夢想以嘗求朝咨諏而博采帝賚予弼夙推成德之良民具爾瞻茲屬已然之效渙此休命告于明廷具官王淮亮直而渾深清明而篤實以貫通三極之學發於

宏毅之資以運理萬物之才行以安和之度更踐政路勤施王家奮明略以憲邦抱純誠而事上逮冠宥府益聞嘉猷辭氣從容幄中之畫已定精神孚達天下之患自消泯功用於不言贊謀猷於獨運朕勵精求治望古興懷皇天付予以生民念當躋於富厚太上授予以丕業思盡復於升平撫歲月以浩然履基圖而惕若曄若予采遹求厥寧是用酌于師虞畀以宰柄崇於體貌既超漢爵之階徼彼山川仍奠閩邦之壤因念安危之寄固難文武之分俾兼元樞遂合大政具昭眷倚茂輯勳庸於戲歷攷帝王之盛朝永懷臣主之亭會譬諸脩漢爾其爲羽翼以遊喻彼洪荒爾其爲舟楫以濟尙膺懋典益究洪圖

甲寅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庚寅錢良臣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仍外宮觀

良臣自淳熙五年六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凡三年餘十年三月詔正奉大夫知鎮江府錢良臣治郡踰年職事脩舉可除端明殿學士依舊知鎮江府十二年正月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錢良臣除資政殿學士十四年八月良臣在建康府已四年以方面難得人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建康十五年八月提舉洞霄宮從其請也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二府舊臣宣力滋多壽皇之所擢任而冲人之所注想者也嘉謨嘉猷奚必咨問而後樂告哉實賴箴規以毗初政十六年十一月卒積官宣奉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孝宗嘗謂時事所陳合上意孝宗褒之曰如卿眞所謂通世務之儒遂書通惕以賜之上在春宮又書雲漢昭回之閣以賜之

淳熙九年 壬寅

六月丁巳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致仕

廓然自淳熙七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八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六月以中大夫守本官職致仕在樞府二年餘是月戊午卒贈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七月壬辰李彥穎罷參知政事 自通議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彥穎以疾乞解機政故有是命十年正月右諫議大夫張大經論參政李彥穎不能治家體國乞罷資政殿學士詔詔曰卿精忠粹德特降爲中大夫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之既平除授具存規模可攷茲仍分於二柄肆稽合於兩朝啓南國而冠崇階疏多畜而衍眞賦以章廉陛九級之遠以顯泰符三階之平予欲格天和陰陽以爾爲璣衡而齊七政予欲導民厚風俗以爾爲卜筮而孚四方予欲董正臣工爾其總於衆忘卿卿其肯忘朕乎其悉條上以副咨想七月詔資政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李彥穎久在湓潯老成靜退可除觀文殿學士依舊宮觀是月臣僚奏今日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朝郎員郎分爲五等除敎仕遺表已行集議裁減外今將逐郊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正數宰相一十人開府已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詔從之

九月庚午王淮左丞相 自右丞相兼樞密使福國公加特進封敦

梁克家右丞相 自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魏國公

淮左丞相制曰朕適廣燕謀紹開駿命內則振大綱而總核外則撰長策而經營天眷我成功將靖復祖宗之緒帝賚予良弼方幷持文武之權嘻首贊於廟謨肆不敢於廷號 具官王淮 擴先覺世務之儒遂書通惕以賜之上在春宮又書雲漢昭回之

之蘊挺大受之姿約六經而成文才獨高於輔弼事學自富於經綸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夙簡登庸之望薦啓開濟之圖時最久於輔庭功尤多於有密逮居百揆彌燮萬機揚協帝之重華輯效君之衆美謙恭率下德乃大而有容涼直處中誠則久而無息除吏靡私於親故振民請惠於困窮問邊備則戎夷寢狼子之心問師律則將帥厲虎臣之氣是用絲右弼而陞左輔益聲於具瞻顯東府而解西樞復循於彝典蓋建隆之初造於慶曆之既平除授具存規模可攷茲仍分於二柄肆稽合於兩朝啓南國而冠崇階疏多畜而衍眞賦以章廉陛九級之遠以顯泰符三階之平予欲格天和陰陽以爾爲璣衡而齊七政予欲導民厚風俗以爾爲卜筮而孚四方予欲董正臣工爾其總於衆

職予欲救寧方夏爾其斷於大謀尙光纘於前功庶永垂於令問

克家右丞相制曰朕躬攬皇綱力恢聖緒以繩武則遠邁藝祖一定之策以繼志則近守慈皇再造之模天祐生賢早出扶於熙運人惟求舊復登庸於繁機朝無間言國有成命涓辰斯吉渙號其孚（具官梁克家）道公靜而邃深德寬博而閎大東南盛溫厚之氣蓋稟其全英俊陳治平之原嘗居其首碩望徧儀於華要瑰才亟贊於機微逮進秉於化鈞果深禪於治體百僚是式方嚮董正之功四國于蕃薦省卑成之化外則教條班于侯服內則福潤蒙于帝都民言維嘉賢業以大緬懷故相參攷本朝在明道則有李迪之重來在景祐則有王曾之再入皆褒然之舉首兼籍甚之　名袞繡巡歷廟堂增重是用召自長樂寘于邇

英眷精神之益強肆體貌之加渥祥應于上象復正於登三績著于前講尙存於晝一盛揆天人之意具吞邦國之謀式副巖瞻亟存柄任俾緝熙於帝載以對亮於天功如葛稽稷之同謨如周召之並相超文階之異等進名壤之新封載衍多畬陪疏眞采庶幾今日之治復似仁皇之時於戲不得辜陶爲舜之憂朕既圖於舊德罔俾阿衡專商之美爾尙迪於前彝必使萬物皆已得宜以至四夷罔不咸賴庶前功之不替則廣譽之無窮

同日周必大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敕令除）

十二月丁丑施師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朝請大夫給事中兼太子詹事兼權參知政事兼侍講遷中大夫除）

王將至命師點退一位師點屹然不動相儀者復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尙何爲久之終不徙步班列相目駭愕知師點有守也使還復命有聞于上上嘉歎不已後賀正旦虜使至館問館伴以師點今居何官師點立班館伴字文价目示之虜使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正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擢用久矣復詔兼參知政事

淳熙十年（癸卯）

八月戊申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師點嘗同宰臣奏事退復同知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來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得朝廷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曰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亦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點復奏曰臣蒙陛下擢用自媿素餐叠蒙聖訓敢不竭股肱之力時州郡上供嘗有立歲終比較之法者及是主計之臣好爲督趣以露己功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晝命下師點曰此策若行諸司州郡文移稠疊上下逼迫姦吏舞文病民民不聊生力陳其故或謂令已出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更之不速卽追寢其議請者聞師點言益內媿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賜也閏月辭兼同知

黃洽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講遷中大夫除）

治字德潤福州人

淳熙十一年 甲辰

六月庚申周必大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必大辭樞密使劄子臣竊觀本朝故事機庭置長或使或知蓋因人才之優劣別資望之輕重元豐肇新官制始升使名雖有聖識實惜之也自是四十餘年莫之或改建炎紹興間二揆嘗司兵柄亦不過曰兼知院事而已尋因舊相召還復令充使以示優禮其後或勳舊官至公孤或終賢名重帷幄間有除授而非積歲月之勞所能致也伏望姑仍舊次咸免新編批答曰卿名世瓌才經邦茂業踐脩端直識詣高閎越自疑丞進司機要夙宵匪懈中外以寧又曰國家建右府以總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領蓋自太平興國以來成憲具在迄于今茲必以閎才碩學見聞殫洽者任之豈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之體乎卿博通古今德茂先覺發爲謀謨足以贊國論措諸事業足以恢政經夙被簡知延登樞近遠猷碩畫宏益居多乃疇已試之庸申峻久虛之職蓋將資稱神之運懋勳烈之隆使四夷咸賓萬邦底乂茲爲美報安事固辭

淳熙十三年 丙午

閏七月戊申留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敷文閣學士除）

正字仲至泉州人

十一月丙寅梁克家罷右丞相（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特進國公）

制曰具瞻而秉國鈞久賴經邦之輔移病而歸相印肆宏就第之恩聽予廟社之英斷解機衡之重申盼明命亶告昕廷（具官梁克）

家敦厚而直溫忱恂而簡亮裒爲舉首貴名早歷於紳綏灼見俊心臻望允隆於耆老自載儀於大柄益增耀於中台處躬如權石之平宰物驗蓍龜之決陰陽燮理百穀用成良俊登崇九功惟敘覽觀事業踰前後之數公典領策書究春秋之五傳方履浸昌之會適罹無妄之災暫云偃息以在床未爽進爲而撫世遽陳懇款規卽退藏留行屢飭於訓辭勇去莫同於雅志庸稽故實加賁宗工卽學士之大稱仍文階之極品珍臺閒館獨冠皐伊之倫魁廣廈細旃上論唐虞之盛際式昭朕意曲便爾私於戲有榮觀而燕處超然既閔勞於官職俾純嘏而弗祿康矣更入告於謀猷佇聞藥喜之亨尙迪棟隆之吉

克家自淳熙九年九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罷再入相四年餘詔史浩舊第令梁克家居止明年夏卒謚文靖（初封鄧後改封魏）

淳熙十四年 丁未

二月丁亥周必大右丞相（自樞密使除光祿大夫）

制曰分政柄於東西久重樞庭之任咨廟謨於左右並崇宰路之贈迺眙鴻儒實嚴命官越自本兵之長進登次相之尊爰告昕朝式敷坦制（具官周必大）行醇而守正識茂而虛周經綸包萬變之微綜彙洞蚤言之奧修身有道審觀君子之樞機正色在朝檢著賢人之德業運帷謨於密勿增國體於安彊天下之務惟幾深究英謀之祕儒者之效已試寖更歲華之多茲曠弼直之良務簡忠勞之最熙帝之載禮特厚於舊庸代天之工識敢輕於理物匪資碩望孰懋宏猷儀圖爾能夾輔予治乾台彪烈象益炳於六符廟鉉燮和勢更隆於九鼎峻陟文階之秩申開采

邑之封稽于衆諸萃此徽渥於戲唐虞建官之制莫先百揆之司周召作輔之勳實出羣賢之表予欲上參於盛際汝其遠紹於前脩陰陽調則庶類遂其宜刑政清則蒸民樂其業內俾紀綱之尤振外臻疆宇之永寧咸思翊贊之方庸體倚毗之意尙恢績用奚竢訓詞

十五年九月右丞相周必大進封濟國公以明堂禮成加恩也

戊子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盤囊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自見師點卽蜀士之賢者俾各疏所知差次其才行學文得之每詳或有除授必列陳之一日薦胡晉臣上曰已用爲監司矣師點曰晉臣宜置之內爲 上爲召入及對

明堂進封制曰具官蚤歷禁嚴之地屢更岳牧之司實修於己而泯然忘名仁根所性而動則有勇入佐鈞樞之務肇新軍國之容康濟率自中具孚人望謀猷告于內總合朕心

上稱其才師點曰以臣觀之廊廟器也後至大用

八月癸未留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明堂進封制曰具官正蚤歷禁嚴之地屢更岳牧之司實修於己而泯然忘名仁根所性而動則有勇入佐鈞樞之務肇新軍國之容康濟率自中具孚人望謀猷告于內總合朕心

淳熙十五年 戊申

正月庚申施師點罷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

師點自淳熙九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參知政事十四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十年八月除

凡五年繼除提舉洞霄宮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

乃壽皇之元樞而冲人之舊學也處心平而持論正更事多而慮患遠去國未久豈能遂忘朝廷乎凡事之有關於

軍國而有益於初政其啓告毋隱卿忠諤必體至懷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三年二月薨年六十九五月贈故資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致仕施師點金紫光祿大夫

甲子黃洽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蕭燧參知政事 自吏部尚書除十六年正月兼樞密院事

洽明堂進封制曰朕若昔大猷三舉宗祈之典相予肆祀五分使範之聯具官黃洽器大而聲宏任重而道遠淵乎見叔度之量忠矣識子文之心伏青蒲則木正於從繩抗白簡則雪消於見晛進聞邦政有溫良恭儉之風默運帷籌無智名勇功之迹云云

燧明堂進封制曰具官蕭燧出藩于外則惘惘無華入侍于內則溫恭有恪六卿分職獨高禁近之班四輔惟人遂正疑丞之位名實既加於上下老成亦重於典刑

燧字照隣臨江人既貳大政權監修國史日曆明年兼權知樞密院事孝宗深知之初爲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讒怨又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他日大臣奏事上語曰蕭燧其人質直無緣飾御書二十八將傳論以賜最後去樞府辭日上復有勉從卿去之語其爲孝宗信遇如此

五月己亥王淮罷左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兼管內勸農使依前特進修國公

淮字元海醇懿粹和洪深端靜包舉衆善而得其正調娛官度而歸于中自持魁柄之崇深極嚴廷之峻祗承王命居啓沃以爲忠表倡民區雅享成之是務載念歲事之積具知

夙夜之勞惟朕股分治於四方且垣翰間謀於三事等重輕而注意參內外以考功迺擇郡符實連鄉社上丞相之綏姑徇冲懷覩太守之章勉綏雅俗躐殿廬之華貫侈學士之大名是爲儒者之榮允答政塗之瘁於戲御臣以禮尚留近地之齊論相惟難深惜舊人之去往欽寵數益茂顯猷

淮自八年八月拜右丞相九年九月拜左丞相是年五月罷入相六年餘六月甲寅朔詔新判衢州王淮提舉洞霄宮從其請也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襄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與夫政事因革損益之宜知之詳而見之熟矣有可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而行之庶資忠規以副虛佇八月詔王淮除少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

仕九月贈少師

淳熙十六年 己酉

正月丙申黃治罷知樞密院事 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治自淳熙十年八月除參知政事十五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執政五年餘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以學儒之彥被遇聖父圖任共政績用章明均佚价藩去國未久以卿之素蘊有可爲初政之助者其悉以聞此朕之所注想於卿而卿之所輸誠而樂告者也紹熙元年十月以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

己亥周必大左丞相 自右丞相兼國史院修撰特進進封許國公除

留正右丞相 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遷通奉大夫除

必大左丞相制曰帝咨百揆以亮功蓋取衆賢之協王命六官而分職莫如冢宰之尊朕稽述洪猷儀圖俊德跻弼諧於政體俾登冠於台司誕布明綸格于公聽具官必大道推先覺行迪大儒秉直方之氣而濟以疏通之才廊高遠之識而輔以醇正之學瞭若蓍龜之兆理灼見於古今確然金石之姿節靡渝於夙夜踐更二府酬酢萬幾自進秉於國鈞迺備宣於賢蘊謀謨孚上足以康庶事表厲乎下足以正羣工陰陽理而物遂其宜社稷安而國蒙其利比繇顓任期以首公望柔峻於中朝位宜崇於上相紫綬金印之寵卽廊 以不移黃耳金鉉之處與秦符而增渙褒歟斯至倚屬匪輕政已治則尤務於調娛勢已安則當思於振飭肆華資之超進仍名秩之序陞衍拓爰租申陪眞食併從令典式備優恩於戲仲虺爲左相於湯實懋日新之德高平親故事於漢益明時用之宜化惟久可以有成志惟堅可以有立使茂業克安於萬世則令名無媿於前人勉迪訓言欽承眷意

正右丞相制曰朝廷爲正事之本必崇任於眞賢王者置輔弼之官實嘻咨於同德朕厲精萬務表治庶工眷言參預之勤久積具瞻之望擢陞揆路懋翼邦圖寵以廷揚寔茲猷告具官留正才宏識敏學邃理明道君子之常膺百爲而有守任天下之重采衆善以爲公自綰帥樞趣膺召渥出藩入輔浸高密勿之聯武緯文經幷建長久之道內翊廟嚴之穆外綏疆埸之安成績居多褒章可後是用進從二府置位中台若元首之有股肱共恢於邦體若巨川之作舟楫協濟於化源朝論正則廉節具昭士論孚則勞能並瘁惟幾康而弼直選掄敢輕載寧靜以民寧規恢益重爾期予治予匪爾私仍稽懿典之常併陟文階之峻荒

開采邑衍實豐租式備恩徽聿崇宰柄於戲帝眷傳說以沃商
宗之心天授留侯其興漢世之業惟誼忠足以體眷畀之厚惟
加勉足以究施設之宜俾予永底於皇康緊汝與膺於休美尙
祇茂命彌集顯庸

光宗卽位二月壬辰必大授少保依前左丞相進封益國
公正授正奉大夫依前右丞相清源郡開國公

具官周必大 忱恂而博達端亮而精夷經濟之才足以開物而成務淵源之學始於誠意而正心頃自機庭晉登撰路脩明百度雖小物而克勤酬酢萬微遇大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勢愈強仰

惟壽星將舉內禪厥旣傳之以道又復遣之以賢乃升冠於家
司俾輔成於聖計屬茲繼體方慶澤之廣覃其於褒公詔徽章
爾當思千載一時之遇惟旣厥心適覩爾成同歸于治

葛必同知樞密院事 自刑部尙書除

必同知樞密院事制曰具官葛 自禮部尙書除

閻參知政事制曰具官王閻 自居班列卽簡朕心聽其議論見其可
以有行觀其風采知其足以任重處之朝廷則貪佞自遠試以
方面則威名益聞涵養旣充氣識深厚比召前於宣室遂擢長
於春官朕所眷懷用之猶爲未盡人之屬望歎然常若有餘不
必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建東西二府以議大政

以恢遠圖宜得老成之儒贊吾夙夜之命爰畴碩望增重公朝

具官葛 學洞古今文參造化議論通達究經術淵源之歸資稟粹
和得東南溫厚之氣小心一德事朕歷年徧儀華近之班備罄
論思之益父祖迭居於法從時乃世臣聲名充滿於朝廷宣爲
先覺擢自秋官之長進陪斗極之嚴云云

閻字謙仲無爲人必字楚輔安吉人

乙巳蕭燧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燧自淳熙十五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一
年初詔燧爲資政殿學士與郡旣而燧乞奉祠從所請依
必求賢而夾輔爰升揆路對秉國鈞神器有歸密贊睿謨之大

舊職名提舉洞霄宮光宗卽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以純明亮直管位三事聖父之所改容而體貌者也肆予冲人頃賴羽翼夫卿既以清節雅行從朕於潛晦之時豈不能以忠言嘉謨助朕於纂承之始竚聞猷告以副虛懷燧手疏六事語甚剴切表乞休致優詔不允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積官宣奉大夫特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正肅燧學問精博持身玉雪論事金石聲色貨利無所狥接物雖和然不可干以私安恬不競人不得而親疎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八終

光宗淳熙十六年　己酉　用實錄修

三月甲寅前宰相史浩授太師（自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授太師依前官致仕）制曰朕欽承內禪之丕基寅紹中天之景運行慶施惠方布令以惟新褒德錄賢在疏恩而宜渥眷時元老歷事三朝蓋揖遜之再逢盍優崇之特異誕敷顯冊播告昕廷（具官史浩）忠藎而惠和寬閎而溫厚皇圖首翊獨高夾日之功撰路薦登深慰作霖之望功成身退德邵年高惟甘盤舊學之臣既尊榮之莫及邁郭令中書之考豈祉壽之可量肆是纂圖尤深注想敬遵慈訓用舉徽章峻陞論道之班俾正維師之位寵仍兼于制閫禮益厚于垂車併衍眞祖式昭異數於戲天下大器念付託之匪輕舊德元龜方諮諏之是急諒不忘于王室必樂告于爾猷尚罄厥誠以答殊遇

光宗自乾道七年二月癸丑自恭王立爲皇太子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詔禪位上即帝位三月甲寅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浩授太師上既即位詔求讜論令學士院降詔卿被遇壽皇寘爲舊學出入將相宣勞二紀當今耆艾孰逾卿者其悉條以上副朕傾渴之意公封事數千言皆當世要務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宴處清閑思見舊學上爲頒詔讜賜御劄紹熙二年二月還御藥楊舜卿撫問趣行初重華之召浩引辭甚切孝宗讜曰今與卿皆閑人當衣褐見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與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詣重華孝宗從容謂浩曰與卿復得相見既無嫌疑足可爲度歲計毋亟言歸又顧浩曰卿輔朕初潛親遇朕建朱邸陞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帷逮今三十餘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再對奏陛下召臣非徒使霑被寵光亦欲少裨繼明之治敢爲四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舉人才受盡言也上垂聽獎讜再三五年四月五日薨年八十九訃聞孝宗及上震悼賻贈有加詔太師浩身居極品又係至尊潛藩舊學贈恤之典禮宜優異特追封會稽郡王寧宗皇帝登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詔翰林學士樓鑰狀其行

五月甲午王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太中大夫簽書樞密院事）丙申周必大罷相（自少保左丞相益國公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必大（具官周必大）量宏而制曰三孤洪化允資弼亮之謨十國爲連更賴蕃宣之略任雖殊於內外寵不異于始終爰即昕庭誕敷丕號識遠德鉅而材全文高翰藻之華學富經綸之妙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爲通敏濟時綽綽乎有餘裕繫天下之重望結慈宸之深知預大政而秉洪樞迭司二柄繇次相而登上宰光輔兩朝舜傅有助於詒謀益贊克禪於繼治肆升亞保增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效紀綱張而衆目舉甫立宏規俄遘露於需章願亟還于相印讜旨丁寧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既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宜厚是用付以長沙之巨屏俾作牧於上游寵以書殿之大名仍通班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

貌之優進退有光觀瞻咸登於戲作舟楫汝用惜不爲於朕留
毋金玉爾音尙素殫於我告勉祗明訓益懋外庸

必大自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十六年正月拜左丞
相是年五月罷入相二年餘　時右諫議大夫何澹論奏
左丞相周必大不公不平不正之罪有十伏望亟賜罷斥
詔周必大弼諧初政求去甚力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
州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復奏欲望因其辭免特從所乞併
罷職任以少保奉祠歸里從之紹熙元年十月以少保充
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判隆興府二年正月留正奏周
必大再以祠請上曰必大堅不肯出此果何意正奏或爲
當時言者尙在未敢輕出今與除職奉祠又恐或招人言
胡晉臣言祖宗時前宰相在外奉祠未有不帶職者上曰

俟郊禮後旋議除職乃所以保全之七月除觀文殿學士
判潭州三年三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寧宗卽位除少傅醴
泉觀使益國公

少傅制曰朕祗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假藩甫遂內祠之佚霈
恩進律爰升亞傅之崇乃輯羣工用孚渙號具官周必大道隆而德
備實茂而聲閎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綵首以詞章之選入踐
淸華西掖北門周旋累歲高文大册震耀四方逮參秉於事樞
肆進專於國柄謀謨經遠任社稷以不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
咸肅久辭相印起殿帥垣乃爲綠野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冲
人之嗣服方歌求助之詩想元老以興懷嘗下乞言之詔茲頒
異數就陟孤卿夏篆通旌班浸高于左棘袞衣赤舄禮增煥于
三槐仍衍故封併加眞食於戲嘆股肱之美庸加貳公洪化之

名進藥石之規式究致君澤民之蘊倘孚明命毋有遲心

紹熙元年　庚戌

七月甲寅葛邲參知政事　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胡晉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給事中兼侍讀除
王藺樞密院使　自知樞密院事除
乙卯留正左丞相　自宣奉大夫右丞相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制曰朕紹承丕緒躬覽萬幾朝廷以正百官允賴表儀之建人
主之論一相尤嘉輔翼之勤維時鴻碩之才績有弼諧之效肆
嘻重望載陟上台播錫制綍亶孚朝路具官留正性端而識邁志廓
而量夷學逢原究賢哲經綸之蘊英猷致遠達古今平治之
方自膺慈極之深知徧躋中朝之華貫出則顓臨於藩閫入則
參掌於鈞樞維石之具民瞻踵登次輔飛龍之位天德首賴成

摹暨浸閱於歲年寀究勤於朝夕氓編輯穆邊瑣晏淸以備百
度則職業舉興以卻三農則雨暘咸若有嘉乃績宜服予恩是
用榮持魁柄之崇就領冢司之重代天理物圖成無改於前規
佐王均邦顓任彌高于列辟仍衍圭爵之富申陪封戶之眞峻
酒文階懋茲徽渥併從輿望式示眷懷於戲爲政而執其中陟
每恪遵于舜命作相而置諸左爾思永靖于商邦既能先正乎
心術之微故克盡合乎公道之美勉祗丕訓益底茂勳

正授左丞相兼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時右相虛位公
屢以爲請上曰古者多任一相今方責成於卿宜體朕意
公與同列奏事後殿上謂公等可各具當今爲治先務數
條來上公上疏陳五事上深納之多所采用八月進呈安
奉壽皇玉牒日歷積階授特進先是是年春奏事留身乞

建儲上曰且待商量後累入奏上雖納公奏未果從也二年冬上以心氣不豫未能視朝時外議洶洶公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入則具言朝廷無事以安上心出則報行得旨合處分事與中外除目以安人情歲則辛亥蓋初郊之季也十二月公爵進封申國公三年三月上病浸平公懇祈歸政上力留公臺臣亦合辭奏言近者聖躬愆豫留某維持紀綱忠勤備至今陛下初御內殿幾務方繁非宰臣求去之時乞宣諭公俾安相位遂不得請十二月進呈安奉壽皇聖政授公少保衛國公累辭而後受四年有李端友者以椒房之親內批除郎公以御筆繳還上不納公執奏不奉詔遂納之御榻而退三月以葛郯爲右丞相四月有旨召姜特立公言唐憲宗時李絳不與叶突承璀共

立於朝特立向知閤門事日臣爲右相嘗列其招權之狀特立奉祠而去已經四年今既召還臣合罷相與李絳一同遂居家待罪越七日不報遂出國門乞解機政奏言陛下近年不知誰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臣居家八日出門三日並皆不報此把定之說誤陛下也云云復不報乃次范村僧舍自是徂冬凡五閱月上寤遂寢特立之召公生日遣中使持詔賜生餼如儀於是壽聖皇太后年登八袠臺臣請上尊號曰壽聖降慈備福將以冬至恭上冊寶詔以公爲禮儀使撝太傅令辛屬讜旨使者相望趣公以歸入見上大喜凡累月有疑而未決之事數日施行殆盡是日車駕過北宮時宰隨應以冊寶禮成授

少傅制曰宅百揆以稽庸莫重上台之任立三孤而洪化哉崇亞傅之聯朕肇纂不圖恭修庶政既趣還於大老爰特畀于隆恩錫以言綸格於公聽具官留正器深識遠才鉅量宏博極羣書貫古今而有用迪知九德參上下以盡誠繁機久試于登庸成績具宣于燮理自持魁柄久著忠謨勤勞先四近之班進退深大臣之節瞻巖石之峻方推師尹之賢歸袞衣之華彌著我公之懿屬當臨御之始尤賴經綸之長堯舜陳于王前固無非道蕭曹安乎海內實在同心百度期于畢修衆職資于總領念倚毗之滋厚豈褒陟之可稽是用升崇左棘之班仍宅冢司之任篆車加賁庸新朝路之儀茅社增光併衍戶租之賦茲符僉議匪曰私恩嗚呼左右得其人方藉調娛之助居處必以禮尚殫輔贊之勤繄在元臣詎煩深詔

五年正月葛郯去位時孝宗服藥上以病未能省覲公與知樞密院事趙公汝愚等日以爲言五月戊辰孝宗疾勢日亟公與同列求對侍從臺諫隨入殿庭力請過宮上拂衣起公引上裾泣諫同列及侍從臺諫從至福寧殿門上亟還內公退上疏極論今日亡國之事其大有四皆人所不敢言者六月戊戌孝宗升遐癸卯大斂百官在廷俟候成服車駕未至中外洶甚公與同列謀請太皇太后垂簾奏知壽皇之喪不可無主視文稱孝子嗣皇帝宰相不可代行乞降旨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代行祭奠之禮太皇太后不肯出與同列屢乞奏事不報乃入奏乞立嘉王爲皇太子言臣等伏見近日中外人情不安與訛造謗無所不有臣等朝夕思所以爲鎮壓之計莫先于

重國本宜 .正儲位以安人心又奏擬指揮乞御筆批依
付學士院降詔施行奉御批八字公與同列即再請對不
報乃復奏言立儲事不可緩望容明獨斷速賜施行至是
奏凡四上不報公即出國門上表乞致仕其末曰願陛下
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渙散之人心庶保靈長之國祚
識者知公惓惓之忠也越二日太皇太后命皇子嘉王即
位于重華宮尊皇帝爲太上皇帝以公爲大行攢宮總護
使 初公主議謂上皇以疾不能主大行皇帝之喪宜端
默三年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若終喪後上
皇未有倦勤之意則當復明辟如議內禪則皇太子可即
皇帝位既而趙公汝愚欲因左司郎徐誼尚書郎葉適遣
韓侂胄通巨璫張宗尹關禮使以內禪奏請于太皇太后

公謂建儲降詔之命未下而遽及此情理未安兩宮父子
之間他時有難處者議論不合入奏復不報遂力求去及
太皇太后命上即位上頓首固辭太皇太后令內侍扶掖
上出簾以黃袍加聖躬上遜避顧謂趙公汝愚曰恐負不
孝之名辱臣再三祈請上却位移時而不坐其後侍郎鄭
是言陛下自臨御以來不以天位爲樂而以未見兩宮爲
憂中外皆知陛下本心非利於有天下然上皇之心猶有
未釋然者是以陛下未得盡子道也又言仁祖初建東宮
不以爲喜而以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爲憂今陛下踰年于
此矣而問安視膳之敬猶未獲伸諒聖情思慕之切當又
甚于仁祖上納其奏愀然久之蓋公之所慮者在是也
先是孝宗大漸謂太皇太后曰宰相須是留某不可輕易

十二年乙酉王閣罷樞密使

行狀

閻自淳熙十六年正月除參知政事五月除知樞密院事
是年七月拜樞密使是月罷執政幾二年御史中丞何澹
言中外喧傳樞密使王閻之弟萊知池州貴池縣暴很不
法淩蔑州郡郡守張金乞行迴避語併及閻詔王萊降一
官放罷而閻亦乞奉外祠從之三年四月通奉大夫提舉
洞霄宮王閻奏以臣憂病之侵乞收還除職帥蜀恩命遂
與職名依舊宮觀先是王閻降充資政殿學士至是復觀
文殿學士尋又降充端明殿學士四年三月除知江陵府
寧宗卽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丁亥葛邲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胡晉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三年六月癸卯晉臣免兼同知從所請也

紹熙三年 壬子

六月辛丑陳駪同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除

駪字叔進台州人

紹熙四年 癸丑

三月辛巳葛郯右丞相 自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遷特進除

制曰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擇忠誠之謀爰簡羣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實贊政幾之繁肆擢自于元樞汔舊熙于百揆誕揚制綍顯告廷紳具官葛郯博大忱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宣哲之規識遠用宏動契經權之會粵繇實茂寖展謨明稔殫政路之勞陞總事機之祕副予隆委逮此累時嘉素蘊之既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崇建于台司宥密而單厥心聿觀成績彌縫面藏諸用允藉宏猷是用釋采邑之增示厚禮徵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之誼固在于協心思旦夕承辟之勤勿忘于勵志無輕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幾休顯而克邁于前賢尚服訓言式對褒命

同日胡晉臣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陳駪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是年七月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告詞略曰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者必勇立朝多蹇諤之風正而不他致主謹忠清之節論文靖

同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侍郎除

制曰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

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曾勿任于外廷後雖並用親賢亦無踰于法從茲開府蓋得宗英具官趙汝愚派出天潢望高國器早隨羣雋首冠于儒科出在藩宣久臨于蜀部待經帷幄選士貢閎皆故事之所無在閫身而兼備爰以樞極之寄託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厘固私于異渥將深慰于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常之寄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光以壯維城之勢 制詞缺

汝愚字子直開封祥符縣人太宗皇帝元子漢王元佐八世孫祖申公不求自南渡來嘗監饒之餘干酒稅後遂家焉乾道二年汝愚以鎖試奏名孝宗親擢爲第一 紹熙四年以吏部尚書知貢舉公之爲吏部尚書也當光宗即位之三年因郊感疾而五日一朝之禮少輟至誕節冬至車駕皆不過重華宮公對便殿極誠諫諍光宗開悟獨懼孝宗意或不樂乃讜公先以此意奏稟重華公奮以宗姓與嗣秀王伯圭善乃力請嗣王調護兩宮于是兩宮之情遂通光宗迺率中宮俱詣重華從容終日都人大悅是月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旋行 方公自蜀召還也孝宗內禪之議已決聖意蓋有所屬而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忌之甫入脩門而不果入公嘗以本朝名臣議論自建隆以來迄于靖康以類編次後成三百卷遂奏請擇其中尤切于治道者爲百五十卷上之孝宗嘗讜宰臣周必大等曰治道盡在此矣洎公進登樞筦故事詣重華宮方敍謝孝宗曰卿以宗室之賢爲執政乃國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極好朕嘗謂此書可與資治通鑑並行故嘗易名其書爲治

道集蓋用孝宗奬諭之語也同上監察御史汪義端奏臣伏見已降聖旨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此國朝典故所未嘗有也臣詳攷得宗室之不爲執政祖宗法度守此至嚴原始初之立意決不苟然者是以中興會要具載紹興六年正月內高宗皇帝聖語有曰唐用宗室爲宰相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又具載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內宰執進呈乞以軍器監子厚暫權端罷之公愈不安凡十三疏力辭光宗于是謀之孝宗乃曰今日宗室所宜崇奬令聚于朝吏部侍郎宰臣秦檜有曰令宗室所宜崇奬令聚于朝高宗聖語有曰唐用宗室爲宰相本朝人可置行列如寺監祕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以來不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大哉聖謨昭如日星正今日所宜謹守而不可渝雖以壽聖皇帝雄略遠馭所以用汝愚者豈以其曾爲大魁有異于其他宗室故特越常彝而用之歟臣謂科目高下亦出于一時偶然耳祖宗典故乃一切不暇問無乃酬之太甚而予之太過乎崇寧間有子崧者禮部奏名爲第一賜進士出身除從事郎職官差遣是亦有科名矣宣和間爲侍從以忠言迕權貴出知淮寧府適當靖康京都之變陲慨誓起諸道勤王師以復房儘堅守淮寧迄保境土親爲書數千百言以責僞楚張邦昌及姦臣徐秉哲等遂翊高宗以中興高宗當慢褻之時而遂任以本兵之柄其誰曰不可然而不過一除爲徽猷學士再除爲端明殿學士而止夫子崧之科名豈

立賢無方唯才是用惟于擢用宗室則一守高宗聖訓未嘗處之以爲執政也用宗室爲執政尤失防微之意陛下所以用汝愚者豈以其曾爲大魁有異于其他宗室故特宗典故乃一切不暇問無乃酬之太甚而予之太過乎崇寧間有子崧者禮部奏名爲第一賜進士出身除從事郎之風鎮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案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庭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宥府之長密贊中扆之謀增衍眞腴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問雖未至于朝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越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

參知政事

制曰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耶兵本豈以日月而爲功式隆磐石之宗益登維嶽之望具官趙汝愚偬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博之以師友之問學論思禁路有眞爭臣之風鎮撫藩方著古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爲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爲儲案已知許國之忠茲貳機庭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宥府之長密贊中扆之謀增衍眞腴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問雖未至于朝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于帷幄朕方越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既厥心同底于治詞錄

十一月慈福宮册禮畢轉太中大夫

制曰迺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宮從以婦子朝于重華

七月壬午趙汝愚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仍進封開國公五年七月已巳加食

初除閏二十六日始拜命行狀

獲陪親尊上顯號于王冠惟一朝四世非常之休則亦一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盛儀可無茂恩昭示褒律（汝愚作任重而道遠經明而行修瞻言崇朝篤敍同姓然自照寧以進士對策而卿始以讜議冠羣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雅望位三事卓爾不羣百年而後見朕甚嘉焉屬茲成禮斋圖厥功維昔太任儀刑姜嫄功在十亂德在二南于是周公推本徽音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爲六藝傳信萬世朕今逮事過于成王緊卿特書不在周公之下暗勞進秩實應經誼噫繼自今卿其家人陪朕歲上萬年之觴顧不偉歟（陳傅良制）

公在樞庭每進對詞婉而切彌縫甚至大抵多主調護雖同列所陳不無扞格及聞公奏聖情卽悟屢有翻然夙駕之意不幸間言易入作而復輟五年五月孝宗疾勢浸劇留公等待罪光宗有旨宰執並出于是俱出浙江亭俟命而留公徑至六和塔孝宗聞之憂甚使諭宰執入城凡有始終扶持之語公等乃復歸第六月戊戌夜孝宗大漸光宗既不出延見大臣宰執不得已退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是時人情洶洶中外汹絕無所用力公遂與中書謀請憲聖垂簾主喪事憲聖問知有典故始傳旨令朝廷施行是日乃成服于時事勢危迫恩所以計安天下無若建儲公與宰執同入劄子請早定儲位以安人心不報再請乃付出批云甚好公再乞御筆下學士院降詔但付出御批歷事歲久念欲退閑八字自是連日繳請降詔之命竟不下數日復奏而牘尾有御批留公大汛七月辛酉朝臨

忽踣地退治去計先是孝宗疾勢彌留京口諸軍妄疑朝廷祕不發喪欲相率縞素向闕遠近惶惑至是建儲之請既格而留公又欲引去公自度不得辭其責乃暗謀贊成內禪之舉公嘗與殿帥郭杲論京口事知杲忠實可共謀國事獨忠未能達意于杲使備宿衛闔工部尚書趙彥逾嘗有德于杲公暗使言之杲欣然聽命公卽折柬報留公措置已定願少留不聽留公夜潛去由是人心益搖時慈福宮內侍張宗尹與閤門韓侂胄厚善公乃使侂胄以內禪之議附宗尹入奏憲聖憲聖宣諭令公且耐煩公心知憲聖有主張意明日再遣侂胄復申前請侂胄又令宗尹附奏亦竟不得要領適遇提舉重華宮關禮嘗久事孝宗禮問知公意令侂胄少俟卽入泣告憲聖以趙知院亦有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寧憲聖稱善時關禮先以憲聖命請上入簾下憲聖勸上卽位上稽首固辭憲聖命內侍扶掖出簾屢以黃袍加聖躬上屢却之顧謂公曰恐負不孝之名公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萬一有變亂卒起當置太上于何地陛下尚得爲孝乎上被黃袍却去不坐公率同列再拜稱賀乃引殿帥郭杲步帥閻仲入賀杲仲先退如祖宗故事分兵宿衛南北內少頃上詣几筵燒香哭盡哀行禮久之公等再三祈請上始就御坐百官起居退觀行禫祭之禮頃刻之間羣情欣慰中外俱定光宗內出禪位手詔丙寅大赦天下始孝宗違豫上

下憂懼興訛造訕異議沸騰褒陽有歸正人潛謀爲變者若非聞赦解散必大貽朝廷之憂于是人益知內禪之舉爲不可緩云是月權參知政事行狀公之遷知院事也以車駕久不至北內及武興吳挺物故未有主帥日久憂懼堅辭不拜時朝廷將以長至奉上慈福册寶而左丞相留公正以論姜特立待命于郊累月不召右丞相葛公必又方被論請去中書進擬差禮儀使光宗面命公爲之公對册禮重事故皆以宰臣爲使今陛下捨兩丞相而用臣恐事體太輕非陛下嚴奉祖后之意乞于兩丞相中選差一人光宗許差留公公卽請降旨差中使宣押及遣宰屬往諭旨且請册禮前先詣重華于是留公復相長至前五日車駕過宮都人大悅册禮成有旨趣召公受告公復奏曰宮留正已復相惟是武興久不置帥恐貽朝廷西顧之憂陛下除帥臣卽受告不敢復辭光宗欣然許之公乃拜命竟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

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吏部尚書除

端禮字處恭龍游人

紹興五年甲寅

正月葛郯罷右丞相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

制曰咨股肱于撰路實庶政之權付管鑰于陪都式藉重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斬解于繁機肆出膺于隆委誕敷制綍敷告廷紳具官葛郯迪行忱恂賦資溫粹早遇光華之治浸預祕謀雅輸輔翼之勤尤嘉舊德逮遍更于二府爰顯陟于中台

宋宰輔編年錄卷十九終

寧宗紹興五年

七月丙午陳駿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丙申參知政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于本兵等宰輔之尊位尤高于建使酒畸宗雋方陟台司茲曲狗于逐詞俾就陞于典領載啟丕號具驗璽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博達論紘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之守約早繇簡擢徧歷要華旋分任于樞庭寖冠榮于政路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子遐衛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每務講明于自治屬予初政賴爾嘉猷惟勞舊

者恩必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于冲牖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于重權肆特峻于班聯庸增嚴于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尉之名酌顯秩以加超陪映租而併衍萃爲茂渥實示殊褒於戲夙夜有密之基方欽承于休命文武久長之用宜勉究于令圖尚服訓言益親美報（詞樓綸）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辰申命爲相是夏孝宗升遐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公預差委寔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請議留公乘國之罰遂遷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太中大夫遷九官非故事不敢當親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進爲樞密使時陳公駿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即舊次故不復辭職而獨辭所遷九官上亮公之誠祇遷三官爲正議大夫（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點字春伯臨川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

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拜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拜左丞相正乞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于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韓侂胄寖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一

日復至趙汝愚閤中公聞之令省吏諭使去曰此非知閤往來之地侂胄大怒面出由是嗾諜去公八月九日降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上知公力請建儲始末以上皇付公御批八字進入復公原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鄧州居住四年九月量移南劍州五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六年閏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原官職致仕未幾以林采言依舊光祿大夫致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

殿大學士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侂胄何人誤國至此哉自是憂形于色寢食俱廢

七月疾且革惟念邊事無休毫享年七十有八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狀行

正紱復光祿大夫制曰朕盈益謙斯爲天道記功忘過時乃朕心念黃髮之既愆悵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以自新 具官 往在先廟嘗司揆務繼事聖父顓秉國成崖岸峻而軒裳所瞻鼎足強而棟幹勿撓方朕御圖之始適逢當軸之虛亟命造廷俄嗟去位貴生嘗賦于單閼夢得思問于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至于遏公議而下內遣之詔屈邦憲而聽從便之居前代之處放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元有異恩而猶分務于別都則是尚聯于謫籍爰寵還于峻秩俾遙領于眞祠示帝王予奪之公全君臣終始之誼噫面三槐而開黃閣已深悟于昔非棄萬事而從赤松尚勉瞻于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 自樞密便除

制曰履帝位以御邦方圖政理立宗英而作相徹自朕心雖退處于樞庭當載還于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 具官 趙汝愚 忠實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世已深壯歲逢辰愛君益甚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謀帷逮予有與厥功尤大允矣托天之手粲如導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機實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三且而陳懇惻皆不可乃言于上曰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爲宰相者又陛下龍飛偶在一時舉附之列臣之踪跡愈高則愈危望

陛下保全置之安地必不得已俟皇陵復土兩宮重懽望陛下許臣先去于是退始就職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搖正言黃公度侍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起居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救皆不問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決請去至再復不許面諭公曰丞相欲去須候太上相見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北使朝辭公命家人治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款其行是日晚遂宣鎖云微聞欲行刑廟貴仍趣治裝而公之客或曰上即位甫倒公進退宜謹故聽之翌日果以孝宗祔廟備著忠勞階特進故事祇遷一官時遷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官

魏進宖 狀行 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統爲宋太祖熙寧中屈于王安石之議久未正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爲非既當國首請用韓維孫固等議遇祫享奉藝祖東向而祠僖宗而下于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馴致閒暇公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爲乃率同列于上前極言今日弊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開天章閣故事以謂一時更革綫數事小人側目譸訾並興而范富尋皆去位權臣方蜩螗狙伺乘隙抵巇聞之益懼嚬集衮侶分置要途凡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望上曲加保全而卒

羅于礪 同上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刑部侍郎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賡罷知樞密院事

賡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士宮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二月戊申兼修國史除元年

京鏜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兵權總于樞筦執當魁柄之隆時望疇于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渙庸示殊褒 具官余端禮 端禮自少力學博極羣書中紹興乙丑第進士歷官中外所至有聲其在朝廷論思祇事上皇功重而裕和寬閎而簡括受知烈祖忠備啓于論思祇事上皇功尤多于調護召從家食擢位天官出分師圖之雄來貳機庭之

邃廟謨默契帝眷寖深建予纂紹于邦圖乃命參陪于揆路不改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資遠略既有加于邑賦仍眞錫于非映用登臺瞻茂昭異數噫國家是時及閒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安強斯壯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

鏜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咸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輟自本兵之地深眷倚爰示寵嘉 具官京鏜 襟度粹夷器資凝重久矣徧儀于中外卓然立志于事功禮執殊鄰孝祖揖登于法從政成全獨上皇召寘于文昌逮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燭微載疇帷幄之庸俾贊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武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祗厥命益遠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宜啻儒英之用既符人望庸畀綸言（具官僑）早以異才冠于多士學問本于醇正進退得于從容遺以交鄰義不辱于君命召而前席言勿爲于身謀積望乘高來歸何晚屬纂丕圖之始尙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還文昌之舊著講帷進列備見忠誠宥密參華尤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井賦之豐兼錫眞及爲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狗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附侂胄舉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沐行狀）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州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慶元元年 乙卯

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內爲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爲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洛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雅推人望之隆進陟冢司之重蓋烈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尙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籍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忱悃祈避煩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屢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于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袞之嘗益思體國毋有遐心（鄭僑詞）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　是時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詞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詞色及爲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狗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附侂胄舉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沐行狀）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州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聱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于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于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陷譴呵而致刑本朝深鑒于前車同姓不容于接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徵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趙汝愚）色厲而內荏身私而托公偶早竊于科名已偏塵于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尙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既勿避于此時狂僭知難防于異日朕位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詢旨父子之傳本于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安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斂之心盤互妄邪參通籌策內欲擯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戎夷而開

邊境之警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冤之指教愈喧物論具載臺評其錫授于散官以寬投于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名分之戒勿忘自省尙體寬恩 汪藻詞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罷于衡陽得旨歸葬二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言臣竊見故相趙汝愚死于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至洒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牽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爲幸甚奉旨依後自故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歸于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于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愷舊而有感 見趙汝愚 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清燕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議論之交勝遂使龍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焉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心惻恒以致其情緊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羣才與無終棄景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于篆車以流光于壞戶噫朝而目送倘思加禮于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恩于德裕幽魂不泯明渥其歆 楊炳詞

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慨念忠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爲悅夙高輔翼之勳質鬼神而無疑可後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 具官趙汝愚 節挺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晉參于國秉實深慰于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遽反眞遊承文考與子之慈對越天地相冲人有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奮庸允資篤棐嗟權臣之娟嫉挾讒說以震驚謫處偏州僅踰中壽雖頗從于甄復猶未免于蔽蒙惟人心不可以厚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黽還職秩追賁泉扃爭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古之光華載嗣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師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于居東之後文帝之待周勃釋疑于就國之餘義匪間于古今人適殊于存歿尙惟英魄式監至懷

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弼之寄光宗排羣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公之心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布告大廷而申命之耳公欽然自視每進輒辭連疏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首鼠者陰拱默觀憸狡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危于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橫流洶湧之衝無復却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爲我宋無疆之休古所謂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讒人罔極樊惑天聽公竟以遷陟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得盡白于斯世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不內慊于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謚二年以諸子遇郊寘加贈少保其後權臣謀動干戈幾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上益思念

公之元勳嘉定元年二月詔復元官詔大常趣賜謚謚法忘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行狀）始公能政公論爲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草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竄殛鉗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爲之謀曰食肉者必棄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孰若與其骨遠屏之以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責小人之用心亦憯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爲挽章私相吊哭至大書揭于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輀所經父老焚香迎拜于道左或至涕泣萍鄉圖邑以竹枝標楮錢于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焰爲之蔽空朱公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閭閻之人雖深山窮谷窮婦稚子聞訃莫不

憤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何得而掩哉（同上）公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爲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稿事實等書讀之輒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除）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除）余端禮（具官）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撰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忘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迺輯廷紳誕敷制綍（具官余端禮）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于庶列喉舌法從之班聖父召之于留都遂畀輔臣之任益殫忠藎力贊政機迨予嗣曆之初尤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謨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

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奮庸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罔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政刑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答曰惟昔宗盟嘗居槐宰之任若時卿衰亦應柘溪之祥尚其遠邁于古人相與共興于大業

同日京鏜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鏜知樞密院事制曰當國家閒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

周密之地在圖任于舊人肆登帷幄之英庶幾寬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縉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簪筆持棨告猷備罄于兩朝歷非捫參賦政尤高于全蜀迨予訪落于爾迪知乃自納言之聯俾贊本兵之寄每劬戎昭之果毅冀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羣已著謨明之效幾廷擢冠茲爲柄用寬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縉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簪筆持棨告猷備罄于兩朝歷非捫參賦政尤高于全蜀迨予訪落于爾迪知乃自納言之聯俾贊本兵之寄每劬戎昭之果毅冀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羣已著謨明之效幾廷擢冠茲爲柄用之專疇錫公圭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且彰禮貌之殊噫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事有備無患斯永固于邦基緊時老成奚俟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兢業御圖焦勞求治一相處乎內方有賴于舊庸四輔惟其人詎可妄于簉俊乃睠爽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爰錫贊書式昭眷意（具官鄭僑）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篇自冠于布章養望以推于柱石論思道盡晚蒙烈祖之知調護

功多夙被慈皇之眷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擢貳樞有嘉謀略晉陪黃閣庶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關兼士氣民心之攸係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治之期我其大監撫于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實爲良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人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圖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置西樞之要既疏新渥爰錫明

高華孝宗嘉其朴忠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欲其詳試自枉史以典神皐予素簡知命司風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理甚明金革有切磋之益爰加書殿之職晉陪武帳之謀非特冀運籌決勝之功庶幾收强本折衝之效益修武備亶惟暇時幾事不密則害成固宜藏用軍實無日不申儆玆爲遠猷永肩

乃心祗若予訓

深甫字子鼎台州人

慶元二年 丙辰

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 自右丞相除 京鐘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遷 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配夫上台天乙之興仲虺居于左相惟朕躬之冲非奉慈訓以纂承置器于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纂帝王之盛隆俯思俊哲以翊贊疇若予采有能奮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茲陟冢司揚于王庭渙其大號具 端禮官 余 篤厚謹禮身之行忱誠堅許國之心在坤爻則包黃裳之文于鼎象則安玉鉉之節寬而栗柔而立德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閒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謬早被孝宗之眷復膺太上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觀甘擢貳樞有嘉謀略晉陪黃閣庶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關兼士氣民心之攸係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治之期我其大監撫于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實爲良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人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圖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置西樞之要既疏新渥爰錫明

近如驂乘之時至于壞植散萃遂良登傑奮發雖繇于予斷矢陳悉本于汝謨國是既明士風寖革陰陽順序年穀以登夷狄脩和邊鄙不聳將究彌縫之用可無褒進之恩惟玆元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蓋得賢而後居佐天子理萬幾俾顓持于魁柄分長史爲兩府庶並建于弼臣庶志慮之合同于事功而協濟規摹已定要當力底于大成朋比既祛罔或輕搖于浮議副朕所望在卿優爲爰超賜位之階以作蔡公之表

衍其采食豐厥眞爾以彰懿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惟休無疆惟恤敢忘受命之承克懇厥后克遹觀敏德之又尚思棐迪之篤遠邁明良之康惟用勤于我家終有辭于永世

鐘右丞相制曰勅天命而觀萬幾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資爾庶之有能欽念顧禮于皇穹建篆承于慈極任重守大懼于缺以不遑謨明弼諧孰厥德之允迪保我邦圖之固助予旰食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于夢卜豈如今日迺近在于樞機其輟本兵俾陞次輔具 鐘官 余 揚孚號播告路朝 鐘京 疏通裕開濟之才鯁亮被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諏智常究于精微撓不濁而澄不清莫莧于淮淡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策熹足而據要津峨豸柏臺延臣懼其正色爭禮望塵倚奴不敢桀心旋

爲讜蜀之行尤展籌邊之略逮朕初載冠于從班一覩長者魁梧之姿卽知公輔遠大之器子房之授高祖言殊石水之投馬周之遇太宗契踰膠漆之固寄之心腹擢在疑丞論說無疑殆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在山確持尊君親上之忱力建壞植散羣之策洎予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于廟謨始進顓于武柄運帷幄而決千里之勝旣厭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盡贊元而經體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于醇一士風雖革而尙起于譎張年穀新登倉廩尙寡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脩凡此數端皆如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之大政力底于成退朋比之浮言勿爲之惑倘能素絛予望深期涉彼華資旣越三階之峻衍夫眞食仍增千室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勳庸之茂於戲顧曹爲冠豈專務于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于謀斷其思夾介之義以迪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鐘初封祁國公五年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上壽拜少保進封鄆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 自參政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除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自權吏部尙書除

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紹興府制未入

端禮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吏部尙書除

翥字叔羽處州人

慶元三年丁巳

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 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丐閑故有是命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戊午

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月丐閑除資政殿學士知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州

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尙書除

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己巳以毋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

閏二月庚寅京鐘左丞相 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冀國公

謝深甫右丞相 自知樞密院事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鐘左丞相制曰斗魁之下曰三台夙炯中階之象太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顓面之朝朕法天建官臨政願治繇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鈞而具爾瞻既明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陟冢司渙敷制綍之公臨告廷紳之衆具官京鐘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開學貫古今蘊符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文應

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早結知于烈祖復被遇于上皇爭禮折衝廟之嘉典薄增非絡之重逮及眇冲之質益深簡注之懷既陟疑丞旋躋樞近如貞觀之有戴胄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錫于帷幄惟師虞之僉穆嚴帝載之熙熙莫不詔八柄以馭羣臣杜羣枉而開衆正益賴彌綸務体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敷時幾所以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穀屢豐于農扈織塵不警于邊陲瑞牒效珍聖父衍康寧之福璇穹錫羨元良開震夙之符時浸格于豫和功實資于寅亮欲彌縫之益究豈褒進之敢稽既穆卜以集祥庸涓剛而申命疇爾盛勛之懿位于元宰之崇黃耳玉鉉之華翊丕基而增鑒希冕篆車之飾兼亞傳以陞班易原武之公圭啓冀方之胙社拓其多井陪乃眞畬以彰一意之倚毗以侈千齡之會遇於戲遂萬物而佐陰陽之理深甫右丞相制曰大臣國之股肱惟其人而立政貿相民之師表置諸右以輔台朕奉慈訓以纘承攬繁機而兢業迺睠疑丞之彥備殫翼亮之勤夙藉樞機之遠猷進而強本式疇中外之偉望咨以舊煕誕敷明綸敷告列序具官謝量凝而履正學博而才全事能應物能名智獨劬于微渺柔不茹剛不吐節蓋秉于直方孝皇一見而深知太上肆加于隆委比非質紹基圖之始以瓌材爲公輔之儲爰即貳卿遂躋獨坐尊人主如堂之勢廉陛遠而難攀進忠臣憂國之言姦邪爲之不起亟延登于兩社旋復本于五兵每協恭而和衷益圖事而揆策討謨慶告議論通乎古今廟算是禪有密基于夙夜政之維御罔不飭將之紀律罔不張裔夷譬其威稜邊圉底乎靜謐惟器之宏者應彌裕而績之優者任必隆矧太微上相之輝列次星而交映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肆命贊元庸均宅揆言觀當世之急務盍究經邦之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蕃飾杜圜橐枉而開衆正益賴彌綸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敷時幾所以答天地之況凡予注意皆爾究懷屬並峻于鈞衡初匪勞于夢卜諒精神之眷契實左右之具宜陟以三階既具昭于徽數陪其多戶庸併衍于眞租以昭體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贊如晦之斷蓋可同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允賴守文而持正將究觀于偉業復遠邁于昔人其迪訓詞以承休命

六月鐘進封魏國公　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國公嘉泰二年十二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制曰基命勤于夙夜允資密勿之謀執政均于股肱兼賴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才之英爰錫褒綍以昭寵渥具官何澹忱恂而勁正閎亮而裕和淵識貫乎古今琬文發諸經緯暴聲名于當世早擅掄魁附羽翼于初潛蔚爲舊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之風虛懷極其延登曩假俾之參預舉偏補弊而靡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爲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劭成朝野之豫既益彰于素望庸推正于紫樞屬方時平敢忽武備謀臣勇將當廣爲數世之儲尺籍伍符宜盡汰積年之冗矧復裨于幾務皆有賴于謀猷拓其多非之封陪以眞畬之賦其加徽數彌示隆知嘿文武爲憲尚邦盍倚兼資之略精神折衝千里襄成殛本之功宜對揚崇愈勤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自強字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鐘卒

鐘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二月拜左丞相是月薨入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辛酉

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丐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八月甲申兼知樞密院事

張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簽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除

巖字肖翁湖州人松字冬老池州人

同日張簽罷簽書樞密院事

簽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以端明殿學士宮觀

嘉泰二年壬戌

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父喪解官

松自開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免知成都府後以逆曦之叛松自西蜀遁歸章

良能繳程松與宮觀指揮奉聖旨降三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程松昨爲赤縣詔事殿帥吳曦遂得潛結韓侂胄致位宥密前年西事之方興也侂胄造松入蜀正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爲閫外之舉而松才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趣其變叛書既聞身爲元帥上不能糾合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舉五十四州之地以遺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書逆賊尊以王爵受其厚賂明日遂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爲過而權臣狗私祗用輕典徑以散官置于善地誚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副使貶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說友字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曷奕斗樞不應西垣之次斡旋機柄密承北極之尊遴選眞儒式當隆委自具宣劄良玉不斲大器晚成居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慍之容一見而簡帝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獻替每輸貫日之忠琅闈塗歸眞有回天之力君子之勇雖貧育不能奪仁人之言非堯舜不敢陳其勤正陣百川之狂瀾其醞藉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之臣均謂股肱之助半千逢辰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祕殿之隆名畀眞封之新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殫厥心共成勳績斯有無窮之問采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爲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赴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 癸亥
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 觀文殿學士特建康府 深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丐閑判建康府入相二年 後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樞府一年餘
戊戌袁說友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 泉州人 二年辛丑以端明殿學士除在京

宮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樞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生于忠義之家首爲諂諛之倡佞胄盜權之始伯壽爲浙西憲納贄投啓即指故相爲跋扈且云澄清方效于范滂跋扈忽聞于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于獨仰文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鎔寅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繳駁以斥逐善類假草詞以詆毀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色斯舉矣愈切悲鳴僥倖重來曲意諛悅躐登西府見謂非宜扶曳謝恩顚頓失措疏其罪惡合正嚴誅而祕殿隆名老死牖下贈恤之典與勳舊同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爲姦邪之戒奉聖旨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士寅字 華陽人 嘉泰二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開禧三年十一月薨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自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 甲子
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開禧三年十一月薨
時奏乞將許及之宜責得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　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徵召除開二年三月乙巳以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丑

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丐外除知興元府執政凡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具官劉德秀）弘深而簡括和裕而直方志負經綸有尊主庇民之略學臻壺奧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予衷俾司言責見諸糾逖悉符天下之公凡所建明深識時務之要旋奏中臺之最肆

隆嚴石之瞻迺倦直於承明一麾出守復遠綏於全蜀萬里於行盧佇遄歸之音彌高難進之節屢更歲籥還踐天官朕念人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孰踰老成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秘殿

德秀字　隆興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錢象祖）簡靜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生平每恥于空言智周萬微中外不辭于歷試扈從鑾輅思之益審宣推惠養之仁公望聿隆家聲彌振逮擢居于宥密益茂著于猷爲睠惟乃祖迪我孝皇遠垂勵翼之規綽有典刑之舊是用斡璿杓而東指授政柄以左旋遂登踐于世官仍共裨于廟算

七月辛丑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平原郡王拜平章軍國事）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府五月　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劉德秀卒上遣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遣表恩澤給事趙夢極繳奏不肯書讀臣竊覩邇年啓釁妄動上下騷然蓋自權臣始用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于是布置臺官崇植聲勢陰遏異己一時憸人縱吏過當屏斥善類惟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網而盡朝廷爲之一空其間狠愎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從蜀郡遂除大理寺簿怫然不滿見于色詞包藏害心實始于此寅緣既登言路遂肆其毒怒日切齒視士大夫若仇其于忠良骨鯁之人不盡吞噬搏擊不肯已不三年則以梓宮長樂藉口憑恃虜勢迫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讎之禮脅國增幣以爲厚敵之資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功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厚祿誘致惴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親養老之說飾姦言而實則首足倒施倫紀隳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關于臣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奉聖旨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南北脩好李璧亦被貶檜復王爵

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是時司諫易枝上言比者陛下以虜情叵測舊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招收忠義此亦有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復兼本兵之任宜振舉其職以共國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謂忽疾以事其君者奉旨與郡給事中鄧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以正人心而象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人曰上意不以爲然象祖參預大政把握本兵二年于茲乃始辨論以爲不可何耶乞將與郡指揮寢免重賜竄責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充銀青光祿大夫衛國公

樞密都承旨李璧奏紹興之初總攬羣才脩明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日冀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即死逮其既返外託復歸本朝之名而實則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虜賜力唱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禮傷道遺君後親往往畜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而檜則以梓宮長樂藉口憑恃虜勢迫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讎之禮脅國增幣以爲厚敵之資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功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厚祿誘致惴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親養老之說飾姦言而實則首足倒施倫紀隳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關于臣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奉聖旨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南北脩好李璧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嚴知樞密院事（自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乙卯除督視江淮軍馬知樞密行府都統司江司鎮江）

嚴江淮都督制曰帷幄妙于決勝夙資洪三傑之謀江淮稔于知名載倚張萬福之重眡惟樞要厥有源流肆煩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具官張嚴學紹泗濱才全莘渭風采再新于要路民瞻早峻于遐聯粵自塗歸徑躋髦假牧人御衆薦宣帥閫之勞經

體貳元旋趣覲圭之入八柄兼資于文武一堂聚會于精神適時脩攘久顓宥密政刑明于閑暇有嚴自治之規道德成乎安強克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屢勝三捷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遵養亦今日之大計爰藉幾庭之望聿開行府之雄戲幄甫離于都門號令已孚于邊陣氣增天塹歡動雲屯謦咳爲之精明將帥安其指授嚾佛狸之死卯年既獸符于童讖單于之朝正月尙亟奏于膚功

李璧參知政事 自禮部尙書除

璧字季章眉州人

十一月甲申丘密簽書樞密院事 馮

密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文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容識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應詔上方勵大有爲之志急于規恢羣臣將順不暇及賜對公奏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外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挺病且死公素以吳氏世掌西兵爲慮陛辭日奏言兵權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尋挺果殂公卽乞遷他姓代挺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領以殺其權長于曦不必令犇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于是上命荆鄂都統張詔代挺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公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果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未可言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北邊以備虜之報復權臣一時逗于事勢因循勉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旦竟得

先見遠識曦既伏誅公表賀其卒章曰刊山銘閣願益謹于將來曲突徙薪敢自論于既往蓋不忘忠愛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覓免歸自此閑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元府年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請相見留語從容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則北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共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闔下當爲國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不悅頗亦感動尋改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置偽平章宣撫于河南奏欲命公以簽書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爲虜特張其虛聲其議竟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宣諭兩淮以謂使名得中可與軍政公度用兵之意牢不可回復書力爭良苦權臣滋不悅于是宣司遂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連疏乞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用兵不容力辭王師自克泗州進園宿壽暑雨方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臣不以爲然既而宿壽師潰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尙書江淮宣撫司公自列祈免章數十上訖不獲命因不敢復辭權臣來議招收潰軍且求自解之計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謂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僨帥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言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北邊以備虜之報復權臣一時逗于事勢因循勉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旦竟得

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宿壽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皆創殘不復自振于是普犒諸軍一新號令還戍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維揚幾日郭倪畏公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爲之動是時邊計未立虜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率先取謀千倪而後區處報下宣司之情愈不得通矣郭倪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第知封殖揚州緩急則趣瓜州爲遁計淮西一路不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賓僚行邊撫犒上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奬優渥宣司招撫江淮丁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爲宣威軍以補諸軍之缺公尋移司建康時報虜犯淮南遂詔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學士恩禮悉視執政

開禧三年丁卯

正月辛卯丘密罷簽書樞密院事

密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相論密與宮觀未幾朱質再論密落職依舊宮觀　公既拜簽樞督視之命時虜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既而圍和州公遣救兵救之和州圍既解虜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虜兵漸近儀眞遂託言點檢瓜州乘揚州而遁且揣選卒精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檄切責令還戍倪不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僎等統率策應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稟命公大駭時方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璧等充小使以行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使所議正相矛盾殊患之郭僎至儀眞與虜遇戰不利公訴于朝且自引失職之咎歷數郭倪罪欺蔑督府略不關白以至喪師辱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乃倪罪與權臣密議表裏爲之欲徼倖一勝以蓋前日逗撓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州公遂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爲之地倪但追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役雖沮于用兵而虜情大略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爲兩淮蹂踐至此乞自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又謂虜指權臣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權臣由是大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蹤跡益危矣會諜報諸處虜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十一月甲戌兼知樞密院事）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開禧二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罷督視江淮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貪緣求脫全璧里居上言韓侂胄妄起兵端巖實在樞府惟恐少咈其意而邊隙由此遂開督府而深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者何事亡命敢死乃以不能犒勞爲恨乞重賜鐫黜十一月嚴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降兩官徽州住居

制曰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羣情舊由獨斷爰誕敷于顯策庸敷告于治朝（良宮韓倪閎）早以勳門沒登顯路久周歷于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監之意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于嗜殺眇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尚處于廟堂何以迄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眞祠庸少慰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

倪容（章良能詞）

倪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倪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己刼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朝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疏忌忠讜慶公狥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怨讞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倪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能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倪胄久任國柄粗嘗勤勞但輕信妄爲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倪胄始以肺腑貴緣置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倪胄迺以預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于宮廷叛造亭館震駭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夫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金牌祖宗法專隸內侍省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倪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收封樁庫專爲邊備之用得旨又得旨韓倪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彥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于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晞殷瞻宜從策免茲舊由于獨斷庸播告于羣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獵膺大任本謂柬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譽直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隣境頡亟于和好內郡疲于糧餉

邊城厭于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顚不扶殆成撓棟儻不頓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訓（章良能詞）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劉子翬誅竄得旨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狥雖招權猶奉內祠凡所設施尙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召還侂胄即以爲心腹事無巨細必與之謀璧懷鄙夫患失之心趨和奉承無所不至躐遷陞進既得所欲國家之

去無幾有旨追三官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劉子翬誅竄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宋由之爲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遐聯雖二咎之並彰固衆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特進奉國公陳自強睚眦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第知既得而患徒以權臣之私睚眦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第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棄于朝綱復助開于邊隙肆爲蒙蔽剚致繹騷人皆懷愛國之心願輸忠藎爾獨狥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于廟堂請託偏于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攬威權明詘陟收還寸印綬俾退處于田廬國典未伸人言尙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于不仁而周制九刑

亦首懲于毀則肆稽古訓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舒于輿議以救告于多方噫設廉恥以遏臣朕固素隆于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抵于譴呵往省前愆毋重後悔（蔡幼學詞）

臣僚繳奏自強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三凶侂胄先以繕家又復斬首而自強曾無緒次施行則刑爲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強朋奸誤國黷貨狥私罪大責輕公論未歇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

同日李璧罷參知政事

璧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一年餘臣僚乞出除職與郡之命特行竄責言璧昨自蜀中召還侂胄即以爲心腹事無巨細必與之謀璧懷鄙夫患失之心趨和奉承無所不至躐遷陞進既得所欲國家之

安危休戚俱不暇問侂胄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于璧開邊之議璧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璧則無不與議所頒詔命璧亦先期撰述心知物議不以爲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璧頗謂當誅止及對侂胄語則不然反覆譎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者乞追奪奏檜官毋不論其專恣無君乃咎其力主和議云云臣僚再論奉旨李璧降兩官送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侍讀除丁亥兼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知制曰朕敷求碩望協濟宏圖陸賈入而交平勃之讎密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舉元凱之美適求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兵民之照務厲精更始錫命維新（具官姓名）碩大光明

閎深疏達學貫天人而守之彌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永卓陵之臨軒早登龍首予冲人之嗣服普立螭頭顧枉尺之不爲曾進寸之莫計引帆一去掃軌十年障西風元規之塵初何求于斯世起東山安石之夢未免爲于蒼生惟久蟄而斯通故雖退而愈進視草分章于雲漢持荷振武于文昌迨欲除心腹之憂嘗與膺表裏之託志不持于首鼠機爰決于投龜天日居然開明山岳爲之搖動威聲霜澟姦黨冰銷大慰輿情遂階柄用極環四輔仍通紫殿之班日贊萬幾默斡洪樞之運啓沃九天之上彌縫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強底華夷之綏靖噫治道在知邪正朕既無疑貳之情執政其猶股肱卿其效翼爲之力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國用事）

制曰（此下原缺七十八格）易轍改絃愈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審和戎之良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廷之綱紀更張甫爾成効燦然固知專任以乘均其可倘虛于宅揆雖功名之際謙虛知出于至誠然平治其誰推擇難違于衆望茲特遷于次輔仍晉掌于中樞稽諸陟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鄉方詎敢輕于圖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其益懋于彌綸于以張道德之威于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除）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自祠部尚書除）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除）

孝友字　信州人彌遠字光叔宰相浩之子大中字和叔永康人　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巳以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戊辰）

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厥功甚茂成茂功者其報必豐矧惟圖任以登賢匪直疇庸而計效肆繇親擢數示序遷（具官史彌遠）沈靜有謀能斷大事謙卑自牧罔居成功忠孝一心勤勞庶務襲相門之積慶爲王室之世臣粵從常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莫酬勳人望愈高輿論尚鬱贍言斗極雖並斡于璇璣號猶相尊實有嚴于魁柄宜陞班于宥密用賛治于弼諧併衍戶封仍開侯國益昭寵數增崇重權以成道德安強之威以壯精神折衝之本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竭于丹誠運籌策以制四夷睟式覲于妙算躋榮弈葉繼踵前聞

彌遠乞宮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爲宰輔日力贊和盟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妥屬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睿謨首除禍本幸念汔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場之事漸獲平息況儲宮聖建國體尊安乞解機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力無如舊弼之圖其責重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褒綍增賁藩符（具官衛涇）重厚而閎深溫純而直諒惴珍久晦經綸富有于胸中政瑟既更風采聲聞于天下越陪國論茂簡予衷進務寅恭贊鹽梅于

商鼎退全明哲祝香火于漢祠朕方與共理之思卿可袖旁觀之手睠言巨鎭莫若長沙潢池甫息于繹騷全楚尤資于綏撫載惟殂德式畀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紫宸之秩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光委注噫申伯之憲文武用作式于南邦賈傅之陳治安竚見思于宣室往攄所蘊毋薄此行

涇以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密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舊弼協濟丕圖總數路之權效已彰于制閫贊五兵之要任宜與于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聽具官丘密精忠許國偉業濟時勞在三朝昔備更于夷險望隆一世今允繫于重輕自復奇于留都實統臨于方面先聲甫震外侮自消克全道德之于無虞之際邇安遠至當豫防于既濟之餘矧軍律之未明且人心之易忘匪資識慮曷定規模疇綜用于行臺還老成于宥府庶幾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拔之基以建久安之勢噫敷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于幾康用吉士而詰戎兵尚深期于勤相其攄所學益究爾庸

密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府江淮制置大使召除未至間八月辛未以疾奏聞奉旨與轉宮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　更化初詔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邊民號雄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巨而所招極淆雜公奏淮東人數頗少淮西一路乞精加選刺別立一軍悉如大軍之制直隸御前屯淮南以充守禦餘悉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穎將雄淮軍除額歸農外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萬人爲額兵既強壯費復減省朝廷與虜相聞則必用公姓名通邊城虜書蓋上意欲虜知公復用爾公頃張皇虜境知其爲中朝第一人物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遣復問公起居甚悉和使既通虜退卽上章丐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事入覲時淮民深軫宸慮雖召公還朝欲使仍領使事居中制外以究設施公以疾力辭還家待命疾益甚復祈免召渥上益遲公來就拜同知樞密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疾中愈不自安猶口授奏檢辭謝上始諒之欲賜寬告養疾詰曰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旁人而可療亦所當爲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正議大夫遣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狀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參知政事且將遣中使宣押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機字彥發嘉興人鑰字大方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自右丞相除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史彌遠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相顓面正朝冠三台而垂燿眷予次補時乃世臣既丕迪于鴻勳宜進持于魁柄誕揚制綍敷告廷紳具官錢簡靖而粹和沉深而肅乂

學窮闡奧非先王之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早踐
疑丞之列深圖社稷之安屬姦孽之弄權幸邊臣而啓釁馳伊
吾之北爭爲馬武之大言伐遼水之東獨有遂良之力諫身雖
罹于讒口忠實簡于朕心逮趣召以還歸益服勞而匪懈密禆
剛斷訖除共鯀之凶明辨正邪盡剪伉文之黨威柄復收于王
宅耆英畢萃于朝廷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曠重望
俾幹洪鈞平心以酌國論之是非虛己以酌人才之黜涉定東
儲之位匕鬯有歸締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君之體有
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茲登庸于左揆
仍領使于中樞襲我元良升亞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
之崇幾度越于常彝示益隆于眷注申陪多邑併衍眞畬疏籠
既俾仰成深切朕方厲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雖修敢忘
備豫之政流離甫定冀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于阜豐風俗思
還于醇厚遡厥本原之地端由鼎軸之司惟竭誠盡瘁可以濟
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汔臻于康乂用永保于安強
於戲尹湯一德以享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
中興之功朕方懷兢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

益篤無疆之休 陳晦詞

彌遠右丞相制曰上天之生賢佐貳由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
臣亶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懋著勳勞爰參繹于師虞俾進熙
于帝載誕揚丕制孚告庶工 具官史彌遠 廣博而純明惠和而亮直
允文允武獨高經世之全才惟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
窮于要道智洞燭于幾先粵由甘泉簪橐之班首任青宮羽翼
之寄罄爾謀猷之告裨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儲德之茂
風飛雷厲密贊主威之強成大功無徙陰之淹去元惡甚摧枯
之易國本千焉安固朝綱賴以肅清肆曠亟授之政圖事
揆策東西並翊于鈞樞慨兵息民南北復脩于信誓杜羣枉以
開衆正之路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宮府俱爲
一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于本朝雖卓乎底績之已高美退
若欽承而自下朕緬懷先正作輔孝皇服勞王家績紀太常而
永耀冠位羣后慶流後裔以愈長勳業相望典刑是似茲方艱
于論相顧無易于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總樞機于宵旰式
循慶曆之規傅德義于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畬租之益
示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鄙甫息而內治當脩民力既殫而邦財
未裕鰥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歉于鄉方凡茲康濟之圖倚乃
弼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內之安
庶及有爲之時迄臻無競之烈於戲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今古
之所同厥考宅厥于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
先哲爾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攄壯猷奚俟多告 陳晦詞

彌遠十一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婁機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 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十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拜左丞相

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 己巳

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 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除並兼太子賓客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中大夫除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率顧俊工念揆席之虛端方賴
羣公之共政顧宰塗之陪貳可稽元老之瞻庸肆綸告之誕敷
表耆明之參會 具官 行夷以梓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
而養之以虛學足以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
怡然而自適賢進用之際亦泊乎其無營儼萬方之具瞻亶一
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于衡石精神
密勿察治忽于樞機屬兩相臣虛位而弗居與二大老分鼎而
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和衷然而語更化則未覩惟新
之功論爲國則尚鬱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豈平治之可期
倚毗之重噫惟后非賢不乂理實迪于古今與治同道則與時
寧分于彼此往殫素蘊庶副至懷

庸釋兵樞皆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眞畬於昭體貌之隆式示
于弼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之良晚是用副于宥府留次崇
班仍衍多畬於昭徽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列祖之繩行
正道誦正言爾其爲承華之輔

紹節字挺臣簽樞虛中之族孫爲虛中後三年紹節丐祠
降詔不允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爲人
臣狥義之倡遨旃海上莫罔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貞
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爲萬世立臣子之防夫
豈計一門忠誼之報 云云

正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自前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子少傅超復銀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矢文德治四國方益懋于有爲補
袞職事一人顧孰先于已試眷言次輔克著茂勳屬當衡恤之
近輔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籌幄之謀
更藉儲閫之贊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
庸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文王世子
之書爾其惟吾兄之輔

良能字達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鴻樞儲貳正有賴于壯猷青禁作賓
尤式資於鉅德肆陞華於秘殿庸增重于機庭 具官 宇文紹節 履粹而
行方才宏而業鉅家傳忠義想喬木之蒼然學有淵源挹洪流
之湛若風采綽乎而是似才刃恢乎而有餘事靡辭難責無不
塞入兼甘泉之橐出宣玉帳之威投壺雅歌已克收于成效運
籌決勝諒無易于名賢粵自召還浸降眷倚豈伊近輔可後疏
榮惟興國之置簽書職首崇于書殿面至道之建賓客位爰正

于弼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之良晚是用副于宥府留次崇
班仍衍多畬於昭徽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列祖之繩行
正道誦正言爾其爲承華之輔

紹節字挺臣簽樞虛中之族孫爲虛中後三年紹節丐祠
降詔不允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爲人
臣狥義之倡遨旃海上莫罔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貞
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蓋將爲萬世立臣子之防夫
豈計一門忠誼之報 云云

正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自前正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子少傅超復銀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矢文德治四國方益懋于有爲補
袞職事一人顧孰先于已試眷言次輔克著茂勳屬當衡恤之

太子少師

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制命誕告路朝（具官遠 臣彌）蘊識精明存心寬裕器業夙推于世美謀猷允酌于時宜據進善之誠已密扶于國本厲匪躬之操遂蕆振于皇綱聿開更化之規力佐弭兵之議周旋兩地黽勉百初宗社再安方陲底定甫擢司于宰事悵遽服于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卽都城而賜第既終襄奉久佇來歸朕欽念治幾渺若巨川之難濟惕懷民瘼凜乎朽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効彌縫之力載疇爾績實簡予衷與其適居處之安備予咨訪豈若正廟堂之任期以贊襄惟藝祖之委信元臣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云有故亦俾從權茲順考于舊章肆特疏于新渥復還揆路庸慰嚴瞻總乃樞庭名式崇于使領翼予儲極位獨亞于師承以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制治朕惟篤意于任賢移孝爲忠卿尙勉思于體國公道行則羣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修往全致主之功抑有顯親之譽（蔡幼學詞）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視朝夕惕念治攬萬幾而兢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頌以安危之寄起于艱疚之中素冠奕奕既畢禮經之制赤烏几几庸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 鄧 名 遠）清明而端重宏毅而粹溫勤相我家世侈旂常之載端誠于國心逾金石之堅屬羣枉之橫流仗孤忠而舊守不爲禍福之慮獨陳社稷之言掃妖沴于大微乾坤澄肅正少陽于貳極震器冀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敝自予衷式從權制而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靜鎭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閎奭至孝欲盡三年之哀而玄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吉制宜舉徽章論道嚴

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井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天難忱斯詎政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爲爾尙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具官 德秀 詞）

嘉定三年 庚午

十二月戊午婁機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機自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尋得宮觀執政二年餘

嘉定六年 癸酉

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哲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隆四近之聯宣稽師言肆敷渙號（具官 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蒐摛詞典誥可追于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于一臺簡知久迪于予衷宥密聿先于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沉底假武脩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曠假之崇實以弼諧之望求諸

試可庶裨萬務之幾微于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顯位之尊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罄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恢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 甲戌

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講遷秘閣修撰除兼太子資客）

制曰北斗環極之臚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贊鴻樞遴圖

一時之英擢自四諫之長併申二命兼佐萬幾誕敷宸綍之華具瞻廷紳之聽（具官鄭昭先）德盛而量博才宏而用全安平進于常塗簡殊知于當宁陞班清貫翕然衆論之歸策足要津藉甚九遷之寵居風憲而有眞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閱于五葉終始不踰于一節時方恢于內治策尤謹于邊防以疇昔造膝之陳洞明急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蔽自予衷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柄式資股肱之爲元良以正萬邦併殫羽翼之助

昭先字　福州人

嘉定八年乙亥

七月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誕登近弼間者慮次不必備以惟人若時疇咨且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疏異寵以載新爰錫贊書式孚憃聽（具官鄭昭先）溫恭而簡括方正而靜淵器量恢宏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達當世之宜自遊州縣之間已隆公輔之望豸冠執法繩違克振于紀綱騎省輸忠論諫必本于仁義周旋惟久名實允孚頃諧柄用之求聿想期年之績就陞政路乃思陵用人之規協贊台司賴丙吉同心之輔方農畝軫願豐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益殫翊亮之思式導休嘉之應噫股肱王室聿臻庶事之康羽翼儲圍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于休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嗟若予采緝宏密之是司人皆曰賢豈登崇之可後載放渙渥昭示羣瞻（具官曾從龍）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厚風規端亮允爲任重之資志業宏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裔輝分于相閫大廷名冠于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躋瑣闥詞林之更踐凡禮樂文章之事若紀綱號令之原用靡不宜政將焉往茲參陪于樞筦仍晉列于儲賓陞華崇秘殿之名班爵衍爰田之賦屬方圖自治之固宋有資長策之深其思上副于倚毗庸以兼全于望實噫君臣明一體之勢共翊丕圖樽俎折千里之衝式禪廟算欽承時命益茂遠猷

從龍字君錫泉州人

宋宰輔編年錄卷二十終

徐自時撰自明字誠甫號慥堂永嘉人嘗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初北宋時神宗命陳繹爲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一卷元豐間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能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爲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本末賅具最爲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鎖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以宋史宰輔年表互相考校如建隆元年趙

普拜樞副此錄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拜簽樞此錄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拜參政此錄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參政此錄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類極多亦足爲讀史者考異之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載某人所行之詞此錄間存姓名亦可備掌故其中如熙寧四年陳升之起復入相制乃元絳之詞載於宋文鑑中以升之力辭不拜其事未行並其制詞不錄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呂蒙正拜相制爲李沆之詞治平二年文彥博除樞密使制熙寧二年陳升之拜相制皆爲王珪之詞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爲曾肇之詞亦並見於宋文鑑而此反闕注皆不免有所挂漏然筆遂未賡續也慥堂諳習典故猶有乾淳遺老之風而志乘荒略不詳其事迹爰略爲考覈俾讀此錄者可以論其世焉

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畢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諳習典故者矣寶祐間自明子居誼宰永福嘗刻之縣學後漸亡佚明嘉靖間大興呂邦燿始得鈔本於焦竑家而闕其兩卷後周藩宗室勤芙以所藏殘本補足復梓以傳蓋亦僅存之本也

溫州經籍志十三案徐慥堂宋宰輔編年錄始建隆迄嘉定宰輔除罷及制詞事迹一一詳載其足校宋史宰輔表之誤者甚夥如淳化五年寇準自諫議大夫知青州除參政表作自守同知樞密院事除不知準於四年罷副樞未嘗更守官也元祐元年安燾自副樞除樞使給舍還封燾亦堅辭詔依舊任至二年六月又有樞使之除表但載燾進知樞密院事不載仍舊任一節則二年之復除爲無因矣建炎三年盧益除尚書左丞以奉使金國辭行以本職罷提舉崇福宮紹興十五年秦熺除樞院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罷爲資政殿學士此二事表並書除而不書罷其餘年月日名與表文歧異者尤不可枚數不徒四庫提要所舉數條也至於援引宋代史籍若遺史日曆丁未錄拜罷錄諸書今並不傳亦藉是存其崖略李燾長編今本缺徽欽兩朝此錄所引尚有數條可補其缺誠有宋一代典故之淵藪也

又案此錄終於嘉定八年乙亥攷陳紋謂慥堂終零陵守不詳何年直齋書錄解題入載慥堂修零陵志在嘉定己卯則嘉定十二年慥堂猶無恙此錄終乙亥者蓋屬草時偶爾輟筆遂未賡續也慥堂諳習典故猶有乾淳遺老之風而志乘荒略不詳其事迹爰略爲考覈俾讀此錄者可以論其世焉

舊藏徐氏宋宰輔編年錄寫本初欲印行而謁奪太多無別本可以勘訂遲延久之去歲中央研究院得鄧氏慕碧樓藏帙亦有此書寫本余友黃嚴王君毅侯方在院長會計囑託就院校勘余本中弘字闕末筆避清高宗諱乾隆以後寫本也院本鈞字闕末筆避明神宗諱天崇以後寫本也兩本各有譌奪而可以相互校訂者毅侯皆一一正之既而劉君貞晦以宋史及李燾通鑑長編覆勘一過又續有所補正焉是書宋刻本久已無傳明萬曆刻本極不易得聞孫氏玉海樓有之惜未見也寫本亦甚罕用付重印以傳之民國十八年十月黃慕記

宋宰輔編年錄

序	五	葉	行	字	誤
序補	一	二十	六	六	呼嗚
卷一	二	十注小	十七	二一	嗚呼
	三	十八	二一	二一	正
	八	二	三	巳	己
	九	二四	十六	裴	裴
	十一	十	一	月	月上空一格
卷二	一	十二	五	貼	帖
	一	二二	十七	廷	庭
	七	十五	十四	士	士
	九	六	二三	巳	己
	十二	十注小	五	訟	大
敬鄉樓叢書		卷二補正訂表			四
	十二	二十	十八	本	此下小注雙提起爲另一段
	十五	二注小	一六	長	永嘉薛氏校印
	十七	六注小	一五	傳	傳
	二三	十一	二三	龍	龍
	二三	六	二一	客	居格
	二九	十一注小	二三	侍	除
卷三	四	二十	十一	日	曰
	五	二四注小	八	己	巳
	八	十一	十九	登	登鄰國
	九	十三	一	己	巳
	九	二四	六	幾	幾
	十八	三	十五	巳	己
	十八	八	四	己	巳
	十八	十五	十一	巳	己

二八	十七	七	已	己
二七	十四	十八	已	己
二六	十八	三三	土	土
二五	二二	十八	己	己
二五	七	八	一	二
二四	四	十七	已	己
二十	二三	十	已	已
二十	二一	十六	未	未
二十	十八	八	太	未
二十	七 注小	八	士學	學士
二十	七 注小	十三		刪
二十	七 注小	八	癸	當刪
二十	六 注小	二	癸酉	癸卯酉
十九	九	七	詣	詣
十八	三三	十七	已	己
十七	十七 注小	二	部	部

三十	三	十九	候	候
三二	三	十二	已	己
三三	三	十二	資格	資格
三三	三	十七	之殺	殺之
三五	十九	四	已	己
三五	二一	六	罪	能
三六	十六	十四	他	他
三六	三三	四	必	畢
三七	四	二十	未	系
四五	一	二	征	往
四五	十四	二	用	用
四六	七	三	已	已
四六	十	九	右五	右五
四九	一	三	用法	用准法

四六	十九	六	成	俸
四六	一	十八	大	太
四五	十九	十	已	己
四二	十四	十	已	已
四二	三	十	院衙	衙院
三七	十四	十三 注小	改	改
三二	二四	二二	其王	其任王
三十	一	十二	章	止
十六	十	十八	已	己
十二	十三	十二	已	己
六	六	十八	旁	旁
卷四 七	十六	十二	簽	簽
五三	十六	十二	簽	簽
五二	五	十二	齊	齊
五二	三三	十二	伴	伴
五十	七	十二	都揮	都指揮

四七	十八	三	簽	簽
四九	三	十	簽	簽同他
卷五 一	十七	三	已	己
二	十三	三二	已	己
六	十六	三	陞	陞
十	七	十四	新	都
十五	四	三四	欽	酉
十六	六	一	想其	想簽其
十六	六	十七	已	己
十六	十二	十六	已	己
十七	十	十九	已	己
十八	十八 注小	九	其	兒
十八	二二	二十	簽	公
二四	一	四	己	已
三二	三	七	簽	簽

三二	十一	九	
三四	十一	十八	
三五	八	二二	
四六	二	十五	
五二	二三	十九	
五三	十六	三	
五四	十三	九	
五五	九	十四	
五七	二十	十三	
五八	十三	四 小注	
六十	十九	二十	
卷六 四	十三	三	
六	二四	十七 小注	
卷七 二	十二	一	
格在	初俗在	永嘉黃氏校印	
初	當朋		
入	人		
又玲	琦文		
已	已		
不	不可及		
其以	其以		
妾	接前行論字		
副韓	副使韓		
史	吏		
三六	六 小注	六	
三九	七	十六	
卷八 四	六	十六	
五	十五 小注	二十	
六	四	二	
八	九	三	

之摳 之時摳
抗推 抗推
邈懇 邈懇
已已 已已
年事 年事
窓格 窓格
庶度 庶度
所其 所其
已已 已已
朝昌 昌朝
泊泊 泊泊
事下劍上 事下劍上 添小注十月 補四字
候候 候候
格在 初俗在
當朋 當朋
入人 入人
又玲 琦文
已已 已已
不不 不可及
其以 其以
妾 接前行論字
副韓 副使韓
史吏 史吏
六 只送各
親 親
三 三

十三	十三	十	
十八	二十	一	
十九	二三	一	
二六	四	一	
二六	九	十	
三八	四 小注	九	
四五	十一	十四	
四六	七 小注	十三	
卷九 五	四	一	
六	十六	十九	
七	二	十	
十六	十九	十五	
十九	一	五	
二三	五	二三	
三六	七	十	
三九	二十	八	
卷十 二	七	十九	
二	二十	二十	
四	十九	五	
四	二十	一	
六	一	七	
十二	七	一	
十六	十	三	
十八	十七	二十	
十八	十九	八	
三三	十三	四	
三三	十七	六	
四十	一	二二	
四十	十七	六	
四三	二	一	

已已 已已
已已 已已
窓格 窓格
已已 已已
徧稱 徧稱
朝昌 昌朝
泊泊 泊泊
事下劍上 事下劍上 添小注十月 補四字
候候 候候
格在 初俗在
當朋 當朋
入人 入人
又玲 琦文
已已 已已
不不 不可及
其以 其以
妾 接前行論字
副韓 副使韓
史吏 史吏
六 只送各
親 親
三 三

四三	五	八	即	既				
四四	六	二十	已	已				
卷十一	五	一	三	入則	則入			
七	十九	十九	已	已				
八	六	十四	已	已				
八	十五	一	已	已				
十	八	四	白	月				
十一	三	九	氣	乘氣				
十三	二二	十一	過海	過嶺過海				
二一	五	二一小注	具純范官	具官范純				
二三	五	六	時校	時論校				
二三	十一	十二	白	日				
二七	十九	十八	尤	猶				
二八	二十	四	鄉	卿				
二九	七	七	賜	賜之瑤				
三十	十三	八	復乞	乞復				
三十二	一	四	之圖	之之圖				
三十四	五	二	顧	雇				
三十五	十七	十七	章	章下殿上	章加以秩殿			
三十五	十九	二	頗	忘				
三十八	二二	十九	提	提壓				
三九	十二	一小注	章	安惇				
四三	十二	十九	史	吏				
四三	二二	七	詔	制				
卷十二	二	十八	送	送				
四	十二小注	五	己	已				
八	九	七	幹	幹				
十四	二十	四	攸	攸循提	攸提			
十四	二十	十	段	段循提	親循提			
二十	十七	九	士	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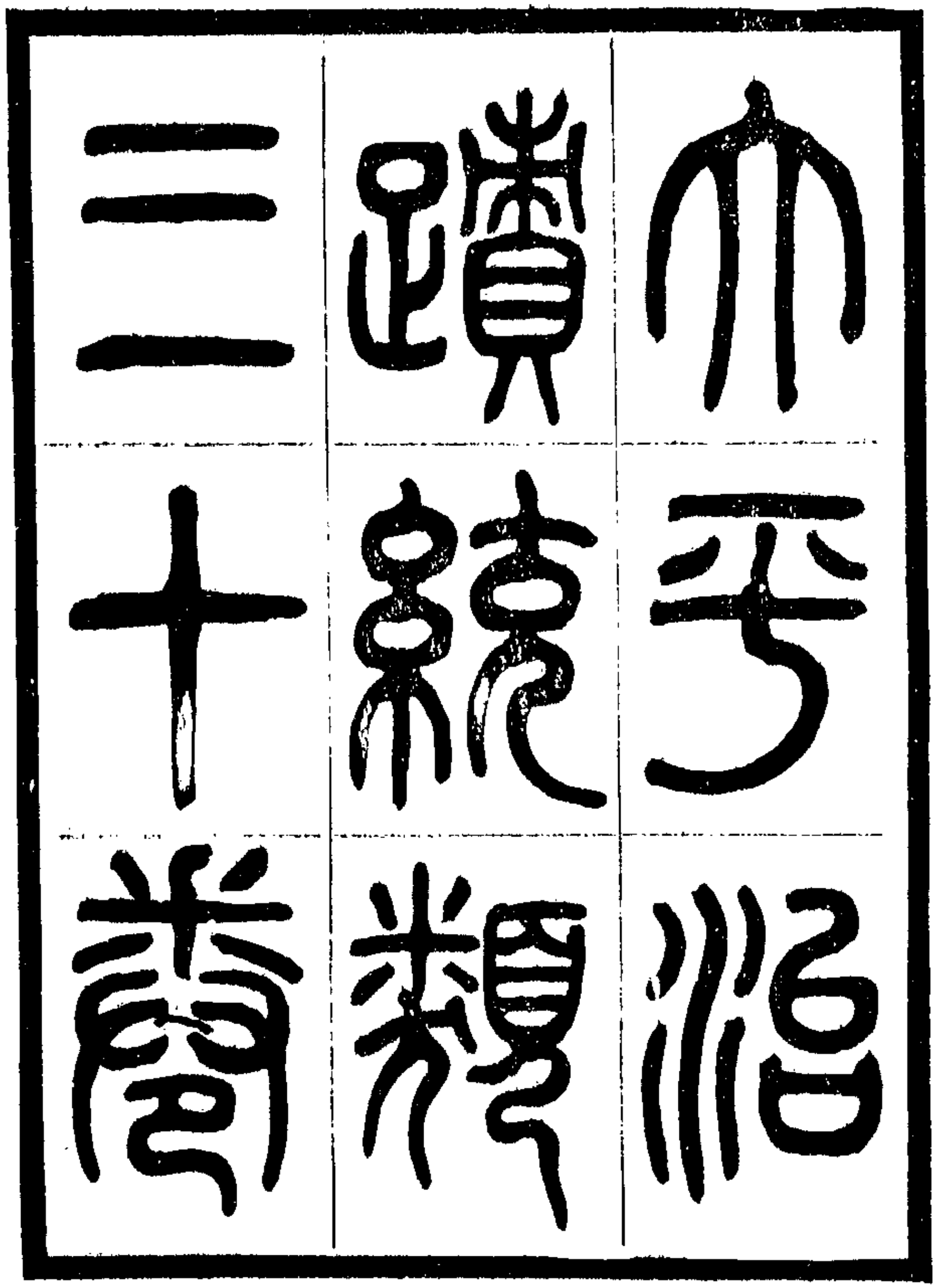
二一	七	二二	事	事時				
二二	十五	十七	都	都都				
二六	二四小注	一四	士	士士				
三四	一七	六	後	後厚				
四四	二	十	換	換撰				
五十	二十	十三	閣	閣學	閣直學			
卷十三	二	八小注	九	官	宮			
三	二一	十六	國	國字二家	國家二字			
四	二二	十三	己	已				
六	十六	四	嗚	嗚				
七	十一	三	歷	歷				
七	十一	六	換	撰				
九	十五	十八	嘗	嘗崇寬者				
十	十八	十	拔	拔				
十三	九	十	爲	爲係				
十六	十七	全行	三月云云接前行遣史二字之下不另提行					
十九	六	七	綿	綿				
二一	十二	二三	州	州明	州明			
二三	七	十二	備	備以	備以			
二七	十五	四	籍	籍				
三二	二四	十三	己	已				
三三	四	十三	爲	爲				
三四	十八	四	之	之				
三八	一小注	十六	開	開				
三九	六	六	閉	閉				
卷十四	一	五小注	十八	師	師			
四	七	九	首	首				
九	十三	十二	空格	空格				
十	十四	二十	四	四				

十四	七	且	具
十五	三	六	授	授
二一	一 小注	九	太	當刪
二一	九	五	五	正
三二	十四	九	傳	傳
三四	二三	十二	敦	郭
四十	二二	五	虧	虧
四一	十六	三	與	興
四一	二二	十八	比	此
四四	十四	四	耀	燿
卷十五 一	十五	二一	將	對
二	十	十二	至是七年	至是年七月
三	十七	十三	許	詳
十三	八	二一	悉除	除悉
十八	二三	二二	待	侍
二九	二十	二二	待	侍
三十	四	四	禮	禮
二九	二十	二	中	申
三三	十六 小注	十四	某	政
三五	三	十六	陞	陛
三五	七	十七	說	脫
三七	二	十二	祐	祜
三八	四	十三	代	伐
四十	十九	十九	籍	藉
四二	二十	六	進則	進見則
四二	二十	十三	巳	已
卷十六 三	三	十	惟	推
五	六	二一	圖復	圖恢復

八	四	八	已
九	三	八	亥	亥
九	六	三	王	王師
十二	二四	十	贊	主帥
十八	二一	十三	江	江浙間兩淮
十九	十三	十	奉	奉朝請
二十	二四	八	史	吏
二三	十八 小注	十二	中	中謹端
二五	一	十六	能	能贊端
二六	二三	十九	熟	熟軌
二八	一	三	承	成
三二	一	二十	執	當刪
三四	三	十八	閤	閣
三六	十一	七	都	部
四四	一	七	王	主
五三	二三	二十	近	沈
卷十七 九	九	五	見	建
十九	十四	十一	楊	揚
二十	十一	十四	政	外
二四	七	十	院	院事九
二五	十 小注	十二	準	除
四四	三	六	容	皆
四五	十	十九	事	事時梁
卷十八 十三	十六	十一	禮	禮於戲庶
二二	二四	二十	事	時
二四	十五	十	正	改
二四	二三	七	率	率
二六 小注	十九	九	閤	閣
卷十九 一	十	七	祉	祉德
四	八	十八	結	品

卷二十	一	十六	十二	加超	超加
	五	四	十五	即	郎
	六	十二	十六	師	帥
	八	二 小注	二十	僞	偽
	九	十八	一	心	必
	十	十	小注	低一格	頂格
	十一	一	十六	大	太
	十四	二十	二	旰	吁
	十四	二三	五	被	蓄
	二十	二一	十二	嚴	嚴
	二四	二一	六	貢	碩
	二六	十三	十八	功深	功用深
	二七	十九	四	即乞	即奏乞
	三二	十五	十四	己	已
	三三	二三	十五	倡	偏
	四二	十八	二三	貞	眞

永嘉黃氏校印



謹案太平治蹟統類三十卷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人是書凡八十八門皆宋代典故通考載前集四十卷又後集三十三卷載中興以後事此本乃宋犖尊自焦竑家舊本鈔傳但有前集不分卷數又中間譌不勝乙犖尊跋謂焦氏本卷帙次第爲裝釘者所亂傳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紙以至接處文理不屬也初紹興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實類苑李攸又作宋朝事實與百川此書皆分門隸事其義例約略相近然少虞書采摭雖富而俳諧瑣事一一兼載體製頗近小說攸書於典制特詳記事稍略惟此書於朝廷大政及諸臣事蹟敘述頗爲賅備可與史傳相參考雖傳寫久譌而規模終具闕其斷爛之處而取其可以考見端委者固與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均一代記載之林矣

聖宋仙源積慶符瑞

宋彭百川撰

趙氏之先自造父爲周穆王御封趙城因氏焉其後與韓魏分晉列爲諸侯至漢趙廣漢居涿郡中遂爲郡人皇高祖諱朓以儒學爲業歷永清文安幽都三縣令皇曾祖諱珽亦儒學世其業歷藩鎮從事累官至兼御史中丞皇祖諱敬慷慨有大志事劉仁恭父子歷營薊涿三州刺史周顯德中贈左驍衛上將軍皇考諱弘殷事唐莊宗掌飛捷禁軍踰二十年歷漢周累以功遷至檢校司徒贈太尉此係通略例云云先是唐正元壬午歲有五色雲見長安太史張璨曰以日宿推之在宋分後一百六十年有聖人興其地至後唐天成丁亥歲上生於洛陽夾馬營有神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上諱匡胤晉天福中雨浙兒童聚戲多以趙字爲語助開運末宋州有異人指其地曰不二十年有帝王由此建號上雄偉沈厚而多大略嘗客游至漢東而刺史范陽董宗本之子遵訓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及上去紫雲漸散周祖西征得上以置左右世宗嗣位命上掌禁軍劉崇寇澤潞世宗親帥師與崇遇於高平大將樊愛能等未戰而遁世宗躬自督戰上即大呼躍馬徑犯其鋒萬軍披靡周師復振崇眾大潰還授殿前都虞候世宗征淮南命上領輕騎翼從敗淮人萬餘於渦口僞將皇甫暉及姚鳳率眾號十五萬塞清流關上擊走之暉將保滁州上追至城下擒之獲鳳遂下滁州時侍衛馬軍帥武安韓令坤守揚州吳將陸孟俊據蚪岡以逼其城令坤懼欲退師世宗命上領兵趨六合援之敗李景之弟達於六合東殺萬餘眾禁兵有不用命者必陽爲之趣戰奮劍破其皮笠以明日索得斬之自是人皆死戰皇考崩踰月起復授殿前都指揮使世宗復征淮南命上率殿前諸軍以下壽州還領義成軍節度世宗征濠泗上率精騎爲前鋒破吳人於十八里灘乘勝攻泗州范再遇以城降及征楚州上親冒矢石麾兵登城拔之改忠武軍節度世宗北征上先至瓦橋關降其將盧龍姚內斌又敗胡騎數萬遂平關南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檢點作天子世宗異之時曲陽張永德爲殿前都檢點命上代之累遷歸德軍節度一日上夢從世宗游池上世宗取印視之迴顧梁王弗與而授於上上嘗從布衣辛文悅肆業文悅亦夢邀爲既拜乃上也又有青衣童子升書中據牀而坐曰宋州官家教我來忽不見其幽顯符應如此時周帝幼沖故中外密有推戴之意

太祖受禪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人寇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人望固已歸之　壬寅鎮寧節度慕容延釗先發時都下讙言將以出兵之日策檢點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　癸卯太

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眾心稍安軍校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磨盪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政我輩出死力爲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檢點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皇帝弟匡義及節度掌書記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忠赤必不見從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刃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固宜審圖爾等何得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益去攘卻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不可知也但當急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使向前矣普謂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爲約束因語諸將曰與王易姓雖云天命實係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使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敕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贇馳告殿前指揮使浚儀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臥初不省

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震原野普與匡義入臼太祖諸

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聽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眾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過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爲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眾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陵暴入城不得侵掠擅劫府庫汝等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諸校皆稟命時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在城中上憂之遣楚昭輔先入問起居時石守信嚴兵守左掖門昭輔至約之昭輔見上母具陳士眾擁戴之狀瑯琊夫人王氏侍側有懼色上母言笑自若曰吾兒生時神異吾知其必承天命上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時宰相早朝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我輩之罪也爪大溥手則出血溥嗥不能對太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太原韓通自內庭惶遽棄歸將率眾備禦散員都指揮使彥昇遇於路躍馬逐之至其第門不及掩遂殺之並其妻子諸將冀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咽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不肯拜列校太原羅彥瓌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

祖叱之不退質等不知所爲乃言古有受禪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事太后當如母養少主當如子勿負先帝厚恩上許諾質等降階列拜質言受禪禮通略載長編以爲未入城時議已定今並錄出並呼萬歲奉上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周帝下制禪位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卽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乙巳詔因所領節度使州名定國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詣諸道諭天下節度使又別以詔賜焉　辛亥石守信高懷德張令鐸王審琦張光翰趙彥徽宮苑使階勛並從超等酬襲戴之勛也　乙卯遣使往諸州振貸　丁巳天雄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魏王宛卒符彥卿上表乞呼名詔不允彥卿宿將且前朝近親皇弟匡義汝南郡夫人又彥卿女也上每優其禮遇云先是鎭安節度使侍衞馬步軍都虞候武安韓令坤領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帥前軍至眞定上既受禪遣使諭延釗與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　己未加延釗殿前檢點昭化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令坤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　壬戌歸德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爲左諫議大夫掌書記趙普爲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宋亳爲觀察判官安次呂餘慶爲給事中端明殿學士攝觀察推官太康沈義倫爲戶部郎中　甲子以皇弟爲

殿前都虞候匡義領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尊帝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范質加侍中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加司空樞密使太原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二品

二月乙亥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壬戌追尊祖考爲帝高祖朓謚曰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高祖妣崔氏謚曰文懿曾祖朓謚曰惠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曾祖妣桑氏謚曰惠明皇祖涿州刺史敬謚曰簡恭廟號翼祖陵曰定陵祖妣劉氏謚曰簡穆皇考右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弘殷謚曰昭武廟號宣祖陵曰安陵陵名號謚皆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兼判太常寺事漁陽竇儼所撰定儀儀弟也　有司言國家受周木德木生火當以火德王色尙赤臘用戌從之　上既卽位欲陰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之變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然我亦終日侍側不能害我若應爲天下主雖閉門深居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我不汝禁也由是中外懾服

太祖平澤潞李筠

李筠幷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衞募勇士爲爪牙筠操弓矢求見弓力及百斤府中無能挽者從

榮令筠射引滿有餘力再發皆中遂隸麾下周祖朝爲昭義軍節度加檢校太傅世宗卽位加侍中恭帝卽位加檢校太尉

建隆元年四月兼中書令筠在鎭逾八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陰爲跋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及上卽位遣使諭以受禪筠卽欲拒命左右爲陳歷數乃俛俛下拜旣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無怪也時北漢主知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雖具奏而反謀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書慰撫因除守節爲皇城使筠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靜上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以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讒人閒臣父子也上曰吾亦聞汝數諫老賊不汝聽不復顧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益歸語而父我未爲天子之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少讓我耶守節馳歸且以告筠反謀愈急　癸未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閑廐使李廷玉遣其教練使劉繼沖判官孫孚送於北漢納款求援光遜德威子廷玉嗣昭之孫皆有舊第在晉陽北漢主俱釋之厚賜遣還第筠又遣眾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御皆吾舊人必將倒戈歸我況有儈珪鎗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儈珪丙戌昭義反書筠愛將有勇力善用鎗撥汗馬筠駿馬也　丙戌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廷祚言於上曰潞城嶮且阻太行彼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彼必恃勇出關但離巢穴卽成擒矣上納其言　戊子遣侍衞副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副都檢點高懷德帥前軍進討上謂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丙申上召三司使清河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馬令琮度李筠必反日夜儲峙以待王師上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曰大軍北伐方藉令琮供億不可移他郡戊戌改懷州爲團練使以令琮先充使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高唐賛居潤赴潞州巡檢殿前都檢點鎭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己爲前導北漢主將謀於契丹繼沖道筠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從之卽日大閱傾國自將出團柏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曰李筠舉事輕易事必無成陛下啣境內而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瞋目謂華曰朕志已決卿安能知其必無成耶卿有長策固當何如華未及對北漢主拂衣上馬行至太行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坐於宰相衞融之上封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及服玩珍

異甚眾筠所獻亦略與所賜等及文武大臣皆有賂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不似王者內甚侮之北漢主數召筠計事筠自言受周氏厚恩不忍負之而北漢主與周世讐也聞筠言亦不悅筠將還別賜馬及甲鎧具裝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筠有馬三千匹日夕教閱欲直趨大梁贊嘗見筠計事不應顧左右曰大梁兵皆我昔時部曲也見我則降耳贊怒拂衣而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融至筠軍中和解之筠留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自率軍三萬南出癸卯石守信破李筠眾於長平斬首三千餘級又以兵攻拔其大會寨甲辰詔削奪李筠官爵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爲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殿前都虞候光義爲大內都檢點侍衛馬步軍都指揮韓令坤率兵屯河陽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召西京留守河內向拱與語拱勸上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上納其言甲子次河陽丙寅次懷州丁卯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部署高懷德破賊軍三萬餘眾於澤州城踰月不下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馬全義賜食御坐問以計策全義請併力急攻且曰緩之恐復生變上即命諸軍奮擊全義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鏃進戰士氣益奮上親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北漢宰相衛融命掩尸骸禁剽掠放澤州民今年田租之半壬午次滎陽召西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

陰爲背叛之計李鎬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
潞陰結李鎬守珣素識上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
求見上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
無歸志矣上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稍緩其謀無
令二凶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重進信之
上將經略淮南　戊申徙重進爲平盧節度使重進心增
疑懼　庚戌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以慰安之思
誨至淮南重進卽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阻之重進猶豫
不決又自以前朝近親恐不得全乃拘留思誨益治反具遣
使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揚州都監左屯衞將軍安友規知
重進必反踰城來奔重進疑諸將皆不附已乃囚軍校數十
者聽自首

太祖征荊南　高繼沖

建隆元年八月荊南節度使正懿王高保融寢疾以弟行軍
司馬保勗總判內外保融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
保勗體瘠而口吃文獻王甚愛之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
荊南人謂之萬事休郎君
二年九月甲子以荊南行軍事司馬寧江節度使保勗爲荊
南節度使上初聞保融之喪遣兵部尙書李濤往弔及還上
問保勗堪其事否對以爲可任而保勗貢奉亦數至及受節
鉞保勗性淫恣日召市娼集府署擇士卒之壯健者使相媟
狎勗與姬妾帷簿共觀笑之又好營造臺榭極土木之功軍
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屈服面內几
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儉勿替勿憯
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縱佚樂非福也保

勿不從

三年十二月保勗寢疾召衛內都指揮使長安梁延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兒弟孰可付之後嗣者延嗣曰公不念霍王元方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長矣保勗曰子言乎先王命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公之功業大矣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繼沖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命必無此事爾撫過慮混汝又非暴容延釗之敵乎景威又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滿百數此洲已自不存並亦可憂也光憲謂繼沖曰景威峽江一民爾安能識成敗且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禪凡所建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耳湖湘既平豈能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荊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爲然景威知計不能行由而歎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爲因扼吭而死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爲　壬辰師次荊門處

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　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算授之　庚辰以荊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爲荊南節度使

二月上聞高繼沖託以供億王師貸民錢帛下詔止之繼沖自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軍旅謂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延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無閒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時慕容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先還遣延嗣等待之有加禮諭令聿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荊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釗召延嗣等宴飲於其帳處耘將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還聞大軍奄至卽惶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會待延釗而親率兵先入登北門北繼沖與延釗俱還則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卽詣延釗納牌印遣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來歸　庚子荊南表至上復命繼沖爲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赴荊南巡檢　辛亥以梁延嗣爲復州防禦

使孫光憲爲黃州刺史王昭濟爲左領軍衛將上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恤其家

十二月甲子赦荆南進羣臣階勛賞有差　己未以荆南節度使高繼沖爲武寧節度使先是繼沖上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乃命易鎮繼沖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治年三十一卒高氏據有荆南歸峽之地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年

太祖平湖南周保權

周保權汝南郡王行逢之子行逢盡心爲治凡辟官屬必取清廉慎其擇選闢親賢館禮名士然性多猜忌左右少有忤意者必置於法有學士徐仲雅者性滑稽時行逢多補過酒不悅斥之

建隆元年上登極加行逢兼中書令

三年病革召其將吏以子保權屬之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鄧州人獨存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璠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師璠與行逢鄉里姻戚事行逢爲親軍指揮使數有功行逢委信之行逢卒保權領留務

冬十月張文表闔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我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於市盡戮其肉及宴罷瑾召文表入城縱火大掠而瑾亦繼至明日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超曰文表復謀爲亂已斬之矣瑾太息久之

乾德元年癸亥命太常卿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爲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　丙寅以張勍爲南面行營軍馬都監盧懷忠爲馬步軍都監　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瑾且言奔喪朗州爲廖簡所薄困鄂私鬬實無反心瑾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璠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瑾亦繼至明日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我輩無遺類矣乃斬文表於市盡戮其肉及宴罷瑾召文表超曰文表復謀爲亂已斬之矣瑾太息久之

二月王師既收荆南朗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親察判官謀之曰凡所以請援於朝者誅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地李觀象謂保權曰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爲脣齒今高氏東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張從富等不可乃與爲拒守計慕容延釗使丁德裕先往安撫德裕至朗州從富等拒而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沈船舫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上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汝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汝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何爲反拒王師自取誅戮宜速改圖無貽後悔保權得詔大懼乃遣其子延爽重貨保權爲左右牽制執迷不復遂進討之慕容延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分兵趨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七百餘級遂取岳州

二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遂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眾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令先入朗州會宿於寨中迨次日黎明延釗繼至所黥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爲王師所陷食賊眾大懼縱火焚州城驅掠居民奔竄山谷　壬戌王師入朗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其首賊將汪端劫保權並家屬亡匿江南岸僧舍李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於是盡復湖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戊寅湖南捷書至羣臣稱賀

夏四月甲申德音減荆南潭朗州地死罪流囚以下釋之蠲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嘗內文武官吏並依舊仍加恩立功者優其秩　壬辰遣中使賜湖南行營將士茶藥及立功將士錢帛有差

七月甲戌保權詣闕待罪詔釋之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

太祖平蜀孟昶

孟昶初名仁贄及僭位改焉是時北方擾亂漢祖起幷門中原旱蝗昶益自大君臣奢僭

建隆三年冬蜀主命官磨勘州縣逋稅別行追督龍遊令成都田濛上疏陳其略曰今甲子欲交陰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變更如采厚斂之末議必亂經國之大倫此犯天意者一也四海財貨盡屬至尊散在民閒積爲資產或有科索誰敢抵拒陛下何不捨小蓄以成大有乎蜀主不能用聞者皆爲之恐濛議論自若或謂濛曰如君之才固堪重寄宜稍低徊便至金鑾玉堂濛曰吾安能附鼠狗哉蓋指樞密使王昭遠也

乾德元年四月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張暉爲鳳州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狀上既誅李筠將有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計策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圖之上慰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徙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因疏進取之策上覽之大悅

五月丁丑明德門成蜀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長策也蜀主將發使樞密使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瑭等率兵屯峽路

二年十一月先是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通奏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勳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好幷門令其發兵南下我卽自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也昭遠然之勸蜀主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興州軍校趙彥韜及楊鐇等以蠟彈帛書開行遣北漢主言已於襄漢堺兵約北漢濟河同舉遇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有司

穆昭嗣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爲翰林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卽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大悅後數日上得彥韜所獻書覽之笑曰吾西討有名矣乃幷赦遇蠲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畫以爲圖　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爲都監宰江節度使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爲歸州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爲都監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爲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曹翰爲西南面轉運使上以西川將校多北人賜詔諭令轉禍爲福有能鄉導大軍供饋兵食率眾歸順舉城來降者當議優賞命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爲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閒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其至　乙亥全斌等宴於崇德殿上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刻日可定也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若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卽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之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　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爲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衞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都監山南節度使韓保正爲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爲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爲朕立功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

十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萬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繪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圈黃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招討使韓保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懦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解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遂北過三泉遂至嘉川殺虜其眾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

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眾初蜀於夔州鎖江爲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瀕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之俟其稍卻乃以戰棹夾攻可必取也光義等未至鎖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破州城悉如上計時大將劉廷讓頓兵白帝廟及師至西蜀寧江節度使高彥儔謂副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宜堅壁待之守謙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　戊辰守謙獨領麾下千餘人以出光義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謙戰於豬頭鋪守謙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彥儔整眾將出闕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倉皇失次不知計所出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川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人主不殺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授濟曰君自爲計乃反拒其戶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燼燼中以禮葬之　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路險眾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退保劍門　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詔西川行營所克復州縣僞署將士有竄匿皆限一月於所在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露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徧及全斌拜賜感泣　先鋒都指揮使鳳翔圖練使張暉督兵開大散關路至青泥嶺病卒詔優卿其家

三年正月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玄喆爲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繡網其杠以錦將發而雨玄喆慮其沾溼悉令解去俄雨止復施之則皆倒懸杠上玄喆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　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軍宜求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

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卽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疆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走延德遂至青疆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韜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劍州昭遠投東川匿民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

俄亦爲追騎所獲太子玄喆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卹軍政至緜州聞劍門已破將退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太子玄喆亦奔還愈益惶駭不知所爲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額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敝之蜀主歎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爲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　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使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所爲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爲笑　庚辰詔將僚議因是各爲異同雖小事亦不能卽決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卹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貨罰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聽　全斌遣右神武大將軍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

王繼濤與供奉官王守訥部送孟昶歸京師守訥以白全斌言繼濤問昶求官伎金帛乃留繼濤不遣

二月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馬鐐權知梓州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止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貿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軍中畏伏民乃寧居璨至梓州視事才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璨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簟楯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分使守諸門璨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州遂安

以興州馬步尹都指揮使趙彥韜爲興州刺史酬其鄉導之功也丙午詔以西師所過民有謂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成階褒荆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鄧州光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又詔僞蜀文武官並遣赴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爲衆所知者所在府州以名聞庚申孟仁贊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倘切憂疑等語詔答之其略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爲國母詔自嘉眉忠萬至荆南沿江分置驛船以濟行李令文武官任川峽職事者不得以族行

三月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江而下

夏四月上遣使以御府供帳迓孟昶於江陵且命有司爲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乙酉昶至近郊皇弟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贊子玄喆玄珏宰相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上御紫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壬辰復宴昶及其子弟於大明殿

六月甲辰以孟昶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長子玄喆爲泰寧節度使伊審徵爲靜難節度使戊申以昶弟仁贊爲右神武統軍仁裕右監門衛上將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李昊爲工部向書歐陽炯爲右散騎常侍庚戌孟昶卒上爲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上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往上曰歸蜀耳李曰妾家本太原儻獲歸老幷門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娛平劉鈞卽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爲汝在耳今汝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始周世宗克關南議討而未果至太祖平之昶父子據有全蜀三十一年至是國除

太祖平廣南劉鋹

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晟之長子也性昏愚委政宦官龔澄樞汝才人盧瓊仙每詳決可否皆瓊仙指之鋹日與宦者波斯女等遊戲內宮晟時寵任中官已至千人至鋹時爲三師三公者數十人女官已有師傅令僕之號自百官爲門外人淫刑暴斂

建隆元年內侍邵廷琄言於鋹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天下亂久矣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眞主已出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矣鋹修兵爲備不然遣使通好鋹漠然不以爲慮

開寶初王師克郴州獲其內侍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

麼上問曰爾在嶺南爲何官對曰爲護駕弓箭官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上因笑問南漢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勛言劉鋹爲政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猶未欲遽加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二年八月唐主復令知制誥潘祐作書數千言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爲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勛爲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宗室翦滅殆盡掌兵者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但飾爲公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賀州荊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慰眾皆解體王師拔馮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　是月癸丑王師遂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目病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　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伏兵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爲所乘我師老矣眾頗猶豫明乃躬擐甲冑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奔鋪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爲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

冬十月辛巳曲赦賀州管內囚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靳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

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
十一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收率其眾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美等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數千陣灘葉山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旅布前以射之象奔踶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陷韶州擄其刺史辛延渥遣使勸南漢主降國中震恐南漢主始會計可使者宮倡梁鸞眞薦其招討使郭崇岳與大將植廷曉統眾禦王師卽番禺纔百餘里

四年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　是月王師次龍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龍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　甲子至柵口　乙丑至馬逕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營游騎數十挑戰崇岳不出但堅壁自守晝夜禱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衞兵三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灌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卽令部送赴闕灌等俱入不反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

二月又遣其弟保興率兵來拒植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傷殘之餘不驅策而前坐

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張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辭崇擧上復遣使問澄樞等爲誰之謀皆俯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天子遣使案問爾復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服翌日有司以帛繫張及其官屬先獻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張張對曰臣年十六僭僞號澄樞等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專在國時臣卻是臣下澄樞等卻是國王遂伏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張罪並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鞍馬有差以保興爲左監門衞府率以左僕射蕭灌爲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爲太僕寺丞餘並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

擢授王明爲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征明知轉運事務萬眾仰給無闕每下祁邑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辛丑宴張於崇德殿

六月壬午以張爲右千牛衞大將軍員外封恩赦侯俸外加以他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張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在國時多遣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張先至詔賜卮酒張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爲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張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張張大慙頓首謝

十月丙戌詔嶺南諸州劉張日前煩苛賦斂並除之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五年四月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轉運王明度其地里並省以便民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幼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張於海門鎭募兵能采珠者三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石繫索繫於足而沒爲深或五百丈溺死者甚眾張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奢靡及王師至並府庫悉皆焚之於是潘美於煨燼中拾所餘玳瑁珍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降詔罷之

八年十二月己未以張爲左監門衞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九年十一月封張爲衞國公　太宗卽位常俸外加以他給會將討晉陽召近臣宴張預會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憎僞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爲諸國降王長太宗笑賞賜甚厚其詼諧皆此類也張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使幼次平守素咸平中爲侍禁甚貧乏眞宗聞之賜白金千金因語宰相曰諸僞主子孫卒多窘迫僧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之所致也張卒上聞其家貧其妻陳氏以紡績度日詔月給萬錢

太祖平江南李景

李昇父昪爲楊行密將徐温養子冒姓徐氏及昪僭號自云唐室後復姓李國號唐世宗征淮南屢破其衆景懼稱臣

建隆元年上受命遣使諭之

十一月上親征李重進景遣僕射嚴續來犒師復遣其子從鎰尚書馮延魯來貢金買宴上屬色詰延魯曰汝國王何故與叛臣交通延魯曰陛下徒知其通交不知預其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至國王令臣諭之曰男兒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時有可不可爾上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如何延魯曰陛下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若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

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聊試卿爾豈聽卿遊說耶上使諸軍晉戰艦於迎鑾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辯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辭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奔且獻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

二年二月丁丑唐主景遣使來賀長春節　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　是月唐主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爲太子監國留左僕射嚴續知樞密院事湯悦佐之悦卽殷崇義池州人也始犯宣祖諱改焉

三月唐主至南都城邑迫隘官府公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雖繁無所施功羣臣日夜思歸唐主悔怒欲誅始謀者樞密使

田霖來助葬上以唐主新立往申慶賜從善爲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南都留守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員侍制於內殿仍各上封事三兩條時喜其言得達多所開陳而迄莫施眾始告唐主煜追諡其父景爲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葢因馮諡以請於上而爲之

二年四月乙未詔奉使江南者毋得將其國所用錢過江北唐主雖通職貢然亦增修戰備

開寶四年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去唐號改印文爲江南國印賜詔召乞呼名從之

先是國主以銀五百兩遺宰相趙普普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以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

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賜白金加遺趙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伏上偉度

五年二月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爲左右府內史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爲修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從善爲南楚國公從鎰爲江國公從謙爲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三月癸未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爲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陰爲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

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閒鴆殺仁肇

六年四月辛丑遣翰林學士盧多遜爲江南國主生辰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懽心及還臘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即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鉉等通夕讐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言始有意用七年秋七月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

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迴歸上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自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返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言可取江南上令學士試賜及第授舒州軍事推官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爲所害上卽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且遣使詣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　大元師錢俶遣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甲兵江南倘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侍

什物無不悉具因召進奉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先於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院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以賜之且以草詔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於俶　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

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　丙寅復命宣徽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據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　丁卯遂遣穆使江南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皆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兵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句中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不宜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樞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處無自詒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爲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己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荊南

冬十月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南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

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曹彬與諸將入朝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丁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且監其軍　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

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堅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

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　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絚幷下益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陸萬友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隻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眾於采石生禽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都部署楊收等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歲賜之至是驅爲前鋒以拒王師觀所獲馬印文皆歲賜者也

十一月詔移石牌鎮浮梁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若履平地唐主初聞朝廷作浮梁以語張洎洎對曰載

籍以來長江無爲梁之事唐主曰吾亦謂此兒戲爾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國主誡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王師者繼勛必糗其背拘囚之由是眾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勛付獄責以流言惑眾及不用命之狀幷紹傑殺之軍士爭腐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勛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擁十萬眾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爲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是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秋七月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從益入賀龔愼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由是羣臣稱慶從益卽奉表謂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　壬午復命李穆送從益還其國手詔煜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舊事藩封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本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乃泣涕奉辭歸家盡撤金玉以往謂人曰當散此以圖勛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不敢發每與眾言皆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閒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

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卻
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款降慮爲絳
所謀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
何爲絳亦知城必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
難去者惟絳可耳澄僞爲難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
而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
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
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奈何澄
曰事急矣當爲自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
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
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偏召將卒告曰澄守

城數旬志不負國家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何如將
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
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
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能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眾

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
州旦夕酣飲爲樂或勸赴難皆不答　初李從鎰至江南諭
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爲金湯之固未易
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
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
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嘗以冠
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

才辯宜有以侍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於庭
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舉其
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
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者爲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
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爲緩兵
然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　王寅鉉等辭歸江南　朱令贇
領眾十五萬縛木爲筏長百餘丈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
王明率所部舟師屯獨樹口遣其子馳奏且請增造戰船三
百艘以襲令贇上曰非應急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圍解矣
乃密遣人諭明令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
見之果疑大軍襲其後逗撓不敢進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

令贊獨乘大航高十餘丈上建大將旗旛至晚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贊憂歷因縱火拒鬬會北風甚大反及之其衆悉潰　己未生擒令贊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歷矣　徐兗刺史桓宣遣人奉表　辛未對於便殿絃言李煜事大之道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絃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絃曰不須多言江東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絃惶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亦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强遣臣來爾臣素聞終南山有靈藥他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以臣爲辭國主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嗚咽泣下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密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辯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彬整兵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彬選精卒千餘人守其門外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裒斂既爲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取行營左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忿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無慮也又遣五百人爲幣載重寶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

內史學士張佖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佖邀名不許
但取金輸之官　彬既入金陵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
親屬爲軍士所掠悉遣還之因大蒐於軍毋得匿人妻女倉
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
圖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江南捷書至京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
十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
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
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卽詔出米十萬石振城中饑民　辛
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並仍其
舊令太子洗馬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俸開館以納之
十一月封煜爲隴西郡公去違命侯之號賞曹彬平江南功
兒官
嗣門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二月右千牛衞上大將軍李煜白言其
貧　乙未詔賜錢三百萬
三年秋七月壬辰李煜卒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

太祖經略幽燕

契丹本匈奴之種也世居潢水之南距幽州千七百里本鮮卑之地居長姓大賀氏有八部唐光啟後其主德欽乘中原多故侵掠諸部達靼奚室等地族帳寖盛德欽政衰別部酋長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代爲王僭稱皇帝唐天成元年卒謚爲大聖皇帝德光嗣位二年始私置年號天顯十年立晉帝晉割幽薊順應寰朔等十六州以報於是稱爲大遼死謚爲聖元欲立自號天授皇帝改元天祿立國眾不附共推德光子齊王述律爲遼主改元應歷述律好睡國中目爲睡王

國勢遂衰　國初遼侵眞定聞太祖立大駕曰中國今有英武聖主吾豈敢以螳臂當車遂遁去　先是五代時募民盜戎人馬官給其直籍數以補戰騎之闕太祖受命務保境息民不生事於外域盡令還前所盜馬仍申明條禁無得出塞爲盜未幾遼師內侵爲棣州刺史何繼筠擊敗

乾德二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攻遼州將杜延韜以城來降并又引虜眾步騎六萬復來援繼勳與彰德軍節度使曹彬率馬步彥璋洺州防禦使郭進內客省使武懷節度使潘美四人爲懷德將軍羅彥瑰等八人來歸款上以其大酋領羅美四人爲懷德將軍羅彥瑰等八人來歸款上以其兵三千人赴之上戒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陣以待之虜至卽戰勿與追逐欽祚於是與虜眾戰於滿城虜騎少卻乘勝逐北至遂城殺獲甚眾值夜入保遂城敵圍欽祚數日欽祚度城中糧盡是夜整眾突圍而出至保塞軍中不亡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太祖自此益修邊備嘗謂左右曰若虜敢復犯邊我每以三十匹絹購一胡人之首其精兵不過萬人止費我三百萬匹絹此虜盡矣太祖一日內取出幽州圖以示宰相趙普謂曰卿意此圖孰能爲者普詳觀曰他

八不能爲惟曹翰能爲之帝問何以知之對曰羣臣材謀無出於翰者陛下若使翰往必克但不知陛下遣何人代翰帝默然良久曰卿可謂熟慮矣

十一月羣臣上尊號曰應天廣運大聖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曰令缺可乎卻而不受帝痛恨缺自初卽位專務節儉乘缺貯供御羨餘之物謂左右缺北敵用贖晉朝陷沒百姓然缺者其意在我不在彼也

七年十一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知雄州孫全興曰琮受君命出守雄邊臣論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西北兩地古今所同曷嘗不屢載歡盟時通贊幣往者晉氏後主政出多門惑彼彊臣忘我大義干戈以甚微取干斯義遠希通悟洞垂鑒詳太祖命全興以書答焉

八年閏三月契丹遣使克沙骨謹思奉書來聘稱契丹國上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重修舊好長爲與國不亦休哉琮以之用生靈於是罹災今茲兩朝本無纖隙若或交馳一介之使命閤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迓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太祖召見賜以襲衣金帶銷金烏羅帽烏皮鞾器幣二百銀鞍勒馬其僕從亦物器幣有差宴於內殿仍召至便殿觀諸班騎射令其二使者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解辭歸國召見賜器幣衣服帝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方强盛蓋由中原衰弱以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慕化而至乃期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左右皆稱萬歲自是契丹始與中國交聘

八月遣使獻御衣玉帶名馬太祖皆厚賜之因令其使人從獵近郊木祖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及平江南獻弓矢名馬

九年長春節遣使貢御衣玉帶銀勒馬太祖升遐遣修賻禮

太祖聖政太祖損節度之權

建隆元年正月乙卯上卽位遣使往諸州振貸

二月遣使分詣城門賜饑民粥

八月詔有司作新權衡以頒天下

二年正月丁巳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

二月壬申先是藩鎭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分取餘

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索尤悉上聞之卽遣常參官分處其事而民始不困於重斂於是出公粟賜彥卿以嫗其心

三月上步自明德門幸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超曰卿襲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上大笑而罷

閏三月丁丑詔金商房三州民饑遣使振之 是春詔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五等第一等種木百每等減二十爲差桑棗半之男女十五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里爲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召有司殿最

七月初上既誅李筠及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開帝王凡易八姓幡覆相屠戰鬬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故方鎭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上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上請授以他職上不許普乘閒卽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吾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吾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上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致此念爾曹之德無有窮盡然

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如麾下之人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皆頓首泣涕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蓄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天年我且與爾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上喜所以撫慰賜齎之甚厚

庚午以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張令鉞爲諸鎭節度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都點檢自是亦不除授　壬午以皇弟光義行開封尹同平章事

建隆二年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宮吏發倉廩以振饑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歸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尙百餘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義倫曰若歲薦饑將無所取償孰當執其咎者以之詰義倫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稔豈復有水旱耶上大悅故有是命

甲戌詔諸州長吏勸課農桑自後或因歲首必下此詔

二月上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近臣莫對於是臣庶始貴文學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興不責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義夜分乃罷蓋創業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讀書可謂有意於治矣近臣不能引以爲對識者非之

七月辛巳遣給事中劉載等一十人按行河北諸州旱田詔朝臣出使日還具所見民間利害以聞

八月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

乾德元年上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所祀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胡爲受饗於此命去之

七月戊午頒量衡於澶朗諸州懲割據厚斂之弊也

四年四月詔禁蓑餘

五月上還右拾遺孫逢吉至成都收僞蜀圖書法物已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袞衣遠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遽命碎之曰奉如此欲無亡得乎上躬履儉約嘗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縵蓆簾宮閤帷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鞋布裰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夾馬營中時耶上初命宰相擇前世所無年號以改今號既乎蜀蜀宮人有入掖廷者上因閱其奩具得舊鑑鑑背上有乾德四年鑄上大驚出鑑以示宰相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皆不能答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在滁州時弗與親吏附共排儀上意中輟　癸丑儀卒上恻然謂左右曰朕薄佑

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昔僞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上乃寤因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也趙普初以吏道聞寡學術上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上性嚴寡言獨喜觀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人閒有奇書不吝千金購之顯德中從世宗平淮甸或譖上於世宗曰趙某下壽州私所載凡數車皆重貨也世宗遣使驗之盡發籠篋唯書千卷無他物世宗亟召上論曰卿方爲朕作將帥闢封疆當務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書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八月辛丑召宰相樞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

祐等宴紫雲樓下因論及民事上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菽麥如潘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斷不容之普對曰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

閏八月詔求遺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更理見任職官者具以名聞　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戩皆應詔獻書總千二百二十八卷命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

十一月上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竇儀在滁州時弗與親吏絹事在周顯德三年三月　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爲相趙普忌儀剛直遽引僻居正及呂餘慶參知政事陶穀等又相繼附共排儀上意中輟　癸丑儀卒上恻然謂左右曰朕薄佑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優詔贈右僕射上嘗納涼後苑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上岸幘跣足而坐因卻立不敢進閤門使以奏上遽索冠帶而後召入未及宣詔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臣雖不才恐豪傑聞而解體也上改容謝之

五年正月丁巳以內客省使曹彬爲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初劍南之役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上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上詰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以自解也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爾上固以知彬善於其職於是特加擢用彬入見辭

曰征西將士俱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上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介之累仁贍等豈惜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　乙丑以西川轉運使沈義倫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僞蜀羣臣有珍異奇巧之物爲獻者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而已上嘗從容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固問之惟薦義倫可任上亦聞義倫清節優賜於是上以通遠軍西戎近邊命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剖羊釀酒厚加宴犒衆皆悅服後數月夷人將緣用汝遵誨再拜咸泣又問遵誨母安在遵誨曰母氏在幽州患難暌隔上因令人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遵誨仍加寇遵誨率兵深入擊走之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已定上喜其功就拜羅州刺史如故遵誨遣外弟劉縱來貢馬及還上解所服眞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縱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上曰吾方委之方面不以此爲嫌也　上自卽位數微行過人因擢用之

開寶元年正月己巳大內營繕皆畢賜諸門名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四月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遜喜任術數善爲巧發多奇中上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遽白已知所取書必通夕閱覽上果引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服上益寵異之

七月殿前散員都虞候董遵誨爲通遠軍使遵誨涿州人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上微時嘗往依焉遵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謂上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丈俄化爲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上皆不對他日與論兵戰事遵誨理屈卽拂衣起上乃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雲矣及上卽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令左右扶起因諭

過功臣家人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上不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上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晉王至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上曰吾睡不能著一惕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令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彼上皆不對他日與論兵戰事遵誨理屈卽拂衣起上乃辭宗本去自是遵誨亦不復見紫雲矣及上卽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一日便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令左右扶起因諭

十月甲戌屯田員外郎雷德驤責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師荊湖繼取西川

大理寺其官屬與官吏附會宰相意擅增減刑名德裕懷憤俛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卽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曰鼎鑊尙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拄斧擊折其上齗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解止用閤入之罪黜焉

十一月先是上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蓋簋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徹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按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其禮今請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設牙盤食祫祫時饗皆同之

三年四月己卯詔三司諸路雨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又詔諸州凡絲綿絹麻布香藥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納之約支二年之用勿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

上常命有司爲洺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廳堂悉用甎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可得用此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亟往督役無妄言上寵異將帥類此 進以建隆元年初爲西山巡檢 住洺州未必正在此年閒也 上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開采不易

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五年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 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爲災也 癸酉聖上謂宰相曰雨今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若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眾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餘名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

秋七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上見之謂主曰汝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閫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浸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 先是大理正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卽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

八月癸巳命符知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如朕親行凡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共四十八事皆施行著爲令

十二月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爲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威幕屢從征討固嘗被介胄矣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爲刺史汝顧忠澤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爲牧伯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六年春運京師米二萬石振曹州饑民

五月以御史馮炳爲侍御史判御史臺事謂曰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寵之　趙普之事　少府監致仕盧億有高識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爲攻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知制誥

十一月丁酉除大名人雷德驤爲祕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

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　丙子多遜起復是歲命參知政事

八年二月甲子上謂宰相曰年穀豐登人物滋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急振舉闕政庶幾開太平之基也

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爲刺史此所處資望亦優豈可輕授但當於樂部遷轉爾乃命爲太常寺大樂署令

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上怒裂牘擲諸地普顏色自若徐徐拾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上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臣當遷官上素惡其人不與普力請與

九年正月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於南郊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平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
三月丙子車駕發京師　辛未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
四月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初雨爾月不止上遣中使齎三木來與岳神約齋宿日雨不止當施桎梏又使禱無三畏藏不如約則毀之及期始晴霽上說如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久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　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嘗有遷都之意李符上書陳八難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閒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且府庫均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竊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遷長安耳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漢周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諫曰在德不在險上不荅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遂還東京
冬十月上不豫　癸丑上崩於萬歲殿傳位太宗
太祖太宗授受之懿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崩后聰明有智度嘗與上參決大政太后猶呼趙普爲書記常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皇弟光義然未嘗假以顏色光義出輒戒之曰必與趙書記偕行方可仍刻景以待其歸光義不敢違寢疾上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問上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上嗚咽不能對后曰吾自老死哭無益也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哭耶問之如初上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與光義皆我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上藏其書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開寶六年趙普既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上書自恕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朔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命令知臣者君願賜昭墜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開寶九年六月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爲機輪激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視問爲灸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

復親視之賜以龍鳳氈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高瓊在內執鎧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宮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開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初有神降於盩厔縣民張守眞家自言我天神之尊號黑煞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眞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眞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眞遂爲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眞至闕下　壬子命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眞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鑰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上聞其言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

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　癸丑上崩宋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府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德玄者善爲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當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叩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爲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行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北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但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后問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

甲寅太宗卽位羣臣謁見帝於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其赦文略曰先皇帝勤勞啟國宵旰臨朝萬機靡倦於躬親四海方成於開泰念農民之疾苦知戰士之辛勤氛祲盡平生靈永逸而寒暄或厲寢疾彌留方臻偃革之期遽抱遺弓之歎猥以大寶付與沖人宜覃在宥之恩俾洽維新之澤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卽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爲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爲之防曲爲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爲給事中權知開封推官右贊善大夫賈炎爲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襄邑郭贄爲著作佐郎正諫卽諫議也避上名改之　庚申以皇弟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爲開封府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異其稱呼并詔王后魏氏三公主依舊稱爲皇子皇女焉　宰相趙普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僕射倫卽義倫也盧多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副使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一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爲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爲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時娶焉

太祖太宗收復漳泉二州

陳洪進泉州仙遊人幼有壯節頗讀書史習兵法及長以材勇聞困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江南李煜以洪進累功擢爲清源軍節度泉南等州觀察使

乾德元年四月清源留後張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諸子並爲牙將頗不平欲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明年夏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同謀者懼以告洪進洪進亟出眾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發常嚴兵爲備

洪進子文顯文顥皆爲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紬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閣洪進卽自外鍵其門謂漢思曰郡中諸吏請洪進知留務眾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惶懼不知所爲乃自門扉間授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不能爲政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卽日遷漢思外舍以兵衞送遣使請命於李煜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

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八月泉州陳洪進遣使來朝

十月魏仁濟以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

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旌節也 己亥陳洪進遣使來朝貢 癸卯唐主以表言陳洪進首鼠兩端不聽乞寢其旌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乃聽命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玄往宿州迎勞之

八月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

三年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幕僚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爲房州刺史前順州刺史文顥爲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度使文顯爲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乙酉朔御乾元殿受朝德音赦漳泉管內給復一年明年從平太原封杞國公雍熙元年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乞致仕優詔免其朝見二年以疾終年七十二廢朝二日賜中書令謚忠順

太祖太宗收復吳越

錢俶字文明杭州臨安人祖鏐因唐末黃巢之亂據有吳越之地爲越國王俶卽鏐之孫也晉開運中爲台州刺史累官至東南面兵馬都元帥仍領鎮海鎮東節度使

建隆元年授俶天下兵馬都元帥三月遣使賀登極

乾德元年十月丁未俶遣子惟濬入貢助南郊
開寶四年十一月上因出忽幸普弟時俶方遣使遺普書及
海物十瓶列廡下車駕猝至普匿發書弗及屏也上顧見問
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卽命啟之則皆滿貯瓜子
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
而卻之上笑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出汝書生耳因命
普謝受之是冬俶遣其子鎭海鎭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
七年十月丁酉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詳見平江南
八年十二月先是上嘗召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
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
想之意卽當遣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
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
知保族全民上策也俶深然之 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
詔許之
九年二月已未俶及其子鎭海鎭東節度使惟濬與平江軍
節度使孫承祐來朝見於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
賢宅按視供帳之具及至卽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
亦增倍於前也
三月庚子命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辛未以俶妻賢德順
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請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
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卽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
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
掖起俶感泣又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敘兄弟之禮
俶伏地叩頭得止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
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
暑卿可早發俶泣涕言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迂遠俟有詔
方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土上不從於是
命取一黃袱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
則皆羣臣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
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
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御來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
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九月吳越王俶將入朝先遣其子鎭海
鎭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
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三年二月以俶將至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
三月己丑以吳越王俶將至遣其子鎭海鎭東節度使惟濬
至宋州迎省俶又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祐入奏事上優禮
之 己巳卽命承祐護諸司供帳勞俶於近郊又命齊王廷
美宴俶於迎春苑 己酉俶見於崇德殿寵賚甚厚卽日賜
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
五月初俶將來朝盡輦其府實而行分爲五十進犀象錦綵
金銀珠玉琴錦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
厚其貢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

進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懼乃籍其國甲兵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都元帥之職詔書令四十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其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爲惟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矣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州軍上御乾德殿受朝如冬至俶朝退將佐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萬五千三十六缺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旻自淮南歸朝將用爲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上乃謂旻曰卿且爲朕行即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眾賦斂苛暴雜魚蝦萊織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爲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訖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氏爲淮南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爲淮南節度使奉國節度使惟治爲鎮國節度使平江節度使惟濟爲安化節度使沈承禮爲安武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承祐爲泰寧節度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副使　戊子德音赦江西道鹽鐵副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副使　戊子德音赦兩浙管內諸州仍給復一年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武勝節度使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俶卒上爲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謚忠懿命中使護喪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爲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其德中有司請以禮賢宅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爲惟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矣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州軍上御乾德殿受朝如冬至俶朝退將佐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州十三軍一縣八十六戶十五萬六百八十兵一萬五千三十六人吏養他姓爲己子以壯其宗族其世商繁多有子十三人吏養他姓爲己子以壯其宗族其世商繁多熙寧十年知杭州趙抃有請云錢氏子孫之墳在錢塘臨安者蕪廢不治願以龍山廢佛寺爲觀使錢氏子孫道士自然居之詔從之改寺名爲表忠觀歲度一人以修其祠宇墳廟

太祖太宗親征北漢

建隆元年五月辛酉以洺州團練使郭進爲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檢備北漢也時上親征澤潞北漢遣使以詔書賜李筠筠表請北漢主舉軍南下已爲前導北漢主從之及筠敗北漢主自太平驛遁還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爾詳見平澤潞初衛融之被執也上詰融曰汝教劉鈞舉兵助李筠反何也融從容對曰大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衣食劉氏誠不忍負之陛下宜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縱不殺終當間道走河東爾上怒命左右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上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傅其瘡因使融致書北漢主求

周光遜等是年四月李筠執監軍周光遜閻庶使李延玉送於北漢納款求援其詳見平澤潞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

八月忠武節度使張永德徙武勝節度使上將有事北漢因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未可倉卒取也臣愚以爲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閒使諜虜先絕其援然后可圖上曰善

九月壬寅李繼勳帥師入北漢界燒平遥縣虜掠甚衆

十月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鄭州防禦使荆罕儒戰汲罕儒特勇輕敵常懸軍深入北漢人多閉壁不出前后虜獲甚衆於是領千餘騎抵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夕次京上原北漢遣大將郝貴超領萬衆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監甄琛人乃遇害北漢主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上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爲西京武德副使固索京上原之將士不效命者黜之

二年二月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重勳郎重訓也

十一月晉州言敗北漢兵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

副使閻彦進分兵以禦貴超罕儒錦袍裹甲據胡牀饗士方割羊臂臑以食聞彦進小卻郎上馬麾兵徑犯其鋒北漢人攢戈舂之罕儒墜馬爲北漢人所獲罕儒猶格鬬手殺十餘人乃遇害北漢主欲生致罕儒及聞其死求殺罕儒者戮之其拱衛指揮使王超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等悉番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郎建爲平晉軍　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守領相率來降

九月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樂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彦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令步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郭進御軍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入北漢境無不克捷上時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當謹

太原尹庸輭不治孝和帝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爲不對是月孝和帝臥疾勤政閤召無爲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爲與侍衞親軍使蔚進不叶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斬斥去公族命繼恩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帝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冷痼病定襄地寒願留養晉陽繼恩責其覬望令就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孝和帝殂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卽位

戊辰以昭義節度同平章事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

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爲都監何繼筠爲先鋒康延昭爲都監建雄節度使趙贊爲汾州路都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州刺史李謙溥爲都監

九月北漢主繼恩怨郭無爲初與其父言不助己且惡其專政欲逐之而未果是月加無爲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遠之也繼恩服纕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閤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廨或請召入令胡衞繼恩勿聽於是文武百官皆進秩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其宗子飲罷臥閤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閤反扃其戶繼恩驚起繞書堂屏風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殺之無爲遣兵以梯入屋殺霸榮并其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　己未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內都部署建雄節

中　是月三十日庚子繼勳奏到　丁未北漢佐勝軍使李瓊來降

十月上遣使齎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別又賜郭無爲馬峰等詔四十餘道許授無爲安國節度使馬峰而下並與藩鎮無爲得詔色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隱之自是始有二志勸繼元納款繼元不從

十一月契丹以兵來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入寇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三年二月乙卯命宣徽南院使曹彬馬步軍都指揮使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　己未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爲東京留守樞密副使沈義倫爲大內都部署建雄節

度使李繼勳爲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昭義節度使趙贊爲
馬步軍都虞候先赴太原　甲子車駕發京師　丁卯次平
橋頓彰德節度使韓重贇來朝上謂之曰虜知我自行必率
衆來援彼意鎖定無備將由此路入卿可爲朕領兵倍道兼
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以重贇爲北面都部署義武節度
使洛陽祁廷儀副之　己巳次相州　庚午次磁州　乙亥
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州饋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上聞
之以爲非理稽留將罪轉運使宰相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
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儲峙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
擇治劇者莅此州耳　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
知潞州祐即發遣車乘行路無險阻　以樞密直學士趙逢
爲隨駕轉運使仍鑄印賜之　北漢侍衞都虞候劉繼業馮
進珂屯於團柏谷遣牙隊指揮使陳延山領數百騎來偵
邏會李繼勳等前軍至延山即以所部降繼業進珂知衆寡
不敵亦領兵奔還晉陽北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
時契丹使內侍韓知璠冊命北漢主爲帝北漢主夜開宴羣
臣及契丹使皆預宰相郭無爲慟哭於庭曰今日以空城抗
大軍計將安出引佩刀欲自刺繼元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座
蓋無爲欲以此搖衆志也上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
諜者問之對曰城中人懼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恨其遲耳上
笑給衣服縱之　戊戌次太原　庚子觀兵於城南築長連
城　辛丑幸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中知制誥盧多遜

行太原府事　乙巳幸城東南始命築長堤壅汾水先是議
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自有數千萬
兵左右何不用也上未悟承昭以馬策指汾水上大笑因使
承昭董其役　丙午決晉祠水灌城　丁未命李繼勳軍於
城南趙贊軍於城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爲四寨以逼
之北漢又乘晦突門潛犯西寨趙贊率衆以戰矢貫贊足
未退時党進遣東寨都監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
鬬鼓聲卽引所部兵赴之北漢人乃退上遙至觀戰所怪赴
援者非精甲問之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
東寨党進挺身逐之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
出援之繼業隨縱入城獲免

夏四月戊申朔幸城東觀築隄　辛亥遣海州刺史孫方進
領軍數千人圍汾州以判四方館事任城崔守素監其軍
壬子復幸城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　甲申幸城北
引汾水入新隄灌其城　戊子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
强弩進攻其城內外馬步軍都軍頭橫州團練使王廷乂親
鼓之免冑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顚　庚寅廷乂卒　辛卯殿
前指揮使都虞候袁州刺史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　癸巳
贈廷乂建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禦使　太原圍急郭無爲
謀出奔因請自將兵夜擊王師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
劉繼業郭守斌爲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伺其反
是夕初甚晴霽已而風雨晦冥無爲行至北橋因駐馬召諸

將而劉繼業以馬傷足先收所部兵入城矣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爲不能獨前乃與麾下數十人亦還

閏月戊申水自延夏門甕城入穿城外兩重注城中城中大驚擾上幸長隄隱觀焉水口甚闊北漢緣城設障爲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自塞郭無爲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閻人衛德貴極言無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我攻戰之具我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降上令衛士擐甲開壁門入作使趙瑰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半夜輕諾乎上使伺之果諜者詐僞也

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范陽李懷忠率衆攻之驅發太原我師陷敵百人上遣驍雄副指揮使浚儀孔守正

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北漢籍我所棄軍儲得米粟三十萬斛絹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以濟　戊辰次鎮州

六月庚辰詔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租　癸巳車駕至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　是月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知璠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者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遺類矣時契丹遣其將南大王來援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虜貪地棄信他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騎而無備願襲取之因籍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長享貴寵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南大王數日辭還贈遺甚多　是歲契丹王明記爲其下所殺

九年八月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爲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爲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爲行營馬軍都虞候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契丹右贊善大夫穆彼副之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伐北漢而北漢實倚契丹爲援遲留未能進飛奏侯報有詔遣行既至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眞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爲大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義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秉節不可奪厚禮遣還上嘗謂左右曰仲甫至境上聞朝廷議伐北漢而可謂不辱君命若更得仲甫數人朕何患也

三年八月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爲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過人謙溥撫之甚厚得其死力往來境上以少擊衆北漢人患之爲蠟彈書以閒進佯遺書道中節度使趙贄得之以聞上令械進送闕下謙溥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家四十口保汝矣卽上言進爲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閒也上悟遣令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敵自效

祥破契丹事見邊防門　指揮党進出爲忠武節度使命晉潞邢洺鎭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十二月乙丑幸講武臺觀發機石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四年正月上初卽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必取之及議致討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我太祖皆親征太原以當時人力而不能克何也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彬對曰世宗太祖頓兵甘草地軍中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可近也上曰我今舉兵卿以爲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上意遂決宰相薛居正等曰昔世宗舉兵太原倚北伐之援堅壁不戰以至師老而歸及太祖破敵於雁門關南盡驅其入民分布河洛之閒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闢土舍之不足以爲患願陛下熟慮之上曰今者事同而勢異彼弱而我强昔先帝破此虜徙其人而空其地正爲今日事也朕意決矣卿勿復言乃先遣常下參官督諸州軍儲赴太原　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爲北路都招討制置使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其城東面彰德節度使李漢瓊城南面桂州觀察使曹翰城西面彰信節度使劉遇城北面翰以久當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翰欲與遇易地自言我觀察使班宜在節度使下遇弗可翰必欲易之議久不決上慮將帥不叶乃諭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八作使郝守濬守西面壕寨都監馬軍都虞候田重進充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西上閤門使郭守文判四方館事順州團練使梁迥監其軍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爲太

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閤門祇候供奉官劉緒按行太原城西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　己酉命左右屯衛上將軍張鐸爲京城內外都巡檢車駕北征

二月辛亥詔以此月內暫幸玉津園宴射　丙辰乃命宰相沈倫爲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宣徽北院使王仁贍爲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崇信副之　甲子車駕發京師　戊辰次澶州方渡河有邀車駕者前驅叱之不退取視乃臨河主簿宋捷上悅

三月庚辰朔駐蹕於鎮州命鄜州刺史尹勳攻隆州隆非古州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王師故先分兵圍之郭進言契丹數萬騎來逼大破之石嶺關南於是北漢援絕北漢主復遣

使閻道齎蠟丸書求救進又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

上幸太原　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驍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均中八創殺三百餘人獲其招討使李珣等六人以獻繼忠前護隰州白壁關屯兵前後入北漢境破三寨擒僞將校二人得鎧甲鞍馬牛羊生口數萬計近戍聞之懼無功受譴乃以誠告繼忠悉分虜獲使列奏焉　丙寅次側石嶺作

聞捷奏平隆州詩　庚午上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東　辛未幸城四面按視城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北漢主劉繼元傳詔至城下守陴者不敢受　壬申夜漏未盡上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荊嗣率眾先登手刃數賊足貫雙箭手中礮碎齒上見之亟召下賜以錦袍銀帶嗣竽儒兄孫

怒爭乘城不可遏止恐屠其城因麾衆少退城中猶欲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臥家舁入見北漢主流涕以興亡諭之北漢主乃夜漏上十刻遣客省使李勳上表納款上喜卽命通事舍人辟文寶齎詔答之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臺俟繼元降遲明劉繼元率其官屬素服紗帽請罪畫下詔釋之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文武官各賜器幣鞍馬有差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征卽願束身歸罪深可嘉也俶頓首謝北漢乎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命劉保勳知太原府　乙酉赦河東管內常赦所不原者並釋之諸州縣僞署職官等並令仍舊人戶兩稅特與給復二年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新并州詔授繼元爲右衞上將軍彭城郡公　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官人百餘人上以分賜立功將校　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門樓遣使分部徙軍民於新并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弱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九月乙亥齊王廷美進封秦王宰相僻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也

太祖太宗經制西夏

李彝興夏州人父仁福本姓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賜姓李思恭卒弟思諫代爲定難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彝昌嗣梁開平中彝昌遇害將士立其族子蕃部指揮仁福亦統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仁福卒子彝興嗣周初加中書令顯德初封西平王世宗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征卽願束身歸罪卽位加太保恭帝初加太傅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彝興遣部將李彝玉會諸鎮兵禦之鈞眾遂引去建隆初獻馬三十匹太祖方事征討大喜攻玉爲帶親臨視之召其使問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腰腹甚大如合抱之木太祖曰汝帥眞福人也

乾德五年九月卒追封夏王子克睿嗣彝興之卒自權知州事授檢校太傅定難軍節度使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卒子繼筠嗣　乙巳以繼筠爲定難後四年上征北漢繼筠遣銀州刺史李光遠綏州刺史李光憲率蕃漢兵列陣渡河略太原境以張軍勢五年卒弟繼捧嗣七年五月綏州刺史李克文表言繼捧不應承襲請遣使與偕至夏州諭令入朝克文繼捧從父也繼捧來朝自稱諸父昆弟多相怨懟願留京師盡獻其地上遣使詔夏州護繼捧總麻以上親赴闕

十一月己酉以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其弟繼遷時年十七勇悍有智謀不樂肉徙僞稱葬乳母以兵甲實柩中與其黨數十人奔入蕃族地斤澤出其祖彝興像戎人皆拜泣繼遷自言我李氏子孫當復興宗諸族帳稍稍歸附奉表詣麟州貢馬及裘駝等敕書詔諭繼遷不出

雍熙元年九月知夏州尹憲與巡檢使曹光實選精騎夜發兵掩襲地斤澤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遷母妻及羊馬器械萬計繼遷復結婚於帳族之酋豪凡數年漸以强盛

二年二月帥眾攻麟州使人紿都巡檢使曹光實曰我數奔北不能自存矣公許服降請期日於葭蘆川光實勇而無謀信之及期繼遷設伏兵於隱蔽止領數十人迎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而行忽舉手麾伏兵盡起光實遂被害上聞之驚悼遣判四方館事田仁朗閤門使王侁副使董愿宮苑使李繼隆發邊兵擊之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意由李繼捧漏洩乃以繼捧爲崇信節度使李克憲爲道州防禦使與博州防禦使李克文並歸治所命舊作郎韋亶殿中侍御史李式武元穎爲通判專領州事繼遷遂圍三族寨寨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上聞三族陷大怒亟遣軍器庫使劉文裕自三交疾馳代仁朗文裕未至繼遷乘勝亟攻撫寧寨仁朗喜曰邊人隨逐水草散保巖穴常烏合蝟聚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窠穴今乃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城撫寧小而固戍卒少而精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北虜成擒矣規畫已定日縱酒搏蒲示閑暇王侁等媒孽之上遣使者召仁朗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所召銀綏夏三州兵本州皆以守備不遣有兵千餘乃曹光實舊卒器甲不整故請益兵轉運劵粟復未備三族寨去綏州道遠非元詔所救也昨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乃去因言繼遷得羌戎心宜且降優詔懷柔之或揭厚賞昭部落酋長令斬其首不爾恐漸且難制大爲邊患益兵深入其地無益也御史以其狀聞上大怒切責府史官吏御史遂劾之大理奏仁朗坐死上特貸之責授商州團練副使王侁等出銀州鈇千六百餘級生擒八十 鈇器甲百八十六梟 鈇牛羊畜三萬計又破保寧寺保香等族追斬五十七人生擒四十人又破保洗兩族俘三千餘人麟州三族寨蕃部二千餘人來降酋長六十四人納馬贖罪願助討李繼遷入濁輸州斬賊首五十級酋豪二十虜將折遇乜皆遣去命內客省使鄭守文自三交乘遽往與侁等同領邊事侁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設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輸川東兔頭川西諸族生擒七十八人梟五十九人俘三百三十六人招降千四百五十

二戶

六月守文與尹憲等引兵至鹽城吳移越移四族皆奔有崖伽羅二十四族怙眾不率憲等襲擊之斬首數十級生擒百人俘千餘帳獲牛畜萬計於是銀麟夏三州諸蕃悉歸附凡

百二十五族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戶折遇乜駱駝來降獨
咩鬼族酋豪招懷不至擒斬以徇并滅其族
七月癸未詔昨爲恢西三族蕃部都監折遇乜并夏州李繼
遷嘯聚寇邊因發兵防遏撫綏近親奏報並已分屯其兵令
下并州潘美及夏銀綏等州常具蕃部動靜飛奏以聞朝廷
數以書招諭繼遷及同惡蕃部繼遷亦嘗遣孔目官張浦詣
知環州陳德元自陳歸順之意然繼遷終不肯降益侵益邊
境
端拱元年五月宰相趙普楚議欲復委繼捧以夏臺故地俾
圖之繼捧時爲感德節度使卽召赴闕上親書五色金花牌
賜繼捧國姓改名保忠授定難節度使賜以所管五州錢帛
爲粟田圖等命右衛第二軍都虞候王杲領兵千人護送之
十二月保忠言繼遷悔過歸順以爲銀州刺史苑落使加保
忠同平章事然繼遷訖不降已而保忠又言繼遷誘蕃人入
寇乞師守禦
淳化二年正月命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屯夏州繼遷問
守詰將兵來討恐懼
七月奉表歸順授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外示歸
順而陰與保忠相要結戎蠻寇邊不已陝西轉運使鄭文寶
建議以爲銀夏之北千里不毛但以販青白鹽與邊民博糴
粟麥以充食願禁之許商人販安邑解兩池售於陝西官獲
其利且困羌戎則保吉可不戰而屈上從之詔自陝以西有
私市青白鹽者皆坐死募告者差定其罪行之數月犯法者
益眾羌戎乏食四十二族酋領盟於楊家族引萬餘騎寇環
州石昌鎮知州程德元與殿頭高品李神福等率三百騎擊
走之後七日復來寇屠小康堡內屬萬餘帳亦叛稍稍歸保
吉而商人販兩池鹽少多取他徑出唐鄧襄汝間吏不能禁
四年八月上命翰林學士錢若水馳傳視之弛新禁復舊制
內屬羌戎漸復歸順
五年正月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復攻圍堡寨掠居民
焚積聚上怒曰保吉叛渙砂磧中十年矣朝廷始務含容賜
以國姓授以觀察使賜予加等俸入優厚仍通其關市又以
綏宥州委其弟兄可謂恩寵俱隆矣乃敢如是朕今決意討
之癸酉命李繼隆爲討河西兵馬都部署尹繼倫爲都監

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之況討伐之義權變爲先漢光武彭寵據有漁陽攻伐未下家奴子密竊發肘腋斬首而來唐元和中李師道父子盜據全齊四五十年倔彊難制其裨將劉悟倒戈攻城遂至族滅近代劉知俊兄弟以同州叛入李茂貞梁祖下詔有得知俊者賞緡錢一萬與節度使得其弟者賞緡錢五千與刺史一月之閒生擒其弟誅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兵法使貪使愚言貪者利其財愚者不計其死也今繼遷本是匹夫偷生假息苦無財利以結人心若數其罪惡曉諭番戎多立賞賜高與官資使左右生心番戎併力繼遷身首不梟卽擒何必苦煩謀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饑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預脩邊備況

此賊通連北虜朝廷具知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

三月保忠聞繼隆將兵來誅保吉乃先擒其母及妻子卒吏壁野外上言己與保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上怒卽遣中使命繼隆移兵擊之繼隆兵壓境保吉欲圖保忠而幷其衆夜襲保忠保忠方寢聞難作單衣被髮騎駿馬走還城中資財器用保吉悉奪之保忠嘗遣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詔補禮賓副使保忠動靜光嗣必以聞及保忠陰結保吉光嗣潛知之出家財散士卒誓以效順保忠還城光嗣執之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繫以銀鐺鎖之檻車送闕下保吉引衆遁去

四月詔以趙光嗣爲夏州團練使削奪保忠所賜姓名及官爵

夏州深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詔隳其城遷其民於銀綏等州

五月丁卯以保忠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詔略曰不討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七月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名答詔因稱之

八月又遣其將佐趙光祚張浦詣綏州納款遣其弟延信奉表請罪

十一月遣內侍張崇貴持詔諭繼遷賜以茶藥器幣衣物等賜詔略曰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

至道元年正月繼遷遣張浦來獻蕃戎所產橐駝而已浦繼遷親校善謀頗用事繼遷奉爲謀主上已有誘之之心矣

三月上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彊奪槊於後圃召浦觀之上嘗賜勁弓三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遷意上威示戎虜非能挽也至是浦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浦大駭上笑問浦戎人敢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遁況敢敵乎上謂之曰戎人貧窶飲食被服麤惡無可戀者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浦頓首謝繼遷上言自去年遣人入朝救禁鈔掠今境上戎人不稟詔旨頻肆攻劫而本部不敢禁禦恐邊吏誣奏無以自明詔答曰先敕邊臣各謹封略無輒相侵內屬戎人所盜羊馬錢物今並以還卿且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當誅之也上因謂侍臣曰繼遷遊魂孤孽貪利寇

義朕欲開其迷復之路漸加控制近聞倉皇失據不自寧處
傳信邊將各守封疆無相侵軼亦畏我之兵鋒耳
六月遣閤門副使馮訥中使賈繼隆齎詔諭繼遷欲授鄜州
節度使繼遷不奉詔上謂宰相等曰繼遷負固不庭嘯聚邊
境朕君臨四海須與含容昨者賜以詔書俾移鎮守而狂不
奉詔尚恣陸梁朕哀此孽重死亡之非久也宰相等對曰繼
遷器識凡下自叛渙以來引親校張浦爲謀主軍中動靜一
以諮之遂能倔强穹廬荷延歲月者浦之力也今陛下走一
介致之繼遷內失腹心之用矣沿邊蕃部族帳居多繼遷威
以淫刑脅而用之近聞各懷怨望漸致攜離則繼遷外失夷
落之助矣內外乖絕形勢可見而乃偷安巢穴靡顧存亡苟

不爲蕃部所擒則必刺客起於帳下今丹延環慶之地山川
重複非敵人所能窺伺惟靈武一道是其漸進之路國家已
嚴堡障練兵聚粟繼遷率烏合之眾往來砂磧猶困獸處於
檻穽但自跳躍豈能爲人患乎乃以張浦爲鄜州團練使留
京師轉運副使鄭文寶先建議於靈州南界積石嶺築城號
清遠軍在瀚海中距靈環皆三四百里地不毛無泉水文寶
大發民版築益負糧水於數百里外鬬石之民始皆愁怨城
壘既就戍兵數千人轉餉共饋益爲勞擾自同華抵環慶運
粟一斗爲錢七百芻一圍爲銀一兩陝西民富者鬻田園貧
者賣妻子以供力役自初築城募邠涇寧慶等州民以榆槐
雜木及貓狗鴟鳥至者厚賞之地鹵種植皆立枯數百里

四月甲戌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環慶靈等州都
總管殿前都虞候范廷召副之率師討繼遷詔絕爲本州
都總管兼內外都巡檢使初詔調發靈州軍儲分道護送寇

至易爲備禦而民力不匱轉運使盧之翰遣詔擯併爲一及敗上怒命國子博士王用和乘傳捕之翰及轉運使竇玭繫獄驗問

五月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入奏上召宰相等於北苑門語其故曰繼遷剽劫輜重之後頗猖獗自恣輒窺靈武驅烏合之衆頓堅城之下固無持久之理卻緣城中人齎表告急爲賊所獲以爲危箸因頓兵未卽引去卿等宜熟慮之朕固有成算矣呂端曰靈武軍儲乏少賊黨又據瀚海津要環慶路不通臣愚以爲朝廷宜於麟府丹延環慶三道各發勁卒約輕齎徑走平夏攻取繼遷帳幕繼遷必顧惜巢穴望風引退如此則靈武之圍解饋道得通矣

上曰不然三道起兵深入所發甲卒凡幾萬人何人爲將領何人將輜重況塞垣表裏砂磧三道兵馬於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向者劉粲朕令分三輩護送丁夫悉持弓矢自衛兵給拒馬勁弩令爲方陣而行寇至則分布拒馬發勁弩士卒成列以待之誠能遵守紀律豈致敗衂而將校皆自率胸臆不用條教當寇之暴集戰具未暇施設而丁夫已潰亂相蹂踐而死蓋謀之不臧違朕節制所致也參知政事張泊曰盛暑之月水泉乏絕劉粲未集而議者欲以三道舉兵深入以分賊勢陛下以爲未見其利誠如聖旨時賊圍靈州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糗糧皆竭潛遣人市羅河外宵運以入間出兵擊賊司天言熒惑犯輿鬼中積尸秦雍之分當

有兵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譴見如此秦地民罹其災五星陵犯朕常候之未嘗無其應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城中皆漢民盡爲此賊所屠戮自閉壁以來居人乏食餓死必衆因嗟歎久之　辛亥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酋猖獗未就誅夷居廟堂侍帷幄者正合運奇兵而伸碩畫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再謄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民多少舉兵深入賊境以速勦滅用兵幾何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抵靈武今日實封來上呂端等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陳所見恐乖詢謀僉同之義望許其爲狀陳其利害張泊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問反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泊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逆鱗之理　壬子泊上疏曰靈武郡城介在河上饋運艱阻臣請備陳始末一言之在唐肅宗用靈武之師克復兩京者緣黨項率先順命靈武地界與黨項接連自長安出鄜時度塞門經鹽州抵回樂東阪入靈武東門謂靈武可以控守者緣路在黨項內無抄略之患故也今繼遷以黨項餘孽據平夏全壞國家若兵車大出則鳥驚魚散莫見蹤由若般運載馳則蟻聚蜂屯便行劫奪其事一也軍須所急莫若井泉自環慶至瀚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谿澗川谷荷戈甲而受渴乏雖勇如賁育亦將投身死地又安能與羣賊爭鋒哉其事二也自逆虜滔

天靈州閉壁犬羊之眾踐踩四郊田疇日荒樵蘇絕路負戶而汲易子而食備禦理盡飛走望斷豈能復爲國家堅守者乎其事三也假使靈州圍解瀚海塵清朝廷須當召發甲兵裹送糧草未逾終歲輦運復興乃是以日繫時而轉輸無已驅秦雍之百姓供靈武之一方使無辜之民膏塗原野朝廷大計豈若是乎其事四也況繼遷或成或敗皆未足致邦國之安危靈武或存或亡豈能係邊隅之輕重得失大較理甚昭然以臣之愚見所謂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卽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深入應接牽掣兵馬必不可令起離本處若除此道縱使良平復生亦不能爲謀矣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不以細故爲嫌棄地戢兵從權之上治者也上初有意棄靈州

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卻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出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爲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上初以田紹斌爲李繼隆之副繼隆遣護軍馮訥入奏言洛浦之敗紹斌握精卒登隴上顧望不救自言靈武非我不能守欲圖方面有異志上大怒曰是嘗背太原來降今日復首鼠兩端眞賊臣也立遣使捕繫詔獄鞫問貶爲右監門衛率府副率號州安置以慕容德知靈州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爲夏麟府州都總管兼都排陣使上以李繼隆言紹斌逗遛境上乃部分諸將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師還之期悉如所料但蓋事不可容耳師興以來夏秋之際賊自卽位未嘗如此殺戮嘗寧息大抵布軍行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數千人以先

池皆授以方略師已有期銀夏鈐轄盧斌求對懇言曰蕃夷之族馬騎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戰則勝沙漠非大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更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國之上策上不從改授斌環慶鈐轄領兵二萬爲繼隆前鋒斌謂繼隆由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輦駝路纔十日程耳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槾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擣繼遷巢穴不必援靈州上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命引進使周瑩齎詣軍前瑩至兵已發矣

九月繼隆與丁罕合行十數日不見敵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率兵歸本部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大小數十戰斬首五十級生擒指揮使等二十七人馬二千匹上初以方略授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爲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多設强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矣纔一發賊皆敗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悉焚蕩之賊中老幼不能走者繼遷悉埋於沙中但露其首部落降者皆曰人馬死者大半不能化矣夷語謂活爲化言不能自活也上因顧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等曰此行合戰與師還之期悉如所料但諸將不能盡依方略致此賊遁逸朕自卽位未嘗如此殺戮蓋事不可容耳師興以來夏秋之際賊自卽州謀度炎熱尤甚未嘗寧息大抵布軍行陣當務持重雖有勇者率數千人以先丁罕自慶州西京作坊使張守恩自鄜州五路率兵抵烏白

犯賊亦無能損益適足撓亂行伍朕每深誡之違令者必斬果無敢輕率者布陣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輕議者甚非所宜朕自爲陣圖與王超令勿妄示人超回日汝可取圖觀之潛等再拜謝而退初令五將出師衞州團練使李重貴賞爲麟府路濁輸寨都將得對便殿因言賊居沙磧中逐水草牧畜便於戰鬬利則進不利則走今五路齊入彼畏我兵勢太盛或不接戰且謀遠遁欲追則人馬乏食將守則地無堅壘賊既未平臣輩何顏以見陛下上善之賜以御劍又累遣使撫勞及諸將果無大功上思其言命重貴爲并代副總管

三年二月李繼遷以蕃部歸順者衆遣兵屯橐駝口西北雙堆以遏絕之李繼隆遣都虞候田敏與內殿崇班劉承蘊等討之破其衆萬餘斬首二千級獲戰馬鎧甲萬計繼遷單騎遁去

五月傅潛等言護送二十五州軍芻粟已入靈州會上不豫因止其出師

太宗聖政

太平興國二年上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謂致治之具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多得蜀書一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閒爲三館湫隘纔蔽風雨周廬微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郎移於他所始能成之上初卽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堂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卽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草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庭

三年二月丙辰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十一月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卽位卽以宣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六年三月詔中外文武百官等自今或知民閒利病及時政得失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十一月甲辰改正武德司爲皇城司上嘗遊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還其官

庚戌上親享太廟

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拓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七年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儀中書舍人郭贄並參知政事

五月上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宮嚴凝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服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閒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爲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問利病無不卽日施行古聖王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六月刪正字學或薦趙州主簿成都王著有家法甲戌遷著

作郎充翰林侍讀

冬十月上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又謂趙普曰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掊克已除去矣更俟五七年當盡滅民租稅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四月改講武殿爲崇政殿

六月上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庶使歲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縉紳閒有端雅爲衆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又謂宰相曰

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民閒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縣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謹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但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采訪苟稱善者多卽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佐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七月參政郭贄坐事黜之荆南中書惟趙普宋琪等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李昉宿舊上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

庚辰琪加刑部尚書昉守本官參政

八月詔軍國政要委李昉撰錄

九月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今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猶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縣屬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　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卽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迴過州縣慮賦稅違期日行鞭箠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十月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爲已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爲也大凡爲君爲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灰河相持干征萬戰備嘗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爲鑒戒宋琪曰陛下勤儉於己厲精政務以百姓之心爲心所謂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月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爲武勝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以參政宋琪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與罰當其功罪無不治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

之衛勒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上語及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賜普詩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游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導意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泣涕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效犬馬之力臣聞普此言今復閱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爲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事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用操履士衆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爲戒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訓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爲逸豫不恤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慮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訓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爲逸豫不恤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慮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災於正殿蓋示譴於朕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足斁政經中外羣臣各期无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已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夏禹之拜乎且爲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身居九重人情未能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可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疑旅莊纊若行於今世未盡理國之理宋琪曰王者高視廣聽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我聖德也導達物情陛下憫訪時事刑獄繫滯者伸理之官吏惰慢者懲儆之勤行不倦遂致和平天下幸甚　是日草澤有上言

雍熙元年三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必受其禍己丑召宰相羣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是日奏事退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慮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時政者其辭狂悖上不之罪　上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朕每與卿等款曲商確時事蓋欲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理眾口　上謂宰相曰閭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欲民不冤法不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鞫獄必須躬親不得專任胥吏

八月癸巳有布衣以皁囊封書獻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辭多狂妄上弗加責

九月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數事以答天意　癸巳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也

二年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為本百姓以食為命故知儲蓄為急務昨江南災旱甚急遣使振貸果有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諸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使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賣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九月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為上瑞鳥獸草木夫何足云

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三年七月左諫議大夫簽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於上意於是上問近臣以禦戎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　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沿邊兵馬

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常虛度光陰讀書外常留意於眞草近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不猶愈於聲色畋游乎昉等頓首謝左拾遺兵定王化基常樂范滂有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五略書奏上嘉納其言有意大用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流宋湜皆嘉士郎令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并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湜時皆為著作郎直史館家素貧負人息錢別賜三十萬償之每命一詞臣必諭昉求才藝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端拱元年正月丙子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且謂之曰國之上瑞惟豐年爾自累歲豐稔人無疾疫流徙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二月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虜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並置女樂等事上於是召翰林貢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來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為辭庶幾得體　庚子昉罷為右僕射山南東

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爲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尙書平章事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而從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舊德爲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爲襄王元份爲趙王益王元傑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忿其喜怒朕每親決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使王沔爲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張宏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振之上謂宰相曰累年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郡縣至廣生齒甚衆每聞一方小有凶歉卽命振給雖不能徧亦表朕勤恤之意也趙普對曰文王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事中理少賜奬拔苟不閑忌諱亦望含容卽賈誼之流復出矣上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理道或益國便民卽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爲蒼生建長久利寧憂和氣不降也　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爲

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言笠參軍礪鄠人周廣順時初遊渥州持所爲文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卽往頃之覩宮衞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冕人者衣冠秉圭南向總三子餘衆礪升殿禮謁最上者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冠首因請示休咎冕人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再問之冕人笑曰可去矣寤而志之礪受命謁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王儀貌卽來和天尊也　雷德驤聞趙普再入相乞歸田里上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卿勿以爲慮罷二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上厲精求理欲聞讜論以致太平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四聰旁達庶知乎物情百職交脩用熙於庶政而有位之士頗尙於宴安納誨之任率多於拱默期格於道不亦難乎應兩省諫官等職在規箴任司獻替至於政教之壞轡典章之闕淪國蠹民瘼悉當上言無有所隱其後上封事者頗衆上謂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帝天下平治指論時事尤爲剴切至云長太息堪痛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眞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庭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士所謂俊彥盈庭者矣若言事中理少賜奬拔苟不閑忌諱亦望含容卽賈誼之流復出矣上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理道或益國便民卽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

采未嘗加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大事知大體者朕當擢以不次之位也　御史中丞常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傑不職傑訴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罰願賜寬宥上曰此朝廷議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尚加糾謫汝爲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十月癸未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十二月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究茲弊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上又曰至公至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固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於春夏肅殺於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王者所宜法也

二年正月癸巳詔文武臣僚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右正言直史館江南溫仲舒韋獨先上上悅乙未賜仲舒金紫　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邽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尹推官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可也

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

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抗者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之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哉或以越王府記室參軍考工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臣久縈疾苦近若始獲朝參竊疑大限非遙深恩未報事當關聽敢不盡誠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防微慮患必資通變之材定難扶危宜退諮詢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寇敵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子官無胡贊之功最是微臣偏懷媿恥即日同僚共事非無謹畏清廉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爲當才不期在朝歲月未多出爲外任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當重委必立殊功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此疏特乞留中所貴全繫君恩無貽眾怒復以劄子言齊賢德義素爲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臣全族叨榮半身入土未諳答報常恐參差慙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覩茲方正方敢舉明若朝廷委任忠良則社稷增添柱石朝行夕死是所甘心亦聊遂微臣報德酬恩萬分之一也甲申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　丙子上謂宰相曰自古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

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呂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國家興隆則君子道長其時蹟亦園蓋畏小人用事耳有國家者尤宜早辨上深然之

九月上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爲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時普被疾請告卽以授呂蒙正等於是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以來躬親萬機勤恤民隱未常有纖微之失蓋臣等調燮無狀致此愆尤漢制水旱策免三公臣等實任其責願上印綬避賢者路上慰勉之

十二月庚申詔自後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辛酉呂蒙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情無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朕比欲止稱皇屬以諸子封王爲不便耳　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不許

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許之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日止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病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冬十月乙巳賜知白州蔣元振絹粟元振江東人清苦厲節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於潭州盡留俸祿供給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茶絹粟益恭居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遮道不絕益恭連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鞫訊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益恭未代采訪使言其狀故有是賜

二年閏二月戊寅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三百卷上謂之曰人君當淡泊無欲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它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可矣

三月己巳上以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四月辛巳命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張遜爲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並爲樞密副使　初王沔怙恩招權齊賢陳恕並不與之交二人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百官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已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樞密並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揖延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卽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右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爲如此則是示臣下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皆非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謙量庸淺昧於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

用上覽表嘉歎卽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

五月右正言謝泌數上章奏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益丙辰擢左司諫賜金紫幷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宋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致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斂於今夏令久旱豈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決按刑獄是夕雨　庚戌宰相率百官稱賀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憂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掊克牧守不能宣布詔條公卿莫肯修舉職業耳李昉張齊賢及賈黃中李沆憨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卽欲與卿等言之既言之卽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

六月甲申有蝗自西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工謂宰相曰朕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知古與恕親善上每念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漏禁中語疾知古輕脫皆罷之上謂近臣曰近有人言儲貳事朕觀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幼沖未有成人之性僚屬恐擇良善之士臺隸輩朕亦自擇揀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爲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及黎庶固當感動天地臣等職在調燮伏增慙懼是夕大雨蝗盡

殪一時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

九月壬辰詔以今年有事南郊　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上曰但時和歲豐萬物阜康朕之願也溢美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己未上幸祕閣各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兵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羣書上意欲武將知文儒之盛也

十月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及居官廉恪蒞事明敏鬬訟衰息倉廩餘羨寇盜翦滅部內肅清詔令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赴闕親問其狀各如旌賞云云

十一月丙子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出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知古與恕親善上每念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漏禁中語疾知古輕脫皆罷之上謂近臣曰近有人言儲貳事朕觀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幼沖未有成人之性僚屬恐擇良善之士臺隸輩朕亦自擇揀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爲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及黎庶不令奸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講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

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　己卯命左僕射李昉參知政事張齊賢并平章事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并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曰李沆風度端凝貴人也未幾遂與黃中俱蒙大用　上嘗召見黃中毋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所謂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爲御史中丞　丙戌上以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沖澹自處不與競於名官甚嘉之　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翰林學士

三年正月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蠲革務平議獄訟清轉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以聞它有所見聽別上疏論列委中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上謂宰相曰天下悉取當議旌酬尚務因循必申懲責

四月壬寅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相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爲循默曾不爲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日相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上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六月壬申知樞密院事張遜同知院事寇準并罷二人不叶上怒故貶遜而罷準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爲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爲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爲時望所歸或短之於上前且言其詞語雖虛上曰唯朕能曉之

秋七月先是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

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鄭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　己酉并命爲樞密直學士

八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欹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試得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即取之使坐上親較試再三傾實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九月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壁壘廬舍多爲之壞物價踴貴近甸秋稼多敗流移甚衆陳潁宋亳間盜賊羣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輔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莩乎昉等惶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

冬十月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并罷守本官先是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疏曰昉因循保位近霖霪百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色昉居相位任在燮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晏然自若並無歸咎引退之意況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於左位望輕重不侔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

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尚苦心讀書江東士人中首出也然揩紳當以德行爲先苟空持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王楊盧駱政爲其原無德行耳德行爲先誠如聖諭　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穀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爲聽決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怨民矣

閏十月丙午上曰清淨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爲以至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於汲黯臥治淮揚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淨之治以鎮之

十一月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上孜孜爲治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亦無幾耳可不勉乎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淨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丁卯晏近臣於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且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幷赴晏舊制每命將帥出征及還晏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爲閤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

五年正月上語蒙正曰夫百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星觀者恐悚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釐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　上欲令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不許宅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蒙正因固稱其人可使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蒙正拾其奏徐懷之而下卒用其人復命大稱旨上嘉其有不可奪之志　考功郎中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嘗作假山召僚屬觀之眾皆褒歎其美坦獨不視王問其故坦曰坦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以剝民里胥臨門捕人送縣鞭笞流血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上亦爲假山未幾有以坦言告於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命急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圃笞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　上謂宰相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問卻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爲寄政恐姦人無所容也陛下如此宣諭深合黃老之道

五月上語近臣曰朕雖德媿前王然於政事靡敢怠惰天下事急若奔馹日日聽斷尚恐有照燭不至者若如唐末帝王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嘗得知每一思之誠可深誡呂蒙正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世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於奉行聖旨

臣常欲與同列等言之實爲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又曰唐末帝王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有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當時日開延英荷蹈數刻史臣書之以爲美談今天下荷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儒因循之人并與諸州副使分司兩京或且給俸祿不與蓋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之食祿也　以戶部員外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句當轉運使事廷式後嘗入朝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爲宰相而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七月以劍南招安使招宣使王繼恩爲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爲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代史書多矣不欲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上曰朕讀前授以它官宰相懇言繼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立在昭宣使上　壬申以元侃爲開封尹

八月癸酉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耳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則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　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常諭之以協心同德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冬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爲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并爲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并爲推官徽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道之旨　張洎性險詖尤善宦官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士使內侍裝愈爲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敝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於逢迎上卒喜之

十一月丁卯大雨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薄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眾比於其中求一材中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爲朕常謂求賢之道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令獨舉一二人非天下至公之道上因責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賜蒙正蒙正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奏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餘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

分爲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上覽奏嘉之
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馳傳往諸州按視經
度其事　詔以官倉放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
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時雨既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
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
藁可矣
四月己未吏部尚書平章政事呂蒙正罷爲右僕射參知政
事呂端爲戶部侍郎平章事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
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呂端曰廟堂之上職無虛授
但能進賢良退不肖便爲稱職耳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釣魚
詩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稱翁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
端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或有未當必須力言
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講習讀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
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耳至等顧首拜
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豐羣盜翦滅顧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
以來踰茲艱運水旱作災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飛
芻輓粟千里騷然朕爲其父母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
內修政紀外勤戎略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并躬親裁斷
暫天之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饜經災歉
之後便覩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丙申上
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綱紀大壞朕承喪亂之後居隔大寶
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
鼎新朝廷法度於時遠近騰口咸以爲非至於二三大
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唯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
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爲開封尹至是立爲太子京師之人
見太子喜曰眞社稷之主也上聞之趨宮中語后妃九宮皆
前賀拜寇準常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坐事決
乃退上嘉歎曰此眞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
宗之得魏徵也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并
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禮太子見必拜動皆諮詢至
等上表懇讓不許至等入謝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
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
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耳至等顧首拜
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豐羣盜翦滅顧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
以來踰茲艱運水旱作災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飛
芻輓粟千里騷然朕爲其父母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
內修政紀外勤戎略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并躬親裁斷
暫天之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饜經災歉
之後便覩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丙申上
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綱紀大壞朕承喪亂之後居隔大寶
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
鼎新朝廷法度於時遠近騰口咸以爲非至於二三大
遣州縣二稅販鬻　壬辰制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改名恆
大赦天下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
不遑立儲貳上始舉而行之中外晉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

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爲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宇晏清法令明著四方遵朝化百司絕姦幸固亦無慚於前代矣

二年春正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二月李昉卒謚文正

閏七月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長謹務在不欺閤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人則不然敏外剛雖談忠信而履行頗乖所以眞僞敏敗其在官黷於貨賄罔畏刑辟

師敏州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敏州民謂之羅端公卽可

敏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

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準怒馮拯以中書劄子升彭惟節於拯上拯忿曰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爾因上疏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準力爭不已又論曲直於上前上不說罷之拯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上欲召還準素不悅拯乃徙知朗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拯以母喪請內徙始命知江州

九月右僕射宋琪卒　禮部侍郎蘇易簡性宿酒初入翰林告謝日飲已半酣其後沈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誡約深切易簡垂淚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答以申奬勵既又草書戒酒二詩賜易簡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

十二月己巳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三年正月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并參知政事上不豫化基因入對備言顧生服餌之要翌日上語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於修養之道亦爲朕言之

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三月壬辰不視朝　癸巳崩於萬歲殿溫仲舒宣遺制眞宗卽位於柩前

太宗繼制契丹

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親征太原次邢州契丹遣使奉書問起居已而數萬騎來侵以援太原至石嶺關南郭進大破之太原平上將遂伐契丹諸將皆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易甚上悅卽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

六月庚申車駕北往發鎭州　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地也募其民爲鄉導遣浚儀孔守正等先趨岐溝關　丁卯上躬擐甲冑率兵次岐溝關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東易州卽岐溝關東西班指揮使傅潛孔守正先至涿州擊敵破之生擒五百餘人　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　己巳次溝頭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　庚午至幽州城南駐蹕寶光寺契丹萬餘衆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去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事　癸未幸城西隅督諸將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洗州

觀察使米信率兵屯東南隅以備非常軍士掘得蟹來獻翰謂諸將曰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求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整師徐還　乙酉次涿州　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閻承翰馳奏大軍不整南網而潰上令崔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徑往至則諭以方略眾遂定反命不戮一人上甚嘉之　庚寅命崔翰孟玄喆等留屯定州李漢瓊屯鎮州崔彥遠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

九月癸巳契丹大舉入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延翰帥眾禦之先陣於徐河崔進潛師出黑蘆隄北緣長城口衝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陣大軍左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諸將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騎若此而吾師星布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諭旨為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通變何以預料之翰等意始決於是分為二隊三大戰破之敵眾崩潰悉走西山投窳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擒酋長二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甚眾

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褒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巳關南破契丹萬餘眾斬首三千餘級俘以河南節度使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　戊寅以劉遇蟹者解也其班師乎　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十二月丁丑上因契丹通去遂欲進攻幽州　戊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欽祚為都監威塞節度使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呂蒙正事之可否昉上奏曰北地微妖自古為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旦輒卒大眾來擾疆場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災蠢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匪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眾弔一方偽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薦遇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列益復罷勞況今虜寇宵奔邊陲宜肅若親巡塞下震燿威容固足懾彼殘妖亦恐勞於大駕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修完攻具俟府藏之充溢詢里之富足募歲之閒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即下詔南歸　上既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略云擇卒莫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具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為寇哉伏望審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荊湖西川河東有受

僞命其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仁藏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薊竊據之醜沙漠偷生之衆擒之則屈膝在衛內爾

壬詔書令發兵以應

七年冬十二月契丹主明記卒有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隆緒立追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隆緒二歲母蕭氏專其國政

八年十一月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闕下　戊午上召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寨築城爲備上謂宰相曰戎人以剽掠爲務乃修築城壘爲自全之計耳曩者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親征不利朕取之爲世宗太祖刷恥親擒繼元今日視之猶几上之肉耳當其保堅城結北敵爲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邊庭備知戎馬之數自晉末始强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致討可坐待其亡久之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知敵中事自朝廷增修邊備敵人甚懼威虜軍主財吏盜官錢盡室奔入敵中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奉張皇事勢以邀恩寵爲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采擇威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獲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壘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并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尚存將來平定幽朔止於數處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懷之俾爲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雍熙二年二月丙戌上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而奉之使數百萬黎庶之衆陷於異域馮道趙瑩位居宰相皆遺令行禮屈辱之甚也邊人貪婪啗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憤惋三年春正月戊寅先是知雍州賀令圖與其子幷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辭維昭軍器副使劉文裕崇義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北敵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爲遷延之役且遼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爲然始有意北伐上初議親征給事中參知政事李至上言略曰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

乃遣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挈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之不肖恥在昔賢之後也刑部尚書宋琪上疏略曰臣有平燕上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

三月潘美出雁門自西陘入與敵戰勝之斬首五百級平城降超體被金瘡數處流血濡甲部分軍士自若　庚辰刺史趙彥擧寰州降　曹彬進壁涿州復與敵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敵退敗辛巳取涿州　潘美進圍朔州刺史趙希贊降詔以希贊爲本州觀察使田重進至飛狐北界西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衆來援行營西上閤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鄜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敵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

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夕命荊嗣出西偏薄山崖以短兵相接戰敵投崖而下手斬千餘級敵勢挫衂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敵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爲我救援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敵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敵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纔五百人敵衆二萬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冶有兵二千願間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曰敵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陣樹旗別遣二三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五百人疾驅往鬬彼見旗幟繇亙遠甚疑大軍繼至敵衆可破也延美許焉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敵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敵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都副將何萬通并三月潘美出雁門自西陘入與敵戰勝之斬首五百級平城降超體被金瘡數處流血濡甲部分軍士自若　庚辰刺史趙彥擧寰州降　曹彬進壁涿州復與敵戰李繼隆范廷召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敵退敗辛巳取涿州　潘美進圍朔州刺史趙希贊降詔以希贊爲本州觀察使田重進至飛狐北界西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衆來援行營西上閤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鄜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敵恃衆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夕命荊嗣出西偏薄山崖以短兵相接戰敵投崖而下手斬千餘級敵勢挫衂散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敵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利嗣謂明曰汝第頓兵於此爲我救援當奪此嶺遂力戰克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直谷居數日敵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敵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纔五百人敵衆二萬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策安出嗣曰譚延美方屯小冶有兵二千願間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曰敵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陣樹旗別遣二三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五百人疾驅往鬬

守重進急攻之　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爲飛狐軍以行德爲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爲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爲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丘　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爲右監門衛將軍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　田重進破敵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　壬寅米信破敵於新城斬首三百級敵衆復集信兵稍卻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二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日將莫信持大刀率從騎百餘大呼突圍殺數十人會曹彬遣李繼宣等援之遂大破敵於新城東北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送

大鵬翼等至闕上責而宥之以大鵬翼爲右千牛衞將軍領平州刺史　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知應州監察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營州　乙酉田重進又破敵衆於飛狐北殺酋長二人斬首千級獲馬三百匹　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右千牛衞將軍領儒州刺史判官張日用宋玄幷爲殿中丞掌書記仍舊職　乙卯田重進至蔚州李存璋許彥欽等殺敵酋蕭都哩及其守卒千人執節度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授存璋順州團練使彥欽平川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入敵境所向皆下都哩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殺城下將吏盡率其豪傑歸虜中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爲虜奉聖節度使弟紹雍爲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遼王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爲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荊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實乃納其款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爲輦州糜給之存璋等既殺虜黨孤城難守乃盡率其民吏奔重進軍重進既撫之虜援兵大至副都指揮江謙妄言惑衆嗣即斬之悉收城中輜重還集重進軍與敵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嗣力鬬敵始卻遂空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襲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閑習戰鬬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擒敵中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從軍者優典存鋒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眾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得貪利以要遮敵敵聞之必棄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爲援山後矣既而潘美果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憂敵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勿令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養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盡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日糧再往攻涿州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纔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敵首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下蔡令大名柳開督餽餉隨軍謂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敵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爾彬雖復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乃還師境上彬初欲令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涿州斌懇言涿州深入敵地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彬從其言令斌擁眾退無復行伍爲敵所蹂

五月庚午至歧溝關北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敵始退方涉巨馬河人畜相踐踏而死者甚眾知幽州行府事石諫議大夫劉保勳陷淖中其子開封兵曹利涉督芻粟隨軍常從其後盡力掖之不能出遂俱死殿中丞孔宜亦隨軍督芻粟溺於巨馬河詔錄保勳孫巨川爲祕書省正字宜子延世同學究出身　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州朔州將吏耆老等赴闕上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異域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日月幷賜以衣服冠帶　丙子宮苑使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屯於邊口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疏諫曰伏覩三月中忽降使臣差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邇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克復俄及炎蒸師老民疲實生疑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舉無遺策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十年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羈縻處之伏料聖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聽致興不急之兵頻涉無名之議臣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姚元崇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異專具錄奏願賜覽觀伏自太發曉雄往殲凶醜百萬家之生眾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失半茲所謂以明珠而

彈雀爲鼷鼠之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即少猶難入手況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謂兵久而變生此不可不深慮也苟或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閒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庭早涼敵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臣今獨與沮眾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明頒詔旨速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政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殄方慕化率土歸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爲主謀虛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首惡早正刑章所貴詐僞革心忠良盡力其畏三千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往哲臨終尚能尸諫愚臣未死寧忍面諛固知逆耳之言不是安身之計但以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眾人之報投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明聖特賜察量　曾又進劄子言鄧州五縣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戶昨來差配約其出十萬貫錢乃可運二萬石糧至莫州典桑賣牛十閒六七力加善誘偶赴嚴期留滯至今所費益廣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致逃移假令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又言爰人但說契丹時逢暗主地

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遣生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狂討若彼能同意縱幼主以歸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墅無絕藝之人而況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歷象頗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由各負疏遺之罪若無懲罰寧戒後來又言句抽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闕志一則彼有仇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但令周施捍禦小作程途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達城池又言臣猥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情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啟沃罔避危亡實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秉帝豈必窮邊極塞與戎人較其勝負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固無功伐可推惟有忠純上答觀者歎其忠上慮契丹必入寇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右驍衛上將劉延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延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神特哩袞領眾十餘萬復陷寶州謂美等曰今寇鋒益盛不若令兵出大石路先入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侯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焉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況朕踵百王之末釐致承平蓋念被燕民陷於異域將救焚而拯溺非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

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上欲令擊敵自效故與延溥并命八月初徙雲朔寰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以所部兵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神特哩袞領眾十餘萬復陷寶州謂美等曰今寇鋒益盛不若令兵出大石路先入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侯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強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閤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焉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

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君先死矣遂引兵自石峽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何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强弩爲左右翼以援埃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則無遺矣美與侃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自寅至巳侃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敵敗走侃欲爭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撫膺大慟再率帳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敵所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爲敵所圍貴猶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既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我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敵人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亡益也至見有備乃引去眾始欵服初契丹復自胡谷入侵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眾寡不敵副

金州文裕登州蹈業大同節度使賜其布帛子匹粟千石錢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貴子二人十二月契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洲都部署劉延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虜圍延讓數重延讓先以氈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合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延讓被圍繼隆退屯樂谷御前忠佐神勇指揮使鉅野桑贊以所部力戰自辰至申而敵援兵復至贊引眾先遁延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延讓得氈下他馬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於敵于越素知令圖嘗使諜紿之曰我得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無路自拔幸君少留意

馬令圖方冀立功私遣子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爲所紿卽引氈下數十騎逆之至其帳前數步外于越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乃縛令圖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之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重進太原人也　丙午瀛州以聞延讓詣闕請罪上知爲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間延遜敗恐敵乘勝復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興役官吏居民皆不悅其生事既而敵果至見有備乃引去眾始欵服初契丹復自胡谷入侵薄代州南門外眾寡不敵副

一人生還上聞業死甚痛惜　辛亥詔削美三任佚除名配

都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憤一以當百敵遂卻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井師來會戰居無何聞使爲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滿且慮美衆爲敵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井師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衄於君子館令井之全師無得出戰已還州矣於時敵攻代州齊賢慮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井師至矣駭而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俟土壁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衆齊賢悉歸功於漢贇　己未漢贇以捷音來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爲右監門衞大將軍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延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鬬志河朔震恐悉科鄉民爲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不敢禦敵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野子女縱火大掠蠶金帛而去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　丙戌降德音　上以契丹頻歲來侵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爲義軍京東轉運使主客郎中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往河東河南四

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備邊徼事非獲已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世習農桑固知戰鬬遽茲括集皆匪願爲或慮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相聚爲盜吏須翦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望嚴敕續遣使臣等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集未即行法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竊覩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點集鄉兵其數甚衆生氣方盛農事正勤況屬久安豈可遽擾且所取義卒乃是丁夫畎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之內豈易指呼雖教習之有方終驅使之無效若鳩集益廣即倍多經費以此思之止爲勞弊今敵人出塞邊境已寧至於防秋須預經畫望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之兵權委以閫政精擇銳旅分戍連城優恤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於保障城寨州郡官僚選揀賢才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燧鳴刀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衆何用況又河南爲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置戎行河北累經戰鬬頗有閑習騎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此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

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并爲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爲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出知貝州坐與監軍忿爭詆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効死北邊上憐之復授

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微報年纔四十膺
力方壯今匈奴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子任以河朔用兵
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取幽薊雖身沒戰場無所恨
於是上亦并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
許換秩故開與宣等俱被此命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
敵將犯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聞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
獨不信貽書郭守文陳五事言敵必不至既而果得牒者之
妄時上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敵
必不至之狀上乃止　有白萬德者眞定人爲契丹貴將統
沿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卽萬德姻族往往出外境見
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

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
寢全之西谿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亡命
設峽口查煙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爲作衣帶巾
帽選牙吏勇辨者有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
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而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
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
之居數日遣還與爲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卽
與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長詔賜開錢三十萬
端拱元年秋八月乙卯朔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
州路都部署上面命之曰夫用兵者先須知敵强弱明於動
靜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意也且朝廷以鎮定高陽三
路控扼往來若敵矜驕而來則出奇兵掩之萬不失一於騎
士一指揮內揀驍勇者開以弓矢槍劍分爲十隊乃至三四
百隊皆可制也又選廷臣押隊虜若敢踰鎮定汝但弗戰陽
爲怯勢陰置騎士朕卽以駕前精兵徑發格鬬俟有必勝之
策分布隊伍縱兵擊殺皆百戰百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策
計爲之便宜莫善於此
十一月敵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
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大戎在近今
城中屯重兵而不能翦滅令長驅深入侵掠它郡謀臣安之
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
慷慨眾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
李繼隆曰閫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間不卽死者固將
有以報國家爾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
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
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敵
果入逼易州遂陷卒之妻子皆爲敵所掠繼隆欲以卒分隸
諸軍繼忠曰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
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忠因乞永隸麾下於是摧鋒先入虜
騎大潰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　己丑捷奏
聞羣臣稱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
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
等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侵永安節度使折御

卿率騎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汊勒浪等族乘敵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敵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棄其輜重涉河而遁敵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　甲子御卿遣使奏捷上召見便殿問破敵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遠來輕進易退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幷代都部署張永德聞敵來侵以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未及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憮然及是歎服

太宗平交州

太平興國五年丁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弟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衆

六月知邕州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亂偏師可取願自詣闕問奏上大喜驛召未發盧多遜奏曰交阯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擊襲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蟄寇知之阻山海爲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荆湖士卒二萬人馬驅而往勢必萬全上以爲然也

七月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入作使郝守濬鞫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邕州路都總管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使賈湜供奉官王僎爲廉州路兵馬都總管水陸進討

十一月黎桓遣牙校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眞命時孫全興等出師踰時上察其止欲緩兵不報

十二月全興等破賊萬餘衆斬首一千三百四十五級

六年三月又破賊軍萬五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隻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屯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升寧由水路抵多羅郵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爲所害時諸軍圍炎癘多死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待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曠野矣乃自劾有詔嘉納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僎病死澄與賈湜孫全興皆伏誅陳欽祚郝守濬崔亮責授團練副使賠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田錫上表曰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人之廣愛人惜力毋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毋略內以勤遠亟詔執事寬其剿誅又何必蕞爾蠻陬勞於震怒上賜詔褒獎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桓懼數遣使入貢

雍熙三年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拙齎詔往桓拜詔盡恭日以奇貨異物列於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御其私覩惟取陷蠻使臣鄧君卞以歸桓又謂覺等曰此土山川遠中朝人乍歷之不亦勞乎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桓默然色沮

澤化元年正月命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以加恩制書賜桓鎬等及境俄而桓擁從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世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鎬信之後及張筵飲宴有木塔其制樸陋桓一日同登顧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

四年二月乙丑封桓爲交阯郡王桓性凶狠負阻山海久之屢爲寇害漸失藩臣之禮上以其荒服不欲問罪

至道二年五月寇如洪鎮巡檢使董仝斌擊走之欽州如洪鎮雖未知其所以然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旋鉞咄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焚家屬亡命至如昔鎮鎮將匿之黎桓令潮陽鎮移牒來捕固不私市日進上供又倍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幷者益奪其利小波聚眾曰遣因茲海賊連歲剽竊　丁巳以太常博士直使館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桓詔書堯叟至遣李建中齎詔勞問桓堯叟又詰藏文勇之由乃令盡擒獲召潮陽鎮吏付之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送堯叟

七月朝廷遣李若拙以詔書國信玉帶賜桓若拙至桓謂曰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皇帝知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

首攻番禺交擊閩越豈止如洪鎮雖未知其所以然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旋鉞甲於天下孟氏割據府庫充溢及王師平蜀其重貨銅布載自三峽輕貨綾綵即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爲一綱號爲日進不數十年孟氏所儲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職之外又置博易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日進上供又倍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幷者益奪其利小波聚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民多附者遂攻劫邛蜀諸縣殺彭山縣令齊元振貪暴民尤苦之祕書丞張樞嘗使蜀奏黜官吏之不法獨稱元振廉能朝廷賜璽書獎喻元振受詔益恣橫與民爲仇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既殺元振剖其腹實以錢刀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張把與小波闕於江源縣俱死衆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爲帥把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衆至數萬攻陷邛州又陷永康軍及雙流新津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成都

五年正月甲寅初右諫議大夫許驤知成都府及還言於上曰蜀土久安其流寓易授願謹擇忠厚者爲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使吳元載實代驤爲成都元載頗尙苛察民若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爲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貽危之際豈敢還延遂行先是李順引衆燒成都西城門不利去載既入城賊攻愈急　己巳城陷戮與運使樊知古斬關面出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四出侵略北[illegible]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上始聞李順劫掠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

詠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并釋之加倍安撫

壬寅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强嶺遂平劍州

四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衆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數　甲寅繼恩言克綿州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鼓萌趨老鴉賊萬餘衆依險爲寨習擊破之斬首二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衆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達率兵破賊五千衆克巴州

五月丁巳繼恩攻成都拔之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擒李順及其黨計詞吳文賞等并甲鎧僭僞服用甚衆知梓州張雍初聞順亂即謀爲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令官屬分

主之聲縣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鐵爲箭鏑伐木爲竿絰布爲柔器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於朝既而都巡檢使盧斌以十州之衆援成都勿克而還雍卽委以監護之任順等遣其黨帥衆二十萬來攻雍與戰數破之賊圍城八十餘日會王繼恩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擊降者一萬餘又破賊數萬衆解圍州圍斬三千人平遂州雍馳奏詔褒美斌在川陝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闕上遣使諭曰俟妖孽殄盡當召汝既而賊集梓縣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之以少府少監爲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將士渴乏會天雨軍人以兜牟承水飲之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

樹柵夜晦衆賊奄至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閒出奇兵敗之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州作坊使馬知節實爲先鋒繼恩挾勢驕恣惡知節不附己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知節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歎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　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衆於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閒堵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謂王師孤絶無援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

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卒守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史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襲衆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衆皆感泣力戰既而賊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爲蠟丸帛書遣人間道上言曰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復遣如京使白繼斌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遣寇　是月庚午繼斌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顯腹背夾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　賊圍施州指揮使黃希遜兵馬使黃延霸等領兵至遂克合州餘黨之保渠州廣州梁山皆討平之陵州破賊五萬眉州破賊十餘萬峽路行營破張餘衆二萬開門擊走擒獲百餘人峽路行營亦破賊於廣安又破賊於嘉陵江口又破賊於合州雷有終大軍抵合州境會尹元裴莊等領兵至遂克合州餘黨之保渠州廣州梁山皆討平之凡破賊百餘萬峽路行營破張餘衆二萬復雲安軍中書以王繼恩有平賊功欲以爲宣徽使上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名序立宣徽使上八月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宣徽使上以授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僕隸輩用事恣橫坐而玩寇飾稍不給軍士亦無鬬

志上屢遣使督戰因召對賛福殿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昌言揣上意遂言士馬精強所嚮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慮即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喜甚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并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別賜手劄數幅親授方略焉　丁丑上下詔罪己初命翰林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爲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爲精當其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筦榷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警余初昌言行旬餘或言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亟召宰

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時已至鳳翔詔遣使及之因留候館以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先是蘇易簡言詠可屬西川事上面諭之曰西川飢後民不聊生卿當以便宜行事是日詠始至益州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城中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苦鹽貴而私鬻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小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謹言前所給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眞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日務飲宴不復窮討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詠計軍食尚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十二月戊寅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屯師旅　辛丑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都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至縣易其戎伍慮猶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稍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即遣部成兵出境繼恩麾下兵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賊而鑑等監察之民始安枕矣

眞宗祥符

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中書以聞上拱揖不答王欽若曰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上自聞王欽若以城下盟毀寇準嘗怏怏不樂謂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何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爲大功業可以鎭服四海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稀世絕倫之事乃可爲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爲之而使眾不知也上卽步至承天門贍望再拜使內侍周懷

惟在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閒爲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宅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禁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

敏皇甫繼明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置輿上旦等步導卻繖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宋付於眘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封復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尙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上已先至　丙寅羣臣入賀於崇政殿賜宴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爲十將賜衣服銀帶緡錢榮先覩天書故也　己卯詔以天書降申儆在位俾各揚其職以答天意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獻祥符頌天書降翌

日宗謂上皇帝奉迎酌獻樂章優詔荅之　甲戌兗州父老呂良等詣闕請封禪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面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上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

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於大內之功德閣先是宰相王旦等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閣門凡五上表請封禪　甲午詔於今年十二月有事於泰山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上以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　戊戌命皇城使劉成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綸上疏略云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參內景修行之要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烝人寶太和而延聖算仰答天貺俯惠羣黎上嘉納之　有司言巡狩有燔柴告至之禮皇帝親行事又封祀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圓壇如巡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之儀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　遣使馳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岳州助教賜束帛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萬緡於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上曰士衡臨事有心力可獎也遂賜褒詔丁謂因請留士衡

於澶州管句東封事從之　有司詳定儀注詔皆從之　丙寅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上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當首敘上天降鑒符瑞沓來欠進爲民祈福之意　三司假內庫銀十萬兩從之　丁巳對王旦于龍圖閣出封禪圖示之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上覽之曰此禮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爲盡美　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契丹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　先有五月丙子上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于泰山卽密諭王欽若於是欽若奏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吏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中使奉詣闕奉至上亟召王旦

等諭其事欲自出奉迎卽命旦爲導衛使已亥旦與扶侍使而下具儀仗奉迎天書入含芳園之西門　庚子羣臣詣園迎賓升殿辛丑上致齋王寅備鑾駕以出北面拜殿下導衛扶侍使自殿上奉天書至上前上再拜授陳堯叟堯叟跪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上先還旦等導衛扶侍至朝元殿上迎拜入內時久雨頓晴景色澄廓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氣如鳳駐殿上　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

秋七月封禪用玉牒冊凡七文思玉工言用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階州采進上曰此碱砆之類目之爲玉以

奉天於禮可乎遣中使徧詢玉工有趙榮者言太平興國中曾與眾工治玉爲牒冊歲餘方就寘崇政庫亟取用之　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皇城使劉承珪請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侍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上顧謂左右曰昨所覩鶴但於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爲實卿當易此奏也

癸亥奉天書於朝元殿上齋於殿之後閣上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仗衛於乾元門自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門威儀扶侍使等導從而行從臣望拜於殿下有頃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御

輦發京師次含芳園之行宮有神光起昊天玉冊上卽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答神光之賜　戊申上齋於穆清殿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　己酉五色雲起嶽頂　庚戌晝漏未五刻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衮袍乘步輦以登前一夕山下大風裂帝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溫和纖塵不動奉祀官點饌習儀於圜壇祥氣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圜臺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於上帝之左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上飲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黃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匱攝太尉王欽若奉玉匱置於石碱攝

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碱上復登臺閔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慶雲繞壇月有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振動山谷上卽日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日有冠蓋黃氣紛郁　壬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儀上至山下服衮袍步出大次侍臣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誠敢不徒行前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然燭及行事頓止天宇澄霽煨燎凝然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于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色雲見因改奉高宮爲會眞宮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尊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遣使致告　癸丑有司設仗衛宮懸於朝覲壇下在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上服衮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朝賀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校四方朝賀使貢舉人蕃部父老僧道皆在列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天縣爲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采大宴穆清殿又宴近泰臣及泰山父老於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帛始議肆赦上謂宰相曰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卿等並錄出條目共議之務令實惠及民也　丙子發

陳橋次含芳園時近輔淮甸奔走不絕駕至自泰山扶侍使丁謂奉天書歸大內上御乾元樓召近臣觀衛士甲馬還營賜百官休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靡紛委咸以爲精誠昭格天地助順之致也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爲咸昭

天慶節休假五日京師於上清宮建道場七日宰相迭宿罷日文武官內職皆集賜會錫慶院是夕京師張燈五日內无得用刑仍禁屠宰諸州建道場三日羣臣亦賜會丁謂請以天書降祥瑞編次撰贊繪畫於昭應宮詔謂與龍圖閣待制戚綸陳彭年同編次其贊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內制尚書丞郎給諫待制館閣官分撰先是詔有司參詳百官拜表進名儀式且言慶成喬嶽歸美祖宗雖繫孝思實爲吉禮比之初上廟號理有不同按唐朝修八陵及遷懿獻二祖禮畢並皆稱賀欲望其日許百官詣閤門拜表賀從之　乙酉大宴含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命丁謂等編修封禪禮

二年正月癸卯羣臣並以次覃恩詔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不限品秩及諸班諸軍都虞候並與一子恩　上自東封還羣臣獻賀功德者相繼成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成事然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丙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思願毋以告成爲恃上深納之　昭應宮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勞令謂等規畫有言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靈寶眞文以金札之明當往取載以橐駝驢車有言舟運謂等請用車載爲便壬子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夫仍浚治渠道一年

昭應宮　詔諸路州軍監關

秋七月辛未以昭應宮爲玉清昭應宮　縣擇官地建道觀並以天慶爲額民有願捨地備材起蓋者

亦聽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象矣　殿中侍御史王遹上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爲之詔從其請缺　缺　二月右僕射判缺有損謙德及遹缺辛丑齊鑒出判孟州缺臣皆以陛下在堯舜之上缺命出　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三萬人請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既三上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置制使翰林季宗諤副之鹽鐵使李士衡副使林特又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　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八百赴汾陰給役置急腳遞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卒增置八千四百五十八　庚戌命翰林學士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有司定封玉冊玉匱度朝廷擇地爲坫悉如社首封禪之制從之　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鑾司止用油幙爲屋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蘆竹　陳堯叟至汾陰數奏雲物之祥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守恩雖近侍上不貸以法論者以謂朝廷至治行法不私中外莫不悚懼誠在德宗時夜冬十月河中府民巨沼詣陳堯叟言五世祖誡在德宗時夜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靈寶眞文以金札之明當往取埃天書赤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視黃光下有塊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取藏於家誡手筆爲識後二百餘年屢經大兵饑荒家獨無苦其帛長二丈廣九寸通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體詞頗道經　庚戌堯叟附中使

趙敦信入獻以沼爲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帶器帛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禪記五十卷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東封之制詔天書儀衛副使王欽若趙安仁扶侍使丁謂龍圖閣學士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奉事天書儀制以聞既而欽若等著爲五卷上之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諛取說上常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樸忠每優容之是歲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罪輕徭薄斂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貴奭遂奏疏言不可十事上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若有所陳其具條上於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未息而奪攘之盜必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雖鮑單使命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於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光因之猾夏今陛下俯納邪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人患涉頻歲薦饑之苦興百年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內無黃巢乎徒役之中無陳勝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猖狂忽及澶淵何以待之先帝欲北幷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姦臣在位未嘗獻謀畫策謂主辱臣死爲空談以誣下罔上爲己任覩畢東封便議西幸無事往還輕勞聖駕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

臣所以長歎痛哭也時羣臣數奏奭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戒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珟皇明不爲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正月乙酉親謁祀后土儀于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土儀上崇重大祀乃幷廟廷及封石匱僕徧習焉　上以靈文垂降盡志欽承且欲垂訓子孫俾奉祀無怠仍爲誓文

乙未命刻石置玉清殿昭應宮寶閣下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　壬申車駕至西京　戊午致齋　辛酉具法駕請於睢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卽日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幼不遠千里而至者或則感泣曰五代以來此地爲戰場今日乃獲覩天子巡祭實千載一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宮爲大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瀆　壬戌御朝覲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一年尹建寶鼎縣爲慶成軍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姦臣在位未嘗獻謀畫策謂主辱臣死爲空談以誣下罔上爲己任覩畢東封便議西幸無事作汾陰禮成詩就宴所賜之上作西嶽贊仙掌詩　己卯車駕入西京時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無

霑服之患又農務方興耕民瞻望輿駕歡抃相屬上作喜雨
逍懷歌羣臣畢和　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
度祀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餘萬止役軍士輦送糧
草供應頓遞亦未常差擾邊民　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
曰太寧　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爲試將作監主簿首請闕請
祀汾陰者也
六月己酉詔諸路州府遣親屬奉方物詣汾陰者送學士院
量試本業授試秩齎郎不就試者補三班借職如東封例
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五門
五年六月壬子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直氣
千餘條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五色上作瑞應詩賜近
臣和豈日夜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敎設六位即於
延恩殿設道場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鐙燭天尊至冠服
如元始又六人皆秉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
拜於階下俄有黃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
在東階上升西階再拜上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
召上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中之一
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
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尋正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
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即離
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外殿歷觀臨降之所　己
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下
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
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　命詳定崇奉天尊儀制
以聞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爲聖祖正殿東位
司命殿爲治事之所　辛未朔謝太廟六室　詔聖祖名上
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二月二十
四日爲降聖節　癸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
祖殿　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　戊寅改兗
州曲阜縣爲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丘以奉聖祖及
聖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吏規度興作侯宮觀
成日備禮舉冊凡宮觀之制皆南開三門二重東西兩廊中
建正殿連接寢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之數差減於宮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爲之
六年二月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
三月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尺許判監孫
奭以聞　甲辰聖像至上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上
具鑾駕由宮城西出天波門就宮門望拜權設幄奉安擇日
各升本殿升建安軍爲眞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爲儀眞觀
以御製大中祥符頌眞遊頌聖祖臨降記賜天下道藏從中
書門下所請也七月景福殿使靳州觀察使劉承規卒謚忠
肅承規性沈毅徇公上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
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下

屋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以權三司使林特爲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勤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唯唯惟恐傷人皆盡力事無不集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車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詔從之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又命五使及遣計度芻糧詳定儀注部修行宮增置亳州官屬如汾陰之制丙戌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陛下封泰山祀汾陰又將祠太清宮事暴效唐明皇爲令德之主耶明皇禍敗之蹟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

至馬嵬軍士誅楊國忠請殪詔之罪乃論以失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作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及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七年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於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答芝九萬五千本　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設鐙籠燦左右執炬開之煜煌如晝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太尉封石匱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謁亳州　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

輦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行占云春雲如花木者木旺與德相生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侍使趙安仁請播爲樂章以備獻從之　丙辰升應天府爲南京　辛酉車駕至自亳　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而車駕由右昇龍門入自上東閤門就東階赴殿焚香庶伸誠敬以盡嚴恭之意所司舊爲定式　己巳上宿齋於玉清宮之集禧殿　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　辛未享六室

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命王旦爲天書刻玉使王欽若爲同刻玉使丁謂爲副使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

士陳彭年爲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州周懷政爲都監　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王戌遣使賫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　癸亥旦入辭又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兗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　丙寅詔天書刻玉使等詣內殿觀待詔盛亮摹寫本三面上皆跪受置案向敏中陳堯叟丁謂趙安仁捧持王旦與王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體初有司具儀上覽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

八月丁丑命內侍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於南京鴻慶宮　辛卯內出御札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眞體道玉皇大天帝以來年正月

一日躬申薦告仍定儀式頒下

冬十月甲子以玉清昭應宮成詔賜酺左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紫雲如蓋覆太初殿三鶴集殿　辛卯翰林學士晁迥上玉清昭應宮頌其子祕書省正字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上曰迥高年勤於著述善訓子弟亦搢紳佳事也　壬辰陳堯叟上汾陰奉祀記三卷初謂欲大治城西礙場醮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林特欲元武門爲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於會靈宮爲三神山起閣道幾遇神仙之屬夏竦抗疏皆以爲不可其實符閣奉神果實旦起視之無有渣滓猥籍左右殆神食之

八年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宮太初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遂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塑御像冠服立侍上升閣備登祀訖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謚忠定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爲忤云　壬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錄五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慮有未備願別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廣編撰以志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曾及集賢校理晏殊與度

九年二月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奬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

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又以十一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爲名輒有率斂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太極觀成羣臣稱賀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尚書副使以下進秩各賜襲衣帶賜宮宇總七百二十六區

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爲定式　乙卯詔改來年元曰天禧　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夔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訖去視其字則厝司徒裴度也及還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　戊辰欽若言度填在鄭州祠宇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爲鄭州助教王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爲文著其事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

十二月壬申承天節羣臣上壽賜會用疏食有司備仗衛道門威儀鈞容樂道聖製玉清昭應宮頌赴宮　辛巳召輔臣至崇德殿觀所製眞聖寶冊衮服仙衣　又上新作天書金略上服鞾袍命輔臣臨觀有司奉玉皇寶冊衮服寶冊仙衣二聖絳紗袍至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寶冊道門威儀禁衛授讀安於崇德殿　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衮服二聖絳紗於文德殿　己亥上酌獻訖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衮服赴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衮衣赴景靈宮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之禮是日上齋於景靈宮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三月戊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爲會靈宮會靈初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此曾因懇辭焉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自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面文曰玉清昭應宮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上親題署之

十月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

二年九月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

三年三月戊午寇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蓋朱能所爲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

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舊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有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　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姦險小人偶塵黜使驟爲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誹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揚言牛腹中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多不售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鉷田同秀所爲明皇不能覈戮慚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離亂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將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性成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閤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坐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素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亂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無
言安得有書天書皆朱能所爲乞斬朱能以謝天下
乾興元年九月己卯上諭輔臣曰前後所降天書皆先帝尊
道奉天故靈貺昭答今復土有日其刻玉副使本已奉安於
玉清宮元降眞文只於內中供養則先意可見矧殊尤之瑞
專屬先帝不可留於人間當從葬永定陵以符先旨用王曾
呂夷簡之議也

眞宗經制契丹

上嗣位遣何承矩知雄州賜詔缺永圖思與中外共臻富壽
而契丹缺帝繼統之初和好以來禮幣不絕其後克復汾
缺貪地爲國生事奸信不通今者聖孝上仙禮當訃告汝任
居邊要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
承矩卽貽書契丹諭以懷徠之旨然未能得虜要領也時契
丹多有降者上頗優待承矩缺
咸平二年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自天受
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咸使使者鎭撫
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謂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
也今已訖諒陰將終祥禫中外延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爲宜
以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略習知邊要辨說之士爲
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往告諭之彼十年來不復
犯塞以臣料之力非不足志欲歸向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
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驩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棄
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之故事結之以
恩彼必畏服兩國既和則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
當自革心而東手是一舉而兩獲也西北無事然後備邊之
兵可省邊兵省然後費用節費用節然後黎庶安黎庶安然
後政化可致陛下若欲訓兵練將與之爭力臣不敢復有所
云也若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此際乘便而言之慮他
日啗腊無名發端者漢高后時尉佗自號南越武帝黃屋稱
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卽位先遣陸賈馳傳使之佗乃頓首稱
爲藩臣夫漢文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國之君也所以然者爲
中國勞苦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於南越陛下之聖
出於漢文迹而行之事豈相遠哉台符又自請使敵時論稱
之　何承矩奏敵侵邊上以問曹彬對曰太祖神武猶委孫
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嘗發書導意臣料北鄙
終當復和曰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
久遠之利也
七月甲申以傅潛爲鎭定高陽關行營都總管張昭允爲都
鈐轄秦翰爲排陣都監田紹斌爲押先鋒石普同押先鋒楊
瓊爲策先鋒　樞密都承旨王繼英請車駕北巡上嘉納之
九月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鎭定高陽關宣慰將士　初傅
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遇敵入侵普與和楊嗣禦
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衂卽領衆援之普嗣果爲賊
所困渡廉良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合勢疾戰斬首千餘級

獲馬五百匹兵仗鎧甲稱是　李繼宣領兵三千襲虜敵壞橋繼宣梁木而度追奔五十餘里敵又焚常山中渡二橋繼宣復領兵趨焉潛每抑之不令遠襲是以無功　如京使柳開上言臣去年差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歸明人言契丹北入寇次第甚大臣初未信自八月以來聞河北邊上敵人屯結甚眾又恐侵犯鴈門瓶形寨寧化軍度其姦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畢慶賞才行五七日間速起聖駕徑至鎮州朗御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之事可法也況陛下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蠻八夷無思不服正在此舉矣

十一月乙未詔以邊境繹騷取來月暫幸河北命周瑩爲隨鴈前軍都總管劉知信副之楊永遵爲排陣都監石保吉爲北面行營先鋒都總管康廷翰副之上官正爲鈐轄

十二月甲寅車駕發京師　戊午駐蹕澶州　辛酉以殿前都指揮使王超權都虞候張進爲先鋒大陣往來都提點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馬軍都軍頭爲先鋒濱州防禦使王榮馬步軍都軍頭王繼忠爲策先鋒內出陣圖示超等令識其部分　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橫亙數十里　威虜軍言契丹來敵出兵擊之殺其酋帥河北民多驚擾　丙寅遣屯田郎中李犨等八人分往邢洺雄趙祁霸貝冀諸州徧詣閭里諭以車駕已至大名速令歸業仍詔州縣倍加恤之　府州駐泊孫愿恭與知州折惟昌鈐轄劉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拔黃太尉寨盡殺敵眾焚其帳千五百餘所獲戰馬牛羊萬計鎧甲弓劍千事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奏傅潛無將略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與潛俱起攀附顯庇之莊奏至輒不報潛屯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撾鐵錘爭欲擊敵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有請戰者輒醜言詈之敵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軍兩晝夜不勝遂引兵掠寧邊軍入祁趙大縱抄掠游騎出邢洺間百姓驚擾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閒道督其出師行營部署范廷召等亦促之皆不聽　丙子詔御史中丞魏庠諭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集賢學士錢若水言陛下躬擐甲冑駐於魏郡已逾浹旬戎捷未至今所切者大率不過郎今御戎之策與將來安邊之術耳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上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何能料敵制戰也用法者河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則傳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敵人俘掠生民上則辜委任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分路除討孰敢不用命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全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此所謂卽今御戎之

策也其將來安邊之策臣不敢廣引前事太祖制之最得其宜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名臣分理邊郡罷總管之號使不相統攝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邊烽罷警矣起居舍人李宗諤言臣以爲臨軍易帥拔卒爲將正在此時也有功者賞於朝不用命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　右司諫直史館孫何言陛下嗣位以來訓飭擇將可謂至多分閫仗鉞者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父爲恥而列戍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羶得計蛇豕四行焚劫我縣城係累我黎庶陛下據人神之怨怒憫河北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虜騎四逃雖鎮戎道路已通而德棣犬羊未戢此殆將師未甚得人邊奏或有壅遏鄰近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輦輸之所致也此四者當今急務也揀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遏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令大駕既駐鄴下伺奴終不敢萌心南牧亦望量屯勁兵扼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矣　左司諫梁灝言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二柄而已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潛奉明詔握重兵逗遛無謀遷延靡寇守陴閉壁選懦以自全銳卒精兵拘束而不用以至敵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致蠻貊省巡聖君櫛沐殘妖未殄餘寇尚存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人怨神怒罪不容誅乃或

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流傅潛於房州張昭允於通州皆籍沒其家貲　廷召自中山分兵擊敵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保裔郎領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後陣已與敵遇使來趣兵保裔選精銳與之會日暮約以詰旦合戰及夕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之覺遲明敵騎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而逃保裔叱之決戰凡數十合沒於陣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　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眾遁逃出塞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素乏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性多愎怯數受詔追賊伺敵渡河而後發敵剽掠淄齊者數千騎屯泥沾榮不敢犯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遵饒者十有四五上閔之遣使收瘞置榮不問　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

三月手詔問備禦翦滅之策於知開封府錢若水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臣今舉此五事皆是略存大綱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臣嘗見嚴尤論自古禦戎無得上策臣竊笑之以爲王者守在四夷常獲靜勝此上策也曷謂無哉知雄州何承矩亦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陣曰月風雲天陣

也山林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設固建爲陂塘亙連滄海縱有敵騎何由奔衝昨者敵騎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繞百里縱有江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爲塘埭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目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不顧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犬羊之衆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疇勸農耕蓄芻牧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羌人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勢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智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算也

上以大兵之後議遣重臣巡慰二河六月命參知政事向敏中爲河北東安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馬亮副之亮拯陳堯叟爲副大使發禁軍萬人襲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

十二月詔沿邊吏民斬虜首一級賞錢五千擒生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匹不堪帶甲者還之　又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已上籍四爲彊壯五百人爲指揮使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

攻平州以分虜勢從之

十一月王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僞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幷甲馬甚眾餘皆奔北號慟滿野

十二月丁卯以敵退罷三路都總管兼河北之運已而敵數揚言入寇北邊將帥多請益兵增築城壘朝廷爲之選强壯選保毅又浚河渠以省運置方田疏海道以限敵馬扼要害募銳勇募强梁納降附略無寧歲

六年四月入寇以定州行營都總管王超召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部兵五百人逆戰殺戮甚眾總管王繼忠與敵戰唐村自日昳至一夜敵勢小卻遲明復戰敵悉眾攻東偏出陣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逐素銜儀服虜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陷於虜超等卽引兵還定州敵遂剽掠郡縣時李繼宣壁徐河敵眾數十隊薄威虜軍魏能與戰走之久而繼宣始至又寇靜戎副使王汀請分兵自將襲賊繼宣不許雖日出遊騎覘賊勢屢徙寨而未嘗出戰上召繼宣令樞密院問狀以楊延朗代之　望都失利上日詢禦戎之策或言楊嗣楊延朗久戍邊練武事詢以謀略而所上不適機宜狀聞或請令三路分兵捍禦或請以鎭定兩路兵陳於定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容邊軍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控扼强壯備城彌縫其闕

六月上出陣圖示輔臣曰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等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等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敵鋒始至弗與鬬待其氣衰背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敵南越保州與大軍遇令威虜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敵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以敏合勢人北界邀其輜重今雄霸破虜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臼榮領兵八千屯容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那州扼東西路虜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萬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虜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特角攻之其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朕雖晝此成謀以授將帥尙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共商推李沆等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今所裁制盡合機宜上曰任人擇材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和易故使佐威虜地最要害臼守素久習邊防共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全照好陵人取其昔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韓守英無執守當使閫承朝代之承朝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也其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況捨短取長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略候其奏至或無可采卽當依此施行　壬戌遣使詣河東河北陝西

近郡取器甲美數徙置沿邊　發順安軍役卒浚北平濠塞
又以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葺其城供奉官謝德權兼
掌其事德權一日乘傳詣幽求對且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
城屈指前歲匈奴犯境傅潛閉壘自固賜保裔被擒王師未
有勝捷臣以爲今歲戎人必寇內地今邊民聚屯一處尤非
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郡天雄城壁闊遠請急詔成之
仍葺遧州北城浚清德軍城壁以爲備豫上變色曰此事非
爾所當言德權曰臣又慮蒲陰工作未息寇必暴至矣既而
虜果圍蒲陰　丁卯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宗
爲河北轉運使　丙子徙知天雄軍事孫全照爲寧邊軍總
管徙并代鈐轄一員率兵屯岢嵐軍徙永興副總管石普爲
深州鎮定兩路兵屯邢洺磁相州上將親征鎮定節度使李
繼隆求詣闕面陳邊事上不說改知許州時河陽三城節度
使王顯亦上疏言陛下決意討罰然盛寒在序虜未犯塞鳴
鑾輕舉直抵窮邊敵若不逢師乃先老又意或者獻說請復
幽燕此非長策也且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狄與之結援
競來侵軼則重爲中國之患矣凡建議大事上下叶心衆必
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下及庶人尚多異同之說安可行之耶
臣謂止可命將帥以待之訓士卒以禦之堅壘以挫之按甲
以備之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宜修文德養勇銳伺時利然後
奉行天罰何往不克也

眞宗澶淵通好

景德元年正月戚虜軍莫州並言契丹冦王及南宰相皇太
妃令公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鎮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
及故城上曰敵騎利野戰繕治城堡或非其意詔邊臣謹斥
堠虜若有事於三城則併力城望都以大兵夾唐河令威虜
靜戎順安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使仍廣開方田以拒戎騎
若猶未也則以修新寨爲名儲瓦木於定州
二月辛酉以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總管顯上疏請於文
武羣臣擇曉邊事者擢爲宣徽使委之方面武臣先以罪戾
降黜者宜匿瑕再用監軍重臣不須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
譏每歲防秋精旅分屯三路合戰多違期會望申約束如逐
虜並令犄角相應自然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　威虜軍魏
能破契丹於長城口追北過陽山斬級獲戎器甚衆
四月詔能率北部兵次順安軍詔高陽關都總管周瑩等赴
乾寧軍荆嗣等會劉漢凝田思明等率兵至莫州順安軍
七月又發河東廣銳騎兵赴鎮州
八月己未以參政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
並依前官平章事時契丹多縱遊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卽
引去衆佯無鬬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閒驍銳分
據要害以備之
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

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以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郭郭非廣久聚大眾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大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更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虧謹重所議進發尤須緩圖若遂至澶淵必不可久駐　辛亥以永清節度周瑩爲天雄鄆都總管知軍府事命王顯歸本鎮　乙卯令代州副部署元澄俟戎人南牧卽率所部於境上禦備牽制之仍令代州副總管與方可順動更救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兵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或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求便掩擊仍令間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强壯入虜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動靜以聞兼報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與邢洺相望足爲犄角之用又曰扈從軍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決勝負萬一虜騎已營貝州以南卽自定州發三軍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趨鎮州及河東雷有終所部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卽至邢洺閒乘輿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初王繼忠爲虜所獲卽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有厭兵意於是遣小校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遣使齎其奏至卽繼忠狀具言望都之戰輕敵輸謀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常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聖慈俯從愚醫上謂輔臣曰往昔全盛之際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欲因太宗上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以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獫爲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者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爲寇今旣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時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留屬彼方以是爲辭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付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爲人父母儻諧偃草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密實之言卽付邊臣聞奏繼忠欲先遣使命先達上未許也　丙子以周瑩爲鴈門西面都總管杜彥鈞副之綦政敏爲鈐轄葛霸爲鴈門西面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初王繼忠爲虜所獲卽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有厭兵意於是遣小校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遣使齎其奏至卽繼忠狀具言望都之戰輕敵輸謀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常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聖慈俯從愚醫上謂輔臣曰往昔全盛之際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欲因太宗上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以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獫爲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者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爲寇今旣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時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留屬彼方以是爲辭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付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爲人父母儻諧偃草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密實之言卽付邊臣聞奏繼忠欲先遣使命先達上未許也　丙子以周瑩爲鴈門西面都總管杜彥鈞副之綦政敏爲鈐轄葛霸爲鴈門西面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初王繼忠爲虜所獲卽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有厭兵意於是遣小校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遣使齎其奏至卽繼忠狀具言望都之戰輕敵輸謀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常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聖慈俯從愚醫上謂輔臣曰往昔全盛之際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欲因太宗上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以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獫爲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者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爲寇今旣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時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留屬彼方以是爲辭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衆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付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爲人父母儻諧偃草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密實之言卽付邊臣聞奏繼忠欲先遣使命先達上未許也　丙子以周瑩爲鴈門西面都總管杜彥鈞副之綦政敏爲鈐轄葛霸爲鴈門西面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初王繼忠爲虜所獲卽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有厭兵意於是遣小校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遣使齎其奏至卽繼忠狀具言望都之戰輕敵輸謀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常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聖慈俯從愚醫上謂輔臣曰往昔全盛之際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欲因太宗上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以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獫爲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

都總管杜彥鈞副之綦政敏爲鈐轄葛霸爲鴈門西面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初王繼忠爲虜所獲卽授以官稍親信之繼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有厭兵意於是遣小校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遣使齎其奏至卽繼忠狀具言望都之戰輕敵輸謀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常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聖慈俯從愚醫上謂輔臣曰往昔全盛之際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欲因太宗上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以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强致又念自古獯獫爲中原强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服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率州界前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衆生擒四百餘人獲牛羊鎧甲數萬計契丹方圍岢嵐軍聞敗卽遁去　以何承矩知澶州詔雷有終等率兵赴鎭州　契丹遣衆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勿備仍令岢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總管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　令石隰路都監王汀率所部兵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卽會代州總管忻州駐泊兵拒之如自岢嵐寧化軍入寇卽令麟府鈐轄韓守英率兵赴之　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及兵馬各令具管內諸州圖以聞既而虜騎稍南民大驚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紿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

並河執旗擊刁斗以懼敵呼聲聞數百里敵遂引去詔魏能張凝田敏楊延朗分握精騎敵至則深入以撓其勢　乙巳保莫州岢嵐威虜軍北平寨並言擊敗契丹是役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獲虜人畜鎧仗凡數萬計獨魏能逗遛無功　王繼忠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共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上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令樞密院擇可使虜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懇誠永結和好使於兵閒固亦無他然小臣閒命請行斯可嘉也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　丙戌虜果寇瀛州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延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使留所部拒守逾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下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倍之遂不能克乃遁去其眾猶二十萬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

十一月詔督諸路軍及澶川成卒會天雄軍　自虜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奭知冀州常有破虜之志日閉戍兵又集強壯練習之開門檄采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爲憂於是虜遊騎逼城奭擊走之　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召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越澶州仍令鴈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澶衛之閒素不修治屯兵寡少也　辛酉令隨駕兵自來日以次發澶州　戊辰以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陳使葛霸副之孫全照爲都鈐轄張旻爲鈐轄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陣使王隱副之秦翰爲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旻爲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與虜戰身被數鎗殺一驍將遲明復戰而繼忠爲虜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胡幷上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　車駕將親征旻方戍幷代復奏邊事召還上曰契丹入寇與卿所進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捉橋而未得人如何旻請行上喜命爲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虜遠近　秦翰既至亟督諸眾環城浚溝洫以拒戎馬功畢虜果至翰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　庚午鴈遂北巡

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　天雄軍聞敵至闔城惶懼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第保固心腹處分四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敵素畏其名乃還虜遂陷德清軍知軍尚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而虜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羣臣復有

以金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銳者上意稍戢乃召寇準問之將入內閤內人謂上曰羣臣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向者婦人之言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召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奔而南行中道卽亡去耳願陛下急幸澶淵臣等致死虜不難破準

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虜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虜當自退矣上意遂決復具奏上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彼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爲念固許之矣然河水將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爲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犯義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戰翦滅此虜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整飭從容以便宜從事　虜既陷德清是日率衆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列勁弩控扼要害逢蘭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環守狀子弩才發達蘭中額是夜死

虜之入寇皆其首謀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師　丙子車駕發衞南李繼隆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爲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密院馮拯在旁訶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令虜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卽麾衞士進聳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蹕未進瓊乃執撾擊聳夫背曰何不亟行今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聳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虜相視益怖駭馳騎傳報擊鼓讙譟漸次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視之者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以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　曹利用赴虜寨見其國主羣臣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其飛龍使韓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

十二月庚辰韓杞入對其書復以關南地爲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奈何輔臣答其書言關南久屬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之資助其軍費以固懽盟惟陛下裁度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予之於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

可也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與利用同往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嚮使敵曉胡語又密伺韓杞聞其乘閒謂左右曰爾見瀘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仍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貲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舍人高正始遽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其母聞之意稍怠但欲歲許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　契丹復遣

王繼忠見利用利用與其右衛將軍姚柬之持國主書俱還丙戌命李繼昌持誓書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奏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柬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宜亦致書其母遂并致兩書又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柬之又言虜眾北歸恐爲緣邊邀擊有詔諸路總管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

利用之再使虜也而請歲賂金帛之數上言必不可已雖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卽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利用終不肯言而

等無以展尺寸之功上曰北狄自古爲患儻思平日憤恚盡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稟宸略至于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于繼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勳績軍旅之事庶復何憂

契丹雖北去未卽出塞從騎頗搔擾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詔高陽關副總管曹璨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張凝爲沿邊巡檢安撫使李繼和副之選天雄騎兵三萬爲璨後繼以躡戎寇敢肆劫掠則所在合勢翦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爲民庶向有驚擾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忠手詔

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衛指揮使劉晉領之奪戎人車牛回　辛卯詔王超等分三路兵營在河南者步騎萬人赴澶州命李繼隆石保吉領之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契丹三十萬爲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虜所願不重和事亦不能久也　王旦上言國家願出錢帛數十萬贖其人歸　車駕發澶州張凝等奏率兵至貝冀戎人候騎團結北去不敢侵掠覘得戎首與其母已過定遠軍王繼忠具奏北朝以嚴禁樵采仍乞詔邊臣凝等無使傷殺北朝人上謂輔臣曰昨儻徇羣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朗所部屯布沿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虜必顛沛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塞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況求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眾中外同憤使其覆亡諒亦未晚今張凝等出兵襲逐但欲絕其擾攘耳左右皆稱萬歲延朗嘗言虜頓澶淵去境北千里許人馬龍之雖眾易敗凡所掠悉在馬上願飭諸軍扼要路掩殺胡兵殲卽幽易數州可襲取也奏入不報延朗獨帥所部兵抵虜界破古城俘馘甚眾　李繼昌至虜帳羣情大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卽遣其西上閤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初至澶州寇準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諧謔諠譁達旦上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盡策以進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捍禦之者吾不忍生民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路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上　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欲令暫駐新城候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　初命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排辦禮信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翰曰南北異宜各從其主俗可也上從承翰議

二年十月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爲契丹國主生辰使侍禁閤門祗候郭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爲契丹國母正旦使衣庫副使兼通使舍人焦守節副之鹽運判官祕書丞張若谷爲國主正旦使內侍崇班閤門祗候郭允恭副之自是歲以爲常　甲午使臣自雄州入奏言推場商旅貿易於北境契丹國主弟曰隆慶者受其饋獻必還其直又設酒饌犒勞之且言今與朝中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虞矣上謂輔臣曰蕃戎之情茲亦可見然更宜謹擇彊吏謹守詔條也　癸酉契丹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副使劉經國主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烏副使張肅副之將見館伴使引令式不許佩刀上聞之曰戎人佩刀是其常

禮不須禁以令式傳詔聽自便留寧等感悅曰聖人推心置
腹是以示信遐邇也　乾興元年夏六月契丹主問帝崩集
藩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
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有幾因復又慟
又曰聞嗣皇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臣下所間奈何及
辭貽廓至具道朝廷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
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眞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
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眞宗諱易之遣殷前都檢崇儀
節度耶律僧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
右金吾衞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衞
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弔慰皇太后　丁巳使者

入奠大行神御於滋福殿既而進慰書於東廂復於承明殿
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於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閤門
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息民繼及子孫永存誓約
又詣承明殿辭皇太后

眞宗聖政

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奉遺制卽位

四月戊戌始見羣臣於崇政殿西序　癸卯宰相呂端加左僕射　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爲工部尚書李沆爲戶部侍郎並參政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翌日求對懇辭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亟去上召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上曰朕初嗣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上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俾於眾僚甚可念也朕在宮府多分場億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朝試而命焉　乙卯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御後閤事如常儀　丁卯詔御史臺告諭人君有過政事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庚午詔以億兆之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兗歲稔大爲市糴以實倉廩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承受公事朝臣使悉召歸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　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

草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卽加奬擢　辛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爲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爲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閤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上表請御正殿從之

五月丙寅始御正殿視朝御後閤事如常儀　丁卯詔御史臺告諭人君有過政事或虧軍事臧否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庚午詔以億兆之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兗歲稔大爲市糴以實倉廩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承受公事朝臣使悉召歸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　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閔朕已令放出之呂端等曰陛下踐阼之初首行此政實哲王之懿範也　上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祥瑞之物來獻此甚無益在朕薄德非所敢當但令五穀豐稔且得賢乃爲瑞也　辛丑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上卽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拜乃聽請入謝便殿命坐慰勞久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向也若水好汲引後進雅重賢士意豁如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爲縣佐者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　上居憂日對輔臣於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陛頗峻命梓人爲端陳當世急務具有條理上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

八月己亥以曹彬爲樞密使兼侍中罷旄鉞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爲樞密副使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鎭靜而貢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佽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略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三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

故首加擢焉　乙巳令曹彬赴中書成禮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寵異之

九月先是壽州獻綠毛龜金文粲然界道上以爲介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誓戒令宰相詳考以聞於是呂端等言臣等竊聞安知天意然嘗聞於師曰聖人之意與天符台苟睿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肸蠁有所啟焉今神龜所得之地地名壽春陛下頃升皇儲實自壽邸由是言之則是龜也特爲陛下而生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既壽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生乎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戎狄之類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有剛獷不賓之人柔伏來庭乎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皇猷雖休弗休日慎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上曰朕用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欽若既爲三司屬僚部員卑郎毋竇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自五代訖今督理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爲獨之欽若即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上感悟卒從其言

十二月戊午祕書丞句當京兆府三白渠孫勉上書言九事一擇賢材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謹號令七重使介八審薦舉九推恩信賜詔獎之尋試授直史館

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合別未有定制京西或爲兩路又爲陝府西北路淮南分爲西路江南分爲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爲東北路其西南路其西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爲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

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七十縣民租特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欲收民情所獨放皆不實太宗不悅御史臺探帝意遣使覆實乃詔東西諸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按親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覆按甚詳抗疏言田實旱悶封止放七分乞全放既而他州官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欽若危之踰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因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

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陝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
廣南西路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荊湖南北路始置兩使
咸平元年正月辛酉朔改元
夏四月上謂宰相曰諸路遞欠先朝每有赦宥皆令蠲放而
有司不認朝旨更令理納頗聞細民愁歎此甚亡謂也　己
酉遣使乘傳與諸路轉運使州軍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
之始用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緡繫囚三千餘
人上由是眷欽若益厚上謂左右曰轉運使按察官吏事權
甚重近地猶易爲聽察遠方固難便聞知太寬則弛慢太猛
則苛刻必須廉平之吏寬猛適中　吕端久被病詔免朝謁
累上疏求解戊子罷爲太子太保戶部侍郎張齊賢加兵部

尚書與戶部尚書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李至罷爲武勝
節度使溫仲舒罷爲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侯嶠罷爲戶部
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向敏中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
爲工部侍郎宋湜爲給事中並爲樞密副使　庚寅上謂輔
臣曰羣臣衆有謗言甚於朕聽者詢之於衆似得其實然人
誰無過但能循省遷革則爲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
用也　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宮官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
之上許焉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
所分財少乎皆曰然乃命各署牒結案即遣兩吏送甲入乙
家乙入甲家貲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遂止明
日以問上大說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上自即位每旦
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
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
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
其後率以爲常
十一月戊午上謂輔臣曰國家所重儉約爲先節用愛人民
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
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好儉則家有餘
積自然廉遜興行盜賊鮮少蚩蚩之眾登於富壽也
二年二月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表述上登位
以來放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緡繫囚三千餘人請付史館
上謂輔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承先志耳因命學士
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
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己
酉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互肩虛譽速求進用
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之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
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閏三月庚寅詔有司力役之無名營繕之不急者悉罷之
上以亢旱詔中外臣庶並直言極諫詔書略曰朕累降詔書
大開言路頗多讜直罔副詢求思得讜言以答天休善者必
加甄賞否者亦爲優容勿尚靡辭復談鄙事時有上封事指
中書過失請行罷免者上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眞

善止欲自進當譴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開言路使言之當理宜加旌賞否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材備員臺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上曰卿眞長者矣

四月丙子上謂輔臣曰德行冠四科若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張詠知益州有民家子弟與姊訟家財堉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貲財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堉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知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與堉詠覽之以酒酹地曰汝妻父知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取以七分給其子三給堉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

十月丙寅令諸路轉運使申飭德化惠民之制歲豐則增價以糴饑歉則減直而入之

十一月丙戌上御朝元殿受冊尊號加門下侍郎戶部侍郎李沆加中書侍郎　乙未詔以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

甲寅車駕發京師　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密副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陣橫亘數十里

三年五月戶部判官右司諫直史館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上疏曰國家共治之任牧守爲本親民之官令長爲急前代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徇徒祇役開百里之封或目不知書或心惟黷貨屬當盛世尤宜釐革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籍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

爲上瑞上曰朕以邊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選將練兵驅攘戎寇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

冬十一月丁亥幸龍圖閣名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

御崇和殿閱張去華所著元元論及國田圖謂近臣曰經國之道必以養民務穡爲先朕常冀邊鄙稍寧兵革蠲足則可以力行其事使吾民富庶也

十二月乙卯工部侍郎致仕朱昂獻所著資理論論時政賞罰得失且言天下至廣宜急擇賢才以張治具僞限以常格則英俊無由自達矣上曰昂已退居復貢直言可嘉也命以其書付史館仍錄一本留中

六年九月上又謂近臣曰比來備邊專意西北至於遠方殊

俗要不可忽如川廣荆湖常須訓齊軍伍以爲邊備也

十二月癸亥上親閱逋負名籍釋系囚四千一百六人獨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宜放逋債減除率斂其數煩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爲言上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

景德元年六月丙辰詔諸州民詣闕舉留官吏多涉徇私或非素願因而率斂重煩勞自今百姓僧道更不得輒詣闕庭如敢違越其爲首者論如律　上采羣臣之有聞望者郎中邊肅殿中丞鞠仲謀司勳員外郎朱協比部員外郎陳英郝太沖李元太太常博士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崔端高景徽祕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中丞皇甫選滕涉陸元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度將作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閤門祗候崇政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紬繹其詞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爲省府判官或升其差使爲仲謀高密人協昂第華州若谷南劍州涉虞城遵度淄川人也好事者因號越等爲二十四氣以比唐修文館修士四時八節十二月之數云

秋七月先是上名翰林學士梁灝夜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顯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上不答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灝曰安仁材識兼茂體裁凝遠求之具美未見其比也頃灝卒　乙酉以知制誥趙安仁爲翰林學

士元敏餘杭人也後改名度　李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　庚寅遷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畢士安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言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好剛使氣何士安曰準亡身徇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北狄跳梁未復若準者正宜用也不越月遂與準俱相

九月詔諸路轉運副使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惠澤及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爲次畏懦貪猥者爲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之請也

三年三月己未太常丞兼集賢院任隨上言上覽而嘉之乃降詔曰國家設諫諍之官廣求言之路蓋欲彌縫闕漏啟迪聰明而處職者姑務因循罕聞蹇諤茲爲尸祿曷副虛懷自今宜竭節箴規悉心獻贊賞罰之典斷在必行

八月丁丑上謂王旦等曰凡裁度機務當知本末朕每與羣臣議事當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若是爲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司天言歲在酉戊乃可行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氣序均調所謂人情平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屈己爲民夷狄懷徠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稱賀上曰亦卿等

之功也朕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

四年二月壬申上以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於祿秩賜與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當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蹟昭然足證也內侍史崇貴嘗使蜀上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爲知縣上曰內臣將命能采善惡固亦可獎然恐外人未爲厭伏當須按轉運使審訾之　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覽唐實錄恭宗卽位坐朝常晚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頓踣者拾遺劉栖楚切諫叩龍墀不已宰臣宣諭乃退恭宗爲動容遣中使慰勞諫臣舉職深可獎也而史臣以逢吉之黨目爲鷹犬甚無謂也今所修君臣事蹟尤宜區別善惡有前代褒貶不當如此類者宜析理論之以資世教

五月有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軌嘗憤李敬玄異己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敬玄卒敗軍事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上曰若然則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絕

六月上謂馮拯曰齊賢仲舒每言朝廷當選任英俊勿使沈滯下位及令舉官不卽應詔追之亦後於衆人豈不畏言行之戾耶

秋七月上謂輔臣曰比詔庶官上殿不得以無名劄子奏事蓋慮邪說因緣交關而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卿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遣畫工分詣諸地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每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八月壬戌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開麥斗十錢粳米斛錢二百

詔三院御史命大臺采聽聲譽不稱職者具以名聞言事者言愚民無知信佛過當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減罪蠹害斯甚宜行禁止上曰習俗既久安可遽絕然佛之爲教本於修心若能悟理爲益滋大又其教尚忍則國君含垢亦其義也國君苟能憂勤政治惠養兆民不必像設自爲功德耳

十一月丁丑上謂王欽若等曰近有西北使還者言順安軍西至定州曠土盡墾闢苗稼豐茂民無羞擾物價甚賤惟當慎擇守臣使不生邊隙也馬知節曰西北二方久爲外患今契丹求盟夏臺請吏皆陛下威德所致且如唐室貞觀開元稱爲治世措置兵甲樹立屏翰皆不得其宜終成尾大之患當今兵柄盡皆陛下掌握至於一命之士皆由指授上曰前代求治之君務在周知德宗思欲威加天下知書自任羣臣雖復上言多所不愜以是人頗循默此亦可深戒陳堯叟曰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太宗意者太宗退有憂色蓋以天下至廣深居九重不能周悉而羣臣之見亦未及遠此太宗所以憂也今陛下聽斷如流尙以爲戒茲實天下幸甚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上語輔臣曰京師遠近邇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鏤金爲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計所費歲不

下十萬兩宜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鎖金之類亦不須用

五月甲申上出御筆所記事示輔臣曰宮禁之內人數非多然幽閑可念昨令擇一百二十人厚資遣之此亦節用之一端也

二年四月詔京師所糴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斗減五錢凡糴九千餘斛京師物價以故稍平　庚午上謂輔臣曰今四方無事累歲豐稔若所在得人則何憂俗不康阜哉朕孜孜求賢猶慮在下位者思有以庶民報國而朕不能亟知且峻用之既久不爲朝廷所知因亦惰志鄉等有聞當卽敢白苟得其人則國之利也

八月上禁銷金嚴甚遣自東封後宮杜氏乃服以迎車駕上見之怒遂令出家爲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

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赦七條賜文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賜幕職州縣場務官戒勵赦又思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以并賜一軸

三年三月丁酉上謂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聳朕居安慮危罔敢暇逸嘗著文自誓置之座右乃出貴廩食珍田夫吟念農歌自戒箴以示旦等上作念邊詩賜近臣和　上謂輔臣曰將帥才難今文武中固亦有人蓋不經戰陣無由知之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戰不可忘古之道也

四年五月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偽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賣爲僮僕或度爲釋老

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五年七月戊辰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竊覽方冊見唐虞之制立四嶽十二牧於是百工允釐百揆時敘又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爲明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天下後之人孰不稱頌哉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守竊見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察鳳閣侍郎常擇人尚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別方冊非遙事故仍在儻以爲允乞舉而行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親民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更外任方在要職不許

八月知昇州張詠頭瘍甚懇求分務　壬寅命辟映代之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上覽奏嘆然曰此豈朝廷所知耶遂詔諸州條上悉蠲之

六年七月知濱州呂夷簡請免河北農器之稅上曰務穡勤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詔諸路弗稅農器　丙寅詔曰自我京畿達於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欵寧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厥之處及在京諸

倉監官等並須兩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贏不理爲勞績但一界幹集別無逋負卽依元敕施行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乙丑新授杭州觀察推官朱昌符等四百六十人入謝上顧謂輔臣曰其中才不才未可盡知王旦等曰選拔士十得二三亦以爲多矣然遭逢盛時登此科級儻才行兼全則享途何遠因言昌符卽台符之弟上曰台符有文學其著述可采甚嗟念之

閏六月庚辰王欽若寇準詔編修后妃事蹟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上謂輔臣曰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愛民抑暴而已吏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掊斂以爲公或曠職務以爲恕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十二月己亥以御製陳書詩並注賜輔臣曰隋煬帝初平陳斬五佞人以謝三吳當時天下稱賢及其無道乃過後主深可浩歎也王旦等曰陛下博觀載籍非惟多聞廣記皆取其規鑒談經典必稽其道語史籍必窮其事論爲君必究其治亂言爲臣必志其邪正加以秉筆立言皆化人垂世之作今之文章爾雅搢紳稽古皆聖訓所及也

九年二月乙酉上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優劣因曰姚崇宋璟眞名相也明皇委之不疑誠爲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深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其言似忠人主難辨而外人罕敢極言以取禍故國忠林甫得以專陷人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進者上可見其七八唐室顚危數矣而人歸唐德者賴祖宗仁恩寖厚也

秋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上出死蝗以示大臣曰朕遣人徧於郊裏覩蝗多死者諒日執政有神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之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爲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皆力請之旦固稱不可於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庭開者上顧謂旦曰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達識非臣等所及也

九年七月甲子詔自今天下郡官職田並須遵守元制無侵擾客戶遇災診卽蠲省之先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振貸上曰朕以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田之理遂降詔申敕時以亢旱寵山僧智悟請就開寶寺福聖塔斷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上憂形於色減膳徹樂徧走羣望及是霈沛中外忻慶分遣官致謝於所祈處上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九月上謂輔臣曰平定軍等處運糧采木始勞百姓復役軍士罕能酌中以愛民爲心者不恤士卒以士卒爲任者罔念黎庶此實蠹政之本也

天禧元年春知建昌王耿上書言時政要務有七事一曰省災異二曰廣言路三曰明享祀四曰正服用五曰察黨與六曰謹修養七曰嚴邊備上覽而嘉之　詔京城發常倉粟置場十四糴米加至百石

五月戊申詔以仍歲旱蝗民多流徙遣分各路體量安撫所

至不得宴樂游從長吏亦不得迎送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詔東京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令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爲受理從之

八月上欲相王欽若王旦言且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之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備位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

二年正月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議粥錢糴官粟以惠貧民

三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兩足麥茂豐稔可期貧乏之民事須拯濟州縣先貸糧種或恐吏卽收理宜亟止之

八月乙未判三司都催欠懲由司左正言集賢校理宋綬言本司屢經恩赦除放欠負差官詳定內有事卽未圓者凡六十八州軍共六百七十三萬貫石斤兩計三千二百餘人至今報應未備望令轉運司選官與長吏催欠官詳酌如合蠲免限半月聞奏從之於是皆獲蠲免焉

四月己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之席也

乾興元年春上崩於延慶殿

六月上大行皇帝謚曰文明章聖元孝廟號眞宗陵名曰永定陵

冬十月葬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

眞宗經制西夏

至道三年上卽位 欽 去王師俘馘 欽 嚴卒乘來卽 欽 宜庶 欽 臣錫應詔上疏言役民之害莫大乎用兵甲搖動粟利害有大小康濟有先後今利害之大者莫先於舍靈武康濟之先者莫重於安關輔甲兵不興而輓運絕矣今關西二十五郡時雨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廩尚虛若西戎輒敢驅

邊北狄忽來犯塞則朝廷何以備之臣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永興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地震此非小變也關輔若有寇盜弄兵崔蒲聚嘯則臣恐吳蜀閩越淮南湖南將有幸災而乘便者又言聞朝廷遣使往諭遷賊繼遣聞朝廷告哀亦能舉部族大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既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乞歸朝闕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臧謀謀之允臧計必先定翌日又奏今靈州閉壁以待饋糧不敢禦寇昨聞百官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八萬非戎人劫掠之又非戎人殺戮之自相蹈藉或因被劫奪飢餓既眾死亡遂多去雖援之以甲兵還卻害之者士卒今關西人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冤枉之苦軫覩聖心非三十年生之聚之教之化之未可以致太平也

冬十月通進銀臺司田錫又上疏曰昨楊允恭請置糧草車三千輛須推車兵士一千人（允恭事見九月內）盧之翰乞自京支撥錢四十五萬貫度支奏五月下旬靈州米斛十貫又須車子運糧是邊上素無儲備矣請自京支錢是帑庫素無積蓄矣米每斗十貫是靈州今已餓殍矣未審朝廷惜靈州有何所得棄靈州有何所失陛下宜精於所慮斷在不疑

十二月辛丑上訪宰臣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略曰遠人狡詐古聖人置之度外何必竭膏血較勝負靈州自鄭文寶爲圖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生靈困轉

轉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氓盡歿蕭然空壁老我師徒而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石而止獲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遷若急攻不已則城危可知今緩而來者意欲竭我財用困我民力墮彼之計也當此之時若不改弦更張則前日之患未艾也或言靈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反爲敵有臣應之曰凡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蠻手斷腕事非得已蓋所保者大況繼遷之眾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漢兵守陣必不然矣李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陰姑務寧靜予以官爵　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爲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又以張浦爲鄭州防禦使遣還　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眞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茲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效節上甚說

咸平四年十二月邊臣請城綏州以遏黨項朝臣互執利害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爲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惟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曰修之便上以境土遐邊難可遙度其事仍命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侍禁閤門祇候程順奇同往按視焉　時靈州孤危詔羣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卽日奏疏略曰臣竊見太宗朝命姚內斌

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才五六千而已閫外
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致命羌戎畏威
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選有將
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各部諸郡量其所將兵多少
除廩祿之外賜一大縣租稅悉其犒設令開幕府召髦俊爲
僚佐咨以策略勇力之士稟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以便
宜而行儻賊還侵邊軍城進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
夾攻或戰焉屯肥戎士思奮卽召發內屬討虜生羌俘獲之
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明立賞格厚答戰功卽還賊
心稍稍奔潰親離眾叛事去運乖凭居獨立誰與爲伍但塞
外一邊人耳安能與大邦爲讎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

臣以爲北鄙方強其財猶豐嘯聚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
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
策祇得兩三曉將付三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分守
邊郡賊還便可計日成禽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上訪於左
右輔臣咸以爲靈州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
保上頗然之宰臣李沆奏曰若還賊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
有上愕然曰卿何獨與眾異也沆曰臣謂莫若發單車之使
召諸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
肩矣

閏十二月丙戌西面行營使秦翰爲鈐轄領步騎六萬救靈
州上問王超超上二圖其一遇賊卽變而爲方陣其一置資

糧在軍營之外分列游兵持勁弩賊至則易聚而并力圖頗
采李靖輜重法上甚獎之

五年正月甲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
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
受齊賢節度初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武中丞鄭文寶素知
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爲繼遷所獲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
於賊賊進陷清遠軍文寶時居母喪服未除卽命驛召文寶
詢其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不可棄於是遣
王超西討乃詔復文寶工部員外郎同句當陝西隨軍轉運
使事　孫全照至鈐州乃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　丁
丑詔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
度之儻有所利亟令施功如其不然卽可罷役

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
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
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
訖不至城遂陷

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頃爲內地民賦登集尙須旁郡轉餉
及大小鐵碻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師輸送難阻其
地無險如若修葺未備蕃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
焚毀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徒爲煩擾絕

無所用乞艘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上甚喜納初若水
率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戎將所服上知之謂左
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尋復遣若水巡檢陝西沿邊諸
州聽便宜制置邊事及還拜鄜州觀察使　李繼遷復以二
萬騎進圍麟州金明巡檢使李繼周擊之未解麟州獨輪部
署曹璨請濟師上曰麟州據險三面孤絕州將毅力足以禦
賊但憂城中乏水既而賊果據水寨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
之　李繼遷率衆攻麟州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
候衞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
靡自相踐踏殺傷萬餘人　丁丑繼遷拔寨遁去　壬辰上
始聞麟州捷謂左右曰遷賊猖狂以來未嘗如此喪敗加以
威虐脅從其衆若頻有奔蚘人心必離易爲圖也　詔以衙
居實爲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遷秩各賜錦袍金帶仍令籍
立功將士以聞初城乏井泉而被圍之際暴雨沾洽入皆置
器鑿池以貯之城外雖有泉水列寨爲防而垣牆闊遠難於
固守至是河東部井匠至州開鑿上因欲激厲邊將乃縣環
慶部署以下詔書諭所以賞居實等之意
景德元年正月丁未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博羅偽降
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着龍族合擊之
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喵
嗣位名德明遣中使齎手詔諭西面緣邊部署鈐轄等宜承
賊遷既死速圖攻取之策飛驛以聞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
邊議趙德明事
五月甲申朔以兵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
邊安撫使崇貴築臺於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
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崇貴與敏中實總其議焉
二年六月辛卯鄜延路鈐轄張崇貴言趙德明已奉表歸款
今河西蕃族各守疆界詔諸部如德明無所侵擾則勿縱兵
出境　甲午張崇貴自延州入奏詔諭以繼遷昔時變詐之
狀今當使德明自爲誓約納靈州土疆止居平夏遣弟子入
宿衞送掠去官吏盡散蕃漢兵及質口封境之上有侵者稟
朝旨凡七事則授德明以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賜金帛繒錢
四萬貫匹兩茶二萬斤給內地節度俸聽同國往來放青鹽
之禁凡五事遣閤門通事舍人焦守節偕往呼德明親信示
之如能順命卽降恩制旣而德明使張浦詣崇貴等而議及
致書疏但多邀求不肯自爲誓約也　趙德明遣其兵馬使
賀守文來貢馬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
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
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旣又賜敏中
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衞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
如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
及放行青鹽之禁　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
議請皆與之上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
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景德三年五月丙午涇原僕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上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邊不解甲使中國西顧而憂今方其國危子弱不即禽後更盛强難制願假臣精兵出不意捕德明送闕下復以河南爲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向敏中等言德明終未推誠恐難盡副元約但令遣長子親弟宿衛京師及貢結誓表自今毋得攻劫內屬蕃部縱有爭競亦當奏裁如詔書所許三事願爲要切候其親弟到闕并得誓章則所許三事願悉與之上意許焉又慮德明窃空接續進奉肆其要求在彼固無虧損而我漸失機會復賜敏中等詔令亟圖之并以蕃部所

奏德明追脅攻劫事狀付敏中等且言所掠去蕃口縱不能給還亦當重作要約絕其後犯

九月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且言保吉臨終謂之曰爾當傾心內屬如一二表未蒙聽納但連表上祈得請而已又言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上賜詔嘉奬焉

冬十月庚午朔以趙德明爲定難節度使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　辛未以六宅使奬州刺史內侍省右班都知張崇貴爲皇城使誠州團練使內侍省左押班都知賞其功也

丁丑以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爲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

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戊辰趙德明嘗以饑上表乞糧數百萬上出其奏示輔臣眾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王旦獨不言上曰卿意如何旦曰臣欲降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饉朝廷撫御荒遠固當振救然極塞芻粟屯戍者多不可輟易已敕三司在京積粟百萬令德明自遣眾來取上喜從之既而德明受詔拏闕再拜曰朝廷有人臣不合如此

丁寇南遷之禍

天禧三年夏五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政改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誥辭謂甚恨焉謂在中書事準甚謹嘗會食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甚媿之由是傾誣始萌矣四年六月丙申以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封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使嘗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武夫豈解此國家大體邪利用由是銜恨丁謂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爲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上不豫難於語言政事多中宮所決謂等交通詭祕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於罔準固

請行法尖皇后意一日準請閒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
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
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
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
至自起翦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所謀謂等益懼
力譖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有成言諾其請會日暮召
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
乃召錢惟演與惟演入上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
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
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惟演曰
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

因言恐泄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
嚮昔所見者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
莫得其詳云

秋七月寇準罷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於上前曰準自罷政
轉更交結中外求見任用曉天文卜筮者皆偏召以至管軍
臣僚陛下親信內侍無不藉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
早令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
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曰與
河中如何惟演乞召李迪喻旨上曰李迪何如惟演言迪才
短不能制準惟演又言寇準宜令早出外準朋友盛王曙又
其女壻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三分二分皆附準矣

迪既除宰相準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如故
七月庚午以樞密使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寇
準坐朱能再貶道州司馬制辭云不務敦修密朋凶慝辱予
輔弼玷乃搢紳準過零陵踰大坡谿洞蠻抄掠酋長問而責
之曰奈何奪賢宰相行李耶趣還其所掠酋在道州晨具朝
服如常時對賓客笑語自若初自罷相繼以三紬皆非上本
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
敢對上崩乃責雷州

九月丙辰以樞密副使周起知青州簽署樞密院事曹瑋爲
環慶路都部署曾公亮泰州兵馬起素善準而瑋亦不附丁謂
謂惡之并指爲準黨故俱罷　自寇準貶斥丁謂侵權至除
吏不以聞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
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及議兼職
上欲令太子監總朝政令大臣各兼東宮職時迪已帶少傅
欲得中書侍郎謂執不可遂草熟狀謂加門下侍郎兼少師
迪加中書侍郎兼左丞故事兩省侍郎無兼左右丞者迪舊
人亦當遷尚書謂專意抑迪迪不堪變色而起　丙寅晨朝
迪以謂改遷林特因訴謂引手版欲擊謂謂走得免同列極
意和解不聽遂入對於長春殿內臣自禁中奉制書置榻前
上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受此命因斥
謂姦邪弄權中外無不畏懼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且言
寇準無罪罷黜朱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不當增置又錢惟

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柄望陛下別擇賢才爲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爲朋黨上顧謂曰中書有不當事耶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職外亦無曠闕事頃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副使議之上怒甚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　丁卯迪請對於承明殿又請見太子於內東門其所言不傳謂陰圖復入惟演恐謂出則己失援白上欲留之并請留迪　戊辰謂以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旨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肰至道州準方與客宴客多州吏也起迎中使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答眾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　謂惡準迪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

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書即向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纔至滕拜敕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州縣以竹輿迎之道狹不能進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云去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得喪豈偶然哉中使至鄆州迪聞其異於他日即自裁不死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翁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翁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

生弄筆墨記事爲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始中使迫迪
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留數日爲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
初丁謂與雷允恭叶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
嘗以上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
馮拯等不卽言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同列陳其不可且詰拯
等不卽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
后滋不悅允恭旣下獄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閒
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干爲後明日退朝當留由
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且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
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簾前未
退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惶恐不知所爲以

笏叩頭而出　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議事謂獨不與知得
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
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身爲宰相乃與允恭
交通因出請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
干求管句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
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識其矯誣且營奉先帝
陵寢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
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今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
欲誅謂拯進曰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
謀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請
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尙何議耶乃責謂爲太

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
直舍人草詞仍牓朝堂曉諭天下謂所坐私庇允恭不忍破
其姦作未必眞有禍心然其天姿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要
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任中正弟兄俱
降黜坐營救丁謂故也　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請子
並勒停始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
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
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
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寇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
平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
皆謂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道人

以一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閭家僮謀欲報仇
準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十一月錢惟演罷爲太保大節度知河陽謂逐寇準惟演有
力焉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謂得罪惟
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拯惡之因請出之
天聖元年九月癸卯始命準爲衡州司馬準戊戌已卒於雷
州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西京許之道出荊南公安縣
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出筍眾
因爲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五年冬南郊肆赦中外以爲丁謂將復還侍御史陳揆上疏
曰亂常肆逆雖小必誅左道懷姦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

藉據公臺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門易神瘞龍岡冀消王氣今渥柴展禮涘汗推恩必慮潛輸琛賁私結要權假息要衝冀移高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蕃卒無牽役請更不原赦上然之

八年冬壬辰以丁謂爲道州司戶參軍始南郊肆赦中外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劉隨言彼擅移乎陵域將不利於君親只合取彼頭顧薦之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國罪當萬死實無可憐由是止徙道州

景祐四年庚辰光州言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得用詐遷內數年未必不復

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道州

眞宗平王均

用天下之幸非幸其死也天聖三年十二月謂家寓洛陽嘗爲書自克責遣人致於西京留守劉燁付其家燁得書不敢私

西川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符昭壽彥卿之子也驕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集錦工織作織奪所須輒配市人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掠取之廣糴稻麥敗卽勒僧道備償僕使乘勢浚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右諫議大夫牛冕寬弛無政時神衞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侯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眾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

咸平二年十二月甲子冕與昭壽大閱於東郊場人喜遊觀兩軍衣服鮮弊不等均所部皆慚憤出不遜言　戊寅晦冕具酒餚犒其牙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

三年正月己卯有中使自峩眉山還京師昭壽戒馭吏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廐中馬韁使跳躍庭下陽逐而繫之呼喧之際延順率其徒徑登廳事擊殺昭壽并其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冕聞變外竄及轉運使張適同繩城出奔漢州惟都巡檢劉紹榮冒刃格鬬或欲奉爲主紹榮罵曰我燕人也北棄虜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亟殺我我寧死義也延順等亦未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招安延順執昭壽首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卽率眾踴躍奉均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殺之餘兵及驍猛威武軍悉合而亂紹榮縱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置官稱帝設乘輿以神衞小校張鍇爲謀主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均攻縣州不能克直趨劍閣知劍州祕書丞李士衡初聞寇作亂以州城難守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裴臻迎擊敗之斬首十數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揭榜招降得數千人餘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眾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經陰平還成都　時上北伐聞均反卽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川陝招安使帥步騎八千討之初知蜀州王懷忠聞成都亂時調鄉丁會兵進攻成都戰

不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眾退保江原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懷忠檄諸州調軍民再攻之賊稍卻賊黨二道來攻出官軍後懷忠分兵抗之斬首五百餘級　雷有終等自漢川與張思鈞帥大眾進討王均開城偽遁狀有終等率兵逕入賊閉門發伏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免
四月王均自昇仙橋來襲官軍有終大敗之殺千餘人初張詠聞晁代已曰非撫眾材既而果然
八月乙卯王均自昇仙橋之敗徹橋塞門雷有終等以官軍至清遠江浮梁而過渡直抵城下於北門之西奪舊草場因築壘焉依壕爲土山分設鹿角造梯衝洞車攻具石普專主之高繼勳張照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繼昌王佐攻城西

楊懷忠與巡檢馬貴攻城南賊將趙延順盡驅凶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神衛軍使丁萬重代延順據東城門接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爲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衄賊大宴其凶黨歌吹之聲達於城外時方暑壓攻城之人多被疾者有終市藥他州自和合療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計議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送設鷹翅敵棚虜洞屋以進逼羅城賊亦設敵棚號喜相逢樓
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懲懦無謀其僞宰相張鉅者性狡猾素習陰陽以熒惑同

黨適至皆就食焉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閻愷忠追騎至甚易之均謂其黨曰速降愷忠之眾令負擔以行愷忠距富順六七里地名楊家市少憩焉賊眾在後者邀戰市側有高原愷忠遣親信五騎登高覘賊愷忠語左右曰縱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賊眾散走有繫舟將渡江而遁愷忠合彊弩射之溺者數艘愷忠張旌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箕踞倒法物旌旗甲馬甚眾禽其黨魯斌斬首以詣愷忠又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眾禽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焉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於北市　辛亥雷有終遣寄班供奉官楊崇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帛崇勳蒭人也　乙丑雷有終言王均伏誅德音赦川峽路死罪囚以有終爲保信留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變爲譖譬和解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故賞弗及是役也楊愷忠之功居最爲普所掩上微聞之遣吏視戰所盡得其狀既而愷忠秩滿受代歸闕復自供備庫副使擢崇儀使領恩州刺史

莊獻皇后

大中祥符三年夏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上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進殊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李氏所生子後爲仁宗

七年三月丁未以皇子受益爲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係望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不爲論動搖迪之力居多十一月乙丑詔朕邇來寢膳頗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素賢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莅政於外皇后居中詳據卿可議之

閏十二月乙亥上力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惟演以爲然因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乾興元年二月上不豫寢劇白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莅軍國入則省視醫藥皇后悉領宮中財用遣使詣天下寺觀爲上祈福不可勝紀上每言皇后造次不違規矩朕無憂也

甲辰立昇王受益爲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之如師傅　癸丑上作元

太子動息后必躬親調護至於乳保小臣皆擇勤愿歲久者
旦夕教其恭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皇帝即位軍國事權同太后處
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不可乃比時中外洶洶曾正色獨立
朝廷賴以爲重　秋王曾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爲給
事中曾宗道爲右諫議并參知政事
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
王曾建此議陳歷代故事請五日一御殿同決事　宰相率百官表賀太后哀慟令內
侍宣諭曰候上春秋長卽當還政
十月己未祔眞宗神主於太廟初太后欲異平生服玩如宮
中以銀單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

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
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閤召侍
講孫奭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
自是隻日亦召焉王曾以上新卽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
侍上在經筵或左右贈矚或足敲蹴牀奭拱立不講每講禮
貌必莊上亦爲竦然改聽
十二月京師穀價翔貴　戊申出常平倉平分十四場賤糶
以濟貧民
天聖元年癸未命御史劉筠議裁減冗費從林裕之言也
夏四月辛丑中書言諸轉運使副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
并奉使契丹臣僚辭見請並許上殿奏事從之判吏部南曹

丁度言六事一增勸講官二增諫員三補蔭用大功以上親
四選河東河北役兵補禁軍五籍令佐墾田爲殿最六凡緣
公事坐私罪杖者聽保任還官又嘗獻王鳳傳以戒外戚云
先是上封事者請置諫官三五員而御史或兼他局天禧初
置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務職每月須一員奏事後缺員不
補故言者及之　丙午命御史姜遵同放天下欠負　甲寅
有芝生於天安殿　乙卯詔羣臣就觀御史鞫詠言陛下新
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變災臣願陛下以援
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農兵豐積倉廩爲天瑞草
木之怪何足尙哉
二年春癸未皇太后手書賜輔臣諭以臨朝願治之意

三月皇太后諭宰相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開益
秋七月以權知開封尹辟奎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
論擇人才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　賜玉泉山景德院白
金三千兩皇太后微時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旣如其
言遣使召之不至就問所須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
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故有是賜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
成颿爲蛟所壞后必欲成之用生鐵數萬觔疊其下門乃成
言蛟畏鐵也
三年春江東王簿王堪上疏陳十事復制科置營田立義倉
復閱武之法興郡學減度僧等事上以堪學通世務命試學
士院　甲子皇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

備帝覽

七月辛未詔西川所造綾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事者以爲言上謂輔臣曰朕意正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臣約一綿之費可爲絹數匹陛下崇節儉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十二月詔京城物價翔貴其令三司出廩米之下者貸錢內民期以三年償蠶色之半又散置糴場數十第取半價民爭赴之迄春無饑者先是太倉粟有陳腐不可充軍食程琳權三司事建此議從之凡出米六十萬斛

六年夏四月癸未命燕肅等議鑄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

五月詔罷溫鼎廣等州貢柑

七月壬戌知制誥徐奭等詳定三司欠負凡放天下二百三十六萬

十二月以范仲淹爲祕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書執政請擇郡守縣令斥游情去穴僭令選學敎教育養將材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晏殊客也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捨仲淹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

辛巳上封者請稅緡錢以助經費上曰昔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

七年二月參政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太后默然　參知政事呂夷簡以本官平章事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遞將免曾因對言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張耆上爾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

明道元年春二月李宸妃薨妃始生帝皇后即以爲己生使皇太妃保視之宸妃默默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帝不自知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遂薨成服苑中攢塗於嘉慶院宰相呂夷簡奏事因進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聞我母子邪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遽求對太后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猶不許夷簡曰臣備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妃既生子太后使劉美等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　癸巳遷用和禮賓副使

八月壬戌大內火延燔入殿百官晨朝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紫宸門百官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其故曰宮廷有變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大赦時宮者置獄治火事得縫人火斗已誣伏下開封獄知府程琳以爲不然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蹟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

應變令乃歸告宮人宮人付獄何求不可而賜之死是重天譴也帝寬其獄竟無坐死者殿中丞滕宗諒進詔對事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劉越請太后還政言尤鯁切皆不報

二年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大赦　甲午皇太后崩

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刪去遺詔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皇太后既崩左右始有以宸妃事聞者上號慟累日不絕　壬寅進尊爲皇太后　甲辰改葬永定陵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可信哉乃於大則容貌如生服飾具用和入告上歎曰人言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大孃孃平生分明矣

仁宗聖政

明道二年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爲三班奉職初獻可抗言太后遥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錄之　壬子詔內外毋得進獻以新恩澤及因緣親戚通章表若傳宣有司實封復奏內降除官輔臣審處分罷創修寺觀毋獻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召知應天府宋綬通判陳州范仲淹赴闕　丙辰詔江德明等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交通請謁辟奎言不遂斥逐恐階以爲亂上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於外　帝始親政事夷簡首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語甚切帝與夷簡議以張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幷罷夷簡　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上閤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奇之以爲可大用故擢任樞密　戊午減天下歲所貢物仍令諸州毋得以貢餘餉遺近臣侍御史知雜事李紘之請也　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巡行未報仲淹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卹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振之絕禁淫祀奏蠲盧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陳八事上嘉納之

七月戊子詔以旱蝗去尊號令中外直言得失

八月丙申贈曹修古爲右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初貶通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曰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帝思修古故優賜之　癸卯詔凡除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　甲辰詔以西川綾錦易爲細絹供軍須時上富於春秋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於前時御史龐籍言今蠲螟爲災民憂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拔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爲師奢靡爲戒重惜國費以先民之急上深納之

十一月召孔道輔爲右諫議大夫　戊寅大理評事劉渙爲

慶歷四年六月開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毀又何福可庇於民時盛暑靖對上極言靖素不修飾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上優容臺諫如此申言靖又陛下若恤民之病取後宮無用之物內帑有餘之幣出助邊費勿收中民一年田租明降詔書布告中外此則陛下結天下之心感召和氣雖造百塔無以及此若從無用浮費民益怨矣　甲寅上謂輔臣曰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歎禱上帝願歸咎於朕躬得冢對曰臣等不能輔理宣化致災斯民且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　富弼主北事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

是日諫官余靖等言災異屢見飛蝗爲孽陛下責躬引過祈於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民於是歷言朝廷君臣上下有如是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遠加竄逐又言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異相仍而至豈非臣等不能輔助之致也或朝廷尚賜矜容不加深罪伏乞外任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效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也　上謂輔臣曰聞諸路按察使發擿官吏務爲苛刻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敕約束之因監察御史劉湜言也　歐陽修奏言朝廷未知官吏

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已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使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而懼近日致任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其近降劄子乞抽還不使自沮按察之權為貪賕老謬之吏所快

九月甲申杜衍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衍裁抑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數十章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見上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參政賈昌朝為樞密使知青州陳執中為參知政事諫官蔡襄孫甫等言執中不學剛愎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爭不已乃命中使即青州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也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言陳執中耶朕已召之諫官乃不敢言

冬己酉知諫院蔡襄知福州以老乞外郡與孫甫俱論執中不從於是人俱求出襄先得請甫使契丹未回蘇舜欽等坐罪擯斥王拱辰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事見朋黨門　知潞州尹洙上疏略云臣聞知賢而不能任任之而不能終於治國之道其失一也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等相次為諫官臣知數子之賢且久一旦樂其見用又慶陛下得賢而任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爾以陛下知臣之明修等被遇之深豈有任之不能終者哉唐魏元成既薨文皇親撰碑文

以賜之後有言其阿黨遂去其碑近世君臣相得未能如文
皇元成而閒言一入則存沒之恩不終臣未嘗不感憤歎息
而不能已也以是而論則知之爲易終之實難又云公論之
與朋黨常係於上意不係於忠邪御臣之大弊也臣既爲陛
下建忠謀豈復顧朋黨之責但懼名以朋黨則所陳之言不
聚見采此臣之深慮也　庚午詔如天禧故事置諫官六員

慶歷五年春乙酉參知政事范仲淹知邠州樞密副使富弼
知鄆州二人既出讒者益甚凡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
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因疏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
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不允若仲淹卽有謝表則是挾詐欺君乃可罷也上
從之仲淹果奏表謝上上愈信得象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
象意言仲淹富弼朋黨詔罷仲淹弼并罷杜衍衍爲宰相纔
百二十日制詞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嚴瞻頗彰朋比之風難
處咨謀之地顧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學士承旨丁度
之筆也　直學士吳育上言今邊警既息正當講求經武可
弭患於未萌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白事數與仲淹忤
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
固執行之　田況奏欲汰冗兵　歐陽修言朝廷施行變更
富范舉官之議又言富弼盡忠被黜不報韓琦論富弼責補
閒郡何負朝廷疏入不報韓琦不自安求補外邇英閣讀漢

孰不盡力哉
六年春二月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
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歸罪
朕躬而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益思詢究而安利之　壬
寅上謂輔臣曰前日除用和子璋爲閤門副使今次子珣求
爲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儻戚里
之家凡遷補如已所欲朕何以待勳舊乎昌朝對曰母后之
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
天下以至公抑亦得全外戚之福也　王拱辰爲三司使建
議復榷河北鹽漕臣魯周詢別議增算云歲可得緡錢七千
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

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張方平見上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
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
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今兩稅鹽錢是也
豈非再榷乎上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須手詔下之不
可出自有司之意　丁卯上封事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
賸求媚於上民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
江西諸路州軍百姓納米一石出賸一斗聚斂之臣加耗之
外更要一斗以一百萬石計所收已及一十萬石此只麤引
一路之弊況天下之廣其弊無極乎上覽之曰古稱聚斂之
臣過於盜賊今如此掊斂與朕結怨於下亟下詔止絕之乃
已

八年宮中衛士之變句當皇城司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楊
懷敏夏竦庇之領職如故御史何郯等數上疏言上諭郯曰
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郯對曰古者君不從諫
故臣有碎首今陛下無諫不從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
臣下過在君上上欣納之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
室觀太宗游藝集眞宗幸澶淵詩又出手詔賜輔臣又詔翰
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
朋邪中外險詐州縣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悉
以陳皆給筆劄令卽坐上對宰相執中固辭上諭至三四乃
聽兩府歸而上之時夏竦知執中不學實爲帝謀欲困執中
也執中方辭未許參政宋庠曰兩漢對策本延草萊之士今

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許
之諭者以爲知體
夏四月御史何郯言臣聞治天下者欲保邦於常安無他道
焉其要在核名實別邪正而任之爾極論夏竦姦邪會京師
無雲而雹者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
上謂以夏竦姦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　辛酉竦罷樞
密使知河陽　壬辰帝語輔臣曰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
禱於上帝儻淫霖未止當去食啜水冀移災朕躬然不欲使
外聞之嫌其近名爾宰臣文彥博答曰今景氣澄曼實聖德
感通也
皇祐元年夏五月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
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稽事之不易也
時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上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
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慾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
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錫故以此諷上改容曰卿言甚嘉
朕恨用卿晚也
四月庚子邇英講鼎卦上問九四之象施之人事何如楊安
國曰鼎爲烹飪成器之象其要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
人則必有顚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重也　丁未御邇
英閣謂講讀官曰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得無煩乎曾
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
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丁度

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卽位三十年孜孜聖學雖堯舜之聰明不過是因頓首謝五月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圖一莖五穗者數本上曰朕嘗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眞瑞矣其賜田夫束帛勸之六月無爲軍獻芝三百五十本上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昆蟲之異烏足尙哉知軍茹孝標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聞　戊子汝州都部署楊景宗求爲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惠太后之弟朕豈不念之然性貪暴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其禍矣不許　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甚多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者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甚者罷之小者易之彥博等斂謝而退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學士孫

於是自鄂州王開台州呂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甲子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當死上謂輔臣曰飢而劫米則可哀恣而傷主則難恕小民無知終緣飢餓又曰用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爲政者嘗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可免爾卿等宜戒之

十月乙巳上謂龐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者以革浮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舉臺官必以上語載敕中　乙亥上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向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數額爲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石

四年二月戊寅上謂輔臣曰東南比歲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減歲供米百萬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儲是必謀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爾宜約束之

夏四月出敕器一陳於邇英閣御座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敕器之法試令工人製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敕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

五年夏四月丁酉邇英閣講書問命侍御僕從悉匿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弗咈如流水之趨下視羣臣若僚友自古聖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　學士孫

抃爲諫議權御史中丞抃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久處顯要罕所建明及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卽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商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

秋庚戌上謂輔臣曰每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能奏致使民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供御服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

立命碎之　戊午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對於延和殿上謂曰比上封事者多言陰陽不和蓋由大樂未定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朕以水旱之災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也　癸丑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近日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任姚宋則治任李林甫則亂雖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上曰朕每用人未嘗不以天下公議然知人亦未易耳　丙辰太常少卿周湛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湛入辭上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苞苴於京師湛皇恐對曰臣蒙聖諭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

二月乙丑知審刑院張揆言知虢州周日宣妄言澗水衝注城郭當坐不實之罪上曰州郡多奏祥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壞官私廬舍意亦在民當恕罪也五月先是久不雨帝問翰林吕公綽何以致雨公綽曰獄久繫則旱帝親慮獄已而大雨時公綽受命知河陽數月　乙丑詔留侍經筵

六月戊戌知永興軍文彦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判幷州富弼爲戶部侍郎平章事劉沆加兵部侍郎監修國史彦博與弼幷命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廷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吉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卯學士張昪爲右諫議權御史中丞上嘗語執政昪清直可任風憲使代孫抃富弼初人相歐陽修爲翰林咸謂三得人也　甲辰知鄆州龐籍知幷州知永興改幷籍過京師入對上新相文彦博富弼意甚自得謂籍曰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彦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陛下既知二臣之賢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用之未幾又以一人言毀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秋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吳育爲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姦險而致治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俱徹不達則博覽無益也帝益重之數欲大用諫官誣奏育河南貸民錢事遂命出帥

十月丁卯邇英閣讀史記龜策傳上問古人動作必由此乎孫抃對曰古有大疑既決於己又詢乎眾猶謂不有天命乎於是命龜以斷吉凶所謂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蓋聖人貴誠默與神契然後爲得也上善其對　壬子邇英閣讀左氏鄭人鑄刑書王沫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罰也帝曰使民知法爲亂可止不若不知自化而民自免於罪矣　乙亥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蘇轍所對最切直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

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會之言吾婉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執政亦以爲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其右宰相而攻人主比之谷永不宜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畏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邁邁考官也乃爲之詞已而諫官楊政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先付史館上悅從之

七年冬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文閣爲飛白分賜從臣下建館閣作觀書詩韓琦等爲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於閣　庚子再會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賜酒一巵從容語至暮而罷

八年春二月癸未上不豫　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西閣見上所御幄帟稠褥皆質素暗敝久而不易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哉

景祐君臣議樂

精聲饋失美大者淩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叶其中齊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奠古不刊之典也願聽臣依聲律法試鑄鐘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叶和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　庚申太常博士宋祁上大樂圖義二卷

夏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和氣謂於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莩從之　戊辰命宰相呂夷簡王曾都大管句鑄造大樂編鐘參政宋綬蔡齊盛度同都大管句集賢校理李照句當御樂院及鄧保信專監鑄造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既鑄編鐘一簴以

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租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毫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

庚午詔中外臣僚洎草澤之士知雅樂音律者許所在薦聞或自言官司特將較試之侍御史劉夔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帝善其言不能從也

五月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蟲改爲龍并自創八音新器又請別鑄石爲編鐘　辛卯命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制以備獻享

六月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改制雅樂俾叶純音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制之或未甚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敢變更聞其所爲率多詭異至如煉白石以爲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爲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盛禮燔柴岱岳瘞玉汾脽振前王久墜之風舉歷代難行之典成事之際斯樂具陳用以格明神報景貺先儒審議曾靡閒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黜舊制臣竊以爲不可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照製器業已爲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

卒不下有司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爲一區而四清聲相承不擊　乙丑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懸止留十二中齊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云鐘磬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得其法臣等以爲不可其鐘磬十六本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今欲損爲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爲如舊制便帝令權用十二枚爲一格且詔曰侯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叶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二年秋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爲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眾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　知杭州鄭向言推官阮逸曉知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二詔令逸赴闕先是修撰樂書上所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馮元等詳求典故　甲辰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閒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祕書監尹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奏可而散鼓於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賴散鼓以爲樂節而雷鼗靈鼗路鼗闕而未制今既修正雅樂宜申敕大匠改作諸鼓使考擊有聲及創爲三鼗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後元等復奏以殿廷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

協均顧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鑮鐘擊爲節檢而無合曲之義文射有二鑮皆亂擊爲後周以十二鑮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鑮鐘而樂工相承殿廷習用三調六曲者黃鐘太簇林鍾也六曲之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鑮鐘爲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鑮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眞宗因詔黃鐘太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拘合曲然但施朝廷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固應不出本均與編鐘相應爲樂之節也詔可　丁酉李照

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軒縣以下則不用此制所以重樂尊王制也詔從之　辛酉上作警嚴曲付太常肄習名曰振容歌從李照之請也尋以名無取改名奉禋作景安四祐安五興安四曲在元年大安曲在二年獨元　安當考云　己巳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簧爲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以象律呂之數又故更造七絃九琴皆令圓其首以祀天方其首以祀地　命李照同修樂書

丁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羣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

陽教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代度量權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鞮笛演之於王式遁甲之法

九月李照言太常所用柷四面畫時并未合古制易以青龍朱雀倮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上從之又與鄧保信作銅方響五架樂工以爲不可施用罷之　隋制內宮縣二十簴以大磬代鎛鐘而去建鼓武后稱制改用鎛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　癸未元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鎛鐘本施內宮遂及祭祀考擊之法宜同於鎛鐘比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鐘相應爲樂之節也詔可　丁酉李照爲刑部員外郎賜三品服其餘遷補有差以造新樂成也初照謂舊樂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實比古一尺二寸有奇獨任所見更造新器所定黃鐘律聲又極下樂工歇其韻中無射倍聲又鑠破舊鐘聲欲一用新器上時博求知音者聽照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不敢非之閣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照自造謂今篳篥乃邪詩葭管詩云厥發且今篳篥首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篳篥爲雅樂識者嘆之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宋祁所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經禮舉其凡而不著言其用後先故旅進輩作而無終始之別且叢者所謂導舞也鐸者所謂和鼓也鏡者所謂止鼓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

所謂陔步也宜有導舞方始而參以止鼓止鼓既搖而亂以
通鐸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干右執戚離爲八列別使工人
執旌最前鼗鐸以發之鎛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
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鳴鏡以退行列樂雅以陔步武鼗鐸
鎛相皆罷而不作如此庶叶舞儀請如部所論奏可

冬禮院言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范寧等
咸謂不言份者明佾則干舞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奉文樂
也江左宋建平王宏皆據以爲說故章太后廟獨用文舞至
唐垂拱以來中宮之縣既用鎛鐘其後相承故儀坤等廟獻
武舞備金石之樂尤爲失禮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與
已用特磬代鎛鐘取陰教尚柔以靜爲體今樂縣大鐘舞干
盾頗戾經誼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三年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劄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
六月丙寅禮賓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并籥且言其法本
漢志可用以合律度權衡詔馮元聶冠卿同校定以聞

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胡瑗較定黃鐘聲各一架
秋馮元聶冠卿宋祁上景祐廣樂記并官

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
俱命　乙未馮元上秬黍新尺別爲鐘磬各一架

八月右司諫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臣切計之不若窮
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
腹以歌太平斯乃隆古之樂可第以氣象求乎就達其源又

當究今之所急且西北二邊久弛防備宜緩茲求樂之議移
訪安邊之策急其所急在理爲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音律
法所造管尺鐘磬度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曉音律者俾之
詳正而後施用一二年迄無至者則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
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
度等詳定以聞

九月丁度言鄧保信所製尺管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合周
漢量法阮逸胡瑗所製亦上黨秬黍中者累黍求尺制黃鐘
之律令用再累成尺比逸瑗所製又復不同蓋黍有圓長大
小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
即不同尺既有差故難以定鐘磬今欲數器之制參伍無失
則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籥自戾本
法保信黍尺以長爲分雖合後魏公孫崇所說然當時已不
施用況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首尾相銜又與實籥之黍再
累成尺不同其器量分寸既不合方圓權衡之法不可獨用
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大府寺并逸瑗保信所製四尺度
等言尺度之興工矣周官璧羨以起度廣徑八尺衰一寸禮
記布手爲尺淮南子十二粟爲寸孫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
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音律者百餘
人使劉歆典領之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
以歆之博贍藝文曉達歷律算法有所製作宜不凡近攷其
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先儒訓解

經籍引以爲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今一歲之中一鏡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矣是蓋天之生物果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故前代製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黍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鐘律是爲晉之前尺公曾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公曾尺揆校古器爲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爲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三代享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鑄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古物之有分寸

明著史籍可以考驗者惟有漢錢而已周時圖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察之半兩實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銖爲號既歷年代尺度屢改故小大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製銅斛之法及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元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志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十二分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尺五寸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開廣二分肉好徑二分半貨泉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肉

好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閱經籍制度皆起周世知劉歆術業之專祖沖之算數之妙荀公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爲可法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敕蘇綽造鐵尺與銅尺同以調鐘律以均田度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大泉等校之則景表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自此論之銅斛與貨泉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及周漢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爲太祖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與修金石七十年開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貽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於鐘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遠瑗保信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遜進周禮度量法議先鑄鐘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疏舛不可依用謹考唐文再造景表尺一校漢鐵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校上進詔度等以鐵尺景表各造律管比驗遜瑗又并太常新舊鐘考定音之高下以聞度等奏非素所習乞別詔知音者總領校定詔乃罷之而高若訥卒用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歷代尺度長短未錄

壬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爲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詔逸瑗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恩而遣之

寶元七年七月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用已意刓爲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爲非今將親視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切聞太常舊樂幸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鐘磬不經照鑄磨者猶存三縣奇七虡郊廟殿廷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論樂同異

皇祐二年三月詔罷今歲親祠南郊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堯臣等言自周末多故樂文缺墜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聲簫瑟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五絃阮九絃琴五器本無清聲填篪笁筑瑟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

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以下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品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品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議聲譜皆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

詔可　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九月丁亥帝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竹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偏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

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羣臣又出新製頌填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聲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

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度

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鑄鍾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廢素曉音律故召之

閏十一月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王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祖孝孫始考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質儀所定周樂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眞宗始諫隨月轉律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士經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祇憑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仍乞借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三年春詔求磬石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甲午詔兩制禮官議定國朝大樂名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兼用干羽眞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後議者謂國朝宗廟之舞名雖不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秋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安靖之義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名宜名大安詔以太祖安天下之末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而胙之承聖烈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十二月甲辰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二爲一分者益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爲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以積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千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益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乘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治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所有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眾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得其眞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篇律徑三分圍九分長十分篇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謂一

秔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宜須格律自京師以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輒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兪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三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生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

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量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是非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一秠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三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曾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閒者動至數斛秘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麻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

百黍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庖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瑒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令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鼏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鼏羹度尺好三寸以爲尺鼏羹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既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

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鼏之方十寸尺爲鼏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鼏方尺積千寸此鼏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庬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名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庬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量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是鼏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庬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量以二米秬黍與一米孰是鍾磬依古法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是有大小輕重長短薄厚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孰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鼏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眞黍眞黍至然後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爲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作樂爲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倘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墮之法而有司

論議不諧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
史論議條上合爲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
以臣議爲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眞參至然後爲樂
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鎭說自謂得古
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辨以爲弗合世鮮鍾律之
學卒莫辨其是非焉

十二月壬辰兩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鎛鍾十二黃
鍾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幷旋蟲
其高八寸四分遂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每面縱者
四橫者四枚景俠鼓與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
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
鍾並與黃鍾同制而兩欒間遞減半分至應鍾容九斗三升
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鍾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
磬十二黃鍾八品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之
六鉉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
七寸博六寸鉉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黃鍾厚二
寸一分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鍾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
送中書議者以爲周禮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
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則是大鍾宜厚小鍾宜薄今
大鍾重一百六斤小鍾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小鍾厚非也
又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三分其
股博去其一以爲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今磬無
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五年詳定大樂所言制誥王洙奏黃鍾爲宮最尊者但聲有
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鍾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
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穎達作
疏因而述之據歷代史籍亦無鍾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
穎達等卽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
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黃鍾爲律臣
曾依此法造黃鍾特磬者止得依林鍾律聲若隨律長短爲
鍾磬大小之制則黃鍾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鍾則形制大
小比黃鍾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鍾爲宮卽黃
鍾大呂反爲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參酌其
鑄鍾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等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
仍以皇祐中黍尺爲法鑄大呂應鍾鍾磬各一卽見形制聲
韻所歸奏可

夏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鍾磬
已成竊緣律有短長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
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
鍾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皆言依
律大小則磬不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
詳定之幸甚　知諫院李允言襲者紫宸殿閱太常新樂議
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
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

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古官司世典大樂但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述明述作之事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用繁賦匱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鍾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鍾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上用新樂於南郊議者多非之後亦不復用

六月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官預觀賜詳定官器帛有差

八月甲寅詔南郊且用舊樂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外朝會用之胡宿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爲然宿爲翰林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等觀新樂先是鍾磬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鍾律者考定其當

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累黍爲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懌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鍾磬塤篪博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眞若此哉孔子嘗有惡鄭恐其亂雅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計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木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瑟匏也後世變而爲箏笛觱篥也擊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嘂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柷敔也貫之爲板此六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鍾鎛磬宮軒爲正聲而槃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略起於椎輪旅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梧盂古者簟席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案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梧盂榻案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夫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爾試使知其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沾

滯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鍾律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緝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

嘉祐元年八月利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鍾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鍾給銅於鑄鎬務得古編鍾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實綺龢鍾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鍾爽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其正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无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自臣伏見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莫甚於此使樂無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眾異之至未必不由是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爲陛下不應變祖宗輒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樂作之初而陛下疾作此又天意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言新樂非是其閒書一通最爲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詳臣書有如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加制作　丁巳詔用舊樂

皇祐明堂之議

皇祐二年春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於明堂　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丈彥博曰此禮之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

三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況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徇於郊壇寓祭　己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享明堂先是禮官上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將辛亥

益九月二十七日也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自序略曰止薄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謬者正之以合開寶一王之典輔佐乙夜觀書之勤其書內降出尋復有詔進入　乙丑內出手詔明堂之禮前代并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爲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偏祭天地而百神隨不從祀故太祖雩祀太宗眞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況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爲大享益亦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眞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伏異時別加制作　丁巳詔用舊樂

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聖至明惟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北圜丘之位陟降爲勞請命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位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壝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問　壬午詔輔臣與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一祖二宗在東西面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赤白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在左少退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於郊壇爲第一龕位五官句芒以下設於明堂庶中少東南別爲露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填星太白熒惑辰星以下七十二位於東西夾廡上版設於郊壇爲第二龕位二十八舍黃道外天官及眾星五方丹墀龍墀道東西版設於郊壇爲第三龕位黃道外天官及眾星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壝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壇爲內壝之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稍爲壇壝位敘相類云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用蒼牲二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牲十緣國朝南郊雖神位至多亦止用犢四羊豕十六今明堂請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方帝羊豕各五薦五

九月庚戌詔樂曲名常祀同者更之

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十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又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隸於太常用明堂樂見樂門

又丁未上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木室在亥

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次所王之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爲曲其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爲角獻青帝中呂爲徵獻赤帝林鍾爲宮獻黃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鍾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王堯臣等言大享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

八月何郯言奏薦恩澤俟今秋大享後爲始　知杭州范仲淹奏建昌軍草澤李覯撰明堂圖義覯能研精經訓會同大義按而覩之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而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省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　丙寅草澤鄭叔豹

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服之義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放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止罷祭神州地祇　時稹雨彌旬帝親禱禁中　甲辰齋於文德殿天日澄霽人情胥說　己酉朝饗景靈宮　庚戌享太廟　辛亥太享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眞宗配從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十年亦與遷改即不爲永例

冬十月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羣也　辛未詔宰臣文彥博宋庠參政高若訥檢討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

皇祐三年春丙戌文彥博等上明堂記三十卷紀要二卷上

寶位不爲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鋸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
敢言告允恭子也
景祐元年趙元昊始寇府州閏六月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
正月後數入寇詔并代部署司嚴兵備之
秋七月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鬼通領兵入夏州界攻破
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騎兵來寇稱報讐緣邊都
巡檢楊遵柔遠寨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
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次
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虜多伏兵不可過壕宗矩不聽伏兵發
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詔永興軍劾宗矩等敗軍狀以聞
八月徙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上初擢平爲四廂謂左右

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慮言臣前在陝西見元
昊車服僭擬稱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又戒平曰知卿
有將略所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趙元昊自襲
封卽爲反計多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
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凡六日九日
則見官屬其僞官分文武或蕃勿幙頭或冠金帖鑲冠緋衣
金塗銀黑束帶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
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垂束帶佩解結錐短刀矢弓韣
乘�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元
昊初制禿髮令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
衆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

而食各舉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
約束之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乃更廣運毋米氏族入山喜
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毋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
告哀詔起復鎮軍大將軍左金吾衞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
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中庸爲致祭使兵部員外郎兼起
居舍人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
悉拒不受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
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
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上欲用之會亢丁母憂
二年十二月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人西蕃攻唃
厮囉敗死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又自率衆攻鄯牛城一月

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唐安二宗哥帶
星嶺諸城唃厮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遏歸路元昊晝夜
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潰宗哥河及饑死過半元昊又嘗
侵唃厮囉并兵臨河湟唃厮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陰
閒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旗幟志其淺唃厮囉潛
使人移植深處以誤元昊及大戰元昊潰而歸士覩幟渡溺
死十八九所虜獲甚衆唃厮囉來獻朝廷議唃厮囉節度使
同知樞密院韓億以謂二虜皆藩臣今不能諭令解讐乃因
捷加賞非所以御四夷也議遂寢
三年冬十二月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穴屈曲類符
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慶三年再舉兵攻回紇陷

瓜沙肅三州盡有河西故地將謀入寇恐隋厮曜擬其後復
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鎮守絕
吐蕃與中國相通路
貞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
引護並給館舍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
九月己酉鄜延路鈐轄司言趙山遇遣人至金明縣與都監
李士彬約降已令卻之詔鈐轄司及環慶涇原麟府等路各
謹斥候山遇復遣人至但令士彬以己意約回務令邊防安
靜初趙元昊悉會諸部酋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
約先寇鄜延欲自德靖塞門赤城路三道酋豪有諫者輒殺
之山遇者元昊從父也數正諫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
謂中國爲黃天子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十二月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夏號文英武興法建
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爲天授禮法延祚元年遣潘巳布
易里馬乞點兵集蘆子山自詣西涼府祠神仍遣使以僭號
來告　丙寅鄜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反　辛未徙環慶
路副部署殿前都侯侯邕州觀察使劉平爲鄜延路副部署
范雍爲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
互市處皆禁絕之
二年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
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闕其表函尙稱臣可漸以禮屈願
與大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令韓周與俱使者及東
華門始去胡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
之舊國拓拔之遺業自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
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沿境七州
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

漢衣冠革樂之五章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既就
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達超張掖交河莫不從
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卽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
西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謹遣鴒涉俄疾伾廝閎臥普令濟
鬼伽崖密奉表詣闕以聞　趙元昊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
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
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閒爾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
約通贈遺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
敢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六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籍屬揭榜於邊募人禽元昊若斬
首獻卽以爲定難節度使番漢職員能卽族歸順者等第推

恩是月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勗等擊走之賊又以
三萬騎圍永平寨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
餘人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據鞍媳罵者懷德
引弓一發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于出也
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鄜延鈐轄六宅使榮州防
禦使盧守勗爲左騏驥使都巡檢司指揮散直狄青爲右班
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西河人也　是月元昊復遣
賀九言賫媿書納旌節及以所授敕告並所得敕榜置神明
匣留歸娘族而去書略曰既先違誓約又別降詔命誘導邊
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鄭異議心膂妄圖有失宏規全
忘大體又云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僧逆妒嫉何爲

康定元年春鄜延環慶經略司言元昊遣使至境議和詔所
上表如不虧臣禮受之如初西賊自承平寨退聲言將攻延
州范雍聞之懼甚卽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寨柵疏
遠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爲用請濟師疏入未報而元昊詐遣
人乞和雍信之不爲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
壬申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
釋甲而寢詰旦奄至士彬父子被捽遂乘勢抵延州城下副
都部署劉平領兵與石元孫合軍救延州夜至三川口十里
止營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巡檢万俟政
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爲外援　戊寅五將令步騎
萬餘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官軍爭奮殺

日暮賊以輕兵搏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
軍卻遂自率麾下走保西南山眾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
請馳追之幷力拒賊德和不從遂驟馬遁平率餘眾退保西
南山下立七寨自固明旦賊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皆被
執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會大雪解
去城不陷鄜延走馬承受辟文仲入奏金明縣都監李士彬
與其子殿直懷寶並戰沒詔黃德和石元孫領兵防邊劉平
援之士彬所部仍令延州招集時朝廷未知延州被圍平等
已敗故也士彬世居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
路眾號鐵壁相公夏虜畏之元昊叛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
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

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士彬由是益驕又以歲酷御下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眞來見范雍自言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眞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聚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虜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虜得人懷寶諫曰令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遂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不殺十餘年乃卒於虜中　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事任其咎於是礙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　黃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卽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

決也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勤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令驍將楊言當遭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舊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矟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碗仆地被殺　知樞密院事王曙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曙常使河北過眞定曹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閒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眾心不可德明爲貰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酸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事任其咎於是礙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　黃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卽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勤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令驍將楊言當遭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舊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矟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碗仆地被殺　知樞密院事王曙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曙常使河北過眞定曹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閒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眾心不可德明爲貰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酸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事任其咎於是礙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　黃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卽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勤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令驍將楊言當遭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舊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矟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碗仆地被殺　知樞密院事王曙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曙常使河北過眞定曹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閒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眾心不可德明爲貰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酸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事任其咎於是礙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　黃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卽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勤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令驍將楊言當遭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舊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矟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碗仆地被殺　知樞密院事王曙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曙常使河北過眞定曹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閒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眾心不可德明爲貰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酸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事任其咎於是礙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　黃德和誣奏劉平降賊命御史文彥博就河中府置獄時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收其族天章侍講賈昌朝言平事未可知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卽命罷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十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勤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令驍將楊言當遭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鎗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舊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閒軍稍卻卽覆馬以殿又持大矟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矟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碗仆地被殺　知樞密院事王曙知河南府陳執中知青州同知樞密院事張觀知相州天聖中曙常使河北過眞定曹瑋瑋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曙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元昊頗桀悍德明常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閒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

梁院副使充鄜延路都監官黃德和於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下　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死之延州都監周美言於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破也今不及完將遂失之范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眾數萬薄金明陣於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眾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賊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圍不解美悉眾使人持一炬從開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禁兵築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賊即引去

九月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繼宗爲流矢中額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里珪奮擊賊披靡獲首級爲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中縋糧與之師既飽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敵眾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以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皁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脾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箭而還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閿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揮

故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並陷乾溝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沒者凡五千餘人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務倉草倉偽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埕中所藏蕃賊不知人數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軍福等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鳳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兵　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戶蕃官且戒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又遣別將騎所犒蕃官前行自柔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還賊遺百騎襲其後范全設伏崖險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　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瘡絹二百匹仍遣使撫諭之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勵諸將尋命爲本路駐泊都監復兼行營勦金字處置碑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環慶部署忻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爲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之功也尋命福知鄜延路副都部署

十一月丁卯鄜延路部署司指揮右班殿直狄青爲右侍禁閤門祗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爲經略判官青以指揮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

甚厚仲淹以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慶歷元年春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都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議事會經略安撫使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諜者言元昊閱兵折氈會謀寇渭州　已丑韓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佽福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涇州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琦面授福等方略令并兵自懷遠城趨德勝寨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就道琦亦至城外重戒之翌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賊兵一溜戰於張家堡南斬數百賊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暮福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邏者傳賊兵少故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食三日福等不知賊之誘也悉力逐之　癸巳至籠竿城北遇賊大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陣動眾傅山欲據勝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塹壓相覆壓懌肅戰死賊分兵八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乃手揮四刃鐵簡挺身力鬬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命渭州都監趙律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爲軍後繼是日與觀英會兵於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陣於觀軍西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賊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眾遂大奔英律珪傳皆死之監羊牧隆城酒稅嘗賦陝西部押兵士王簡柔遠寨主王慶鎮戎軍監押李禹亨三川寨監押劉筠俱沒於陣指揮及軍校死者數百人軍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餘眾千餘人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纔五里然不相聞也始珪望見福麾幟尚在圍中欲援出之軍校有觀望不進者珪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臣非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耳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曲手掌破裂猶力戰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乃自下馬左右馳擊殺賊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傳避去不答歎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福等既遵節度雖死不足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以白琦琦即奏之尹洙爲作

憫忠辨說二篇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奏至上深悼焉

夏六月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且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之言也

秋七月元昊寇麟府州

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駐泊都監任守信劉拯巡檢黃世寧以兵萬人援鄜府州元昊又徙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爲城最爲險固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三日當渴死今尚有餘以圬堞諜紿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乙

未元昊陷豐州　庚戌鄜延鈐轄兼知鄜州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張亢爲并代鈐轄專管句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元昊已陷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抄麟府閒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二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以河爲界未果因徙亢使經度之亢單騎即府州城門關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授敕示城上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虜騎尤時出抄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灰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阬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鐮與持兵衛送者均爲所得時禁兵敗北無鬬志乃募役兵夜潛伏隘道邀虜游騎壯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還虜尤抄掠道不通以爲內殿崇班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張岳護糧道於青眉浪虜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

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缺守以強弩時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心震恐庫有買馬綵數千旨矯詔賜守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以爲救至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河內人也　麟州都監王凱者全斌曾孫常出雙峰橋染杖谷遇虜破之又破龐青黃羅部再戰於伺候峰前斬首二百八十七級焚蕩驅獲馬牛橐駝器械以數千計虜圍麟州乘城拒鬬晝夜二十一日

六十五級又入冤毛川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猶不解至暮虜潰又斬首八百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邏南作坊副使張邑者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僞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邑詰問邑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邑共食阿遇抽佩刀貫大臠啗邑邑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抽邑腹而斃邑方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邑背曰眞男兒也翌日又與邑縱獵雙兔起馬前邑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遣邑馬橐駝悉歸所虜如故約州將補爲來遠寨主手殺僞首領俄易兒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

元昊犯鄜延麟府進邑兵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黨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赦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賊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虜騎充斥不得前康德輿管句軍馬司事遣邑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中雙頰邑拔矢鬬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南角陣下賊將登眾囂曰城破矣邑乘陣大呼令兩人持一人來賊爲之稍卻眾心乃安飛矢中右目又身被三槍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於河北圍解城中不乏水以勞遷右班殿直然賊游兵常往來境中邀奪餽運以邑爲鄜府州道路巡檢至深柏鴈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禾穫邑以計干

揮吉常從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十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吉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不虞常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眾大奔眾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又常與虜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之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虜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爲王吉子而爲虜所獲尚何以求爲頃之文宣挈二首級以至乃喜曰如此眞我子也吉每與虜戰不過一矢即捨弓矢袒而入手殺數十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彼倉猝無以拒我則成禽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與張邑齊名卒不至顯官

十月壬寅知諫院張方平上疏言自元昊叛命以來王師數出無功濟其凶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邊近輸輓供給天下爲之勞敝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常就自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賊爲寇三年雖嘗得逞然重於舉眾故必歲年乃能一入鎮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絕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值錢數百以此揣賊情安得不困夫夷狄得志則驕逆稍困則卑順然其業已於大國爲仇讎有悔心勢未能自通誠朝廷雖欲招徠而非特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大禮曠特推廣恩以示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文或擇邊臣之有名望者單使以諭上意足彰朝廷德義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爲生靈計至於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祐順上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十一月丙辰詔延州若元昊遣人投進表章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僞官持私書至州須俟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二年正月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龐籍請留世衡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倔强未嘗出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五月癸卯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幷代鈐轄管句鄜府軍馬比至托拔谷敗其眾以功遷右騏驥使還軍屯永平寨六築柵於蔥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眾由麟茅部西擣大黑河屠禮萬多務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陞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

隔敕亢自護南郊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萬趨

柏子寨邀我歸亢所將纔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鬬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勵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戰於兎毛川亢自以大陣抗賊而使驍將張昌以短兵强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疲懦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偪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令所通特往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强議未可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　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光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弗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知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侍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令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

閏九月涇原副都部署鄭懷敏與元昊戰汝於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救之　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爲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爲殿後　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監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爲先鋒趙瑜總奇兵爲援及大軍次安邊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比一里而舍　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爲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麟等分兵屯鎮戎城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銳甚爲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　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頭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入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

宗殷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爲橋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諸兵戰於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令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川葉變會出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駭奔懷敏爲衆所擁蹂躪幾死與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擁刀斧手前圍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鬬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閘臨西北諏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點陣圖者耶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齎號召郝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爲先鋒劉賀許思純爲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爲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只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等取劄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驟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琎許思

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爲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爲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冬十月西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貢州刺史王信爲保州刺史本路經略安撫使招討副使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沒賊踰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閒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迥迥不進泰斬以徇過賊彭陽西神將夏侯觀以爲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面陣未成賊騎來犯短兵接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賊徘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餘級　先是以西邊將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

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制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李詔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令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狄青時亦被召會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　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韓琦並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爲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閒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旋帝始聞定川事

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亟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密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澤官之時乎而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已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繫銜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以恩亂皆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遷其官琦辭所遷官曰臣得還舊職固榮矣賊犯鄰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遷不聽　癸丑贈懷敏等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虢州坐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爲寨以贏師誘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勢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不聽故及此

三年正月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勖來納款議元昊納款事見經制西夏要略門　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賀從勖赴闕　癸卯著作佐郎發書保安軍判官事鄧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勖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中書樞密院議從勖以所

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朵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齎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緣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勖等同往議定以聞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爲定幸捨寮黎同聿喪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爲臣猶執前議也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王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鄜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澗城宣武副都頭劉

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一資

四年冬十月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無得襲逐卽以歸朝廷歲賜乞如常數不致改更臣更不以它事干朝廷今本國自獨進誓文而輒乞俯頒誓詔蓋欲世世遵承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不存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罹殃　庚寅賜誓詔曰朕臨制四海廓地荷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服今日納忠悔咎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甚嘉焉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所宜明諭國人藏誓祖廟　乙未冊命元昊爲夏國主更名曩霄其文曰咨爾曩霄撫爰有衆保於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啟乃邦洎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戍而能追念前眚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歟朝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絹茶等物改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然朝廷每遣使住館於宥州　夏國主初遣關律則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爲常時律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時也　甲申詔曰朕以元元之故已赦曩霄罪復許爲藩臣納誓寢兵與之更始朕念

仁宗經制西夏要略

景祐元年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後聞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疏十上上欲用之會丁母憂

寶元二年甲寅知延州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州李渭降尚食知汝州坐不察虜情也　朝廷雖知元昊猶覬遇其使初議誅元昊使者參政程琳以兵交使在其閒宜詰遣之王德用陳執中皆欲執其使盛度等不可卒遣之

三月壬寅左正言吳育略曰伏望陛下從名延對左右大臣察當今之務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廢有巨細校

討論闕政博訪羣議修節用愛人之道戒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不足慮也上嘉納之　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體羈縻勿絕而已一有背叛來則禦之去則勿追蓋異俗殊方視同局外不足責也今元昊若止是款邊當置不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先以理諭不必即加兵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重況夷狄之性惟事剽掠因而僞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宜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鋒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算也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沙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興服夸示舊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時而撫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奏俱不報

五月癸卯賈昌朝上書略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遣朝廷之憂臣謂此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至今未聞有所施行又云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內豐廩假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以來迄於景祐凡百用度廢有巨細校

其出入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皆省罷之詔樞密學士張若谷右諫議任師中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省減以聞　眞定都部署夏守贇上召用之入見帝問西事守贇曰平時所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其衝便邀擊可以成功帝守不暇安能出關耶宜并兵扼衝要伺便邀擊元昊卒不能也先是韓琦言減省浮費宜自宮禁始詔從之

然之

六月丙寅遣魯經持詔諭陝廝使擊元昊辛酉鄜事　丙子竦言詔陝西安撫龐籍諭旨知永興夏竦議西鄙事　丙子竦言略曰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爲無策若繕治地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要但趣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是今之常制也謹上十策一教習强弩

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廝囉父子幷力破
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
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士人爲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千
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令並邊小寨
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
坐累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爲粟五斗以贍邊計十
損並邊宂兵宂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采用之
秋九月甲寅直集賢院富弼上疏言趙元昊反狀有素者六
事云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爲備
養成深患遂至大騷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略舉八條
止爲戒事不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一盡斬其使以破其謀

二今始用武而遽揀軍以驚眾三不發內府而取於民四不
當限官而舉士五馬遞之賞薄不足以激勸六購募元昊科
格無益七宜罷免夏守贇之職而別選才能八不接見武臣
非所以廣接納
十一月修起居注宋祁上疏論三宂三費宂兵宂官僧道齋
醮繕修之費寺觀卒徒之費使相節度之費時陝西用兵調
費日促又言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
至儉風示四方衣服膳御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
不得妄費請自宮掖始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
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蠢爾戎虜可玩之股掌中矣
閏十二月直使館蘇紳陳八事一重爵祿二愼選擇三明黜

陟四異服章五遴才宜六擇將帥七辨忠邪八修預備欲預
備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爲之擇
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去兼幷禁游末卹其疾苦寬其徭
役則民安而利久欲國之富則崇節儉尚質素蠲浮費欲食
之足則省官吏之宂去兵將之濫絕奢靡之弊塞刁僞之原
則國富食足矣書奏帝嘉納之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爲入討
之計云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其論利害甚多
知延州范雍言西邊守禦利害知制誥葉清臣論西邊兵備
虛弱郤延環慶副都統劉平上攻守之策云請召夏竦范雍
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初夏竦請置土
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知河中府楊偕言不可朝廷下竦議

竦竦奏土兵其利六慮有小人不忠以謀非出己曲要破壞
果有楊偕上言熒惑聖聽但所言以少擊眾乃虛語若偕能
之乞命以代臣盡減邊兵千人留百百人留十果以此平凶
蕩寇卽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亦乞嚴譴以戒讒慝詔以疏
章示偕偕復奏云臣之所陳蓋謂增兵習既不精徒費國用
虜人未平而中國先困竦乃以臣爲不忠小人及爲人所使
此其用意非獨欲中傷臣亦欲傾朝廷大臣也古人以少擊
眾不可勝數今竦在涇原守其城壘不聞出師何用兵眾蓋
竦意戰或敗衂則欲以兵少爲辭又云兵不係土地係將帥
訓習撫養激勵之如何爾竦議遂屈
康定元年二月宋庠請嚴守備潼關從之諫官富弼言天子

守在四夷今自潼關以西棄之耶　己丑富弼言有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爲陝西都鈐轄與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宰臣張士遜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卽命琦爲陝西安撫使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此一路以安衆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參議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上取其言降是詔　丙午改悉元許中外臣庶上封事朝廷得失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言事者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宜通下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丁未詔韓琦與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具數以聞當加優卹將佐懦怯並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叔度陳邊防策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置之僻左何得自效非所以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昨朝廷詢臣深討之計臣未知深入之利又言借援契丹令其出師助我幷詔喻斯舉兵爲犄角庶此賊可滅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契丹賜十萬可以破借助之謀也　范雍降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時賊圍寨門安遠寨琦奏留雍以安衆心若謂雍節度無狀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丙辰內出手詔俾大臣條上陝西攻守之策　庚申再降郭勸李渭言者以二人不當拒絕山遇使故也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略云李士彬族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爲陝西都鈐轄與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宰臣張士遜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卽命琦爲陝西安撫使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此一路以安衆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參議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上取其言降是詔　丙午改悉元許中外臣庶上封事朝廷得失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言事者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宜通下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丁未詔韓琦與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具數以聞當加優卹將佐懦怯並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叔度陳邊防策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置之僻左何得自效非所以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昨朝廷詢臣深討之計臣未知深入之利又言借援契丹令其出師助我幷詔喻斯舉兵爲犄角庶此賊可滅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契丹賜十萬可以破借助之謀也　范雍降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時賊圍寨門安遠寨琦奏留雍以安衆心若謂雍節度無狀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丙辰內出手詔俾大臣條上陝西攻守之策　庚申再降郭勸李渭言者以二人不當拒絕山遇使故也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略云李士彬族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爲陝西都鈐轄與之何異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宰臣張士遜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韓琦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卽命琦爲陝西安撫使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此一路以安衆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參議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上取其言降是詔　丙午改悉元許中外臣庶上封事朝廷得失自仲淹貶禁越職言事言事者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宜通下情願下詔求直言除越職之禁上嘉納焉　丁未詔韓琦與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具數以聞當加優卹將佐懦怯並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叔度陳邊防策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爲國獻計置之僻左何得自效非所以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昨朝廷詢臣深討之計臣未知深入之利又言借援契丹令其出師助我幷詔喻斯舉兵爲犄角庶此賊可滅如得銀夏綏宥等州每歲增契丹賜十萬可以破借助之謀也　范雍降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時賊圍寨門安遠寨琦奏留雍以安衆心若謂雍節度無狀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丙辰內出手詔俾大臣條上

有膽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　壬申以達州刺史高志寧爲河北安撫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上言請乘賊未發選統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章疏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劉平石元孫陷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卽召至闕問今宜何爲上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兵不識法制故敗請以古陣法教之諸帥以今所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與契丹通宜爲備故命俾經略之　三司使晏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乃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

宋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帝初詔詢攻守之策至是召之

同管權密知永興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民苦調發吏
或促辦因以侵漁衍爲之區處條畫量物有無貴賤道理遠
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它州民費省半　范仲
淹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　詔舉才任將帥以名聞從
富弼之言也　己卯詔吳遵路籍河東鄉丁爲邊備仍下其
法於諸路以遵路常建議復兵民也　癸未殿中侍御史文
彥博言西鄙用兵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對敵而伍
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長斬之什伍之長尚得專
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軍中之令可謂隳矣國朝蕃
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于平居無事之時今
邊防用兵逾十數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興人哉上嘉
納之　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捍禦之備宜以鄜延爲先
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次以環州最逼賊境爲今計者莫
若分河中同州統兵三五千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履本路
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充本路鈐轄鄜州駐
劄用朱觀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部署其沿邊城寨自
來係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小寨柵併兵入城只留人員兵
士三二十人以爲斥候量事更差弓箭手防護沿邊都監路
分等闕即令選差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不必拘定
等級但以人才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上嘉納之

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近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
關中之備無二三分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鳳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控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西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
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二三萬人若寇至則使邊
城清野不與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
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
二三年閒彼自困弱待其眾心離叛自有閒隙則行天討此
上策也　戊寅夏竦爲經略安撫使知永興軍　己卯韓琦
爲陝西都運使范仲淹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初仲淹與
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
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常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

將練兵爲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巡邊路使
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爲兵也　己亥陝西安撫使
韓琦等言慶涇鄜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種請聽富民自僱
人夫修築量工與官　三萬工齎鄜五萬工監簿七萬工簿
尉八萬爲備職十五萬工與奉職
乙巳詔運使河北姚仲孫沿邊安撫高志寧密下諸州軍招
募士兵從王拱辰之言也　拱辰奉使還言虜不畏
官兵畏土兵故降是詔　范仲淹
未至永興癸丑改爲陝西都運使御史知雜高若訥知永興
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訥爲諫官詆仲淹謀事疏
闊今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
以彊事固當體朕委寄之意詔諭之若訥尋留判吏部流內
註　壬戌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卽使李迪代之士遜罷政

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近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
關中之備無二三分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
實關內使無虛可乘西則邠鳳爲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
州河中控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西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
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二三萬人若寇至則使邊
城清野不與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
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
二三年閒彼自困弱待其眾心離叛自有閒隙則行天討此
上策也　戊寅夏竦爲經略安撫使知永興軍　己卯韓琦
爲陝西都運使范仲淹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初仲淹與
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

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夷簡何憾也知同州龐籍爲陝西都轉運使籍常上言宜裁酌三官之賜以勵戰功則虜不足平（內官醫官樂官）丁亥以任福爲環慶副都部署知慶州聽便宜從事　龐籍言令已廢並邊小寨自今緩急有變並令互爲應援從之　帝嘗問丁度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非計之得也爲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爲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癸亥鄜延鈐轄張亢手疏言禦賊之策其後遂多施行者

八月乙酉田況爲陝西經略安撫使判官胡瑗爲經略安撫使句當公事況從夏竦竣從仲淹辟也　庚戌仲淹兼知延州先是有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衆寡出戰而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分州兵爲六將將六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孝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雍云

九月都官員外郎景泰爲左藏庫使泰普州人元昊未發奏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城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於是有薦泰知兵者稱旨換秩知寧州　庚午种世衡知延州青澗城安遠寨門既陷

賊東路無藩籬賊益內侵世衡言於仲淹請徙宥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爲請於朝詔世衡即廢壘具築城成賜名青澗開營田一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開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常容飲有得虜事來告者即得飲器由是屬羌皆樂爲用無定河蕃部擾邊率屬羌討擊斬首數百　壬午韓琦以三州蓄諸將敗書聞且言劉繼宗王珪等宜量貸其罪責以後效從之

冬十月甲午賜涇原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十兩裹瘡絹百匹仍遣使撫諭之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勵諸將勒金字處置碑賜之得專殺初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俟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承宗敗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判官尹洙至京師求決於上　乙巳詔鄜州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進兵入討西賊上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所畫攻策也樞密副使杜衍以爲僥倖出師非萬全計不聽　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言便宜三事通濟運盡地利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而鑄山煮海推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日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於無事之時悉以充費而廩之矣至卒然

有事則無法可增三曰權商賈　丁未詔括驢五萬以備征討從陝西經略司所上攻策也時陳執中亦不欲出兵

慶歷元年正月朝廷既用韓琦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攻守利害云臣所乞存此一路者一則懼春初盛寒士氣益怯二則恐隔絕情意偃兵無期若施臣之鄙計恐是平定之一端苟歲月無效遂舉重兵取綏宥二州擇其要害而據之屯田營兵作長久之計如此則荼山橫山一帶番漢人戶可以招降　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若無修復城寨卻是遠圖前後凡六奏卒成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　壬戌遣使安撫諸路王堯臣將行請曰關中之民彫敝爲甚請稱詔勞來乃諭德察元昊未肯順事且無章表不政聞於朝乃自爲書諭以順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

二月夏竦言出兵利害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言略曰臣籍度朝議以大兵屯聚已久上費國力下困民生欲決於攻取之計其如將佐士卒未能如意或且爲歲月持守之備汰去冗兵只留精銳者在邊數少則費用日寬兵精則足以捍禦賊地所產之物嚴法以絕之使不得與邊人市易既劫掠無所通其勢必日蹙如益更練將卒候其釁隙可乘然後大舉庶幾有萬全之策　陝西僉書判官田況言不可出兵者七事韓琦言今已初夏將半漸有暑氣必難進兵且令諸路置

辦軍需訓飭兵馬俟及秋初

三月任福既敗朝議恐欲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仲淹體量士氣勇怯如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又云今且未可進兵必恐虛有勞弊守猶慮患豈可深入臣非不知不從眾議得罪必速奈何成敗之機國之大事臣豈敢避罪於其間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員領兵討擊不管疏虞敗事之後誅之何濟惟聖慈念之於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元昊始叛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通判睦州張

將之憂兵連民困必有賊盜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發得歲月之暇乃勵士堅城備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戰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殆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議者皆不謂然既而天下搔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以兵地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當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今不得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

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政事宋綬曰六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

夏四月韓琦降知秦州任福敗軍琦上章自劾會夏竦奏福違琦節度取敗不專由琦上知之手詔慰琦　范仲淹降知耀州職如故大臣言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奏宋庠言於上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曰仲淹舉志益忠於朝廷欲招內叛羌而何可深罪夷簡徐助衍言孫沔又上疏辨上悟乃薄其責　詔陝西經略安撫招討知永興夏竦屯鄜州同知永興軍陳執中屯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分任之　壬申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句環慶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爲漢用　簽書判官田況上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但內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爲陛下憂　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弓箭手强壯分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竊思此舉事係安危謹列不便者六事疏入不報　寶元初青州人趙孚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爲狂安置福州及元昊反自訟所部弗受遂逃至京師復上書言劉平勇而無謀必敗宰相益怒下開封令府司以在官無故逃亡法劾孚司錄陳希亮奏乞取所上書

聲勢如此則可以杜深入之患益兵二萬於環慶二州屯近邊城寨賊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以制賊之衝突其次秦州合秦州所管兵馬共二萬七千分屯諸城寨外土兵不及萬雖然驗其事形若有所恃儻用禦捍亦未爲全勝之師必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諸寨清水縣以扼東西之來路寇至則據險守隘以塞其前出山外之兵以要其後未必能爲邊患也堯臣又言范仲淹韓琦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散地任福坐違節度不可輕責主帥由是忤宰相意他議皆沮不行又言招撫蕃部熟戶從之

秋七月鄜延州都鈐轄張亢言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自元昊叛逆以來民力彫疲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陳所宜十事不報　命蔣偕與環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用田況之言也　辛卯范諷知陝州入見上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但內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爲陛下憂　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弓箭手强壯分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竊思此舉事係安危謹列不便者六事疏入不報　寶元初青州人趙孚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爲狂安置福州及元昊反自訟所部弗受遂逃至京師復上書言劉平勇而無謀必敗宰相益怒下開封令府司以在官無故逃亡法劾孚司錄陳希亮奏乞取所上書

付所司治卽其言驗不當加貴宇由此得釋劉平旣敗乃授宇青州司馬宇復上大衍陣圖及系說七篇已未以爲瓊州軍事推官　辛酉韓琦復官知慶州范仲淹復爲戶部郎中上疏略云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忠於上而朝廷益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閒大抵欲保疆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保疆守境則邊民重遷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屬戶皆與賊合沿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惟存孤壘則歲計糧草從何而出賊旣知無後患席卷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搖乎愛民省用則賊勢未弭邊害茲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爲國家長久之計則不然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眾我寡爲蹙境棄民之策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陳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曾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深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强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能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之事力而使小羌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眾我寡爲蹙境棄民之策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爲陛下計者莫若於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陳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曾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深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强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卽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能爲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

代楊偕也偕嘗列六事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黜冗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奏上罷知邢州　田況欲於鎮戎渭之地大興營田以紓邊計是月梁適自陝西還仲淹附攻守二議攻則欲進築城寨以據其地守則欲興屯田以息轉輸之患云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有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痛之悔而天下幸甚

十二月韓琦奏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亡沒所部兵眾固不可一概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亡沒爲意漸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署許置

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八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亡敗者並斬從之　仲淹奏朝廷差除中使督促諸路輕易人界之失

二年春正月仲淹奏請給樞密院及宣徽院空名頭子者各百道緩急畫填以勸賞戰功及招撫蕃部從之　布衣雷簡夫樞密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辨上悅令中書檢眞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姑試之乃以爲校書郎知慶州　范仲淹奏攻守二議詔答以將帥累經挫衄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百鑾假令克獲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制其奔衝見利以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鄰路互相應援叶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略曰今臣領慶州日夜思之攻有利害守有安危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邊者則利必隨邊近進築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攻宜取於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詔陝西諸路參議以聞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有功者從之　是春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爲邊患仲淹謂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鎮撫之龐籍請留世衡詔仲淹更擇人仲淹言屬羌非世衡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世衡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等有過失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邊將無所指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詣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似石也今日爲公淚下矣

夏四月己亥以韓琦爲秦州觀察使

五月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歐陽修上疏言三弊一不謹號令二不明賞罰三不責功實五事一曰兵二曰將三曰財用四曰禦戎之策五曰可任之臣

冬戊辰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藩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爲萬世之利及西羌之叛亦選擇將領鳩集士卒士不素練固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兵故戰必致敗此削方

鎮過甚之弊也又言方今備邊之尤要者六事一曰復土兵三訓營卒四制戎狄五殺蕃部六明探候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尺地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結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鄜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常以喪師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等有過失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與賊爲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射中則釋其罪由是人人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世衡

細腰蘆泉爲保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　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諭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倚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閒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用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　初葛懷敏軍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謀士知賊遠近形勢報傍郡使爲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酬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其所欲於是戰士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校理余靖言秦州非韓琦不可守彥博新進懷德無聞不報　辛卯詔新知永興鄭戩兼管句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爲三等非急切罷去

十二月庚午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今體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望救邊臣深鑒前敗不可更驅士卒以陷敗機三年春王堯臣至陝西言見鄜延環慶路地有險固而易以守惟涇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爲戎虜之衝臣略論一路五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之策凡五事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之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凡軍事未獲者皆便宜從事用王堯臣之言也　乙卯韓琦仲淹等言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僭號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卑詞厚禮從凡卒之稱亦有大可防者三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閒審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　校理余靖言昊賊私差署官入境欲與朝廷通和臣愚料之以謂挫北虜之氣屈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爲得策或欲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釁來求和者權在於我則不必拒之矣惟陛下裁之

夏四月己亥資政殿學士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僞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未肯稱臣昨聞傳宣下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禮又逐州通判就驛陪燕待之太過深恐其後難爲處置失中國制御夷狄之術兼聞西使之來蓋因契丹所諭元昊既稟畏契丹則朝廷可且持重縱使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於初初若失宜難以挽救又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厚既許其僞官之稱則元昊自謂得志臣去年

使契丹與館伴劉六符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稱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饋初既不避此名今又未即如約杜受前恥而不獲後效甚可惜也今朝廷過有許可臣憂有二事若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於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拒之臣晦夕思之二者必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

秋七月乙酉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既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

謀無遺策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謀欲其廣也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侍從之臣數屈丞相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凡北虜西戎之事係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臣悉令聞之凡有利害不爲漏洩傳云謀之欲多聽之欲斷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善爲裁擇先是歐陽修言臣料國家今若不能曲從其言不如優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同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修邊備以圖勝算修雖有此議然朝廷更未之從也

元昊既未肯稱臣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時朝廷欲許元昊和臺諫皆欲從之獨韓琦以爲不可屢合爭於上前晏殊曰

眾議已同惟琦獨異上顧問琦琦歷陳其不便上曰更審議之及至廷議琦稱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復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講和其害有三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爲得策　諫官蔡襄余靖歐陽修言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

甲午樞密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仁儉國治民安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思深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

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年矣而臣竊睹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蓋以西北二方之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社稷之未安也臣輒盡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詩碎眇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無面奏其餘徼瑣可悉歸有司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惟專務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欲出稍留則恐疑眾退朝食罷恩遽僉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賢才自承平以來用人以敘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

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爲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情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　琦又續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弊之要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謹入官之路然數事之舉謗卽隨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爲國之患哉上嘉納之　歐陽修言風聞韓琦以范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果是不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卽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治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服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付必能其濟大事庶免後難　諫官孫甫言竊觀西人議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利害之機安危之計願陛下熟圖之　乙酉陝西宣撫副使田況言自冬初諸路得諜者皆聲言西界迺遇乞剛娘鬼等諸腹心謀叛賊事覺被誅國中大亂臣竊疑朝廷方遣使議和賊所希甚大若心實欲和則當誇示凶勢幸我曲從以厭其私豈肯詐揚此聲自見危弱此其勢實衰而亟求款附也若其國人果叛猶且倔強妄有干求不宜過有許予示四夷以弱如謀者所得皆詐則詭謀懷毒志未可量雖盡副所求只是納侮朝廷既恃和不備賊贏形伺隙禍發所忽昔人所戒望與二府大臣熟思計其事其歲給不可妄增也　歐陽修言伏見張子奭奉使之賊中近已到關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受冊而尙有數事邀求朝廷未知如何處置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詢於議事之臣五事不錄萬一能有說爲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又云西賊雖和所利極鮮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　戊申諫官孫甫言漢以金繒遺匈奴賈誼謂中國卑辱之甚遂致流涕今與一小蕃議和歲給之物近又增至二十五萬彼猶偃蹇未滿其意卑辱又甚於漢矣今日之事又在預擇將帥擇將之術必任賢於大臣昔周世宗以秦鳳之亂命宰相王溥擇將而得向拱既成功而世宗詔王溥曰平秦鳳卿之力也益自古良將多由輔臣薦用慶秦二州惟朝廷選擇將帥而深計之

四年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　辛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爲祠部員外郎知虢州職如故并代部署張亢爲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并州獄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　諫官孫甫

言自昔之有天下者未嘗一日去兵雖然若無良將與去兵同祖宗朝養兵不多而取勝於夷者有良將也今日養兵多而未常勝者以無將也非無將也不知其才而任之也韓琦田況近皆還自陝西邊將之才無有不知請詔琦等條四路將臣能否爲上中下三等其最下者黜之庶幾將帥得人而勝可取也

夏五月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策略曰臣等思和與不和俱爲大患然則爲今之謀莫若擇帥練兵日計用武之策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彼知我有謀有備不敢輕舉而盟約可固如不我知輕負盟約則乘彼之驕可因而擊未必能爲中國之患試盡一言之其一曰臣等觀西戎畜縮有歲年元昊外倚北戎屢乘戰勝而乃飢求和好實圖休息所獲者大利所屈者虛稱陛下當如唐高祖太宗隆禮敦信以盟好爲權宜選練兵卒以攻守爲實務此和策之得者也其二曰久守之計莫若畜土兵其眾多熟山川習戰鬬比之東兵其功相倍然沿邊次邊土兵數少而分守不足更當於要便城寨益招置之遷其家於邊住營地可免出軍父母妻子保其完聚戰則相救守則相安此可恃之兵也陝西新刺保捷孱弱不堪戰者宜首汰之使歸於田畝既省軍費復增農力然後三分東兵以一屯邊以助土兵之勢以一赴次邊或屯關輔以息饋餉之勞以一歸京師以嚴禁衛之備沿邊所招弓箭手使之聚居險要與城寨

犄角不兩三舉勢必敗亡此守策之得也其三曰犬羊之眾動號十萬以我分守之兵拒彼專舉之勢眾寡不敵遂及於敗我若復用此等計使彼勞我逸則取勝必矣臣請於鄜延環慶涇原路各選將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卒一萬三千以爲三軍訓以新定陣法候其精勇然後覘賊之隙使三軍互掠於橫山橫山一帶蕃部元昊入寇必爲先鋒降者厚賞納質各令安土拒者併力急擊必破其族使賊奔命不暇部落攜怨我則兵勢自振此春秋時吳用三軍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橫山可謂斷其右臂此攻策之得也又陳北虜七事見是日二人指陳上前數刻乃罷　參知政事范仲淹安撫陝西先是仲淹聞契丹與元昊相攻科其可疑者六可憂者三云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大臣若不保信則便畫河東備禦之策　戊午富弼奏契丹必不寇河東杜衍言契丹必不來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衍不以爲恨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煩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兵竟不發仲淹不以爲忤也　先是仲淹

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富弼言近見元昊所上誓書及奏表辭理恭順一遵朝廷所約只是權場上微有商量候楊守素到闕臣乞加婉順商議示以願和之意使之深信不可謂其恭順卻於元約事外別詰難邀勒所宜多方容納令無備我之意則必盡力與契丹相持若二寇相殺伐朝廷之禍天之所假也又范仲淹言前代帝王與戎狄結好通和禮意甚重非志高而力不足也蓋懼邊事不息困乏生民用兵久之必生他變而爲社稷之憂如漢高祖唐太宗身經百戰既定天下不敢黷武而屈事戎狄者正爲此也及其國力强盛將帥得人則長驅破虜以雪天下之恥今西兵數年未能平定今方遣使以議通好乃眾議欲復得

寨門以全疆土且西戎驕不足與爭但名體已順餘可假借以成和好然後重議邊事退移兵馬減省糧草蘇我生民勤我稼穡選將練兵使民富强以待西夷之變此帝王有道之術社稷無窮之福也　諫官蔡襄言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如朝廷約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臣切謂速行封冊詔如靖言乃令延州先移文夏人　仲淹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坐違節度固所甘心堡寨必爲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小堡或一日而成卒事乃發封自劾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以聞

仁宗朝契丹議關南地界

天聖二年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以問二府皆請備衆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試覘朝廷耳豈可自啟釁耶若終以爲疑莫若因河決今以防河爲名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虜果罷去

景祐元年十二月或傳契丹聚兵幽涿閒河北皆驚癸酉命張亢爲加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虜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有背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朝廷欲大發軍爲備輔臣迭議上前

參知政事蔡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渝盟　已酉契丹祭天幽州以兵屯於邊境

二年契丹主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

慶歷二年春二月契丹謀聚兵幽薊前遣使致書求地關南北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稿以聞且言契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爲案守劄付河北安撫使密修邊備　乙未詔眞定府定州天雄軍瀛州各備兵馬十萬器甲五百副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修之又詔河北諸州强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强勁者刺手背爲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

民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惟英暗深達個
倧適屆陽春善綏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
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書
來求關南十縣
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爲之旰食歷選可使
者羣臣皆憚之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
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爲之動色　壬申命
弼爲接伴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
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吾常使北病臥車中聞
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遂使人掖
而拜弼責英等自以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色可動故
嘗聞達杜防郭稹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豹旁午

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鉤得其情英等以故亦推誠無隱乃
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便以一事塞之
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
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
聞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婚或增歲賂獨弼以結婚
爲不可初虜主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虜
中常自通書幣上欲因今使答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
此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則不便也昌朝曰卽如此而欲以
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婚
之議　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
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懼勞臣之職也奈何遂以

官爵賂之固辭不受
四月庚辰詔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
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家
國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舊盟及於
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貽緘
問且以瓦橋舊地晉陽故封援石門之割城還周朝之復境
係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堡之信凡諸細
故咸不眞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幷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
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復舉薊門之役義非反復理有因緣
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似擾邊陲鄉議討除已
嘗聞達杜防郭稹傳道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豹旁午
昨緣霖潦之餘太爲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蘊猜
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益邊臣謹職之常乃
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以坦夷兩何形
於疑阻故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
言辭至悉虛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
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爲聰達應切感思再屬
清和妙臻戩穀自餘令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
也　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爲眞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
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

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耶德用謝之曰明天子在上常多豐年因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座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

五月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爲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留意毋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秋七月初富弼張茂實以結婚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朝廷必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卻而遣使好辭更議嫁

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此何意羣臣競欲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地若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爲國計也虜主驚曰何爲也弼曰晉高祖以

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相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初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伐無乃欲續謀燕劇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反覆遂伐燕劇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常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臼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歲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可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靈不欲使之肝腦塗

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北朝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不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媿於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於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招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使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宜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敢復理此事正慮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婚姻可議耳弼曰結婚姻易以生釁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敢復理此事正慮彼此自喻耳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

況夫婦之情好雖必人命修短或異則所託不墜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纔四歲成婚亦須在十餘年後雖允迎女成婚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婚之意緩且諭弼還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三事往使於北呂夷簡傳帝旨令弼咨契丹書並誓書凡爲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納款方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展開二

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請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齎詔書五函并副追及弼於武強授之弼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非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報又遣其屬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以便服對便殿乃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北朝初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閽門求對閽門吏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決不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慢夷簡晏殊乃言夷簡決不

肯爲與恐誤耳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夜弼宿學士院明日乃行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甃館待國書三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固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次金帛增三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三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和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思無名耳須於誓書中加一歉字富弼曰此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歉字何惜

彌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欲發此言正欲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彌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彌既與之虜主曰必與算人加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彌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彌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耶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古有之彌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禽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彌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彌曰若南朝與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如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義爲國之事豈可罪乎彌退與劉六符言指幛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加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頭可斷此議斷不敢諾於是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國納款事虜主不悅欲令彌改之彌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議述耳　是月乙巳彌等還至雄州詔卽以彌爲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遣以聞彌奏曰彼求獻納二字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不可復許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彌不預也　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

大節度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書曰惟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致書於兄大宋皇帝關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紀庚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賊盜逃遁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驅援所有兩朝城池並合依舊存守修壕葺垣一切如常卽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鑒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以書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奉告於天地誓之子孫神明俱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竊以兩朝修睦三紀於此邊鄙用軍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緣禮已深敦好如故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隄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疆差兵夫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卽

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口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開隙二聖威靈在天願茲纂承各當遵奉共修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鄰爲養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后土實聞此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願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爲无窮之害虜每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擅劉六符楚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閏九月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爲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晁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及堂吏以僞署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罪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信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爲翰林學士弼言於上曰增金幣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受賞平伏望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辭不拜虜既修和好有忌弼功高妄指他事譖奉使不了乞斬於市上雖不聽而弼深畏

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

三年三月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爲資政殿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每奉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遂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議甚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授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察其意堅定特爲改命焉

七月以富弼爲樞密副使弼執制誥命還納於帝前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德上許之焉

仁宗經制契丹要略

慶歷四年初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寨知制誥田況意虜嘗發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朋創生民輸將道路疲敝之勢漸不可久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黷妄有規求朝廷倘可從乎臣至愚不當大責每念及此則憤激不已矧兩府大臣皆宗廟社稷天下生民所望而係安危者豈不爲陛下思之哉每旦垂拱之對不過目前政事數條而已非陛下所以待輔臣非輔臣所以要朝廷之意也有唐故事肅宗以天下未安除正衙奏事外別開延英以詢訪宰相盡恐無人獻可替否曲盡討論今北

虜等侮慢而河朔將佐之良愚甲兵之善臧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弊軍政之是否糧賦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蹉跌則事不測矣如前歲蕭英劉六符始來和議既定又復恬然若無事者豈得爲安哉願因燕閒召執政大臣於偏殿從容賜坐訪問政府專以虜患爲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聖懷日夕憂思不敢稍懈同心叶力以有所爲今不以此爲急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奏對議者羞之臣切備近列當同朝廷休戚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也

五月壬戌朔樞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於崇政殿上四策其四曰臣等既以三策陳之又以北戎爲憂且虜

久驅在後唐日以兵四十萬送石高祖至洛陽立爲天子遂與石晉爲父子之邦邀求無厭晉不能支一旦釁起直抵京師虜石少主暨當時公卿盡室而去爲中原千古之恥國家始與結和將休兵養民自有待也及天下無事人人懷安不復有征戰之議前年北虜驟起詭謀稱兵有割地之請今者元昊欲議和又因而邀功其謀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知今朝廷急行七事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密定討伐之謀一密爲經略者自河朔罷兵以來凡四十年州郡因武事廢弛凡謀與舉則罪其引慝昨朝廷選差轉運使葢欲革去舊弊預爲之防然既有本職則日爲冗事所嬰未暇

周慮請選有材識近臣假以都轉運使之名暫往經畫使親視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出半年歸奏闕下更令中書樞密院仔細詢訪熟議經久之計若虜情驟變則我有以待之矣二再議兵屯者自來眞定府定州高陽關分爲三路其所瞎兵馬未甚整齊乃有一州兵馬卻屬西路之處又未曉本路將來於何處控扼合用重兵若干又甚處只宜固守合屯兵若干及三路互相應援次第須差近臣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臨時不致蹉跌或事宜未動亦當相度兵馬合那移於何處駐泊就便芻糧以省邊費庶免先自匱乏至用兵之日重困生民三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閤門祇候使臣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

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漸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徙而差授如此則二三年間得人多矣四急於教戰者於陝西四路抽取曾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陣之法遣往河北閱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術應敵無窮五訓練義勇者令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農務一時教戰然未建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縣令可治兵者並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敵可用斯則強兵制勝之本矣六修京師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一舉直陷京師京師坦然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我以京師無備促河朔重

兵與之力戰彼戰或勝則更無所顧直趨澶淵張犯闕之勢至時遣使邀我以大河爲界將何以禦之是京師不可以無備也若京城堅完則戎河朔之兵勿與之戰彼不得戰則無乘勝之氣欲謀深入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阻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者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時起一百里男女城長安二年而就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而就令約二年城之則民不勞而利大不可不密計之也是日琦與仲淹陳於上前數刻而罷

六月韓琦范仲淹奏河北五事一邊塞臣兼河北轉運使密令經畫邊事二再議河北三路合屯田去處三委樞密院於

閤門祇候以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選人或十日或一月具選人數進呈四於陝西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授以新議八陣之法教習諸軍五河北州縣專選知州知縣令可以治民者教習義勇並增置將校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契丹發兵馬可疑者六事可憂者三事　戊午樞密副使富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國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虜雖若一族每與之戰未嘗不克太宗皇帝因親征敗衂虜志遂驕頻年寇邊勝敗相半眞宗皇帝嗣位始專用文德於時舊兵宿將往往淪沒虜騎深入直抵澶淵朔大驕乘輿北幸於是講金帛啗之術以結歡好自此河湟西姓凡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擾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以上古之夷狄待二虜也前既輕敵忘戰不爲預備致二虜連禍朝廷深憂今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二虜各獲厚

皆廢以邊臣用心者謂之引惹生事以縉紳慮患者謂之迂闊背時大率忌人談兵幸時無事謂虜不敢背約謂邊不必預防謂世常安謂兵永息快然自處都不爲憂西北二寇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於是妄欲希常無所忌也暮使每到朝廷悖慢則尚曰夷狄之人驕傲是其常事故不之卹也但只自謾嫌佯爲包容其實偷安不爲國家任措畫長久之計所以縱其姦謀養成深患以致寶元元年元昊竊發數載用兵西人困窮未可勝算又至慶厤二年契丹觀釁而動嫚書上聞中外倉皇莫爲之計不免益以金繒苟且一時之安二邊所以致然者乃曰國家向來輕敵忘戰不爲預備之所致也臣深見二虜爲患卒未寧息西伐則北助北靜則西動必欲舉事不惟求釁通和則坐享重幣交戰則必破官軍敗而復和孰敢不許禽縱自在去往無梗兩下牽制困我中國有何大害而不爲邊患有何後悔而長守歲盟渝盟擾邊則我遂困不幸凶荒相繼賊盜中起二虜所圖又甚大矣自契丹侵取燕薊以北元昊侵取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英豪皆爲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籍用中國車服行中國法令是二虜所爲皆與中國等而又勁兵驍將長於中國中國所有彼盡知之彼之所長中國不及當以中國勁敵待之庶幾可禦豈可

利退而養勇不數年相應而起則無復以金帛可啗而盟誼可守也謹具守禦策如左其守策一曰河北三十六州軍內沿邊次邊北京雄霸冀祁保瀛莫滄鎮定十一州廣信安肅順安信安保寧乾寧永寧七軍北平一寨總十九城皆要害之地可以控扼虜寇而不使得深入定爲右臂滄爲左臂瀛爲腹心北京爲頭角此四城乃河朔之望也餘十五城爲指爪支節乃四城之所使也定瀛滄各置一帥北京置一大帥餘十五城分屬定瀛滄三路擇善將守之十九城都用兵三十萬定五萬瀛滄各三萬雄霸冀保廣信安肅各一萬祁莫順安信安保寧永寧北平各五千北京五萬爲諸路救援餘二萬分於諸道巡檢游擊兵此三十萬兵非如景德年中閉門自守皆使出而接戰者也今若使良將帥守十九城分領三十萬眾左右出入縱橫救應閃誤逼誘衝陷掩襲臣雖至愚未信虜騎得長驅而南也二曰河朔之長最宜得人以備匈奴之變自來都不選擇又移替不定經久利害自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爲前後事宜積弊已甚若不選人久任以矯前失則異日虜有變故邊城不守爲患不細乞差選長吏並使久任績效著聞優與就遷厚加寵賜使樂於邊計悉心營職自能久處其三曰除上件十九州久任外其餘十七州軍大小文武官並乞詔本路轉運提刑安撫部署鈐轄部分舉舉充所貴上下得人四曰屯兵備邊古來常患者民賦有限軍食多闕少須廣爲經度始給用度其間歲有凶歉謀之不獲

寇兵既至常數不足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由是困盜由是起此歷代所患虜雖與之和終非悠久之計臣嘗深慮得二條其一條據守邊兵合留外駐泊屯駐就糧以地分屯於河南鄆齊濟濮等州以教以養況其地富實不營而足率二年一代遇有警急發符召之不旬日可到豈有後期不及者耶所以略省河朔誅斂以寬疲民使之安逸蘇息坐待寇至而用庶幾師有餘力可以禦敵其二緣大河州軍起赦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淮粟實屯近邊兵馬每歲三年一代亦足以寬河朔困乏之民五曰河北最號勁兵處若盡精銳則無敵於天下況夷狄乎今屯南兵尚多徒能張爲聲勢而實不足用臣願河北純募土人爲禁兵教之精勇則匈奴自當畏服既得土兵勿戍他鄉糧若不足則願用臣前養兵二條六曰北虜風俗貴親率以近親爲盟主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以視中國用人亦如己國臣亦常念國家將相既未聞於夷狄而親王素有威望爲匈奴所畏者今不復聞虜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固易於搖動此誠宜爲夷狄之窺測臣願陛下親擇宗室中年長知書者試之以政臣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漢河閒東平二王矣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此有國者之急務長久之策也故三代以後興王者今日得天下明日封宗室至於襁褓之子亦皆爲侯爲王分割地土自成邦國所以分布枝葉庶廕本根張大王室壯觀天下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布在簡牘

險之可信今則雍沒抑壓僅同豢養縱其癡騃殊不教習雖有說書官又實虛設是盡欲愚之不令知善道爲人甚非養宗室之大義也至於臣庶之家有子孫弟姪者無不孜孜教誘使之成器國家富有天下基業全盛實祖宗艱難所致所宜子子孫孫相承不絕爲歷世之計豈可宗室滿宮而陛下未知教導任爲過惡俾外夷哂笑是陛下損枝葉而取孤根易搖之患臣又見陛下任李用和爲殿前都副指揮使任曹琮爲馬軍副都指揮使者是任親也用和與琮誠親矣然皆異姓者異姓尚可親信則宗室同姓與陛下爲骨肉之親反不信哉陛下不過以宗室無人臣謂今則誠未見其人教之試之當自有人矣今爲朝會時羣行旅進青蓋滿道士大夫見者方知其宗室但出都城四門之外不知宗室之有無況天下乎又況四夷乎自古至今其聞所歷何啻萬代至宗室不教不試不用而微弱之甚未有如本朝者也宜乎爲識者之所憂而北虜之所輕也且如北虜有南大王蕭孝穆北大王蕭孝惠魯王惕隱楚王夷離畢是其親近甚眾臣前歲奉使盡與之接又詢其國人未必實有才武而中原聞之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將也其故何哉蓋聞其名而疑其實耳今朝廷若能崇樹宗室使聲名漸著聞北虜北虜亦必謂南朝有人根本固矣欲謀則息欲動則止古有以實效濟者亦有以虛聲懾者用兵尤重先聲而後實況臣之所記必使聲實相副願陛下行之無疑其禦策一曰景德以前沿邊士兵無事時留戍本州軍寇至則盡爲逐路部署司抽起沿邊闕食又卻以南兵屯守甚無謂也夫士兵居邊知其山川道路熟其彼中人情復諳虜兵次第亦藉其營護骨肉之心且又服習州將命令所禦必堅戰必勝也若遷入內地山川道路人情不熟虜兵不諳骨肉不在州縣令命不習又爲遷移所累則禦必不堅戰必不勝也北虜惟懼邊兵凡聞有南兵替入內地虜人大喜故來則決勝而回前年河朔有警復尋景德初事盡抽邊兵守定州河朔之民大恐謂以官軍必敗幸而虜騎中止不見失律不然喪師必矣臣願自今北虜若入寇沿邊士兵只在本處不復令部署司抽起若逐處土兵見少即以南兵益之有餘則許部署司抽起況部署司自有近裏州軍土兵皆可以聚而爲大陣矣臣上篇議十九城分領三十萬出戰餘十七城係近裏州軍只用鄉兵守之更不出戰其逐路部署可於十七城聚而爲大陣兵矣邊兵勇悍有材武不畏堅敵虜騎初入使當堂堂之鋒必能取勝則近裏州軍人心自壯南兵之怯亦頗增氣局若南兵在邊遇寇一敗虜騎乘而南則表裏震恐雖精銳盡在部署司亦已阻喪安能保其全勝哉二曰景德以前匈奴寇邊多由飛狐易州界道東西口過陽山子度滿城入自廣信之西後又多出廣信安肅之間大抵虜騎率由西山下入寇大掠州郡然後東出雄霸之間景德前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東塘西塘二塘之交蕩然可以爲虜騎歸路遂置保定軍界於二州以當賊衝厥後開導不已二塘相連雖不甚浩渺而賊路亦少梗矣然窮冬冰

堅旱歲水竭亦可以濟未爲必安之地雖然但少以兵挫扼之則虜騎無以過矣自餘東從沽海西至保州一帶數百里皆塘水瀰浸若用以爲險可以作限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數十里無塘水之阻虜可以平入虜且守盟不動則無以先發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足以固守萬一渝盟入寇用臣之策可以轉禍爲福而逞志洩憤矣何以陳之今虜若寇邊必由廣信西面來虜騎初入塘緣邊州軍堅壁示弱不得出兵虜必不顧而進將及鎮定亦堅壁虜必易我而懈於是令廣信安肅保州三邊開壁會兵聲張擊之而不與戰虜必分兵復禦已而令鎮定亦閉壁不與戰虜既前後受敵亦未敢驅而南於是我急從滄州取海上路以數千艘出輕兵三萬趨

平州入符家寨口則尺咫燕劄矣滄州至北界平州水路五百里不數日登岸地肥水草美不必重裝雄霸之閒即景德虜騎東歸之路也又出精兵二萬直抵燕京會滄州兵擣其腹心破其積聚虜見兩下兵入莫知爲計矣燕地既入寇者必有歸心又爲王師所縈而不能遂去於是乘其向背之際使沿邊三城及鎮定合兵擊之必大破追奔及燕盡逐虜過山後虜兵入界則整敗而出塞則紛然散走無復行陣易爲驅除之以兵守居庸關右北口松亭關符家寨此四關口皆險隘各以三千兵守之固矣則虜騎無復南者因其妄動可以一舉而復全燕之地拔鄰郡陷蕃之族平累朝切骨之恨臣自謂必無遺策矣既以兵守四關口外西山有後來新開父牛鐵腳豬窠二口虜人以通山後八州之路然皆險峻不通

車馬雖不加防守尙無所害或於口側少伏軍馬縱虜人寇發伏可以盡擊之若陛下謹重未有舉燕之策卽請寇入之後屯重兵於西山下虜雖有所掠而東出無路進退不遂我於是以十九城之兵分路掩擊必使退敗保無深入之患虜勢既屈與和則久亦治何奴之一策也三結邊豪四結高麗五經制山後新路六廣祁深二城七防河東凡此守禦十二策總十三條是臣庚辰壬午年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四十餘次詢於沿邊土豪井內地故老博采參校得之甚詳及於虜庭議事又頗見其情狀以至稽求載籍質以時務用是裒聚選進以副陛下委任之意卽非臣任胸臆罔聖聰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臣必不敢持已徇私旁拒眾論兩府亦不得徒事譏病而無所發明如此則庶幾謀行而患可弭矣臣聞外虜不守封略築城鄙上邊吏謀知料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故未審虛實然國家與虜通已四十年事窮必變利盡則交疏亦理之常者臣願陛下思患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涼爽時因燕閒延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之急庶幾無倉猝之憂毋以疆場初寧縱不保其久未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徙河北使得與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於選官吏時稷糧善器械葺廐牧皆當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爲政之常暇事紛紜何以鎭靜　癸未參政范仲淹言竊見契丹來書志在

邀功勢將搆難還答之際尤宜愼重先且大議備邊之策然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初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已見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出爲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前上面諭曰虜主受禮雲州恐遂興兵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東險阻易入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東空乏決不先寇河東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必不舍無備而攻有備五也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必不與元昊入寇七也不聞備燕無以防我八也自得燕薊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論

目下不爲河東之患過此以往非臣所知臣前使契丹理當無所增賂益以朝廷方難盡力西鄙未遑北事於是忍羞自屈歲益所入緩兵免禍而望雪恥於後也臣今所乞必願俞允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辱國恥庶幾可雪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實亦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　乙未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學士王堯臣吳育宋祁知制誥孫忭張方平歐陽修權御史中丞王拱辰侍御史知雜事沈邈等言中書樞密院聚慶召臣等宣示契丹來書并朝廷答書臣竊謂契丹元昊相攻虛實未可知莫若以大義而兩存之如此則於西人無陵絕之曲於北鄙無結怨之端從容得中不失大義先是吳育言國家爲今之策宜使人諭元昊曰契丹汝世姻

後遣使往來使虜知我有備無必勝之理則亦可以遏其邀功求報之初心縱背盟好亦有以待之少減生靈之禍已見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出爲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前上面諭曰虜主受禮雲州恐遂興兵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謂契丹必不寇河東其事有九無名一也動稱王師不肯竊發二也河東險阻易入難出三也河北富實河東空乏決不先寇河東四也河北無備河東有備必不舍無備而攻有備五也必不肯先報雲州受禮六也必不與元昊入寇七也不聞備燕無以防我八也自得燕薊不由河東入寇九也臣驗此九事故知契丹不寇河東必矣今臣但論

何爲拒絕力屈歸我我所疑也若無他者富順契丹如故然後許汝歸款告契丹曰已詔元昊如能委謝轅門卽聽內附若猶固拒當爲汝伐之如此則二虜俱受制於朝廷及聚議方平當筆皆不能別有議焉　戊戌右正言余靖爲回謝契丹使先是靖言臣復料胡人之意不出四策一曰借兵於我同力翦除二曰見乏資糧欲假邊粟三曰重與費廣先借數歲之資四曰元昊與賊連謀不宜更通和好其他狡計不可詳知此皆目前所宜預備者也必若假借財物拒之有辭惟與元昊絕和最難處置臣竊計之遜詞以謝北虜緩詞以款西戎苟紓歲月之禍誠當今可施之策也若徇北虜而絕西戎納西戎而違北虜俱有兵禍二虜連謀其爲矛楯之勢北人

纔去西人必來拒納之開動有違礙擇禍就輕守之以信使曲不在我卽其要矣朝廷以靖言爲然於是遣靖回謝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禮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無煩出師劄延州昨奏元昊已遣楊守素將誓文入界儻不依初約則猶可阻還如盡遵承亦難卻也

冬十二月富弼言河北一路蓋天下之根本臣奉詔宣撫自渡河而北偏詢虜人孰知祖宗以來邊防事機今來事體不及祖宗其事有七一號令不及先朝之嚴明二威令不及先朝之震赫三北虜苟動事係安危誰敢爲朝廷主張行事此執政者不及先朝大臣主斷四民心不及先朝固結五財用

不及先朝之豐足六將帥不及先朝有謀勇而經戰陣七士卒不及先朝整肅上件七事臣目睹耳聞不敢緘默恐誤邊防之計伏望陛下特留聖念以先朝已試之效革今日循因之弊爲長久之策不勝大幸

宋彭百川撰

仁宗諸臣謀國遠略

天聖元年秋八月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朝京師圖入相張詠奏惟演憸人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願望不前御史鞫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王欽若知江寧徙潤州王隨代之在江寧會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幷閉糴以要高價爾乃大出官粟私價遂平他郡計口以糴者不能自足輒多流亡

三年春中丞辟奎罷知秦州秦州宿重兵費常不足奎務爲儉約教民水種薑芋歲終廩粟積者三百萬征衍者三十萬覆民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糧十餘萬

三月徙知河南陳堯佐知幷州每汾水漲人憂溺堯佐爲築隄種柳數萬本作柳谿亭民賴其利矣

四年八月詔修秦州捍海堰堰久廢不治歲歲患海濤西谿監稅范仲淹言於運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役既興會大雨霽眾言堰不可復詔遣使按視將罷之又詔運使淮南胡令儀同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去以書抵綸言復堰之利表三請願身執其役乃命綸權知秦州堰自小海寨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辟奎爲秦州益州皆

七年十一月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祕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與百官同列廚君禮損主威不可以爲後世法不報晏殊初薦仲淹聞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緣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媿謝又奏請太后還政不報乞補外爲河中府通判

明道元年春以新知江陵杜衍爲河北都轉運使衍守荊南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留在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加衍一官往經度之不增賦於民而用足　辟奎爲秦州益州皆

辟明鎬自隨還朝上問輔臣以鎬所用奎曰鎬文妙學博而
沈鷙有謀能斷大事願陛下用之
二年十月祕閣校理吳遵路爲開封推官太后稱制遵路條
奏十餘事語切直忤太后出知崇州遵路至州卽令轉市吳
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饑民以濟自他州流至者十全
八九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爲郡得古人之風乞以其救災
事跡頒州郡爲法幷付史館
景祐元年八月甲子參政宋綬以帝富於春秋天下無事慮
燕樂有漸乃上言自古守成之君皆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何
者人心逸於久安而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未事之始銷變
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應不亦殆歟臣願飭厲羣司勿以承

平自怠
九月丁酉帝疾復作綬以鍼進上疾愈 范仲淹知達州未
幾徙蘇州州北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
海未就又徙明州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
子詔復任
十一月御史孫沔言同安尉李安世以上書狂悖下吏傷納
諫之仁責降監永州酒稅以唐天寶覆車爲戒
二年正月徙江東運使蔣堂在淮南歲薦吏工百員曰十得
二三亦足報國矣
三月己丑以中丞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繁
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衍旣視事卽敕吏取銓法問曰

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部署中人不服
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卽斬首監軍怖汗不覺墮笏
堂曰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
慶歷二年五月乙丑王德用爲定州都部署至官日教士卒
習戰嗔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
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桴鼓誓
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斃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
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兵將大人旣而復議和兵乃解時
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窩居逆旅及民閒閑塞城市未嘗
有一人敢喧呼暴橫將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吾
菩薩一日倉中給軍糧軍士以米黑謹譁紛擾監官懼逃匿

有四卒以米來見德用德用曰從我人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者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則汝何以先給黑米後給白米此輩見所得米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譁譁爾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之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譁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爾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亦各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無司榜收其散軍請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軍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處事　張亢權知瀛州兼部署亢去高陽每遣諜者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閒處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宜去亢爲

屏人乃曰閤使使錢如糞土日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者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外甥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軍中將卒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僞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壻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臣多驚

每一卦搭費甚惟高陽獨否

三年韓琦既至陝西值歲大饑饑民相率爲盜嘯聚山澤有衆數百人橫行村落盜首張海郭邈等率衆相合於商虢之郊宣毅叛卒邵興爲之長招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餘人商虢藍田騷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往

沃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決邊兵萬餘豈聞有亂者哉

五年春先是田況用事言比來災告頻仍皇繼作陛下責躬引慝不遑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羣望禁祓之意可謂至矣然當詳觀當世之弊驗災失之由其實歛役重而民愁和氣傷而診作役歛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日窘由冗兵之日滋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兵幾三倍矣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保捷等軍不堪戰者並降爲平常廂軍不堪役者並放停歲省數千萬緡久一旦遽加澄汰恐以致亂此慮事之疏也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勇强者亦恥爲伍去年韓琦決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倘或願值綢故而不思救弊之原臣竊憂之

三月右諫議韓琦言杜衍爲相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自乞保邊朝廷任之固亦有名富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事畢還朝甫反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弼得罪之因臣亦痛弼何負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忠臣義士指弼爲戒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非細兼云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國家之福疏入不報琦請補外罷知揚州　是月歐陽修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繼而罷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感聖聰略云杜衍爲人清謹而動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各有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亟修邊備富弼料九事言契丹必不來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爭水洛城事琦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爲至明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豈所行事冬帝常臣見杜衍等直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疏入不報指修爲朋黨者益惡焉　戊申章得象罷爲鎮安節度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寅劉滬兼御史知雜議者謂滬附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御史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乞己乃許之　癸巳河北都運按察使歐陽修論北虜地界略云臣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又曰朝廷不以此事爲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喻也

八月甲戌修降知滁州權知開封楊日嚴使獄吏附致其罪錢明逸言之也始召蘇安世王昭明雜治安世獨辨修之誣雖忤執政意二人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九月甲辰徙江南按察使楊紘知衡州紘常自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於百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富弼薦爲按察使　是年詔改范富所行事冬帝常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鄉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吳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壬寅劉滬兼御史知雜議者謂滬附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御史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乞加精選

六年秋九月戶部副使夏安期爲陝西都轉運使安期

與諸路安撫使議邊費凡裁冗員及汰邊防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八年三月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退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時夏竦因執中令坐門制詔言事）曰康定慶歷之閒朝廷議刺民兵陞廂軍充禁旅臣時任臺諫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於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際及建隆以來兵數乞朝廷速加圖議太祖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增至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廂軍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財用且成天下之大患若不早汰後無及矣然茲事體大非君臣同心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又云臣曾任句當三班院

在院使臣景祐中約計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合舉士及兩省以上官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中京朝官不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取責在銓選人舉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閒所增官品如此若更五六年其將奈何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對曰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耳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天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

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上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方平　御史中丞魚周詢答手詔所問曰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制以紓厚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省浮費禁止橫斂優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斷出內帑錢助闕陝經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商隱括稅籍籠遺利兼幷則公有羨財私有餘力矣　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未與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剴切權貴云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市直供職未踰歲遷擢已加常等朱南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時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言教民兵增禁兵略云邊任武將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係而其審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爲之具緩急旋求之必無所及矣　契丹與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

馭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頻歲爲患顧上無失德朝無闕政而敢爾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禦外侮乎明詔問輔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無人而不能用耳今輔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將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眾楊偕沈敦有術略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贻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至若威虜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訖今仲春而尚未予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詔問戰馬乏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常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須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下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爲難矣

三月曰部副使包拯答詔所問禦邊之策拯言備凶荒入穀贖罪汰老弱之兵以寬民力臣云所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者多及之臣謂今切務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力不懼以安危爲已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詔所問見新政門　又言分兵就糧諸軍一遇有警即時可以發之若謂虜好方堅趨過目前以爲成算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朘月剝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兵則重加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爲仇讎豈暇禦寇哉此乃國家根本之患若不銳意而遠圖之臨事無及矣　癸丑詔徙河北屯糧處士兵於近南州軍候措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之言也

夏四月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本源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閒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遊手多也勸農其可不興乎上嘉納之

十月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今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以供億陛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內可三四萬人亦省費之一端十一月壬戌詔定於施行

之　鄭又言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冗食未去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斂橫斂未除不可以寬民力民力未寬不可以求治求治宜以去冗食爲先　包拯又言略云臣謂冗兵耗於上冗吏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原治其原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亦不能救也今夫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俱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患矣願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慮下恤生靈之重困因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眾也則宜罷招募揀老幼土木之功不急者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

當成平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而立行之天下幸甚

三年二月左正言賈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富弼韓琦范仲淹可大用及杜衍貶黜言衍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賞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肆讒毀害及忠良不可不察

秋甲午諫院吳奎言陛下十數年以來每降詔令及所行事或爲橫議所移或爲姦謀所破中外不甚爲信皆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銳而不能久自明堂降詔杜絕內降忠賢莫不增氣羣小莫不革而願陛下謹守前書堅於金石如是則太平之風有望於茲矣

四年知諫院包拯爲河北都轉運使拯在諫院二年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內降留恩又列上魏公三疏以爲電鑒又條列七事奏疏多見采納一曰姦險之臣誣陷良善當研覈其實二毋以朋黨疑臣下三納公議以別白臧否四毋主先入之說五革猜忌之近制而法景祐之初六罷妒賢嫉能之臣毋俾久塞要路七躬閱謫籍之臣而加寵擢六月彰化節度知延州狄青爲樞密副使御史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賈黯言有不可者五韓贄亦以爲言不聽青時面涅猶存常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於功不問門第閥閱臣所以有今日止面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皇祐五年壬戌知定州韓琦知幷州琦至幷州首罷前守李昭亮所興不急之務奏逐走馬承受廖浩然奏略云既誣逐一大帥又望風誣逐一同職官朝廷略不辨證皆從其請官吏皆憂歎不安且浩然性貪恣不法狀甚多願召還使保全不然臣將行法矣上俾浩然歸敕本省鞫之　秋莊宅副使趙滋爲幷代部署初滋爲定州路駐泊都監常給事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眾耶使眾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眞將帥才滋有是命從琦請也

至和元年三月殿中侍御吕景初言救災之術乞罷招補而汰冗濫又言爲陛下計惟急於擇士篤於任賢無以朋黨疑臣下若賢者類進則可以爲朝廷選將帥明紀律歲月磨之

使漸變陳態兵戰備竝常若敵至則喪狄不敢動而有所懲艾矣

七月馬遵等以言梁適罷言職中丞孫抃言臣昨論梁適事今風聞呂景初等並議譴謫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潰然倒置又累奏乞還遵等不報　丙申知諫院范鎮言陛下每遇水旱之災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心竭慮無所不至蓋百吏不稱職使陛下憂勤於上而人民愁苦於下也夫以國家用調賣之三司三司賣之運使運使賣之州州賣之縣縣賣之民民竭其力以佐公上而自用不給則嗟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所以作也願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逮天聖中官吏與所畜兵及天下人賦之數而斟酌裁節之庶國用有常民力有餘陛下雖高拱無所事而天地之和應矣

九月權三司使楊察爲戶部侍郎時提舉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蔡汴河置水遞鋪察條其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上前察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大臣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殿中侍御史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遽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遽罷不報抃西安人也爲御史彈劾不避權幸時號鐵面御史

冬十月范鎮又言臣常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密大臣裁節損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中書之務莫急於此朝廷恬然不以爲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云景德二年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爲參知政事運使高良夫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妄言蠻賊智高在南詔欲寇蜀良夫聞大驚屯兵邊郡發民築城民大驚擾朝廷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路促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安得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制之道遇蜀卒兵仗輒遣還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制之道遇蜀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邊兵罷築城之役散遣弓手會上元觀鐙城門皆通夕不閉蜀人遂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

三月庚子御史趙抃言臣近奏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

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醫嫌隙排斥忠良很愎任情家聲狼藉入奏多日未賜省納趙抃又言陳執中之罪臣近累奏未蒙施行風聞同知諫院范鎮妄行營救小人朋邪不知恩出陛下但知德由執中伏望取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鎮言陛下進退大臣不以職事而以私事故言事官大率急人私事而緩其職事執中身爲百揆變祖宗大樂隳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勝紀陛下罷內降近日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御史後付學士草詔使天下知陛下退大臣不以家事而以職事後來執政不敢恤其家事而盡心於職事初翰林呂溱上疏論執中內實姦邪外詐強項歷數其過惡十餘事上還其疏溱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其自辨於是溱以侍讀學士知滁州辭日特賜燕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經筵出者亦如例　宰臣劉沆陳杜請託僥倖之路三弊既施行眾頗不悅未幾復故　知諫院范鎮言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免振貸存恤之恩不爲不至然人民流離若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已不濟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不熟爾流民如此就死九穀

不熟朝廷將如之何臣以爲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致民之不足之故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古今之言太平者正欲使民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太平可坐致願陛下責任大臣如何爾鎮又言周制冢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或判度支是宰相制國用自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或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民困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而欲陰陽和風雨時家給人足天下安治不可得也乞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　眞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又宗室蕃衍吏員益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三千四百四十三祿廩俸祿從而增廣南郊內外賞費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及享明堂增置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相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者數矣臣下亦屢以爲言有司率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恨焉　丙辰侍御史趙抃言臣累上章乞正宰相陳執中之罪伏蒙陛下省納開悟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如故中外驚駭不測聖情臣不知陛下以執中之罪爲有耶以臣之言爲是耶非耶陛下若以臣言爲是以執中爲有罪則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陛下若以臣言爲非而執

中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之法而竄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誡後來

五月范鎮又言河北招兵略云與其離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已先困國用已先匱孰若固民之心以備契丹契丹雖至而民力有餘國用有備其利害若視白黑而大臣以爲難者臣所以深惑也又言陛下誠能令招兵救大臣使具太祖時賦若干兵若干官若干太宗眞宗天聖中賦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今賦入之數十分爲率七分給郊廟宮省諸費三分留補水旱及緩急非常爲之十年儻可以言治

歐陽修貢點補外用知制誥劉敞言二人復留陳執中竟罷爲鎮海節度判亳州趙抃攻鎮尤力鎮由是與抃有隙

范鎮乞罷赦以權姦猾吏良善得以立

嘉祐元年春御史張昇奏臺諫官乞許依例上殿奏事以開言路尋有詔許中丞上殿　甲子趙抃言臣去年奏陳執中諸不職事而罷免之是時范鎮不顧公議陰爲論列營救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抨鎮阿黨今鎮除知雜臣見居臺風憲之地趣向各異難爲同處伏望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范鎮言臣前後五奏留中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毀臣不已伏乞檢會前奏并今狀付中書明辨施行　上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

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具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愾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乎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眞狂愚爾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同列皆愧怒曰奴敢爾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宮中不安眾皆曰善及議遣司天監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輒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月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爲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捨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凡十七上沆知不勝及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故有是命昇爲中丞彈劾無所避上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托睿聖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高者多而亦心謀國者少陛下似孤立也上爲之感動

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二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

曰重徵五日務實

七年五月知諫院司馬光上疏言財利曰爲今之實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源而徐取之在減冗浮費而省用之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農者勞心勞力衣麤食糲官之百賦出焉歲豐賤賈其穀以應官私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眾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之南畝難矣

仁宗平桂陽監賊

慶歷二年九月乙丑湖南轉運使言桂陽監蠻猺內寇自衡州常寧縣屬於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猺人有吉州巫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

蠱法往來常寧出入谿洞誘蠻眾數百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徙山下民他處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監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祥潭州都監張克明詔發兵捕擊以劉沆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殿中丞楊畋提點荆湖南路刑獄督之畋至湖南募材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懼及戰孤弱峒前軍卻大兵悉潰畋踏嚴下藉淺草得不死

十一月詔轉運使郭輔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卽就便招撫四年正月以金部員外郎周陵爲司勳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

二月遣入內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召募勇敢入峒捕擊

五月又以殿中侍御史王絲爲荆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遣內侍齎手詔體量捉殺次第以聞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擊討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無別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只可招攜卒難翦除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可使聽命今若擊之不已爲害愈深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共思長策決定妙謀若遷移後時致彼昌熾兵久不已害未有涯修又言楊畋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儲糧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間有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守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允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可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卽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降之時機不可失伏乞卽降敕書獎諭授以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仍少遲留庶合事體余靖言聞荆湖南路州軍以羣盜之故禁民不得耕種卽不知出自何人指揮此乃驅民爲盜耳乞特降指揮切責監司帥臣諸州長吏疾速出榜告諭人戶並令依舊任使便耕種靖又言湖南以錢絹募斬蠻賊首級軍人利於厚賞逢人卽殺今又領兵九疑以盡殺爲期

則一方之民永陷塗炭矣伏乞朝廷抽回九疑之軍其蠻人首領許以官封平民各令歸業以示陛下含忍之德余靖又言風聞湖南蠻夷大燒城郭爲害不止者緣以賊本山獠居在巖險嘯聚亡命出行抄掠數年以來未甚爲害去冬今春氣燄漸盛其故何也蓋緣官軍枉殺良民以貪厚賞近山百姓皆入賊中楊畋等攻賊巢穴意在蕩除由是賊出攻城以爭死命雖開朝廷嘗令招撫而楊畋鷙勇欲盡賊徒臣恐以爲憾朝廷之力取數千之賊勝之未足爲武不勝適足爲羞近來民皆逃亡賊無畜積必須急戰乃見勝負若能盡賊但恐百姓已盡臣竊料賊勢已窮欲降久矣但緣楊畋固執前議賊亦恨之畋不罷去賊必疑我臣謂宜因楊畋待罪之際別與差遣假爲此說招諭蠻人但畋不曉朝廷素來招納之意多行殺戮今專委良將惠懷吾民百姓因此可以復歸山獠因此可以撫綏事定之後用畋不遲不可重惜楊畋而輕湖南一路百姓靖又言中外措置湖南蠻事乖錯

六月降敕榜下知潭州劉沆招諭

九月以徐的爲荆湖南路安撫使諫官歐陽修言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動差劉沆知潭州令專了蠻事沆未到又差楊畋作提刑專了蠻事畋未到差周陵爲轉運使又令專了蠻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專令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彼數人一時

破殘賊餘黨熊家等處巢穴

十月詔如聞湖南猺賊餘黨欲降其令本路罷出兵攻守及告諭逃匿者復歸舊處仍令州縣存撫之時唐和等復入寇與禮賓副使胡元石侍禁郭正趙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戰於藍山縣華陰峒隘口元等敗之

十二月新知鄆州劉夔言唐和等比經胡元敗後益聚眾生疑恐轉爲邊患乞降空頭宣命十道欲行招安與捕逐處豁洞守領從之　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周沆爲荆湖南路轉運使代周陵經畫蠻人沆以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驕悍善用鋌盾北兵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勇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

擒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使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也

六年三月以洛苑使蔣偕充荆湖南路鈐轄

四月以湖南都監宋守信知桂陽監劉夔遣人諭蠻使降不從

五月夔舉兵敗唐和於銀江源遂進破其巢穴蠻兵遁去前將以帛募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賞者按問乃輒殺平民冒誅之而罷募

九月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崔嶧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往議討除招安之策宋守信言唐和嘯聚千餘人脅爲盜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許攻討故也今衡州酒監黃士元頗知谿洞事願得取戰士千人土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捕逐必以爲受天命又以歐石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授四十餘人

慶歷四年正月丙子率衆五百破環州焚積聚以爲武成軍又破帶谿寨下鎮寧州及晉義寨有衆一千五百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擊捕之遣入內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召募勇敢人入峒捕擊

四月丁酉以京西轉運按察使杜杞爲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寶元初朝廷出兵討安化叛蠻杞時知橫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兵甲之備牧守非易橫爲邕欽廉三州峒嗅險阻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是爲控扼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於是執政請用杞平歐希範乃自京西召見遷秩

明年賊果出陽山攻郴領眾趨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乃潰欲招賊出峒而賊以田不聽

廣西環州蠻歐希範者思恩都亭二縣蠻人也狡黠頗知書常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族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常有言均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瑰荔波峒蠻謀爲亂將殺伸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號大唐國會有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之筮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瑰爲帝正辭爲奉天開基建國貴王希範爲神武定國令桂牧皆北向再拜以爲受天命又以歐石績爲宰相餘皆僞立名號補授四十

而遣詔廣州發澄海軍一千人屯宜州捉賊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希範斬獲甚眾俘僞將崔盈譚護二人希範自是入保荔波峒開出拒官軍諫官余靖言歐正辭曾入蠻洞殺賊請閟自陳將帥貪功不錄其績朝廷吝賞不與其恩因此怨恨歸而作賊今賊首未獲而賣卦巡官隨行人力坐族誅何益於事

七月丁卯詔廣西轉運安撫司出榜宜州有獲希範正辭蒙賊者人賜袍帶錢三萬鹽千斤杜杞至宜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慮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洞說諭不聽

五年三月杞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洞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得環州希範與蒙趕散走使香招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為蔓陁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擒誅數千餘人晝五臟為圖釋俘病彼為與非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以遺諸溪洞

仁宗築古渭寨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經唔兒峽邊臣屢欲城之而朝廷艱於餽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既議解鹽通商驟加擢用壯於功利知秦州張昪未至祥權鎮州軍不謀於眾遽請修築未得其報輒自具役納閩氈世居渭州密邇夏人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閩氈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閩氈懼力不敵因

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閩氈先自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保三谷餘悉為他族所據青唐族最強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馬八匹閩氈自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懼舉兵遂叛

皇祐五年三月攻破廣吳嶺堡圍唔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詔秦鳳路都總管劉渙招撫毋得深入輕戰降范祥為屯田員外郎議者謂責之太輕命陝西轉運使李參代范祥專制置解鹽張昪既至秦州議棄古渭勿城命戶部副使傅永兼秦鳳路制置纘草頃之以昪知青州徙文彥博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言昨者築城境外眾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

舊相臨邊事異常例必轉增疑懼或生他變知永興兵晏殊秩將滿朝廷必藉彥博才望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致驚擾傅永言今棄其城夏人必據其地更為秦患且已得而復棄之非所以強國威也按閩氈父祖皆授漢官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遂以榜招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令築城寨實為汝諸族守衛而汝等則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無以為生何也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何如皆喜聽命遂罷兵永乃割其地四分之三以畀青唐等族卒城古渭令閩氈為本地分巡檢候一年能彈壓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永又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帥乃命昪復知秦州昪命總管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

進昇秦以郭恩代之恩多所斬馘涣疾恩出己上遂紿奏恩所殺皆老穉朝廷疑焉

十二月以端明殿學士張方平代昇方平辭曰涣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尋以舉郭恩討諸賊部遷右司郎中

至和元年八月丙午禮部侍郎知鄭州梁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建古渭寨開爲蕃所鈔乃益兵拒守而他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大酋膳樂雜羅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爲寇

十一月古渭寨畢工初去城費一百萬緡其後留兵戍守每

歲費十萬緡

仁宗平保州亂軍

慶歷四年八月甲午保州軍亂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沿邊都巡檢司亦曰天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留副二人析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鄰道太祖常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其後內侍爲副出巡部卒徧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祕書丞石待舉獻計於都轉運使張昪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卽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揚言爲亂知州劉繼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彎弓賭酒而眾辱之貴憑

酒嫚罵曰徒能以減削兵糧爲己功因激其眾是日給軍衣眾遂劫持刀兵入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待舉列無敵兵守關城率神衞招收兵卻入東門以拒亂兵既而轉鬬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繼宗渡城濠溺水死待舉藏鹿角中爲亂卒所害眾怨待舉甚揭其首眾射之又疑走馬承受劉宗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爲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命遣入內供奉官劉保信馳往視之 命知制誥田況知成德軍充眞定府定州路安撫使往保州城下相度處置仍聽便宜所料必有姦人因欲搖動邊民乞下沿邊安撫司密令緝捕法外施行從之 直使館修起居注蔡襄言保州軍士據城作亂殺黨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爲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保州緣邊人戶多屬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兵馬入界以臣所料必有姦人因欲搖動邊民乞下沿邊安撫司密令緝捕法外施行從之 直使館修起居注蔡襄言保州軍士據城作亂殺黨中懦弱者十餘人指爲首惡以要朝廷招安臣與保州緣邊人戶多屬言軍賊作亂將引契丹兵馬入界以臣修臣甫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兵隨榜入城盡行誅戮不聞施行竊以天下內外之兵百有餘萬苟緩誅殺決行之令將開驕慢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於四方明朝廷有畏眾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而不爲也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使於極邊之地張皇兵事爲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之權而昧

威戎之略也夫中國爲戎所輕者本皆由朝廷威令不行令
以勁兵入城誅三千叛卒以絕天下禍亂之萌敵人咫尺必
將竦動安慮其窺乎況事機不可失惟陛下特發睿斷而行
之　時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領因詔宣撫使
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敕榜招安因令田況等且退兵選
人齎敕入城若遂開門即爲招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進攻
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
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
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是日昭亮至與田況同諭賊賊
終未信右侍禁郭達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
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授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
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爲亂由官吏遇汝不
以理使汝致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
書來語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爲妄
誕耶氣詞雄辨賊皆相顧色動曰果如此更使一二人登城
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其下城降者二
千餘人遂開城門納官軍其造迎者四百九十二人況具得
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阬殺之　降卒悉分隸諸州
宣撫使富弼恐復生變與都轉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黃夜
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稍
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一不從爲變不細弼悟乃止　以劉
渙爲吉州刺史知保州渙至踰月雲翼軍士又謀反居人驚
惶渙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仁宗平儂智高

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廣南西路轉運使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也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喜戰鬬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爲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繼服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西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儻猶州交趾舉兵擄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

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二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儻猶州執高繹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寇

二年五月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黨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三年三月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隸交趾若與其國同進奉卽許之

四年四月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爲讎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徼衣易穀紿言洞中饑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緯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智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紿其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所焚無以爲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吾則其死是日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右侍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檢左班殿直高士安欽橫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吳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八作坊使陳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廣西都監六宅使張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三班奉職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珙犒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犖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閱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軍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幷立乾祐犒犖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爲屈逾月得其尸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梅微之支使蘇從與賊黃師宓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虹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爲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不聽宗旦言

不已琪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及智高破橫山寨即與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爲俱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宗旦魯人始官京東與李道徐尚程同四人爲監司耳目號爲四瞻人多惡之然其立節乃爾智高既得邕州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啟歷赦境內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　癸丑智高入橫州知州殿中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奉官王日用棄城　丙辰入貴州知州祕書丞李琚棄城　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序回棄城　辛酉入藤州　又入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梧州祕書丞江鎰並棄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覲死之封州人未嘗知兵士卒纔百人不任鬬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都監陳曄引兵迎擊賊封川令率鄉兵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曄兵敗走鄉兵亦潰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捽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覲不肯從且詈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猶惜其忠憤不忍殺徙置舟中覲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聞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聲不絕投其尸於江時年三十五　壬戌智高入康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師旦監押右班殿直馬貴死之師旦積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得賊諜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御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守然不可以去爾死無益也遂與貴部士卒固守城同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臥內大鼾明日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對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將死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揮兵鼓譟爭入脅之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爾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兵校前來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幷貴害之　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寶臣棄城寶臣晉陵人也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爲妄因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爲備及賊始至令民入城民爭以衣物遺閽者求先入踐死者甚衆餘皆附賊賊勢益張命崇儀使知韶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　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有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閉之其得爲備今欲人不知非計也　六月乙亥起復前衞尉卿余靖爲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直史館楊畋爲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辑農兵完葺堡障共爲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既即喪受命靖後七日改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後十日畋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上賜以衣服御巾入對便殿即日

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甲申徙廣州兵部郎中天章閣侍直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

七月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畋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併付靖經制兩路而靖亦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上從其言故有是命　樞密言儀賊徒黨無慮二萬人日食米五百石非有資其糧食者則勢不可留須法外禁之辛酉詔犯者其首處斬從者配嶺南牢城舟車沒官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畜水作大弩爲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

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中中輒洞潰賊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衆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者廣人也陷賊中爲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閔之喪氣時羣不逞皆旁緣爲盜緘捕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註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圍日久數戰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城南番禺縣令蕭駐者新喻人也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

運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敗被殺虔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晃皆沒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會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爾曹勉之於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淖不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千廣東鈐轄蔣偕趨賊千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達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馮岳西路

八月丁亥楊畋既趨廣南又奏請刪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幷置檢法官已卯詔諭畋曰智高乘颶銳竊發二廣之民日俟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以殄賊爲期臨機赴變安用提點王興楊用和皆沒

中覆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檢法官此豈應速計耶賊或順風下海掠瓊管及海壖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以日月淹速計也詔廣南有捕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匹獲智高母授諸司副史錢三千緡絹二千匹獲黃師宓黃瑋授東頭供奉官錢一千緡　辛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爲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內園使陵州團練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沔初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民戶牛酒錫犒相繼入城城中人乃有生意每戰必勝而轉

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既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謂執政曰南事誠如河料宰相龐籍因奏遣河行故有是命仍許河便宜從事河以南方兵連爲賊所破氣懾不可用請發騎兵以益之且增選偏裨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折河曰毋張皇河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河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六兵且至其善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河行至鼎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　知英州祕書監蘇緘爲兵備庫使初廣州以賊遽至未及清野故賊得肆掠後緘知賊之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諸邊蕃落兵以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馳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子博士程東美棄城　乙卯降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三百付狄青以備賞功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既行上謂輔臣曰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不可離飲食臥起皆宜防窺發因馳使以戒之

辛巳內降手詔付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之復業其罪假使營葬室居凡城壁嘗經焚毀若初無城及雖有城而不

固並加完築器甲朽弊不可用者繕治之　右正言韓絳言
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起行武若用文臣
副之必爲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廣南將佐皆稟
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聽其指揮　甲申儂智
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隆棄城克隆承賊踐踏之後
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諸山寨殺逃民詐爲獲賊一級
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以爲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
以禦賊遂遁去　壬辰樞密副使王堯臣言請析廣西宜容
邕等州爲三路以融柳象嚴宜州白高賓雷化鬱林儀藤梧
龔瓊棨容州欽賓廉橫潯貴棨邕州並選武臣爲安撫都監
兼知州事以統支郡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有能完城

壁廨宇營舍倉庫及招復戶口者計其功遷一官詔狄青詳
酌以爲便遂施行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儂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
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彝死之曙無威令既與賊遇
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五百爲先鋒倉卒被
甲以前遂致覆軍　戊子余靖言交趾今歲當入貢屬儂智
高道阻不通累移文乞合兵討賊宜從其請朝廷許之而狄
青以爲不可蠻夷貪得忘義因而敢亂何以禦之且檄靖毋
通交趾後朝廷卒用靖計策人亦服青有遠略云
五年春正月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於交趾助兵從
親於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衆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
余靖之請也　狄青合孫沔余靖三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
日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

州會瘴霧冥塞或謂毒水上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智高自起至平幾一年暴殘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糯家收而智高爲青所破皆如其謠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之孫節戰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數困而心慴易衄苟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玉保定人逵棗城人也

二月丙子上謂輔臣曰狄青已破賊立功將士宜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　癸未彰化節度使狄青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力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　乙酉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祕書監余靖並爲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常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陣法右班殿直張玉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爲慮深遠矣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爲樞密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劳上乃從之上既從籍言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祕書監余靖並爲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常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爲慮深遠矣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余靖爲工部侍郎侍御史梁蒨言賞薄沔青跋二所免釋數百人青既先還沔留治後事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製長刀巨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非刀斧所用青竟用騎兵破賊賊皆斃大盾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　賜狄青敦教坊第一區　貸知邕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溪洞都巡檢東頭供奉官同修城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鹽山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名免杖刺配湖南牢城永不錄用坐儂賊再至棗城也斷敕既下其日大雨雹上急遣中使追敕已不及人亦頗憫之

四月壬申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庚寅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陣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陣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　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青既平嶺南上欲用爲樞密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劳上乃從之上既從籍言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祕書監余靖並爲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常後數日兩府奏事上顧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爲慮深遠矣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余靖爲工部侍郎侍御史梁蒨言賞薄沔青跋二府靖亦加秩

六年十二月丁酉廣西安撫司言捕獲智高母阿儂及智高

弟智光子繼宗繼封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賚慘毒嗜小兒欲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儂入保特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眾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恣掩襲皆獲之

神宗熙寧元年夏四月客省副使狄詠召對青子也上念青之功曰征南得無遺書乎詠乃奏上平蠻記及歸仁轉戰陣圖至是上親爲文遣使祭青而官其子弟詠亦稍擢用焉

仁宗平王則

慶歷七年十一月戊戌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民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爲小校冀王所有也可不上鎗乎元亨厲聲張目用遂殺之賊爭攜鎗去及城破獲郝用斬以祭元亨　昌朝遣大名鈐轄郝質將兵趨貝州

十二月辛丑以貝州反書閤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兵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定州翼定府預設守備毋至奔逸

壬寅遣宮苑使麥允元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昌朝發精兵衛之　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部兵至城下　甲辰卽以信爲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丙午夜有星如缶墜賊城　庚戌權知開封府明鎬爲河北體量安撫使　甲寅知滄州高繼隆知貝州

詔敢招安貝州軍賊

八年春乙亥明鎬築貝州距圍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賊亦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圍將成

又爲賊所焚三日不滅斬守閘將李興乃用軍校劉遵計卽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城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忠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明鎬帳約內應夜垂組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衆率衆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其組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繼而下是夜城幾克 丁丑參政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督諸州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故遣彥博宣撫使明鎬副之上大喜既而左右贊曰官家無憂貝州王則敗矣上益喜先是樞密夏竦惡明鎬恐其成功鎬所奏請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 戊寅詔許文彥博便宜行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鞫得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明鎬所奏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隨軍 貝州賊謀竊出要結契丹使明鎬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杲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乙酉降空名告敕空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貝州城下 乙未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守地道潛達賊中賊初不覺也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出登城殺守陴者垂組引官軍賊縱火牛軍稍卻軍校楊遂援槍中牛鼻牛還走賊衆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閇門祇候張納緣壕與賊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

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 辛丑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戮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所獲非眞當覆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反深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軍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寮吏飲酒如常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侯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洶洶謀劫囚鼎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軍獨命取囚榮驚者數人斬于市一郡帖然運使至囚未決者尙半訊之皆伏誅 壬寅改冀州爲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縑錢戰沒者官爲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爲恩州 戊申文彥博爲禮部侍郎平章事明鎬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王信爲成德軍留後自餘兵官各以次遷眷賜緡錢有差贈馬遂爲宮苑使遂北京捐使初聞王則反中夜叱咤晨起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榜入城招降諭以禍福不答遂將殺賊而無助賊攢刃聚譟斷其臂遂罵賊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怒縛而支解之事聞追贈其妻官其五子

劉鴻漸城水洛

慶歷三年冬十月甲子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氐十餘部落無所役屬尋遣靜邊寨主劉鴻招

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
三五萬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爲封疆之利從之劉滬先以
右侍禁瓦亭寨監押權靜邊寨主擊破黨留等族斬一虢將
獲牛馬橐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書閉居民畜產多爲賊所
掠滬獨開門納之邊人謂滬爲劉開門遷左侍禁韓琦范仲
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氏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
城曰水洛川地平土沃又有水輸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
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全國曹瑋在秦州嘗
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
記城主鐸厮鄂令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厮鄂及其酋
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爲屬戶戩卽令滬將兵往受

地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
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獨堅臥穹廬因令晨炊緩
食坐胡牀指麾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
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氐於城下遷
內殿崇班

四年春正月戊辰詔陝西都部署司涇原經略司罷修水洛
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作
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　甲戌命樞密副使祠部員外郎
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錢穀
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水洛城爲不便奏罷之
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卽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

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會劉滬董士廉督役如
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爲修城
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戩初命涇原都
監許遷將兵爲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
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等請自備財
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蕃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
別生變日增版築趨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寨都監
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令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
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
遂驚擾爭收聚積殺民吏爲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
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
受趙正奏內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柳送司
理院次窮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卽
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押迴軍馬其人卽
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抗拒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
功降下屈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輟之後本路
必責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拒抗一面興修意望成功亦求免
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
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
將佐必皆銜恐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
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卽非將佐亦將一例柳勘蓋狄
青驍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於

閣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素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事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匈王滑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無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董士廉所犯因依情罪奏聞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彼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僚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文武臣効死以報聖德

夏四月乙未諫官孫甫言竊聞劉滬等修水洛城而涇原副使部署狄青以滬等不聽令並柳送德順軍此獄係一方利害但未知朝廷處置何如爾昔曹瑋常欲修其城以通涇泰

救援之師會邊防多事其志未克自西事以來邊臣亦有要營度者蓋其城在生蕃中未能通之昨鄭戩爲四路部署與劉滬等與上修建之利而滬等入生蕃界降服其衆漸立城堡朝廷已賞其功矣近聞韓琦等宣撫回以修城雖有利慮生蕃難制而功莫能就乞且罷其役戩固請城之且言滬等招得生蕃皆願借耕牛以助布種又城中有榷酤之利可以贍軍事苟不行滬等雖誅無悔緣狄青之意原與鄭戩不同戩既罷四路青以韓琦等所奏使抽還木洛城援兵滬等自謂已見功緒正乞留兵以畢其役若便坐以違主帥之令則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稟朝廷之命領千餘兵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帥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懲懼乎雖然狄青爲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當不快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以處置惟朝廷兩全之　余靖言凡不受大將節度者或師行之際當進而退可行而止動臨機會必有勝負如此之類或違之者皆用軍法以御其衆今劉滬因修城堡自有利害與夫臨陣逗遛不可同論又況木洛城在隴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昔曹瑋在秦州固已經營及李紘韓琦相繼亦欲開拓而生戶羌人或降或否故不克就今劉滬一戰而服數百千戶因其勢而城之雖留援兵不足爲罪狄青所執但以築孤壘於生羌之中恐賊昊來攻有難守之勢故與滬等異同因其忿而執之耳朝廷欲伸大 尉之令而罪滬等則滬以威福招納戎人戎方來歸而謀者獲罪令後立功者怠而又失信於戎必不可也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責之則恐今後偏裨輕於違犯此又非朝廷之意也二者之閒均足害焉臣愚以爲生羌利我交易因滬招撫故獻其地非滬不可守也滬若失職戎將生心古者矯制及違其節度者因其立功則可贖罪今爲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貴其後效仍詔青等共儲此意滬等所築之城堡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滬等倘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滬等公按特行赦放無使羌因此疑貳　歐陽修言邊將不

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等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
利害最難處擅且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
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
韓琦自陝西來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恐難得而成今滬能得
之又有以城之正宜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嫌隙
其間利害臣請詳之國家邊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
若沮狄青而釋劉滬則不惟於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
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劉滬經營水洛之初先以奮身力戰
然後誘而服從乃是諸蕃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
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自今邊
將欲以威信招諸族誰肯聽從不惟水洛更無可城之期兼
誰首於邊防立事者此其不便二也自陝西用兵諸將
立功者少此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在秦
州嘗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立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後
秦州而須涓州芻糧之助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從使城即
得成他時狄青怒滬之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緩急不爲之力
則又無助此其不便四也若遂移狄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
將而易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最難處置者
也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令周詢密諭狄
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且築城不比行師之
際滬以公家事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今不欲直釋

滬以挫抑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
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命令自有罪今以汝
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前罪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
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戶之
恩信不可失邊將立事者不憐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
見其可也　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
邠州既而釋二人令任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畢狀別聽旨
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聞蕃
族見狄青械繫劉滬等因致驚騷今周詢卻將滬往以此可
見滬能恩信服彼蕃衆朝廷必知水洛之爲利而不欲棄之
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

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尙慮議者謂不可因滬而動大將今且
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卽不是因滬而屈
大將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得全其功於邊防事體無不
便三者皆獲其利不得有害大凡武臣常疑朝廷偏厚文臣
假有二人相爭質爲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但謂執政盡是
文臣遞相黨助輕沮武人況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又其理
不曲罪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其害一也自西事以來擢用
邊將固多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仲衡築
青澗城滬築水洛城尤爲艱勤而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
輕沮則武臣無復爲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
其生眾恐他人不能綏撫苟別致生事則自今蕃部更難以

招輯其害三也今二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顧慮則不與邊防生患此係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悉斷而行之　余靖又言水洛非劉滬不可守寧移青等不可移劉滬以失新附之心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同與商量琦言臣任西邊首尾五年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因上利害十三條詔劉與魚周詢程戡戡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今欲畢工惟女牆未全乘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　丁卯遣陳惟信往涇原路按修水洛城　已巳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州用歐陽修之議也

四年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除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西最爲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驫暴所能專任章凡四上

慶歷朋黨

范仲淹出處大節附

天聖六年冬十二月甲子以大理評事范仲淹爲秘閣校理初仲淹遭母喪上言執政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選舉敎教育養將才實邊備保直臣斥佞人使朝廷無過生民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殊從之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賀閤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閤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

八年春仲淹言下陝西市本事

明道二年春召仲淹赴闕與宋綬同召　以大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爲右司諫初閻遵詔以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垂上疏言旋命仲淹安撫江淮仲淹諫仁宗勿追斥垂簾時事

二年冬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寖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爲莊獻所禁遏希得進御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與夷簡相結諷乘閒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意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專政事因郭皇后故生民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薦此人乎已爲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殊從之

七年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賀閤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爲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爲後世法疏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爲館職閤之大懼召仲淹詰以狂率邀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繆辱公舉每懼不稱爲知已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仲淹退又作書遺殊申理前奏不少屈殊卒媿謝焉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

八年春仲淹言下陝西市本事

明道二年春召仲淹赴闕與宋綬同召　以大常博士祕閣校理范仲淹爲右司諫初閻遵詔以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垂上疏言旋命仲淹安撫江淮仲淹諫仁宗勿追斥垂簾時事

二年冬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寖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爲莊獻所禁遏希得進御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與夷簡相結諷乘閒言后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上意未決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意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專政事因郭皇后故生民無怨以杜姦雄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捨而

見聖政門

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

封靜妃玉京沖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禁諫章疏果
不得入仲淹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
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
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賜對以盡其言
守殿門者閽辟不爲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
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諫臺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
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
舜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爲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
不和固宜諫止奈何順父棄母乎衆譁然爭致其說夷簡曰
廢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乃
是光武失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爲主上有
天下今已廢后又求能悔過願陛下亟還仲淹復其諫職滅
口入內令遣還其家中宮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
治　丁酉范仲淹不半歲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
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民興作未就又徙明州轉運
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備其役庚子復詔仲淹知蘇州
二年三月己酉知萊州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爲禮部員
外郎天章閣待制　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獻明
肅太后莊懿太后所加太字蓋人臣稱后繫於夫在廟稱太
系於子然二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未應去太字上以夔不習
道一日之內天下喧然以爲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翌日
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爲淨如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
命一行難於追復是以纍詣殿閣上疏面執政進說使臣等

故典詔本臺論之褒崇安人也
十二月昭宣使恩州團練使入內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
使落都都知爲秦州鈐轄尋改鄆州鈐轄其子入內供奉官
句當御藥院士良爲內院崇班寵御藥院時諫官姚仲孫高
若訥劾文應方命宿齋太廟中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
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幷士良出之故有是命
文應又稱疾願留仲孫復論奏文應乃亟去文應專恣事多
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將劾奏其罪卽
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之上卒聽仲淹言
宜文應嶺南尋死於道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
爲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亟宰相陰
暇他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彌月京邑肅然稱治
三年春仲淹言孔道輔遷都事
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府
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進者
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
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
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也夷簡
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仲淹仲淹夷簡曰仲淹迂闊書無
仲淹閭之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
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武帝信張禹不疑舅
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以
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成以急務爲閒務者不可不
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
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辨其辭愈切自是降黜
侍御史韓瀆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
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
章閣待制李紘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
刻或以訊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　戊子同知樞密
院事韓億言昨蒙宣諭范仲淹常密薦臣臣自歷班行惟厲
忠朴宸聰過聽擢贊樞密未嘗涉朋比之跡結左右之容況
臣與仲淹既匪婚姻又非故舊緣何契義輒有薦論舉臣以
公則臣素無交託伏望曲照孤衷免嬰浮議必若以臣備位
無補進退之際惟陛下裁賜優詔答之　仲淹既貶諫官御
史莫敢言祕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
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奬今坐刺譏大臣重
加貶責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
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麤疏漢皇
吳王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聖德陛下自守政以來三逐
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　壬辰靖落職監均
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爲崇信軍節度
掌書記監永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諒不回

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廣論仲淹既以朋黨
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媿於心有靦
面目況余靖素與仲淹分疏猶以朋黨得罪臣不可幸於苟
免乞從黜降以明憲典宰相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
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爲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
仲淹貶職之後臣請處察訪端由參驗所問與敕榜中意頗
同因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訊臣言仲淹平生剛正
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
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閒有羞恥
事仍言今日天子與宰臣以忤意逐賢人責臣不能盡言臣
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爲治也若陛下以忤意逐之臣合諫爭

臣愚以爲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
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忤意逐賢人所
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衆聽因緣進修書修坐是
貶　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於時四
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不肖詩曰人稟天地中和
生氣之正者爲誠明誠明所鍾皆閒傑從容中道無敧傾嘉
言讜論范京兆擊姦糾繆揚王庭積羽汎舟毀銷骨正人無
徒姦者萌主知漆固未退棄兩幡五馬猶專城歐陽祕閣官
職卑欲保忠良無縱歧六幅長書披憂憤一責司諫心無夷
人謂高君如捷市出見搢紳無面皮高君攜書奏天子游言
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讞
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疏隔之至
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
嫗急尙容怡返言希文謀疏闊貶彼南方誠爲宜永叔忤意

設俾位列陳英豪故嘗責其公忠安可教之緘默賞之使諫何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爲驚怛覬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于求獻不及務葺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未削欺罔成風則雖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爲馬事復見於朝矣 舜欽集 慶曆元年八月 第二一年 丁憂三年

上此疏居喪論事前賢不以爲濊何哉

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饒州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靖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修爲光化縣令上論執政今移近地故也 尹洙不徙當考 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略曰陛下憂勤庶政方夏寒雩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失民望上厭天意故垂戒以啟迪清臣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復用也又云若薦賢才合公議雖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陷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在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爲社稷計則必危爲子孫計亦未可保終吉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在諫官察之而已蒼聞帝不加罪讓者喜其懇切夷簡謂入曰元規藥石之言但聞此遲十年耳入亦服其量也

三月上擢韓琦范仲淹等一時賢臣布在朝廷天下大悅士大夫相慶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美之其詩曰三月上擢韓琦范仲淹等一時賢臣布在朝廷天下大悅士大夫相慶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美之其詩曰

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閨闥晨坐太極臺開闔朗覽英才手鉏姦孽大聲讋讋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踴躍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開皇帝聖

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消弭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齚舌不敢讓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責之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臻也上奏數日仲淹等得皆近徙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遣之樞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輩連出語及范仲淹者皆指爲黨人琳獨爲上開說上意解乃已

康定元年三月吏部員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已上諭夷簡仲淹釋憾 見經制西夏要略門 先是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宋庠數與爭論呂不悅上厭於維慶歷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閨闥晨坐太極臺開闔朗覽英才手鉏姦孽大聲讋讋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踴躍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開皇帝聖

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賴輔弼汝德殊眾重慎徵密君相予久子嘉乃績君乃相予笙鏞斯叶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二二相並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嚴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闕為予京兆子言乃悅賊叛予憂汝往邊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乏予晚得弼子心慰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皆捷諫官一年奏疏滿百侍從週歲忠力勤竭契丹忘義構杭饗餐敢侮大國其詞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幸復舊好民得食禍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勇霜刺風烈觀弼之心鍊金鍛鐵龍之大官以酬勞湯弼辭和殿面論淑姦邪請罷之又上言淑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若用之則小人轉得為計

四年四月上謂輔臣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言邪正之黨唯聖心所察苟用面為善於國家何害也歐陽修作朋黨論為黨論者惡之摘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論之上終不之信

夏六月先是石介致書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作伊霍字又撰廢立詔上雖聞之不信而仲淹弼始懼不自安於朝二人皆請出按西北邊仲淹陝西宣撫富弼河北宣撫

冬甲子殿直劉巽校理蘇舜欽並除勒停尹洙落侍講知滁州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丞江休復監稅蔡州王益柔監稅

復州周延雋降爲祕書丞校理章岷通判鹽州起居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宿州徐綬等並出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執政引用一時間人欲更張庶事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舜欽仲淹循前進用會賽神舜欽召妓女開席延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其事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與妓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復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多知名士也世以爲過薄拱辰方自喜曰吾一網打盡矣獄事起樞密副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補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足矣陛下聖德素仁獨自爲是何也上悔見於色自仲淹出讒者益深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爲言益柔作傲歌當誅欲因一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附王拱辰等議及輔臣進日琦獨言益柔少年語狂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已已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爲朋黨君明臣哲垂榮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寢食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做澆競相蒙人務交游家爲激訐更相附麗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佯託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爲苛刻搆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

無體要詆斥前聖妄肆異言以詆上爲能以行怪爲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聞

唐介論張堯佐

康定元年冬十月癸未朔上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並爲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佐天聖初客南郡依大姓曹氏以女妻之後以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張堯佐將赴官於蜀而曹氏請以諸孤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歲與姊三人由錢氏入宮寵長得幸於上性聰敏便巧挾智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貧家子待遇異諸嬪使累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朱氏並爲才人朱氏開封府人也

慶歷四年三月已巳朔登聞鼓院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堯佐議見淺近依託後宮嬪嬙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內批與省府差遣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界提點伏惟陛下近戚以來絕斜封之官無私謁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議藉藉如此臣深爲陛下惜之又言堯佐修媛之父其進用不宜太遲頃者郭后之禰起於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后用之如物議不允更當授一郡耳堯佐竟不出明年閏月除通判

六年九月御史知雜梅摯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於聖德也

七月壬午除戶部副使張堯佐爲天章待制河東都轉運使
皇祐元年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佐
爲禮部侍郎三司使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致非分不
宜使制國用不聽
二年夏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三司使張堯佐任用
以來百怪漸露上違天意萬日交譏下違人情陛下何庇一
堯佐違天咈人而自蹈危機爲也包拯又言堯佐久居是職
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爲陛下痛惜之
八月己未御史知雜何郯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充三
司使已踰年若大享訖事眾謂陛下必以酬勞爲名進用堯
佐在兩府果如眾議則命下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陛下
欲決用之則當黜言者則累德莫若富貴堯佐而如李用和
處之正得宜也　先是屯田員外郎彭思永入爲待御史極
言內降之弊及祀明堂日有傳赦書百官皆還官時堯佐以
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政闕員堯佐朝暮待
命王守忠亦求爲節度使思永獨奏入上震怒吳奎郭勸言
思永納忠不宜深罪上悟不復語尋罷待御史爲司封員外
知宜州堯佐守忠之議遂格
閏十一月己未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
　庚申又加堯佐同郡牧制置使　癸亥知諫院包拯言陛
下卽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超擢堯佐
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跡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
政大臣也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
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儒懦遇遷退避動經
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　甲子舉正告謝上殿力言擢用
堯佐不當疏入不報　戊辰退朝舉正留班廷爭復率殿中
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包拯吳奎陳旭於上前極言且於殿廡
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　己巳詔近臺官
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爲執政之臣
若優與官爵於禮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
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復及進對
之際失於喧譁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
時上怒未解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
下矜察然罷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
徽景靈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戒厲卒不行
三年八月辛卯淮康節度使同郡牧使張堯佐爲宣徽南院
使判河陽御史中丞王舉正言堯佐自罷宣徽半年端坐京
師今復受之益增鄙諂此乃執事之臣不能執奏制命既行
有損聖德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堯佐濫賞竊位
徽景靈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戒厲卒不行
之典卽乞黜臣以戒不識忌諱之臣不報知諫院吳奎陳旭
包拯相繼言之　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改遷檢會此劄
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十月丁丑殿中侍御史襄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堯佐除
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景靈

宮宣徽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判河陽或云補外不足爭介
以爲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上諭介除擾初出中書
介言當貴執政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
相文彥博專權任私挾邪爲黨知益州日作閒金奇錦因中
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爲執政恩州平賊幸會明鎬成功遂叨
宰相昨除堯佐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
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
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爲謀身之計乞斥罷彥博以富
弼代之臣與富弼亦昧平生不敢私也上怒甚卻其奏不視
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
貶竄上於坐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
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而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卽有
之不可隱於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
介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旣下殿彥博再
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詔當制舍人卽殿廬
草制而貶介春州別駕時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左正言
蔡襄乃進言介誠狂直容受直言帝王盛德也必望矜貸之
翌日中丞王舉正上疏言貶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
乃救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
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
於天下介江右人也　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不
可著爲後法殿中侍御史梁蒨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
送之卽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上曰誠不
思此急追還中使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爲禮
部尚書觀文殿知許州或言張堯佐乃彥博父客也彥博知
益州貴妃有力焉因諷彥博織錠籠錦進貴妃服之上驚問
曰從何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彥博與妾父有舊然妾
焉能使之特以進於上耳上悅自是屬意彥博及爲參政明
鏞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曰大臣無一人爲國了事日
日上殿何益於國妃密令人語於彥博彥博翌日入奏乞身
往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卽軍中拜相議
者謂彥博因明鏞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介旣用是深詆
彥博雖坐貶彥博亦出事之有無卒莫辨之

而彥博初不知介章乃梅堯臣書窻詩過矣

四年春正月徙英州別駕唐介爲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
稅

三月郴州監稅唐介爲祕書丞

六月壬辰祕書丞唐介爲主客司員外郎通判潭州

五年丁未通判潭州唐介爲殿中侍御史知復州　戊午新
知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殿中侍御史
充言事御史遣內侍齎告敕賜之介貶斥之二歲復召誅宦
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冬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
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謫上曰卿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

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日論得失因言於上曰臣繼今言不行必或固爭之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解官職許之

至和二年六月戊申文彥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富弼同相

嘉祐元年八月癸丑江東路轉運使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唐介爲戶部員外郎時殿中侍御史吳仲復乞召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前爲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知仲復所奏召用之故有是命

五年秋七月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從介請也赦過門下知封駁事有何郤封還之言介爲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外出召介復知諫院如故

嘉祐建儲之議

皇祐三年十一月乙亥朔戊寅保慶皇后崩始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戴扶持恩意勤備性慈仁謙沖寡過帝嘗召其妹永德永德見禁中欲受諸司副司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備小官可也乃並命爲左右侍禁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上不從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邸未韶毗爲后所養

四年六月甲子皇太子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宗實允謙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于宮中

至和元年十二月上春秋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書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歎臣位於朝二十五年矣而區區之慮不思螫爲陛下建長世之策是漆室之不若臣實恥之夫生民之命係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爲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定謀託後事出於素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然不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上七疏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爲具載上終不以爲罪述小谿人也　審刑院吳及上疏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云胎卵而傷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書奏帝異其言而及以憂去

嘉祐元年春上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冠冕欹側急促行禮而罷　己未上疾作文彥博與兩府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宗社安危惟君輩出入禁闥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願皆聽

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
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
五月左千牛衛大將軍幼養於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已子
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宗室莫與爲比上始得疾不能視
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富弼劉沆勸早立嗣上可之參政
王堯臣之弟純臣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時爲王府官堯臣
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
爲嗣既具槀未及進上疾瘳其事中輟是日知諫院范鎮上
疏曰陛下選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
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
官臣敢不以社稷計獻於陛下乎又云眞宗取宗室子養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
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何
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爲不
可豈得中輟也
六月御史趙抃上疏曰伏覩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心
莫不動搖賴祖宗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
宸躬浸康然猶上有謫見之文迫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
於再三天其或者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係垂厥變
異欲陛下深思遠慮亟有所爲而然也願陛下思所以答謫
見妖言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
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覦斷宸衷發誠意擇
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以艮士輔
導以正人磐石維宗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以
至公而擇焉　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廵判幷州司馬光上
疏略云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故
爲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
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
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明昭然勿疑
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直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地以
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兼
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民時上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
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閱而繼之
又致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願公死
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冒城郭壞廬
舍諸路亦奏水旱詔羣臣言闕失知諫院范鎮言又天變之
發本於儲貳之位虛乞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爲裁
定以塞天變　文彥博富弼等共議建儲常與兩府參議樞
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
翰林歐陽修修曰老衙官何所知修又言水災至變五行傳
言簡社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之禮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
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水者陰也天之譴告必
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轉爲福慶

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爲本宗廟爲重社稷未有奉宗廟未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乎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陽微之戒也蓋以皇子未立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

八月司馬光上疏言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根本未建癸丑范鎭又言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爲德以畏天爲心至於小小議論未嘗不虛懷開納今乃宗廟社稷之計又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緘默以負陛下陛下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　甲寅鎭復

遺執政書言鎭前後六奏宗廟社稷大計而兩府與中書歷月踰旬寂然不見有所獻爲伏願諸公攜鎭之書言於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卽賜鎭之死放鎭歸田皆諸公之賜也

乙卯鎭又言臣前六奏宗廟大計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之留中而令送中書是欲使中書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中書遞相設詞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大計而大臣不欲也　丁巳又上之　庚申知諫院范鎭爲戶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鎭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爲非卽當加臣以萬死之罪以臣言爲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爲臣轉官遷職也　范鎭又以彗星迭見上言星既滅又上言辭言責

九月司馬光又上疏言自古諫諍无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

人百工商旅矇瞍矰鞀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守之非其官者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不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向以水災陛下明詔延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愚而不言時范鎭亦累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次定大議　丙午鎭又遺執政書云諸公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爲執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今日不可爲則他日不易爲也此所謂難易有機不可忽也先是執政諭鎭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聞言已入爲之甚難故鎭言及之

十一月范鎭入對言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切慮留中大臣

不得盡見今錄進呈乞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議有異議者乞令與臣廷辨謂臣不然卽其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卽乞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鎭待罪幾百日鬚髮爲白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候一二年鎭由是卒解言職朝廷不能奪也

二年八月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兗國公主出降因言臣愚以爲宜用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爲皇子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

三年春太常博士奚及除喪擢校理　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上疏言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宜發自聖斷擢宗室以備儲副

又言內侍養子之禁犯天理絕人欲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開寶之訓敕內侍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上順天意上嘉納之

三月乙卯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爲言及知制誥進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安大計

六月庚戌權知開封包拯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乞預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徼後福者惟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

十二月韓宗彥以上春秋高未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令

四年夏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取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其祀事著作郎何南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周唐苗裔備二王後也

六年知制誥宋祁卒祁弟兄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遂其兄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以此祁自爲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人心岌岌爲社稷計莫若擇宗室賢才進爵親王爲乙圀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謚景文

六月甲戌張逸奏疏言擇太祖太宗賢子孫立皇嗣繫天下之望

閏八月丁未司馬光奏臣者通判幷州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原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特陳社稷之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大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一事煩浼聖聰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斷自聖意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奏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閒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詣中書白事韓琦問光今日何言光默計大事不可不使宰相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之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九月司馬光復奏繼嗣事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喻光意後十日有詔令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察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君實善近建言立皇嗣事恨不以所言付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者面達此意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惓然無難詞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

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卽日送中書光至中書謂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語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涕辱具奏乞擇宗室之賢立以爲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備之下奏狀者未反涕得疾暴卒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爲宗廟之計思宗祖造宋之艱難監成安墮漢之祚以窒姦臣附會之源絕後世窺覦之漸早爲定斷慰安人心

冬十月壬辰起復前左衞太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爲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官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某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日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上曰此豈可使婦

有輔導功故詔用之吳奎薦可任經筵文學之選韓琦言其不通私謁足見有守

十一月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宏大茲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上四表乃從其請

七年春宗實乞還知宗正寺告敕不許

秋七月又辭不許是月王陶上疏言又請對言宮嬪宦官有以上惑聖聰使宗實畏避不敢前上問陶欲別與一名目如何陶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之上曰當別與一名曰時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議　丙午宗實又辭許之初宗實辭宗正寺告敕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盡姑已

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劄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召之稱疾不入琦與歐陽修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宗實辭上曰勿更爲他名便立爲皇子琦曰請樞密院及張昪至帝面諭之昪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系屬但姓趙者斯可矣昪卽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劄至中書　丁丑琦令翰林王珪草詔珪疑焉　戊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强陛下爲此若不出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上指心曰此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爲宗社計而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爲宗社計而立爲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而歸藩遂得晏安無患乎

上曰陛下能獨斷宗廟社稷計此天下之福退而草詔以進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慕之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慕焉馬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慰宗廟也其以爲皇子　癸未賜皇子名曙上旣下已卯詔書皇子猶堅臥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

召無諸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遂使者不當徒返凡詔皇子內外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旣爲陛下子何所疑哉願令族屬敦勸彼必不敢違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所作也每一表輒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爲謝俟得請於朝方當厚賞爾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爲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爲宗社計而立爲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而歸藩遂得晏安無患乎皇子撫牀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暫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廚而已中外聞知相賀

九月己巳以皇子爲齊州防禦使封鉅鹿郡公

八年二月上不豫

三月乙丑上暴崩於崇福殿

夏四月壬辰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爲因反走輔臣共執之召學士王珪草遺制至日昃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宰福殿前哭旣韓琦宣遺制　英宗卽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輔臣奏事上必詳問本末然後

裁決眞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語言失序　己卯大斂仁宗崩八日上疾增劇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亟自舉簾抱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　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奏慰則垂簾不坐　乙未大祥上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稍安　戊戌司馬光上疏略曰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三者之失則流閒四方莫不解體紀綱不立萬事墮頹治亂之源安危之機盡在於是願陛下安之重之　癸巳司馬光上太后及帝疏略曰皇帝非皇太后無以君天下皇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兩宮相恃猶頭目之與心腹也皇帝聖體平寧之時奉事皇太后承順顏色宜無不如禮若藥石未效定省溫清有不能周備者亦皇太后所宜容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蓋言誠信純至表裏著明而他人不能間也孟子曰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蓋言骨肉至親止當以恩禮相厚不敢較緇銖之是非臣愚伏望皇帝思孔子之言皇太后無忘孟子之戒萬一姦人欲有開說涉於離閒者當立行誅戮以明示天下使咸知讒妄之徒不能欺惑聖明也帝初以憂疑成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宮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閒兩宮遂成嫌隙太后對輔臣常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

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眾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不琦曰不如此不得聞有傳帝在禁中過失事眾頗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卽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

秋八月壬子帝御紫宸殿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

十一月司馬光奏疏皇太后略云方今仁宗新棄四海皇帝久疾未平天下之勢危於累卵惟恃兩宮和睦以自安如天覆而地載豈可效常人之家爭語言細故有絲毫之隙以爲宗廟社稷之憂哉又奏疏諫帝曰臣曾兩上疏以陛下受仁宗之天下欲報之德當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勿使姦邪之人有所離間致兩宮有隙以上貽宗廟之慶下爲

羣生之禍叩心瀝膽極其懇惻未審臣言得達聖聽或萬機之繫未嘗奏御也此乃安危之本成敗之端不可不察又云周書曰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陛下疾瘳未平固無如之何若既愈之後臣愚伏望陛下親詣皇太后閤克已自責以謝前失溫恭朝夕侍養左右先意承志動無違禮使大孝之美純粹光顯過於初登大位之時如此則上下歡悅宗社永安今日道路妄傳何能爲損也古之至孝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悟雖悅回心易慮況皇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自陛下有疾以來日夜嘔泣禱於神祇憂勞困瘁以冀陛下之安寧如耕者之望收涉者之求濟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　呂誨上皇太后書曰勸太后調治聖躬以弭闕言弁以書勸帝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又乞蚤建東宮爲廟祉長久之計　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議閒者或陰有廢立之意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平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書付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弁宮中過失事琦卽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妒忌昔温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閒而反不能忍爲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闥臣等五六措大爾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他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事矣　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召侍臣講讀尋有詔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爲學者帝王首務不宜以用寒暑廢

上納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召侍講侍讀講論語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人主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君如舜禹湯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詁訓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公著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之學者以得朋爲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爲樂至於君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左右又以左右之賢爲未足於是訪之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德之老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自遠方來也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於知下者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嶽薦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其孝友之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詞氣明暢上竦體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亦大喜

治平元年三月司馬光言臣聞君子受人一飯之恩猶不忍負之況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豈斯須忘之先帝立陛下爲嗣皇太后有居中之助一也及先帝晏駕之夜太后決定太策迎立聖明二也陛下踐祚數日而得疾不省人事中外眾心惶惑失指皇太后爲陛下攝理萬機鎮安中外以俟瘉復三也有此一德陛下子子孫孫報之不盡況兼三德而有之陛下所以奉養之禮若有絲毫不備四海之人其謂陛下爲如何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爲如何此不可以不留聖心也今陛下已能奉養如禮臣復區區進言誠願陛下戒之謹之始終無倦外盡其恭內盡其愛使孝德日新令聞四達以協天下之望保萬世之祿而已若萬一有無識小人以細末之事離間陛下母子不復顧國家傾覆之憂以自營一身之利者願陛下付之有司明正其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聖明仁孝不負大恩而議侯不能聞也光又言祖宗之時閉居無事嘗召侍從近臣與之從容講論萬事至於文武朝士使臣選人凡得進見往往召之使前親加訪問委曲詳悉無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則欲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二則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業由此而致恭惟陛下潛德藩邸踰三十年一旦龍飛奄有四海雖聖賢英睿得於天縱然與當世士大夫未嘗相接民閒情僞未具盡知臣謂宜詔侍從近臣日輪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若有事故請假則與以次官互換直宿其餘羣臣進見及奏事者亦望聖慈稍解嚴重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見又言陛下事皇太后當如事濮王而有所加光將以言不用求外補帝令宰臣宣

論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出光復奏陛下今雖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王之時承顏順色曲盡歡心也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也陛下若以二者爲止嘗加此則兩宮之意無由和洽萬機之務何由治辨禍亂之原尙在太平之期尙遠臣雖日侍於丹扆有何所益陛下若奉養之禮日增月益訪求治道勤勞不倦聖慈歡忻於上百姓安樂於下則臣雖在遠亦猶在陛下之側也呂誨又再言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之中以賢且長副託之意正爲今日也當陛下違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權柄皆在於手陛下自未專決何所待也臣伏望宸衷感悟無以此爲念惟內勤孝養牽宮中盡禮則婦姑盡情相接母子之愛益親躬修政務操守威福日與近臣講求治道事無過舉體斯爲順自然皇太后慰安恩意無閒燕適深宮優游清淨含飴弄孫不復關政豈非皇太后之心耶誨遂言於皇太后曰恭以殿下保祐聖子積三十年輔翼又踰期歲寰宇帖泰願祉安固慈恩至矣聖功大矣然而成乃全德是惟艱哉保敬克終亦惟艱哉以萬機浩繁殿下焦心勞思曾未少休非所以燕貽福壽之本也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應已慰安臣竊謂東殿讌帷宜五七日一御荅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於胡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沈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誕告朝

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游之樂上順天道下厭羣情享是全美豈不休哉

夏四月權御史中丞王疇欲車駕行幸以安人心　丁丑上疏於是諫官及執政相繼亦請上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白太后太后以疾新愈恐未宜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詔有司擇日以聞　癸未出宮女三百五十五人司馬光有言請約古禮定立後宮人數制度選擇良家子入宮　甲申御邇英閣上自卽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公著講論語子之所謹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眾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病常在起居飲食之閒眾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爲宗社自愛不可不謹上納其言爲之俛首動容復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陽修曰公著爲人恬靜有文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司馬光請車駕早出爲民所兩以副中外之望　甲午祈雨於相國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雖呼相慶　戊申皇太后手詔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卽閒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退朝入內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輒留之不出上庚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太后罷東殿垂簾督一日取十餘事

幷以聚上上裁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卽合求退願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鄉郡須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可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復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卻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俄鷲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呂誨上言恭聞皇太后

寵同聽政謙尊之德輝光益著在於聖世誠爲慶事臣竊以陛下方隆孝治義切安親尊奉之宜當全恭順昔先帝拔陛下於公族三十年中孰不知皇太后經營保佑之助遽宣遺制力扶天步不幸三日之內陛下之心爲至矣於廟社之計爲比朔輔踰年政令平允於陛下之孝爲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尋又言深矣今遽宣詰命罔知其繇在皇太后則爲得之在陛下宜如何哉伏望宸衷特降詔旨曲形遜讓至於再三感動羣情庶幾中禮追思先帝之顧託不失聖母之懽心克全孝道斯爲盡善中外明知無俾竊議盛德於始終之際也誨尋又言帝堯受命不以位爲樂而以天下爲憂及其成功率由仁孝爾先帝在位四十餘年天下晏然非有他術仁孝而已矣一旦舉萬乘之業屬於陛下繼承安得不以仁孝爲先且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宜關白示未敢自專之意則上慰慈顏所得多矣元元知陛下奉視盡禮孰不翕然從化帝堯之道斯難致也　庚戌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言太后於陛下有保養扶持之力古之賢后不能加也願詔大臣講議所以尊崇之禮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僕範以聞　知諫院司馬光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仁宗皇帝以四海之大授之陛下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爲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竭力盡心供承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又云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受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要道在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已私蓋天下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夙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啓有惡比肩接跡雜然並進願陛下少留聰明詳擇其閒苟庸下無稱於時者退之雖親昵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疏遠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嫉

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能如是則朝無曠官野無遺賢
社稷永安矣　司馬光又上疏曰臣切以治國家
之道貴賤雖殊人情一也嘗觀天下士民之家其長幼羣居
長者或恩意不備衣食不豐幼者或容貌不恭言語不遜若
幼者孝恭而不怨長者慈惠而不責上下雍睦家道以興若
幼者以爲怨長者以爲責上下乖離家道以衰其始相失也
甚小而終爲禍也甚大又加以讒言閒之於是乎有父子相
疑兄弟相嫉骨肉虐並興無所不至者矣凡閨門之內子婦有
孝慈之至者則驩然以慈愛之心接之若其有過則當以忠
孝之心教之教之備矣而猶不聽雖貴之可也罪之可也至
其既改則又當以歡心接之不可以一忤顏色而終身惡之

遂不解謝也故骨肉之間有威怒而無憎疾有詰責而無猜
忌此自古聖人所以御其親之道也臣竊惟皇帝皇后於殿
下兼內外之親幼蒙保育今日爲萬民父母享天下之富貴
執云非殿下之力臣謂威下固宜撫存愛念情同所生周旋
保護以終大德不可以纖芥之失遂蓄長久之怨棄生成
之厚恩取疏遠之深怨恩智所向知也皇帝去歲得疾之時
容貌言辭誠或可疑得罪於殿下者臣固已嘗言於殿下云
不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也且醉而有過醒猶可赦況
有疾之人不自省知本非其意之所欲爲豈可追數以爲罪
咎耶皇后自童孺朝暮游戲於殿下之懷分甘哺果拊循煦
嫗有恩無威今既正位中宮得復奉藉羣盟脫以事殿下其
意特昔日之愛不自疏外猶以童孺之心望於殿下故或有
所求須不時滿意則慍懟怨望不能盡如家人婦姑之體殿
下雖怒之責之固其宜也誰曰不可但事過之後殿下若遂
棄之不復收卹憎嫉如仇讐則臣以爲過矣臣在閨門之外
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
與皇后奉事殿下恭懃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遇之太嚴
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賓客言語相接不
過數句須臾之閒已復遣去如此母子之恩何時能達婦姑
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
臣竊惟殿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溢於中外皇帝
龍潛藩邸進德修業仁孝之事光於遠近先帝以至公大義
選貴繼嗣海內之人皆謂禮統之道慈愛之風必自家刑國
誠不意閭巷之民忽有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之際
宮省之內必有讒佞之人造飾言語互相間諜一則欲詐效
小忠以結殿下之知僥求利祿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君
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得自
恣是以日竊月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耳殿下
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剛健之性
屈於眾口無以自伸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閒介然相失久
而不解流聞於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是非者深可惜也
今天誘其衷殿下慨發慈旨卓然遠覽舉天下之政歸之皇
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料讒佞之人心如沸湯

愈不自安力謀離閒彼皆自營一身之私非爲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望殿下深察其情勿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屬所爲自今以後毋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涕泣拜伏感激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皇帝進見之際殿下宜賜以溫顏留之從容來往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笑語與之歡欣相待如一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如之心平氣和眉壽無疆國家又安內外無患名譽光美垂於無窮與夫信任讒邪猜防有端終日戚戚憂憤生疾國家不寧禍亂橫生讒謗之生流於後世二者得失相去遠矣且殿下既能以祖宗之業付皇帝又能以大政授之獨於恩禮之際終不能豁然回心息怒其故何哉方今之大恩錄絲粟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天下事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只係於陛下一人之乎竊在陛下照恤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子孫孫享福無窮也奏入不報　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豈不美哉豈不盛哉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焉　翊復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歡於朝夕矧曰養之至乎又詔曰今既勗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翊又兩奏卒不聽翊乃受之

八月丙子司馬光奏乞延訪羣臣問民間疾苦改革制度戊寅以宣政司人內都知安靜軍留後任守忠安置蔡州初上爲皇子命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卽位不豫遂交

闕兩宮閒及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皇后因受賞賜司
馬光呂誨交章劾之光數其十罪乞斬之市都帝納其言罷
日遂細守忠
九月初有詔開邇英閣重陽宮罷侍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
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因聖體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月權
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且親近儒雅講求治道願不息頃
刻之閒日御講筵從之
治平二年八月以災異詔中外臣僚並許上直言時政得失
學士草詔曰執政大臣其惕思天變帝書其後曰淫雨爲災
專以戒朕不德更曰執政大臣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
不逮司馬光上疏略云竊惟皇太后仁明之德愛自先朝保

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太后之力當
陛下得病之初外閒傳言皇太后於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
祈請願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讒
賊之人交相離閒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
不慈於陛下陛下爲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
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忌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
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
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閒宮臣請
以小喻之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
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既沒其子得田
宅而有之遂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黨之人謂
其子爲何如人哉匹夫爲此猶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
四海所瞻仰哉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奉事皇太后
愈加孝謹務得懽心諸長公主時加存問無令失所總攬大
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修名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塞
嬖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去致誠
可以動金石況人乎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
四達人心悅天道和百穀蕃嘉瑞至蠻夷率服福流子孫矣
呂誨言京房曰避過有德厥災水蓋有德之人蹔過而不用
也陛下當翼翼循思過救其失庶幾消復之理　呂大防言
雨水爲患此陰勝陽之診也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
邪議干正私恩害公夷狄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

平　知制誥鄭獬時知荊南上疏曰陛下發詔書求忠言羣
臣章疏宜選官署屬令專掌之如其宏謀偉論可施於當世
者則召見之其議如此則下詔有實言陛下得言有實用史
冊書之以爲某年大水詔書求直言用某人言行某事以弭
夫前世之爲空言者則無令陛下詔書藏於有司爲數幅空
紙而已
十月司馬光言臣以駑朽得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
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
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
受其嫗恥此誠聖心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
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

275冊 101版
27 B

問問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發明今陛下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爲臣等疏淺之幸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許令退歸討尋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西夏擾邊

治平元年夏庚午賜諒祚詔戒以自今宜精擇使臣毋俾生事先是夏國賀登極進奏人奚宗等至順天門欲佩魚及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廼置一夕絕供饋宗出不遜語宜折之如故事良久召聽入及賜食殿門慰於押判官廳公紀刺陝西兵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繕外郎錢公紀刺陝西兵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繕

張覩詔令還付延州與宜辦宜者延州所遣也程戡受詔令通判詰之宗曰引伴謂當用一百萬兵遂入質蘭穴此何等語也通判曰聞使人目國主爲少主故引伴有此等語是失在使人不在引伴宗沮服遂不復辨司馬光呂誨乞加宜罪不報　是秋夏國主諒祚擊出兵寇秦鳳涇原鈔掠熟戶擾邊寨殺弓箭手掠人畜以萬計詔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詰問　司馬光言去歲先帝遏逝諒祚使來致祭延州所差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語輕肆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臨辭日訴投告臣當時與呂誨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不以爲意使其怨懟歸國夏人皆以爲恥今歲以來諒祚招亡命點集兵馬窺伺邊境攻圍堡寨驅脅熟戶八千餘人殺掠弓箭手約數千人悖逆如此而朝廷乃更令使臣齎詔撫諭彼順從則撫之傲很則畏之若使臣至彼諒祚稽首伏罪禁止侵掠猶或可赦若復拒違王命辭理驕慢侵掠不已未知朝廷將何以待之傷威損重孰甚於此方今公私用竭士卒驕惰將帥乏人戎狄犯邊事之可憂孰大於此而朝廷上下晏然若無事其故何哉豈朝廷自有其備而疏外之臣不得預知乎臣竊惑之所謂備者非但添屯兵馬積貯糧草而已也在於選將帥修軍政二者皆闕何謂有備臣不勝憤懣伏望陛下博延羣臣訪以備邊之策擇其善者而力行之

十一月己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兵初宰相韓琦奏三代漢唐以來皆繕民爲兵故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宇威服四夷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爲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五萬餘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無幾何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邊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副胡宿請且刺沿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

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虢二州餘悉籍爲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丁六選二丁九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正刺手背以五百人爲指揮使幷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廣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殺田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爲義勇人賜錢二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三州義勇遇召集防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知諫院司馬光奏凡五乞罷刺陝西義勇云於民有世世之害國無分毫之利終弗聽又六奏及申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辨琦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閤陝西驟益二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爲無其實也猾可欺之於一日之閒爾少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益兵二十萬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閒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爾今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成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敷但恐相公不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之甚也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萬一均逸僊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成邊反掌閒爾琦默然竟不爲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成邊以爲常

十二月內侍王昭明爲瓊慶路鈐轄兼管廊延蕃部公事令預爲經畫若愚爲涇原鈐轄兼權管句當秦鳳蕃部公事令預爲經畫後數日又以左藏副使吳實領秦鳳內殿承制韓則順領鄜廷兵馬都監各部一將軍馬兼沿邊巡檢使勿復專蕃部事亦不從

二年春詔夏主諒祚自涇原秦鳳路熟戶及弓箭手地分不可更行侵擾始朝廷遣王元昭宣詔責諒祚諒祚上書稱詔而因其賀使附表自言起兵之由歸罪我邊吏辭多非實復以詔戒諭終弗聽舉朝議論紛如莫定和戰之長計

癸酉參政歐陽修言諒祚猖獗備禦之計全不擇人宜用舊守瓊慶孫沔以備一方之實詔以沔爲實政殿大學士知河中府修嘗奏西邊事宜云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利常在彼是以往年賊常得志今誠能及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嘗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得徧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所宜可先知者

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帥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今日宜少舍容貶以屬其心亦少稅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緝橫山藉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健之勢使其知中國之强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

司馬光言羣臣既不能爲陛下忠謀陛下又不能自以爲憂則誰當憂之臣恐邊臣之諸兵無窮則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不知國家長此沈痾何時當瘳乎願陛下罷招募軍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賓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緣木而求魚之

棄四夷不患不足

五月權知開封馬京爲陝西安撫使代陳旭也先是韓琦言慶歷中臣嘗與仲淹同上禦戎四策未及施用而元昊請和今諒祚狂童非元昊之比敢爾輕動勢將渝盟願以臣當時所上四策令二府共議擇可行者付邊帥及命京使陝西琦又言本朝何亮劉平各言西事亮謂靈武不可棄若西人必吞諸戎爲後大患當時不能用今悉驗爲劉平所陳雖與臣所陳四策稍異然大抵以得西人山界土地部族爲甚利願弁二人奏付京使與四路使臣參議之然京所議方略卒無聞也

六月己酉司馬光言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戎狄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橫暴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戎狄益有輕中國之心皆恥於柔服而樂爲背叛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猶以二人所爲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爲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爲功勞或以殺掠老弱之虜三五人爲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虜心忿恨將來報復屠翦熱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亦無誰何追究而守邊之人亦無誰責如此而望戎狄賓服疆場無虞是猶緣木而求魚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忿心不思摧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爲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妄殺虜民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凋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懷怨屢來侵寇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

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敕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以一矢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然後聞於朝廷且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以討之可驅穹廬於漠北復漢唐之土宇其與爭魚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十二月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聖節司馬光言諒祚之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

三年九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大順城又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村棚殺本嶺初環慶經略安撫使蔡挺明斥堠知諒祚入寇即遣諸將分屯要害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都副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敕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晝官趙明與官兵合擊之諒祚裹銀甲氈帽以督戰挺先選強弩分別於濠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又徙寇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上遣中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退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嫂辭須復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鄜延經略安撫陸詵言朝廷積習如此故虜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不立即止其歲

賜銀帛牒宥州問故上喜曰固知此人可倚也詔詵得宥州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取糧而反卒不敢入寇又願歲儉貧得賜物乃報言邊吏擅興師行且誅之　初夏人寇大順上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留歲賜遣使齎詔責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費大矣至引寶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上竟從韓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私相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且觀渠所料適見已臥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叩御榻曰諒祚服罪否上力疾顧謂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

誓然尚多所辭歸罪於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別貢誓表直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兵馬輒相侵犯其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幷順漢西蕃不得更行劫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逼叛亡之人亦不得更有招納苟渝此盟是爲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詔敕朝廷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四年閏三月甲辰夏主諒祚遣使來獻方物謝罪請戒飭酋長封疆如去冬所賜詔復以詔答之曰苟率職如故忠信勿渝則恩禮所加歲時如舊仍賜銀及絹各五百匹兩

讓濮安懿王同異

治平元年夏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遵政是日遂不復

處分軍國大事　癸亥宰相韓琦言濮安懿王德盛位
隆所宜尊禮陛下受命先朝躬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
欽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弼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
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有以彰孝治下有
以厚民俗臣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謀國太夫人王氏
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
施行詔須大祥後議

二年夏四月戊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
元年奏進呈也

六月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
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卽敕史以光手

稿爲案其議曰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
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
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
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
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
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
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專一於此故也是
爲無稽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曰比聞集議議
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范鎮
時判太常卽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
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論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又非
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
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
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
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
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尊親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謙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夫人考之古今實
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
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
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章待制呂公著曰
眞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濮王也是月己酉中書又
奏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按之令典五服年月敕
並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斬衰三年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
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
光武皆稱其父爲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
據請下尙書省集議從之執政意朝廷必有迎合者而臺諫
皆是王珪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內出手書切責
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珪等奏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
爲無稽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曰比聞集議議
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范鎮
時判太常卽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
爲祖則其父容可稱皇考然議論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則其失又非

漢宣光武比也凡稱帝稱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爲罪耶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逵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既知議論不一當辨正是非以合眾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還付有司詔命反覆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臣謹按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蓋爲大宗斬還爲小宗期不二斬明於彼而判於此矣又按令文與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者所以別其本生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宣光武皆稱父爲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故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臣恭以陛下龍躍藩邸入繼大統南面尊臨皆先帝之德也甫終祥禫尚未遑廟謁遽有斯議搢紳之士皆未詳然方陛下躬勤孝養上奉慈闈承顏猶懼其不足況復顧私恩別親疏而忘大義哉就如有司循情酌禮以安懿爲考仙游爲叔示於中外得爲安乎臣竊惟葬事非出情喪必依臣禮臣聞陛下開陳正論又將啟其開除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脊倚陷陛下於非正得爲忠乎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別降詔旨以王珪等議爲定以前後所獻不一論盡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眞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不然何以明陛下之無私判中外之深惑傳之永久所損不細又言陛下天資英睿學通古今經義粲然不應有惑禮所謂大宗者收合於宗族也陛下繼大宗而有天下義之重者恩不得掩豈可復顧於小宗哉人臣非不欲陛下尊顯所生褒崇封爵極其美稱唯不過於典禮制至孝之道不必徇於已私於親唯其誠而已矣在宸衷豈不是思第爲邪佞進說惑亂人情陛下何惜一幅之詔推示信誠以皇伯之稱爲定追正封爵以稱典禮則中外之心渙然釋疑不如是則紛紛獨貽議於萬世將恐取輕於四夷又言陛下踐祚以來克勤政理繼述所存孝誠已至唯濮安懿王一事不合典禮未副人情良爲陛下惜之然事由中書起請兩禁及禮官集議臺諫官章疏俱未蒙施行雖有權罷指揮終未了絕議論紛紛中外愈惑宰相前請如是必難復有開陳人言不已誠有累於聖躬解天下之疑者莫若發睿斷特以手詔自中而下追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皆稱是仍於郊祀前了畢慰厭人心於理爲順奏皆留中不行司馬光又言聖人舉事與眾同欲故能下叶人心上順天意洪範曰三人占從二人言

蓋國有大數則決之於眾自上世而然矣伏見向者詔羣臣
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爲
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
以言者蓋欲奉濮王以禮輔陛下以義也而政府之意獨欲
尊濮王爲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之大典滅棄
天下之公議使宗室疏屬皆已受奉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
今獨未施行此眾所怫鬱而未爲稱愜者也或恐陛下未能
知二議是非臣更請爲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僕禮令文五
服年月敕皆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生皆
稱父母臣按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
者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
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
其父爲皇考臣按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爲
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者以其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
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
七廟猶非大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
之子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
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
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宜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伻設使仁
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
謂濮王爲伯爲父若先帝在則稱伯沒稱父臣計陛下必不
爲此行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父又何疑矣今聚朝之

臣自非挾姦佞之心欲附會政府誤惑陛下者皆知濮王稱
皇考爲不可則眾志所欲亦可知矣陛下何不試察羣臣之
情羣臣非不知濮王於陛下爲天性至親若希旨迎合不顧
禮義過有尊崇豈不於身有利而無患乎所以區區執此義
者但不欲陛下失四海之心受萬世之譏爾以此觀之羣臣
之忠佞邪正甚易見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以禮崇
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亦知天人一事也

十二月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
王崇奉之禮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羣臣慮本
宮兄弟眾多將過有封爵故有此言誨卽辨其不然退又言
臣竊思仁宗於堂兄弟輩尙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其誰
敢閒近日中宮與皇太后受策內外安慶必若恩及天倫乃
爲盛美雖甚愚者不應獻此言如果有獻此言者乞宣示姓
名與眾共罰不宜寬容以啟讒慝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
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竊以求治之本必
廣於聰明馭臣之威當嚴乎法制聰明不廣則下情無以上
通法制不嚴則大臣得以專政如乾之德以剛而健坤之體
以柔爲順反是則君臣之義失強弱之勢分履霜之疑良有
其漸自古強臣滋盛直以辨之不早故也臣不敢博引強臣
之事輒以漢唐二臣之迹而明之如霍光於孝宣世李德裕
於武宗朝皆得謂之有功也然而專有柄權盜用威福終以
威震人主而不能保身書云臣有作福作威害於而家凶於

而國二人者是也且刑賞人主之操柄可一日倒持而授之於人乎今琦自恃勳勞日益專恣廣布朋黨紊法度朝廷進一官皆曰琦之親舊黜一官皆曰琦之怨敵人言若是未必皆然蓋持守不公氣勢寖盛眾所指目不能逃也以至小人乘時迎望風旨趨走門下唯恐其後只知琦之恩讐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如嘉祐中議立皇嗣雖先時臣僚上章懇請者眾然亦先帝與皇太后屬意日久保育宮中事已素定至是琦贊成之不爲無功也暨踐祚數月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武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稱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茂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鼓天下之怨怒慮斷之勿疑以臣言是望賜必行以臣言非敢迷常憲區區誘歸於土人所不忍言者解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安得謂之忠乎計當時贊成之意本徼福於今日明矣陛下視政之初當引勳舊輔佐明聖贊襄密勿琦殊無進賢之意惟求附己之人陳旭在先朝始以姦進終以此退黜力排眾議復登大用如旭之輩不可勝數皆授美官分布要路相與表裏以成朋黨報國之心孰知其所存也方天下多事之際臺諫章疏朝奏夕罷壅塞言路意在專政蒙蔽宸聰下情不得而上通皇明何由而遠燭使忠臣拖吞聲之恨聖君有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衷未悟爾況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爲不至而琦略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臥要求寵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

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退之分天道盈虛之理不應形於人乎今琦自恃勳勞日益專恣廣布朋黨紊法度朝廷進一官皆曰琦之親舊黜一官皆曰琦之怨敵人言若是未必皆然蓋持守不公氣勢寖盛眾所指目不能逃也以至小人乘時迎望風旨趨走門下唯恐其後只知琦之恩讐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如嘉祐中議立皇嗣雖先時臣僚上章懇請者眾然亦先帝與皇太后屬意日久保育宮中事已素定至是琦贊成之不爲無功也暨踐祚數月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武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稱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茂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鼓天下之怨怒慮斷之勿疑以臣言是望賜必行以臣言非敢迷常憲區區誘歸於土人所不忍言者解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爲改正安得謂之忠乎計當時贊成之意本徼福於今日明矣陛下視政之初當引勳舊輔佐明聖贊襄密勿琦殊無進賢之意惟求附己之人陳旭在先朝始以姦進終以此退黜力排眾議復登大用如旭之輩不可勝數皆授美官分布要路相與表裏以成朋黨報國之心孰知其所存也方天下多事之際臺諫章疏朝奏夕罷壅塞言路意在專政蒙蔽宸聰下情不得而上通皇明何由而遠燭使忠臣拖吞聲之恨聖君有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衷未悟爾況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爲不至而琦略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臥要求寵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

之懇罄於是矣

三年春正月呂誨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定濮王追崇典禮不報乞免臺職又不報是月即與侍御史范純仁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宜先奸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政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崇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議朝命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臣之所共棄哀帝威之失既難施於聖朝誅臣罪之姦固難逃於公論當屬吏議以安眾意琦庇惡遂非沮抑公議公亮趙槩苟且依違未嘗拒諫之名中外不平獨清衷未悟爾況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爲不至而琦略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臥要求寵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辨正乞下修於理及正琦等之罪謝中外　戊辰又奏云今不正濮王之禮則無以慰眾心不罪首惡之人則無以清朝

政　癸酉又奏乞將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
下誨等論列不已中書亦具劄子自辨於上曰伏見朝廷議
濮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爲事體至大理
宜審愼必合典故方可施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
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
衆論紛然至今不止臣以爲衆論雖多其說不過三端其一
宜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也二曰簡宗廟致水災是厚誣天
人之言也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
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三事不備錄　願陛下沛然
特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
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犯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

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爲
之辨矣上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
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
親又令上下詔議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即園立廟以示非上
意且以爲異日推崇之漸　丙午中書奏事垂拱殿韓琦以
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齎寶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
誨等聞之即奏臣等近日三次彈劾歐陽修首啟邪議及韓
琦曾公亮趙槩等依違傅會未蒙付外施行因繳納御史告
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御實封告敕遣內侍陳守情
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居家待
罪　丁丑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敕稱準

皇太后手書吾聞羣臣議請皇帝封崇濮王至今未見施行
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令皇帝稱親謙國仙
游並稱后又降敕稱上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
如前先是學士司馬光上言臣聞政府之謀欲託以皇太后
手書及不稱考而稱親雖復巧飾百端要之負先帝之恩虧
陛下之議違聖人之禮失海內之心政府之臣祇能自欺安
能欺皇天上帝與天下之人乎及是詔下判太常寺呂公著
上言稱親之說乞寢罷不報詔百官議追崇典禮諸王府侍
講孫固曰禮可變天性不可變王宜稱親議未集有詔罷議
解御史范純仁又奏乞追寢前議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
戊寅呂誨等又奏若不歸罪首議之人天下疑惑莫之能
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
閤門兩以詔諭誨等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今濮王典禮雖去
殊號而首啟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爲惑　己卯又
奏今日事體與漢宣不同其園廟指揮特行追罷　庚辰又
奏臣等乞以臣此章下百官共議歐陽修首惡韓琦令高居
簡等眩惑母后之罪不然天下之疑不能釋君父之義無由
辨　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幷
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　是日諫避濮安懿王名
下一字置濮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
園爲額命王世寧張徽等度濮王園廟上皆從中書所請也
呂公著言謹按禮文七廟之諱雖不及王天下皆須告天下

乞降詔旨濮王名下一字唯上書奏事並聽避改餘公私文字不復諱避庶與祖宗七廟名諱小有差別在於天下臣子亦安敢犯者不從　壬午詔龍圖閣直學士尚書省集議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等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爲理莫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龍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詔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頭不肯草詔及封駁敕令遂徑以敕送

呂誨等而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龍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司馬光言乞留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及呂公著亦言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敕命令歸供職則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僞堯俞趙鼎趙瞻使契丹回以嘗與呂誨等言濮王事誨罷而不敢就職堯俞乃知和州鼎通判汾州司馬光奏臣與堯俞等七人同爲諫官共論典禮今堯俞等六人盡已補外獨臣一人尚留闕下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眾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豈識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伏望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上卒不從　御史彭思永上疏請正與禮召還言事官因自求罷不許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推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哉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乎宗祀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何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執奏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時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紀之事皆朝廷未常議及者屢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眾聽以至封還詔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矣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牴牾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既撓權而示眾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閒士民之眾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徧行明示庶知朕意

夏四月丙戌禮院言濮王建廟當行祭告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京言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

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
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帝常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王洙以爲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當爾耶對曰臣
被王厚恩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王正所以報也

神宗聖政

治平四年夏四月殿中丞唐淑問爲監察御史裏行上諭曰朕以家世用卿卿當謹守家法人臣病外交陰附卿當自結主知比言者尚抉剔細故以爲能濁亂人聽明無益也論事必務大體乃爲稱職淑問介子也先是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郭逵赴闕御史中丞王陶諫官邵亢等皆言逵出於微賤不可筦樞要上以手批諭陶等曰先朝用逵雖士論紛紜然在位只逾數月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失也朕於逵固非親舊當爲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宰

負暗於知人之責其初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連執國柄君弱臣强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　己酉詔內外官所上封書委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學士司馬光詳定利害以聞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卽位大臣不當曠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及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等事爲喻斥韓琦騙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族故劾奏之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任新輔

班事益以久來相承浸成廢禮非是弛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助便可何至引背負芒刺目爲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慮在於排陷大臣竊弄國權者也　己巳奎稱疾乞罷政事陶劾奎附宰相欺天子六罪侍御史吳紳奏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乞留陶依舊供職幷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由是遂如奎意司馬光入奏上亦以奎疏示光光請旨還陶舊職上許之卽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復奏上不懌光中丞告時在閤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敢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爲之動問知制誥知諫院事滕甫曰宰相不押班誠有罪若以

爲耿厪則爲欺天陷人矣王陶爲人傳利眉目疏秀美書翰爲便急色厲而內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擢用陰知上不悅執政之專既爲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爲詹事琦固薦陶文彥博私謂琦盍止用抗琦遂並用二人及琦爲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知爲詹事時否琦大媿曰見事之晚直宜受揵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上奏疏曰臣蒙陛下拔於衆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故之事皆未足爲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言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治國之要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昔仁宗時臣初爲諫官上殿首會數奏此語於先皇帝臣

曾奏歷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臣復以此語爲先者臣誠以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爲迂闊試加省察

五月乙酉新河北體量安撫使陳薦言皇祐初河北薦饑朝廷輟汴綱米七十餘萬石糟黃河以濟一方之民欲乞依例輟米三十萬石轉漕至澶衛州通利軍北京振濟從之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爲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是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吳奎

御批罷參知政事遷一官知青州維以爲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纔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異乎陶既出維亦表求外補上從之未行改汝州　司馬光言韓維沈靖方雅亦陛下嚮昔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其故伏望聖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闕誠有所裨益　丙申詔諸路監司河北河東陝西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體量管內三班使臣至殿侍散直就糧將校有膽勇謀略或武藝精絕諳練邊事可隨才任使者以名聞詔許舉中行員外郎爲侍御史裏行從司馬光之言也　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從翰林王珪范鎮之薦也英宗初立唐英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爲之子恐他日有引定陶故事眩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斥逐珪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　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數千言皆詆毀執政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今若以表詆毀大臣重加降責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復召之奏疏云臣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希合上意蔽陶之罪謂其忠直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議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無爲偏見私說所惑則天下幸甚　己未遣官於四門振濟司馬光言如此處置有損無益莫若擇監司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任者

易之監察御史裏行唐淑問亦以爲言乃語四門給米六月止又令約束州縣倍加存卹　右司監劉庠言近手詔減天下貢獻出宮女數百人省後苑作工匠應乘輿服用凡所更改乞付史館不從　龍圖閣直學士戶部郎中趙抃知諫院兼提舉萬壽觀既見上謂曰卿匹馬入川以一鶴一琴自隨爲政簡易如是耶人言嘗獨處室中有一龜效其服氣故也前此自蜀還者多歷省府官大臣以爲言上曰用抃爲諫官賴其言耳儻欲大用何必兩府乎抃獻疏言任道德委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機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諍諫十事又言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搢紳之望復論五費謂宮掖宗室宮監委諸大臣參而選之因而下及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願雖欲亂不可得也

九月己丑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札曰朕以大臣進退國家所重矧卿勳力光於三朝朕之眷懷未有涯也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琦亟奏宰輔之任朝有定制老臣無狀不當虛位待之願亟進良弼以光新政　辛丑琦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召富弼爲樞密使張方平爲參知政事方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札褒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意而又善以多爲少意博辭寡雖書之訓誥無以加也　趙抃爲右諫議參知政事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於外始疑而中釋者有詭說於前初藏而卒明者願陛下察其言觀其行敢有挾情論奏懷姦罔上屏之遠方手詔曰卿政事之餘能時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理誠節內固何以臻此指意沈遠罔究所謂藥非暝眩厥疾不瘳宜不憚煩悉陳靡纖抃復具奏上嘉納之　司馬光召對言張方平姦邪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紜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初卽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而謂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附言王陶過實安得無罪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賢光曰結宰相爲姦邪然希意迎合覩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閒則千官百職

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徑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　癸卯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滕甫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命司馬光進讀通鑑　司馬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公著上言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欲其封駁耳奈何奏之公著亦具奏臣近爲降司馬光等誥敕以爲不便遂具封駁竊知已直降付閤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當顯行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有罪而此職終不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令後封駁之司不能舉正職事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以兩日求對當

諭朕意以釋卿憾他日登對上獨留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君亦謂之迂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矣願陛下更察之　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乃下詔勝甫言戰守大事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大事須是二府議同而後下上深然其言

冬十一月丁丑上謂文彥博等曰諸路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繫焉所宜審擇其人久於其任漢宣循名責實

以名聞上曰朕觀三代以至於唐未有百年之閒無患難者國家承祖宗之業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爲治之道無如擇人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詔改元　丙申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唐介參知政事　庚午上謂文彥博曰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韓絳曰爲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

三年乙未詔河北轉運司預計置拯濟饑民

夏四月壬寅富弼入見且免拜坐語從容至曰冀聞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有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意陛下當如天之鑒入隨其善惡若自取然然後

以誅賞從之則功罪得其實矣上稱善又問北邊事條目甚悉弼曰陛下臨御以來當先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賞邊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願陛下當先留意於此上默然良久又問所先弼曰皐安宇內爲先上善之　癸亥孫覺爲右正言赴諫院供職上與覺言欲革積弊覺對弊不可革革而當其悔乃亡他日上語左右曰孫覺頗知理覺高郵人也

秋七月壬戌詔以十一月十八日有事於南郊　己卯羣臣上尊號司馬光言非先王令典詔賜光曰朕方以地震淫雨日虞傾禍彼此洪名有慙和惠誠如卿言終不許

八月壬寅京師地又震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知諫院孫覺

通判越州覺既降官累章求出不許覺以爲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御史懷姦挾邪或論事越職或喑默不勝任皆朝廷所宜放黜然未有罰金貶秩猶居位者也邵亢亦累章求出不許覺遂移牒閤門御史臺及所領諸局云論邵亢滕甫姦邪方待罪更不入朝及釐務閤門以聞上批出曰覺牒與所言事不同宜與外任差遣便邵亢復入視事如故　京師地又震　乙巳詔鄜延路轉運使計糴米三年軍儲外寨須及一年以上具數以聞　辛亥邇英進講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司馬光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責其精擇誠難但能擇諸路監司使擇所部知州知州擇所部知縣得人多矣今之監司古方伯州牧之任係一路休戚當審擇賢才上又問諫官欲得人誰可者對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尋具奏曰凡擇言事官者以三事爲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器次則曉知治體具此三者人才亦難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爲可信伏見鹽鐵副使呂誨累居言職不畏彊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德知恥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中此兩人似堪其選　丙午上問富民之術司馬光言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爲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轉運使按知州知州按縣令何憂民不富也　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路榷場鬻之別封椿以備買馬

可特召還與依舊差安石手劄乃陸佃所見安石遂敢斥眞宗終不得聞大臣之姦邪佞巧其言豈切當哉卽此已見安石謂祖宗不足法之兆端矣

十二月乙丑韓琦判大名府先是上遣內侍劉有方齎手詔賜琦曰地震河溯涉秋冬未止朕甚惕然常虛上宰之位守卿之還大名爲天下喉襟欲除卿荀勉而祗命則朝廷豈有北顧之憂哉琦奏曰君之使臣當卽降命而先馳使指委曲爲諭此乃陛下仁卹老臣過示優禮然承此災異之後正在朝廷加意凡有措置須假應副於是復降手詔聽便宜從事苟朝廷有可應副朕當力爲主張

二年春正月知同州趙尙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淵條奏

置義倉事上批近詔齊唐等郡講求修復社倉且圖經久之法知陳留縣蘇涓亦言臣所領邑最爲近畿以爲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戶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二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如之村有社有倉倉置守者耆爲榆納縣爲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出停藏久則爲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不一則又爲通融之法使之相輔上曰陳留輔邑耳目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涓又言義倉事幷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詔除一事每值荒饑借貸與被災戶種糧未便除放仍責以二三年限還納可中書更詳度外餘幷依所奏施行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率十餘萬石若漸可就今廣淵罷去當得人繼守其事可特詔廣淵舉知州一人

二月司馬光登對乞一州上不許曰君子小人皆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契丹亦問公著有司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名爲夷狄所知奈何出外光曰此虛名未足信也固求外補不許光初罷御史中丞虜因問公著以光何不爲中丞公著歸告上故上乃知

三月壬辰分遣侍臣禱雨於郊廟社稷上憂旱甚言當避正殿又恐妨同天節宴未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誠亦不須避殿上曰避殿止亦是文飾弼曰陰陽不和皆臣等燮理無狀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以動天陛下以至誠應天則天必

應也上又問措置宗室事弼曰此事裁在陛下外人謀之則爲統閒親公亮曰此亦當自外裁定弼曰爲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義閒無傷使彼可安而已上又問裁定親疏之宜公亮以爲當從上身爲親疏上曰當以祖宗爲限斷安石曰以陛下身卽是以祖宗爲限斷也

四月同天節罷上壽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減膳徹樂此三大事誠合典禮誕日特罷稱觴最爲深切所以遽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大效如在目前伏願陛下無以今日雨澤爲喜當以長年災變爲懼蓋修德致雨具應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上親書答曰意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

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癸丑先是同知諫院范純仁言今雨府之下則有侍從官實九卿之職也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使爲己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僚願降詔責朝廷闕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銓定量行賞罰上與執政議之王安石亦以爲當然　丙辰詔曰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其責不在已宜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極言無隱噫言善而不用朕有厥咎言之而勿言爾爲不恭將用此考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之典王安石之詞也

五月丙子呂誨言罷十閤之制

七月癸未上謂執政曰天下久安庶事廢弛況災變不細正當孜孜營致幾微之際所宜圖慮若事急難則無及也唐明皇處安之時治兵甚嚴驪山講武極有法也文彥博曰明皇晚年失策分兵二統遂至生變韓絳曰以明皇英睿求治若非末年荒惑忽於政事豈至此耶上曰人君豈可怠於政理朕非樂於勞苦蓋思少時精神可惜欲乘時有爲以安生靈至於兵乃是聖人之大權所以安天下也但不輕用非獨殺人心所不忍誠恐天道不祐

己丑上嘗以西夏累世桀傲背惠寇邊朝廷每遇罷兵處置無法以致侮慢乃詔文彥博等各言邊防久遠備至之策乃降手詔付陝西河東帥臣條上便宜至是來合羣策凡十六門奉旨裁處又增十事仍命擇便持所著事宜與逐路帥臣再議論審覈可否擬定取旨　上御資政殿召彥博等賜茶畢上曰便坐欲從容論事也上因語及選任知州未得善否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今以一州生靈付一庸人嘗痛心疾首卿等爲何如則可彥博奏以責在監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富弼曰朝廷當擇諸路長官十人路監司無不濟矣　韓琦等上表進新修英宗實錄三十卷目三卷

八月丙午司馬光上疏曰陛下已出視朝繼以經筵將及日中方還禁中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安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迫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覽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昃不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

冬十月丙申門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弼前後五章乞還政柄又數面懇上深惜其去以弼欲以西京養疾乃命判河南既入謝又辭河南乞亳州許之令學士院貼麻改正於是詔下六日矣弼初入相即除司空兼侍中弼固辭得免及罷不復加異恩蓋上意不樂其去故也弼將去復言於上曰比見親舊乃知人情大不安進用多小人諸處地動災變治宜安靜上既許富弼辭位問弼曰卿郎去誰當代卿者弼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上曰人才豈不自知朕自度不能遠略不過能保祖宗

舊業而已安石曰陛下不宜過自謙託以陛下聖質如此何所不可企及是日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亟上曰比慶歷數已甚減矣惟別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乃可省　已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延和殿上問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對曰今已降麻誕告中外臣雖言何益上曰試言之光曰閭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閭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有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爾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眞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

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旁輔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光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之所以留之至矣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與同列不合也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上曰韓琦敢當事賢於富弼但木強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上因歷問羣臣至於呂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惠卿所爲也近日不次進用但不合眾心上曰惠卿應對明敏亦似美才光曰江充李訓者無才何以動人主因論臺諫天子耳目當自擇其人上曰諫官難得卿更爲擇其人光退而舉學士陳薦史館蘇軾集賢校理趙彥若職方員外郎王元規　甲辰內批宋守約可本官簽書樞密院事時守約以威武軍留後爲步軍都指揮使王安石見之謂曾公亮曰此豈可奉詔公亮默然又顧陳升之曰此於理何如物議果允否升之曰亦自不凡安石曰亦須爲上論此后兩日遂罷守約簽書之命守約曾軍凡十餘年專以嚴明所居肅然無人聲蟬上庭木亦擊去之人或譏其過　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有本職公事欲上殿敷奏必光候朝旨既許上殿伺候班次勤經旬日儻遇朝政或闕及外事有聞係於幾速不容後時者耳目之司雖不應急陳閭不可得也伏覩天禧詔書或詔令不允官曾涉私措置失宜刑賞渝制謀求無節冤濫未伸並委諫官奏論憲臣彈舉是蓋臺諫之職言責既均則進見之期理無殊別何獨憲臣隔絕殊異欲乞朝廷使依見官例牒閤門即許登封詔三院御史及裏行有公事並許直申閤上殿御史中丞呂公著言昨令兩制議擇牧守臺省官及取士養人之法其餘所以爲治之具蓋欲一一修具此皆國家之先務而不可一日緩也當時人立異論皆以爲不可變易而特以因循爲便陛下聖賢超越洞然遠照以於呂惠卿光曰惠卿險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於中外者浮議爲非意者必將有爲也而自遷以來所施行者惟財用一二事而已如向之所議可以出治道化風俗者久未聞擇其可者而行之惟陛下推篤好力行之意奉之以終使三王之治遂復見於今日

十二月庚午遷英講畢上留司馬光問以變更宗室法光對

曰此誠當變更但宜以漸不可驟耳　甲戌詔中書樞密院言今所降裁減宗族新制內合具條件者令所司議定聞奏於是乃依中書所奏詔曰自我祖宗悼敘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闕臺並留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皇枝益繁屬有親疏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受分於流品雖敦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詔宜裁定限以等夷朕惟親戚之閒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邇或驩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差乃無益遠論事益不休

三年五月同修起居注陳襄兼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先是上患無知制誥執政以祖宗故事有直舍人院欲令襄爲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爲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之王安石曰如此除人則不可輕與人貴序而官易得人故若乃服屬之既竭暨於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懋勉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議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用須明命宜依中書所奏施行呂夷簡在仁宗時改宗室補還獨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至韓琦爲相嘗議更之而不果及上卽位遂欲改法於是王安石爲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善

閏十一月壬寅張載爲崇文院校書先是呂公著薦之召對問以治道載曰爲政不以三代爲法者終苟道也上謂載才

八月上批近令司農寺專主天下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事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所言看詳合歸有司二十二事先是上怪中書事多稽滯王安石言臣屢奏中書事多宜裁省勝邪恕于安石亦以爲然遂命之

歸有司欲諭修條例官先具合減省多名件逐次進呈上許之

九月涇原路安撫使言本路熟戶蕃部闕食乞降度僧牒百上批賜五百道付陝西宣撫使易見錢糴穀振之

四年春正月詔關天下廣惠倉田爲三路及京西常平本其當振之處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　戊申以宣徽南院使郭逵歸院供職館閣校勘顧臨爲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談兵嘗召對問以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也因條上十事及使湖南議論與執政違戾因乞解官侍養詔歸館閣供職踰年乃起

二月編修條例所言舍人院除官皆有定格除官之人無日不有而外制臣僚皆兼領他事乞自今內外官除授責降並撰定檢用從之

三月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運司奏慶州軍亂奏狀上深以用兵爲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以靜重爲先陛下即位以來勵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廢墮不舉之處耳　庚寅詔諸路置學宮州給田十頃爲學糧　乙未上論慶歷中財用未乏而事不振王安石曰財用足然後可以用兵然財用特用兵一事方今之事且搜舉人才理財用務富安百姓則夷狄不足論上論財用屈竭以爲皆緣置官多王安石曰以臣

仍修武成廟古學詔將作監丞宋靖國權發遣戶部判官呂嘉問相度以聞

十一月壬午朔詔應朝廷擢用不能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中書樞密院各專令檢正檢詳官一員月以事狀進奏院偏下諸路　甲申詔獨天下見欠貸糧共計米一百六十六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上以諸路民欠貸糧積日已久歲催索無已時故盡蠲之百姓聞詔莫不稱慶　己酉司農寺言諸路賣戶絕田產錢乞從本司移助常平糴本從之

五年三月上謂王安石曰楚建中言昨陝西用兵凡費錢七百餘萬有是否安石曰臣亦疑之然建中稽考沈起簿書數

果如是錢銀綢絹共千一百萬匹一路半年有奇所費已如是之多何由供億因爲上言西事稍弭邊計正當措置天下困弊唯兵爲患若措置得宜即中國可以富強餘皆不足議也　己亥詔勳臣後雖有致仕官依無人食祿推恩先是明堂赦文曾任兩府及節度使之家明有一德西後嗣無人食祿者其子孫量才錄用既而有司以致仕爲食祿故有是詔

五月癸未詔下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錄其受財者以贓法論

六月丙寅詔西作坊鑄京師諸門銅符契三十四上以京城門禁不嚴素無符契命樞密院約舊吏更造銅契中刻魚形以門名識之分左右給納以戒不虞而啟閉之法密於舊矣

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慶歷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學入月戊午罷之乞復之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

閏七月丙辰知潁州翰林學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孫劾公著在潁州多飲宴子弟以公庫器皿於豪民家質錢由是部吏無所畏憚詔轉運副使陸　知檢按擾皆不實上謂王安石曰朕知公著必無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病郡或不治宜與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聽安石曰公著但寬弛非強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令入京主判閑局亦無害故以太常寺處之御史張商英

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蚋爲害須捕盡乃得奏今大名府祁保莫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未盡進奏院以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蚋幾徧河朔而郡吏具文封進奏牘姑俟其撲滅盡淨方許奏聞則陛下欲上答天威而下卹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令進奏院徧指揮諸路後應有災傷並仰所在即時聞奏以稱朝廷寅畏天威遇災恐懼之意　乙丑遣起居舍人樞密都丞旨曾孝寬覘趙子幾往河東路察訪義勇利害及體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

八月賜太學生葉適進士及第爲試校書郎睦州推官鄆州學教授適處州人箚句國子監張墉言適曾試優等也是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幷式頒之天下

九月辛丑同知諫院張墉言朝廷自推行新法以來迨今數歲州縣之吏多不能悉行惟藉監司督責近者監司所至方能知利害又已移領他路乞自今諸路監司並令久任顯有勞效就加爵秩上因曰今官吏數易何以成治漢宣帝責仕有勞者增秩賜金正得其要諸任監司但委任責成如其不才即與廢退則自當奮厲

十二月詔差官檢視陝西武備從知華州呂大防請也大防因山崩陳私憂者三過計者一以爲三路京東人情剽悍最宜先處治邊則有城池兵械可恃之具而內郡武備素弛將帥多未選揀乞精揀三路京東守臣庶使姦猾將亂之人無

所窺伺萬一有虞則吾亦有以待之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選京朝官選人或舉充又詔諸路擇舉人最多州軍依五路法各置教授一員委國子監詢考通經品及新及第出身進士可爲諸路學官卽其所著詞章以問　乙亥詔諸路察訪官河東兩浙路許奏舉選人充京官職官縣令十二人餘路十人并陝不限員數　戊申詔創水磴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減官司容縱亦如之

六年六月申書以勸課農桑之法奏御上曰農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爲州縣約此以爲賞升其戶等耳目有條約可申明之　己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爲判監軍器舊領務三司胄案至是始按唐令置監而始廢胄案焉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一朝一夕且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

八月己亥樞密使王充言朝廷廣開言路微至於庶人皁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議也而比來士大夫輒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救增飾事情嫌愛在心言無忌憚雖朝廷必加審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含沙射人束縳還婦懷陰害以中良善託公議以售私恩此風浸成實玷聖政乞有司申嚴法禁庶懲薄俗詔中書樞密院

自今並遵守條制

九月戊辰淮南東路轉運司言直揚州民逐熟於泗州見振

乙丑上怪陝西兵少財用不足又以爲轉運使非其人曰使此輩理財舉事未得安石曰恐未可歸咎監司時既用兵卽所費若如此至於些小失計亦或有之未必便能致財用閥乏也

七年二月上因擇帥之難歎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宣王能新養育人才遂可征伐獫狁而蠻荆來威今朝廷可謂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宜爲朕養育人才以當緩急之用上又歎要一奉使如富弼之辨者亦不可得安石曰恐不至如此乃陛下察人才未盡

三月癸亥上批問都下米價踊貴可令司農寺發京倉常平米不計元雜價比在市見價之直量減錢出糶斗錢百五十

已詔司農寺以常平三十二萬斛三司米百九十萬斛其價直斗百錢至人減十錢益置官場出糶民甚便之　己丑詔曰朕涉道日淺暗於致治失執厥中上干陰陽之和乃冬迄今旱暵爲虐閭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月滋久未蒙體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眾歟何嘉氣之久不效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朝政闕失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詞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己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塞上感悟即命維草詔出人悅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慨歎懇側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歟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連年豐稔今旱暵雖甚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　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兩上論及免役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當使萬姓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尤以爲言者此實除去衙前賠費深弊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措置之閒或有未盡陛下但當廣聰明盡天下之議便者行之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則天下受賜矣

五月戊戌朔天章閣待制李師中言臣聞應天以實者見於行事動民以行者不以空言天生愚臣蓋爲聖世伏望陛下詔方正有道之士召諸公車對策如司馬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因摘其語遂貶和州安置　詔熙河歲計用錢令秦鳳路轉運司熙河路經略司用其無事時一年收支數申中書自開建熙河歲費四百萬緡　癸丑學士承旨韓維知河陽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遂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

六月癸酉河東都轉運張景憲爲右諫議大夫再任先是諸路官吏行新法或違失監司多所奏劾人情惴恐景憲不劾一人議者欲分河東爲兩路事下景憲言河東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以備邊寨其議遂罷兩浙路提刑盧秉爲太常博士升一任兼提舉監事歲課增羨也是時葢已徙江南東路矣上謂輔臣曰知州轉運使令久任呂惠卿曰眾議皆以舉縣令爲急不知列官分職何處不擇人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爲最近故以擇人爲急外縣令中明有績效朝廷擢用三兩人以勵庶官不亦善乎

秋七月戊戌詔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　戊申賜僧度牒二千五百試監主簿齋郎州助教敕告補牒五十振貸涇原環慶路漢蕃饑民及爲永興路常平糴本

八月庚午詔監司每半年一具有無措置改正事及保眾發

所屬官申中書考察如有可以施行即下所司令徧閱所屬
從河北轉運判官呂惠卿請也　丙戌命知制誥沈括爲河
北西路察訪使代章惇也先是遣內侍籍民車以備邊人未
喻朝廷之意上下騷動又市易爲患西蜀井鹽不可禁欲盡
實私井而運解鹽足之三事言者騰進未省括時修起居注
與上言車戰私井利害明日二事俱寢執政喜謂括曰公有
何術立談而罷此二事上甚多太平車之說括曰聖主可以
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鹽可禁括不敢以非爲是也
九月是時諸路災旱有司未能振濟壬子上諭輔臣曰天下
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辛丑詔從之
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糴使二者如權衡之
相依不可輕重如此民必受賜今有司務行新法惟欲散錢
二月己丑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李成之子上禮房條例十三
卷并目錄十九冊詔行之

至於常平舊規無人督責者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謹
守之　壬戌詔河北災傷州軍罷糴仍令轉運司具見管及
所賜錢糧有無闕少以聞　辛巳詔河南發運使歲買西浙
綢絹自今於所產處置場和買或預給錢毋得抑民先是既
詔民輸免其行錢而知開封府孫永他日因對復論非民所
願於是言者論其不便意在沮令而御史張琥又言之河陽
端明殿學士韓維元與永同議皆不當
十一月庚子永罷府事維落職　己未冬至合祭天地於南
郊以太祖配赦天下
十二月上封事者言河北西路災傷乞遣州委官禱名山大
川靈祠河北西路縣州自今禱祠祭祀並議以省錢屬禮科

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善人君子乃念亂不暇豈復有自盡於上之事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牧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無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　韓琦奏近令預買綢絹縣須借貸斛斗王安石謂韓絳曰此不可行絳曰細民不能須著寬鄙及進呈安石曰近歲方鎮監司唯以媚民爲事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薦饑乃其所慮也前問以北事乃云須盡改前所爲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啟寵納侮耳　丙寅命近臣禱雨天地宗廟社稷　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振濟饑民

冬十月壬辰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爲宣徽使判度支事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乃對請便郡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方平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有是命謂方平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同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

中書請出錢二百萬緡散在江淮等七路遇穀賤糴充計外邊價貴亦許量減價糶從之許借留內藏庫上供錢物及發運司蕃息錢總二百緡分三年撥還

十一月癸未右諫議大夫集賢學士宋敏求爲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制誥陳襄爲樞密直學士先是知制誥鄧潤甫言近者羣臣專尚告訐此非國家之美宜登用敦厚之人以變風俗上嘉納之居數日敏求及襄有是命自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行重法以絕請託之弊其言京師諸計支吏祿錢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及括爲三司使當熙寧八年其年支吏祿凡三十萬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嘗有吏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云

九年三月庚申上論人才以臣下登對多窺測人主意爲迎合之說其不中理者朕因加詰難欲使知上意所向者然亦慮緣此有不敢言事者輔臣對曰唐太宗之威嚴魏徵之切直終優容之其後不說徵者蓋不當以諫草示人也上曰魏徵以諫草示人非揚主之惡特好名耳

六月壬子富弼言天子無職事唯察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切乞重之又重也此劄子只恐陛下略知外事一二而已乞賜省覽庶免後悔也

八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言司農寺近降敕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實損大體乞朝廷不賣關伯徵子巡遠三廟以稱國家嚴恭典禮追尚前烈之意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瀆神此爲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之

冬十月上批體問得前日小雨於農夫亦有小濟宜擇日賽謝　戊子上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

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號州

十一月御史彭汝礪言臣觀朝廷近歲用言之道同之則眾舉之以爲奇才爲知治體而果用之異之則眾愚之以爲同俗爲不知變而果廢之而是非在已不在同異使同之而有所附焉則雖同乃所以爲欺也異之而有所取焉則雖異乃所以爲忠也夫上之所好惡民表也上惟同之爲好則民亦以同爲貴惟異之爲惡則人亦以異爲賤

十年二月侍郎御史周尹言昨彈李稷任法不公及不葬父事乞早降手詔李稷改軍器監丞御史彭汝礪言竊聞河東京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於市攻城略邑巡檢縣尉職在追捕指蹤有待臣觀漢京兆多盜起王尊於久廢渤海驚擾薦龔遂於垂老乞選通明智略之士更領州事稍寬諸科率欠負以安下戶　甲辰詔已差除緡具可以寬卹振補事以聞後禧上振卹事一曰蠲賦稅減役錢二曰除欠負養孤遺三曰罷抑糴禁科事四曰放鋪夫寬役人五曰省地理裁科撥並從之

五月庚申詔以歐陽修五代史藏祕閣　癸亥知越州貴政殿大學士趙抃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餓死者什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增米價抃獨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是歲盧秉奏計上問曰近聞滁和民食蝗以濟有之乎秉對有之民饑甚死者相枕藉上慘然曰獨抃爲朕言與卿合前此發運司入奏多歛羨餘以希恩秉獨以錢七十萬緡儻之司農負因言發運司但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本無羨餘其進者率正數也乞遂禁絕上嘉納之

秋七月辛亥詔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　辛未太常丞集賢校理知湖州鞫眞卿爲太常博士直祕閣以宣徽北院使王拱辰鄧潤甫言眞卿自改官至登朝三十年來常陳請磨勘故也　丙子詔太常禮院續修禮閣新儀

八月戊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黃廉爲京東路體量安撫廉既受命條舉百餘事郡守縣令能救災養民者勞來勸誘使卽其功發倉廩府庫以振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復業者擇其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使移給之皆使有粟所濵郡縣蠲賦幷責流民所棄男女於道者收養之年壯而饑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所活饑民二十五萬三千戶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常年牛借權錢八萬六千二百緡歸而論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敭用云

甲辰詔內外待制以上及臺諫官發運轉運使提刑獄轉運判官各舉文臣才行堪升擢官一員令中書審察隨才試用毋得舉官職及兩府已之親從監察御史黃廉奏請也初廉既奏請上用其言故有是詔應詔者百餘人廉又言勢孤地寒迹遠下僚者旣得以名聞於上願詔中書審察其能

而用之則急才之詔不虛行於天下

冬十月乙未知河陽呂公著提舉中太一宮公著至京師對延和殿勞問至上曰不見卿七八年殊覺卿老也公著面對曰臣伏讀近詔舉才行堪升擢官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未必盡出於近閣繆戾而難用也自熙寧初論新法不附執政者皆謫逐不復收用故公著見上首言之

十一月丁丑朔壬午詔自明年正月朔旦改元爲元豐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判太常寺陳襄集賢校理經歷李清臣王存詳定郊廟奉祀禮文　壬申光祿卿知潞州史炤再任

炤考課爲河東第一故也

閏正月戊子權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爲江南路轉運判官

辭日後上疏論時事且言不患無將順之臣患無諫諍之臣不患無敢爲之臣患無敢言之臣上察其忠懇論久之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庚子初澶淵決水復塞呂公著奏疏其略曰近日數起詔獄逮係煩眾有司極於鍛鍊羣下無不震恐比至臨決多從末減昔于公一郡之獄吏耳猶以陰德有報庇及子孫今萬乘之尊六合之廣布德施惠固宜受福無疆施於萬世召公著入對上迎謂曰覽卿所奏深得近臣盡規之義時發有功於宗社宜優卹其家耳公著因言自古變國亂家不過親任小人宦官通女謁寵外戚等數事而已上深以爲然時王中正宋用臣等任事故公著假此以諷上既退辭向歎曰

公乃敢言如此事耶向汗流浹背

夏四月乙卯御史中丞李定言奉行朝廷法令以致之民者諸路監司而鉤考之法今御史臺分察官司違慢若推此法以察諸路監司宜無不可者苟如此則朝廷法令不至頽廢從之　丙戌詔羣臣求直言時占者講京城有兵變詔修京城制軍器訓保甲養保馬知制誥王安禮上疏曰和氣致祥乖氣致沴意者羣臣是非好惡有不遵諸道乘權射利有不察主上惠養元元之意用力殫於溝瀆取利究於園夫殆有以召是變臣願陛下省不急之改作紓弗勝之工力至於祈禳小數之損舊章恐非應天以實者上覽奏嘉歎他日進對上曰王珪欲使卿條其所以朕常謂左右大臣宜遵下情以

達於上不應沮格人言以壅塞人主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不之見也近習之蔽君何以異此朕今信卿卿第言之閏九月壬子詔於都城門外賜文彥博餞送御筵令中書樞密院臣僚同赴上自爲詩以之詔命參知政事章惇爲之序詔彥博曰卿佐仁宗朝蚤冠三事懷忠奮策迄有成勳來觀外廷相成宗禮崇進公品位茲洛師錫宴賜詩昭示殊禮仍敕近輔序而識之庶傳無窮著見賢業其承朕志體睿思今賜卿詩序至可領也　乙卯潞國公文彥博爲河東永興節度使韓國公富弼爲守司徒劉沆追謚文安王堯臣改賜謚文忠堯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爲祕閣校理

冬十月辛酉詳定官制所檢討文字光祿寺丞李德芻表上

元豐郡縣志凡三十卷

十二月乙未朔詔諸路監司具到部下知州通判治狀最優有未經朝廷任使者令中書籍其姓名

四年三月甲辰翰林學士承議郎張璪爲大中大夫參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爲不賢讒也臣恐士弗得進矣臣爲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姑試卿德不回朕復何慮知制誥王安禮爲翰林學士安禮於訓辭初不經意而典贍豐潤上數稱之御史豐稷言安禮性行淫僻師言鄙之擢在詞禁地親職重將何以訓多士僕四方御史朱服又言學士職不專以翰墨爲事令安禮行義如此而朝廷擢用不已豈是陛下

昭示好惡使人之所遵行者哉伏望追寢安禮新命不聽

戊申詔河東河北路轉運司尋訪程嬰公孫杵臼墳墓所在以承議郎吳處厚言二人保全趙孤乞加封爵故也詔封嬰成信侯臼封忠智侯立廟載在祀典　是月甲子有上書乞審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之眾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彙之於彼從之則爲是背之則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夫家自爲政人自爲俗先王所以必誅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眾行之數年自當得人也

五年二月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爲最近漢刺史有入爲三公者益重其任耳今藩郡不過數十往往多不得人則縣令可

知也自今更宜謹擇　辛亥分命輔臣祈雨

四月壬子知開封府王安禮言三院獄空安禮事至輒斷庭無留訟久繫待辨者一切論決於是以獄空揭諸府門遣使之使去亦不肯矣

過見歎息稱以爲異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觀政內史廖輩從容俎豆以奪其謀者秦有人也安禮留意吏事能駭動外夷於古無媿矣　壬戌崇文院校書楊完編類元豐以來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成三十卷以進　蔡確既爲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闕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問上曰陛下用確爲相豈以材術卓異抑亦還陟適在此位耶上曰然安禮願上曰陛下謂適在此位何得自大

上每燕見大臣多及前代興亡事上臨御久羣臣俯伏聽命無能有所論說時因奏事有秩詰責者安禮進說曰陛下固聖矣而左右輔弼宜擇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則朝廷尊上善其言

七月乙未上謂輔臣曰唐明皇晚年逸豫以致禍亂如本朝無前世離宮別館遊豫奢侈之事非特不爲亦無餘力可爲也蓋北有強虜西有黠羌朝廷汲汲支梧不暇然二虜之勢所以難制者有城郭有行國自古聲教所不及夷狄之力有限今兼中國之所有比之漢唐尤強盛也

六年八月詔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汝州宗孟坐違法籍治西府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說壞之也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

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敢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無論別事只辭樞密副使辰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

冬十月詔封孟軻爲鄒國公以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屬兗州未加爵命故特封

七年五月范純仁權知河中府官制初行上欲召純仁弟純粹由陝西轉運副使入對上問純仁無恙純粹對以實故上悟尋有是命純仁至河中時督教保甲甚嚴非老幼不許在家農事皆廢純仁上疏曰欲乞權任教閱不報

六月禮部言歐陽修等編太常因革禮始自建隆迄於嘉祐爲百官嘉祐之後缺而不錄熙寧以來禮文制作以垂法萬世乞下太常委博士接續編纂以備討閱從之

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奬諭賜銀絹衣帶焉奉議郎范祖禹爲祕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上感疾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光及呂公著爲師保蔡確知光必復用欲自託於光乃謂職方員外郎邢恕曰上以君責爲資政殿學士異禮也君實好辭官確晚進也和叔門下士宜以書言不可辭之故恕但與光之子康書致確語康以白光光笑而不答亦再辭而後受

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還御福寧殿東閣之西宮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見於上榻前

三月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臣王珪讀遺制哲宗皇帝卽位
史臣曰上聰明英睿天性孝友事兩宮竭誠盡力天下稱孝
慈聖光憲太后之喪哀毀過甚旣除喪思慕不已歲時獻酌
每至欞仁殿必慟哭盡哀禮過皇后宮庭肅正親愛二弟無
纖芥之閒終上世乃居外第聖學高遠言必據經探造道德
之蘊而精於法數每論經史多出人意表閒凡臨御選英講
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在東宮素閑王安石有
重名熙寧初擢輔政虛己以聽之安石更法令中外爭言不
便上亦疑之安石不自得求引退八年不復召然恩顧不衰
司馬光呂公著雖議論終不合而極口稱其賢勵精求治如
恐不及總攬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勤學御殿決事或日昃
不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
之奉乃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保之也將定官制猶慮閣中
考求沿革一年乃成人皆不知雖治尙嚴整智勇果斷而造
次必仁恕羣臣進見顧問或不能對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
他有忤意者雖甚不樂終保全之每當用兵或終夜不寐邊
奏絡繹於廷處畫號令諸將必丁寧詳密授以成算雖千里
之外上自節制機神鑒察無所遁情恩威相濟人不敢不盡
力如李憲張誠一輩雖甚親用然未嘗弛其御策無不畏上
之威明而莫之敢肆欲先取靈夏滅西羌乃圖北伐積粟塞
上數千萬石多儲兵器以待及永樂陷沒知用兵之難於是
亦息意西伐矣在位十有九載規模建立取法三代由漢以

神宗任用安石

嘉祐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于是徑遷知制誥安石自此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忤

治平二年冬十月復以安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安石屢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一朝召之不起或以爲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字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上也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每以爲韓琦沮抑已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眞輔相之才奎所言發臧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備見其臨事迂闊且護前非萬一用之必紊亂紀綱公亮發臧聖聽非臣發臧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上納奎言于是安石不再召

四年春閏三月癸卯安石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八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召用上謂安石文行實高出于人上曰嘗事如何奎曰恐迂闊上弗信于是即召用之制曰王安石學爲世師行爲人表廉于自進優處東藩茲有敘言宜還中禁俾夫左右先後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哉可特授爲翰林學士

熙寧元年四月壬寅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德仁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以堯舜爲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爲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于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爲法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爲難不可爲高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爲制也上曰卿可爲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　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蠹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曰本朝乘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于非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敘立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

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責交私養望者多至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墮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異于庸人農民壞于差役而未嘗時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伍卒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堯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

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順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鄉所奏書至數徧言本朝事可謂精盡計治道無以出此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安國安石弟也于書無所不讀數舉進士試禮部輒不中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策第一召試祕閣母喪罷上卽位翰林承旨王珪首薦之樞密副使韓絳邵亢又同以安國所著序言十卷進上于是出手詔稱美令召試舍人院

七月詔司馬光王安石同定登州謀殺刑光與安石異議安石不曉法好議法論者不以爲是時知諫院吳申上疏論事輔臣以申疏進呈祖宗成憲不違朝廷衆論士笑曰衆論何可不違刑名末事尙不違況遠大者乎學士王安石曰先王但稽于衆非一一從也又曰且如謹奉成憲不知申意欲何如謹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謂之謹奉成憲恐非是上由是不聽申言罷申諫職

八月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畢兩府臣僚賜銀絹詔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臣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其餘浮費自今日爲始耳安石曰國用未足猶未賚實非臣等所安欲望特從誠請大禮畢陪祀官並蒙賜

得善理財之人光曰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乎民將爲用之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爲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豈獨爲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奏申嚴外辦沃盥奏帨巾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省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所言意草批劄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

上欲用王安石參知政事以問輔臣曾公亮因薦之唐介曰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也介曰泥古而議論迂闊

後使爲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曰乃曰朕問安石以爲然可卽施行介曰陛下以安石爲可大用宜卽用下加此使大臣何以自安且陛下以安石爲何如人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可否子翰林學士必以臣爲不才當先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任大臣之體也介雖言然上意益向安石矣上謂安石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安石對曰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百年承平學者之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精雖有臯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必爲小人所蔽因卷懷而去爾

二年二月王安石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諭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爲朕推行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爲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少善人君子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無所知者和之于後雖具超然獨見恐未及效功而爲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宜先講學使于臣所學本末不疑庶幾能盡有成上曰朕知卿久非自今日也又曰朕仰慕卿道德不知卿所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上以爲然自此安石政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騷然矣

詔立制置司條例司甲子命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及王安石領其事安石曰今財用分于開闔欲散不能相通故多費失天下之財使利出子一孔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爲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然此法既修必大違流俗而異論者眾在陛下先有以斷之然後可爲此須藉人才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況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有一二人敗事況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能無此失上曰自來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事少成故置司以講求理財之術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冬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後九月又加集賢校理初欲置惠卿經筵會公亮以爲京官無例須撰朝官乃擬中允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可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謂無害乃已

十一月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條例司難以發書欲令孫覽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推此事但可如故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理財特置一司于時事以爲併之無傷也又曰今分爲一司則事易商議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議然後草具文字恐成須徧歷四人看詳然後出于白事之人亦

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爲姦況制置司無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施行自不須併入爭于上前日晏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爲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爲非使曰陛下非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韓絳用事甚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欲善傅會以取富貴而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爲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開不從設制置條例司引升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詐深德之後升之語安石曰茲事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儲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以擾民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今卻每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阻遏願請考罰貫納見錢一貫五伯于常稅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

盡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己任也安石大怒二人于是乎始判　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奬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險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賦詆諆論優游浸漸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人所共知司馬光言惠卿愛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所好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

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

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上問王安石以眞宗時邊事安石曰臣按實錄當時君臣議論未嘗說到底上下相與皆滅裂而已則何以待夷狄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疏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于衆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三年春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儲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以擾民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和買絹錢俵散今卻每又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翻成騷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阻遏願請考罰貫納見錢一貫五伯于常稅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

餘見青苗門　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爲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推心委誠言聽計行人莫能閒眾所共知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詖誰安石得之怒卽抗章自辯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于詳閱今覽之甚嫌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暮

年聽去韓絳與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而沮之彥博
內不平遂引暮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面諭復視事安石之在
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
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安石入對上勞問曰青苗法
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
壞法必無失陷錢物之理安石旣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
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稱有
急奏乞登殿言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懼及安石復視事子
韶等乃私相賀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而責公亮等曰爲宰
相當有執守何得妄降劄子今量抑配青苗又輒刪去當日
詔語公亮等不敢抗　安石旣至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

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
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
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阻毀之軾又上疏曰陛下近
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
上以軾所對策示安石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
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異
論耳無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爲
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扑後乃可用如軾
者不用之使自悔而細其不逞之心安肯爲陛下用且如軾
輩其才爲世用甚少爲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　上論安
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

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
學士院進試館對策其問意專指此三事是何理朝廷亦何
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　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
事絳聞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
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李定爲御史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爲工部郎中兼
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呂公著之爲中丞也人謂景
溫先必舉御史及公著罷乃有此除
四月上謂司馬光曰王安石不好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
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
呂惠卿姦邪而爲安石謀王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幷指安
石爲姦邪也上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非衆
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
爲獨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
獨與此三人其爲天下耶遂退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
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趣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
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俟羣言稍息當罷之
不欲急罷恐傷王安石故也
三年六月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
稅坐邁詔旨不散常平錢自劾也其後乃上書稱青苗法實
便初自迷不知爾時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

安石曰爲人反復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時畿內初置保甲且觀其端而知宿州元積中遂乞布之四方故京師爲之語曰元積中逆承保甲陳舜俞翻悔青苗聞者以爲笑　司勳員外郎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權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台符閻之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之安石喜其附己故有此授　丙戌貶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胡宗愈通判眞州仍落館職宗愈爲諫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呂惠卿筆也初欲與知縣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

七月樞密使呂公弼腳去位上議所以代之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上曰安石與曾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隱乃安石之至公又曰青苗已有顯效光曰茲事天下知其非獨安石之黨以爲是爾上又曰蘇軾非佳士光曰豈不佳于李定定不孝安石喜之用爲臺官安石常欲置其黨二三人子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託而曾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辭卒罷之

九月庚子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兼三城節度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後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石屬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乃聞其言　龍圖閣學士大夫祖無擇授忠正軍節度副使併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異論尙紛紛用光卽異論有宗主今但欲興農事而諸路官司觀望莫肯向前若更使異論有宗主卽事無可爲者上遂不用光公亮曰眞宗用寇準人或問其故眞宗曰且要異論相攪卽治道何由成若終令君子與小人相攪則君子但有卷懷而已上以爲然　癸巳賜大理寺丞王欽臣進士及第祕書省正字唐坰出身初坰爲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薦坰宜在館閣故得召對坰有才辨韓琦甚愛之既去嘉祐中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時詞臣許授潤筆物安石

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安石猶以公亮不盡同己數加毀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于是乃聽公亮罷相司馬光登對乞許州及留臺上曰必得許州乎光曰臣安敢必但稍便鄉里即臣之幸也上曰西京如何光曰恐非臣所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辭　司馬光知永興光辭上謂光曰今委卿長安邊鄙動靜及本路民間利病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爲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兩浙耳

冬十月職方員外郎鄧綰爲集賢校理校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雙流人舉進士高第累遷宰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稅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聖澤臣

以所見宰州觀之而知一路以一路觀之而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于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白于上使乘驛詣闕時慶州方有夏寇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綰自至京師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我須爲之尋又命綰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呂誨提舉嵩山崇福宮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寢誨雖在外過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于是以疾求退故有是命　會詔兩制舉諫官眾俱以爲當令宜爲諫官者無若蘇軾于是范鎮以

軾應詔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安石弟安國姻家也景溫意軾爲諫官必攻安石短遂以謗語力排之云軾前丁母憂多占人船私販蘇木安石下淮南江南東西京湖北夔州成都六路體量其狀事不實士論薄之鎮又舉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賢良對策極陳新法之害初宋敏求第爲三等上覆考王珪等以第四等詳定韓維從初考安石見而大惡之密啟于上以御批黜文仲令再進呈乃下詔罷歸故官孫固屢封還制書不許鎮于是曰吾前舉蘇軾爲諫官後舉孔文仲賢良方正可謂無負朝廷矣即日上章乞致仕馮京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鎮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命舍人蔡延慶爲告詞有詆欺要君之語安石猶不爲快自加改定極

其醜詆明日延慶賀鎮且以制詞出于安石爲解鎮誚之笑曰才無任職之能鎮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于自道也即上表稱謝云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臣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初至和中趙抃爲侍郎御史與鎮爭劾宰臣陳執中家決婢子事與鎮有隙至是安石恨鎮數訐之于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抃抃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即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安石悵然謂抃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抃曰不敢以私害公也

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爲禮部侍郎平章事王珪守本官參知政事　丁酉曾布知制誥上初欲用張琥

王安石以意使琥爲文琥辭不爲布自請爲之琥由是忤安石意遂不得知制誥

冬十二月章惇經制夷事官吏多爲所狎侮獨張商英與抗論不少屈惇奇之乃薦商英於王安石于是召對擢用

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遂謁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半城安石翌日乃出安石曰臣竊觀陛下所以未能調一天下兼制夷狄正爲不明于帝王大道非謂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于精簿書刀筆之事羣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略似當更討論今在位之人有事韓琦富弼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敢固違聖旨然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强卽須至再煩聖聽

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塞上曰卿無乃謂朕有疑心自制誥知卿屢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固知卿不爲呂誨所惑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韓琦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爲公著所惑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得安有不爲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乃待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此臣所以不免違忤陛下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閤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　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實病若更黽勉半年不可强卽須至再煩聖聽

聽

秋七月前虞州縉雲尉條例刪定官郭逢源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爲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未之有也又上疏曰廢去樞府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帥合文武于一道歸將相于一職復兵農于一致此堯舜之舉也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俊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宜曉事可試用也

八月癸卯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坰爲潮州別駕初以王安石薦得召見驟用爲諫官數論事不得

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嗣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貶嗣疏留中其略云安石用曾布爲腹心張璪李定爲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爲鷹犬元絳陳繹爲厮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爲賢又作姦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之心保甲以農爲兵凶年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令監司壓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爲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盧杞翌日執政進呈上曰堲素狂不足責乃改授大理許事監廣州軍資庫

六年二月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旬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不許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上曰卿如此必是以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臣非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妨賢路又病所以求罷非有它上曰朕置卿爲相事事賴卿以濟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爲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豈可謂無其人但陛下未試用耳上再三曉諭安石乃告乞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諭旨于是安石復入視事夏四月上令沈起密經制交趾事諸公皆不與聞凡奏請皆

聽報

九月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寺楊汲府界游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閿裘民田廬冢墓

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龍圖學士孫固知成都府先是上以固東宮舊人嘗問固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度而安石少從容凡四問均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數議事不安故也

七年夏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句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韓絳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安石爲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歎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退上不許面呂惠卿又使其黨自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面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郡休息意更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寧府安心休息以安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從此浩然長往也又賜手書曰韓絳懇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爲朕詳告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己仍以惠卿爲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喜神　己丑詔曰先是惠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徧遺諸路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詔申明之　王雱爲右正言天章閣侍講以疾不能朝又詔給俸免朝謝許從王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

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呂惠卿同提舉

六月乙亥詔監安上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編管汀州始俠監門爲大旱上書言事併畫百姓藍縷之狀爲圖以獻書奏上歎息終夕不寢遂下詔求直言有旨放俠擅發馬遞罪會安石請罷相上不許使言安石所致罷果雨俠自以所言中未幾又上疏五千餘言既言時政得失且言安石作新法爲民害惠卿黨姦邪擁蔽聰明獨馮京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爲相惠卿大怒遂白上奪俠官汀州編管

八年春正月甲午朝不視事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憾俠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籍俠以排去京幷及王安國乘間白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甲寅詔罷諸路將參謀初置三十將上曰俠書言青苗免役流民等事此衆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恐由京使安國導之工亦疑然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知雜事張琥卽劾奏京大臣與俠交通有蹟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京俠素惡王雱而議論常與王安國同非新法安國厚之俠詣登聞鼓院上書言諷判檢院延與啜茶聞所言稱奬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俠京稱俠之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獄既具遂罷京政事俠遠徙諷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又恐其復來乃因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　辛丑察訪荆湖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州縣災傷五分以上則不與焉且留以俟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其法從之呂惠卿爲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張方平言中戶以下鮮有蓋藏田蠶所收歲有厚薄戶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煽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今茲一事專用撓人徒騷擾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是歲十月卒罷手實法　甲寅詔罷諸將參謀初置三十將許武舉學生充參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機警何用布衣參謀徒長奔競耳罷之

二月丁卯前曲陽縣尉呂和卿爲奉禮郎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法至是判軍監章惇請以爲丞仍特改官　癸酉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知平章事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已惠卿既得政恐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許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句當御藥院有方奉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遂倍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卫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爲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惠卿主張而已固稱呂惠卿兄弟

不可得安石曰諸兄弟皆不可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到陳留道中與語極曉事安石又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詔用臣誠欲竭有所效以報陛下知遇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跡形跡最害事

閏四月上欲用宣徽使張方平爲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道若入必爲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　甲寅詔司農寺條例司其應言廢罷者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

五月御史臨川蔡承禧言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招權慢上併及參知政事呂惠卿且言惠卿辟劉谷爲經義所檢討與官俸令教小兒　丁亥宰臣王安石與惠卿同對上獨顧安石屢稱其無私殆以曉惠卿也於是惠卿求去不許

秋七月崇政殿說書同管句國子監呂升卿權發遣兼修一司敕升卿乞罷管句國子監從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劾升卿既自辨析且乞劄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承禧劾升卿事惠卿乃謁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爲參政責不在卿一人卿何必爾惠卿曰頃安石之去一時乏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當決去上曰卿以承禧故耶承禧言臣伏見近日陛下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弟無與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爲參知政事苟自度無

過豈至爲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耶安石必念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恩但陛下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故每事易介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故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終不令卿去惠卿曰前數宣諭臣以臣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知政事莫參知陛下政事否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已曉無過慮惠卿不得已乃復就職

九月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必是陛下聖諭及嘗借臣奏對日錄觀之後頗開解忽兩日前余中業唐懿來爲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語上曰安石無它意

冬十月己丑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專威福賞刑天下其憤　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爲國司直阿祓所與屈撓典刑舉言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知陳州　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近日陛下斷然罷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相濟無如章惇忿卿雖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與惠卿

已黜逐而尙留停在朝廷亦猶瘡病四體而止治其一邊藏除一堂而尙存穢之半也于是罷停三司使以本官出守

十一月丙辰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閒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足恤也上曰豈若幷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

十二月己丑王安禮知潤州先是呂惠卿言安禮任職官狎遊無度于是安禮乞出即從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求其過失故也

九年六月辛卯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託張若濟貸部內錢聞推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差甕周輔推鞫乃綰鄉人嘗爲御史推直官不惟有嫌于法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新權發遣泰鳳路提點刑獄李竦與甕周輔同推鞫安石既與惠卿相惡令徐禧王古等按華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于雱猶恐不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其議取鄧綰等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所結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卽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十紙其略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尙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于卒歲之閒莫不備具雖世之失志倒行以逆施者迫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于此又曰臣之所論皆平日肺腑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而問雱雱乃言其情安石始咎雱雱先病疽忿恚增劇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　己酉王雱卒年三十三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門下多媕薄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爲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罷逐及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私事皆自雱發之

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俟王雱終七供職

九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其略云蓋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國家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十月丙午王安石罷爲鎭南軍節度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于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溫厭安石之所爲故有是命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充性謹密在兩府數乘閒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知成都府馮京知樞密院事先是之閒莫不備具雖世之失志倒行以逆施者迫不如此平日

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手筆奏之其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爲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丙■到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平興國等寺充常住爲其父母及子雱營辦功德從之　司馬光致書吳充云今苦法弊而不易民疲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蜂蠆有毒則恐廟堂之上亦未易安居雖復威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苟不能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瘡之沸而益薪適南而北轅疾馳也充代王安石爲相知遺以此書焉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

七年五月詔中書舍人蔡卞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六月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乞賜名額從之以報寧禪院爲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爲不近人情者雱實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爲僧寺蓋爲雱求救子佛也

元祐元年夏四月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怪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謟佞輻湊敗壞法度以至今日方爲正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何如更不煩答以筆札扈前力主張則仗晦叔也詔再輟視朝贈鄆推遣表恩七人命所在辦祭葬事

神宗朝臣議論新法

神宗卽位勵精求治以王安石學行負時望召爲翰林承旨
引參大政一日榮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得登
對於崇政殿上更衣復坐以次賀引中丞呂誨待對於崇政
殿侍讀邇英司馬光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朝路
光密謂誨曰今日請對何言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
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眾皆喜於得人奈何論
之誨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
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

用則疏若在侍從則可或容置於宰輔天下必受其弊光又
諭之曰與公爲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諭未見其
不善之蹟以傷恩遲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
籌慮誨曰上新卽位富於春秋所爲朝夕謀議二三執政苟
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
語未畢各趨以出誨疏奏曰臣竊見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唯
其用舍係時之休戚也至如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順
非而擇强記而博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盧杞姦邪德宗不
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病諸陛下卽位之初起
王安石爲學士搢紳皆謂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
用也乃進貳臺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輕重也

謹按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漫上陰賊害物眾所共
知今略疏十事皆目覩之蹟一言近誣萬死無避慢上無禮
好否欲進見利忘義要君取名用情罔公以私報怨怙勢招
權專政害國商權財利以動搖天下臣究安石之蹟固無遠
略惟務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誤天下蒼生者必斯人矣陸下圖治之宜當稽于眾方天災
屢見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
安靜此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瀆觸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
於眞僞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非安當
復露章請避敵怨取進止是日司馬光退歸玉堂以誨遽論
安石者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聞復有傳述誨疏者往

往亦偶語竊疑其太過　熙寧二年二月前大名府推官蘇
轍爲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先是轍上書言事卽日召對
延和殿疏奏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
頗得具要參於下僚不得伸誠亦可惜因有是命時安石新
得幸急於財利置條例檢詳文字官命呂惠卿蘇轍同爲之
安石多與惠卿謀轍議事多牴牾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
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不便以告轍曰以錢貸民使出二分
息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
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
捶必用州縣不勝煩矣介甫曰君言有理徐議行之　時上
既用富弼爲相猶以足疾在告上遣句當院御藥院劉有方

諭旨令先赴中書供職弼固辭曰豈有召自外郡未見天子而遽坐廟堂須聞天下之政乎是日弼始入見上諭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孚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臣之拜不獨賀陛下堯舜之明亦爲宗廟社稷天下生靈爲賀似此宣諭不爲當今之論亦可爲萬世子孫之法盡忠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在庭臣僚天下官守人人盡忠方能成天下之務上曰卿論至詳甚善弼又曰臣自沿路到京聞士大夫說大抵守道者心多不安希進者往往得志願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混淆小人漸進茲係治亂之大者陛下若不以臣說爲妄略加聽納則異日必有所補弼又曰臣聞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必有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太

抵小人惟喜動作其間有所希冀緣朝政守靜事有常法小人無可望也願陛下深賜審察無致後悔弼又曰臣聞天下財用不充執事必須多爲經畫其有常數目乃祭祀百官六軍西北賜與人往來等費是也其所不知者內中取索及兩宅請俸以致土木興作等費不一並宜置局會計漸節不急之用則百姓無暴斂之苦國用無不足之慮上改容聽納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金石之言朕不忘也富弼言大臣須和以濟務上即問安石所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又字略見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使能爲先而不以任賢爲急但見朝廷以理財爲務而於禮樂教化之際有所未急但朝廷當深

念國體有先後緩急耳上領之

夏四月滕甫知鄆州甫性疏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節洞見肝膈上待甫甚厚特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夸視於人因見御札有用字誤者因譏甫以爲揚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惡甫故極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　知制誥錢公輔罷知諫院時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諫官至都堂諭之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以濟所願公輔對曰所爲是耶天下誰敢不同非耶公輔雖同之不得已公輔素與安石善及入翰林爲學士也首

薦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置之禁林必有補助而安石盛主辭向欲進用而公輔方請黜向安石素惡甫將廢逐而公輔反營解之安石以是怨公輔言於上曰臣昨以公輔在先朝言事似非希世顧望者故舉以自代誠不意今挾邪乃爾至是上問安石有公輔挾邪之語乃問安石以前冊事罷之何如安石曰此日安石亦宜罷蓋其理合罷則非以一事罷之人自以爲宜陛下以進退羣臣當如天道生殺自然可也乃罷公輔諫院　丁未給事中參知政事唐介卒介數與安石爭論登州謀首事於上前曰新法天下皆以爲不可安石曰以爲不可者皆朋黨爾安石強辨上主其語介不勝憤開居頃之疽發背而卒

五月鄭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爲滕屠鄭沾嘗言於上曰獬極險不宜使之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呂誨卽奏曰臣所惜者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朝廷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上出誨奏於執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更乃如此是日王安石以呂誨劾章乞辭位上卽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六月御史中丞呂誨出知鄧州誨初論安石上使諭解誨執愈堅又奏曰臣受國恩家有忠範惟知死節以圖報效竊美官自謂得策我視君犬彘之不若也遂拂衣上馬至是詔少念報國奈何專附安石求美官顯今得罪分當遠竄君爲安石所指切安石白中書曰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事多近名落御史監充當日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爲忠人君以納諫爲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臣執政進退天下之事臣恐無益於盛時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不敢任情小人不敢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與純仁並爲御史亦嘗擅納告求去上還其奏安石乃具謝起視事安石既視事益自信日以經綸天下爲己任盡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造出條目頗

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幸於輕重詔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無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知而柄臣遂掇拾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得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姦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伯富國強兵之術尙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議爲流俗之語異已者指爲不肖合意者卽爲賢能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搏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安石見客惟務雷同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令則一切規隨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辭堪任諫官者二員卽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辨不及凡事不能力救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爲

安得政令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爲河南府推官　轍初爲檢詳文字朝廷數召劉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轍因求見宰相陳升之問君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爾近日詔八使欲遣往諸路不審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實之耶未知而慢遣出外羅諸事也升之曰君意謂如何轍曰昔嘉祐遣使寬恤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升之曰吾昔奉詔看詳寬恤事如范堯夫所言多中理轍曰今所遣如堯夫有幾升之曰所遣賢將不肯行轍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卒遣之宅日又除方平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方平姦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爲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徒誤仁宗賞罰甚眾今留在內於陛下何所補但令羣邪更有宗主爾方平亦堅乞南京留召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情戒事國之大本願陛下廣聰明覽聽外采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爲社稷之慮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應而嘉禾生遂退就誅殛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卽行矣

三月傅堯俞正昭文館同判流內銓堯俞始治喪至京師王安石素善堯俞未卽見也安石數召之旣見語及新法安石

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爲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　辛巳司馬光言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所以釐違詔命不敢祇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又疑因臣之言激怒陛畫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日中外鼎沸皆以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言彼言青苗不便者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臣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米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

盡散之宅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向時錢米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法之害尤大也陛下誠能昭然覺悟聽納臣言罷制置三司及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爲太平　臣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爲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　先是上欲置光兩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終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方光之力辭也韓琦閭之亟走書文彥博請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彥博以琦書示光光正色曰古今爲此名利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矣於是彥博復琦書曰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乙未條例司奏遵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爲之既而琦又言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爲不當臣詳觀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切直之語曲爲沮難欲望親覽後付中書密院看詳及送御史臺集百官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殛若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卽乞依臣奏施行上閱琦奏謂周禮喪記無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賒買官物非稱貸也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開貨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陛下若非略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爲媿恥

丙申右正言孫覺言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晝一文字頒行天下曉諭官吏凡有七至於諭斂散出入之弊將來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於援引經義以傳會先王之法而不知其後將以召怨賈禍者臣得極陳之其條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爲此病民斂怨之術陳升之曾公亮趙抃皆位冠百僚身專大政首鼠厥義曾無執守臣於安石雖有舊故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爲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令檢會臣累奏早賜施行張戩言天下之論難掩在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毋適毋莫義之與比昔建議謂使試而行之今已知有害而反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爲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而改法持之愈

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爲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益沮公議先失衆心議其重輕未見其可於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無理讓不及終而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至臺諫皆有異則人言紛紛如此何足怪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豈少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卽位以爲善政不敢異論陳升之曰豈可有異論訪問羣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妄作故致人言耳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臣嘗略諭以方鎭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爲害理若不申明法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以息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義理義理者乃人心之所悅上又論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心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興戰無異今日稍卻卽坐爲流俗所勝矣　己亥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行爲銀臺司不行再諭以光累有辭避已行褒依舊供職是日光又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卿何爲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罪猶小尸祿之罪尤大故也上曰今士大夫洶洶皆是爲此言卿爲侍從聞之不得不言於朕耳上曰卿見元敕否光曰不見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風令抑勒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率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國子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檢詳文字范鎭罷知進銀臺司初鎭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旨諭鎭行下數四猶不肯會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上許之鎭又封還詔書下令再送鎭行下又封還曰陛下除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人今一旦追還誥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鎭言由臣不才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故今興利之風日進尙德之風寖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

右正言祕閣校理李常落職爲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錢流毒四海又州縣有錢未散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黜　上批監察御史裏行張戩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詔外要守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所入章奏興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戩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幷言散青苗取利爲害及王安石處事乖謬專爲聚斂好勝遂非很愎日甚呂惠卿險薄姦凶尙留君側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優柔不斷觀望畏避顚危莫扶戩旣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詞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笑戩怒曰參政笑戩戩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戩顧曰只相

公得爲無過耶退卽家居待罪故遂與子韶同紲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旣而有旨召襄試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請用爲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下上批別進呈而改是命　程顥僉書鎭寧軍節度判官顥旣罷御史懇辭京西故也顥與王安石厚善條例司奏遣八使顥在遣中一日與王安石語安石之子雱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新法行矣顥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何與顥自此與安石不合及詔舉中丞呂公著以顯應詔安石尙喜顥助已而天下益苦新法乞罷青苗錢去提舉官安石大失望顥亦以言不聽請罷上曰人言何以紛紛如此安石曰此輩小人

若附呂公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故紛紛不止也七月新除宣徽使判太原府歐陽修復觀文學士知蔡州先是修自歷官至兩府凡有建明詞旨堅確故安石言其可任大事及安石輔政多所更張同列無合者修時判青州安石奏上進之使判太原意在引之執政以同新天下之法修固辭方上章論青苗非是濟闕直放債取利中書言修擅上散詔特不問罪修卽表謝語益侵安石言有曰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細眾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閒宜之務則又非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之衰軀持千鈞乘運之見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塞責又言所宜必辭者三所難安者一安石見之不悅奏從其請遂

有是命司馬光言修表中戒小人之遂非沮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知之其意有在矣

十二月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光在永興宣撫司請增修城壁雖內郡不被邊亦增修如邊郡光奏罷之又請添軍馬於長安河中汾州光言歲凶民艱食懼無以供億乞罷添不許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鎭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鎭同卽乞依范鎭例致仕若罪重於鎭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或曰陛下不能用光言必不來上曰未論用其言與否如光者常在

左右人主自可無過矣光乞辭許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是遂絕口不復論新法　先是富弼判亳州方行青苗息錢法弼以爲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者俱貧民後不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術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章下本州詔獄鄧綰又劾之連逮甚眾未決會除劉摯監察御史裏行摯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卽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止疏奏上欣然開納至是獄具通判唐諲發判蕭傅及徐公袞石夷唐永成等七縣令佐合十六人各充替而弼亦

謫

四年五月提舉崇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値醫

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治胴審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委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懼蹙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危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戞以爲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身疾愉朝廷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遂卒

六月劉摯言臣竊以爲今天下有一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更古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

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其所據舊法而補其偏以至於治此其所得也至味者則苟簡怠惰便思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爲爲治之道若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以是也至鑿者則作爲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强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二勢如此事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此後摯嘗面對上問識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摯曰臣東北人少孤力學不識安石　甲戌富弼判汝州弼先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依先奏上不許弼召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

七年夏四月瑞明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疏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勤求聖人所爲異世同符皆詔書所言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和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困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功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末鹽之事皆不足以爲陛下道也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積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

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已知之矣但一下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　上嘗與二王擊球戲賭玉帶顏曰若臣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八年十月富弼言臣近忽聞時詔宣大赦出於非常又聞別降手詔許中外臣僚直言朝政之闕失洛城眾庶歡呼鼓舞喧於道路聲微幽遠推是而往則天下之人無不慰悅矣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學士所作至累年災異如山摧地震旱荒之類前後包括一一歸咎於己詞旨哀痛深切明白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星變不旋踵而滅去臣願陛下盡取諸奏不遺孤賤萬幾之暇一一親閱擇其眾說所合者

斷在不惑立賜施行踐虛心以改之詞應天文尤大之變使
澤及普率急若置郵則人心悅服天道助順天人相應立致
太平豈復有災眚出現而上駭聖慮哉　張方平言新法行
已六年事之利害無一二可以順民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
爲之故和氣不應災異薦作願其事必有未叶於民者宜法
既未叶事須必改若又憚改人將不堪此臣所以爲陛下痛
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
利害相軋攻訐起於廟堂辨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
毀譽私於姦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
尙如此有爲國家仗節死義臨艱虞而不易其操者歟人各
有心激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君子憎其言外若不足其中誠

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賢聖精察之故能廣視
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權綱執其柄要夫
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懼如救焚
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救矣上皆優容之　呂公著言陛下
自卽位以來早朝宴罷勵精庶務其規模蓋宏遠矣然臨朝
願治爲日已久在廷之士益乖刺而不和中立敢言者罹讒
而放逐阿諛附勢者引類而升進郡縣煩擾民不安生上下
相蒙左右前後莫敢正言夫士之邪正賢不肖蓋素定也今
則不然前日舉之以爲天下之至賢後日逐之以爲天下之
極惡前後紛紛玩瀆聖聽者蓋不一矣其於人才旣反復而
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而不審斷可知也陛下獨不察乎況

神宗經制西夏

趙元昊死諒祚立十九年其年秋率衆三萬來掠熟戶趙明圖大順城官兵與趙明擊之諒祚中流矢敗走朝廷命西京左藏庫副使何灼公麟詔問以入寇之故且用鄜延經略使陸詵言令臺下止冬衣服銀絹使者諒祚聞絕其賞賜氣大沮會上即位諒祚即馳表謝罪上赦其罪答以優詔且遣供備庫使高遵裕押大行皇帝遺留物賜之諒祚亦遣使進助山陵于是上批去歲降詔問罪夏國而界首作周量使臣往來折難最爲辛勤事既寧息以其名聞于是延州西路都巡

檢楊定進一官仍擢爲閤門通事舍人權知保安軍樞密乃言夏國既進表謝罪詞理恭順乞詔沿邊城寨守彊場無得生事詔從之居兩月种諤復掩納鬼名山取綏州西方兵覺復始于此名山本熟戶九歲爲元昊所虜長爲銀夏綏三州監軍其帳在綏州之側領小使二十餘人牙頭吏史屈子者狡猾爲衆貸諒祚息錢累歲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民疲敝苦之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又名山之弟夷山前已先降爲熟戶誥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納款名山不知也誥卽奏言諒祚累月用兵人情離貳皆欲發橫山族帳盡過興州人有懷土重遷之意矣故自領兵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乞因天時

令勿給糧追還戍兵若諒祚攻鬼名山勿救也知延州郭逵

以爲不可琦使經略使司幹官劉航往督之遣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俱潰去矣乃奏詣殺州築城置兵戍之轉運使所費凡六百萬緡楊定者左右賣國嘗受諒祚金銀甚厚爲沿邊都巡檢私出塞見諒祚與其子仲遹嘗往來諒祚所朝廷初未知也及誇據殺州諒祚以定貢已故因以謀楊定誘殺之幷執定子仲遹以去上謂彥博曰楊定爲夏人所殺于朝廷之體如何彥博曰此諒祚犯順曲在於彼宜令延州移牒詰問如朝貢不入卽嚴設邊備絕和市以困之然後可深討也邵亢以天下才殫力屈未可用兵宜切詔以邊臣生事因撫存其人民若不從命然後兵出益有辭條其事上手詔報亢曰比覽來奏允符朕意蓋中國民力乃是請合詔縝與宗道議縝與宗道議曰朝廷欲以殺州還夏國邵亢以爲幸人之喪不可請以殺州易之亢之議與彥博之悔過惟命是聽之意子是廷議復欲乘此復塞門安遠貴韓道喜二人已禁錮俟朝旨至卽拘送後陳秉常與其母之奔夏國部他日或來犯邊今爲夏國畫未失藩臣之禮而南朝遽收復其地則我燕幽之境孰謂大朝無意取之哉以此言之二虜之心不期自合也又朕所繫憂者也其時諤既以擅興被劾者率多罪諤惟是張穆之謂有奇功朝廷察穆之言過實意穆之與辭向表裏成誣之事以誤邊計乃罷穆之令于永興聽旨又罷向貴知絳州而用副存撫迫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辭宗道等宣慶州淮安鎮都監任懷正環州定邊寨巡檢李容初不稟經略司節度止憑辭向牒卽會兵納降法當斬以該德音薄責

之尋懷正一官容兩官並免勒停种諤罪贖楊定宮苑使錄其三子仲容仲爽仲襄既而諒祚以國中歲饑戰又數敗乃復以鐵瑣鎖殺楊定者僞六宅使李崇貴右侍禁韓道喜將以獻而諒祚死秉常嗣立議遣告哀使以楊定之死莫肯爲使者辭宗道有罪强之來宗道甚懼及境朝廷遣劉航問其所以爲使之意宗道曰告哀爾無他也至京師乃命新陝西使韓縝就都亭西驛告宗道賊殺楊定等事宗道言李崇貴韓道喜二人已禁錮俟朝旨至卽拘送後陳秉常與其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子是廷議復欲乘此復塞門安遠貴邵亢以爲幸人之喪不可請以殺州易之亢之議與彥博之請合詔縝與宗道議縝與宗道議曰朝廷欲以殺州還夏國宗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因令縝語宗道還我安遠塞門二寨宗道曰苟能殺靖獻安遠塞門寨基縝曰其田土何如宗道曰安有遺人之衣而留領袖乎縝信之入奏上令復喻以恐嗣主幼未[illegible]部他日或來犯邊今爲夏國畫長策度彼親實保事酋領亦必三五人欲盡自朝廷除官仍割歲賜五萬數充俸給所貴助國同心效順殫制蕃部仍候李崇貴等至方可行冊慰之禮乃賜秉常詔曰惟爾先父保有西鄙忽覽訃音良深軫念眷言荼毒情何可任勉勵孝忠用副存撫迫諸親信之列亦同慰諭之懷餘令辭宗道等宣諭未幾宗道奉表入貢且繫送李崇貴韓道喜與仲通俱至答前所宣諭則云不知于是獨留崇貴等而卻回宗道表并

其物崇貴至京師乃發楊定私見諒祚受金等事推問仲通與崇貴所言俱符詔仲雍仲爽仲襄並勒停淮南編管崇貴免決止刺面配洪州道喜編管廬州而已既而宗道復來續因責宗道曰君在西驛時嘗以二寨諾我今更易言何也宗道由是獲罪不復來御史中丞呂誨上奏曰臣竊以收復綏州將及一年始聞朝廷議還其城歸罪种諤講尋舊好用安邊患中外之人皆以爲是今又聞留綏州以固橫山之地及別與西人商量以綏易安遠塞門等處彼既不納和解無成是必主議者不一有所反覆重失戎狄之心爲時生事必矣臣聞昔劉平曾獻取洪宥之策种世衡有復橫山之意而後保安軍宋迪言招橫山之民知延州程戡欲納輕賦之地當

時執政深然其說迪因得職司任使戡時昏老安能爲之所以然者知不可行而有所要也果中姦謀尋以節鉞寵之戡因保薦楊傳此策皆出于傳也以至辭向獻攻取二策曰先舉曰淺攻先舉者幸諒祚黑閣意在掩其不備淺攻者止遣上丁人賊界平盪河南近种諤在青澗城乃招誘鬼名山等衆因其荒歉乘彼虛乏擾取綏州此是先舉淺攻之策也獻言者但喜功名而邀祿利不思困邊疆而成後患朝廷一時信納亦未思前時李至棄靈夏之議當時豈不能堅守蓋重惜生民之命借若如衆人謀盡復山外壞土因降人以居其地立酋豪以領其族不免增添軍馬以爲外托飛輓芻粟以供軍餉聲致金帛歲備賞賚必無一毫一利入于公上損不

資之費而事不急之用誠可惜也如鄜府困乏一路利害可知矣今傳聞辭宗道不復至劉航亦不遣前議既罷邊患已成數路時有賊馬邊奏甚急調食寖廣羽書交至使車旁午人心怖駭罔知涯涘臣所痛惜者諒祚前有缺禮聖君豪覆未嘗問罪及其無事种諤幸彼有災因之伐喪不仁之甚曲皆在我典刑未正何以示天下今乘綏州去留望朝廷早爲定斷謀臣料敵必無遺算然所識有遠近持說有異同揣摩迎合之論不可不察也毋俾玩寇以失機會迺臣區區之見也又奏曰臣竊聞以綏州易安遠塞門謀之未就獻議者謂綏城勢不可棄棄之則示弱無以壯國威果如是計臣料邊人獻議遂成种諤之事且以孤城之內全藉官軍戍守新附之民寧免餱糧供給徑路要衝當更增添堡寨轉餉之費力役之勞自是無窮是見其害而未見其利也自起無名得此空壘彼國之民怨深骨髓方值凶歉未能舉事人壯馬肥必思報怨我兵百戰百勝未足掩前舉之失兵勢小衂人心若何臣恐綏城未及而宅城已有可虞也臣嘗觀邊民談說曰尋干戈乃其幸也所以知獻此議者必邊人矣爲天下謀者不專事一面與小戎開一朝之閒隙絕三紀之信誓他有强虜覘我舉動疑心一啟何以支吾必不惜生靈之命竭天下之力收復靈夏何施不可願事體輕重宜審措置唯祈聖慮與大臣熟議其當否毋貽後悔已而夏王復遣都囉重進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教夏國以臣叛君何哉朝廷乃命

更不分賜物但還二寨重進凡三返議不合更遣岡萌諭以誓書來言謹奉詔以二寨易綏州乃詔秉常俟誓表來上乃以誓詔賜之又詔邊臣毋輒生事繼遂毋趙高交二寨定地界羌言既受冊郭逵乃遣其掌機宜文字趙高交二寨定地界羌言朝廷原所欲者二寨爾地界非本約也高曰若不得地但得此二牆墟安用之詔高赴闕既到因言綏州與之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前此王安石亦爲上言不可知邊事者以爲綏州據險可惜至是不復以綏州易二寨遂改綏州爲綏德城其後秉常又遣使來請如舊約詔不許明年秋秉常尸舉兵三十萬大寇環慶

韓絳宣撫陝西

熙寧二年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專殺喜功開訛之役賊兵十萬復圭合蕃漢兵才三千遣李信劉甫种詠分將之付以陣圖約日接戰信等如教未至賊營賊兵大至與戰多所損失退守荔原堡復圭急收所付陣圖劾信等違節制种詠下獄死李信劉甫俱劍斬之人以爲冤而朝廷未之知也王安石言于上復圭斬信等甚當上曰文彥博馮京俱以爲不然已而復圭益出兵夜趨和市伊慮其老弱數百論功告捷又發兵夜襲金湯殺其老弱亦數百人西人大仇憤

三年八月戊午上批涇原等路諜報西人點集國人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將入寇安石曰西人豈無鄰敵如何十五以七十以下盡來而不憂鄰敵竊其國乎若果爾則是西人無謀亦不足畏苻堅舉國南伐爲東晉所敗苻堅非能敗符堅驅率舉國之人既不樂行則自潰而敗故也以臣料之或西人張虛聲勢使我邊帥聚兵費糧草糧草費則陝西困陝西困則無以待西賊而使我受其實弊也　是月辛巳夏人果傾國大入攻圍大順城柔遠寨荔原堡淮安鎮東谷寨西谷寨榮業鎮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二萬圍或六七日或一二日與官軍日夜接戰高敏戰榆林郭慶魏慶宗等戰榮業俱死之于是朝廷議遣重臣爲宣撫使韓絳時爲參知政事請行安石曰絳于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上亦欲用安石乃曰王安石未嘗行邊今可出使也絳以爲朝廷方賴安石不宜往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安石又言西賊不足憚以順討逆以眾攻寡以小敵大以陛下明聖當十歲孤兒勝負之形已決矣上曰絳與安石宜無適莫其爲朝廷所賴一也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于是知薙御史謝景温奏曰西羌擾邊環慶城堡皆被其害緣復圭急於生事致一路之人坐受塗炭竊聞復圭統師以來數行剽掠偏師二十餘出遂使夷狄怨憤舉國內侵士卒死傷邊民流離皆復圭所致昨詔鞫于河中府既又聞貸其罪如此卽朝廷之法不行邊臣得以自恣爲生民害非細事也夫王者之師信義爲本向使復圭雖有克捷之功而失信義猶不足取況輕敵損威傷財害民如此之甚乎乞下宣撫使韓絳體量致寇之因考覈傷夷之數重行黜責以警邊藩乃責復圭爲保靜軍節度副使

十二月丁卯拜韓絳爲特換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初絳之行也文彦博恐絳無功並任其責奏請爲晝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方略一以委絳絳至則選蕃兵爲七軍以种古周永清种諤向寶景思立种診分領之絳駐延州命种諤盡節制諸將將兵城囉兀蕝達城撫寧召公輔城荒堆于是賊衆十萬圍撫寧三匝時折繼世擁重兵壁浮圖莫敢縱兵种諤將召燕達戰悖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流涕而已遂追繼世兵還方議戰守而撫寧城已陷將士千人俱歿上閱奏惻然曰近遣至囉兀以來見所築殊不堅但一土牆圖爾固已憂之今果亡千人邊城舉動後宜深當不復計惜已費財用棄之而已然見兵三千人在彼爲可以爲戒尋亦罷棄賊又意攻囉兀絳命諸路出師　庚辰慶州兵亂王廣淵撫定之上深以用兵爲憂文彦博曰朝廷施爲務合人心以靜衆爲先凡事當兼衆論不宜有所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更張之過也上曰三王大夫誠自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豈盡以更張爲非亦自有以爲當更張者安石曰法制具在財用宜不乏中國宜強今皆不然即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彦博曰此特要人推行爾安石曰如趙子幾在府界案一王愷有濫有贓近臣乃以爲刻薄小人不當奬用上下相扇爲苟且不欲奉公類多如此則誰肯推行法制者已而上問執政以囉兀存棄安石曰不須築堡則存而守之無害上曰如欲守固當築堡安石曰築堡則致寇今撫寧新陷士氣阻卻乃于虜界中作堡又必致寇以沮怯之衆當力爭之寇則其生變必矣上曰如此當不復計惜已費財用棄之而已然見兵三千人在彼爲可慮積糧草多爲可惜遂詔棄囉兀又出內帑音曰朕德不明聽任失當外勤師旅內耗黎元秦晉之郊並罹困擾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其推卹隱之恩以昭悔過之義應陝西河東路罪人除卻謀叛擅自殺人至十惡不赦外餘死罪下減一等徒已下釋之兩路禁軍並與特支民間因軍事科役者其議量重輕蠲臧將來租稅亡歿軍士義勇強壯蕃部等委經略安撫司速具奏聞當行優卹命官及諸軍校將蕃官弓箭手人員當優與追贈子孫無骨肉在本處者給官斂送歸其家其不可辨識者葬祭之兩路文武官應副軍期有勞者保奏以聞兩路進士禮部下三舉御試兩舉並與免解嗚呼勞民致怨非朝廷之本謀克已施仁冀方鴈之少息更願黎獻其

圖恢功安石等上表待罪上釋之絳亦上章略云臣近乞面奏邊事欲稟議攻守大計伏覩德音責躬悔過已謂毳任失當則臣雖復言必不見用臣見于緣路待罪望早賜黜責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邊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張臣竭赤誠報國而爲浮議所搖猝然撓罷不得畢其始謀自今孰敢奮身當賞以抗敵其偷安竊祿之人坐視臣謹被謗蒙恥進退無路自必以爲得計也奏至已既罷坐依前吏部侍郎知鄧州兼西南路安撫使　上議責种諤與復圭同罪安石曰復圭罪薄西事之興自殺德始亦諤之罪也況誤韓絳而敗瓌兩路諤爲罪首乃責諤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月餘再責賀州別駕其後李復圭稍進用乃求賞向時麾下偏裨御

史盛陶劾復圭臨遏輕敵敗事其大略曰賊兵已圍大順諸壘方追集邠寧等兵處置乖方故陷郭慶魏慶宗于樂葉陷高敏于楡林慶之屬羌蕩臧無幾正兵義勇死傷不可勝數寘之典法萬死獨輕朝廷全其首領止令安置議者至今惜之陛下寬赦聽還近職使復圭稍知廉恥當俯伏引咎以謝覃恩乃敢具奏乞賞打劫蕃部時麾下偏裨文過飾非僥倖萬一豈典刑獨行于李信劉甫而廢于復圭乎乞寘之于散地以協公議上語陶曰卿知李信劉甫所受劍否復圭當受陶曰陛下前日不誅復圭今日思之不能無悔復圭在朝又將謀帥臣恐陛下後日之悔有甚于今上曰向者止是不知今朕已盡知之自有處分乃詔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周良儒

根究以聞復圭遂罷判流內院銓仍令良儒與知慶州楚建中同根究後良儒建中以復圭節制陳圖來上上乃黜復圭知曹州復圭將行對上有怨懟語謂曰二十年前已之曹州今日羞見妻子上折之曰妻子何所羞乃羞見曹州吏民耳復圭無以對復圭既到任以謝表上復盛言已無罪放斥復爲人所劾罰銅十觔云

种諤建議大舉

元豐四年四月權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第一將种諤奏近諜報西夏國母屢勸秉常不行漢禮秉常不從有梁相公者與其叔母亦相繼勸之既而秉常爲李將軍所激怒欲謀殺叔母與梁相公其言頗露二人共謀作燕會召秉常飲常

醉起于後園被害妻子及從者近百人相繼遷屠戮臣竊謂夷狄賊殺君長此上下叛亡之變誠天亡之時也正宜乘此之時大興王師以問其罪仍願陛下假臣鄜延九將漢蕃人馬之外量益正兵選陛下親信中貴人爲監軍同行文武將佐許臣自辟置之裹十數日之糧甲以趨乘其君長未定倉卒之間大兵直擣與靈覆其巢穴則河南河北可以傳檄而定謂又上言臣已于今月庚申奏夏國秉常爲賊臣所殺乞朝廷興師問罪今覩知秉常兵馬見聚于所居木寨國母及梁相公于國母巢穴自木寨至國母巢穴約五里今已絕河梁南北人馬不通梁相公者已出銀牌點集未知從與不從臣奏乞乘其君長未定國人離亂之際興王師招討且兵尚

神速機不可後況西人叛亂鄰國孰不動心契丹自數年來歲常三四以拜禮佛塔爲名欲假道興州而意在吞併其國西人平時已常患之況今國內有亂若聞中國棄而不顧或備而遲留萬一契丹乘此舉兵吞併易于反掌矣若西夏果爲契丹所併則異日必爲大患于中國故今此事係朝廷爲與不爲決與不決爾所謂楚勝漢得之則漢勝今西夏疆場若歸中國則契丹孤絕彼勢既孤則爲我所圖矣兵法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願陛下留神早運勝算此千載一時之會陛下成萬世大勳祇在今日矣

五月環慶路經略使俞充上言西戎跳梁已久自仁宗朝欲平蕩之未得其策近者西戎國內擾亂李靖有言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惟疾雷不及掩耳乃可成功臣料今之議者不過欲先招納羌人此策若行其機必露使賊得爲備賊若先動爲害不細康定覆車今日可戒昔李靖破突厥止用銳兵三千蓋謀之當行之果所以勝也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爲李靖而臣經營于此已三年矣策求萬全一舉而就恢復漢唐兩河之地雪元康定之恥以成國家萬世之利其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其歷日亦不久臣欲乞乘傳入朝面陳攻討之略上稟睿斷不敢久留京師倍道兼程往復一月足矣又言近奉詔候王中正到應副錢帛今中正在延州臣若俟其來而議之則日月差遲其機已泄事不可成後悔無及臣欲乞入奏迴與中正會議詔充所陳邊事如

暴卒於州　元豐初蔡確既排吳充罷相王珪爲充黨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爲執政時王珪獨相久上厭之珪不悟確機譖上意有異一日密問珪曰上于公厚薄如何珪曰無他確曰上久欲攻靈州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運判何琬有違法事上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告檢正俞充充以告琬琬上章自辨上曰何琬事惟語卿琬何由知之珪以漏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與君俱得罪矣　壬午部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爲之備以東上閤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爲鄜延路經略安撫副使慶本司事與經略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　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藉藉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討於是人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耳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鄜府事悉聽諤節制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略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鄜延慶兩路以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鄜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

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
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　救勝招諭夏國曰曏者西
夏保有舊封爰自近世以來尤謹奉藩之職忽姦臣之擅命
致弱主之被囚迫移閒其端倪輒自隳于信約暴驅兵眾直
犯塞防在神理之莫容因人情之共憤方切拯民之念宜興
問罪之師已遣將臣諸道並進其先在夏國主左右幷鬼名
諸部族同心之人並許軍前投身自歸及其餘首領能相率
效順其疎國僻隨功大小爵祿賞賜各倍常科許依舊土地
佐坐子孫世世常享安榮其或違拒天兵九族並誅無赦蓋
天道助順必致萬靈之歸王師有征更無千里之敵咨爾士
庶久罹困殘其堅向化之心咸適更生之路敢稽朕命後悔
何追　是日王中正發麟州鴻祭祝辭云臣中正代皇帝親
征兵六萬人民夫亦六萬餘人行數里至白草平卽奏已入
夏界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就芻糧於麟州　高遵裕
發慶州蕃漢步騎凡八萬七千人民夫九萬五千人种諤以
鄜延兵五萬四千畿內七將兵三萬九千分爲七軍方陣而
進自綏德城出塞　壬子上批鄜延等路大軍非久乘勝進
至靈州萬一未有濟渡之具致賊稽誅不可不預爲謀畫宜
令熙河路都大經制司密選閑人齎信號或移牒涇原等路
舉橫烽至熙州俟得本州馳報卽部勒兵馬駕船栰東下接
濟諸道之師併力蕩除巢穴　是日涇原路行營總管司破
賊于磨臍隘先是詔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

裕不能用　涇原兵既破磨臍行次實移日有二道一北出鴛鴦嶺一西北出鳴沙川鳴沙少迂諸將欲之鴛鴦劉昌祚曰離漢時運司備糧一月今已十八日未到靈州儻有不繼勢將若何吾聞鳴沙有積粟眞人謂之初倉可取而食之靈州雖久不足憂也既至得密藏米西萬爲留信宿重載而趨靈州壬午師次城下是時裘慶軍未至城門未闔先鋒奪門幾入高遵裕聞之卽奏曰臣遣昌祚進攻已得其城有詔先得靈州以節度使賞之遵裕怒昌祚先至卽遣李暐安鼎持檄徵昌祚曰已遣王永昌入城招降可勿殺昌祚數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調我爭功奈何遂按甲　翌日裘慶軍次南州乎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斬首千餘級昌祚特選鋒數千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坐昌祚帳外移時不見既見問城下如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臍之戰餘眾退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攻破之城必下遵裕曰吾夜以萬人負土積壘下遲明城可拊怒未解徵昌祚以涇原師付姚麟麟不敢當遵裕亦已　遵裕禁昌祚毋得擅攻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采木造之俱細小樸拙不可用又欲以軍法斬昌祚共解救之昌祚憂慮成疾涇原兵咸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曰兩軍不協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遵裕又使諭城上人曰何不至降城上人曰我未曾叛亦未嘗戰何謂降也圖至十八日不能下眞人決七級渠以灌我

師水至遵裕聽稍稍馮梁以濟追騎至轉戰累日至韋州聞賊所乘一車俱潰　靈州失利朝廷不聞上憂之詔王中正曰環慶涇原之師見攻靈夏未破賊兵繞出大軍之背扼絕糧道本路剔撥援兵卽今道路隔絕不可不慮令王中正將所部兵馬除已過河更不追還于延州簡卒隨種誼出界兵及河東兵共三萬人以上速自環州洪德寨入至韋州以北如道路通快賊兵走靈州已有可破之勢卽換在彼地久役兵員回接轉餉或糧饋闕卽應援兩路之師進退歸務在審重仍速報軍前且詔遵裕曰環慶涇原大兵久頓靈州城下糧道暴阻如已收復靈州卽分遣將兵開道通路或猝未可破卽同涇原兵從環州兵趨運移寨並邊別議措置回師之際務在部分嚴整其左右賊馬須痛殺戮已令王中正部領大軍接應須審度機便施行又諭沈括曰閩賊會十二監軍司兵萃于靈武內外拒捍官軍緣慶渭之師暴露日久士飢力疲須得外來生兵爲助殺逐救援賊馬通活糧道未論攻城利害且全兩路之師整陣南歸已爲上計今种誼已回軍並塞分諸路于保安軍及管下城寨歇泊朝廷已專遣使人厚賜犒賚必可鼓奮士氣旋便效用宜速諭种誼來德靜駐劄趙移諸將並赴西路休息飽給飯食候使人至情賜訖接續舉軍西去環州洪德路應援兩道大軍並力殺逐晃屯賊遵裕又使諭昌祚營問疾以和解之　兵未會而轉運司奏曰涇原環慶兩路進兵攻靈州不下兩値大風夜寒凍死及殺傷士卒不少靈州繞城舊有黃

河分水大渠三重及溝澮縱橫貫注水所溉田約二千里前大軍經過渠皆乾涸自庚子賊決河水渠漸盈溢寨地卑下勢將浸高遵裕已于辛丑領大軍離城下卽有賊馬出沒遮截至午過一渠人馬涉水至酉再過大渠雖有小橋人馬壅併亦須涉水其後涇原兵遇夜止在渠北與中軍隔渠下寨壬寅賊追及後軍接戰兩渠間水浸及踝寒凍人馬頗有死者申時至南州下營遵裕以涇原搬運糧草金帛至南州爲賊兵鈔掠幾盡環慶再遣夫糧及境亦以道路艱難餽運不接見領軍士通道應接糧草　遵裕亦奏曰臣領大軍徑趨靈州會合兩路兵自丁亥併力攻擊緣靈州城廣闊守禦備具近城賊兵數萬不少日久與諸將分頭竭力且攻且戰雖

屢獲首領然堅城未下庚子賊決黃河水浸營難以駐留兩路轉運司只計置一月糧草令大兵出界一月以上羌人于清遠軍章州鳴砂川烽火平以來出兵邀擊糧草驛遞不通彭遜兵護涇原搬運糧草爲賊鈔掠諸軍乏食士有饑色今若不統領大兵先計除抄掠之寇使道路通快然後攻取卽恐官軍坐致疲敝加以冬寒日甚別致生事臣與兩路總管將副等議定兵通路迎接糧草已而遵裕請入朝別議攻討詔不許轉運者亦力言遵裕不可復任邊寄其奏曰伏聞朝廷詔遵裕領環慶涇原兩路兵退歸並遵別議措置今見遵裕志慮昏淺動失事機喜怒輕肆賞罰謬濫有功將佐多遭摧沮士心不服昨深入賊境全不肯痛行討蕩仍節制將士

遇賊按戰限定步數不許追擊有過所限遂遭庭奪欲行軍法緣西賊戰鬬兵勢稍力必卽退遁既不肯乘勢追擊千理無復大捷以致賊勢猖獗了無成功今若再委遵裕別議措置恐終未能上副朝廷責望之意又奏大兵攻靈州半月頻經寒凍自離靈州日有賊兵追襲爲賊殺傷十過二三士卒乃敢攘奪公私之物至剝取軍員衣服生理掩之幷自去市櫛服飾詐作番兵追奪財物軍儲什物棄毀滿野多燒兜牟以造飯鍋楳弩椿箭符鼓排之類皆以充薪所持兵刃則以采柴木無不鈍缺凡此皆屬軍政本司不當侵預不敢施行若不密奏則緘默之罪恐難逃追詔奪遵裕岷州團練使爲西上閤門使知坊州　涇原路兵初出界正兵及蒂漢弓箭手共萬六千六十人馬五千七百八十三匹及入寨上萬三千四十八人馬三千一百九十五匹而已　李憲領熙河兼秦鳳建大將旗鼓節制諸軍至西市新城遇賊破之駐女遮谷襲逐斬獲降龐波紿家等二十二族收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以李浩安撫隸知州事遣歸順首領巴令渴攻撒逋宗城駐軍未發詔憲諸路兵朝夕直趨興靈蕩平夏賊黨氈氈亦稱欲往靈州破賊乘此機會叶力深入撲滅巢穴若興靈道阻卽過河取涼州毋得止遣偏裨以往又詔憲蘭州駐軍踰十日矣雖興版築委官可辦不須留連大軍今總兩路蕃漢兵夫十餘萬衆纔入賊境百餘里卽止所當畫一約束蕃部諸將乘時奮功勿再遲疑自貽悔咎繼以糧運不辦詔責

酒臣馬申等更命趙濟胡宗哲供億憲留浩守蘭州總兵東上破賊于高川石硤進至屈吳山復破之下營打囉川城招納酋豪郢成四降注家等族首領趨天都山焚南佐府庫至滿丁川擊破統軍鬼名山虜獲甚眾次胡蘆河而南　王中正將河東兵六萬民夫荷糧者亦六萬餘人九月甲午發鄜州纔數里至白草平卽聽奏已入虜境留屯九日不進遣士卒往來取芻糧于麟州十月乙卯始自白草平引兵西行三十里至鵲枝谷止丙辰西至四鵲峯以陰霧復留一日是日行不過四十餘里而止　丙寅度無定河循水而行地多瀝沙人畜往往陷不得出晚至橫山下神堆澤始遇种誇兩軍相距數里誇先上言乞不受王中正節制會誇出塞攻米脂

斬首八千獲馬及牛羊橐駝器甲以萬計令介誇遇以米脂降得虜部萬四千二十一人天子多其功許之　丁卯詔書至誇不復見中正引兵先趨夏州時河東夫見鄜延夫言此去綏德城甚近兩日中亡者二十餘人　時轉運使又奏提舉常平倉趙成主隨軍糧餉凡所須索不行文書但遣人口傳指揮而已公岳等以口語無所憑從容白中正云太尉所指揮事多恐將命者有所忘誤乞記之紙筆自後以片紙書之公岳等問中正軍境應備幾日糧中正以爲鄜延受我節制前與鄜延軍遇彼糧皆我有也乃書片紙云止可備半月糧公岳等恐中道乏絕陰更備八日糧及誇既得詔不受中正節制鄜延糧不可復得人馬漸乏食乃遣官屬引民夫千

餘人發胡人所窖藏僅得千餘石　庚午至夏州番將索九思前已遇种誇而棄城遁去誇斬首捕虜千七十人降附六百五十至是中正至軍千城東士卒無所得俱憤悒思戰諸將俱言千中正曰鄜延軍先行所獲甚多我軍出境近三旬所獲才三十餘級且食盡矣何以復命于天子請襲宥州聊之斬首百餘級俘十餘人獲馬牛百六十羊二千九百軍于城東二日殺所得馬牛羊以充食　甲戌營內將官張貫知府折克行引兵二千餘人發麻答遇虜騎千餘與戰敗之斬首九百餘級　丙子至牛心亭食盡　丁丑至柰王井遇鄜延掌機宜景思誼又得其糧遂引兵趨保安軍順寧寨兵夫凍餒僵仆千道未死兵眾以刀剮其肉食之　誇赴夏州而石州監軍司亦遁去收其兵籍案牘得窖粟餉軍還次案家平三軍食盡亦俱號泣潰去沈括以聞上詔事勢出不得已須當急切招安卿可速具朝旨出榜云聞戰士止是不禁飢寒逃歸其可各隨所在城寨權送納器甲請給糧食卿仍一面令城寨安撫司依榜受納給十日糧聽歸所屬節次具招撫數以聞

十一月丙午詔曰據种誇奏已移軍並塞兵馬暴露日久宜令种誇部領還本路全養士氣繕治器甲葺補衣裝俟稍近春暖再出討其本路土兵各歸元籍駐州軍城寨蕃兵并漢蕃已箭手等各歸元住處開封府界京東西將兵分擘于近

處有糧草軍州屯泊其運糧夫皆放散种諤下將佐各隨軍
宿泊　又詔沈括曰本路行營之師自出境以來逢賊大小
戰鬬未嘗傷沮迄今保全南歸並塞其士卒適當凝寒之際
加之常抱飢餓其于勤勞忠盡可嘉甚矣若不稍遂休息以
待將來之用則氣力必須衰匱傷其壯勇之心況今邊事未
有期程緣邊要地芻粟宜乘時預備愛惜卿等疾速將諸將
軍馬節次分屯其元係沿邊者卽量留防守其餘移置白草
平已下州寨非緊切擬用去就食仍俟使人到日頒詔獎
撫論可責轉運司宣編排錢絹各六七萬貫匹已上準備賞
賜兵乃罷歸延州　上令中正誘俱邁靈州興州中正不習
軍事入虜境望空而行無鄉導斥堠性畏怯所至逗遛恐賊
知其營柵之處夜二更卽令軍中滅火後軍飯且熟卽行士
卒食乏多病又軍中有驢三千食之無還者及食盡士卒憤
然流言當先殺王昭宣及趙莊二運使乃潰歸中正頗聞之
乃于軍中揚言必竭力前進死而後已而陰令走馬承受奏
轉運使糧運不繼之故不能進軍种諤不受節制故糧乏上
怒令械公岳等于隰州獄治其罪公岳等乃奏臣等在縣府
誠實外似剛直實極污邪稷之隨諤軍也威勢甚盛一日早
本具四十日糧王中正令臣止備半月糧片紙爲驗臣等陰
備八日糗糧今出塞二十餘日不得不乏上乃命械之中正
恐公岳復有所言甚懼乃還朝過隰州謂公岳等曰二君勿
憂保無他已而公岳等各降一官職事皆如故　李稷主鄜
延糴饑民夫亦苦于搬運多散走稷不能禁遣吏斬三百餘
人又自斬九十餘人雖多殺戮卒以糧運乏絕謊兵遂潰稷
當以乏軍興論上批鄜延路轉運使李稷應副軍糧乏闕乖
方及累奏誕妄致行營士卒乏食逃潰若不差人代領其職
付吏正治其罪則有誤國事不細遂降兩官爲轉運判官而
徵史王祖道論其罪惡曰稷督夫糧出界令依陣法務崇虛
文不卹事實民夫固不知有伍行部令之法所轄官吏又非
所部紛亂雜擾卽肆殺戮不能禁止況民夫常去大軍十餘
里閒卒遇觝兵不知何以捍禦方大兵未行以十萬坐食之
夫頓于五龍川者九日比及出界糧食已乏逃亡者半乃妄
言寒苦所致以覬免敗軍之罪頃出界往回未嘗有大雨雪
稷之欺罔明甚始稷具圖來上部伍行列指掌可覩及其推
行紊亂一一不如所言議者以稷惟倚事作威不知恤眾自
安定堡轉運至無定河一日斬數十人故眾潰棄糧而去今
稷雖奪官得全首領已幸豈可復領將戍任以按察詔下沈
括體量以問其後上語執政曰昨陝西初有師期李稷奏運
糧夫已備及帥行夫數甚不足蓋稷所奏具文耳無其實也
稷所言多欺罔幾誤朝廷大事稷呂惠卿所薦也好大言無
誠實外似剛直實極污邪稷之隨諤軍也威勢甚盛一日早
入軍營軍士鳴鼓聲諾諤尙臥帳中未興諤怪之出斬稷呼
鼓角將問曰軍中幾帥曰太尉耳曰帥未陞帳胡爲轉運糧
草官鳴鼓聲諾何也備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
皇引去恬蓄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及禾樂城陷或言

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云　初河東發民夫十一萬中正計糧數止六萬餘皆待命于保德既而朝旨令餘夫運糧自鄜州出鹽中正軍凡四萬餘人遣晉州將軍訾虎將兵八千護送之虎等奏兵少夫多不足護送乞益兵出塞既又不知中正所在會趙高領河東轉運亦言中正不更事爲諸所愚輕信妄舉師出逾月略無功緒訾虎一軍夫糧足備委之鄜州度其本謀必非持久既不敢直趨巢穴而乃旁詣鄜州度其本乃以糧盡爲解令李稷上奏窺測朝廷況隨軍役徒可使轉運路昌衡在鄜延饋餉足以給之今徒役已散復集必難如期乃罷之至是天子詔曰昨朝廷大舉本意直擣黑與覆賊巢穴不爲漫攻但取橫山而已以地形觀之自西路

保安軍順寧寨通與靈至近昨种誼等出界自東路緩德城二十二日方至白豝池而歸師八日已入塞門不符王仲正种誼所議進兵何因捨直就迂會兵夏州虛占日月勞頓士馬橫費糧儲不能成功仰具析以聞于是种誼降黜授文州刺史王中正降授嘉州團練使沈括貴授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　時大舉伐西夏种誼帥師入銀夏等州而不能有尺寸之地中正又自靈州退撓不進高遵裕又自靈州敗還上知師老民困即下詔曰據前軍走馬承受言經略司差定漢蕃兵馬前去銀州防守事勢會本州雖名爲州而城守之具百無一有既非可制賊死命之所又非爲進攻巢穴之漸徒糜軍馬積糧草　明年以李憲權涇原路經略使兼經制熙河節制東京六千人京

西三千人河北八千人河東五千人淮南六千人并令都水監副黃廷珂清及客軍共萬三千人隸之又招納董氈阿里骨鬼章及禹藏花麻等憲奏進兵出寨築立堡障及制賊方略乞從中裁詔不許憲又言五路軍馬會合之地遠近不齊不可一一擇日離擬七月辛丑中軍起發為準乞下司天監詳定憲又奏將來隨軍糧食轉運司經制膠柱須察時大勝傾關中事力佐以北路金穀亦未易應辦已自計置米五十萬石乾糧二千萬勘自從本司轉運出寨于是鄜延路總管曲珍出界至金湯遇賊焚蕩族帳七百斬首千級珍又分遣將城葭蘆寨至囉兀城婁相直背岡川全軍夜驚而豐州屯住神銳兵千餘人修葭蘆寨至府州百勝寨王安等百餘人使然也至若能使漠南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險固可

鼓眾擔還豐州時諜者言夏國母自三月初點集河內西梁守彼若羸糧疲師絕漠而南頓兵砂磧仰攻山界之堅城此自可以開關延敵以逸待勞去則勿追擊則惜力治約之勢在我而委敵以空野堅城之不利又山界既歸于我則所出之粟可以養精兵數萬得虜之牧地可以蕃息戰馬鹽池可以來四方之商旅鐵冶可以益兵器置錢監以省山南之漕運彼之所亡者如此我之所得者如此而又絕和市罷歲賜驅河南之民聚食于河外彼將何以自贍更使之賂契丹結董氈乃所以坐困之也山界既城則下瞰靈武不過數程縱使堅守必有時而懈緣邊修戰備積軍食明斥堠待其弛備發洮河之舟以塞大河下橫山之卒擣其不意此一舉可覆也兼梁氏與萌謁首為悖亂使一國之民肝腦塗地彼寧不

徐禧等築永樂城

元豐五年夏五月鄜延路經略安撫沈括經略副使种諤等上言準朝旨條具制賊方略仍歸畫一具所乞城山界本路正當可為之時今具大意臣等歷觀前世本路我狄與中國隔限者利害全在沙漠若彼率眾度漠入寇則彼先困我度漠往攻則我先困然而西戎常能為邊患者以漠南有山界之粟可食山界之民可使有山界之水草險固可守我師度漠以北則須羸糧載水野次沙漠力疲糧窘利于速戰不幸堅城未拔大河未渡食盡而退必為所乘此勢之必然也所以興靈之民常晏然高枕而我緣邊城寨未嘗解嚴者地利使然也至若能使漠南無粟可食無民可使無水草險固可

猜忍獨以兵威劫束勢不得動耳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
圖此曹操所以破袁尙也其當措置事候得朝旨別具條奏
又言昨條具制賊方略非謂展托邊面而已蓋欲窮困賊勢
竊其腹心須當盡據山界若占據山界則漠南更無點集之
地彼若入寇須自漠北進軍自來非大軍不可如此當先擇
險要之地立堅城宿重兵以爲永計今案視寨北古烏延城
正據山界北堰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
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爲衝要地膏腴依山
爲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于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
磧士無所出先于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
車運聚積糧草器具事有備併力烏延先補山城山城完全

力築平城此地膏美且去鹽池不遠其北卽是牧地後當爲
一都會鎭壓山界屏蔽鄜延其銀夏州亦可置鹽監鐵冶錢
監馬牧因險控扼候烏延工畢漸次計置仍乞將塞門寨以
北石堡背水油平羅幃鹽池一帶爲中路隸宥州米脂浮圖
葭蘆義合吳堡銀州一帶爲東路隸綏德以金湯長城嶺德
靖順寧寨一帶爲西路隸保安軍除本路九將外更增置四
將以新招士兵分隸緣邊八將駐劄邊面次邊三軍置于金
明青澗城鹽州近裏兩將在鄜州河中府其緣邊八州權鹽
白竇交鈔本爲禁止青白鹽立法將來青白鹽池既歸我八
州軍自可不食解鹽乞以鹽池隸本路就收鹽課應副緣邊
兼糴買種草所有合計備事除本路及轉運司可以那移外

乞朝廷應副錢萬緡庸軍五千人工匠千人遞馬百匹乞于
近裏州軍應副生熟鐵五萬斤馬皮萬張車二千乘本司及
轉運司備義勇保甲萬人應副以代禁軍有事役者又言朝
廷若定議城守山界既乞起涇原兵馬牽制及本路屢捷之
後乘勢興修若運留月日卽恐西賊有謀費力平蕩于是詔
給事中徐禧內侍省押班李舜舉往鄜延路同沈括計議先
是孫覺有進士黃廉者著書于家禧得之因私語爲書褒美
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之時呂惠卿領修撰經義遂牒
禧以布衣充檢討已而欲官之安石乃白上曰中書檢正官
如章惇輩朝廷卽當有差除後更用人如不稱艱于退絀今
欲置人爲習學上可其請于是除禧鎭南軍節度推官中書

戶房習學公事及安石罷相呂惠卿復薦禧召對垂拱殿除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權監察御史裏行禧口辯揚眉奮髯足
以移人意安石再相鄜綏爲御史中丞劾禧黨惠卿因縱辈
亭之獄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　禧拜中丞首論綏人材
闒茸不可知永興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爲御史王安禮對
上曰武仲與恕豈可爲御史張璪曰此兩人俱異論者上曰
徐禧論事其意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恩尤欲進異論之人
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貳苟貳焉無所不至禧尙是知縣資
序陛下拔擢過分宜何以報而懷姦若此上曰禧何嘗有資
序自布衣卽擢至此禧事惠卿如父禧今日殺身可也豈知
論報詔知青州劉庠與綏易而卒罷禧中丞其後上復謂安

禮等曰君臣之義報施而已古人云待我國士故國士報之至于豺狼亦有報施如徐禧者可謂不知報矣安禮曰禧志行如此已爲陛下所察莫若明示貶斥使天下之人知陛下好惡所在蒲宗孟曰若只令爲給事中恐不足以懲勸上曰待不悛當有顯絀至是與沈括等計議乃言銀州故城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要已定議自永樂堞聲塔平移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樂遣人告虜騎且至　丙戌市石堡烏延至長城嶺置六寨自背罔川貫也許孟也張羅葦囉泊川至布娘置六堡其寨之大者城圍九百步小者五百步一寨用工略十三萬餘堡之大者城圍二百步小者百步一堡用工略萬三千非九百步之寨一百步之堡所能包

盡地勢則隨處宜增展朝廷是其議卽日報可

七月詔差官團結廂軍三萬人令押付鄜延路聽轉運使李稷紀功又詔涇原環慶熙河蘭會路都大經制司涇原路經略制置司鄜延路見路進城山界須諸路兵爲聲援令涇原于鎮戎定川熙寧高平寨各置一軍委劉昌祚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環慶屯柔遠安强寨各駐一將令經略司委近上將領盡護之須兵馬三萬以上以鄜延路副總管曲珍爲副使

八月禧舜舉括稅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城永樂凡十四日城以成永樂與綏德俱在無定川中永樂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俱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俱敗去先是虜

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三十萬人齎百日糧屯于涇原之北俟官軍出寨而擊之旣聞城永樂卽引兵趨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數十禧等俱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上賜禧等黃旗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于米脂禧等恐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

九月乙酉留李稷與曲珍以步兵三萬餘人護永樂禧括舜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樂遣人告虜騎且至　丙戌括留屯米脂禧舜舉復如永樂　丁亥虜騎大至曲珍率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率城中兵陳于崖下水際禧舜舉稷植黃旗坐于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騎過陣前食時未絕前將軍高永能曰吾衆算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幾可破禧曰亦如何王師不鼓不成列及已陣而賊衆前後無際將士有沮色曲珍白禧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賊不戰自先退邪俄面虜鳴笳于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未幾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喪馬八千餘匹虜遂圍之城堞俱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掘井三丈不及水士卒于是渴死者又過半賊游兵近米脂括退保綏德城永樂孤絕賊攻益急曲珍度城必不可守白徐禧請率衆突圍而出南走猶勝于生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

城耶　戊戌夜值大雨城遂陷珍率衆數十人踰城走免蘄舜舉稷圍城俱陷初括奏賊兵來逼城見官軍整故還上覽奏已憂曰括料敵疏矣彼來未戰豈有遽退邪必有大將在後已而果然及括以圍城事聞上急詔李憲率所部兵赴援又詔曰永樂圍至危急若不斟酌便宜措置則恐誤朝廷事愈重今雖發諸路赴救度可齊集須更十數日卿可相度遣閒人與賊約抽退軍馬當追回永樂人民結爲還地界如委可行卽依今指揮若恐益增賊勢卽勿施行今永樂諸將已失利事出無可奈何卿宜勿惶攄整頓精神措置邊事安撫在城人情招集散亡士卒使臣惟是上下一心堅守城池收拾民戶焚燒委積勿以滋賊凶燄消沮士氣所有今日已前

累降處分軍前可多方募人得達今求便擒圍棄城比李憲至延州永樂已陷于是括坐始讓城永樂旣又應敵乖方貴授均州團練副使員外于隨州安置徐禧者狂疏喜談兵常言用此精兵破羌虜左螫右拂直前剌之二步可取三級諸將有獻策者輒大笑曰妄語可斬終以此敗李舜舉知城必陷裂衣襟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及城旣陷報夜至上早朝當亡　慟哭宰執不敢仰視上歎息曰永樂之擧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上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嘗言用兵不是好事旣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也先是惠卿在延州首以邊事迎合朝廷而已去官沈括繼之遂請

討伐种諤以鄜延之師深入無功高遵裕以環慶之師至靈州城下狼狽而還陝西河東騷然困弊天下共望朝廷息安而沈括种諤陳進取之策復講築城禧素以邊事自任故上遣往經畫之旣入賊境略不爲備算謀輕敵猝遇強寇故敗自是後上始知邊臣不可信亦厭兵事無意西伐矣

神宗開熙河

河州大首領唃厮囉之孫也唃厮囉之子董氈本西域胡僧李立遵擒來吐蕃立文法言是佛種由是吐蕃咸皆信服之吐蕃之俗尚釋教謂佛爲唃兒子爲厮囉故稱唃厮囉潛使人移所植及元昊叛潰于誌處溺死過半自是數敗之　元昊取西涼府而厮囉得厮鐸叔之眾十餘萬回鶻亦以數萬人歸之其勢遂强于諸羌朝廷命爲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　厮囉初娶立遵妹生二子曰瞎氈氈曰磨氈朝廷俱命爲團練使自母失寵爲尼卽俱遁去瞎氈居河州合龍合生木征磨氈居宗哥城元昊妻以女遂附元昊瞎氈懦不能制所部溫氏亦叛歸元昊厮囉再娶喬氏有才色生董氈年長桀黠遂殺二兄幷其眾厮囉老國事一以委之秦鳳經略使張方平使人誘董氈併誘董氈所併乃勵力結部落將雪前耻又值其婦翁瞎厮鐸心以罪責于秦州刺史秦州爲奏得敕告然以其居逼邊恐後爲患乃諭以爾歸河州卽給付于是木征遷于武勝謂巡檢程從簡曰武勝亦河州界可以給付眞命矣從簡以候申帥司爲報偶牙校送厮囉加恩告木征乃執牙校語以得刺史告身卽放爾歸秦州程從簡勘以妄許之罪既而出從簡令親諭之歸牙木征又質留從簡木征自知與漢有隙日夜練兵其黨不能禁部族往往歸附用其

妻弟瞎藥爲謀主與夏人解仇朝廷務懷來卒授以河州刺史　治平間厮囉死起復董氈爲冠軍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充保順軍節度使洮州營內觀察使置押蕃落等使上卽位加檢校太保前此關中士人數言其利害爲張載嘗言少時亦欲結客取之范仲淹帥延安招置府第但修制科至登進士第其志乃已王安石之子雱年十三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强而邊受患大矣其後王韶上熙河之策蓋取此　王韶參軍時蔡挺提點江西刑獄受知于挺後數歲知慶州韶理參軍時蔡挺提點江西刑獄受知于挺後數歲知慶州韶遊西邊謂挺具言將應制科欲知西州本末挺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邊事者悉示之其間有向室議洮河一說韶悅之乃爲平戎策以獻其策曰古者禦戎無上策謂戎狄荒忽在要服之外也今河西李氏據兩路皆漢唐舊郡在邦域之中所謂瘭疽伏痗留滯膏肓下心腹之患也觀其蓄威養銳竊號稱制朝夕東向盱睢以窺中國之利此其志非止子來去荒忽利剽劫而已也國家奈何以戎狄待之曾不念子孫百世之後將有感國內侮之憂也方承平無事四方萬里無鷄鳴犬吠之警然賊人猶窺我邊邑犯我城郭萬一腹心之內有方二三千里水旱四方盜賊者相繼當是時賊人之情其可以恩信保耶議者但欲備邊固守爲不可攻之計殊不知腹心一擾則邊守自闕此唐吐蕃所以陷涇隴也昔拓拔氏始居雲中後耶律心初居振武當時議者亦不謂其能深入中

國爲腹心之患也今自綏銀宥至于沙肅十四州軍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其間豈止雲中振武一城之地耶夫勞中國以事戎狄誠非爲國之長策然勢有不得已者又安可端坐俟其侵逼哉今欲徑舉重兵擣其巢穴則國家重生邊事納其誠款則不可先違誓約輕動士衆使曲在我也愚以爲國家必欲討平西賊莫若先復河湟則李氏腹背皆受敵表裏交擊之患不攻而自覆矣今自武威之南古渭州之西皆漢隴西安定金城三郡地所謂湟中大小榆土地肥饒宜五穀者皆在今洮河蘭鄯之間漢氏所以開屯田建城邑而臣諸羌者也自唐開元以後吐蕃侵入盡陷河北卽今爲戎狄所據者已三四百年矣今董氈雖在河湟周而治邊諸族自爲種落如木征瞎藥及欺巴溫之徒皆與漢界相近在洮河間其種落大者不過一二萬小者二三千人皆分離散處不相統一此正可以幷合而兼撫之誠能厚以恩信結其宗黨使其傾心向慕翩然有歸服之意但得大族首領五七人其餘小種皆可驅迫而用之矣諸種既服則唃氏雖盛其敢倣睨而不歸我耶唃氏既歸于我則西河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蕩覆其巢穴緩之可以稍制其心腹此所謂見形于彼而收功在此也愚故以謂欲緊親之則不爲吾用急撫之則其心愈離此無異驅虎豹于山林而使之藉藉也令之猶不從召之安可致乎愚以謂此由國家未嘗得撫戎狄之術故也夫虎豹之在山林其貪忍殘暴惟肉是嗜緊親之則傷人

此固不可以恩信待也然後有善畜養者得而馴擾至可以駕馭而驅使之無不如意羌戎之人貪愛慕義樂爲人用其暴戾又豈止于虎豹哉觀其種性所習雖生梗頑梗難以道御而純固誠慤易以恩誘患國家未嘗得人親撫之也爲今之計莫若擇通材明敏之士心慮軒豁能通知其意者朝夕出入于其閒往來巡行察其疾苦有生梗頑梗者卽稍以恩信殺之使其人皆知上佢有愛我之意欣然相勸襁負而歸于我矣此撫羌之策也韶又獻和戎六事上命樞密院召問方略以爲秦鳳路經略安撫司機宜文字　時青唐俞龍珂大族難制議請討之城之韶乃因按邊北從數騎直抵其帳招誘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龍珂遂率其屬十二萬口來附

于是青唐渭原諸族俱納地周環二千里上嘉龍珂首善拜爲西頭供奉官龍珂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今旣歸漢乞賜姓包上如其請遂賜之姓包賜名順又詔高遵裕卽鹽井川建第賜之賞韶爲右正言直集賢院建古渭寨爲通遠軍使韶知軍事以圖武勝是歲熙寧五年也

秋七月詔築乞神平堡而番酋抹耳居拔邦山與水巴族相結時入寇詔率兵度行一嶺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而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拔邦山

閏月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第六將兵并第一等弓箭手五千騎出南路且分遣諸將一擊抹耳一擊木征詔將大軍從東進趨武勝賊至則迎擊賊兵敗還走追至其城酋領瞎

堡又自領兵破訶諾而城之俱戍以兵木征弟酺吳叱急攻沿止不能下去圍臨江兵不敵熙河轉漢部巡檢劉惟吉率所部兵赴之力戰酺吳叱敗遂走于是第功行賞以王韶爲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景思立爲東上閤門使河州刺史選奚起爲皇城使劉惟吉爲左藏庫副使餘減年推恩有差遂以思立知河州改苗授知德順軍專管藉涇原正兵司簡手策應熙河又詔訶諾城爲定羌城脅子城爲寧河寨康樂寨劉家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木城爲康樂寨劉家川堡爲當川堡並隸河州思立以河州木城寓行州事于寧河寨

夏詔永與秦鳳轉運使發精壯兵二千付思立城河州又詔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韶遣王君萬等拔之遂由露骨山南入洮河界破木征弟已氈用盡逐山南諸羌時木征留結彪守河州而自將銳卒出王師後韶又分爲兩道遣別將攻河州而自迎木征所在大破之木征走遂圍河州結彪以城降瞎吳叱巴氈角本令征欽令征等各以城降于是收復宕宜岷洮又城拶南通道川班師韶入覲安石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此廟堂之謀將帥之功于朕何有安石再三陳請以熙河之功將帥賴陛下神算前定舉無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郡例俱稱賀上猶不許安石曰城河州事中外所喜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城畢入慶從之既而畢工上乃御紫宸殿王安石率羣臣上表賀上解所服玉帶賜安石辭不許方受賜以王韶爲端明殿學士兼龍

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初王韶之圍河州也蕃部開門請降既入景思立夜殺降者二千餘人上聞之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故思立克河州之功不賞乃以高遵裕爲岷州瞎吳叱巴氈角董谷俱入朝引見延和殿上謂董谷雖非首領然能于捺羅城先同其母詣景思立前鋒請降乃盡以爲崇儀副使悉充蕃部鈐轄吳叱岷州巴氈角洮州董谷河州厚遣之當時木征雖屢破屢敗而竟氈別將青宜結鬼章者復數援河州屢誘羌部族舉西山襲殺河州采木軍士害使臣張普等七輩以書抵景思立語不遜思立不能忍包約勸之毋出兵思立不聽　明年春思立率蕃漢兵六千攻鬼章于闊白城思立將中軍韓存寶魏奇爲前鋒王寧策之王存爲左助寧戰死韓存寶王存亦被圍走馬承受李元凱死之思立與存寶潰圍而出合與殿後思立已三中箭存寶奇及他將亦各重傷于是眾議曰日晚兵疲矣宜移陣東坡爲營以自固而思立以前鋒重傷乃獨移屯嶺上而戒諸將無得輒動復以百騎血戰走蕃兵數千人方追之而殿後兵動不能止前陣欲戰者見之俱潰思立且戰且退至東嶺上與趙亶合官軍尚五千餘人思立曰我適以百騎走千餘人今諸軍無助我者軍敗矣今自刎以謝天子眾止之少頃再戰數合不能解遂死包約亦戰死惟存寶奚思誼得脫　上聞思立死深

以用兵爲憂批諭執政曰熙河邊事未有安靖之日其湖南廣南可詔章惇沈起早務了畢追還兵馬併力一方庶不至別貽大患時王韶赴闕還在道聞思立敗疾馳而西會兵于熙河以三月丙午度洮翼日破耳金族于結柯川口斬千餘級釋河州圍走鬼章等三萬餘人乙酉築珂諾城木征降前後斬七千餘級燒二萬帳獲牛羊八萬餘口

神宗朝議契丹地界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泛使林牙興復軍節度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其書曰竊以累朝而下講好以來互守成規務敦夙契雖境分二國克保于雞知而義若一家共思于悠永事如聞于違越理須至于敷陳其蔚應朔三州一帶祇自早歲曾遣使人止于舊封俾安鋪舍庶南北永標于定限往來悉絕于姦徒洎聞舉申輒有侵擾于全屬當朝地分或營修堡壘或存止舍居皆是守邊之冗員不顧睦鄰之大體妄圖功實度越封郵今屬省巡遂令按視備究端具陳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諭拗生之事端亦實諒難寢停至于縷細之緣由分白之事理已具聞達盡令拆移既未見從故宜伸報據侵入當界地理所起鋪候之處各差官員同共檢點早令毀撤卻于久來元定地界再安置外其餘邊境吏有生拗事端委差去使臣到日一就理會如此則豈惟疆埸之內不見侵踰兼于信誓之閒且無違爽茲實穩便顒俟准依上許之而難其人執政白遣太常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忱祕書丞檢發書樞密院兵房文字呂大忠

有若一家之義固知郡實深執信符獨諭邊鄙之臣嚴越封郵之守欲令移徙以復舊常竊惟兩朝撫有方宇豈重尺土之利而輕累世之歡況經界之閒勢形可指方州之內圖籍具陳當遣官司各加覆視儻事由夙昔固難徇從或誠有侵踰何吝改正而又每戒疆吏令遵誓言所諭拗生之事端亦皆境候之細故已令還使具達本國緬料英聰洞垂照悉

韓縝時爲兵部侍郎天章閣待制乃假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爲回謝使忱等入辭對便殿忱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校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且跬步不可輕棄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指當以死報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上嘆之忱已行上手敕曰

虜理危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　大忠又以父憂去獨忱至河東而契丹亦令樞密副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素樞密直學士梁嶽會于境上素頗倔強自言欲正南面坐北朝使相有此儀忱不從移文詰難一日蕃首引兵萬衆入代州竟焚鋪屋堠與官軍交射已而素嶽徑入橫都谷施帳幕邀忱相見忱不往又欲設次千西陘東谷忱以侵地愈深不許會得國信所言至和中國信使蕭德常亦帶平章事與館接使行馬坐次悉分賓主乃以此報之于是會于大黃坪以賓主禮見尋詔大忠奪喪與素嶽會議凡三四見議不決而指對蔚應朔三州分水嶺土壟爲界忱大忠卽邀素嶽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遣使報聘優致禮幣且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爲界蓋山所至有分水嶺概

言分水嶺爲界則異時可以罔取此點虜之微意也相持既久忱等歸報　上聞蕭禧且復來乃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手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造釁端故屢遣橫使止以事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術爾今白致虜疑有七通高麗取

所無豈有他意恐爲謀者所誤爾弼上疏言今北使再至朝廷違之則兵起而速患順之則恐東斥候漸蹙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舊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故欲生事遂興干戈彼非敢無故驟興此端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彼若萬一入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之去則備守此自古中國邊防之要也若彼果乘忿便欲深入討擊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若便與西夏爲特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文彥博曾公亮則但持不與之論乞選將厲兵以待之彥博之疏曰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必以誓書爲證彼雖危辭難奪正論公亮言夷狄之情畏強侮弱在挫制

得衛前今者中國所以待屬人者既極包含若其生事不已不使知懼臣恐未易馴服控制之柄無使倒持戎狄知中國不可窺豢謀亦自息矣　是時蕭禧至白溝又堅欲交馬馱于城北亭非故事朝廷曲從之上批曰蕭禧于白溝住將十日至今未聞起離向宗儒等雖再三報以舊例禧殊未有從順之義若更遷延探恐虜衆肆强或出不遜之言或以邀馬擾送南來愈難處置雄州使人約欄又致喧爭爲一擾擾或傷官吏恐不可收於去歲蔡確接伴已許馬駄依常使車例于雄州交割今必難御其請可詳度止作朝廷據接伴奏有中輟之理卿爲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特許依年例作兩節交換庶幾稍通其情于疆事易爲商量進日遣使兩來卽與代北之地若再一使如虢王英弼者來又批曰北使久留白溝已經累月自通和好以來無此事朝求關南之地則如何上曰卿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

近覽所司之奏陳載詳茲事之纖細謂劉忱等雖智會議未見準依自是及冬以月逮日或假他故或飾虛言殊無了絕之言止有遷延之意若匪憑緘幅更遣使人實虞詭曲以相蒙罔罄端倪而具達更希精覽遐亮至懷早遣邊吏各加審視別安戍壘俾返舊常一則示靡疑于鄰邦一則表求敦于世契儻未從擘劃仍示稽違在往復以難停係悠長而豈可徼陽戒候善酋爲宜時王安石再入相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久之上曰凡事爭虜向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爲朝廷固惜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遣使兩來卽與代北之地若再一使如虢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何上曰卿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豈可啟其漸忱又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以忱大忠不可奪罷就三司鹽鐵判官前此大忠乞終喪制奏曰臣與劉忱再會北人于大黃坪蕭素梁顗詞理俱屈雖議論反覆執迷不回緝原其情技亦止此爲今之計莫若因而固之伏望就除劉忱于本路差遣置地界于代州以旌士元爲副來則與之去則勿問在我則逸在彼則勞歲月之閒庶可決議久寓絕塞人情皆非所堪速希成功實恐有害於事理而臣方在哀疚棄几筵以將使事今者素顗亦必願惜歡好決無倉卒起釁之端臣之去留似無所繫乞聽臣罷歸以終喪制至是乃許之　大忠雖得

命官僚同行檢點于文驗則甚爲顯白其鋪候則盡合拆移請去然終論奏以地不可許奏曰竊以北人窺伺邊疆爲日

久矣始則聖佛谷次則今泉村以至牧羊峰瓦窑塢共侵築一十九鋪今則西起雪山東接雙泉求地五百餘里蔚應朔三州侵地已經理辦更無可疑惟瓦窑塢共侵築見與北界商量蕭蔣未過界時臣先奏論乞朝廷主此定疆議又皆許之今西陲以東皆有明據此地不能固爭他處亦以難保籍料虜情有可請者一有不可動者五狃于包容侵侮中國今若必校或激怒心此可請者一也歲得金帛與地孰利萬一絕好所失則多此不可動者一也虜兵雖眾羸弱驕情應敵者鮮非咸平景德閒可比此不可動者二也城池不固器械不精以守必危以戰必敗此不可動者三也山後之民久苦虐政皆有思中國之心邊釁一開必防內變此不可動者四也北人最畏西夏復有達靼之隙果欲長驅豈無牽制之慮此不可動者五也虜主弱而少斷母老子孱縱有謀臣恐未得用今者虜使再入必未嘗先輸屈伏之言俟其情意稍開諭以胡谷義興冶大石茹越麻谷五寨治平二年侵築十五鋪度山勢立界或更增以瓦窑塢如王僅靳宗臣之議則我無屑就之媿彼有可取之名蕭禧使還不遂其意萬一張大兵勢測我淺深乞指揮諸路帥臣但為禦前一切勿校上乃命縝乘傳詣境上會遼人詰難以聞詔論蕭禧以此歸報禧不受命又遣內侍李憲賫詔許以長連城六番鎮者治平二年契丹嘗置鋪其閒邊人以其見侵毀之後不復來至此許其即舊址置鋪而禧猶不從執議如初　上不得已議先遣

賊潛來傷害既不顯中國之意如何為處七也中書樞密院即條具奏曰窮以分水嶺既不其議應之所宜中書樞密院即條具奏曰窮以分水嶺既不可蕭禧又未肯辭欲通兩國之情則泛使不可不遣彼以禧未還而不納或納而接伴不至容或有之然且邊延境上以示我無絕好之意于義無傷則彼亦難惟禧之稽留無由發怒若必遣使人以分水嶺為界則許與不許非使人之敢專就令屈從豈足為信若不候使還強移鋪屋前已計議屈伸在我且為後圖本朝與之通好多歷歲年使人之來禮遇甚厚今雖未允所求固無激怒之事若辱使人恐無此理上然之于是以使指授沈括曰本朝邊臣見用照證長連城六番嶺為界公牒十六道多是北界聲說關口把鋪等處捉賊錢

交址並在長連城六番嶺之北內順義軍重熙二年三月十
八日牒稱南界送到于山後長連城兩界分水嶺上收捕賊
人張奉還等不合界過狹法斷訖又順義軍清寧九年十月
牒捉到截奪南界代州崞縣赤泥寥主白戶支牛賊人事既
指長連城六番嶺南依舊趾修蓋已是曲敦和好今蒋更指
分水嶺爲界緣所在山嶺水勢分流皆謂之分水嶺昨蕭素
等所執證照文字三道除大石義興冶兩寨已爲北界侵越
不經治平年發遣見不以連城爲界外其西隆寨執張慶文
字據言分水嶺上有土壟所據指處卽無土壟兼張慶文字
指鴈門寨地比至界遮虜軍十一里今鴈門寨至長連城地
界爲兼忱等曾牒素等令指定是何山名爲分水素等回牒
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擾盡置公移之顯

但稱沿邊山名地理界至南界足可自知豈可移文會問顯
見元無指定去處今禧所執與素等同全無證據文字欲令
沈括等到北朝日將見用照證文字一聞達北朝又詔曰
國家與契丹通好年深終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歡好大體
既許以治平年蓋鋪處依舊法蓋修務從和會卽更不論有
無照證若不指定分水處卽恐檢視之時難爲擗撥一李福
蠻地許于見開壕壑處分水嶺爲界一水峪內又兒馬鋪幷
三小鋪卽移近而以見安新鋪山頭分水嶺爲界一則西陲
寨地分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遠採白草鋪山頭分水
嶺向西接石長城爲界一黃鬼山地已經仁宗朝差官與北
界官吏于聶冉友等已侵耕地外標地立四至訖及大池廟

順義軍牒稱地里係屬寧化軍幷無可商議二瓦窑塢地前
來兩界官私商量未了今已指揮韓縝等一就檢視擗撥處
以分水嶺爲界且遣使者持報書示禧報書曰兩朝和好六
紀于茲事師故常誼存悠久比承使指諭及邊陲已約官司
皆從辨正當申封圻之舊以需事實之分而介信未通師屯
先集侵禁喉咸傷射巡兵舉示力爭殊非和議至欲當中獨
坐位特改于臣工設火橫都廂尤難子賓主數從理屈縱就
晤言且地接三川勢非一概輒舉西陲之偏說要該諸寨之
提封厥考文憑既無據驗欲同按視又不準從職用乖違滋
成滿滯竊意有司之失指曾非與國之本謀茲在軺車再乖
函問重加聘幣彌見歡悰然論疆事之侵擾盡置公移之顯

證述廷臣之論議獨尤病苦之慾期深認事端多非開達重
念合天地神鬼之聽其立誓言守祖宗疆土之傳各全生聚
不喬金繒之聘問肯貪壤地之尺尋特欲辨論使無侵越而
行人留館必于分水以要求樞府授辭期以興師而移拆豈
其歷年之信約遂以細故而變渝已按輿圖適爲申畫仍令
職守就改溝封選冀英聰洞加照悉禧見報書乃肯辭　至
是續圖上山川分畫利害安石言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
畫其地圖請與之詔如安石議詔曰雙井水峪瓦窑塢分畫
地開壕立堠增置鋪屋控扼處並依奏石門子鋪如在三小
鋪外更不拆移見安新鋪以東接胡谷寨地原非分畫處若
北人言及卽以此拒之如固爭執奏取朝旨其白草鋪西接

石長城先從北與之議毋得過黃河畫地界其石長城以北弓箭平地聽割移于是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

神宗開南江

熙寧五年閏七月庚戌遣檢正中書戶部戶房公事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荆南事先是辰州布衣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南江古銀州地接施黔胖柯世爲蠻人浮屍塞江下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日惇病其說且欲分功以咱之乃上言向者張頡知潭州之益陽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銀絹二百而執政獨患其異議會頡服闋乃就除爲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于是不敢食魚之說息矣

神宗置南平軍

熙寧八年十月丙戌詔以渝州南川縣銅佛壩爲南平軍先是南川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千家閒以戚脅誘漢戶不從輒屠之沒入其田土往往投充客戶謂之納身其稅賦里胥代輸無敢誰何者招納亡命敗以其徒僞爲獠人劫邊境居民官軍追捕人已遁去習以爲常厚賂州縣民使候伺守令動息乃築城堡以自固繕修甲兵遠近患之子是夔州路轉運判官張說等相與密議召兵馬使馮儀牟簡杜安行授以方略使圖光吉等且於沿邊練軍馬以待事聞上可之儀等始以禍福開諭不聽于是進兵窮討久未得巡檢李宗閔領軍木藍獨逢光吉兵與戰多所失亡死之居無何遂爲儀等所破以三族之地賦民歲得租三萬五千石縣絲萬六千有奇遂置榮懿扶歡雨寨是歲熙寧四年也爲名又以潭州梅山建安化縣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丁然其地南接西南烏蠻昆明哥蠻其間種族具數十時爲邊

十一萬九千八十九人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起稅租

患于是朝廷補其士人王才進充巡檢控扼之其後才進死
種族無所統一
八年渝州獠賊木琴木卧翁二十餘族復數出盜邊詔下察
訪熊本
十二月熊本董督兵破駱益王本二等七寨木卧翁等四囘
斬首六十六級俘男女百三十三人其木卧翁以下四十八
人來降遂盡遣乘傳赴闕上引見以木卧翁爲奉職安穩二
爲借職木卧七等十一人與京東西州軍教練使給月俸安
季等四十二人送京東西淮南軍州安置各授田有差于是
卽銅佛壩置軍以南平爲名蓋其地南平獠之故地也幷領
榮懿扶歡二寨增置開邊通安安穩凡三寨而併廢南川縣
云
神宗城茂州
茂州領羈縻九州俱蠻自推一人爲州治將其衆州將常在
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
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
貨于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爲誓習以爲常茂州民
甚苦之　熙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
城琪爲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朝廷下
成都府路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領都
鈐轄李琪已罷去而太子中允范百常爲之代延慶下百常
言其利害朝廷遂令築之既而蠻酋羣訴于百常稱城侵其
地乞罷之百常不許訴者不已百常以梃驅去
九年三月己卯始興築文靜等州羣蠻數百奄至茂州兵纔
二百人百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民人牙城
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麾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
城矢石雨下百常帥衆乘城拒守至甲申其酋長二人爲楯
木所殺蠻兵乃退百常率民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
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東路通綿州俱爲羣蠻所據百常募
人閒道詣成都又書木牌數百投江中急告求援于是蜀州
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
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等將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州
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自後
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于是延慶乞發
陝西兵五千策援候兵集自將以往詔延慶爲持重毋得輕
去成都遂遣內侍押班王中正經制蠻事土親書條約付之
曰可出榜曉諭地接蠻夷州軍城寨茂州管下恭靜等番部
作過已翦滅其脅從番族如能悔過歸順當倍加存恤應有
合措置事逐路選監司一員按視度其逐處城圍大小高低
厚薄壕塹深淺闊狹幾處受敵緩急側近人戶可與不可容
其入堡井泉足與不足汲用城壕狹淺之處合與不合增展
開浚如合興修圖畫計工料當如何規度計置功大者幾年
可畢樓櫓守禦之備如合增置其材具於何處取用人於何
處差發保甲土丁未經教閱緩急必難使如作番次子巡檢

縣尉下巡防因以勸習武藝有無不便仍節略開封府界及五路見行保甲上番條約令看詳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數於近便州軍差官簡選以備移用或本處難得即于逐路都作院漸次制造令特行選委其逐官毋得以爲常事鹵莽供報須親按視及體訪利害條析以聞令中書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既而鈐轄司已命百常與諸蠻和誓而中正自以爲得旨掩襲五月乃將軍數千自箕宗關入恭靜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掠畜產焚其廬舍殆盡乃復與之和誓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乃還故事與蠻和誓蠻先輸貨謂之抵兵又輸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人不在者增其價然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于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牛羊豕血揷之掘地爲坎反縛羌婢置坎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具買羌婢以酹蒙之終宿失去百常坐築城致寇時追一官勒停然朝廷亦卒城茂州云

神宗平下溪州

熙寧九年正月乙卯以下溪刺史彭師晏爲禮賓副使師晏蓋榮瓜之種所居即漢黔中唐彭水之地其俗阻五溪歷代荒猾不常唐末諸酋分據之地自置刺史而彭氏素有溪州晉天福五年有彭士愁者率羣蠻寇辰錦進圍澧州湖南節度使馬希範遣劉勍以步卒五千討之不能下遂與士愁約和而五州酋豪既盟乃立五銅柱爲之界授士愁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其後世子孫世襲士愁官爵國初來請辰州願比內郡輸租賦詔本道按山川地勢以圖來獻卒不許之惟賜以印綬羈縻不絕而已至景德中有彭文慶者來貢方物眞宗賞而戒之後有彭儒猛彭文緒彭士漠等繼以修貢唯彭士義者名鷲點父祖五世襲下溪州刺史諸州將襲承爲卒蠻酋子孫若姊妹親黨之當立者具州名關移辰州州吏保詳申鈐轄司然後奏朝廷而賜以敕告即望拜闕庭而受恩其州曰上中下溪三州曰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六州曰慈關安遠新洽當來寧順高十一州每州有押案副使及校吏俱自補置至和二年士義納其子知上溪州師寶之妻師寶乃與其子師黨投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將有叛謀于是轉運司李蕭之等共議領兵丁數千人入峒討伐以師寶爲鄉導兵既至而士義遁入它峒不可得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後蠻獠數侵地不可復制遣三司副使李參文思副使寶舜卿侍御史宋處約轉運司王綽經制招伐領兵問罪士義乃陳本非有侵軼不順之狀因其子悖逆而有司擅伐無辜願以三十州舊地復奉貢求以嚮化既又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納款遂以所掠兵丁共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併蠻眾七百人赴誓場飲血降而遣師寶知龍賜州戒勿殺而荊湖之閒遂以

無事其後士義爲其子師綵所弒又自稱權發遣下溪州事知衆不附專爲暴虐賊殺不辜旁奪諸州貢物其兄師晏結同巡檢彭仕遷都指揮周允榮攻圍師綵殺之幷誅其黨田忠財以下三十餘人乃納誓表上其父士義平生鞍馬鎧械至則遣宮人溪峒點集土兵爲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肄習諸洞騷然起又於融宜州强置城寨誅殺人以千數又遣邊吏辟舉誘納恩靖州儂善美於省地交人以爲言上患之御批付中書曰熙河方用兵未息而沈起又於南方干賞妄作引惹蠻事若不早爲平治則必滋長爲中國巨患實不可忽宜速罷起治其擅議招納之罪以安中外于是以劉彝代起彝至復令指使因督鹽運之海濱集舟師寓教水戰交人與州縣貿易一切禁止之交人愈怨望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

丁欲謀舉事時知邕州蘇緘伺知之以書抵彝請止保甲罷水運容互易無使交人興師有名彝不聽反移文劾緘沮議又責令不得輒言邊事

熙寧八年交人果大舉衆號八萬

十一月甲申抵海岸未旬日攻陷欽廉二州破邕之太平永平遷陸古萬四寨蘇緘聞賊至閱郡兵得廂禁軍才二子八百人分布城堞又號召郡人之才勇者授以方略使以部分地自守緘又悉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素具蓄聚又豐今賊衆已薄城下惟有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以坐取全勝若一人舉足則羣心動搖大事去矣若輩聽吾言當棄厚賞不聽或遁去或幷其孥盡劍斬之時大校翟繢陰謀出奔

仁宗朝以蕭注知邕州居郡數年陰以利啗廣源諸蠻密繕甲兵乃露奏曰交阯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思蠶食王土今得其腹心知其要害乘此時不取他日爲害大哉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且爲國生事不省上卽位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于是獻言者謂交阯已爲占城所取衆不滿萬亦可計日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注攻取之策注辭曰臣昔者意嘗在此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犀利其親信之人俱可指呼今溪洞非昔日之兵器甲無當時之備腹心之人死亡大半交人生聚教訓又十五年矣衆不滿萬恐傳者之誤也注至桂州自持麾至

緘使人伏門外梟其首以徇由是上下裔息聽命緘復募死士得數百人拏舟邕江與賊逆戰斬首三百餘級

十二月丁酉賊薄城下賊爲攻具四百闕城緘爲火箭焚其梯衝前後殺傷萬五千餘城中心益固咸謂救至在刻漏間即解是時遣使請救於彝彝遣都監張守節領三千兵以赴援守節聞賊衆十倍逗遛不即行復迂途貴州駐兵康和驛陰觀勝負緘又遺蠟丸告急於提點刑獄朱球球得書驚泣以便宜督守節惶怖移軍火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一軍俱覆爲賊擒者數百人悉降於賊守節亦爲賊所殺賊知此軍雅善攻城因陷以利使爲雲梯梯成爲緘所焚又爲攻壕洞子蒙以牛皮緘視其既度于穴中縱火焚之賊計

盡欲去會有教賊囊土數萬傅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衆登城城已陷緘猶扶傷卒馳騎苦戰力不敵乃曰吾義不死賊手遂歸闔門聚家屬三十有六人殺之藏尸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屍俱莫得殺吏卒士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爲積凡三百八十餘幷欽廉州所殺無慮數萬餘人並毀其城以塡江邕州之圍凡四十有二日緘憤彝起生事致寇且坐視城覆勿救欲書疏聞上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于市冀聞達朝廷卒無一人之救以至於沒緘之歿以九年正月庚寅而朝廷未之知也　上自聞交人入寇即深咎彝起以石鑑代彝且詔鑑體量彝起以聞已而手詔中書曰沈起昨在廣西妄傳密受朝廷旨意經略討交州又不待詔旨擅委邊吏誘

邕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爲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問愈彰不若只就東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于言色王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不能辦安石由是與韶有隙

交阯乃爲露布榜之衢路自言所部之民亡入中國官吏容受庇匿不遣我訴于管桂不報又遣使泛海訴與廣州亦不報我故帥兵追捕亡者而鈐轄張守節等輒相邀遮士衆奮擊應時授首又言桂管點閱洞丁明言欲見討伐又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生民我今出師欲相拯濟安石見之大怒自作敕榜以報復之方是時趙卨之延州命爲安南道行

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略招討使料泰晉銳兵十萬人發軍騎總九將軍水陸進討入內押班李憲副之卨乃上言朝廷置招討使副其于軍事並須共議至節制號令則當歸一憲銜之憲語卨曰今邊事共奉稟御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院卨對以朝廷與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敕于事未便憲曰將來若至軍中不聞天子之詔則從便宜卨與憲由是屢於上前紛辯上問孰可以代憲者卨言郭逵熟于邊事上曰卿統師令副之如何卨曰爲國集事安問正副臣願爲裨贊于是上更用逵爲招討宣撫使卨爲副兼都大提舉糧草卨入辭上諭卨曰用峒丁之法先須得人和然後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虛詞費其效命如廷鄘點教蕃兵若非鄘有以致

阮洙洙每有懷服之意而廣源州劉紀甲峒申景德俱擁强兵橫山寨監押成卓故與洙景德相好卨欲使卓齎敕榜入賊中招納逵又弗聽卨竟遣閒諭紀紀將其族屬請降已而大兵發思明逵令燕達先破廣源復還永平與兵會卨又以廣源閒道距十二驛趣利掩擊出其不意川塗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遂據富良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已而糧饋阻絕瘴毒日甚十萬之衆死亡十九卨急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艦纏被擊俱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殪斬數千級沈溺死者甚衆餘其渠帥交入辭上諭卨曰用峒丁之法先須得人和然後可以使人不人乃進降表遂班師而逵大慙於玩賊　乙亥逵貶爲左衛將軍西京安置卨爲右正言直龍圖閣知桂州其所得廣源

州者詔爲順州順州地嚴險嵐瘴特甚自置州而官吏戍兵去者輒死明年秋乾德遣使入貢且以順州爲請禹與戍以三千人十損五六可守上曰乾德犯順故興師討罪遠等不能討滅垂成而還今順州荒忽瘴癘之地朝廷得之未爲利豈可自驅戍兵投之瘴土一夫不還朕當閔之況使十損五六耶乃詔罷歸所略邕欽廉三州人口當還其地其後交人歸所略二百三十一人遂詔廢州與之是歲元豐七年也自沈起劉彝不能綏懷遠人致陷三郡是役也僅得順州又不可守竟棄之生口十得一而朝廷命徐禧計其費凡費錢帛金銀糧草五百一十九萬貫匹兩石二廣之民自此大困

神宗平歸徠州蠻乞第

濾州之南三十里有納溪寨寨西南五里有羅苟夷八姓五十餘村夷俗千戶元豐元年納溪寨居民與羅苟夷競誤殺之夷訴於官官爲驗其虛實夷恚憤謂漢殺我人官不償我骨價又暴露我夷人由是寇邊詔西閤上門使涇原路總管韓存寶都大經制夷賊公夷知歸徠州乞第遣其親信至納溪寨率兵助王師存寶報以無用重兵但能撫遏諸夷擒捕羅苟餘黨當厚賞乞第如約羅苟平存寶卒不與賞乞第怒遂率晏州夷六千餘突至江安城下責存寶如約江安城使姚兒爲第一將莊宅使呂眞爲第二將洛苑使咸寧爲第三將西京左藏庫副使郭振爲第四將是歲元豐二年也進遣人招諭乞第有文書服罪請降存寶以聞上不悅御批詰之曰乞第昨既傷官兵又已害王宣等朝廷遣兵必誅首惡存寶自進兵以來未嘗大有斬獲今所齎乞降文字未知存寶且欲以計款賊乘便進討或果欲受降如計款賊乃用兵所宜若果欲受降深非朝廷出師之意如乞第尚能蟻眾委存寶多方擇利掩殺如賊黨逃潰亦選名將搜捕招募若逗遛不能成事必正軍法既而軍食盡存寶引還天子大怒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存寶亟命吏林廣詣軍代之廣至則合兵三萬爲前後軍日享軍士士俱欲爲用廣先遣問入賊諭以逆順且索王宣敗時失亡士卒于是乞第歸卒七人送降書而身不至廣乃陳師徒於瀘水率將吏東向再拜誓以滅賊遂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始軍行有二道自納溪至江門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回遠而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距險而大軍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遁去廣分兵繞行席帽溪掩江門遂大破之師次落个網山西南蕃部族降者相繼而卧蒲者不至廣又遣兵討之斬首五百級落茹兜山阿徐地部相率守三隘廣又分兵腹背攻之斬二千餘第率眾復圍羅个牟責稅不入羅个牟者熊本所國結熟夷

級得王宣王謹言悟賊時印是月丙午次落婆遠乞第遣其叔父阿汝詣軍門獻馬請降廣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第伏弩既發下猶豫不前廣即發伏擊之賊大奔潰斬阿汝及酋豪二十八人獲三百級獲馬鎧仗及乞第父子所授敕告歸徠州印納江有二橋乞第弟阿字乘乞第馬度上橋追兵迫墜水斬之以爲乞第事其屍以故乞第得徑下橋跳去乞第既失去將士數萬相顧無人色復縱兵追襲會連雨雪甚刁斗無聲越七日次白崖又五日次老大人山山形俱力劍立正月癸未朔上老大人山乙酉次黑崖然桂爲薪丙戌上鴉飛不到山己丑方到歸徠州州惟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俱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餽運不繼走馬

承受麥文昞問廣軍士當如何廣曰已如朝旨蕩賊巢穴雖未獲元惡亦當班師待罪文昞乃出去年去月所授密詔題云至歸徠州乃開至是開之詔云將來大兵深入討賊期巢獲元惡如已能破其巢穴及城守要害雖未能得乞第萬一糧運不繼亦聽班師軍中俱呼萬歲曰天子居九重明見萬里遂班師于是築築其城江門寨席帽溪峒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番羅氏鬼王儲永西烹石門君長等願輸貢職捷書聞

太平治蹟統類卷十七

宣仁垂簾聖政

元豐八年二月癸巳上疾甚遷御福寧殿東閣之西閤三省樞密院入問聖體晃上於榻前王珪言去冬嘗奉聖旨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凡三奏上三顧微首肯而已又乞皇太后權同聽政候康復日依舊上亦顧視首肯既退移班東閤皇子及皇太后太后朱德妃皆在簾下珪等奏請皇太后權同聽政皇太后辭避入內都知張茂則言太后且爲國家社稷事大不宜固辭珪等請至於再三皇太后泣許珪進言自去歲上令皇子侍宴羣臣皆嘗見之今必更長

立乞再瞻覩是月三省樞密院親王自朔旦至今日由內東門入問候於福寧殿惟是日未復再入先是蔡確疑上復用呂公著及司馬光必奪已相乃陰與邢恕因與皇太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遊上初寢疾恕密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常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職方恕曰家有桃著白花可愈人主疾其說出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花也驚曰白華何在恕執二人手曰石相台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沖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主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我家　死去已而恕反覆確主顯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

梴共造誣謗梴開封人嘗從高遵裕掌機宜於涇原傾巧士也故恕因之人知確與珪異素不相能欲借此以陷珪它日亟問確曰上起居比如何確曰疾向安將擇日御殿恕微哂曰上疾再作失音直視聞內已別有處分首相外爲之主公爲次相獨不知耶一日片紙下以某爲嗣則公不知死所矣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素歸心乎確竦然曰然則計將安在恕曰延安郡王於今春出閤上去冬固有成命羣臣莫不知公盍以問疾率同列具人亟於上前白發其端若東宮出公言而早建千秋萬歲後公安如泰山矣確深然之恕又曰此事當略設兵備今與平時不同庶可以自表其曲折第告子厚同列勿使知子厚章惇字也確媿謝謂恕

曰和叔見子厚具言之惇固凶險卽許諾遂與確定議仍約知開封府蔡京以其日領壯兵待變於朝廷謂曰大臣其議建儲若有異議者當以壯兵斬之是日三省樞密院俱入問疾初亦未敢及建儲事旣退乃於樞密院南廳共議之確惇屢以語迫珪幸其應對或有差誤卽以珪爲首誅珪口吃連稱是字數聲徐曰上自有子復何議蓋珪實無他志但蓄縮不能先事納說所以致疑及是出語確惇顧無如珪何尋復入奏得俱出逢雍王顥及曹王頵於殿門外惇更厲聲曰已得旨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矣奈何顯曰天下幸甚已而禁中按堵如故輔臣等各罷歸翼日遂立皇太子確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祕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

語聞卒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怨發之元豐末建儲事諸家異說紹興史官既別加考定專攻元祐舊文固得眞實矣第恨弗詳今參取諸事稍增益之推原後來致禍如彼慘毒蔽人遂人閎者蓋由王珪任首相不早建白立太子致蔡確章惇蔡京等得乘隙進謗而萌芽則自邢恕發之其令蔡京領劍子入內廷確惇當時亦必有他說紿珪故珪不以爲疑然閤封知府何與朝廷事此政坐珪愚闇耳若珪能卽拒絕飭疑似之迹則橫禍自何從而來疑似之迹當時不過如此耳其後浸淫轉加增飾遂有宣訓事紛昆事黃履疏高士京書至蔡懋宣和間劍子用誣訕文字託名御製極矣誠可爲痛哭也非建炎初聖主覺悟果斷明辨則朝廷之事豈有極乎

三月甲午朔執政詣內東門入問候皇太后垂簾皇太子立簾外皇太后諭珪等皇太子精俊求學日誦論語七卷略不好弄止是學書自皇帝服藥手寫佛經三卷所福因出所寫經示珪等書字極端謹珪等拜賀遂宣制立爲太子改爲煦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又詔應軍國事並皇太后權同處分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完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白此用心珪等言朝廷法度紀綱完具臣等敢不悉心奉行白此執政日再入舊紀書甲午立延安郡王爲皇太子改賜名煦詔軍國事皇太后權同處分新紀同哲宗立爲皇子舊錄誣謗紹興史臣已具辨明文字甚多　曾布日記亦曰神宗與子宣仁立孫本無間隙事已素定而姦邪誣罔盡以爲蔡確章惇建策之功史官已刪去　從政郡江端友上書皇帝陛下臣伏覩宣仁聖烈皇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祐哲宗皇帝起司馬光爲宰相天下歸心爲九年之閒朝廷清明海內又安人到於今稱之爲大公正直之道仁民愛物之心可以近配仁宗至於力行祖宗正事抑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其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邪恕稱造無根之語以爲誣議使后無端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臣不勝痛恨

丁酉皇太后遣句當御藥院梁從政問王珪等欲以溫州僧道親前年所進龍壽丹進皇帝卿等議其可否珪等言

思所求得之藥與道親二狀皆上手自封題其言九九上卽位至是十八年又云四立日節酒藥而上恰以立春日得疾云　命吏部尚書曾孝寬爲策立皇太子禮儀使翰林學士鄧潤甫撰冊文戶部尚書王存書冊文禮部尚書韓忠彥書寶　戊戌上崩於福寧殿宰相王珪讀遺制哲宗卽位尊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妃應軍國事並太皇太后權同處分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如向來典禮有所闕失命有司更加討論　庚子以宰臣王珪爲山陵使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德妃朱氏爲皇太后

元豐八年三月八日辛丑羣臣詣闕門上表請皇帝聽政又詣內東門請太皇太后聽政皆批答不允羣臣至是表三上

從之　己酉以皇帝即位分遣三省官奏告天地社稷宗廟
內臣分詣諸神祠　乙卯禮部御史臺閤門奏討論故事詳
定御殿及垂簾儀每朔望六參皇帝御前殿百官起居三省
樞密院奏事應見謝辭班退各令詣內東門進榜子皇帝雙
日御延和殿垂簾日參官起居太皇太后移班少西起居皇
帝並再拜三省樞密院奏視事三日已上四拜不舞蹈候祔
廟畢起居如常儀簾前通事以內侍陛下以閤門祗候司引
是公事可以權付有司者續具條奏吏部磨勘奏舉人垂簾
日引應見謝朝臣餘過朔望參日不坐並先詣殿門次東門
應招賜者升門賜從之　丙辰上御迎陽門幄殿同太皇太
后垂簾宰臣親王以下合班起居常制分一十六班是日合

班以閤門奏請故也　己未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韓縝門
下侍郎章惇中書侍郎張璪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並爲通議
大夫尚書左丞李清臣爲大中大夫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鄆國公王珪爲金紫光祿大夫
進封岐國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蔡確爲
通議大夫詔以登位賜致仕前宰相守大師潞國公文彥博
前執政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張方平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馮京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孫固資政殿大學
士知揚州呂公著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呂惠卿資政殿學
士知濠州補宗孟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禮寶文銀帶
銀帛有差　初司馬光四任提舉崇福宮旣滿不敢赴闕再

出榜曉諭在京則於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軍投下委長史卽日附遞奏聞皆不得取責副本隨有抑退其百姓無產業人廉有姦詐卽責保知在奏取旨揮放令逐便然後望陛下以聽政之暇略賜省覽其義理精當者卽施下其言而顯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長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無可采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如此則人言日進羣臣無隱陛下雖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諸掌舉措施爲惟陛下所欲斯乃治安之源太平之本也陛下若以臣言爲可取伏乞決自聖意下學士院草詔施行

四月又詔元豐六年已前積欠夏秋稅租及緣納錢物並依

三月六日赦書指揮特與除放　詔曰恭以先皇帝臨御四

海十有九年夙夜勵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澤天下傳之後世比聞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當或過爲煩擾違戾元降詔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或妄意窺測怠於舉職將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諭中外自今以來協心循理奉承詔令以稱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欽必底厥罪

丁丑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仍仰御史臺察訪彈劾以聞

司馬光知陳州承奉郎祕書少監孫覺兼侍講奉議郎宗正寺丞劉次莊爲殿中侍御史奉議郎眞定府路安撫事句當公事孫升爲監察御史朝奉郎劉摯宣德郎張汝賢爲吏部郎中朝奉郎集賢校理梁燾爲工部郎中奉議郎黃庭堅爲校書郎詔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致仕文彥博不許辭免兩鎭節度詔許樞密院依舊制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赴部堂議事　辛巳奉議郎職方員外郎邢恕爲右司員外郎蔡確初未知恕文彥博之歸洛陽也恕有詩送行神宗嘗對確稱恕且謂恕久在館下理當遷確曰熙寧變法之初恕有異議不可用神宗不答確退朝卽召恕告之恕尋還著作郎不半歲又遷職方員外郎恕雅善司馬光呂公著確憂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也然恕輕險乃更與確陰謀謂確有定策之功於是驟遷都司　中書省言登極赦書弁今月八日朝旨民戶欠去年夏秋稅租元豐六年已前稅租積欠幷緣納錢物倚閣稅等乞並特除放之詔賜諸民戶欠元豐七年已前常平免役息錢各特免放五

分買撲場務佃賃田宅空地出限當罰錢調奉天河防急夫開修京城濠及興水利夫罰錢役人誤給工食錢亦並除放

司馬光疏言新法病民此皆羣臣躁於進取誤惑先帝使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當先者爲今之計莫若擇利歸於身怨歸於上非先帝之本意也又言如保甲免役錢舊法之便民益國者存之痛民傷國者悉去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子愛黎庶之志吏之苛刻者必變而爲忠厚民之離怨者必變而爲親譽德業光榮福祚無窮豈不盛哉況今軍國之事太皇太后陛下權同處分是乃母改子之政非子改父之道也何憚而不爲哉惟聖明裁察　光又上疏乞開言路曰臣昨在京卽詔先陳所急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以近歲

風俗頹弊士大夫以偷合苟且爲智以危言正論爲狂致閭
閻愁苦而上不得知明主憂勤而下無所訴公私兩困盜賊
以煩宜下詔書不以有官無官之人有知朝廷闕失及民間
疾苦者幷許進實封狀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進其義
精當者行其言而顯其人狂愚鄙陋者報聞罷去亦不加罪
今皇帝陛下新卽位太皇太后初垂簾天下之人莫不屬目
傾耳臣自到西京以來伏聽朝夕惟新之政以爲必務明四
目達四聰以發天下積年憤鬱之志今開言路之詔不聞頒
於四方而太府少卿朱彭年舍在京不可不幷置三衙管軍
臣僚水部員外郎王涔乞依保馬元立條約限均定逐年合
員之數又乞令大學增置春秋博士使諸生肄業朝廷以非
其本職而言各罰銅三十斤臣忽聞之悵然失圖憤悒無已
臣非私於二人直爲朝廷惜治體耳夫何意猶口容身貪祿
此小人之利也威福在己人莫敢言此則大臣之利也然民
怨於下而不聞國家阽危而不知於陛下有何利哉彼朱彭
年王涔臣素不識不知其人爲賢爲不肖但惜陛下臨政之
初而二臣首以言事得罪臣恐中外聞之忠臣解體直士挫
氣欲仕者斂冠藏之欲諫者咋舌相戒則上之聰明猶有所
不照下之情僞猶有所不達太平之功尚未可期也今二臣
之罰既不可追伏望陛下加臣前奏下詔不以有官無官當
職不當職之人皆得進言擇其可取者微加旌賞則天下之
人聞知朝廷樂聞善言不惡論事無可取者寢而勿問庶幾

納忠之人猶肯源源而來也臣稟賦愚戇文學政事皆出人
下惟不識忌諱不阿權貴遇事妄言無所顧避此以荷知於
累朝見稱於衆人若亦不得言則亦無所復用於聖人也上
辜太皇太后陛下下問之意下負微臣平生願忠之心內自
痛悼死不瞑目臣久忝便安今朝廷授以名藩義不敢辭見
牒本州索遠接公人起發赴任次到官之日但勉竭疲駑恪
勤本職苟力所不逮伏須罪戾不已於是令光過闕入見
己亥詔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呂公著乘傳
赴闕　庚戌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
國公王珪卒輟視朝五日初贈太尉再贈太師謚曰文恭禮
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

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爲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
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
旨故也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初光
以知陳州過闕未入對上疏略曰臣先乞下詔廣開言路凡
有官無官之人幷許進實封狀仍須下諸路州軍於要鬧處
出榜曉諭鼓院檢院州軍長吏不得抑退昨奉聖旨令入見及
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
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聖王之先務太
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讀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
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肩疑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
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旨下則銜賊流俗之情以

千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賞罰之
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
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
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以
六事罪之矣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
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
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譴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
情如指諸掌　既除門下侍郎光又以劄子辭免乞對訖赴
陳州幷請更張新法於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賜手詔
諭令供職曰嗣君年德未高吾當同處萬務所賴方正之士
贊佐邦國切要與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辭再降詔開言路須

卿供職施行光乃受命

六月詔何東州軍人戶見欠和糴草自三月六日赦書到
日元豐七年以前所欠幷與除放　丙子賈政敏學士提舉
崇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陛辭庭太皇太后降手詔勞問
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求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識人情不
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可見矣凡人之情貧則思富苦則思
樂勞困則思息鬱塞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利則民
富矣常以愛人爲心則民樂矣役事之有妨農務者去之則
勞困息矣法禁之無益治道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廣之

誠能心而行之則神孫視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
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事先忠力矣何憂軍民不欣戴社
稷不安固乎　又奏臣近者伏覩傳錄到朝堂所出榜文開
示大信招來羣言皆前代帝王之高致而方今朝廷之急務
天下幸甚然臣尚有疑者乃陰有所懷至不得已也七十五
字恐非元輔聖旨之本意似增飾而爲之者又云若不改正
臣恐自今聖聰潛成壅蔽伏望陛下深察此弊而痛絕其端
特作聖意批降旨揮令刊去此七十五字只以榜前所云別
撰詔文徧頒天下使萬方之人豁然知聖人好諫之心披雾
而覩青天白日豈不快哉於是起知陳州未行召赴闕遂留
經筵兼侍讀　是日司馬光言臣伏見皇帝陛下初臨大寶
太皇太后同斷萬幾側身虛己揭於求諫於五月三日特下
詔書大開言路此誠明主之先務太平之本原也竊見中閒
一節天下見者未達聖心咸以爲朝廷雖名求諫實惡人言
遽設刑禁有上言者皆可以六事罪之臣愚欲望聖慈下學
士院別草詔書除去中間一節務在勤求讜言使之盡忠竭
誠無有所諱仍乞徧頒天下在京於尚書省前及馬行街出
榜在外諸州府軍監各於要鬧處曉示不以有官無官之人
應有知朝廷闕失及民疾苦者並許進實封狀言事在京則
於登聞鼓院檢院投下委主判官晝時進入在外則於州府
軍監投下委長史即入付遞聞奏不得取責副本強有抑退
其百姓無家業人廉有姦詐即令本州責保知在奏取旨揮
放令逐便候有上件實封狀其所聞至當者用其言而顯其
身其是非相半者舍短取長其言無可采事不可行者亦不

加罪如此則下情無不通嘉言罔攸伏聰明周四遠海內如指掌矣或慮奏牘煩多難以親覽卽先條付三省委三省官看詳擇其可取者用黃紙錄出再進入或乞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乞降付有司施行從之　丁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鬱於大道夙夜祗畏不敢皇寧懼無以彰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永惟古之王者卽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羣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寮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鼓檢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求卿所奏深有開益備見忠諒良切嘉稱當此拯民疾苦更張其中而施行之司馬光凡三奏乞改前詔於是始用其言也

呂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擇其中除無所取及尤長之詞外其可取者已用黃紙錄出進入訖伏乞陛下取錄出者更賜詳覽或留置左右以備規戒或降付有司商議施行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誠生民之厚幸社稷之盛福也其間亦有一事而衆人共言者臣亦重複錄出蓋欲陛下知天下所共患衆情所同欲也又言青苗免役保甲保馬困民

九月辛丑詔呂大防曰卿鎮蜀日久西南生民疾苦利害新法有困於民未便者想多聞見卿未到闕宜先以所見條析入急遞奏來於人內內侍省投進無有所隱　朝奉郎祕書少監劉摯爲侍御史摯言竊惟陛下卽祚臨政之始其所先

者宜莫若廣言路故臣今就職之日首獻其說祖宗以來諫官御史張設員品罕不備足凡在職者皆稱諫諍之臣欲望聖慈於諫院增置諫官員數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其所領察按案自不廢如故所貴其盡忠力交輔聖政　朝奉郎蘇軾爲禮部郎中監察御史王巖叟上疏言青苗役法保甲之法十分之六七猶在此姦邪遂非飾過以欺聖聽非至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利者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策也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此數事則天下大治無事而陛下高枕而臥矣

十月癸酉詔倣六典置諫官其具所置員以聞從劉摯之言也　丁丑詔尚書侍郎給事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舉堪充諫官二員除范純仁爲諫議大夫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爲右正言蘇轍爲司諫范祖禹爲正言令三司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協外望章惇曰故事諫官令兩制已上奏舉執政進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以知之得非左右所爲此門不可浸啟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後以親嫌范純仁故爲天章閣待制祖禹爲著作佐郎尋復以純仁兼侍讀　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始用呂公著及劉摯之言也　詔比者詔令屬下兼以均寬民力便安公私如聞官吏狃習故態不即奉行或致廢格使遠近之人未盡被惠自今宜悉心奉行監司檢察上有違戾即御史臺彈奏　侍御史劉摯言臣竊謂州縣之政廢舉得失其責宜在監司之任亦重矣人有一賢不肖則環地數千里休戚係之比蒙聖旨哀念元元取監司罪惡已甚者既去之矣然其餘人才頗尚駁雜情志未一各懷所私蓋其陰有觀望者則必習常而慢令以致惠之壅其幾中覬利者則又特矯枉而過正或廢其所宜治之事二者不可不察也惟得其人庶懲此患臣欲望聖慈詳酌河北河東陝西素號劇郡向來所用使者出於躁進多非更歷民事人微望輕惟過自威刻而下終不服今宜稍復祖宗故事於三路各置轉運使用兩制臣僚充職以重其任自餘諸路亦望推擇資任稍高練達民政識治亂近中道之人分補監司之任明授之以政令使忠厚安民而不失之寬弛先帝之政陛下之恩德庶幾下究而與民休息無難矣欣察見任之無狀者一切澄汰罷之被罷之人苟非有顯過宜還其資敘別爲任使要令不至於失職無聊而已方今先務恐實在茲伏望詳酌施行

十一月朝議大夫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於是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爲轉運使誠非所宜朝廷欲教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可以爲諸路轉運使模範矣又曰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鹽鐵冶又乞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又乞止絕高麗朝貢只許就兩浙互市不必擾煩朝廷事雖不行然朝廷所以待高麗恩

數亦殺於前云〈司馬光言臣竊惟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親臨萬幾事無大小皆委於執政垂拱仰成萬一羣臣有所見不同勢均力敵莫能相一伏望陛下特留神審察是非若甲是而乙非當捨乙而從甲乙是而甲非當捨甲而從乙如此則羣臣莫敢不服善政日新矣不然陛下雖有求治之心事功無時而成也

十二月奉議郎太常丞王覿爲右正言覿首上疏論知人安民　司馬光言臣觀今日公私耗竭遠近疲弊其原大概出於用兵先帝深悼其然厭棄武臣截截諞言思番番良士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臣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維皇帝陛下肇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無有虛日故近自幾甸遠至海隅莫不鼓舞承風傾耳以聽

太平而近者一兩月以來政事號令之見於施行者曠然稀闊中外顒顒無所見聞深求其故皆以爲執政大臣議論不一之所由致也有陰拱而坐觀者有陽合而內睽者有強橫以肆驚者有忍恥以懷奮者滯事積前相顧而不發故仁澤屯於上而不下庶政壅於朝而不行以致文書稽留人情隔塞伏望聖慈深察事變防微杜漸特詔輔臣當務同寅協恭相示以信去其貳心以濟國事應今來政事之稽滯未決者趣令條上取旨則望聖慈發自睿斷別白施行以幸天下又言天時乖戾之變欲乞先次許臺諫官上殿奏事所貴公議人情不至隔塞

元祐元年正月壬辰詔曰久愆時雪慮囚繫淹留在京婺刑

部郎中御史開封府界令提點司諸路州軍令監司催促結
釋先是上封者言竊惟時雪未應陰陽不和意者刑獄未至
欽恤法令未至寬平宜下詔恤天下刑獄故也　右正言朱
光庭奏疏言章惇蔡確韓縝等居位恐累聖政也　甲辰御
史王巖叟言今天下之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陰困生民
莫如茶鹽之法流害數路陛下固知之矣且優柔而未斷以
絕其源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天意之所以未開也朝中之
大姦莫如蔡確之陰邪險刻章惇之讒賊很戾相爲朋比以
蔽天聰虐下罔上不忠之迹著於兩朝天下之人皆願逐而
去之以致清平而陛下反容而留之此民心之所以猶鬱而
天意之所以未開也伏望陛下上體天心下觀民意奮勵勇

剛一革大害一去大姦以爲宗社無窮之休以爲生民莫大
之福臣不勝拳拳忠告之至　己酉司馬光以疾謁告司馬
光呂公著既遷官光尋以疾謁告是日復有詔放正謝及於
謝光惶恐不敢奉詔乞竣疾間入謝依減拜旨揮光自是凡
十有三旬不能出然奏疏相屬　五月十三日光乃入對延
和殿又移書三省略言當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
役錢不惟刻剝貧民使不聊生又僱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
百役官不得力爲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
息肩者十已七八又曰朝廷今欲整治天下蘇息疲民先須
十八路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愛民忘私使之進賢退
不肖興利除害前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

州諸公何不早許之別擇老成重厚有膽略者代之御史所
言保甲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又手書與公著曰晦叔自結髮
志學仕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
所蘊不行於今日將何俟乎此日以來物論頗議晦叔慎默
太過若此際復不廷爭事有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斯光誠
不敢以憂國爲己任然昨日富家之喻已上聞矣光自病以
來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家未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
矣
二月丁卯詔曰朕紹承聖緒總攬庶政永惟四方萬里之遠
其能使吏稱其職而民蒙其澤者以監司得其人故也然非
左右侍從之臣各舉所知安能盡得天下之才而同然哉孔

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朕將攷核能否而進退誅賞焉應內外待制大中大夫以上限詔到一月各舉曾歷一任知州以上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委中書籍記過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關選差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事隳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即各依本罪大小升舉者加懲貢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疾再乞官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

閏二月司馬光欲露章舉文彥博自代不聽　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以納過息罰錢數幷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

戶以納過見今有無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從蘇轍甲戌所奏也　孫覺言竊見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交慶以爲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頗或疏略尋有旨更差韓維等四人等切詳定立法推行可以永久矣光之學集行義羣臣莫與比者如更定忠亮篤實才識明敏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務無不舉矣今韓縝人品污下才薄望輕伏望聖慈罷縝相位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　詔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諸路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罷從司馬光之言也　王巖叟又奏雨失一一言來太皇太后垂簾官家又年紀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事得人一人耳目何得盡知天下事咸謂之執政若不執奏事卻要何用臺諫官若畏避何以立事卿駁安燾極當知卿公正非不知安燾不才無公望但以顧託不欲盡去卿等所言多已施行餘事以休避仇怨安心言事

三月右司諫蘇轍言論除安燾誥令給事中書讀是時工部尚書孫永爲吏部侍郎李常爲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捄克之患庶少息也常言諸路吏不達朝廷愛民之意以調凡所以供給縣官皆可廢弛孟子曰古事蓋出於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竇宦豎無所不至不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賦稅課入國政之大者苟或不振何以上佐國用伏望聖慈特下詔令申飭官吏無謂寬民恤物之德方行於上而於賦稅課入廢弛不治以誤大計　先是太皇太后宣遺句當內東門司梁惟簡賜文彥博手詔曰予宮中閱故書得卿神宗時所上親書章奏見卿讜論切於治要至誠憂國忠義可見深用嘉歎卿平時所蘊如此況當茲國難之際想多憂勤予佐助機政斯逾年矣如近者黜陟臣僚因革庶政公議不孚夏國未附禦以何術卿之所知賢人堪大任者亟當論薦用副旁求所訪事可條具奏聞切待至言以補闕失據元祐密疏彥博此奏以三月十五日上今附本月也　是日文彥博奏堪大任者三人劉庠燕頌劉摯世又言困西羌之策　考功員外郎林旦爲殿中侍御史承議郎韓川權發遣推官上官均並爲監察御史中丞劉摯之舉也　中書舍人蘇軾不行敘復沈起詞頭　命入內押班梁從吉齎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曰卿踐更二府弼亮三朝名聞四夷功在天下注想元老渴見儀型宜疾其驅副我虛宁詔書到日卿可肩輿赴闕弁男昭慶居中隨侍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博而已佐之不聽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如卿所奏除光奏彥博勳德冠在臣前若以彥博行尚書左僕射則事體具正太皇太后又批付光曰朕憂國遠慮不爲身謀其亦可知今若一旦使彥博居卿之上於予所以待卿之意深未允當卿更思之

光又奏曰竊惟彥博光輔四朝勳德著明爲太師年八十一臣僞京官彥博已爲宰相所奏蓋國體惟陛下幸聽太皇太后卒不聽及韓縝罷即遣中使召彥博蓋用光奏也　詔諸路災傷振濟及盜賊公事令轉運司兼管其賊盜賞錢許於青苗息錢內支候役法了日奏取旨揮　左司監王嚴叟言訪聞淮南旱甚物價踴貴本路監司殊不留意伏望選官措置詔發運司截留上供米一十萬石比市價量減出糶與閑食人戶每戶不得過三石其糶到錢起發上京　司馬光言臣伏睹近降朝旨令戶部指揮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體量州縣人戶如委是缺食據見在義倉及常平米穀速行振濟仍丁寧旨揮州縣多方存恤無致流移失所此誠得安民之要道然所以能使流民不移者全在本縣令佐得人欲更令提點刑獄司常切體量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缺食人戶雖係災傷並不流移保明聞奏優與奬擢其全不用心振貸致令人戶多有流移者取勘奏聞乞行停替庶使官吏有所勸沮百姓實沾聖澤三省進呈依奏　右諫議孫覺言淮浙災傷米穀踴貴慮盜賊因緣而起乞差官體量廣行振濟徧下諸路轉運提刑司災傷各以實言如不實者坐之時災傷轉運等司並無奏報及宿亳尤甚詔令發運司體量災傷州縣缺食處仍令宿亳州分析並不申奏災傷次第及具見今斛斗例各疾置以聞　詔內外待制以上舉堪充轉運判官各二員　辛丑詔曰朕惟蘭臺延閣皆圖書祕記之所藏而

校讐論譔位序多闕采惟祖宗樂育賢俊常詔二府薦士置之祕府養其德器以待試用朕甚慕焉執政大臣吾之所重也宜各舉文學政事行誼之臣可以充館閣之選者三人各以名聞朕將考其才器而甄升之　乙卯右司諫蘇轍言伏見淮南旱災民食踴貴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萬石以濟其急恤民之深異時所未嘗有然臣訪聞本路自正月以來議倉常平倉糧斛逐旋振濟約至夏中麥熟稍得給足不意今來旱潦益深夏麥無望而秋成之期遠在百日之後雖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徧及飢民訪聞發運司逐年將糴本錢一百萬貫趁錢糴米以代諸路逋限上供米數外或遇米貴亦出賣收息臣欲乞指揮發運司約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餘糴令只依元買價盡數支撥於諸郡出賣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賣及元買價例申奏所貴米數稍多救接饑饉可支持至秋　先是太皇太后道中使程衍齎御札賜司馬光曰范純仁奏乞以文彥博爲師臣備顧問可尊朝廷服四夷朱光庭劉子乞尊禮爲帝師勿勞以宰相執事所有朱光庭劉子三道付卿看詳可親書條具聞奏者光言臣蒙恩推爲首相自知智力淺屑歷事未多故乞陛下以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臣佐之庶無罪悔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爲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此在陛下裁度若止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入朝因至門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

量重事令執政就宅諮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射已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從之　司馬光辭許兼領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議恩命　中書舍人蘇軾不行張誠一詞頭　范百祿不行李定詞頭

六月甲寅詔曰朕惟先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閒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旨捨剋或妄生邊事或連起幷獄積其源流久乃知弊此輩言所以朱鳥朝廷所以懲革也救正風俗修明紀綱蓋出大公蓋不得已況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底闊略細故不復究治以累天和夫疾之已甚仲尼不爲御眾以寬有虞所尚爲國之道務全大體應今日已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伸自新同歸美俗布告中外體朕意焉

八月右司諫蘇轍言乞揮監司庶郡縣稍得良吏

九月司馬光卒　中丞劉摯言下詔以安反側非是乞寢詔書以免四方疑惑　翰林學士蘇軾薦王鞏充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

十二月詔依元豐三年詔書更不上尊號

龍圖閣權知秦州曾鞏蘇轍再繳還詞頭

同對延和殿堯俞前對太皇太后曰以卿有才望用卿堯俞拜訖未奏事先問曰今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且曰但恐陛下臨御日久稍有怠惰如能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常以大

公之德自守則天下無不治矣　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
試館職策題考試官不識大體不忠莫大策題蘇軾文也詔
特放罪　王嚴叟言應州縣災傷人戶缺乏糧食許結保借
貸並令免息常平穀從之
二年二月召左司監朱光庭詣河北路與監司一員徧視災
荒按累降旨揮措置振濟有未盡徧未便並得從宜事體稍
重卽奏稟仍訪本路從來如何振濟今流亡倍多如官吏奉
法不處卽按劾以聞　詔蘇軾撰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
爲額其子紹庭請也
三月學士蘇軾草太皇太后受冊詔　詔內外舉堪知州者
從御史呂陶之言也詔曰朕承祖宗之休獲受大統涉道日
淺昧於致治事有失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夏旱暵爲
虐而四方之內被災者廣生民嗷嗷無所告勞永惟災變之
來蓋不虛發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賞罰失當而賦稅
無節歟民力屈竭而土木營歟抑忠言讜於上聞而德澤不
流歟何大異之以滋至也非克己思過洗心修德其何以答
塞天變協致太和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
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
四月詔旱暵爲虐苗稼將槁民則何罪咎實在予雖側躬損
膳尙慮無以消變而有司乃於此時屢奏受冊是欲以隆名
盛體加我是重予之不德也所有將來受冊禮宜權停罷仍
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以久愆時雨司諫王覿有請也

鑒司諫蘇轍上疏欲乞明降詔書許百官面奏公事以盡
羣臣之異同閱人才之賢否庶乎災患可息
五月詔令學士院降敕書奬諭知楚州程之元以淮南振濟
所言之元悉心存撫請褒擢故也　癸酉吏部尙書胡宗愈
爲御史中丞因奏對便殿上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
與比君子謂小人爲姦邪小人指君子爲朋黨陛下擇中立
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清因進君子無黨論
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
宜專行爲之政略無益之儀翰林蘇軾奏彥博公著免拜旨
揮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人無可議者但有司合守典
禮兼恐彥博公著不敢當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憫老臣

脊養不已遇其朝見閤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所有
不允批敎臣實未敢撰從之　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賜宰
相執政酒果並黃金犀帶諭旨云知卿等於邊事極勞心故
有是賜呂公著告文彥博等曰密賚可辭鬼章得罪先帝獲
之誠可慶也若便指廟堂之功則將帥聞之過有希望啟向
來貪功生事之弊可不熟慮彥博等遂各辭免不許乃受之
　臣僚言赦令減放民間秋夏二稅積欠及坊場敗闕課利
之類州縣不肯依赦令直行放免欲乞御史臺體訪民間欠
負未經行遣及雖已行遣而未盡者乞付吏部重行黜責詔
令諸路監司限一月卽速依敕結絕開具奏聞
十月朱光庭爲太常少卿　詔運淮南二州所糴穀四十萬

舟振濟京路 二丁卯詔賜御史於呂公著私第遣中使賜酒及禁中果實綵金花環奇珍異十倍常人以御飲器勸在席飲甚苦惟於呂公著頗寬皆異恩也 壬申詔呂公著等於文臣中擇有才行風力廉知邊事堪大用者公著奏薦孫固蘇頌李常孫覺趙瞻顧臨胡宗愈等七人蘇軾爲戶部侍郎顧臨爲給事中

十一月孔文仲爲中書舍人豐稷爲右司諫楊康國爲監察御史同知樞密院 安燾言大雪異常久陰未解細民失職上貽憂念願令貶黜以塞天戒劉安世爲右正言詔罷變賣市易司元豐物從三省請也 甲戌蘇軾言臣近面奉聖旨何故屢入文字羅織臣具以疾病之狀又蒙宣諭豈以臺諫有言故耶兄弟孤立自來進用皆是皇帝與太皇太后主張不因他人今來但安心勿卹人言不用更入文字求去臣退復思念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道參議役法及蒙擢爲學士後便爲朱光庭王巖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至乞郡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未及試院先言任意取文雖聖主知臣無罪然臣竊自維蓋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親迫故致紛紜亦理之當然也臣只欲堅乞一郡則是辜負聖知上違恩旨欲請郡臣亦不敢遠去左右只乞解罷學士除臣京師閒慢差遣如祕書監國子監祭酒之類或只乞經筵供職庶免眾人

側目可以少安

三年四月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仍三日一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大防范純仁制蘇軾草也 是夕軾對於內東門小殿院承旨太皇太后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臣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至此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關請曰久待學士如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箸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皇帝忽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撤金蓮炬送歸院 尚書劉摯言中書侍郎王存守尚書左丞胡宗愈爲尚書右丞孫覺爲御史中丞右司諫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爲未允太后曰且徐觀其所爲退言宗愈不可居承轄之任乞寢新命授以外官 彭汝礪爲中書舍人范祖禹爲起居舍人五月辭免從之 傅堯俞爲吏部侍郎

王覿爲右諫議大夫

五月丙午翰林蘇軾侍郎蘇轍同廷對歐陽棐爲著作郎實錄院檢討尊罷黃庭堅依舊著作郎御史趙挺之言其姦因有是命王覿言胡宗愈不當落職與外任 太皇太后手詔

曰皇帝嗣位於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勤之德鞠育之恩雖冊以時奉行而情又疑有未稱皇帝有祖宗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推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讓以慰人子之心並下禮部太常寺討論加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令開具以聞

七月丙寅禮思爲殿中侍御史從蘇軾等舉也　詔遇災傷放稅六分以上其帶納欠負卽隨放稅分數催納若放稅七分以上並行停閣

八月王彭年爲監察御史從孫覺盛陶舉也　知齊州王嚴叟爲起居舍人

九月侍讀蘇軾錄遷英閣進讀寶訓之文以進　弟轍作軾墓誌云嘗詔因及時事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勸又黃河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鎭戎兵死幾萬人陷臣掩蔽不聞朝廷亦不聞事事如此恐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李常爲御史中丞孫覺引疾就罷

十月李常充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康編著作郎兼侍讀康初免喪卽召用之

十二月劉攽守中書舍人

閏十二月鄆州州學教授周穜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蘇軾言也　致仕范鎭卒　蘇軾上章言太宗殿庭審馬云天下之眾以爲非如養馬可置之殿庭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疏遠諂佞在旁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因陳二世勝廣後主隋兵渡江事云近來邊將奏報不實此風漸不可長　御史李常言蘇軾進讀寶訓奏邊將勘弊事乞根究以正典刑又詔戶部裁省浮費　甲寅太皇太后宣諭輔臣曰今來官冗自宰執以下恩澤皆有減損本官亦須裁定要自上始則均一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當究本末以聞已而詔曰官冗之患從來尚矣流弊之極是率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卒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常敕有司薦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德薄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罔內顧之心其承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裁減皇太后皇太妃增此　韓忠彥蘇轍奏節用裕民請自宮禁始詔諸路監司

勿薦侍從官以上及帥臣從左司諫韓川請也

四年劉安世言謝景溫差除不當二月景溫除知鄆州

二月知潞州梁燾爲左諫議大夫王子韶爲太常少卿劉安世言子韶資性險佞寧士大夫有十鎭之稱目子韶爲倚內以其造請公卿之門不憚寒暑也交權要子弟巧於自媒如錐之利乞收還誤恩

三月劉攽卒右丞胡宗愈知陳州　丁亥詔罷春宴劉安世李常以旱災請從其言也　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除杭州聖恩優渥待之不替然而中外之望缺然解體何者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自成一家之言國朝以來惟楊億歐陽修及軾數人而已今軾翩然去國則險人邪黨必謂

朝廷稍厭直臣姦人且將乘隙侵孽復進實係消長之機軾
領遠藩承流牧民亦足發其所存但所施有限所利未廣豈
若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
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姦邪寢謀善類益進伏望收還所除
新命復留禁林仍侍經幄以成太平之基

四月乘讌對延和殿言春夏展陰不雨皆人主猶豫不斷之
象願面詔大臣協忠決議無留政事方今皇帝富於春秋太
后保祐聖躬制政簾幃易以蒙蔽願正紀綱明法度采用忠
言講求仁術坐使明恩實惠徧及四海望皇帝陛下時親政
事將來臨御獨斷練熟機務太皇太后云年來中內進呈文
字常同商量官家出意決皆有聖斷讌對曰聖德日新天下
幸甚此太皇太后保祐之功也願官家更進聖學日課經史
熟記寶訓故事用之 集賢校理李德芻爲都官員外郎司
諫吳安詩言其往在宗正寺憑藉安石氣燄御史翟思言詔
德芻依舊 校書郎范祖禹上言正君心

四月李德芻等俱罷補外坐言蔡確或不草蔡確責詞故出
之 孫升賈易爲殿中侍御史 徐州教授程師道候太學
正缺日差從左司諫梁燾薦蘇軾言浙江災傷

秋范純仁罷相坐營救蔡確言之也 吳處厚論蔡確事
王嚴叟爲樞密都承旨黃庭堅爲集賢校理 詔河中鳳翔
邠涇自今並選差守臣從彥博前也 又詔郡縣考課優等
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梁燾請也 蘇軾等爲賀遼國生辰

請也

二月豐稷爲起居舍人孫升爲侍御史三月楊畏爲監察御史安世光庭力攻之　翰林蘇轍言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詔有司罷朝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時政闕失　丁巳詔曰朕奉承統業於今五年臨御崇高未達庶政而夙夜祗懼若涉淵水常恐德之弗類無以下慰民望上當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遑此孟夏旱災如焚麥不充食禾未出上歲事凜凜民且狼狽雖禱祝備至神莫之答惟省循自克則災或可消意者政令寬弛吏或爲惡而莫之懲歟役賦失當民病於事而莫之察歟忠言有壅而未達賢才

有抑而未用歟念之雖勤行則未至昭明恐懼之誠意庶幾陰陽之不違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朝上奉東朝深媿常珍之日閟下臨庶尹尤冀嘉言之上聞苟利於人其無不可蘇軾之詞也四月范純仁知延安趙卨知太原尋易之韓川爲中書舍人五月王巖叟爲龍圖閣待制樞密都院旨張舜民爲殿中侍御史楊康國爲工部員外劉安世爲給事中劉唐老爲右正言司馬康爲右司諫楊康國爲殿中侍御史張舜民辭免買易爲國子司業充殿中侍御史尋又改淮南提點刑獄八月劉摯呂太防等爭吏額事　朱光庭改亳州劉安世提

舉崇福宮皆爲鄧温伯也次年正月仍爲給事中梁燾亦出知鄭州范純仁爲給事中王巖叟權知開封府楊康國爲左司監孔武仲兼侍讀岑象求爲殿中侍御史言不當使之居要近蘇轍言太皇太后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雖有諫臺官數人若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恐天下安危莫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徐君平虞策並爲監察御史蘇轍鄧温伯爲尚書右丞許將知定州以中丞蘇軾言也上官均罷知廣德軍以均嘗救許將中丞蘇轍御史岑象求奏也

六年春御史孫升爲起居舍人蘇軾爲吏部尚書杭州召也劉安世爲中書舍人尋改樞密承旨

正月劉摯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王巖叟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蘇轍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蘇軾爲翰林學士承旨趙君錫爲御史中丞　丁未右司諫楊康國奏臣僚彈奏尚書右丞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其事有六陛下不以爲過此恐陛下以轍兄弟並有文學所以眷奬之厚而用之堅也陛下豈不知王安石與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而所爲如此若謂蘇轍兄弟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僥秦者也其文章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致亦類其爲人也比王安石則不及富與章惇蔡確呂惠卿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相上下其爲美麗浮歌侈豔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兄弟由此故多得名於戚里中貴人之家其學如此安

足爲陛下謀治體斷國論與共緝熙天下之事哉　辛亥簽樞密院事王嚴叟奏事罷留身曲謝太皇太后諭曰知卿才望故不次用卿便宜盡心以報朝廷嚴叟曰臣久去言路不得款對清光今欲少陳區區幸垂聽問何事嚴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凡所改更悉合人心朝廷清明天下安靜百姓無怨歎之聲此成效也願信之不疑守而勿失則宗社千萬世之福也但願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蓋邪正雜辨用之一差治亂所繫固有外與衆同而中懷異趣不以今日之事爲然者惟伺閒隙以幸反覆此等不可一日容于朝太后曰此事裏面常說與官家因少進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謂要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治之理一邪人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爲一人遂致此也蓋其類應之者衆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耳太皇太后甚然之又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果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與之爭進惟自引去君子既去小人競進則危亂之機也不可不慎願陛下常用之于此太皇太后曰會得嚴叟乃退　前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水災蘇湖爲甚雖訪聞已詳而百聞不如一見自下塘路由湖入蘇目覩積水未退伏望聖慈察臣微誠垂愍一方特賜旨揮發運司依元降旨揮除已截撥二十萬石外更乞

兌撥三十萬石與浙西諸州充出糴借貸如發運司去年元不收糴即乞一面截留上供米五十萬石卻令發運司將春錢一百萬貫候今年秋熟日收糴填還若朝廷不以臣言爲然伏待饑饉疾疫大作方行振濟亦恐不及子事　鄭雍爲右諫議大夫右丞蘇轍押入視事賈易爲侍御史葉伸爲殿中侍御史伸請稍外詔別自差遣安鼎爲監察御史姚勔爲右正言　庚戌邇英進讀資訓至除彭乘爲起居舍人事　龍圖閣直學士前知杭州蘇軾言臣近奉詔書及聖旨不許辭免學士承旨恩命及乞郡事臣于第三次奉乞除臣楊越陳蔡一郡去訖竊慮區區之誠未能遽回天意須至盡露本心重干天聽陛下即位起臣于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萬一始緣衙前差顧利害與孫永傅堯俞韓維爭議因與司馬光異論光不以斯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詞色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頤等屢鬬大姦數人而餘黨尤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耳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自此黨人尤加忿嫉其后又于經筵極論黃河不爲回奪利害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於患禍又緣臂痛目昏所以累求補外俯伏思念自泰禁

近三年之間臺諫攻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言語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目加誣執其間曖昧譖愬陛下不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照洞見肝膈則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早自出知杭州二年纔免人言中間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公私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以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謂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意未嘗一日不欲傾臣洗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命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磨礪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禍爲災即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甚便太后宣諭曰上清儲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爲皇嗣今來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移出廨宇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正欲成其願凡百費用皆本殿收入錢物應制無分毫侵損

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愎眾所共知黨人猜忌甚于弟轍豈敢以衰病之軀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繁瀆自陳入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眾怒者所來遠矣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旨揮執政檢會屢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居禁近使黨人猜忌別加陰中也

六月梁燾知鄭州因日食奏言臣聞日者眾陽之長人君之象以清明普照爲德而不容侵蔽欺掩今又食五月之朔爲變亦甚矣願陛下思所以消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熟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閒召講讀侍臣咨訪議論又奏太后曰日災之應主弱臣強下陵上替陰侵陽之謂也宜舉三務以銷之早正宮中之位以爲內助願陛下外勤政事以申主道勸上進學以強君德　丙辰呂大防言昨得御前劄子以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頌示修宮費用以出自禁中此事近臣知之而外庭鮮有知者因令中外具知之甚便太后宣諭曰上清儲祥宮本先帝所建意爲皇嗣今來正欲成其願凡百費用皆本殿收入錢物應制無分毫侵損

國用比來有一二言者皆不知也

八月范百祿轉對言三事云盡祖宗典故效先王陳賾幸太學可以美文明之化收眾言可以知天下之事嚴大祀可以臻上神之祐而致四時之和雖劾羨不以賤廢庶幾塵路或有補云　趙君錫言蘇軾題詩事太后曰輒將此事誣軾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猥云軾別有意似此何可當顯是據拾初費易言君錫想被易使之韓忠彥曰君錫素無執持王嚴叟曰君錫雖無執持亦非助惡之人今罷去士論亦惜其風望進退人太速陛下尤所當慎曰極當慎也須求老成忠彥曰宜擇忠厚嚴叟曰須得中道者用之乃善　閏八月左朝請郎梓州路轉運判官董敦逸左朝請郎黃慶基爲監

察御史敦遇永豐人　辛亥詔曰朕承至尊休德託于王公之上黎成慈訓海內晏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祐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貺稽歲甲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興言傷財面誠悉罷永惟大德之報方求尊安之祿此之不圖將何以示大孝于爲方而遠至感于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年歲旦齊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內在京于中太上清儲祥集禧建炎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罷散日披露肝膽冒瀆聖慈致陛下每有宣諭必以不喜管事爲言常欲

安靜此聖意之本也臣未嘗一日不思竭惟淵衷遠慮深識用臣首言自識時矣乞檢會前奏早賜詔音歸斷人言以全大功不及言先帝大臣多以材進可稍復用委以別都名藩以全終始　壬申起居舍人呂陶言伏覩邇英閣講讀罷臣僚退後有顧臨呂希哲再奏留事臣不復預聞切謂起居之職記人主言動凡講讀官有所奏陳或陛下宣答訪問皆須載錄修爲信史今乃不得預聞臨等所奏深恐于分守未安伏望特降睿旨今後講讀罷有臣僚再留奏請並許記注官侍立所貴操筆不致闕略從之　是月左僕射呂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后宣諭曰主上富于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復起視事

八年二月兵部員外郎崇政殿說書呂希哲爲右司諫希哲固辭之蘇軾在邇英見希哲除命戲謂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退而不應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當以揚畏爲首時畏方在吉路以險詖慎人故希哲云耳

七月丙子朔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范純仁爲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至自須昌即入對延和尋有是命純仁辭至七不允又遣中使促純仁就位及入謝太后宣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彭汝礪如何純仁曰此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垂簾時惟勸章獻盡母道及仁宗親政又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眾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思竭惟淵衷遠慮深識勠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

八月丙午辛酉太后有疾上不視事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問聖體大防等言元豐五年神宗皇帝服藥嘗除在京及畿內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豐時聖帝自以聖躬服藥降此指揮今上爲太后于禱光殿上曰偶故事耳前此凡奏事上未嘗處分至是以太皇太后意在謙抑故有此宣諭

宣仁保祐哲宗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卽位

夏四月丁丑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呂公著兼侍讀公著時知揚州召用之遵先帝意也（先是神宗諭輔臣曰皇子明年出閤當以公著爲師傅至是公著尙經筵）癸未司馬光上疏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言略云臣歷觀古今之行事竭盡平生思慮質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不可私易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不知臣者以爲臣進迂闊陳熟之語知臣者以臣爲誠天下之本

原也

六月丙子起知陳州韓維赴闕遂留經筵　丁丑呂公著入見上奏竊思人君卽位之始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後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新而又新以至於大治川是竭愚誠論聖道概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三曰修身四曰講學五曰任賢六曰納諫七曰薄斂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無逸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乞置御座朝夕顧省庶聖德少助萬一　癸未龍圖閣待制趙彥若兼侍讀祕書監傅堯俞兼侍講先是御史劉摯言陛下紹膺天命傳序統業夫以異稟之質夙成之善又上有太皇太后之至仁厚德保護開祐所以成就者備矣然方春秋鼎盛之時在所資養左右前後宜正人與居語默見聞宜正士是接則勸講進讀輔導之官可不審擇也哉伏見兼侍講給事中陸佃崇政殿說書范祖禹皆新進少年越次暴起論德則未試語望則素輕使在此官衆謂非宜請罷兼職以允公議仍望於內外兩制以上官內別選經術有行義忠信孝弟淳茂老成之人以充其任於是佃卞皆罷因彥若堯俞有是命　詔今月十三日開講筵進讀實訓講讀官日赴資善堂以雙日講讀仍留一員宿直初講及更句宰相執政並赴　乙亥初御邇英閣詔三省樞密院侍讀修注官講讀錫宴於資善堂資銀帛有差

元祐元年二月甲戌上御邇英閣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有二宮人犯罪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厭衆仍使人持去箝而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於道左右曰今日何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因奏言此雖小善然推是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眞宗自澶淵卻狄之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外人皆言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蟲蟻輒避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

三月甲寅龍圖閣待制兼侍讀趙彥若爲兵部侍郎兼侍讀幸相司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略舉大要合爲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伏望睿詳送祕書省正字范

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　庚午呂公著言伏覩今月十五日以講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講筵是日上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各一篇臣次日於延和殿簾前謝蒙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行爲惟留心典籍天下幸甚伏思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內稟慈訓日新典學誠以堯舜三代爲法則四海不勞而治今侯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爲君要道願陛下念茲在茲以廣信德臣職在輔導無能裨補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其一百段進呈惟取明白切治道者庶便省覽或游意筆墨之閒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他日三省奏事畢太后宣諭公著所進尚書論語要義百篇今日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爲不同也公著與同列者言此聖人經訓有補於治日宜親閱　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體者二條進入仍旬一錄申三省先是侍讀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依唐史史官所記善惡咸備乞詔史官學士采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則以備聖覽故有是詔

三年二月己丑司諫豐稷爲國子司業楊王顓荊王顥常令成都走馬承受官者造錦地衣稷白御史胡宗愈言之愈狐疑未決稷即獨劾御史趙屼與稷同進對退謂稷曰聞君言使屼汗流給事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稷徙他

官

五月侍講范祖禹言陛下即位四年幸賴太后至仁盛德母臨天下垂拱無爲治內晏然當今之務學問爲急陛下今日學與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又云凡人進學莫不貴於年少之時陛下聖質日長龍德日進數年之後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得如今日專也臣竊惜此日月願以學問爲急天下幸甚

四年十二月左諫議劉安世上章言禁中求乳母事云或者之論乃謂陛下稍疏先王之經典親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播實損聖德先是范祖禹上疏皇帝曰臣侍經筵於今累年陛下天縱先知聖德純茂對臣下日日如一未嘗少有差失此天眷皇家保生民社稷宗廟無疆之休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櫛風沐雨削平僭亂爲子孫萬世之基傳太宗至眞宗英宗自藩邸入繼大統四海之內同心愛戴先帝勵精求治嘗宵衣旰食躬勤萬事十有九年不幸早棄天下陛下始十年登寶位當此時人心凜凜憂危萬端陛下幸賴太后保祐扶濟艱難斥逐凶邪登進忠良詔令所至百姓懽呼年來中外晏然北狄西戎無不順從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將何以報之臣竊惟陛下所以報之惟在進德愛身而已進德則爲萬世太平之主愛身則無疾疢不貽太皇太后之

憂令羣臣萬民之心情正望朝廷如天聖已來惟望法則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寶器之無缺陛下行純德備如美玉之無瑕臣竊謂陛下保之惜之愛之重之陛下可不愛惜聖體哉陛下好德則賢人動心欲助陛下之德如好色則小人皆動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圖一身富貴賢人進則治小人進則亂人君所好一身損益實係天下治亂不可不愼陛下於此將何擇焉伏望察臣之心精專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事親則思孝居處則思敬動思禮聽思誠服用思儉養民思仁使人思恕心則思道視則思正當食則思天下之飢當衣則思天下之寒陛下思此而強學不已以道德爲麗仁義爲美豈聲色可移哉惟抑情欲愛聖體爲先則動植之類無不蒙福又上太皇太后曰陛下憂勤必憂天下之本愛養四方之民必先愛一人之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天下安危係於一人之身安則天下俱安天下治亂出於人君一心心正而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今急務久遠之計也嘗觀司馬光言章獻明肅太后保護仁宗食必與俱最爲有法伏望陛下與皇太后太妃詳論此事有損聖德無益聖體宜戒飭保傅令一以章獻爲法深思遠慮察臣狂瞽之言疏皆留中　他日呂大防奏事將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謂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則甚善但渠不知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內寢處老身又常究治果無可說與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對曰諫官例不與宰相見太后曰然則將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現修實錄臣聞日過實錄院必見祖禹劉安世與之同肖臣當以聖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論列後宮進御事并令大防諭旨及祖禹得大防所論聖旨卽過安世此係德之污隆安世以諫名官安敢緘默大防侍經筵上所親信又豈得不言祖禹曰固嘗言之安世曰宰相所傳聖旨盡具奏知萬一有爲貽悔其可追乎安世遂奏云若陛下實未嘗爲臣之所言猶不廢職陛下萬一有之則臣進說已是後時雖不敢逃曠官之誅顧亦可補奏事惟冀陛下愛身進德清心寡欲臣不勝惓惓愛君之至范祖禹奏緣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見大防不知已有聖旨更入後來文字今日大防諭乃知臣等所聞外議盡是虛傳陛下怒臣狂愚不賜誅責然臣言進德愛身宜常爲戒太皇太后保護皇帝安身正心遠慮亦願勿忘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也　其後章惇爲相上謂惇曰元祐太皇太后道宮嬪在朕左右者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去十人其去而還者皆顏色慘沮若方涕泣者朕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京謀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爲根二人遂得罪幾死

五年春范百祿兼侍講詔講讀官今後每遇經筵退留講官

各一員於邇英奏對正月講畢奏疏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君有清明之德必由學以發之然後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此知天子之尊而能成聖德必由明德乎陛下受天明命早有萬國日就月將學以成性此正其時願擇吉日詔開經筵優接進讀勸講之臣使從容反復治亂之事究先王之蘊辨歷代之蹟無惜聖問詢效聖心曉然日新一日可底大成願加意勿忽又奏太皇太后曰今皇帝聖年已十五歯亦長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皇帝天稟英異以聖人志學之時稽焉不可不學也願陛下當三春布德之先王正授政之始面勉皇帝開經筵召見儒臣談經讀史從容賜對熟復古今宮中選茂俊之人誘掖誦說擇謹愿之人輔視興寢不貽宸衷逸豫之憂養成靜治為太平之賢主焉

服勤道義為聰明睿智之助疏遠紛華為康寧壽考之資習久乃成自然至於誠意喜書正心樂道終副海內聖神之望不貽宸衷逸豫之憂養成靜治為太平之賢主焉

二月壬寅邇英閣講畢無逸篇詔詳錄所講義以進今後具講義次日別進是月范祖禹對邇英閣劄子言伏見仁宗皇帝慶歷初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十一月御崇政召近臣三館羣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二圖皆嘗賜臣僚禁中必有本陛下永日觀書之暇閱覽此圖可以見前代帝王之迹知祖宗勑業之難有所勸戒易於記省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給事中兼侍講范祖禹上帝學八篇且言三皇之時至質略矣伏羲始開人文神農以下皆

有師賢人之德莫大於學在易乾之六爻龍德變化皆聖人九二曰見龍在田孔子曰龍德在正中也由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故天下文明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孔子曰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至九五飛龍在天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之德莫盛於此由學以致之九二九三皆曰利見大人蓋非學不能為大人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聖學之效也揚雄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始於伏羲至於成王易詩所常稱者少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推原其本由人君不學也恭惟本朝累聖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無虞中外底寧德澤深厚遠過前世由以道德仁義之治天下人主好學故也陛下廣覽載籍歷觀前世勑業守成之君有如祖宗之皆好學者乎由三王至五代治安長久有如本朝百年太平者乎今人愛惜寶器猶恐其傷缺況祖宗百三十餘年全盛天下可不務學以守之乎臣聞學則必問問然後為學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太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所為天下法也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動必咨於四岳孔子稱舜之大知曰好問仲虺戒湯曰好問則裕學者聖人之先務也問者學之大方也文王詢於八虞諮於二虢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所以能成其聖也武王訪於箕子成王問於史佚四聖維之眾賢翼之是以為天下之

聖君子能守成無失豈有他哉強於學而已今所錄八篇上
起伏羲下訖神宗惟陛下憲道三皇稽德五帝軌儀三代法
象祖宗集羣賢之所行體乾道之不息則四海格於泰和萬
年其永昌矣

六年八月[redacted]發書樞密院事王巖叟言秋氣已涼陛下閒
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爲
法上曰朕在禁中嘗觀書不廢也上問王巖叟從誰學對曰
從河東甯智先生學其人經明行修後隨仕四方無常師有
一善則師之上云如此則得師多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
隨侍開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
三年其葬乃去臣知琦爲詳琦亦知臣頗厚教臣事君之道
前不希寵後不畏殆左右無所避中閒惟誠意而已臣佩以
終身上稱歎久之

七年三月甲寅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
所好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則專
久而不倦則勤如此天下幸甚

四月己卯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臣奏伏見王存編立厚
重素有人望前已執政若使進讀足以重經筵之選蘇軾文
章天下第一其名亞於司馬光但忌嫉者多此在陛下主張
之耳趙彥若父師民以經行純懿久侍仁宗書筵彥若德性
類其先人博學多聞評練故事去年爲其子得罪其事可諒
非有大過不可久棄鄭雍自爲中書舍人臣嘗言其可備講
又言臣讀國史伏覩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盛德固
不可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
仁宗行五者天下所以爲仁也臣願陛下留意法象祖宗日
新輝光昭示所好以慰答羣生之望讀劉子翬又言臣觀仁
宗行事每示人好惡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
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之仁宗曰遽伯玉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之
言則史魚不若遽伯玉之君子仁宗之言仁君之言也人君
惟欲臣下切直故言伯玉不若史魚以開臣下切直之路由
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大德也如此之類願陛
下以仁宗爲法上然之 此係三月

六月辛酉梁燾辭尚書左丞願於舊臣耆德疏遠之地圖任老成揀拔儁良庶使輔仁得人朝廷增重詔累入上遣中使趣拜燾曲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卿等輔佐癸巳臣不才謬當寵任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　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　癸酉兵部尚書龍圖閣學士蘇軾侍讀

八年正月丁亥上御邇英閣召宰臣執政暨講讀官講禮畢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錯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講畢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

由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事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待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德之法寬仁之法至於慮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御廚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致太平者陛下但盡行家法足以為天下矣上甚然之學士范祖禹言陛下近者郊見天地都城之人瞻望玉色懽呼洋溢皆云陛下克類仁宗臣觀天意人心如此實宗社無疆福也恭惟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子孫皆當取法惟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結天下陛下上順天意下順民心專法仁宗則成康之隆不難治也遂悉集仁宗聖政百七十事編錄成書名仁宗訓典凡六卷上之　學士趙彥直為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

三月癸卯翰林學士范祖禹為翰林兼學士祖禹力辭不許又力辭兼侍講學士曰臣伏見仁宗之初孫奭為侍講學士凡七年乃兼龍圖閣學士焉京避親除侍讀學士不兼侍讀神宗初司馬光呂公著以翰林學士不兼學士之職臣叔祖鎮每入翰林治平中以侍讀學士知陳州神宗召還復為翰林學士亦止兼侍讀不帶學士臣去歲蒙除禁職聖恩許避親嫌改授侍讀學士今復蒙申前命遂兼舊職是臣因避嫌不暮年得兩學士在臣之分夫豈敢安朝廷如不許臣辭免新命又以臣久在經筵仍兼職即先依舊例止兼侍講不帶學士則於職事無改而不違典故乃詔以翰林學士兼侍講

校正繕寫進呈

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藥放朝參呂大防等入問太皇太后聖體前此大防等奏每日進呈文字頗煩乞自今細事毋煩省覽宣諭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宮奏章已得吉兆

九月癸卯學士兼侍講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成在庭聞者莫不摧隕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羣臣四方之民仰耳而聽拭目而視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嗚呼可不愼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獻言以助萬一陛下

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爲德音行爲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在陛下加意非難致也願脩其本而行之則其末無難然陛下所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養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病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內定大策擁立陛下脩位遂定陛下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歡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毫髮假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疏遠隔絕魏王病既殁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羣臣必隨天下之望不以意爲喜

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豈有他哉凡爲趙氏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當其勞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進仁宗既親萬機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絕內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肅清之功陛下如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來惟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靜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聖性寬裕不忍拒人內降濫恩其後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

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邪裁抑僥倖九年如一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嘗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太皇太后輔政之際臣民上書者數萬人皆言政令不便太后因天下人必欲改故欲改陛下同太后亦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法者有罪當逐陛下同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所讐疾衆庶同欲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願不如此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深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敢有邪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羣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人其語不正其罪恐姦言邪說繼進不已

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則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於陛下有虧必大失天下人心夫小人非爲朝廷亦非爲先帝皆爲其身計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慽者久矣今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地故當預防之但此等既誤先帝今又欲誤陛下天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纖芥流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矣初蘇軾與祖禹約日上章論列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願附名止於臣字下加等字久備勸講又云久備講讀其餘無所增損又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軾於朝廷文字失於過當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　後數日祖禹又言陛下承六聖之遺烈守百三十四

年之大業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須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用非其道抑畏儆飭一言一動如祖宗廟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豐之末時運艱危先帝早棄天下陛下嗣位幸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行祖宗舊政故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專行仁宗皇帝事可敵燕薊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遠人之情如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勞苦以爲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持循成康之隆不難致也願陛下靜守毫髮無所改

爲詔左右大臣勤心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攬於朝諮諏善道察納讜言邪正萬事是非皆了於聖心矣今陛下親萬幾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者亦皆覬望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堅如金石重如山嶽可移聖政不可移也金石可變聖心不可變也使讒說者不得進說觀望者亦皆革心則自今以往朝廷清明日勝一日歲勝一歲矣

宣仁議立哲宗皇后

元祐五年五月皇太后宣諭宰臣皇帝春秋甚高將來納后儀式可講尋討論以聞

六年四月辛亥三省樞密院同奏事太皇太后宣諭曰爲選

太常寺等官同共詳議臣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知者四不可不謹臣謹稽上古參後世爲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臣幸備勸講其職所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后四海之內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

七月己丑呂大防等言納后儀注昨兩制禮官集議各具所見皆看典據今日恐難盡行臣等尋尋以參酌進定進入太皇太后曰前議已曾省覽其間有可行不可行者蓋取其可不必拘泥古昔大防曰臣以聖諭欲望明示可否然長秋久未建立中外極不遑安不審的中已有定議否外間謂在京臣

億皆取索家狀惟高向二族未取大防曰爲國家計自當付之公議況自古選后多出勳戚之閒漢之陰鄧是也而當時不以爲嫌望降聖旨下二家依例供進太皇太后曰若是神宗皇帝無所不可今若自詔議亦非便大防等曰今禮物悉備惟太皇太后脫略小嫌特留聖旨使大婚早定下慰四海之望

八月己丑三省進呈納后六禮儀制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從已是得中可行大防曰國家大體俗禮難可盡依小有拘忌似可除去太皇太后曰此非小事今若滅裂異時致議論即悔不及昨卿等言取索家狀自家未有相當者高家女少合得相法又云選后當以賢德爲先不在資質固知如此亦似

不思大凡人閒女子養於閨閤賢與不賢人安得知選擇之際見門閥與人物耳此事是亦係人之福力仁宗皇帝選妃光獻且入宮中便是當時亦不預知其賢德后來母儀婦道輔佐功烈超絕古今雖聖賢異稟亦由仁宗福德招之豈人力也英宗幼爲潁王納妃揀選沿八十餘家最後是太后入見英宗一見便許以今日事勢言之豈不由皇太后福德所致大防等曰惟聖意選擇早有定議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旨講求迎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第施行不宜少損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婚之禮垂法萬世一也陛下爲皇帝得賢助當多進正人輔政於外正人多則政事純一朝廷安靜姦邪自消可終無憂者二也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聖意恩德上歸三也今大慶事人心所共忻宜有恩霈以慰羣后入內並服袞冕以重大婚之禮不從追執政奏事延和殿及立后太皇太后曰又選十餘家皆不可呂大防曰若門閥不可雖有容色亦難取王嚴叟曰須勳德之家乃可服天下之心如太皇太后家有其人正協天下之望不須以小嫌爲辭太后曰只爲不堪高家亦安有此福大防請召都知押班由閤子中問當許之少頃見馮宗道梁惟簡於內東門令奏高公紀女年命乞除付是日執政會崇政殿門宗道惟簡來傳聖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嫌於太盛又恐人物不當上意卻成難對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堪又密勿得所系甚重於是高氏之門遂塞大防又言諸王家或有人聞罰國長主之女前疾今已無他太皇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詵不佳大防曰詵固不佳要是長主發出耳十二月

七年三月禮部言據太常寺修撰到納后儀詔依夏四月己未內出制書立故馬軍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之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冊命直學士梁燾言臣今月六日當制參承太皇太后手詔立皇后朝廷慶事天下幸觀臣敢爲兩宮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下旨講求迎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第施行不宜少損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婚之禮垂法萬世一也陛下爲皇帝得賢助當多進正人輔政於外正人多則政事純一朝廷安靜姦邪自消可終無憂者二也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聖意恩德上歸三也今大慶事人心所共忻宜有恩霈以慰羣后入內並服袞冕以重大婚之禮不從追執政奏事延和殿及立后太皇太后曰又選十餘家皆不可呂大防曰若門閥不可雖有容色亦難取王嚴叟曰須勳德之家乃可服天下之心如太皇太后家有其人正協天下之望不須以小嫌爲辭太后曰只爲不堪高家亦安有此福大防請召都知押班由閤子中問當許之少頃見馮宗道梁惟簡於內東門令奏高公紀女年命乞除付是日執政會崇政殿門宗道惟簡來傳聖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嫌於太盛又恐人物不當上意卻成難對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堪又密勿得所系甚重於是高氏之門遂塞大防又言諸王家或有人聞罰國長主之女前疾今已無他太皇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詵不佳大防曰詵固不佳要是長主發出耳十二月

七年三月禮部言據太常寺修撰到納后儀詔依夏四月己未內出制書立故馬軍虞候眉州防禦使贈太尉孟元孫之女爲皇后仍令所司擇日備冊命直學士梁燾言臣今月六日當制參承太皇太后手詔立皇后朝廷慶事天下幸觀臣敢爲兩宮之賀因得以獻所當言者四事朝廷下旨講求迎后典禮甚備誠一代盛事所當次第施行不宜少損使天下明知國家敬重大婚之禮垂法萬世一也陛下爲皇帝得賢助當多進正人輔政於外正人多則政事純一朝廷安靜姦邪自消可終無憂者二也合有推恩之人宜出聖意恩德上歸三也今大慶事人心所共忻宜有恩霈以慰羣

情四也四者皆今日急務可濟中外歡心儻而易行望留意念

四月王巖叟進中宮懿範　戊戌上御文德殿發冊及命使奉迎皇后　己亥百官表賀於東上閤門　壬子翰林學士梁燾言太皇太后陛下擁護聖躬夙夜不倦保佑之功永福宗社今選正宮中已得賢淑冬至大禮自當郊見天地上下協應雖政機之煩久勞同聽同斷人主不可過時此今日甚盛之舉也願賜處分以彰至聖如臣言爲然望面出手詔付大臣施行

紹聖三年八月上以孟后失德賜號玉清妙靜仙師法名沖眞居瑤華宮章惇初成是獄獄成上諭輔臣曰今日之事誠出於不得已惻怛見於顏色惇等奏曰廢后太后事也不敢復有開陳願少寬聖心其後上悔悟嘗曰章惇嘗爲我名節元符末皇太后復位號推上遺志而行之也

哲宗委任邊諫

元豐八年冬十月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風聞章惇於簾前問陛下御批除諫官事曲折再三語涉輕侮外庭傳聞眾所共憤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預密院而惇不循所守越職肆言乃敢如此捃陛下所除數人皆是天下公議從來願得以爲御史諫官之人惇爲大臣既不能薦賢助國見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沮抑之臣不知惇何心以事陛下乞行顯黜以厭臣職以重主威　左正言朱光庭言蔡確先帝簡拔位至宰相送終之際殊不盡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扶邪

冒寵章數上其言甚切　初蔡確與章惇那恕其謀誣罔太后自謂有定策功韓縝懷不平及確爲山陵使縝乃於簾前具陳確諸姦狀由是東朝與外朝備知之確先罷縝少留意緣姦確等姦狀故

十一月丙午步軍都虞候劉昌祚知渭州御史劉摯言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爲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爲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爲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制出入戰守惟所指揮國家承平百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爲大帥用意深遠非可淺測如昌祚未爲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鴈付而祖宗之法施行確回自山陵即使門下人揚言於眾曰確有定策功嗣皇帝陛下乃先帝正

宗之法常存不廢尋詔曾單嘗多闕額員劉昌祚已差知渭州宜令別取旨差官如已降告即行繳納　御史王巖叟言保甲之害民　劉摯言鹺輸及其子序辰以監事奉使增賣額江西湖南之民陷罪破產宜各令補外　侍御史王巖叟言再言章惇過惡請以大不恭論乞付有司治惇罪

十二月丙寅侍御史劉摯言宰臣蔡確驕慢臣曾具彈奏自後不聞施行伏望聖慈以天下爲意毋或容養姦惡早發嘗斷罷確政事以明國憲以安中外　壬申侍御史劉摯等言臣近言蔡確既爲山陵使回合依故事堅請去位不當貪權固寵不恤公議傲然安處無廉恥之節敗陛下風俗壞陛下典章在臣職分或爲朝廷爭之陛下亦須體究孤臣孜孜不

已攻擊權臣亦有何益凡人之情莫不樂安惡危好榮惡辱然臣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誠爲國家也伏望陛下出臣前後章疏付三省施行早罷確政柄使天下知朝廷不抑忠言以沮公議不容姦臣敗風俗壞典章扶持天下名節以厲事君則臣等雖死無恨　中書舍人王震爲給事中監察御史王巖叟言震特以阿諛附會驟至清近前歲持命西邊所至貪狠出使無廉介之譽立朝無端亮之稱封駁之任非震所當處尋命震出守　侍御史劉摯言近在具狀論蔡確違敕廢禮驕慢不恭無大臣近退之節乞賜聖斷罷其職位未蒙施行確回自山陵即使門下人揚言於眾曰確有定策功嗣皇帝陛下乃先帝正

嗣祖宗之所傳次太皇太后陛下之所養命而四海所以歸戴也確等奉承詔命而已何策之定哉昨覃恩受官學士草制於確詞中立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而確遂當之乃謗眾以自名貪冒欺罔謂今天下必待已而後安輕視朝廷無辭遜去國之意罪莫大焉伏望罷確職任以安中外確與惇素相親善今固結朋黨欲消磨善人之氣沮抑聖政中外謂確與惇不罷善良難存天下終不被仁厚之澤　左正言朱光庭奏左僕射蔡確樞密院章惇右僕射韓縝宜去門下侍郎司馬光侍御史范純仁侍讀韓維皆公忠正直並宜置左右臣願聖慈深察臣言特出宸斷退三奸於外以清百辟進三賢於內以贊萬幾則朝綱不紊聖化得行

太平之風自茲始矣　戊寅侍御史劉摯又言確惇欺罔先帝無所不至今猶在廟堂親近陛下莫不共以爲憂又引仁宗聽韓琦一言而去王隨陳堯佐石中立韓億四執政爲法云今日罷二人不難在陛下一言而已乞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元祐元年二月辛未左正言朱光庭奏略云司馬光之賢已爲陛下信任范純仁韓維今進在經筵是三臣之賢有志於皐夔周召事業願陛下進三人以代蔡確章惇韓縝之任

甲戌侍御史劉摯言臣累具彈奏宰相蔡確樞密院章惇乞行罷免至今未聞可否指揮其略云天下懷私爲利者託此三人爲魁主天下抱守忠義者皆畏三人不敢自效今陛下能發剛斷罷確惇則善人安小人化凡天下奉承詔令更張政事者莫不專志盡力無復疑畏朝廷萬世之福利在此一舉　左正言朱光庭奏乞施行所言蔡確等三人姦邪章疏　監察御史王嚴叟復請乞早賜指揮降臣前後論奏二姦臣章疏付外施行　甲申蔡確言已再具表辭位準旨令臣等旬門下省臣見候辭罷欲望差權官管句詔差尚書左丞呂公著　御史中丞劉摯言蔡確辭位求退其所上表無引咎之意有論功之言貪天功欺天下望重行竄逐以正典憲　又左諫議大夫孫覺言蔡確韓縝非以德進確以治獄士大夫盛以爲冤縝以分畫邊界無故割地遺虜邊人怨之切骨伏乞陛下以災異之故罷免二人別選有德有言眾所

畏服者使稱其大位又奏蔡確已遷出東位宜早賜罷免如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重望有過人之才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代之以肅正羣臣異同之意乞罷一蔡確上以安朝廷下以安生民而慰忠臣義士之望臣不勝憤懣憂國愛君之至　又侍御史劉摯言職役免役利害等事

三月丙午左正言朱光庭奏疏臣伏見自冬涉春時雪未降倘歲一不稔則民將何賴當睿明在御務責任於輔臣若不別白忠邪何以召迎和氣竊以確之不恭惇之不忠縝之不耻行事已著明豈可尚容居位以累聖政臣雖曾兩具論奏至今未見施行伏望陛下上觀天意下察人情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自然天人協應嘗祥來格豐年之應固未爲晚

王巖叟言新法害民見宣仁門　庚戌劉摯又四上章言蔡確十罪當罷其職使之外補以答天變以召和氣慰公議以新改元之政　辛亥朱光庭言方今聖政日新自當風雨時若所未然者蓋由忠邪未分此天意有以悟陛下也倘照見姦邪早行睿斷則和氣致祥固未為晚若蔡確不忠而私章惇不忠而邪韓縝不忠而冒寵是皆不足當大任臣以異常論之願陛下留神省察以幸天下　王巖叟又言蔡確章惇姦邪願早依前疏所乞施行上答天意下慰人心　劉摯又言乞罷確與惇別選德望與司馬光范純仁等守正之臣置之左右成就陛下善政　戊午孫覺言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覺言臣切見兩漢大災異罷免宰相者以其責在燮理之地乞依兩漢故事罷免蔡確韓縝以警百官

二月左正言朱光庭奏略云臣嘗論姦邪則蔡確章惇韓縝為之先論忠賢則司馬光范純仁為之先去姦任賢以答天意以召和氣先者為急願陛下早賜睿斷去姦任賢以答天意以召和氣　丙寅御史劉摯又云確惇矜功肆惡而陛下恐傷前日受遺之小恩而容之便為他日國家之大患伏望聖慈降臣前後疏章付三省早奮剛斷罷三人以幸天下　丁卯王巖叟又奏確惇佞人之傑天下之人見其罷黜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惟裁酌早賜施行

三月己丑朔右司諫蘇轍言臣頃論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蒙施行其略云確等皆祿祿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德未聞孝弟可稱將取其才未聞功業可紀將取其學未聞經術可師徒以媚悅上下堅固寵位陛下何不正確縝之罪上為先帝分謗下慰天下之望朱光庭又上言臣累具章疏退三姦進三賢今日蔡確請去是天下欲去一姦臣矣願陛下因其自請去之勿疑外有姦臣章惇尚安厥位亦願陛下早行屏去　王巖叟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又論確弟碩姦贓　庚寅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在朝執政不宜正其罪世以為恨　右諫議大夫孫覺兼侍講為給事中覺言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蒙恩除給事於臣之私極為榮幸然臣前後疏論韓縝未蒙施行一日去職使縝得挾怨中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可言之地尚可布露本來為陛下言之它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雖欲自辨不可得也伏望收還給事新命使臣且供諫職他日縝去位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後十二日詔覺復為諫議大夫　覺又言司馬光韓縝同相所謂冰炭同器伏望罷縝相位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代之　丙申王巖叟上疏欲黜降章惇以滿人心以答天意以究陛下清明之政　甲辰御史中丞劉摯言戶部尚書曾布姦狀乞罷之別移一職以允公議　蘇轍又上章乞罷韓縝早正典刑以謝天下　朱光庭王覿又上章

言韓縝章惇張璪去之不可不速　庚戌曾布爲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徙劉摯言也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昨屢具奏彈知樞密院章惇乞行龍黜未蒙施行謹按惇佻薄險悍無士人之行其不遜無禮非獨施之同列至簉陸之前强復慢肆舉止儇邪專以沮壞善政更無臣子事君之節此士論人情所憤嫉疑惑而不服也又言陛下裁保甲之法惇常議不爲是近者改正差役惇又肆橫議賴陛下深燭利害主張法意不爲邪異所動然議說紛紛阻害顯於聰明者亦已多矣伏望出臣章付外速賜睿斷罷惇使外補以全聖政　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蔡京知成德軍先是司馬光主差役而京用五日限盡改畿縣免役之法又私假斷獄爲右司諫蘇轍監察御史孫升所論不報又論之其後斷繼隆獄具特罰銅三十斤

閏三月辛丑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有臣僚言輕薄無行好爲俳諧偶語近者再於簾前同輔臣議政動多輕悖全無恭上之禮宜解機務守本官知汝州先是上卽位宣仁太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更改弊事惇與蔡確俱在位窺伺得失惇猶以謔侮困光御史中丞劉摯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累章疏其罪惡請黜之未報已而惇復與光於簾前爭辯役法至曰他日難以奉陪喫劍太后怒於是摯等益交疏論之遂有是貶　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爲中大夫同知樞密院先是上以安燾舊人乃自同知遷知院而以純仁補同知之闕命既下而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之俱不聽命當遷御史劉摯諫議大夫孫覺司諫蘇轍亦言之純仁亦累章固辭於是安燾告更不降出純仁告乃送門下省書讀　壬申再下而給舍又封還遂不送門下書讀由是合臺連章爭之益苦西省亦抗章同上又不聽劉摯極言之純仁亦累章固辭於是安燾堅辭樞密院事特依所請依舊同知院事仍令班左詔安燾堅辭樞密院事特依所請依舊同知院事仍令班左丞李清臣上純仁告未經給事書讀見在閤門可句取別出錄黃告身徧經門下省官施行

夏四月戊子朔己丑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縝爲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縝昌府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不出內批縝自以爲不材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詞中說此意矜功要名指確惇也初縝與蔡確並相而孫覺蘇轍劉摯朱光庭王覿累章請罷之確既去上以司馬光爲左僕射覺等以爲賢不肖不當並用上以爲進退大臣當存國體縝雖不叶人望要須因其求去而後出之覺等奏曰陛下恩禮大臣雖盛德之事臣等身有言責言苟不效義不可止但恐自此章疏紛紜煩瀆至聽於縝愈爲不便爾已而縝亦揚言於人以爲過寒食當求罷政尋又曰當候神宗小祥既而劉摯等交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　乙未詔李憲特降節度觀察留後一官提舉明道宮王中正特降遙郡團

練刺史兩官提舉太極觀並本處居住石得一降爲藏庫使
管句崇福宮宋用臣降爲皇城使差遣如故　先是中丞劉
摯言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
治立法之意使光照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
廷分別邪正斥遣姦佞鋤去強梗妙慮神斷優游閒暇不出
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善惡以辨是非以正何其盛歟
然此時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或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
平此其故何也嘗爲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
大惡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
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慝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前日之三四宦
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倖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

貪報恩遇何恤乎身之危哉謹爲陛下言之王中正元豐四
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出界徘徊境上殆半月而後出朝
朔漠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
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八九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
還猶當保全師旅歸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
狽死亡殆盡按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責請罪而先
帝以天下之量無所譴訶又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
閒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貪
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宦吏廢置用舍
出於其口監司帥臣而下事憲如父兄而憲之顧指氣使如
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內之府庫金帛輸萬里之外生

靈膏血浸漬百端傾之於憲如委諸壑出沒吞吐鬼神莫見
而一切不會於有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
頓兵以城蘭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
使數十萬眾肝腸塗地罪惡盈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
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擾奪小民衣食之
路瑣細毫末無所不取使盛朝之政幾甚於弊唐阡陌閉架
榻地之事傷害國體不恤謗讟其出入將命傾若風火務以
巧中取悅事無不諾動盡密旨故擅作威福僭侵陵百司冒昧
貨財更無案籍都城之憔悴商旅所以不行瘡痍毒害至今
莽然莫理然亦不失享祿於善地此國法不正三也石得一
領皇城司夫有司之有採邏也本欲知軍機之密與夫人姦
惡之隱匿者而得一殘刻之資爲羅織之事縱遣伺察者所
在棋布張穽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上之
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猱狂矣有司無
古人持正之心以爲是詔獄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箠
訊慘毒備至無求不得無問不承被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
上下人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顧以目者殆十年俱得
一發之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
勢震灼中外毒流於民怨歸於國宰相執政知不以告於上
諫官御史懼不敢論其非幸而聖人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
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禍患豈止若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
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起而投之四裔孔子爲魯政七日而

誅少正卯然先帝未及誅而以遺陛下陛下以舜之事自任今已閱歲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未諭也伏乞陛下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謹劾以聞　王嚴叟言伏見觀察使知潞州張誠一前爲樞密院都承旨有盜發父墓誠一以修墓爲名謁告自往因於擴中取其父所繫黑犀排方帶以歸易視而自腰之典同劾父墓何異蔡人無不欲朝廷正其罪者方畏誠一怙寵弄權威福在口不敢發耳又生母死歲月已深無故不葬尚委之城北寺中非時未可舉貪嗜榮利不肯輟數日之暇耳及六月朱光庭又言誠一邪險詔責誠一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實由覬隙一生至今爲梗安石之於惠卿

避不持服明知其母仇氏乃不認及人言乃歸過其父左右反復巧爲疑詞欺心背親遂若平生無母者熙寧中知制誥與陳官御史交章論奏有司考覈迹狀甚明天下無不憎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獨爲主張令按誠一與定大逆不孝天理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共棄而各以崇階貴秩曲領大藩爲千里之長其何以順天理明人倫正朝廷之治厚四方之風伏望睿明並行放棄勿齒於朝以爲天下萬世不孝之戒嚴叟論誠一及定前後凡三奏殿中侍御史呂陶中丞劉摯等相繼皆有章乞明正二人典刑乃詔開封府及京西提刑司限十日根究誠一詐實事狀及淮南提刑根究定不持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

五月乙亥右司諫蘇轍言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兼盧杞之姦凶見利忘義黷貨無厭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強愎傲誕其於吏事冥無所知惠卿指示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皆出其手其後又建手實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徧專用告訐推析毫毛鞭箠交下紙筆翔貴小民煩苦甚於苗役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鹽制雜用蕃漢上與馮京異論下與蔡延慶力爭惟黨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謬背情亂政至今爲患永樂之敗大將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保薦擢任始終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馴致不豫實由覬隙一生至今爲梗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仇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捃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惠卿言安石相與爲姦發其私書其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安石京皆生於辛酉故謂之齊年先帝猶薄其罪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二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媿恥況去歲以來朝廷廢吳居厚呂嘉問蹇周輔宋用臣李憲王

中正等或以謀利或以黷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譴今惠卿
身兼眾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閒地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
然近日言事者之論奏姦邪至於鄧綰李定之徒細微舉舉
而不及惠卿者蓋其凶悍猜忌如蝮蠆萬一復用睚眦必報
是以言者未肯輕發臣不憚死亡獻此愚直伏乞陛下斷自
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鈇鑕尤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
禦魑魅

六月癸巳劉摯言呂惠卿五罪略云惠卿知其為姦人也方
命擅兵天下之大惡也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漏養而不
慮也臣位執法職在糾姦伏請以臣章付外議下惠卿罪狀
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為姦雄之戒　甲午左司

諫王巖叟言呂惠卿立心悖逆輕易朝廷故違詔書兩次擅
興兵入西界致西人五月以千五百騎犯邊供奉官王英戰
死惠卿為國生事搆怨連禍陛下今釋不治他日邊臣有引
惠卿為辭擅興兵以逞志陛下何以責之此不可不思也伏
望陛下奮獨斷之威正大姦之罪以令四方　右司諫蘇轍
言呂惠卿賦性凶邪姦惡山積自熙寧以來所為青苗助役
市易保甲等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輕用甲兵興造大獄
凡害民蠹國之事皆發其端至今多日未見施行臣恐國之
政刑從此大廢伏望檢臣前奏付外施行　右正言王覿言
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格赦敕無人臣之禮墮祖宗
謹始之意開異日邊鄙之患僥倖功賞內致疑於兵民外失
信於敵國虧損國體毒傷聖政乞早行誅竄以為天下後世
不忠之戒

七月蘇轍言呂和卿惠卿之弟章惇為之首為傳法害民之
多手實之法過於憲周輔吳居厚權體緩等事獨安然不問
竊據郎曹實失邦憲伏乞朝廷重行鄧責詔和卿權知台州
劉摯言中書侍郎張璪天姿傾邪不知忠義立朝行已阿
諛柔佞朋附險人無自立之節其始進以邪說奉王安石其
稍退以姦謀附呂惠卿其後隨王珪諂蔡確黨章惇敷人性
雖不同而璪能探情變節在左右隨合各得其歡心臣曾兩
次上疏論奏伏望速賜睿斷以清仕路以副公論　殿中侍
御史林旦言崔台符附會安石過失詔知潞州　資正殿大

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
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諫官蘇轍等言其姦惡及太原
府日違登實位赦出兵西界　丙午左司諫王巖叟右正言
朱光庭右司諫蘇轍左正言王覿等奏言呂惠卿罪惡奏乞
投之四裔　辛亥呂惠卿再責授建武軍節度副使本州安
置從諫官四人之所奏也內批付三省呂惠卿罪惡貫盈雖
已施行而臺諫彈劾不已難居善地可窜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范百祿
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范百祿
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法弊不可以不更
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法為厲階右僕射呂公著
手劄論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祿如公著論但

以人言孔多爲說及中書舍人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聊生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沿灾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詔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盡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帝求賢若不及從善若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誚之輔郡尚擬改過稍畀從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殞山之貶反復教戒惡心不悛輕躁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其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藉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汞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追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八月甲寅下寬黨與之詔先是元豐中鄧綰黨附安石神宗覺之謂綰賦性姦回自御史中丞斥去上卽位復知鄧州又徙揚州御史林旦論綰姦邪請廢之時范純仁知樞密院謂既論於先朝今又罪之錄人之過太深無以安反側羣臣咸謂爲宜御史以爲不可卽日劉摯王覿俱上疏諫上獨聽純仁語出內手詔頒下監察御史上官均言下詔寬黨與非是

是日楊汲落寶文閣待制知黃州崔台符降一官知相州王孝先降一官知濮州先是汲等相繼爲大理卿持法刻深獄成其意至是爲御史論均奏略云邪虐不斥無以戒暴吏侍從不情無以正紀綱刑獄非其人無以安善良願陛下特行罷黜以合公論於是三人同貶　司諫王巖叟又言張璪姦邪又四奏張誠邪佞右正言王覿言臣切見今日差除監司多不協公議又言中書侍郎張璪面柔而心很言甘而行險乞罷其執政　癸酉新除中書舍人林希爲集賢殿修撰知蘇州先是有旨以希爲中書舍人御史劉摯王巖叟劾希黨附張璪不可使爲中書屬官具奏劉摯明日又言之孫升復連章論之遂有是命

九月己卯中書侍郎張璪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先是諫官御史如王覿孫升王巖叟蘇轍劉摯累章疏璪邪佞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章不肯下覿等論之不已初簾中宣諭巖叟等曰明堂大禮後璪必退至是明堂禮成璪亦引疾請外遂有是命

十一月戊寅起居郎蘇轍爲起居舍人曾肇並爲中書舍人王巖叟凡八上章言曾肇皆不聽因乞罷言責亦不聽亦以肇非才進也御史呂陶亦言肇之邪險

十二月王巖叟入對再論曾肇事曰肇乃姦臣曾布之弟布妄言鄯州可廢爲縣朝廷遣肇復按可否肇心知其非鄯之所樂歸而實兄之書誣止之聽輒以爲可廢遂廢之由肇一

言使一州受弊幾二十年肇眞小人不可用乞落中書舍人令與外任此係嚴叟入對辭

二年四月壬申朔戊申尙書左僕射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初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屢請罷黜清臣清臣亦累表乞補外遂有是命

五月壬子詔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同舉監察二人二八等奏臣先準敕舉御史遂薦承議郎張舜民居官有補被黜無名乞陛下特賜優容許歸言路　己未傅堯俞諫議大夫梁燾御史王巖叟司諫朱光庭王覿御史孫升韓川諭張舜民不當罷御史累奏不報　庚申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等至都堂聽詔梁燾同御史與宰相辨論久之明日面諭卽退居待罪而孫升再劾給事中張問不封駁張舜民罷職事燾面詰之問引咎而已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巖叟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於禁中詬同列升朋附黨宣罷於是用公著言嚴叟等皆優遷升燾有是命左僕射呂公著先慮言者將激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王巖叟爲起居舍人不拜乃除知齊州尙書左丞劉摯言十五日呂公著送示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十數人臣竊料陛下必以舜民輕言以及元老一失也議者欲慰大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不體聖明優禮故老又一失也今又移罷臺諫恐不止三失

七月朝奉郎沈季長爲少府少監諫議大夫孔文仲言季長本無學問技能止是王安石門堉鼓唱王氏經義聾昏眾學今一旦召從外路副貳等監季長之黨布散如蟻一季長進則百季長相繼而來不可拒矣左司諫呂陶亦以爲言詔罷季長少府少監知秀州　御史中丞胡宗愈言杜純頗辟刻深無學術進不由科第用法徇私乞罷其侍御史執政力爲純辨而中旨令與覿更任宗愈又言純詔附絳乃出知相州

臣竊上言竊聞近有指揮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居住呂惠卿許于泰州居住竊聽朝論人心洶洶不安惠卿操心貪險爲性凶邪言足以鼓扇羣小險橫足以脅持上下其執政之時凶人布列中外殘黨尙未消息聞引置惠卿於江淮之間羣小莫不相慶兼惠卿凶殘恐詔貪冒無厭既得近地必須日夜呼召黨與力肆營求造作訛言謀害朝政凶人漸長其勢可憂欲望朝廷依舊且令建州居住指揮更不施行言者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孔文仲御史王珪司諫韓川也

十一月監察御史趙挺之言朱光庭奉使河北而空累年之積又監察御史方蒙言朱光庭奉使河北措置之財且措置司物料其經營之勞多矣倘給散有方雖水旱凶荒可爲累年之備一飢而散之殆盡乞行黜降以允輿論詔朱光庭具悉以聞

三年二月宣德郎正字劉安世爲右正言司馬光既沒太皇太后問呂公著光門下士素所厚善可任臺諫者孰當先用呂公著以安世對遂擢任之

哲宗秉四案

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卽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繼又進助山陵其十二月乙丑其母梁復來告哀以馬駝進詔答之復進奉以謝當是時朝廷追原先帝本意息兵養民而外廷之議謂夏人衰弱不須過爲姑息獨范純仁不然上書曰夏國差人詣闕多日未見放回近日探得賊中事宜漸卻添屯兵馬必是敵情疑沮卻欲別生邊患伏望以陝西生靈之地故稍從其欲使復常貢庶可罷兵俾西夏復見太平陛下好生之德洽于生靈祖宗社稷享萬世之安在陛下一言爾嘗讀漢光武報威宮馬武書良有深誠臣恐陛下欲聞謹錄繳進惟聖心采擇詔書曰黃石公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仇之府也故曰國家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之謂也夫以中國之大而制四夷之衆固有餘力然好大喜功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長樂身者亡舍近謀遠者逸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皇皇人不自保而遠事邊外得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強而中國備儒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大順苟非其時不如息兵　時純仁以侍講召而侍讀韓維門下侍郎司馬光亦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爲利維上奏曰先帝時大興甲兵西討夏賊始以問罪爲名既而收其土地致夏人違失恭順外國之俗以不報仇怨爲恥今國力漸復必來攻取故地若復奪去則先帝累年勞師所得一旦失之爲可恥若興師拒戰則邊隙復開兵連禍結未有已時竊思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請爲陛下陳之皇帝春秋尙富太皇太后深居九重豈嘗習聞軍旅萬一寇兵犯塞邊書數至發兵調食應接不暇或以震驚上心焦勞聖慮此兵之不可不息一也自豐州之役永樂之敗關陝凋耗士氣未復今若興大役必有違命而散爲盜賊者外虜方作內患又起恐朝廷之憂不在夏國此兵之不可不息二也緜地千里屯兵數十萬必藉沈謀重望之臣爲之統御忠義拳勇之將出當戰鬬幹事宜力之臣促辦糧餽歷數在朝之臣恐未足以充此又兵械皆捐棄之餘帑庾有乏絕之憂此兵之不可不息三也先帝以棄常受朝廷餽賜命而國母擅行因廢故發兵問罪今梁氏死棄常復位恭順有禮若及此時復其故地則神宗問罪之名不虛此地之不可不棄一也朝廷自得熙河歲費緡錢五六百萬得蘭州又費百萬以上得多費廣拓地之害亦明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二也讓者以爲蘭州近夏人巢穴最爲形勝亦有要地可以增置城堡棄之非便若欲興師收復靈夏存之可也若無此意勞人費財奉空虛之地則又添一熙河矣此地之不可不棄三也遼夏二國婚姻脣齒萬一遼國貽書援光帝興師之意請所失地與之則恩歸於彼不與則彰先帝之過而邊患復興此地之不可不棄四也在我可貴者禮義恩信也在彼可賤者貪婪暴虐也今宋所貴以臨所賤則在我尊與其所欲以成吾所不欲則在彼服此地之不可不棄五也

元祐元年二月壬戌光奏曰神宗皇帝以棄常爲臣下所囚興兵致討因命河外諸將收其邊功建米脂義合浮圖堡蘆

吳堡安疆等寨用爲已功非國計也此數寨者孤僻單外難以應拔田不足耕墾地不足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此衆人所其知也中國得之無利而彼則失之爲害何則深入其境近其腹心常慮中國討襲是以不肯棄捨一年前虜嘗專遣使者詣闕請臣其志止欲求其舊境而已朝廷乃降指揮前云所以興舉甲兵本欲執取罪人救扶幽辱非有意侵取疆場土地後云止將已得些子邊土聊爾示罰豈可更有陳乞還復之理此則朝旨首尾已自相違彼既失望憤怒怨懟移文保安軍解理不遜云今來賀正旦人使難議發遣自是正旦生辰以陛下繼明皆不遣使人入賀其不臣大矣然而去歲四遣使者詣闕臣料其意有三一者猶冀入寇三者久自絕於中國其國貧乏使者往來得賜賚之物因爲商販耳昔衛貳于晉晉取戚田及衛人既服卻缺曰昔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遂歸戚田於衛今西朝廷赦其罪戾返其侵疆二者陽爲恭順使中國休息伺隙

朝時變則憂萬民大萬民之飢餓與違蠻之不討危孰大焉遂棄之此帝王大度何恥之有萬一西人積怨逞凶投閒伺隙此則西人忽被意外德音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拜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千萬僅得數寨今無故棄之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朱崖詔曰朕日夜維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此則西人忽被意外德音雖禽獸木石亦將感動況其人類豈得不鼓舞拜蹈世世臣服者乎議者或曰先帝興師動衆所費千萬僅得數寨今無故棄之中國之恥也昔漢元帝棄朱崖詔曰朕日夜維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於

一者返其侵疆二者禁其私市何謂返其侵疆凡天子即位以應拔田不足耕墾地不足守禦中國得之徒分屯兵馬坐費芻糧此衆人所其知也中國得之無利而彼則失之爲害天下一新滌瑕蕩穢小大無遺李繼遷俶擾西陲十有餘年關中困弊眞宗即位赦其大罪割鹽夏等數州除其子德明爲定難軍節度使邊鄙安寧者四十年此乃祖宗成法今秉常罪不大於繼遷米脂等寨不多於寧夏陛下誠能於踰年改元之際特詔推恩盡赦前罪今後貢獻賜予悉如舊章廢米脂義合浮圖葭蘆吳堡等寨令延慶二州悉加毀撤除省地外原係夏國舊境並以還之其定西城蘭州議者或謂本花麻所居趙元昊以女妻之羈縻役屬非其本土欲且留爲後圖猶似有名至會州向在化外而經略司遂稱熙河蘭會固嘗疑中國更有闕境之心不若改爲熙河岷蘭經略司如

緣邊吏卑辭納款稱臣原其私心未必不貪中國之財
思私市之利故也舊制官給客人公據方聽與西人交易近
法禁疏闊邊民西人私交易者日夕公行又頻遣使商販中
國雖不獲歲賜之物而公私無乏得以偃蹇自肆陛下誠能
卻其使者明敕邊吏嚴禁私市年歲之間公私困弊自然將
來禮必益恭然後責而赦之許通私市然邊民與西人交易
日久習玩爲常一旦禁之其事爲難不若前策道大體正萬
全無失也又奏曰臣於十二日上言乞下詔赦西人之罪還
其侵地以安邊境至今執政議尚未決若行臣前策可以萬
全後策有得有失豈可棄上策用下策舍萬全而就有失也
今民困力窮府庫窘乏又新遭大喪山陵纔畢自去年十月

以來不雨旱勢甚大若萬一激怒西人一語不遜并臣前策
亦不可行矣執政方謂西人微弱不以爲虞固執先禁私市
之議臣雖晝二策固以還其侵地責之赦之爲上策嚴其私
市待其貧困來服赦之爲下策所絕私市非立法至嚴帥臣
智勇未可易行不如前策萬無一失非前後反復靜言庸違
也伏望陛下早察二議從其長者既純仁到京入對已即詔
赴都堂議邊事退而奏疏曰臣昨日見罷便蒙三省樞密院
召赴都堂訪問邊事臣外任乍來不暇深慮隨問陳對問欲
降詔卽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爲對問欲審察敵情措置事
機則以專委使臣爲對問棄地可否則以不可便與可換易
入蕃軍民生口爲對緣臣不見先朝舉兵征討因依及夏人
後來乞和請地并答詔阻絕本末加以臣志慮短淺茫無決
論以副所問臣思國家安危所係并二三執政若所見不同
陛下採居九重不易裁決今有愚見當密具敭陳難形於文
字伏望聖慈只作中旨特詔臣上殿賜以燕閒俾得敷陳一
二少裨聖明上於是宣問李清臣清臣奏曰臣伏以夏國雖
通問使未就職貢願其深意實爲緩兵之策觀我强弱謂朝
廷有厭兵之論則自棄新疆坐收全勝若依舊固守今秋物
力稍完必左右攻劫使接應倉皇縱不襲破營寨使我上下
恐動自謀退保臣料其間計必出此咋蒙宣問執政奏議未
及竊惟邊境大事乃輔臣之責而上貽聖憂愚臣深負媿惕
竊見呂大防范純仁皆在西塞今並在京師其人明審詳練

衆所共稱欲望特降聖問付以筆札條具邊計及新立城寨
可守可棄果決之策若夏國未服當如何措置向者如何守
禦以所奏付三省樞密院與司馬光所言參決利害或選遣
一人行視邊塞親與逐路守帥定議聞奏庶不誤事如賜俞
允乞先密降御札各付呂大防范純仁候有所奏卽賜覽詳
酌施行其選遣一人行視就議別乞旨揮貴得邊計審重
丙子李清臣奏入上卽降中使出手詔問純仁大防曰夏國
自神宗皇帝升遐後來遣使弔慰祭奠繼以告國母喪進遣
物今又遣使入貢謝恩使人北來外示恭順稍可見矣然中
藏狡猾未測其誠心何如爾如向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
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卿

久任西塞深曉邊情宜嘉謀輔予嚢勞可條具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親書實封聞奏無拘以文純仁奏曰竊見夏國自朝廷用兵以來其近漢之民頗失生業並塞二百餘里不敢耕種上下皆欲講和又自陛下臨御聖政鼎新有不便於民者皆爲蠲除詔令一下民間歡呼鼓舞以至印賣傳播謂之快活條貫此事即時聞於四夷邊上臣僚亦體朝廷之意不縱侵擾夏國必謂朝廷待之異於昔時所遣使人實以探朝廷之意朝廷待其初來之使禮意既厚是以接續肯來至於累次不失恭順而終未敢復言請地者意爲前來朝廷拒之太峻卻慮啟口之後更失朝廷之意則和好愈難今聞夏人又將到闕若選擇押伴臣便與推誠論語因時奏事件在陛下擇而行之大防奏曰臣識暗才短無補治朝蒙訪機事敢傾愚陋詔書所訪謹條陳於下詔問敵人狡猾談美聖政及陛下好生惡殺舍已從人之德彼必有所對答則彼中之情可見若願和則可令作押伴臣僚意度說與自用兵以來甚有陷蕃官吏軍民見在兩界若夏國盡納朝廷卻將擄到生口賜遠夏國如有邊上未便之事亦可因而陳請朝廷必量度應付彼若云前來已曾請地乞貢只是朝廷不允則可答云前來請地乞貢是梁氏之意宜其朝廷不允今梁氏已死朝廷於國主必無所難彼若別無對答則乞委延州趙禹宣布此諭俟其肯還生靈及來請地則可降詔許之亦不須疑其狡猾候彼將陷蕃官吏軍民押在界上卻將向得邊地及地寨內外有漢居人屬戶先次漸令移入近裏并句聚前後擄到夏國生口在界上立定誓表預約日數兩

相交還如此措置則取舍有名於國威無損其向得邊地雖建立山寨其閒實有孤僻不易應援供餉之處留之則戎人必須在念恐致邊事難息若卻換得陷蕃生靈不惟無損國體兼和氣充塞天地聖德超越古今中國無窮利矣若趙禹諭意不肯換易及換後生詐計別有邀索則朝廷自可絕之嚴禁邊臣堅壁靜守任其所爲則我直彼曲我逸彼勞我直彼曲則神人共怒我逸彼勞則雖久不來庭於王道無損交地之際及宣布之時其閒或有意度節次更委趙禹條上不得落賊姦計臣倉卒略具大概仰答聖問如蒙召對尚有口奏事件在陛下擇而行之大防奏曰臣識暗才短無補治朝蒙訪機事敢傾愚陋詔書所訪謹條陳於下詔問敵人狡猾未測其誠心何如臣以爲戎狄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肆益甚待遇之禮不可不審臣觀今夏人之情略見矣羌人重於醻賽先帝舉大兵徑入靈武幾人其國而不能以數萬之眾入塞爲報永樂諸將寡謀敗事使此虜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爲憂虜之無能爲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虜必力爭昨蘭州之城擾斥甚廣虜雖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不來城既益全虜望亦絕虜之無能爲二也比聞秉常屢弱梁氏能用其眾今梁死而秉常存亡未可知若秉常在則內難未已何暇外圖雖秉常在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者蓋欲覘望遷延不敢先發示

弱臣聞虜使旦夕入朝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問來使今主上嗣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夏國是朝廷蕃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探情僞臣向在永興軍日得米脂降羌具道秉常所爲使其言雖可信必不能用其衆臣近觀伴北使曾語及夏國遣使入貢北使卻問作何人遣使以此觀之秉常存亡誠未可知詔問向者得邊鄙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應援棄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謂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爲弱國威貴廟算之遠慮然臣猶謂不止弱國威而已又有取侮於四夷之端焉況蘭州定西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盜據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既得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不收取改熙和蘭會路爲熙州蘭州路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稍安敵情定議和之計矣議者謂城寨兵少則不足出戰多則無力供饋臣以爲綏蘭之地皆並塞美田每日增招民兵墾闢以足食則供饋之費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闢曠土分守戰之策減供饋之費如以爲可即乞下臣條斷利害且元昊既得甘涼遂窺隴蜀後緣嘎氏洮蘭中強無以進取今青唐乖亂其勢漸分若又失洮蘭則他日隴蜀之患不可不爲預防詔問邊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守禦臣謂今日邊計惟擇將帥爲先轉運爲次其他設施皆可取

辦問國初西患多在環慶太祖皇帝擇姚內斌董全誨以守二州租賦之入兵械之費一切聽其自爲西人不敢入寇今以四海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費禦之而有餘以此觀之此言守禦在於得人而已臣以爲陝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臣爲之統帥其次爲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爲轉運使俾各擇才能以充佐使之屬官邊臣專事守計而戰救之兵蓄於內部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爲內郡之兵以援之視寇人之多寡淺深而必報之無使得志亦不妄動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許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地如此則費省易供守堅而不墮其計　純仁大防議既不同朝廷愈惑惟司馬光力持和議奏曰臣先於二月中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侵疆且給歲賜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既而執政所見各異沮難遷延屏棄不錄臣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遣使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又不下詔開納萬一蓄積怨憤肆其悖心或一騎犯邊一語不遜是時雖欲拓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即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令三省樞密院將臣所上文字進呈斷自聖心勿復有疑又具以進李清臣亦請頒其給賜與司馬光論合頃之西人果遣使以土疆爲請至日有司馬光王嚴叟蘇轍俱奏論以爲不可不許既而其使在邸而議猶未決范純仁晝再上劉摯蘇轍亦奏請許之純仁奏曰臣見前日簾前文彥博等諸執政論疆界事宜時諸臣奏對

已多臣有管見不敢久煩聖聽欲自別白奏陳臣又病假在家未能如志竊慮夏人在庭議論自多謹條列聞奏若以所得土地換易陷番生口如此便可罷兵息民此上策也蘭州定西城元是西番境土後來屬夏國已有景德中誓表更不擄掠西番彼雖堅意欲之我亦留之有名餘邊帥宛順商量雖便未可罷兵彼應可息猖獗此中策也若留寨門吳堡義合而止棄遠之不可守二三城寨則朝廷與之不足示恩彼得之不足副欲如此兵必不解遠人未安陛下仁政何由復勝負安危之機邈未可料所得之地不及秦漢萬一乃妨陛下堯舜之政且有後憂此下策也惟采擇以爲萬世無疆之福又奏曰臣前議以夏地換陷蕃人口尤慮狡情量遣三五十人以受賜地臣欲乞別許夏國每遣到漢人一名賜地之外更持絹十匹則彼見有利必肯盡數交換不過捐中國緣帛而換數十人則陛下之德超絕古今感動中外可爲萬世之法摯奏曰議者之說臣嘗詢本末得其要領爲棄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勢不得不棄因而後棄不如捐空城與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子地息爭若虎狼無厭之求得地據險易擾近郡其能保不爲患乎爲守之議者曰頓儲設備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帝所得而以與人非計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敵不得地兵不得解日引月長邊費益大其能終保守此地乎故議者非不曲盡事理至

覺其意而不與情急勢窮始來請命若又不允來使徒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不爲恩不許則釁開無已臣又聞首取蘭州十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不敢去遂兵取五寨二者由議橫山帥臣沈括種諤之徒不遵聖略遂取蘭州先帝始諸將不識上意縱兵黷武生事殃民而先帝則不然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禁敕邊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爲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先帝奄棄萬國遂至於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非先帝本心棄之則出先帝微意今不深究本末妄立守議苟不度民力不爲國計私已自便非社稷之本

西蕃故地五穀本夏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產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爲必爭之地彼將以誓約爲請固請而固不與彼將獘困而關借兵戎以遏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勝臣尤以爲非國之利況又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血戰以爭尺寸無用之地是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終守其地臣所不敢保也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三邊稽首順命者數十百年矣彼其好戰無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恩利足以羈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懽然推恩歸侵地復歲賜丁寧戒敕分棄前患復謹舊約彼雖桀黠睚眦之意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反覆深慮早賜裁斷先使西

戎不致猖狂棄守皆得其便當時執政類俱持議迂三久無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彥博趙瞻持棄之議甚堅眾莫能奪遂定議盡歸永樂陷沒之人即計口賞帛仍以葭蘆米船等四寨給賜之其使既去御史林旦尚爭棄地有十不可奏曰熙寧中种諤取綏德城議者爲不可舉朝汹下盡欲棄之獨韓琦在陝西堅持不可棄之說先帝從琦言城卒不棄至今士論嘉琦有守而服先帝善斷羌夷貪黠僥倖千請要須以議折之使語塞心沮然後有所畏不敢肆狂豈宜先自示弱而苟欲厭其心乎夫以天下之富而惴惴恐失二三城寨臣竊謂議者之私慶邀計也古者敵國爭尺寸之地至竭帑糜戰而不悔此固不足爲法然古今理亦可見且積年經營之加賜几杖恩禮日隆導雖藏禍心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

功因一請而與之似亦太率易也今俗諺往往以賈捐之棄朱崖爲口實夫朱崖隔絕大海屢煩遣擊爲不便今西人所請乃在內地非隔海也非勞攻取也謬以爲比不亦異乎第邊臣姑息苟安趣了目前之事幸無近憂不恤遠患又疏遣之人妄意朝廷都弛邊備以棄地爲說言入上誤聖聽反使黠羌得計邊民失所可不慮耶況守以困敵與以資敵損益利害明甚不可不察也今西使既還許地與否臣未與知但既待罪言路事無大小皆得論列今事關國體安敢隱默伏望聖慈與決之際更賜審察但遴求邊帥精擇監司罷不急之官省無名之費選將練兵安熟戶關田野嚴生事之戒懲幸功之賞何患二三城寨不能贍給庶覩望咸絕覬覦奏入

上不納是歲元祐二年也　明年春夏人以秉常遺物來貢詔其子乾順爲夏國主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西平王例冊曰皇帝若曰堯建萬邦黎民時雍周立五等重譯來貢此帝王所同國家成法也咨爾乾順惟我列聖眷乃西陲錫壤建邦衛于王室保姓受民同於宗盟恩禮甚渥今爾承胄緒紹茲藩屏而能事上欽肅飭躬靖虔申遣使人來陳方物達於朕聽實惟汝嘉是用稽酌典故表顯寵名錫以茅土之封加以服乘之威諶須丕冊以綏一方今遣朝奉大夫起居郎直集賢院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劉奉世崇儀副使上騎都尉安喜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崔象先持節冊命爾爲夏國主永爲宋藩輔夫篤於好德安克顯光忠於戴君永膺福祉往祇明命無忝予一人之猷訓　乾順受冊其臣梁乙遇者擅權逆命方以蘭州塞門藉口不遣謝使不賀坤成其秋遂寇鎮戎軍蘇轍上疏曰臣見西戎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沮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招納即服使介相尋臣禮甚至今年春末夏初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擄弓箭手數千人歸復巢穴朝廷方事安眾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遣使厚賜金幣未厭其心輒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坤成賀使亦遂不至聞者莫不憤切臣惟當今之務必先悉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敵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算則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爲也董氈世效忠力非諸蕃可比乃者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國事大將鬼章及溫溪心等皆懷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稱董氈嗣子朝廷即以節鉞付之謀之不臧禍自此起阿里骨知失眾心虐用威刑而鬼章自謂與之比肩一體顧居其下心常不悅夏人乘閒折節下士先與阿里骨解仇結歡令轉說鬼章舉兵入界復誘脅人多保忠令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邦翼既成是敢狂言以動朝廷向若阿里骨來告嗣朝廷徧問鬼章溫溪心等以誰實當立若眾舉阿里骨則既立後眾必無詞若以爲不可則分董氈舊秩以三使領授此三人阿里骨無僥倖之命鬼章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爲援安能動搖且數年來朝廷厭兵羌中察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熙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

仍令來年當築黑谷聲勢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強費亦由此此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舉兵誅討侵擾地界爲怨至深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陛下即位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休民息兵亦非本意矣假令犯順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人無謀遂肆桀傲內則國中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爲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關志易以立功雖棄捐金帛封殖寇仇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別曲直以激厲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諒祚天賦凶狂輕用其衆然國力微小終以困斃今梁氏又非元昊諒祚之比已若朝廷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媿恥若朝廷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撕不可忍此虜情之所在也臣恐夏人未知比意謂陛下恭默守成無意用武可肆無厭蘭會諸邊備益兵練將則羌人心乖本計不過秋冬小小跳梁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媿恥若朝廷惟務求和則求請百端撕不可忍此虜情之所在也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願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大意略曰夏國自諒祚喪亡先帝舉兵弔伐既絕歲賜復禁和市羌人窮守沙漠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憫此一方窮而無告遂敕諸道禁止侵掠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無算朕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何以威服酋豪保有疆土朝士大夫咸謂其心反覆必未可

知使者將行言尤未已朕有存亡繼絕之志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而狠子野心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拘之而不以臣禮報朕將天地所疾將相威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眾未議攻討然逆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厲兵馬廣爲儲峙敢有犯塞即殺無赦臣料此命一出羌人媿畏雖未即款服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百倍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制敵之長算也臣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通儲議絕和市使熙河帥臣招來阿里骨鬼章溫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也然有二事似非臣得言者但以蒙國恩不敢不盡昔熙寧元豐間行政雖不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事無不舉今朝廷行政善矣然刑政不明中外弛慢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所言去歲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節制此則當時宰相樞密副使苟簡無謀之罪也近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掠數千斤堠不明備禦不及熙河賊退屢月而殺傷焚蕩之奏未至此則將帥弛慢不忠朝廷之罪也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骨與議大臣在位去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知畏憚今陛下未能正臣下而望西羌畏威不可得矣　三省樞密院即請發兵奏曰夏自秉常告喪既予恤其國又封冊其子賜與

甚厚國中部落老幼懽躍不謂彼强國弱猶有異意風聞乾順不治國事有梁乙逋者擅權立威凡故主近親及舊任事人多爲所害以爲居邊塞無事則姦謀不成故輒犯邊以請地爲名不遣賀坤成節謝封冊使反覆邀乞別懷二三若不加誅無以示威服遠　上獨以天下爲度開其自新遂下詔曰夏國國亂主幼所以犯邊及不遣使賀謝皆由强臣梁乙逋等擅權逆命陰有異圖卽非其主與國人之罪豈可遽興討伐使向化之人例遭誅戮宜令諸路帥臣無得先起事端其所發兵馬屯次邊界如乙逋等能翻然改圖忠事其國效順朝廷本國上章通貢特許收接與之自新若終犯順卽令諸路乘便深入務在外勦首惡不得濫及無辜內首領素不附乙逋欲自拔來歸及乙逋同黨有能附順者聽所在以聞

其後夏人雖時寇邊頗不得志始遣使謝封冊請以所給四寨易蘭州塞門密院進擬回答詔意以爲不可許上從其議先以歲賜賜之詔曰夏國主省所奏昨日人赴延州許會將永樂等人口及所遷四處寨交換寨門蘭州兩處地實在朝廷酌中裁決事具悉爾嗣守世封虔修貢職頃屬罷兵之後繼陳復地之言累降詔旨備諭朕志豈謂歷時之久尙稽聞命之行忽覽奏封深亮誠款願改圖之議猶有乞陳然事大之恭順聽裁決再惟忠順殊用歎嘉雖易地之求當一遵於前詔而酌中之請宜別示以優恩除漢蕃土地指揮已明難從換易外所有歲賜據前詔會合俾地界了日依舊令惟特恩已敕有司更不候地界了當檢會依例施行爾其體朝廷恩信之隆謹封疆嚴守之戒永思毅靖用保悠長至是遂以那逢原而下一百四十九人歸於朝廷

哲宗鬼章

元祐二年八月以俘獲西番鬼章青宜結羣臣表賀鬼章董氈之別將也桀黠有知謀所部兵銳數為邊患熙寧中誘陷景思立神宗屢詔欲生致之為洮河忠二十餘年至是朝廷罷兵減隴右戍遂與夏解仇為援夏聚兵天都召十二監軍大舉鬼章遂逃巴氐角洼常家山城洮州收取老弱輜重秣馬脩兵或謂充輕無備宜命帥臣便宜從事門可緊而虜也於是遣監臣游師雄為熙州諭旨劉舜卿即召將議方略姚兒神詛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姚兒洮西領武勝正兵合河州熟戶擣講珠城脅取六逋宗族遣人出閒道焚河橋絕西邊神詛兆東以岷香包順為前鋒由奇龍谷會逋遠藩兵夜濟邦金川黎明至洮州城版築未畢一鼓破之獲首領九人俘馘數千遂生禽鬼章奏聞僉議翼朝稱賀知制誥蘇軾奏曰臣聞熙河經略奏禽鬼章宰相欲以明日稱賀臣愚以為偏師獨克固可慶然明日臣謂太速如聞本路出兵有一將方指青唐此乃阿里骨巢穴若待三五日必續有奏報賀亦未晚今俘獲醜虜功誠不細賞功勸後固不應輕然朝廷方緝邊防整飭驕慢若捷奏朝至舉朝夕賀邊臣聞之自謂不世奇功或恩禮太過則將驕卒惰後無以使臣願朝廷鎖之以靜示以莫測昔謝玄破苻堅書至安與客圍基曰兒輩已遂破賊安亦非矯情蓋萬國觀望事體應爾所有明日稱賀乞詳酌指揮不聽宰臣遂率百官表賀於延和殿詔答之又奏告於永裕陵又宣諭宰執以邊事勞賜知樞密范純仁犀帶及黃金三百兩辭不受奏曰今西夏猶獯尚伏望聖慈察誠追賜若將來西事平寧臣受賜未晚　於是聞點兵動眾行師主憂臣辱臣當待罪自效豈宜復受異恩蘇轍獻議請詔邊臣與鬼章約能誅阿里骨則許以生還奏曰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西方用兵累年先帝意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增畏中國今雖朝廷好生惡殺而此心未信愕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新獲鬼章威震夷狄邊臣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置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不悔而來者又不為戒今又欲取講珠城曰此要害處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西無不可收者使西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深而兵莫解其禍豈可量哉願陛下深詔邊使叛則討之服則安

之自今以往無取尺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耆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難自輸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戒使歸諭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又可朝論謂鬼章犯順當誅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子孫部族尤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以繫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令之良策竊料鬼章凶豪素貴老病至死必不甘困辱爲久生計自知不得生歸徒使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仇必將求死以發眾怒卽使不然老病怨怒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子復仇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夏人此胡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谿心界於阿里骨夏人之閒地狹力弱勢必見幷而吾不能救使二盜合三面以窺熙河其患未可一二數也如臣計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部族討阿里骨而納趙純忠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以示信鬼章從則少高貴之使招其信臣而喻至意焉鬼章有生還之望不求死計其眾必從以彼之眾與溫谿心合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旣克而納純忠雖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眾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得慈慈得不誅放還豫章卒得奇功李憩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臥起卒爲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此度外事也或謂果莊之獲兼用近界舊豪力戰而得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

全理臣謂不然若鬼章死中國其眾仇此必深若生還仇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仇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　朝廷亦議留鬼章於邊以招其子結吼龐獨純仁請誅之奏朝廷獲罪人畏其子弟防其仇嫌而不誅則典刑廢矣今存以招其千子必曰吾父之存由我輩在我若皆往則父子俱死若復統部族效力伸報則告陵之典乃是虛行鬼章年七十餘囚處異鄉死在旦夕旣死其子必歸怨朝廷雖諭以善終必亦不信兼解紛向罪人之子深損威重若任疑怪則怨叛有名且鬼章自先朝來殺中國蕃漢兵民以千萬數日望槊街之戮以快存亡若存養過於有功之人徒使激憤幽明有傷和氣又鬼章之獲本由熙河蕃將怨其害已故對游師雄憤怨請行今冒死而獲不得甘心亦恐墮其鬬志況阿里骨來求鬼章以俟得請然後納貢若存之近邊不惟阿里骨未肯納貢兼其詞已曰鬼章在漢在胡一般今留邊厚加奉養恤其贏瘠則正行阿里骨之言彼將賣恩於鬼章之子何暇復感朝廷哉詠鬼章則上伸先帝之怒下正朝廷之法重夷狄之畏雪南川之讐增戰士之勇且阿里骨知朝廷果於詠惡不敢侮慢邀求早肯納貢此一舉數利也　有詔鬼章易檻車護送大理寺劾治以聞已而到京敕不誅　鬼章之就禽也阿里骨狼狽大恐上章請命平章軍國事文彥博欲以鬼章見其來使純仁奏曰昨文彥博與樞密堅欲令阿里骨來使與鬼章

見欲結吼鄂得知父在審實可以繫累其心臣謂不然鬼章是西蕃驍將身繫其國輕重未禽之前敢與中國相抗既禽之後遂便狼狽納款則其要藉鬼章灼然可見然其謝罪之始既以推過本人雖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陳請今若與使相見其心必猜朝廷別有意謂歸國卻須生心或請放鬼章歸國如夏人乞還城寨之例至時必須堅拒卻致嫌怨復生若更於不與聞病死則必謂朝廷因其請而殺之尤可爲阿里骨舉兵之名則是今日使見未必爲利適足爲他日之憂也又況大國舉動當使夷狄難測存足以示恩亡不能生怨今區區欲悅其子悉使見我之情恐生輕慢之心亦似有虧大體若以大臣之言須至依從乞候將來常貢之道處有術安邊息民必自是始故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

鬼章曾授團練使及賜金帶尚不顧恩義今一校尉何足以收其心若朝廷要與一官須俟他日不必太速鬼章俘獻之日親授聖旨令招喚其子歸漢或納質之時與貸生命鬼章灼然可見然其謝罪之始既以推過本人雖與劉舜卿蕃字中曾乞放還未敢陳請不肯寫蕃字招喚只稱我惟一死如此悖命朝廷尚貸其死已是優恩今與官恐傷信令不聽卒授以陪戎校尉月支食糧錢三十緡春冬衣絹十匹冬綿三十兩馬一匹給羣蔟令開封推判官一員提舉其後遂遷秦州居住　初夏人入寇行半道聞鬼章被禽遽還剽掠鎮戎無所得數日即遁去蘇軾意其必請和修貢上疏請難之略曰臣見熙河路奏生禽鬼章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在於今日若應有道處有術安邊息民必自是始故欲先陳前後致寇之由次

使因事漸通消息亦足示陛下容貸之恩鬼章禽久彼國絕望故於納款蕃字之內一切歸罪鬼章若卻使之相見深恐復生覬覦之心結吼巖等既知朝廷顯崇其父必以得見爲期後若不遂其心而死卻恐嫌隙再生更乞聖意詳察　朝廷又欲官鬼章純仁固爭曰鬼章作過陷沒將帥甚多近日南川之圍殺害邊人亦眾百里地爲之一空邊人重仇發憤還報偶得被禽獲告裕陵阿里骨失其強既釋先朝之忿又快天下之心陛下曲示至慈特貸其死俟族類懷感已是國家權宜今更命之以官事恐過當陛下視民如子賞罰至公今殺匹夫者必就大刑殺眾人者乃獲爵位不惟刑賞倒置兼恐被害之家冤憤難訴天道人心兩皆有違　又奏曰羈

論當今待敵之要昔先帝用兵累年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三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皮肩至五十餘千老弱轉徙牛羊墮壞不可勝數飢羸之餘乃始款塞當時執政謀之不深中國厭兵納使每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其民匹五六千一使所獲率不下三十萬緡使民飽而思舊又使窺我厭兵欲和以爲和戰權皆在我以故輕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因其請受不納其使且詔邊臣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然後納之則虜雖背恩反覆亦不至今日之速也虜即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氈之賊臣扶契丹公主

以殺其君之二妻董氈死匿喪不發遊年乃詐稱嗣子書鬼章溫谿心等名以請於朝當時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阿里骨當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頁汝主矣汝能如臣董氈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又能統一都揮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作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邊使額命之鬼章等若得所欲宜必無患當時執政不慮及此省事爲安因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臣進言欲難其欲借力西夏以自重始有解仇結好之謀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也元昊本懷

大志長於用兵諒祚天賦凶狂輕用其眾故爲邊患歷年後定令梁氏專國素與人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呻吟之餘又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諒祚比矣意謂二聖仁恕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勢聲必從猖獗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止此耳今朝廷降詔諸路救鬬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今之急務而詔中亦許夏人自新臣謂聞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鬬兵欲和意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今聞鬼章之誅或漸爲款塞之謀必將爲恭很相半之辭而繼以無厭之求若朝廷復納其使是戰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議諸將若夏人款塞則受

哲宗朝議棄西夏地界

朝廷議割城寨賜夏人易陷蕃生口命鄜延經略趙卨領分畫之議於是歸永樂陷沒一百四十九人卨乞依夏請用綏州例二十里爲界十里量築堡鋪十里外並爲荒閑近黃河

者仍河爲界朝廷悉從之蘭州勝如質孤兩堡舊自元豐五年廢罷熙河蘭岷路經略范育既修之又欲於蘭州北過河二十里爲界夏人猜阻議不決捨去范純仁帥太原馳奏曰陛下臨御懷柔西戎恩德備至冊封賜地皆出宸斷遂使累年戎馬不能犯塞蕃漢生靈全活無數近聞熙河邊臣分畫北界吝惜久廢塞地爲要害未欲給賜致其偃蹇不從竊恐蓄疑敗謀至久事變萬一復至猖狂容則虧損國威討則前車不遠兵連不解勞費無期伏望陛下檢自元約朝旨特賜允從遵孟子樂天之言稽虞舜舞干之德天下幸甚又言司馬光陳棄寨之策及後來換易生口降賜封冊臣實與議昧者多爲不然朝廷力行浮議方息今與西夏君臣定體惟分

畫地界所較不多若去城寨二十里夷狄無厭亦可理諭又肯依從臣恐邊將貪功生事將城寨二十里外聖恩許給或向來用兵時不曾保據之地指爲要害卻將築城占守虧朝者多爲不然朝廷力行浮議方息今與西夏君臣定體惟分廷大信敗國家前謀不可不察或謂夷狄無厭必更邀求以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從來遠矣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祖宗兵勢國力尚因德明歸順賜以數州加國主之號安民當取靈武怯不敢入以此塞責自是築城積兵治械積粟勞息戰不以小利玩兵後彼國服從何嘗更犯而況今所指利害絕小昔樊噲欲以十萬橫行匈奴中季布以爲面諛武夫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好事之臣因此講求遷利以爲金城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況於築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足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起兵端深可惜也夫蘭州患不耕信遷利矣若夏人背叛其患比不耕何啻百倍故朝廷邊將之言多若此類今可爲鑒已而西夏遣使入賀坤成宜辨利害之輕重有所取舍況蘭州邊患稍息物價少平比詐言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議始謂地用兵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似爲得策不知邊臣何若如此恩恩界不可復議而賀坤成使當不至矣今日天誘其衷使已及

也若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為勞費必甚今敵人強則畏之弱則凌之恐非大國之體也

一時西人雖遣使然且聚兵謀犯塞純仁復上奏曰臣近日劄子為夏國分畫地界未定恐將失信復致用兵所陳利害頗明近伏覩樞密指揮及諸路關報西人頻侵漢境或聞邊將乘此希功恐秋涼再患臣夙夜過憂不能緘默伏見陛下與司馬光等謀定大患今為邊將鄙論沮害遠圖前捨已成四寨換易生口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令傳聞復留兩堡不可守之地再起事端蓋今日斬地邊臣多於昔年生事黨類若不早悟恐繼前車夏人進貢在庭若所請不至乖悖望賜寬納或令押伴宣諭所有地界早令分畫若邊臣未達朝廷詔旨有所不盡特許奏陳朝廷相度指揮然後嚴戒邊臣分畫地界不得虧失大信別起事端雖人本貪婪必亦難生怨叛息民偃革指日可期　居無何夏人果引騎五千攻毀質孤勝如二堡而去　朝廷以直龍圖閣葉康直為寶文閣待制知熙州召范育為侍郎蘇轍謂育措置乖方召還為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與种諤种朴俱貶又謂葉不可帥熙河奏曰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及李憲建命拂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言無質勝蘭州亦不可保展轉生事盡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拂端無以邀求爵賞此邊臣之常態而自古之通患若試詰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

何新屯兵甲多少夏人若重兵掩襲勢必難保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不究其實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虜獲之功恐二寨地利未足償此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此故也先帝敕御西蕃董氈老而無子趙純忠其族子也先帝常遣苗履多持金幣以純忠見之是時聖意誼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氈遂為阿里骨所殺骨本董氈家奴董氈之臣如鬼章溫谿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權納純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大臣計不出此遽以旄鉞寵赦其篡奪之臣使假中國爵命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不堅自是外修臣節未顯叛迹而肯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亦疏矣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先帝所薄今誼朴與謂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襲鬼章以此自負西蕃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肯自到任屢陳此計恐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兼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住坐之處卻之則於彼為叛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結連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益邊勝負未決此時大臣不敢任責使聖君聖母憂勞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所謂阿里骨決不可收者由此故也二事皆國家安危

邊臣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閉不旋踵願陛下黜此三人外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宜速行者也然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欲招納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康直須緣權貴節制秦鳳鳳邊面至狹號爲無事康直前冬無故修城致夏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懼不興工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夏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彌也要須徙置佗路更命熟事老將領西河仍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則邊患庶幾少息矣 詔育仍知熙州康直爲陝西路都轉運使蘇轍愈爲不可三上疏爭之太皇太后雖以爲是大臣每固執轍事中止至是秦鳳路提典游師雄具言西人入寇勝如堡雖有三人中傷緣巡檢紀守義執西賊四人及有橫挖地道由此保全勝如質孤堡巡檢王亨不能預爲守備詔亨降一官展一期收紀守義特免責罰育誼並特放罪後夏人數犯勝如質孤穿城縱火竟敗邊議云

熙寧元祐議役法變更 淮海文附

余靖初罷中丞復歸翰林成都進士李戒投書於靖獻役法大要謂民苦重役不苦重稅請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之一募人充役羨餘猶可助經費明公讜言於朝幸而施行公私俱富靖辭以去職時韓絳知成都戒獻之大以爲然入爲三司使欲奏行之未幾上卽位絳乃言害農之弊無過差役餘

熙寧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諫院吳充言陛下令念本務未舉農政不修令臣條奏臣謂鄉役之中衙前爲重上等民戶被差日官吏籍記材器乞節皆計貲產定數以應需求勢同漏戶至有家貲已竭逋負未除子孫既沒鄰保猶代是以民閭規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避戶本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於甚者嫁娶離親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望敕中書擇臣庶所言利害以時施行及詔令中書及韓絳同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與言安石以爲善顧法遂決

四年五月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關差役不均欲平一之然閭幹其任者唯務斂多而行峻至天下不盡曉朝廷之意將以爲率其利者官收之不可不言也 戊戌東明縣民以

隸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遮留宰相自言凡數百策王安石既
說諭令退遂白上曰知東明縣賈藩范仲淹增好附流俗非
上所建立不可用上然之因令究東明事　庚子司農等及
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奏有畿內百姓未知新法遞見鄉大
戶言等第出助役錢多願依舊充役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
如不願納錢之人除從來不當役年月令條認本等役後年
月至則赴官充役更不令納錢上初疑官戶助役錢少安石
曰官戶坊郭取役錢誠不多然度時止可如此故紛紛言不
然在官者作意壞法進爲異論坊郭等戶糾眾打鼓截駕遮
執政恐陛下不動心楊繪言助役不便陛下沛發指揮令取
問民間之願否而兩行之又指陳繪言爲不然上諾之　丙

午王安石言役錢文字上以爲民稅已重坊郭官戶等不須
減稅戶升等第更與少裁無害安石曰今稅斂不爲重但兼
併侵牟多耳上曰此兼併所以宜摧安石曰摧兼併惟古大
聖君能之所謂兼併者肯[illegible]有力之人其議論足動士大
夫者也今[illegible]法但因人所便未足操制兼并也
六月楊繪又言助法難行其說有五民難得錢一也近邊州
次序今數百事交舉並作欲歲月變化天下使皆旁午牽合
於州縣小人挾附左右於中外至於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
能狹少獷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擾
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己者不次而進之曰擢才不可招者爲
名而斥之曰行法凡政府謀議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一屬
緣曾布者與之論定同列預聞乃在布後奔走乞旬者布門

如市執有係國家之體而大於此者祖宗舊臣則鐫劾鄙棄去者殆盡百年成法則剗除廢革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引去者几幾人矣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軋己者權可保也去異己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日執御天下者是己所爲而陛下必久將任以聽其伸縮也奏至王安石曰所奏前後今並不分析於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爲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倉後兩日以繪知鄭州

十二月劉蒙知湖陽縣初行免役法使者召請令會議蒙獨爲不便退而條上利害卽投劾去

五年十二月給事中李中師前知河南府時朝廷初令民出錢免役中師率先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中師籍其戶等令與富民均出錢希司農意旨多取贍比他處獨重洛人怨之中師厚結中人　庚寅詔入爲郡牧使

七年詔定州民有賣屋來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其實以聞王安石曰百姓賣屋納役錢臣不能保其如此緣官吏行法必多不均之處然論事有權須問從前差役賣屋賠填者與今執多執少卽予役法利害灼見之

元豐三年二月判司農寺李定等乞開封府界諸縣鄉村第四五等戶敷出役錢不聽

四年六月判司農寺舒亶嘗言役法不均實在提舉上曰提舉未可責也近臣有自陝來者欲盡蠲下之民朕謂不然之未及行和卿以憂去是時參知政事呂惠卿領司農寺乃

取和卿議而行手實法和卿惠卿弟也

等丁產簿書手所供多隱漏不實熙寧敕但削舊條不立新制卽於造簿反無文可守甚爲未便承前建議唯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其法最密貧富無隱誠造簿良法也詔送編修司農寺條例司惠卿又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月令手實者令人戶具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簿分五等田野居民耆戶長豈能詳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決以此舊簿決不可用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隱落卽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手實法歲以季式示民令供而第價爲五等隱者許告以三分充賞中丞鄧綰駁其議諫官范百祿亦論曰造簿手實告匿有賞且令手實之文而未行蓋使人自占必不實告明許許人爲他怨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不報既而法行害及雞豚民不勝病也

冬十二月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役錢以鄰近主戶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輪置甲頭催納一稅一替逐甲置牌籍姓名於替日自相交割縣不句追衙集役使從

之

元豐三年二月判司農寺李定等乞開封府界諸縣鄉村第四五等戶敷出役錢不聽

四年六月判司農寺舒亶嘗言役法不均實在提舉上曰提舉未可責也近臣有自陝來者欲盡蠲下之民朕謂不然

大眾擧易舉上戶民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古謂均無貧朝廷立法但欲均耳更可講以聞

八年八月戶部言見準朝旨修完諸路役書諸色役人多寡合行添減并支酬雇直重輕未均並據逐路相度到事理修入今欲乞將諸路敷出役錢元額於役書內立定支用錢數外所留覓賸不得過二分餘所貴稍寬民力從之

十月知安福縣上官公頴獻書言免役取民之例從之　詔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耆長許第三等戶長第四等以上戶應募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

元祐元年正月劉摯言助免役之弊以定州安喜一邑爲證戶部準敕府界諸路耆長壯丁之役並募充等第給雇錢其舊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并罷看詳所募耆戶長若用錢數雇募即慮所支數少應募不行兼壯丁舊既第四等已下舊不出役錢減輪充更不支雇錢亦慮難以出錢雇募兼慮諸路提擧司所司州縣爲見今降朝旨並拋行雇募卻於人戶上更敷役錢欲乞應府界諸路自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加有增損事件亦依役法增條施行從之又言並廢州縣雖省役錢以爲封樁利然酒稅額虛失者不可勝計詔並廢州縣令諸路轉運提點刑獄等司同度合與不合併廢以聞　先是司馬光言陛下詔羣臣民各上封事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天下之公患無疑也臣今愚計莫若直降敕命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仍令戶部檢會熙寧見行差役條貫刊印頒下諸州尙慮天下役人利害各有不同乞敕外更指揮行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騰下諸州縣委縣官看詳務在設法曲盡其宜　司諫蘇轍言司馬光乞罷免役錢復差役法請旨依奏施行竊觀司馬光劄子條陳差役大事已得允當然其閒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誤執政豈有不知若公心共濟即合據光所請推行大意修完小節然後行下令但備錄劄子前坐光名後坐聖旨依奏自今以往必有人借中外異同之論動搖大議願陛下但觀祖宗以來差役法行民有何害近歲既行免役民閒之弊耳目厭聞即可行可罷不待思慮而決矣　監察御史孫升言陛下即位以來因舊臣正論復行差役舊法其閒不無窒礙理當委曲斟酌惟以便安公私爲務伏望早降指揮諸路轉運使戒敕諸部咸體朝廷因民所欲惠養元元之意庶祖宗成法早獲就緒初章惇言司馬光欲罷免役行差役事雖已奉旨依奏臣反覆看詳其閒甚多疏略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過當惟稱下戶有輪差及輪募役人去處並乞依元役法加有增損事件亦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閒所鑄皆出於官上農之家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穀愈賤錢愈貴此二事最爲免役納錢利害要言然初朝廷自議行免役之時其時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成就法意之良今下詔羣臣民各上封事無有不言免役錢之害者足知其爲

日道是更張修完之時理當審詳臣謂不若先具此意申飭轉運提舉諸州縣各令盡心講求預具利害擘畫次第俟朝廷遣使逐路措置則遠不過一二年開天下役法措置已周法既曲盡其宜生民永蒙惠澤上則承先帝之美志下則興無窮之大利與今日草草變革一切苟欲速行之弊其爲利害相遠萬萬惇又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法一日不罷一日有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止限五日其弊將益甚矣

御史劉摯言今改免爲差役仍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病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當徐調治之而已臣恐上下觀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陛下太皇太后堅持

此意力行無疑勿爲異論所動　蘇轍言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大綱已得允當其節目疏略未可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乃詳若不窮究首尾恐既行之後則生諸弊乞朝廷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於今年內催促諸處審議差役的確可行更無弊害然後今冬迤逦差撥起自來年使鄉戶一則差役條貫既得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已納稅錢一年雇役民力舒緩進退皆便　始司馬光奏復差役法既得旨依奏開封府榮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風旨苟欲媚光非實事也故蘇轍首以此爲言

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其閒不無疏略若博采眾議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必成良法今韋惇上文字雖亦可取然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早來都堂三省樞密會議章惇安燾大段不通商量況役法原不屬密院若如此論議不一必是難得平允望陛下詳酌或選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奏聞　乙亥詔差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一詳定以聞　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素與光親厚聞光奏復差役法純仁曰法固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惟去太甚者耳乃首於光欲且議緩行先於一州俟見其利害可否漸而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法可久行光不聽純仁歎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柬示之曰蒙示奏稿足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而熟道則不擾亟行而疏略則擾民公既知純仁不欲速而示以益堅之意蓋欲使知罪而默默耳默默何難不止能默亦可贊公使公喜而自容於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阜富貴也何用白首強顏於此媚公求合哉光亦勿聽　始范百祿言於司馬光曰熙寧初百祿爲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衙前數百人民甚悅後有司求羨餘務刻剝爲法之害今第減出錢之數以寬民力舒緩進退皆便可也光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賕遣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面縛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幾爲民害遂已之　王安石在金陵聞變法不

爲意及問罷役法失色曰亦罷至此乎雖然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

閏二月詔仍令逐州縣出榜許舊來係納免役錢今來合差役人戶各具利害實封自陳　呂大防孫永韓維范純仁進劄太皇太后曰役法大事自來出役錢下戶最不易卿等各宜仔細仍辟屬官六員曾歷知縣差遣者令差役法論求見成者許諸色人中陳逐路看詳更改閏二月朝旨勿行從劉摯王巖叟朱光庭王覿之言也　蘇轍言近奏罷免役錢行差役事大綱已得允當其疏略差誤有五其一荷前之害熙寧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天下苦之先帝知之敕勑免役法句收坊場官自出賣以免役錢雇役人以坊場錢爲重難酬獎其二坊郭人戶熙寧前有科配之勞新法始與鄉人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指揮據見今役錢裁減酌中數目與前項賣坊場錢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網運外常切椿留準備下項支遣其三新法以來減定諸色役人皆確合用數目行之十餘年並無闕事即熙寧前舊法人數冗長虛煩民力欲乞祖依見今人役差撥其四熙寧散役弓手手力等役常苦接送極爲勞弊乞依新法免之其五州縣胥吏募雇充役不請雇錢如不情願即量支雇仍罷重法亦依前坊郭坊場等錢如不足即差鄉戶詔送看詳役法所　劉摯言臣見章惇向以附會安石遂應政路近陛下改免役復行差役人情上下莫不爲是而惇欲爲非敢建異論沮詆聖政蓋寧負朝廷不忍負安石故惇不去不足以安廟朝成善政伏望正惇不忠之罪以懲之　蘇轍言臣近察蔡京施行差役法故意擾民以敗成法又言臣近論列蔡京施行差役中不依聖旨申請妨礙事件挾邪壞法

三月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祖依見用人數定差今夏科錢住罷更不起催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

夏四月中書舍人蘇軾詳定役法光是軾言臣見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三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先帝聖慮固自有在愚民因謂以免役爲名實欲重斂今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所宜追採其意還於役法中散之以塞愚民無知之詞興長世無窮之利今欲盡罷寬剩錢將來無繼而係官田地數目不多見在錢雖有三千萬貫石而兵興借支幾半臣今擘畫乞於內帑錢帛中支還兵興所借錢斛復完三千萬貫石止於河北河東陝西備邊三路行給田募役法使五七年役滅太半農民完富此無窮之利也

五月蘇轍言臣四十章言蔡京知開封府推行役法知舊法人數冗長近降旨許州縣相度妨礙揭簿定差亦無限日而京違旨差人監勒開祥兩縣依舊法人數於數日內差撥了當欲擾民以沮成法　又言朝廷近罷免役復行差役小民

初免役錢鼓舞相慶士大夫因民喜而以爲差役一行民無事矣臣愚以爲免役之害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今除見議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餘戶長弓手散從等役一切定差貧官暴吏私竊相賀何者市井之人應役家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雖非欲侵那無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妄意復行差役百擾復加閭諸道路此弊已行恐稍經歲月役人困苦必反思免役之便其損聖政不細乞明降詔書戒敕監司長吏庶政知朝廷愛惜鄉役與神宗朝愛惜雇役無異日前約束官吏侵擾役人條貫使刑部錄出出榜州縣使民知之仍常督察有犯不赦庶民被差役之利而無害

天下蒙澤矣

七月蘇軾言臣奏乞罷免詳定役法聖旨不許軾意差役法必當改不當於雇役實費外多取民錢若無多取民錢亦足利民嘗白司馬光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不悅而罷　劉摯言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役法天下知之久矣置局設官以議施行之敘天下望之又久矣造法不謹其始施之倉卒故改而立雇募之議又爲招募之法而不能成也朝廷患常平之弊並用詣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爲青苗之法後又下詔責首議之臣而斂散之事令行如初此二大事也四方拭目以觀盛舉而反復二三何以令天下信之臣望熟計出令度可必行而後行之則至其終也可久矣伏望特降指揮截自某月某日應役人除衙前許招并使院職級弓手節級存留曹司庫子攔頭之類充役八名外其餘役如敢尚支雇錢者並以故違條制論罪庶役法早得究就無使小人幸其不成

八月蘇轍言御史陳次升奏以役法未定人情懽惑乞敕詳定役法所議速定或雇色額及官戶寺觀單丁女戶等數出役錢則例先次序施行其州縣事體不同者候諸州申到定奪蒙敕批送詳定議法所臣看詳所奏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額及坊郭官戶寺觀等合出役錢則例申奏行下令民知定法不致惶惑矣　王覿言聞諸路州縣有役人數多而鄉村等第人戶數少差役不足者自今雖求第人戶相兼將來年滿難得人戶承替及雖有人戶可作三處番更休充役人處亦是經隔年歲不多中戶應役既頻則力必困議者患之臣謂不然蓋助役免役法推行之初天下州郡先會一年雇役及寬賸錢數然後賦於民也賦民者不可無法而且欲均又必會民家業多少爲緡錢而算之其弊曰一州雇役及寬賸歲用錢若干州民家業若干即家錢每貫歲出免役錢若干而錢計足矣法雖如此而民財足不可得實州縣又有先集等第人戶使各認逐戶合納免役錢數則足歲計矣然後令供通家業而告之曰家業錢每貫當納免役若干令某歲納若干即當家業錢若干實矣彼人戶乃具狀析家若

以合納免役錢之數則家業得其三者又加少也既定錢之多少所謂等第無用而等第之行又不可廢苟州縣徒用前日不用等第而差役人則人戶可應役者至少何足怪耶愚謂欲天下鄉村應役人戶稍多得以更休不困須告諭天下郡縣使重定等第令頗得實則力均而不足患矣伏惟參酌施行　侍御史呂陶言人戶貧富高下不均若不頻差上戶則無以覔中下之家須相度立法戶多處以十二年少處以九年爲率分二次總計合役之數均勻定差如有一貫稅錢於九年或十二年合差役一次則二貫已上差兩次逐次各一人其錢多則又增新差之役然於九年或十二年內三次差役不過五六人謂逐次各差一人即非併差五六人仍令

私自雇人祗應乞得此奏付詳定役法所　癸未呂陶言昔嘉祐之差役從寬而條禁大約貪吏滑胥幸農夫之在官銳意侵漁人甚苦之熙寧免役止令出錢官爲雇募凡侵漁農夫者一切有禁然有司斂支過重民閒錢貨遂至乏絕陛下深卹元元復行差役臣謂法不相須則惠有未至既以嘉祐制差之而不以熙寧令禁之雖無近年役錢之勞復有昔日應役之害伏請申命有司嚴責期年不候諸路役帳齊足疾速裁定以完差役之法

二年十一月尚書李常言熙寧以來變差役之法陣稅戶悉輸賞募民閒而役之既久而民力敝故議復差法少近古今以成書付戶部使推行矣夫四海之廣萬世之遺風俗好惡既殊而上戶富安下戶匱乏富則以差爲病難復均齊匱則以力爲宜利久休息不可一法治也輒求差助二法隨時上下所宜條敘梗槩若使民而可久也伏望聖慈付之有司加議或上裨聖政之萬一

三年二月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爲未便獨臺官數人主其議必爲不可改磨勘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近聞疏遠小臣張行者力言其弊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加編竄張行者述之從孫也言神宗議納役盖嘗謂之助役矣以爲若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爲免役其慮深矣今乃廢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又言差役下戶一年所費有用數年役錢者有用數十年役錢者其等漸降其害愈深殆非聖人裒多益寡天道弛張之義又言臣恐行者以爲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昨日改之爲天下之民今日復之爲天下之民無容心於其閒可也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勵以聞行乃止　詔差役法內有未便事令王巖叟韓琦與劉安世同看詳具利害以聞先安世言今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徇浮言妄有變易

六月蘇轍上疏曰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閒常有破產之患熙寧後出賣坊場以雇衙門民閒不復知衙前之苦元祐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錢民出衙前費四方驚顧尋知不可施又復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修復行差役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而更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誰復肯行又熙寧雇役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中等既

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中等則反爲害故天下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此二事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

六年九月鄭雍言元祐復差役法一經六七年乞朝廷擇監司知州召詣三省令親受朝旨先從一二州召諸縣令長采民間役法利害與監司長史參議各爲一州一縣法

七年九月三省言令檢諸路助役不敷每年支止及半卻致狹鄉縣分差役頻併蓋當是職官吏不體朝廷法意務爲占吝不切雇募以寬民力今欲令諸監司州縣依下項畫一指揮施行一合差役人戶三等以上戶空閑四年等第四等以下戶空閑六年如不及逐等年限即據所缺役人雇募如本

路役錢支不及二分其空閑年限各遞展一年一狹鄉役人除已雇衙前州手力並壯丁不雇外並雇州縣人役上三等戶並貼雇令空閑及四年下二等戶並貼雇令空閑及六年本縣紐計逐等合役人戶除空閑年各合差若干戶充役如不足合用若干人立定二額差者役滿卻差人承替雇者有闕募人塡闕後來戶口別有升降差雇不齊且依舊額仍限今來指揮到日令佐據合雇人額行募仍州及縣先從重役替放先入役之人如無合雇州役便雇縣役其州縣役若本不足卽依近旨差次一例此本案內下戶物力及七分以上人以籍爲定如次等委無及七分祇以本等理空閑年一覽鄉縣役人除已雇衙前州手力外並輪差如已依舊除雇到州弓手人不足以有武勇行止人充役雇者準此一壯丁於本村合差人戶依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一替除本等應付有四十戶合差壯丁之人本村壯丁二人他役外如村八處每年四戶輪應十年循環復始

役頻縣分募錢不足申提刑司依條那移助役寬賸錢不足申本司乞支坊場河渡賸錢謂支衙前雇食支酬賞仍據每年合用支酬等費用錢數以十分爲率留二分準備衙前等支用椿留至五年止謂如衙前等每年合支用錢一千貫更不椿留又不足申戶部依此那移別路逐色寬賸錢一助役錢依舊條每年存留一分如見今已有寬賸及自來積錢數自便作五分椿留遇有支遣卽塡補一應差軍接送係代雇錢役人者並以用過事軍人身分請受歲終計數令提刑司撥還轉運司餘依舊條一應重役人口合行替放應募依舊在役請雇錢者聽一應今後募到役人須有產稅不得募蔭贖曾犯刑人及諸工藝人並召有家產二人委保人仍不得過額募雇錢數一衙前如人戶願依陝西鎭戎德順軍熙州衙前法以官田充募者聽其官田合出租課卽以坊場河渡錢撥還所屬詔並依先次施行元祐於役法留意如此不久復爲紹聖所壞甚可惜也

秦少游進議有曰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輩制優柔相視而不斷者二年雖稍復筆削善爲一切之令取濟暮月卒未確定可服人情傳萬世不弊也所以然者無他士大夫偏獨各有係吝不能至公爲心耳夫役法者科條

品目雖曲折不同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吏胥徒之士歲年一更然捕盜者弁命不遑主藏者備賞無等囷倉竭於飛輓貧產破於廚傳至事患其敝而變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僦直以免身然平括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爲寬賸厚積以爲封樁弊又甚於差役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免役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議不興士大夫用於熙寧前則以差爲是免爲非用於熙寧後則以免爲得差爲失私意先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無定論哉雖十年而不足怪願詔有司毋牽於故新之論心必差免之名悉取二法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熙寧之臣皆默然心服矣　丁未朱勃

言免役之法利害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　丁卯中書省言勘會推行差役迄今十年民苦差擾議者前後改移不一終未成一定法詔府界諸路復免役法仍自指揮到日爲始閏四月權荊湖提刑安惇言差役法行九年終未就緒望復熙寧舊法令民均納役錢詔送戶部看詳役法所

五月張商英言梓州路有職官張行者元祐中上七十疏乞復免役法省符再下轉運司取責戒勵臣不曉戶長部貳輒敢塗塞中外耳目請究其人原情議法罪樞密院言戶部看詳役所申諸路復免役法未審合否依舊行免役法詔並依熙寧舊敕施行

紹聖三年五月孫諤言免役者一代之大法今在官之數與其直果不過民出錢者果無不均之弊耶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散役之人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廢役也則重不若輕然則元豐不及元祐之法歟曰大綱立而不能無損益者眾目也數省而直輕則民之出錢者易出易故法可久也伏望博采羣言無以元豐元祐爲閒要便於元元無不均之患裁爲成書以貽後世則先帝之烈如日月光明矣惟陛下詔二府之臣議焉　翰林學士許安世等定重修敕令蔡京言孫諤所言役法臣詳諤言以爲元豐多而重元祐省而輕多不若省重不若輕則諤爲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而又文其姦言以爲隨時損益者妄也先帝勞思因時制宜其輕重省多講之甚熟行之如何而不如元祐乎元祐之人誣訐証罔忠臣義士所當共族而誅於陛下追紹之日故爲此言臣竊駭之伏望留神加察詔孫諤龍左正言差知廣德軍

熙寧元祐議論青苗

皇祐五年三月命陝西轉運使李參專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轉運五年矣自軍興戍兵苦食不足參視民缺時令隱度穀麥之入預貸官錢麥熟則償謂苗錢數年兵食有餘後青苗法始諸此

熙寧二年王安石變更法度

九月三司條例司議行青苗法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昔漕陝西奏乞度牒僧數千爲本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議合至是請先行河北　丁卯三司條例司言欲以諸路常平廣惠倉粟貴發賤斂如陝西青苗法仍取民願庶農不至闕乏赴時趨事使兼并無以乘其急從之

十一月司馬光進讀畢上曰朝廷每更一事士大夫洶洶皆以爲不可光曰朝廷散青苗茲事不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富室則害民縣官爲之乃所爲利民也光曰昔太宗和糴河東糧草以給戍兵至今爲膏肓之疾朝廷雖知害民用度不足而不能救臣恐青苗之害亦如河東和糴也呂申公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

三年春詔諸散青苗錢無得抑配違者置之法學士范鎮言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最爲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異也青苗乃唐之衰政不足法也且陛下疾

富民多取而少取之猶五十步笑百步耳惟乞觀天地之便罷青苗之舉　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廉近至京師倡言取三分之法又聞制置司欲行於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民仍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廣廉初行河北之民謹然謂不便而廣廉入奏稱民間歡呼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庚申提典開封府界縣事呂景言人戶見倚閣貸糧五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官戒諭之先侯权獻屢督景散青苗錢景以畿甸課利無有贏餘條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爲青苗錢而景復有是奏

二月朔韓琦言淮南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事臣以國家須賦令立法制必信其言使民受實惠則四方孰不欣服詳熙寧二年詔在優民不使兼并乘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先王散惠與利益民之意也今自第一等而下三等以上坊郭戶有物業抵留者依青苗例支借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相違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從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豫買又轉運司和買兩色綢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青苗錢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配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戶等雖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率及勒干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

事往往舊債未償及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利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望聖明博訪如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典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　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在外不忘王室朕初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王安石勃然進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曾公亮言坊郭不當俵錢陳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安石曰抑配恐有之然俟此嚴行抑配之法可也公亮曰抑配恐有之然俟此嚴行抑配之法可也公亮曰抑配恐有之然俟此嚴行抑配之法可也公亮

窮而不自知伏望詔有司罷之天下幸甚

五月御史上官均言臣願行閩二月八日詔書罷去青苗復常平平糴之法爲萬世之通利

六月蘇轍言青苗害民朝廷所患罷而不盡廢而弗講使天下疑朝廷求利此臣之深惜也伏乞追寢近降青苗指揮詔天下青苗自後不復支散王覿言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平法散青苗錢搢紳公論咸以爲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聖明乃奮獨斷令取常平錢斛存留一半此見先帝於常平法以爲不可廢也伏願罷青苗依今年二月九日敕行常平法以成先帝之意　劉摯言今靚惠卿責降則制詞有首建青苗之語夫以建議者爲罪則是朝廷知青苗不可行也伏望復行常平以幸天下

秋七月蘇轍入言臣近奏乞罷青苗錢乞盡將臣僚前後章疏酌行

八月司馬光劉子乞分等糴糴其後王嚴叟言臣覩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其未便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更不申收本州及上旬指揮外餘條新降朝旨別行須降

庚寅劉摯言臣近以惠卿責降告詞首建青苗之語而青苗法未罷曾具論列不蒙采納望依今年二月敕文依常平舊法施行　王嚴叟蘇轍朱光庭王覿言臣等屢奏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如眾論必以罷爲是乞早賜斷以慰民心如爲非乞顯行黜責以懲臣等狂妄

二年六月司馬光言青苗錢害民極多臣民上言前後非一今欲偏指揮下諸路提刑司常平錢穀只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糴糴青苗錢更不支俵舊欠二分息盡皆除放詔從之

初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議復青苗錢四月二十六日指揮蓋純仁意時光在告不預也已而臺諫共言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束州縣抑配者蘇轍又繳奏乞罷之光始大悟力疾入朝對曰近日不如是何姦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卻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散嚴叟等所稱大臣實指純仁也

中書蘇軾奏曰臣見免役之法已盡革去青苗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月攤一錢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今雖復禁其害猶在又官吏無厭於給散之際必會酒務設樂賣酒勝數朝廷忍復行之歟使斯民快一時之用而不慮日後催納誠非良法今已行常平糴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少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臣深惜之欲乞指揮今後更不給散所請過錢戶候豐熟日分作五年十科隨二稅送納庶農民息肩以免後世譏議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行下

十二月臣僚上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糴糴意欲常有蓄儲而戶部請不收糴年計失朝廷養民之意乞諸路運司合糴年計并無先次令常平收糴從之

熙寧元祐議論市易

熙寧五年三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賤賖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市易務監官二提舉一句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過客貨不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句行牙人與行人平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并不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收蓄變轉亦委官變轉收買投時估出賣不過取利故降是詔　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庫錢百萬緡爲市易本錢其餘合用交鈔及折

奏

冬十一月上謂安石曰市易賣果實有之即太煩細令罷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爲官司科買所困下爲兼幷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自果實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幷所費十減七八宮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狀及累驗事實如此陛下謂傷國體臣謂不然上笑且曰買得果實誠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但行人皆貧宜除放息錢安石曰行人比舊已各蘇息何須除放息錢

六年春樞密文彥博言臣近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乞寢罷今涉旬未行凡衣冠之家罔利於市搢紳清議尚所不容豈堂堂大國皇皇求利不爲物議所非乎安石曰陛下近放白姓貸糧至二百萬支十斗全欠給軍一歲增費亦數十萬緡天下孰不知陛下不殖貨利豈有所費如

此而乃於果實收緡息以規利者乎彦博所言遂寢不報

六月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甫爲京界句當公事辭以見爲李清臣指揮使方在降謫一旦舍去義所不安上歎曰士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陳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安石曰始聞吉甫極有幹才今所陳乃其私義朝廷取人正當如此初韓絳宣撫淸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淸臣自全多毀絳故上薄之

七年正月遣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或云提湯瓶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且言提湯瓶令出錢必有人陛下何不宣示付所司考實如市司非呂嘉問孰能守法不避左右近習非爲嘉問辨以忤近習且此事臣親一一經理亦頗勞神正不欲背負所舉爲天下立法故也上曰士大夫言不便者甚衆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或與近習相表裏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能興治功者初嘉問提舉市易務挾安石陵慢三司使辭向且數言市易事及曾布代向爲三司使素知嘉問驕恣懷不能平及聞上數以市易詩細詰責中書意欲更張未得間也　是月丁巳上夜降手詔賜布曰聞市易務近日收買貨物有違朝廷立法本意可詳具奏布對於崇政殿具奏所聞上覽之矍然喜見於色謂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曰市易事布與嘉問不相能布所言既送中書是夜上批問安石恐嘉問實

欺罔非布私忿安石具奏明其不然於是詔令與惠卿同根究市易司不便事安石意主嘉問不以布所言爲是故使惠卿居其閒也布既受詔同惠卿究市易事

四月上批可令布惠卿一處取問上復以手札賜布令對來布卽具陳行人所訴幷疏惠卿姦欺以聞及布對上慰諭久之因曰惠卿誠不可更其事時上意必欲按治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請審覆益謀變此事也上疑爲故仍付兩人

五月中書戶房比對市易司事及曾布根究市易違法事詔章惇曾孝寬就軍器監置司根究以聞　後八日布對延和殿言戶房不同之故上以爲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獄朝夕竄細自爾必不復望清光上曰卿三司使案所部違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爲無罪不知中書意若何況臣與惇有隙今以惇治獄其意可見王曰有曾孝寬在事既付獄未必不直上慰勞曰卿不須如此自爾不復請對後八十餘日乃貶

六月上批提舉市司奏二年收息錢九十六萬餘緡累年朝旨已支九十五萬緡可契勘何日月指揮支往何處新本亦削去此復存之此可見市易司爲欺

八年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安石言益自桑以來未有權制兼幷之術臣以爲苟能權制兼幷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　提舉市易司本劉佐韓絳固爭以爲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司自來舉司不須條制且七八萬貫場務須付能者

絳固爭爲如此則廢法再拜辭位曰宰相不可爲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能弗爭況大事乎卒罷劉佐絳就位

元豐二年正月詔市易舊法所入賒錢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納月罰錢百之二貧人無賴子弟取官貸不償積息罰愈滋囚係督責徒存虛數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免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愜

八年四月又詔在京并西京及泗州置貨等場并罷中書省

今年正月九日赦書內外人戶見欠市易錢物并仰所屬勘會元除請本息等錢并已納見欠數目條具聞奏其息錢當議定放在京至今未見有司依赦以聞詔劉拯赴御史臺置局磨勘欠錢大戶放七分小戶全放

六月詔戶部提轄拘催市易錢物準赦除放息錢外合納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八月戶部狀勘諸路自去年推行市易抵當兼勘鎮寨市易抵當已準旨更不興置今相度除諸路州軍抵當收息至薄以濟民間緩急可存留外其州縣市易及餘處抵當一切皆可省罷詔從之抵當原不罷但罷市易耳

十一月兵部員外郎葉祖洽奏市易之道雖有寬期之惠然民力已敝必無從出願敕有司檢察委無可出特放蠲之

元祐元年正月辛丑朝散大夫呂嘉問知淮陽軍以孫升言市易法初行嘉問實領其事罔上壞法故有是命

閏二月錄故左侍禁李公度男適以公度監熙州市易收息

緡錢十八萬有奇故也詔戶部應諸路人戶見欠市易錢并與除放　蘇轍言蜀中榷茶市易等見委郭槩體量事實而槩并不指言實弊至於市易比較收息始因韓玠以靈泉小縣爲比務令多取息錢槩以伊叔祖韓縝任僕射不敢體量實狀妄言玠不曾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玠巧說附下罔上情理難恕臣乞降旨先罷細郭槩所有前件事別委官體量施行詔遣郭槩與差遣其賣鹽先次體量以

聞　己酉詔市易務見計置下準備外國人使收買之物五萬餘貫令據見數供賣候絕罷行計置令行人依舊供應其元豐四年西驛買賣祇應令市易酌認出賣朝旨更不施行

又詔應內外監理市官錢在京委大府寺開封界令提點司諸路令轉運司各限一月取索逐戶原請官本點勘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免放幷坊場淨利錢亦依此以納過罰錢折填淨利以上通折外尚欠官本幷淨利而家業蕩盡及無抵保或正身幷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今日以前積欠免役錢與減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其今月四日指揮不施行者從蘇轍奏也

七月蘇轍言乞將市易欠錢人戶通計所納息罰錢數放已

納及元請官本數目卽與除放蒙恩依此施行德澤廣及然
聞京師下戶貧家從初多作詭名請改新還舊以此無緣通
計息罰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戶臣近行體問據通直郎監在
京市易務朱肇爲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貫以下人戶一例除
放則所放人戶至多事亦均一臣究其說以人所欠皆出利
息若將見欠一百貫以下除放錢數不多望乞特與除放或
因將來赦書明堂行下或更溥行諸路則細民戴德社稷之
利不可勝計呂嘉問係修創市易害民最深雖已責降尙有
民社更乞重竄以謝天下所有宋肇劄子三道備錄進呈如
左

八月李常言今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其五十餘萬貫散在

各州縣貫朽不用初緣泉貨流通乃濟臣欲乞命有司議於
州縣各宜平糴一司選人領之倣古平糴糴法就直如數公
而斂之及其價騰裁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原價唯利農桑之
民爲先庶泉貨流通四海蒙福

二年三月梁燾奏言風聞朝旨拘收見欠官錢戶產切謂不
然命令一下民情驚擾甚負陛下安靜四方之意也乞降聖
旨恩寵此行展限理索以安百姓之心

四月李常言朝廷自元祐來聖政所先慈仁爲本愛育爲務
宜其和氣格天嘉應下浹而涉春以來時雨愆候上動聖懷
祈禳修省無所不至然小雨雖降終未霑足臣思今日人情
不鬱貧弱尙困唯市易一事自恩放除二百貫以來消減亦

尤多矣昔稱三萬緡今存四百餘緡矣昔稱百餘萬緡今攬
二十萬餘貫矣蠲除者旣見不少理索者獨爲不幸窮困之
情未舒臣慮和氣因未浹也臣待罪戶部凡一錢之金一尺
之帛莫不爲朝廷愛惜今冀以蠲放爲事者誠以上累聖政
下擾至和伏望決之不疑奮於獨斷

五月詔應官員緣市易增羨酬奬惟身亡致仕及得減一年
以下磨勘人幷免呂嘉問追三官展四年磨勘吳安詩追兩
官貫昌衡追一官

三年三月詔罷賣市易司元豐庫物從三省之請也

十月劉安世言新利路轉運判官韓玠元豐中奉使蜀道推
行市易法過爲苛急至使縣官躬役升斗未免淩辱陛下踐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後維執政玠所犯遂不窮治今邊

祚之初尙寬玠爲言慘刻朝廷尙以爲疑遂委刑司體量
時玠叔祖縝方爲相而提典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上是奏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後維執政玠所犯遂不窮治今邊
復所司何所懲戒伏望收新命以允公議

八年二月尙書省檢會市易欠官錢戶產切謂不過三保其該除放人戶更
五百貫以下依赦除放大姓仍不過三保其該除放人戶更
不奏裁外其餘諸般係官欠錢物有一名少欠數科名者總
計名下逐窠名次數五百貫以下除放奉聖旨每名各隨逐
次依名數放除不得過三窠名具已該除放人戶更不奏議

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充

選官於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序以漸及他縣從之先是同句管開封府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充斥公爲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等詳定至是增損行之　他日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多浮浪非良農之比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兵農爲一因鄉遂遇軍旅令遷陲農人則無什伍不知戰守之法上曰止是民兵亦可特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募兵與民兵無異顧將帥如何耳

四年三月上召二府對資政殿文彥博曰保甲用五家爲保則其勞擾可知彥博又言聽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爲一大保則其勢不得不擾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安石曰法制具在財用宜足中國宜强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　甲午上批樞密院命教閱而詞訴并下提點司按察

八月壬寅廣南東路駐泊都監楊從先言水路槍手萬四千今排保甲若兩丁取一得丁二十五萬八千若三丁取一得丁十三萬四千自少許之猶十倍於槍手願委路分都監二員分期舉教閱詔司農等詳定條約以聞其後戶自第四等以上有三丁者以一爲之每百人爲一都五都爲一指揮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輪一番閱習每三日一比試事藝高者先放歸　李宜之請廢保定軍詔遣官相視而軍衛乞留額人衆甚諱宜之以爲官之故縱其如此王安石奏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爲用若如此不治後不可用世京坐不能禁約故貴及之保定軍卒不廢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近司農等兵部檢正立法臣等今修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

七年詔開封府保甲免本身夫役

三月詔諸軍止令都總管司施行先是詔五路自安撫以下提舉諸軍義勇保甲歲取旨升黜而知大名府韓絳言諸軍盡總管司外義勇等事即依今處分有是詔察訪使曾孝寬吉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郡第二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保馬一匹以備官買乞檢會施行戶馬法始於此

元豐二年提舉廣東常平林顏言今天下之民家爲之保保爲之長長爲之正豈特不容姦而已蓋歸兵會於農藏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乃詔廣東保甲隸以武士八年司農言保甲之法主客戶五家相近者爲小保十大保爲都保諸路皆準行之

八年夏四月樞密院言保甲兩丁之家見教人小弱或久病及除當教人外并第五等以下田不及二十畝者聽提舉司審驗與放免尋五月詔府界三路弓兵保甲未行已前復置六月韓維奏保甲保馬之弊伏望詳酌施行　樞密院言訪聞近日府界三路團教保甲各因正長搔擾或巡教官指揮苛虐致小人凶暴陵抵犯法逐處提舉官多務姑息不喜州

縣公行致官吏畏避不敢舉廢監司觀望不爲按劾欲令府界三路提舉保甲司及州縣等覺察按劾施行又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所養戶馬近已支價錢馬軍分目今府界幷京東等路養馬指揮幷罷又詔京東西路保馬法無定年限民間易以應辦而有司不務循守妄有陳請期限迫急遂至搔擾先帝已嘗降手詔詰責約束至今猶不能奉行其兩路保馬元降年限收買其剩買過數月幷先以決年分之數又詔提舉京東路保馬兼保甲楊景芬提舉京西路保馬兼保甲遞脩幷令乘傳起京於三省奏議改廢其役詔京東西路保馬等級分配諸路餘數發赴太僕寺其格不應支配卽還民戶變易納所給價錢

秋七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保甲使人逐捕盜賊已有指揮縣尉及弓兵手級人數幷令依保甲以前數優置其保甲不今倉捕若使之攻討四夷則耽而不敵與戎狄戰鬬詔書敕邊吏不得侵擾外界界務在於安靜保甲的實有何所用農民不堪愁苦如遇明道之蝗康定之旱至和之水則爲國大患近者羣盜王沖承保行劫又獲鹿縣保甲射傷提幹孫文以下淩上伏乞斷自聖心盡罷諸路保甲保正長使歸農巡捕盜賊戶長催督賦稅其所養保馬揀擇

執奏不行　詔保甲樞密院今月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蔡純仁奏初緣保甲子弟蒙指揮幷教兩日或三日比之自來日數全少然未免往來聚集有妨農務或期約同保私閱爲名不肯專一生業官司及父兄終難覺察臣今三路教閱保甲計一歲合教日數併就農閒之月分幷歸農業則官司與父老易爲句管

八月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一日依義勇法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閒保馬宜早罷去法有不便於民

元祐議合祭分祭同異

元祐五年五月尚書左丞許將建議當講祭皇地祇事詔禮部太常寺同共詳議當以聞

六月禮部太常寺奉詔議皇地祇祠典緣郊祭之禮國之大典乞與尚書侍郎兩省及侍從官以上同議從之

七年三月禮部言詔同議皇地祇祀典準禮部郎中崔公度狀訴稱見累次集議未合將來南郊或別行大禮乞用賚政殿學士陳薦議依舊合祭天地幷從祀百神所自今決集議公度更不趁赴本部緣未奉朝旨致未敢集官詳議公度言謹按周頌昊天有成命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又周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夏至祭皇地祇於方澤漢武帝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又曰消灾辿休成天地並況惟子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又曰依沿邊弓箭手法許廕本戶田三頃與免二稅疏奏蔡確等

辭周頌合祭禮之情也周禮時祀禮之文也今時雖行即當依舊合祭并依祖宗舊儀爲萬世不刊之典　禮部又言禮部郎中葉祖洽議願朝廷復明堂五帝之常祀太常少卿盛陶太常博士張璪宋景年議若祀昊天上帝兼祀五帝如舊儀得禮之變與祖宗大享之禮前後相成祀典無缺太常博士朱彥請季秋宗祀明堂以配上帝取合諸經於義爲允本部看詳若宗祀明堂昊天上帝五方上帝以五方人帝五官從祀得禮之變又言太常博士孫謂請祀大祉大稷設官架及太社壇上設祭歌樂仍除去小壇頗爲允當本部緣未奉明旨未敢集議詔并令侍從官及禮官集議以聞

九月先是吏部彭汝礪言準敕同議南郊合祭事是非益未有定先帝欽若承順天心罷黜邪說是正太常行之歷年中外禮福聖作明述神明欣愜今何疑而欲更之也改命實非可願惟朝廷愼之重之反之復之務求至當以稱先帝所以尊奉神靈之意於是翰林學士顧臨翰林侍講范祖禹等八人議曰王者父事天地皆不可以不親今三年而一郊已非古典而北郊未有親禋之日若不親見地祇則尊天而不親地事父而未事母也伏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　范祖禹又言竊以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不能行之千有餘年矣宋興以來太祖郊四太宗郊五眞宗郊九英宗郊二神宗郊三皆合祭不合祭者惟元豐元年郊耳陛下他日果能行北郊之禮然後罷合祭未爲失也伏乞圜丘合祭

依熙寧十年典禮　吏部侍郎范純禮等二十三人議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王者親禋天而地則缺焉亦非典禮神宗皇帝攷按古議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圜丘配以太宗又詔親禋北郊如南郊儀仍命有司修定儀注則於承事神祇禮無違者伏請并依先朝已得詔旨施行

孔武仲等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禋如神州地祇之祭　權兵部侍郎杜純請於苑中設望祠位置爟火於壇所俟躬祠南郊之歲則夏至北郊上公攝事每獻舉爟火詔拜工部侍郎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并祭天地一次申謝丕貺曾肇又言伏以天地合祭非先王之禮學士大夫所共知之論者以罷合祭則天子未有親見地祇之時夏至親禋謂合祭不可復親禋不可廢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則親禋之禮無不可爲矣　壬辰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呈大防言曰天地之祭自漢以來合分不一唐天寶後惟天子親禋乃合祭於南郊國朝以來大率三歲一親郊并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於天下及賜諸軍賞給遂以爲常亦不可廢雖欲歲歲親行於本壇乃不可得今來諸儒獻議欲用禮官前說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昊天上帝不惟無據但於祖宗權宜之制未見其可酌須曰今年南郊乞準故事酌減

曰讓者持台祭別祭二說各有所據神宗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卽位今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正范百祿言祖宗皆遵故事每遇南郊幷合祭天地神宗以爲圜丘無祭天地之理遂詔禮官考求典禮元豐南郊止祀昊天上帝配以太祖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之甲午再進呂大防言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制候將來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百祿言祖宗圜丘合祭皆是循用後代權時之制神宗皇帝元豐六年南郊不合祭地祇乃是復行先王典禮太皇太后曰非不知此蓋爲國事蘇頌蘇軾鄭雍皆言合祭天地自漢唐以來常行自古帝王受命之初未嘗不郊見天地　翌日三省條具所議奏聞詔依未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以涼昧嗣承六聖休德鴻緒今茲禋禮禮幣上帝祼鬯廟室而地祇大神久未親祀矧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嚴並貶之報俟郊禮畢依前降指揮集官詳議親祀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以聞

八年三月翰林侍讀學士蘇軾上圜丘合祭六議略曰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寶祚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祇者三饗宗廟者四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幷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多兵衛甚簡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齋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室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所以十二歲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

六月出師驅逐殲犹益非得已且吉甫爲將王不親行也今
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
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
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
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
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
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
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
郊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
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者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
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

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
天毋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毋有隆殺
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
世自唐之時求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
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歲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
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
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
此又非臣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
是因事地而愈疏於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
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
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祭

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
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
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
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
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
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燔火天子於禁
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
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
之處傥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
祭可否之決也夫分祭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
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

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眾舉大祀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
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嘉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
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
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
便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
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之制不刊之典
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
以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
盡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服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
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踐
祀大典以時定又言臣近奏論圜丘合祭天地非獨適時宜

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經爲萬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爲是故六議以開異同之端欲望聖旨行下令議者典臣反覆詰難盡此六議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則其論可得而定今奉聖旨但令集議官集議聞奏竊慮議者各伸其意不相詰難則是非可否終莫之決臣今欲乞集議之日若所見不同即須畫一難臣六議明著可否之狀不得但持一說不相詰難非臣敢自是而求勝也蓋亦從長而取通也范祖禹云傳曰當白朝廷酌其可否行之若使其相詰難必致紛爭失體於事柯補也大防以爲然但令禮官集議而已校先已送集議軾又言乞須相詰難尋又罷集議豈用范祖禹之言耶

夏四月丁巳詔曰朕閱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世有損益因時制宜惟我祖宗嚴奉郊廟當遣官攝事皆考合於前文唯奠玉親祠自裁成於大禮每以三歲對越二儀咸秩禋祀薦四海迄先帝元豐之末講方立特祭之儀蓋乃補一代之缺文振百王之墜典朕惟菲德嗣守丕基列聖已行謹當遵奉先朝未舉懼不克畎是以昔歲仲冬竭誠大禮神祇享答祖考熙寧前詔有司再加集議猶欲咨度諸儒之論稽參六藝之文然理既不疑事無可議斷自朕志協於僉言祇率舊章永爲成式今後南郊祭天地依元祐七年例施行仍罷禮官詳議詔詞范祖禹所草

元祐黨事始末上

哲宗卽位司馬溫國公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臣如韋惇呂惠卿等輩皆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光參用熙寧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十月同知樞密使安燾乞補外郡不許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等三人內罷璪以安天下留安燾情臣以全國體後蒙聖昨於八月九日嘗言神宗皇帝順命大臣不許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不可盡去宜於張璪等三人內罷璪以安天下留安燾情臣以全國體後蒙聖

恩因璪有請進其官職使之外補今聞燾亦復上章臣深慮人情不察以謂先帝棄天下方逾年而受遺之臣一旦盡去輔相議論無所不至其於盛德之治不爲無損伏望聖明再思煩慮無聽燾之去

十一月范鎭提舉崇福宮以鎭力辭新命也先是鎭會葬永裕陵下禁京謂鎭曰朝廷將起公矣鎭變色曰鎭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棄天下其可因而爲利乎及降詔令赴闕鎭辭又降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爲我强起無或憚勞鎭卒辭之朝廷起鎭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鎭固不欲起又作書問其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鎭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何用復出

十二月左司諫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有涉諷議朝廷願正考官之罪又言蘇軾嘗爲司馬光及程頤軾聞而自辨曰臣竊聞諫官言近所撰軾館職人策問有涉諷議先朝之語臣退伏思臣之所謂媮與刻者專指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此病於三帝何與焉至於前論周公太公後論文帝宣帝皆是爲文引證之常亦無比擬二帝之意況此策問第一第二首鄧伯溫之詞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親書進入蒙御筆點用第三首臣愚意豈逃聖鑒若有毫髮諷議先朝則臣死有餘罪伏願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爲眾口所鑠詔追回放罪指揮或言朝廷謂光庭言非是將逐去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恐逐光庭則所損益大乃各上疏論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之間猶未顯言其有譏諷意也疏入不報　侍御史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合非謂仁宗不如漢文帝也朱光庭指以爲非亦太甚矣今士大夫皆曰程頤朱光庭有親而蘇軾常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爲程頤報冤而屢攻蘇軾審如所聞則光庭固已失之而蘇軾未爲得也且軾交王鞏爲不知人戲程頤爲不慎言舉此二者而罪之則當也指其策問爲譏議二聖欲深中以報親友之私怨誠亦過矣況御史上官均近嘗論奏爲政之道有寬猛兩端大概與蘇軾策題同意陛下謂其言可取者爲法令頒示天下上官均之奏蘇軾之策題二人之言皆是讜明治道一則順以

爲成法一則指以爲罪何輕重取舍之異哉此士大夫之意不能無惑也臣與蘇軾皆蜀人而不避鄉曲之嫌極論本末既備位臺職而輒糾諫官之失當二罪皆不勝誅然喋喋不已臣敢自默者非獨爲一蘇軾蓋爲朝廷救朋黨之弊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纔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當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衆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軾非無過也

元祐二年正月傅堯俞王巖叟相繼上疏論蘇軾不當置祖宗於議論開其意欲以救朱光庭也既皆不報是日二人又各上疏論之　甲子詔傅堯俞王巖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累日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議諷祖宗只是論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議諷先朝則亦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　庚午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所不敢深辨蓋以自辨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聖明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自知無罪可謝也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十而聖斷確然深明其無罪德音一出天下誦之史冊書之臣自閒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曰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撰策問似實有罪若不實言是欺陛下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厲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己以裕人也臣區區不自度量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觀二聖臨御以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銜戴恩德固無可議者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正或至於踰而神宗厲精核實之政漸致弊壞深慮數年之後致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憂有不可勝言者臣竊憂之故輒用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幾兼行二帝忠厚厲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　辛未傳堯俞王巖叟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堯俞既讀劄子竟太皇太后曰此小事不消得如此王巖叟因於袖中取軾所撰策題就簾前指陳未疏而不近矣願因臣此言徹策在位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終簾中忽厲聲曰更不須看文字也傅堯俞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今待軾如此軾騁將何以使之曰便總由臺諫官僚叟曰若臺諫所言陛下能盡聽納自足以成陛下之美也臺諫何與焉堯俞與巖叟家居待罪伏俟譴斥　甲戌三省進呈傅堯俞王巖叟論蘇軾劄子執政有欲降旨明言軾非者太皇太后不聽因曰軾與堯俞巖叟光庭皆逐執政爭以爲不可　丙子詔蘇軾所撰策題卽無譏諷祖宗之意又

緣自來宮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令知蘇軾王嚴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　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亦言蘇軾止是臨文偶失思慮本非有罪而言者未已蓋此事或閒因小有言致交相攻訐流弊漸大望聖慈深察向來宣諭之意只乞以朝廷本置諫官蓋爲輔朝廷闕失及矯臣害政今人臣小過本無邪心諫官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去言官爾等當其成朝廷之美則必不敢更有他說　是日御史孫升奏言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因奏論放罪指揮而陛下疑以爲黨附諫官而蘇軾爲無過堯俞巖叟居家待罪而元老大臣曾無骨鯁之論以別是非而立降劄子令供職二人去就實係國體苟放罪指揮留而未下則二人者何顏以出而朝廷之體何從而正臣於此時豈可默默坐視以負陛下耳目紀綱之寄乎伏望聖慈詳漢文漢宣彼此輕重之詞察堯舜成湯有過改之德早出先降放罪指揮以全若臣之美以正朝廷之體則天下幸甚

六月甲申承議郎彭汝礪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無彼此之辨歸於是而已朝奉郎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爲河東提刑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寢土未乾奈何輕議變更又移書蘇軾欲作言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　先是御史杜純賈易在司諫緣張堯民事劾呂陶上官均陶亦請外補上疏論朋黨曰嘗觀古之聖君賢臣相與圖治能開眾正之路杜羣枉之門功業隆而名聲著者其術無他在乎絕朋黨之患而已人君不患不能知朋黨而患在於不能去朋黨臣起自疏遠無左右之助陛下擢於眾人之中付以言責之任感慨自任恨無以報萬一然臣以謂諫官御史當尊朝廷肅臣下謹名分正紀綱遠比周然後爲稱職故遇事必言不暇卹已抵牾同列亦既多矣遠戾權貴亦已甚矣頃因程頤不嚴君臣之分故就列殿說書臣以謂禮貴防微事宜戒漸名分一僭每生厲階乃封章論其不可奏方上而陛下已悟其失有旨改正則是頤之妄請不待臣言而陛下已辨也臣於頤素無嫌怨所論奏者乃執事耳非欲沮頤以伸己也同舍緣此反目相視不啻仇讎陰懷睚眦伺隙求報未已張舜民罷臺職諫官紛然其議營救亦欲率臣同入文字臣既思慮短暗始欲救之遂諾長貳以爲可言既而再思理有不可其後全臺具疏力來强臣臣乃詳論舜民之言不可從舜民之罷不當救而從其請不敢雷同及至召起三省宣諭其人各以爲恥懷怨愈深意欲使臣不可獨逸遂形惡奏上浼聖聽仰賴陛下睿明天縱照見邪隱朋黨不攻自破孤臣獲全今韓維之客程頤之黨猶指舜民之事以攻臣是朋黨之勢復作而朝廷可欺乃天下之深憂也臣安可隱而不辨而去哉今政令之得失生民之利害必有大於舜民之事者而不先言之乃汲汲言臣者意非他也其一則賈易爲程頤報怨也其一則

杜純以此悅韓維也韓縝誤神宗之政事韓宗師泰祕閣之除命韓宗儒穢惡之迹郭茂恂贓貪之罪臣累嘗彈劾則維之恨臣亦深也彼杜純者與韓氏爲婚姻則純之言臣以爲悅韓維迹狀亦明矣至於賈易爲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今二人者不知何辭以罪臣也謂臣已嘗出言欲救舜民既而不救有反覆之罪乎是不許臣深思而欲臣苟合也謂臣見同官罷職不出力救之爲薄於道義乎則事固有輕重理固有取舍不可執一而言也臣之罪止於此而言者源未絕必欲臣廢逐而後止臣深痛朋黨之弊至於斯也伏望陛下哀憐矜照罷臣言職免使紛紜之議煩惑天聽臣不勝幸甚又言杜純至臺以來朝廷送刑名公事付臺定奪純

獨持深意務在多殺與胡宗愈等各論奏近臣阿附之事是也此亦可見其附韓維也賈易既與臣欲牽孔文仲上殿論奏文仲拒之程頤不與文仲往還忽謁文仲盛陳賈易所言之事因以言誘文仲令欲言之文仲深不平其說此朋黨可見又言新除臺官趙挺之乃邢恕妻兄從事程頤因純薦爲御史以純與頤之故亦必言臣惟陛下幸察易凡五狀言呂陶及是陶與均罷言職陶補外而均內徒　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爲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建言曰云云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爲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黨而害政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爲諫官今出守郡不當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

下若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於大悔吝又言飛語有十鬼十物八姦之說大概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說餘皆端良之士伏望出中詔榜朝堂示大明不聽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

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易能諫職翰林學士蘇軾中書舍人蘇轍皆乞外補不許於是轍言易謝表自謂以忠直獲罪而指言羣臣讒邪罔極朋黨滔天上下不交忠良喪沮至引周易履霜堅冰不早辨之言以爲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使行誅戮其間有云蘇轍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黨而害政臣非臺諫凡易所言不敢條析論奏惟有言臣一節理當辨明易雖頃爲諫官今出守郡不當風聞言事其言臣以密

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太甚不可處諫列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則易命不行爭久之止罷諫職公著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此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於是呂大防王存劉摯私相顧歎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九月庚寅侍御史王覿奏言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於是頤軾素相親善之人亦爲之更相詆訐以求勝勢若決不兩立及至臺諫官一年之內章疏紛紛多緣頤軾之故也前日頤敗而言者及軾故軾乞補外既降詔不允尋復進經筵而又適當執政大臣有闕士大夫豈得不憂雖臣亦爲朝廷憂也軾自立朝以來咎愆不少然軾之文采後進少及陛

命告人伏乞朝廷取問實狀如所言有實臣甘俟朝典於是御史交章論易人材庸下猥蒙朝廷不次拔擢以為諫官而易諂事程頤默受教戒頤指氣使若驅家奴頤於人物小有褒憎易乃抗章為之毀譽陛下罔上背公死黨伏望早賜指揮降黜以懲朋黨之風詔賈易已罷言職不合於謝上表內指名論事故有是責　左丞劉摯言竊以為國家先務莫如人才近臣事君惟有盡善伏見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嚴叟知滁州梁燾通判虢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云云臣願聖慈特賜睿斷召此十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幸甚　左司員外郎朱光庭為太常少卿光庭舊傳云遷太常少卿左正言丁騰論光庭昔為小官曲奉權要推行法令今又極疏善類奉使荷非要求名譽並邊州郡儲蓄一空言雖不行士論快之

十一月右僕射呂公著中書侍郎呂大防尚書左丞劉摯右丞王存言孔文仲論朱光庭不當竟寢文仲奏光庭仍就職　監察御史趙挺之奏蘇軾專務引納輕薄虛誕無知市井俳優之人以在門下取其浮漢之甚者力加論薦前日十科乃薦王鞏其舉自代乃薦黃庭堅二人輕薄無行少有人比王鞏雖已斥逐補外庭堅罪惡尤大尚列史局援軾學術全體量以閭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王覿攻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轍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結同於己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為執政內批王覿論列不已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為執政內批王覿論列不已者而深結同於己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為執政內批王覿論列不已者而深結

死黨伏望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禍安世又言乞罷棄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詔著作佐郎黃庭堅依舊著作佐郎以御史趙挺之論其操行邪穢故有是命右正言劉安世言黃庭堅如趙挺之所言則虧損名教豈可尚居華貫若或無有不加考實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沈廢伏望聖慈以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王覿攻胡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轍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結同於己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為執政內批王覿論列不已者而深結當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呂大防范純仁等商量云內降

指揮未敢行下呂公著呂大防等再論列太皇太后厲聲曰若有以門下侍郎爲姦邪甘受之否純仁等又退而上疏所言覩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以爲輕重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屈伸在此一舉所許王覩先降貶責文字臣未敢僉書更乞聖心熟慮因錄進歐陽脩朋黨論中書舍人曾肇亦言覩之有王覩三省同奉聖旨差知潤州制詞未敢脩撰　庚午承議郎右諫議大夫王覩直龍圖閣知潤州尙書右丞胡宗愈乞罷政事改除閑散差遣詔答曰朕開奬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御眾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辭位祇服乃事毋自爲疑蘇軾之詞也御史趙挺之此等如李憲宋用臣之流或首開邊隙兵連禍結或漁利權財爲國斂怨或倡起大獄以傾陷善良其爲姦惡未易悉數而王安石實爲之首今其人死亡之外雖已退處閑散而其心腹羽翼布在中外懷其私恩冀其復用朝廷近日稍寬此等如李憲乞於近地居住王安禮抗拒恩詔蔡確乞放還

奏願追改責覩之命楊康國言去年逐張舜民今又罷王覩皆緣論及執政而歲逐諫官伏望追寢罷覩之命

八月劉安世又言宜罷歐陽棐職方員外郎之命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

十月劉安世又言胡宗愈不當進用十二事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上疏乞郡略云諫官於意外巧搆曲成以積臣罪使臣撓折於十夫之手使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外廷之人俱曉此意臣不早去必至傾危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　劉安世又再上章論胡宗愈云匿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聰雖屢祖宗之法陰結恃寵之姦徼倖異日顯主試斂之黨及治亂伏望特出宸斷深詔有司議稽之罪不可輕恕縱朝廷念臣本無邪心且是暗謬亦乞借臣以立法則臣上荷知遇雖云得罪實同被賞

劉十二月右正言劉安世論章惇強市民產致朱迎等經戶部赴訴伏望選差臺臣致獄推劾

四年三月戊寅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與左司諫鄒浩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可大任自後凡十次上疏條陳未蒙施行因再論之次日胡宗愈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甲申中書侍郎劉摯上書曰菲惟先皇帝以聰明睿智承累世丕平之業思欲力致太平復見三代之盛以漢唐爲不足道當時之議以謂非國富則無以爲也非兵強則無以爲也非人才足用則無以爲也是三者論治之偉論也當時輔臣如王安石呂惠卿輩不能副先帝委任之意乃奮其私意施爲乖繆大失先帝之本旨其富國也則助役青苗變而爲聚斂之法其強兵也則保甲保馬流而爲殘擾之政其用人也則進便給輕捷之子以爲適時退老成忠厚之人以爲無用於是四海輿議先帝頗知其事故罷退安石等不用繼而王珪蔡確之徒尤不能將順主意隨事增惡而先帝又知政事之未便於民者方將改作遽棄天下忠臣義士至今長爲先帝惜之者此也及皇帝陛下紹膺大歷太皇太后陛下同覽萬機臨御以來法度之難久行者修完之大臣之害政者更易之正所以述成先帝之盛德美意傳之無窮可謂備矣然前者二三大臣之朋黨皆失意怏怏自相納結睥睨正人腹誹新政今布列內外搢紳之間在職之吏不與王安石呂惠卿則與蔡確章惇者牽十有五六此臣之所以廢食寒心獨爲朝廷憂也臣嘗深計其術矣不免日夜窺伺閒隙異日可以進說則造眩惑之謀又飾姦言以感激聖意動搖政事而已其所進之說臣竊料之其大者必爲離間之說此最易入易聽禍亦最大不可不防其漸而深察之其次又有二說一曰先朝之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造法爲治皇帝陛下以子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其二曰先朝之政多不可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棄於外此二說者人情言之則淺近而易聽自義理考之則無所取也伏望皇帝深監古事體漢昭帝之明以辨忠邪使他日姦言異論不可得而入常思太皇太后陛下之言無疑於心無怠於聽庶以永承祖宗之業天下幸甚　蘇軾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　右正言劉安世四具狀論

王子韶差除不當　安世又言御史李常盛陳七事云風憲之地乃有常等皆主安石蔡確之黨人陰持兩端寖害正論使漸引其類並居要津則陛下累年憂勤所立之政事必將復壞於羣小之手可不痛哉　李常罷尹知鄧州坐不言蔡確也舍人彭汝礪依前敕奉郎知滁州坐營蔡確幷不草盛陶責辭

六月諫議大夫范祖禹言梁燾確惇之黨三不可相左諫議大夫梁燾言范純仁王巖叟張舜民蔡確爲黨惡不可復留相位

五年三月知亳州鄧温伯爲翰林學士承旨中書舍人王巖叟封還詞頭言温伯傅會元豐草王珪蔡確制詞思包蓄姦意伏乞收還新命別擇賢才

夏四月鄧溫伯兼侍讀提舉醴泉觀溫伯告命既出言者論駁不已故有是詔王巖叟又封還詞頭奏溫伯姦邪事迹猥多不能徧舉舉陛下所親見者一事以爲明驗垂簾之初詔求直言欲以知天下之事溫伯草詔陰合姦臣之意陽承陛下之旨名爲求言之詔實乃禁言之書使天下無一人敢應詔者迫司馬光具以此意陳於陛下別作詔文天下之情使得上達姦邪如此豈可令侍言帝幄預親近之列乎詔以溫伯知南京既而復從初命　御史梁燾再上章言呂大防又言朋黨起而國政傾蒙蔽作而主聽壅強悍容而君道失此三者皆天下之大患乞留旋慮　蘇轍爲御史中丞言臣聞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自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

朝凡任臺諫官而言聽則居職不然則黜罷理之必致前後悉然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溫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從而言者亦並進職不辨是非一皆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安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臣今待罪執法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黜責以懲妄言　侍御史賈易言昔在諫垣論列呂陶因及蘇轍今轍爲御史中丞臣爲屬官理合迴避詔易爲禮部員外郎侍御史孫升言易公忠直亮正色敢言論列鄧溫伯事朱光庭等皆遷美職易獨何罪下遷公議莫不惜直臣之去歎宰執高下其手也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竊觀元祐以來庶

更改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朋黨之弊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邪姦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遊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臧其邪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致交爭舊黨共器久當遭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時呂大防劉摯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故轍言此退復上疏曰臣自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聖意悉不以臣言爲非然天威咫尺言辭遽迫有所未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宗廟朝廷也向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創造語言動搖貴近旁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概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反覆異同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

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奏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宰相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言始衰轍復上疏曰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眾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臣綱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紀綱具在州郡民物蠲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益不足慮矣又云

如臣等輩猶知其非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箝口者乎伏乞宣諭執事政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

八月劉摯爲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僕射呂大防議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被誣者數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譴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趨利者交搆其閒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是日奏事畢摯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既

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入對太皇太后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反遷摯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之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益自吏額始

秋給事中朱光庭御史楊康年言王鞏新除不當詔別與差遣中丞蘇轍論王鞏熙寧初拒安石而不從其用司馬光當國喜其賢而薦爲宗正寺丞愛憎之言未可偏信 初除劉安世中書舍人不受再上章乞宮觀詔從所請與梁燾朱光庭同皆以鄧温伯乞外任也 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三上章殿中侍御史岑象求三上章監察御史 徐君平一上章

皆論列右丞許將因進擬管軍臣僚議論反覆意在傾奪前後意疏乞付外施行

十二月蘇轍又言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反覆乞罷臺職以蕭叡宪許將既以言官罷上官均又言轍等合爲朋黨動搖聖意以疑似不明事逐執政自此人不得安位矣因乞罷言職於是責知廣德軍 蘇轍言杜常曾注解呂惠卿手簡文字意求媚悅不學無術邪諂好利太常之職乞賜追奪又再上章言王子韶之佞不可用

六年春知杭州蘇軾爲吏部尚書二月再除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蘇轍守尚書右丞 朱光庭爲給事中中丞蘇轍言光庭誣楊畏奏觀乞追廢成命劉安世爲中書舍人後七

日改樞密都承旨豐稷權起居舍人將以次補中丞蘇轍言稷撰詞乖刺乞降受閑慢差遣從之右正言劉唐老左司諫楊康國言王安禮曠污詔落安禮殿學仍知舒州左司諫楊康國言蘇轍不可爲執政者六事封還尚書右丞畫黃後三日初二日押入視事尚書鄧温伯臥疾五辭新命乞補外詔不允王嚴叟勸劉摯可因其請黜之又移書督大防傅堯俞等摯答曰敢不以身任之不果　給事中朱光庭言劉定姦惡不可預監司之選黃庭堅爲中書舍人韓川言庭堅素無士行詔庭堅仍著作郎　癸丑宰相求助臺官

六月賈易六狀攻呂陶

秋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蘇軾上疏言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說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又論賈易黨程頤而與之報怨不久必須言臣並及弟轍朝廷無由安靜伏乞因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終始之恩

八月賈易言蘇轍程策大謬不應格仁宗顧直言極諫之名容其濫進任司諫時妄言浚治壕城發掘骸骨事在中書日與呂陶謀爲排陷正直之計用巧得爲御史中丞助其蜀黨趙高與陝西地界逐許將而竊其位軾則幸先帝厭代有歸來聞好語之詩策題譏毀言者呂大防之制有民亦勞止之辭比治世於周厲妄以免役爲便民至敢矯稱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羨錢盡買天下附郭良田以給役人其在杭州欲行

開八月甲子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曰此非樞密院所預然必有議論摯曰前執政爲尚書有何議論曰執政爲尚書固不過但恐公議不肯放入耳既而奏可巖叟謂同列曰必致人言大防亦自以爲然錄黃過門下省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進呈凡九祖禹執奏如初及大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俊未可用須至用前執政上有龜勉從之之意轍遂言除李清臣給諫紛然未已今又用蒲宗孟恐不便太皇太后曰奈闕官何轍曰用此二人與用鄧温伯無異三人者非有大惡但與珪確並進與今日聖政不合今尚書其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

朝廷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開矣太皇太后曰不如且靜遂卷除目持下范祖禹言清臣應制科日對策依阿大臣不言時政之失韓琦沒先帝褒文彥博建儲之議同附彥博而抑韓琦韓絳以慶州兵叛貶鄧州清臣爲屬官實撫司文字赴闕規欲自全而陵絳三短以明已不與李璋指使張吉夫辭爲管句公事吉夫以李璋方在責降一旦捨去義所不安先帝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小人陳義甚高賢於清臣遠矣先帝薄之如此元豐中奉使北虜回以物帛可值百千遺中書承受內降吏人白隨士議以翰林學士乃以賄賂陰結堂吏召而用之則天下必曰伎人入朝矣政事何所望乎兩奏封還除命　右正言姚勔亦言清臣

阿附時相無大臣節命卒罷

十月中丞鄭雍御史楊畏對甚久論僕射劉摯及右丞蘇轍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又具摯黨人名姓三十人王嚴叟劉安世韓川朱光庭趙君錫梁燾孫升王覿曾肇賈易楊康國安鼎張舜民田子諒葉伸趙挺之盛陶龔原劉概楊國寶杜純杜紘詹適孫諤朱京馬傅慶錢世雄孫路王子韶吳立禮　右正言姚勔入奏曰摯朋黨不公　廣策言摯也雍言摯善牢籠士人不問善惡又具摯黨人名姓三十人親戚趙仁恕王肇犯法施行不當　甲戌摯轍以王肇坐罪皆自劾是日二人俱宣押入對對已押赴都堂　戊寅錢暫

初不因王肇事乃邢恕過京師摯與通柬延接章惇子爲他日計此何也特與少禮令去太皇太后曰蘇轍止薦王肇無他事初邢恕赴貶過京摯答恕柬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以全臣子之名節等言上諭呂大防曰論劉摯者已十八章持柬者問監東排岸官茹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弗得取摯簡錄其本送鄭雍楊畏二人方劾摯得柬大喜乃解釋柬語以休復爲復子明辟之復謂摯勸恕俟太皇太后他日復辟也又言摯嘗館章惇之子以右僕射與之未必實摯反復曰公當一心朝廷若章惇子以右僕射與之未必喜也摯惶恐不能對　壬午摯上奏乞外任奏入不報　癸未樞密院王嚴叟劉摯蘇轍不當罷逐況言者別有所懷未易可測臣不知披肝瀝膽事陛下之日久者爲信耶足一踐

一箇沒一箇也宣諭曰劉摯垂簾之初排斥姦邪殊有功朕極重之乃聞其與邢恕柬延接章惇子弟面詰之果如此朝廷責人卻潛通消息嚴叟曰章惇使劉摯分付右宰相亦牢籠不得又宣諭曰朕亦不深罪摯爲摯垂簾初有功但此等事不當作爾嚴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聞楊畏乃惡卿面上人知彼用意安在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姦邪開道路耳甲申嚴叟又言劉摯眞陛下腹心之人也今大姦未死人心危疑朝廷之上與之爲敵摯爲首焉一旦以小忿遂將疏棄天下之人不知妄意陛下之心有所變易謂反與大姦邪報仇前日陛下用摯作宰相姦黨自然消伏今待罪累日羣邪相顧已復增氣蘇轍之進與摯大約相類皆正此不可不察竊聞御史楊畏乃惠卿門人受張璪知過最深舒亶作中丞舉爲臺官再除御史公議沸騰交章排斥命遂不行自此憤嫉正人常有報復之意後又因趙君錫無所執持爲人所使便再三薦除此職諫官虞策亦是張璪面上相知之人常受璪知力爲論薦陛下誠將此本末考究還可保其無他意否時有詔鎖學士院草麻制罷摯而嚴叟未知也十一月戊子劉摯罷相麻制過門下給事中朱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指臣爲朋黨并被逐不辭故光庭與摯俱罷　御史安鼎知絳州從其請也劾蘇轍不當故出

十二月翰林學士梁燾言今日爲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略云李得裕嘗爲武宗言曰陛下辨邪正專委任守之以定則朝廷必理此眞宰相之言也蓋意不定則姦邪得以乘隙而進臧否聰明也一移其意則憂患從而起何何致治之望乎聖心從來知其爲正人者固不多也願記其盡心宣力終始保全勿使小動搖也如有離閒毀謗搆陷之言此是動搖之計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保辨姦邪之說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貼黃又云欲齊羣臣之二三莫若言路用純一之臣願陛下用素所知之正人常在言職風采凜凜爲中外所敬憚者處以言官之長其心一忠於兩宮其言大公於朝廷使四方仰之國勢增重姦邪小人望風自然消退大臣小臣肅然守正莫不純一無煩聖慮矣惟陛下早定聖斷意在必行可救今日之弊

七年春丁未劉摯改知大名府中丞鄭雍御史楊畏殿中侍御史吳立禮俱有言不報　詔除知鄧州王巖叟爲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侍御史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隘强愎徇情父子預政貨賂公行監察御史黃慶基言巖叟廢法徇私强狠自用父荀龍子橫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

八年二月己巳天章閣待制林希除禮部侍郎御史來之邵

言希行誼浮薄不可處之侍從
三月蘇頌罷相以臺章論頌稽留制書黃慶基又言范百祿與頌同係中書商議除受不當自合均任其責因言百祿四罪百祿亦乞罷免詔不允　已巳黃慶基言近論奏中書侍郎范百祿朋比欺罔狠愎自任援引黨與皆其顯然事跡昨罷劉摯王巖叟朱光庭孫升韓川王覿而後其黨始衰然而洛黨雖衰川黨復盛百祿之親戚朋友皆在權要陛下可察而知也今因罪狀明白早賜罷免以離其黨與庶使當路有所憚　辛卯中書侍郎范百祿奏蒙賜詔書依舊供職國法有常人言可畏雖善貸之明不惑而愚臣之分難安伏望聖慈亟加必罰以爲小人之禍以警在位之臣詔以百祿爲大

中大夫充寶文殿學士知河中府　門下侍郎蘇轍奏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大盛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以臣言爲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竊詳敦逸所言謂馮如晦事乃其前狀所言之一則其餘事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外施行復蒙再三宣諭謂其他別無實事惟聖恩深厚知臣愚拙曲加庇護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備執政知人言臣過失而默然不辨實難安職陛下愛臣之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竊有所未喻也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失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略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羣免媿恥如不蒙開允非所以爲愛臣也所有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外施行敦逸又言川人太盛蘇轍范百祿各有奏舉王張差除之人惟蘇轍爲多高麗買書得旨而後蘇轍見拒而罷黃河軟堰之事陛下已降之命蘇轍見拒而罷竊惟蘇頌范百祿以稽留制書朝廷亦已施行若轍與轍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非頌百祿之比釋而不治命令輕矣　乙亥蘇轍又言董敦逸誣妄伏望早賜施行　辛卯敦逸與黃慶基皆罷坐言蘇轍不當也
五月壬辰董敦逸四狀言蘇轍慶基三狀言轍呂大防奏敦逸所言三省皆以爲非轍之罪慶基言轍曰轍昨知潁州日違法令都廳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罰及失入丁

眞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州司按法取勘干繫官吏轍已移揚州又入爲兵部尚書矣乃收爲越申陳朝廷徇其所請將監司按法公事指揮不得取勘致令遷延該赦考轍之意特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轍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益受納官不肯傾絹率衆入論訴非有大過也轍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赦罪轍爲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轍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以薦揚違忤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預自東排岸不問資序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爲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爲著作佐郎轍力爲援引遂至於此

至如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猥薄昨除祕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為校對黃本書籍是以為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唯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進禮部令吏人上簿回非重責也軾乃益庇吏人力陳强辨期必勝而後止軾在先朝恣為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跡具存眾皆以為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黃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內懷怨望二聖陛下臨御之初以軾為中書舍人因行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將欲刺譏先帝以據平昔之憤爾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詰以有勞來安集之語是以屬王之亂其所為矣竊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

議先帝也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詰有盜賊多有之語是以武帝之暴議先帝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為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阨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乎至於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以顯揚先帝之鴻業休德豈欲報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河北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斕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耶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為斕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苟有盡國以害民牽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

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聖神英睿絕百王如此而乃肯從蠹國害民之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陛下試取而觀之益有聲說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之對人之子詈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按之以法當加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產致其人上下論訴遮狀凡八年方與斷還其他穢惡之迹則未敢上瀆聖聰臣力為陛下言之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取天下必先以正朝廷正朝廷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獨斷者未有不為姦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為矣竊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怙勢曲薦陶自代遂除為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館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己也遂公奏於朝方加排詆意欲軒補外乃遷陶為中書舍人軾知頴州日趙令時為本州僉判軾與之往還甚密軾乃公薦於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見議除令時差遣其肆欺罔之罪大矣國子司業趙挺之為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籍國子監日務招攬太學中意欲沮抑挺之使之補外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為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敢進呈太府寺丞文勛以彙字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吏才稱也軾既援引軾遂除

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當見系御史臺推治未結絕閒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勑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尚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叶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多不能合甚者幾於紛更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轍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轍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倡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絕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供與之邵互論見繫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詰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一失控御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毀先帝其閒陸師閔一詰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成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勑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尚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叶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多不能合甚者幾於紛更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轍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轍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倡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絕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供與之邵互論見繫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詰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一失控御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毀先帝其閒陸師閔一詰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成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勑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尚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叶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多不能合甚者幾於紛更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轍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轍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倡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絕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供與之邵互論見繫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詰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一失控御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毀先帝其閒陸師閔一詰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成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

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勑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尚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叶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多不能合甚者幾於紛更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轍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轍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倡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絕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供與之邵互論見繫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詰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一失控御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毀先帝其閒陸師閔一詰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成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

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爾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衆議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勑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尚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卽爲論列賴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叶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多不能合甚者幾於紛更極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爾轍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轍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倡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委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司根究王鞏在任日穢惡狼籍實迹具存遂謫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絕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供與之邵互論見繫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詰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一失控御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文涉譏毀先帝其閒陸師閔一詰係范百祿詞非軾所撰臣竊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鞭撻四夷而一時羣臣將順太過故事成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

罪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爲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誥詞內分別解說令天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而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帝求賢如不及徙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罄陳罔上之言既有殛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之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爲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爲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言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指爲誹謗指斥不亦矯誣之甚乎其餘詰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如其聞有勞來安集之四

字乃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似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便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誹謗指斥何人乎此爲前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極於賈易慶基復宗師之臣恐陰中其術漸不可長非獨爲臣而言也又慶基言臣行陸師閔告詞云侵漁百端怨讟並作亦謂之謗訕指斥此詞元不是臣行中書案底必有主名可以覆驗所謂侵漁怨讟者意亦指言師閔而已何名爲謗訕乎又慶基所言臣妄用潁州官錢此事衆尚書省勘會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賞令人告捕强賊人及逐急將

來朝廷已知其姦妄黜罷其人臣不當一一辨論但人臣之義以名節爲重須至上煩天聽也太皇太后令敕諭軾曰緣近來衆人正相捃拾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訓子孫委曲保全如愛支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智短數奇性疏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疏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愛人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爲之扼腕千古爲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特書紳庶全

縣方與斷還此事元係臣任團練副使日罪廢之中託親戚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土後來姓曹人卻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卽時牒本路轉運司令依公盡理根勘乃使具狀申尚書省後來轉運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賴依法決訖其田依舊合是臣爲主牒照會臣愍見小人無知意在得財臣既備待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後卻許姓曹人將原價抽贖仍亦申尚書省及牒本路施行今慶基乃言是本路斷還本人顯是誣罔今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又慶基所言臣在潁州失入丁眞死罪此事已經刑部定奪不是失入卻提刑蔣之奇亦有按舉公案具在刑部臣竊料慶基所誣臣者非一臣既不能盡知又今

壞壤之艱以報江山之德

六月己未遣句御藥院李偉齎詔賜觀文殿大學士大中大夫知颍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先是侍御史楊畏言外議以蘇頌初罷恐必用尚書右丞同知樞密院事二人而已一則天資稟狹非有疏通濟務之才且徇已強愎未必無懷恩報怨之意一則品業節操材望之類一切未見可取只緣瑣姻戚而處本兵中外已籍籍不平況宰相任乎右丞鄭雍同知樞密韓忠彥於是閤將以純仁爲右僕射畏又言治天下者賞罰號令而宰相佐人君出賞罰號令以全至公也純仁去歲帥太原府令邊無狀上下失備西賊乘之犯麟州蹂踐萬里死者數萬人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爲相是賞罰不正而功罪未判若以爲功則罪籍未除以爲罪則未應除召況爲相哉陛下命相而賞罰未明何以昭示天下誠自是七疏不報監察御史來之邵言純仁師事程頤閭狠不才於國無補及純仁至畏又言純仁自頴昌被召未入見而張益過內門爲不恭太后皆不聽或曰畏與軾俱蜀人前擊劉摯蘇頌皆陰爲軾地太皇太后覺畏之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軾不可大用　蘇軾乞越州除知定州上言天下治亂係於下情通塞聽政之始嘗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

元祐黨事本末下

元祐八年十一月先是呂大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為諫議大夫要范純仁同書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用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謂純仁曰畏嘗以畏常言公邪酥轍時在旁因誦畏彈文純仁曰純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預聞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純仁恐傷大防意不復爭畏尋上疏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卽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其詳其姓名密以聞畏卽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

十二月己未權給事中吳安詩言章惇除資政殿學士差遣依舊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行下詔依前降指揮

紹聖元年二月丁未戶部尚書李清臣守尚書侍郎兵部尚書鄧温伯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伯温和之　乙亥呂大防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興軍大防位宰相踰六年羣邪交歸及宣仁聖烈后祔廟御史來之邵乞先逐大防以破大朋黨因疏神宗所簡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求去位上亟從之

三月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轍言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今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見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奏入不報　轍言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政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立政事見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間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大未審陛下以臣言為然否議者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其商議見其可行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為意勿慮慮為此則天下之幸也轍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汝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奏謂機事不可宣於外謂祕而不出今乃對眾開陳但以漢武帝事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稱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立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豈明主乎轍恐動趨下殿待罪上聲甚厲范純仁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略為漢七制之主轍舉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舉笏謝純仁曰公

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曰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持賜屏逐以允公議詔蘇轍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吳安詩以行蘇轍制詞不當罷起居郎

夏四月左朝散郎張商英為正言商英前自開封府推官出為河北西路提點刑獄元祐四年五月改江南四路轉運副使又徙淮南踰五年不復召於是始擢諫官故商英攻元祐大臣不遺餘力商英嘗奏疏論風俗曰我神考發明道德之意以作成人材同一風俗大志朱集神靈在天宣仁聖烈太后保佑陛下託心腹於輔弼寓視聽於臺諫而勢利之下是非蠭起阿諛附會一旦烏合或上扳君親之恩或下背師友之訓或小合傳緘白晝告急或手扇障面夜半造門或包苴結私第之歡或伏地修門生之敬於是浮言競作鄙詐交興川洛異黨泰汶分朋撥而後動謂之天平子大而無見謂之盲大蟲雖交通相紐謂之八關陰私架造謂之五鬼誰何門戶謂之納閽抱持其足謂之小鬼捨所親而去謂之過房失所合而還謂之歸宗伺察報探謂之喊門臣愚欲願陛下以臣此章降手詔戒厲揭之朝堂風示四方庶幾薄惡之風浸息醇釀之化中乎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其在茲時乎

庚戌曾布為翰林學士蔡京權戶部尚書黃履為龍圖閣直學士　壬子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作詰詞語涉譏訕望勑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臣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所作文字譏斥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忿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有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詔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居洛如屈之陂澤凡此之類播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詔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草也　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乞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覬少裨聖聽竊見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詆謗伏緣熙寧法度出於諫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軾因行辭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令臺章覽歸先朝於事體不便況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擢居言路之臣當事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玷垂簾之明聖妨陛下純孝之至德高士敦昔在成都曾有犯罪來之邵曾任本路監司略無舉發及至太皇上仙高士敦特旨改官來之邵方以前事彈奏又蘇轍方執政時曾為人所彈擊言者尋皆黜謫當時臺諫略不辨明及蘇轍得罪便云所謫太近此又剛茹柔率多此類使朝廷賞罰過中莫不由此又言呂惠卿上諭時李清臣方為左丞若言涉詆謗清臣豈肯書詔行出今舊臣惟有清臣在此更乞詢訪不聽　范祖禹為龍圖閣

直學士知陝州先是祖禹屢請補外上曰不須人文字執政
官有關明日蘇轍責改知州祖禹再上章請郡不許蓋上
意欲以祖禹代轍也既而沮之者甚眾祖禹亦固求出乃有
是命　虞策言蘇軾罰未當罪詔軾降充左丞議郎
閏四月戊寅新差提舉荊南湖路常平茶東濟仍舊通判滄
州言者論東濟常露劉摯私簡以示楊畏險薄無行人所不
齒故也　甲申安燾轉一官為門下侍郎乙酉呂惠卿知蘇
州劉拯言宣仁常謂宰相曰編修實錄官毋任先朝曾責降
者蓋慮謗書一成不可追改也是時權臣擅政雖差鄧溫伯
陸佃林希曾肇以應宣諭已而遂去以呂公著之壻司馬光
之門人范祖禹蘇軾之門人張耒秦觀代之至於呂公著常
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加今日見
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遷畏吏部

平法失天下心若韓琦因人心加趙鞅舉甲以除君側惡人
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先帝虛其誕忠以脅君也令詞臣明言
其故黜知潁州閻公著提舉實錄移易增減情涉誣詆以聞乞重
請重審閱其閒書不以實輒移易增減情涉誣詆以聞乞重
行黜責以正國典從之　又言蘇軾敢以私忿形於詔誥中
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憤其誣詆之甚上書
言之旋被遣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前請軾之罪
覬覦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曰不得與敘復秦
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務　左正言上官均言
臣竊見宰相呂大防天姿強很懷邪迷國常與御史中丞蘇
轍陰相依附同惡相濟伏願陛下察究本末出自睿斷特加
施行以明示朝廷好惡判別忠邪以正綱紀然後朝廷尊而
天下安此國家先務惟陛下留神采擇
五月章惇請責棄地議臣司馬光文彥博而下凡十一人張
商英請責降合祭議臣章惇擅政惡聞上官均異論罷其言
職　已未侍郎楊畏為吏部侍郎呂大防既超遷畏禮部侍
郎畏知大防當去章惇必復用時惇居蘇州有張橫者惇妻
之姪也惇方喪其妻橫往弔畏先託橫致意云畏度事勢輕
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並逐大防及轍二
人覺知遽罷畏言職畏述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為公闢
路者及惇赴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閒畏自陳述語多質大防
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詔事呂相公亦加今日見
章相公也惇信其言故遷畏吏部

六月御史黃履言呂大防劉摯梁燾當垂簾日俱為柄臣燾
先鼓唱邪言共居厚繼陳詩注劉安世等遂其攻之執政既
主於中仍投蔡確嶺外累遇恩沛不令生還家有慈親終不
得見死非其罪中外憤歎自陛下躬臨機務洞照姦誣寢復
確官於泉壤竊謂遭橫逆者既伸忠憤力排陷者未正典刑
宜加顯黜以允公議　左司諫翟思言自呂大防等擅作威
福相與誣罔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至今未聞施行竊以
治道莫要於辨忠邪莫先於明賞罰忠雖見賞而邪不加罰
則無以消服姦慝望出睿斷以慰公議　左正言上官均言
近具劄子論奏前宰相呂大防蘇轍擅操國柄不畏公議引

用柔邪之臣如季之純擢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等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呂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竊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權柄其大防轍黨人十已去其七八然楊畏等六人尙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陛下察考呂大防蘇轍擅權欺君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趨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　右正言張商英言先皇帝盛德大業超絕今古而厭代之後司馬光呂大防呂公著劉摯等援引朋黨以行讒議至如罷免役法則曰只有揭簿定差四字下詔求直言則專賞訕謗之人置訴理雪罪犯則盡自熙寧元年以後棄渠陽州縣則甘言猥語無所不至凡詳定局之

所建明中書省之所勘會戶部之所行遵言官之所論列詞臣之所告命指摘抉剔鄙薄嗤笑當垂簾之際內臣之得志者翦除陛下羽翼於內執政之用事者擊逐陛下股肱於外天下之勢殆哉岌岌乎望陛下三省禁中檢會前後章疏付臣看詳簽貼奏上陛下與大臣斟酌而可否焉　張商英辨呂惠卿蔡確之冤劉拯請復蔡確官從之又言呂大防八罪詔呂大防降知隨州　侍御史來之邵言先皇帝熙寧初屬監察御史劉拯言呂希哲學術無聞出於奏補豈能爲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爲官擇人別與差遣林希言呂希哲出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劉摯蘇轍以訕謗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視職奪官竄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欣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事發端雖已終牖下贈

一空矣以先朝賞罰爲不中理則恐聽訴理劉摯罪無輕重率從原減由是先帝擢用之人往往閑廢而光之黨分布中外矣以先帝財用爲得之非義則凡市易貨繒不以本息一切捐放而河北積米九百萬斛一日散之幾盡凡此者出於司馬光之意而假以劉摯王巖叟朱光庭之言方是時先帝陵土未乾而光等更唱迭和剗革埽除忠臣義士熟視而吞聲無敢誰何光與巖叟光庭相繼死亡劉摯未殄滅者此實天所以遺陛下今劉摯向以觀文殿學士外領藩鎮久稽天誅士論斯鬱望暴摯之罪明正典刑上以伸先帝之志下以塞揩紳之望劉摯落學士知黃州御史周秩言摯責怒故也　蘇轍降知袁州軾惠州安置御史來之邵言軾譏斥先朝

故也　乙酉中書舍人林希言吏部送到吏部侍郎王欽臣可授寶文閣侍御史判廬州詞頭拔欽臣資性險邪本緣傅會宰相呂大防以致進用大防朋黨甚眾欽臣爲之首前後言者屢攻其公私過惡大防皆抑而不行大姦方斥餘黨正當竄逐肅清仕路欽臣豈可加以侍從之職又付之方面之寄所有制詞臣未敢撰進詔王欽臣除集賢殿修撰知和州

監察御史劉拯言呂希哲學術無聞出於奏補豈能爲陛下發明道德之蘊伏望爲官擇人別與差遣林希言呂希哲出知懷州左司諫翟思言呂大防劉摯蘇轍以訕謗先朝變亂法度擅作威福視職奪官竄守方州安置嶺表中外聞命舉皆欣快然司馬光呂公著首事發端雖已終牖下贈

官美諡自可追奪王嚴叟與摯同惡相濟若假以年當竄遠
域則賄官與子孫恩澤亦當追奪其合志同事有若文彥博
范純仁其背公死黨有若安燾劉安世吳安詩韓川孫升等
乞各正典刑　右正言張商英言竊仁聖烈皇太后奉承顧
命保佑陛下惟仁舊居深宮惟親惟慈政事惟公惟惠何常
預知呂惠卿擅興兵甲蔡確貪天之功作詩訕謗等事言臣
本以惠卿與司馬光爭經義有隙搆其事以媚光又慮蔡確
異時再用必欲殺之以滅口出危語激怒簾表裏相濟行
其姦言殛確於新州竄惠卿於建州夫以太皇太后之公平
慈惠而羣臣乃導爲淫刑濫罰貶死宰相使此曹易地而立
何不可爲執政所言親王私於權臣此尤非也使徐王聞之
且不自安如秩趣操甚狂言不中理若置之言職朝廷無有
草必盡其根勿使滋蔓進讀秩章上曰此是何言也宮官有
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經營造謗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業
若不盡去惡黨則必作姦謀起事端中傷陛下信任之人去
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其在禁中者近日稍稍遂去其
黨已爲大防軾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絕微矣唯大
莫不鼓舞而懷不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
人邪說久矣其害於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

蔡確本家進狀集臺省官雜議如事出議構則誣告反坐邦
有常刑夫元祐之臣無君亦已甚矣擢其髮而數之不可勝
誅陛下雖欲置而不行如宗廟法令何如天下後世何　商
英又言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安世劉唐老孫升韓川等當
元祐初中傷無罪合行竄責兼知鄂州安世知南安軍安詩
監兗州酒稅川知坊州升知房州　三省言昨提舉修實錄
呂大防奏神宗皇帝寶錄今已成書欲望依例除定本外將
見在草沓各一本與提舉寶錄官以備照證外餘依前降指
揮焚毀元祐六年十月十一日朝旨依詔令呂大防范祖禹
將所得草沓封角差得力人管押遞鋪送赴修國史院送納
如有傳寫到別本亦同封角送納或轉寫與他人即令自陳

如輒隱留當重行貶責周秩言恐實錄誣罔謗書傳後故也
三省以周秩所上三章進呈其一曰臣自待罪言職曰姦
人邪說久矣其害於政事者有五陛下親政以來天下之人
莫不鼓舞而懷不自安惟元祐死黨三十餘人而已劉摯惡
黨已爲大防軾轍之黨排斥出外今在朝廷者絕微矣唯大
防惡黨半已出外半猶在京其在禁中者近日稍稍遂去其
在朝廷者方且日夜經營造謗害事今陛下欲修先帝大業
若不盡去惡黨則必作姦謀起事端中傷陛下信任之人去
草必盡其根勿使滋蔓進讀秩章上曰此是何言也宮官有
何不可爲執政所言親王私於權臣此尤非也使徐王聞之
且不自安如秩趣操甚狂言不中理若置之言職朝廷無有
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軾事上曰去冬以宮中關人使令因召
舊人數輩此何係外廷利害而范祖禹豐稷文及甫並有章
疏陳古今禍福以動朕聽希純等又繳奏爭之何乃爾也安
燾對曰聞文及甫上書亦爲人所使上曰必蘇轍也會中
書舍人林希言呂希純常草宣仁聖烈皇后族人近官誥有
曰昔我祖妣正位宸極其言失當及變亂祭祀禮文薦牙盤
食等數事乃奪希純寶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　三省言范
純仁韓維朋附司馬光長縱羣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以不
逞之心內范純仁仍首建弃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仁特降

一官爲通議大夫差遣如故韓維已致仕特遣不問　侍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以謂光眞能弼成聖德上報先帝不謝光深藏很戾追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固緣時宜豈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咎於昔欲譽於身此而可容孰爲違者昔唐太宗以封倫稔惡身後始彰美謚贈官荷加追奪伏望以今倣古詳酌施行　商英又言乞重行劉摯等罪又言王存呂大防爲公著誌神道碑誣謗宗廟乞並行法　御史周秩言司馬光視先帝如辭謚曰文正非所以勸後世當正謚號之美惡以懲後世秩又言呂公著不能救正司馬光但爲子孫急於富貴不避嫌疑而居之及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皆公著所引爲國大姦陛下若不昭其姦罪以明天下則公著所處皆爲國朝故事以引後世大臣僭竊之禍又言呂大防劉摯蘇軾皆落職爲知州緣臣奏論大防等所爲皆大姦惡今朝廷但薄責而已臣愚以爲陛下必欲薄責之則不當以其所論事爲罪名若錄其私營不法則其罪不可勝數且擧與轍議斥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爲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並謚及追所賜神道碑額王嚴叟所贈官亦同追奪　知隨州呂大防降知黃州劉摯知兗州蘇轍知筠州梁燾鄂州居住劉安世南安軍居住初章惇用蔡卞議光及公著皆當發冢斲棺三省同進呈許將獨不言惇等退上留將問曰

卿不言何也將曰發冢斲棺恐非盛事上曰朕以爲無益公家遂寢其奏第令斥去碑文　秩又言秦觀罪重責輕人言未允詔秦觀降授左宣義郎依舊處州監當　右正言張商英言伏聞呂大防降官知隨州內臣陳衍降官監當按衍乃陛下家奴敢與宰臣學士交通干預大政詔陳衍傚很不恭威行宮省週事專肆多不聞奏同類畏之莫敢指目據其罪惡當伏重誅卽示寬仁未欲窮之極典可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白州編管仍仰所在官司差得力人轉押前去　戊午詔曰送往事居是必全責於臣子藏怒衘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誠意專在保佑朕躬自以簉帷之間聞見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委以政事非獨倚任耆艾所冀恢昭聖功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觖望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姦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所歷東臺或講經帷幄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左右及前後皆爾所親於時賞罰恩威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同符宗廟神靈恣行詆謗朝廷號令輒肆紛更更有首信偏詞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則盡蠲苟免之遺誣厚藏則妄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而棄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黷武城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輕繕完凡屬經綸一皆廢黜人才淆混莫辨於品流黨與縱

橫迭分於勝負務快乘時之憤都忘託國之謀方利亮闇之不言殊非慈闕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虜計得行邊方受害昔周王受命召公維辟國之師江左雖微興宗有易代之歎天下後世其謂朕何朕臨朝弗怡覩古有媿況復疏遠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迹甚明著法安可私其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各已等第行遣責降訖噫優禮近司朕欲曲全於體貌自姦明憲爾今復逭於誅夷至於射利之徒脅肩成市盍從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開示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責降人數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有所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已下及棄廢渠陽寮人自依前敕處分咨爾羣工明慕朕命時司馬光等既貶

上謂刑惟厥中故降是詔　右正言張商英言文彥博背負國恩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臺諫之職豈當諭列然彥博年及耄期四朝舊相先代待遇恩禮至厚宜加闇略以優老臣可特置不問　戶部尚書蔡京言神宗皇帝熙寧之初將欲有爲於天下得王安石而任之於是置條例司選天下英才設官分職參講其事興利補弊功烈昭著元祐以來天下用度浸以匱竭美意良法盡遭詆誣誣在於今日正當參酌舊例考合得宜以稱陛下追述先帝之意以成足國裕民之效然事之可興者方且毛舉豈臣單力所能勝任伏望聖慈檢會熙寧中置條例司故事上自朝廷大臣下選通達世務之賢共同考究庶幾成一代之業以詔萬世其後用是置局

修整命張康國鄧洵武看詳利害事

八月詔丁憂人范純粹降一官知延安府以御史郭知章論其在元祐間嘗獻議棄安疆葭蘆吳堡米脂等寨故有是命

九月翰林學士蔡卞林希言先帝日歷自熙寧三年三月已後至三年終係元祐中祕書省官孔武仲黃庭堅司馬康修纂自熙寧四年已後至七年終范祖禹修纂而黃庭堅司馬康范祖禹纂修日歷之人又皆係修先帝實錄官閱所書止與昨修先帝實錄相爲表裏用意增損多失事實緣修國史院已得旨重修先帝實錄所有昨來范祖禹等所進日歷臣等伏乞一就看詳改正務盡事實使後世考官無所疑惑從之

冬十月張商英言願陛下無忘大臣擅權時章惇無忘拔州時安燾無忘穎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洞陽時曾布云臣所不曉或陛下常有緒言上云無之但商英言事多如此過爾

十一月御史郭知章黃慶基奏乞貶修神宗實錄官　甲午三省同進呈臺諫官前後章疏言史院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益姦言誣斥熙寧以來政事乞賜重行竄黜詔祖禹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彥若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黃庭堅責受涪州別駕黔州安置　中丞黃履御史翟思左司諫張商英論具修神宗實錄官誣毀光帝爲臣不忠

二年春正月戊戌左司諫張商英言伏見吏部侍郎楊畏反

覆迹狀前後明白不爲公論所與遑遑求爲自安之計凡立朝之士稍與已情不通者即指爲劉摯黨人陰行離閒如彭汝礪黃裳葉濤之徒是也識者言來之邵所入章疏稍成文理者皆畏代爲方今補壞修廢肇開端緒而畏不盡重遝足爲害欲望聖明考言詢行進退施行　詔呂大防追奪兩官追一官　常安民言陸佃亦與修曹罪同罰異屬考正其罪

曾布具劉子言毀廢先朝法度之人既已黜逐則前日之良法善政當次第講求增損施行而圖詢未嘗及又言政事非得人不能舉若但以私愛憎喜怒爲意則人才必難進今既不能公選人才則政事何從而舉若不稍復可行之法度則是先朝政事不可行若不可行則毀廢之人何以得罪上曼然布因言今使役法已行然成書方上而議論無所折衷蔡京王右丞忠侍從之選然兩人所見多不同執政又未通曉其下官屬日相紛爭眾議施行恐未易了昨初降役法但云依元豐八年見行條約行則已曲盡及章惇欲立異本令去年秋科納錢遂展至今年五月役人多已普放又郡令候今年放罷只失此兩科役錢僅八百餘萬今臣書既上議論不一將來施行必有不便於人情者元祐所行止謂於人情不便今若不便於人情又何以異

二月三省具陸佃元修蘇利涉等傳進呈乃詔曰陸佃鄉曲諸生致身禁從擢御史事多歷歲時俯仰順從姘阿泯默曲徇羣姦之意苟幸一身之安謂爾有所建明固未嘗爭論而去謂爾同爲議詘則於今彙本不存進退之間風節無取雖言章眥至眾弗與容然疑罪惟輕古有成訓姑覬延閣用厭師言勉自循省以稱矜貸可落龍圖閣待制依前左朝請郎呂大防再降一官從御史劉拯之言也　乙亥給事中黃裳言史院一事乃呂大防倡爲之害不當在祖禹庭堅之下豈可輕恕降授大中大夫分司南京安州居住　劉拯又論曾肇陸佃等罪貴知滁州

三月范純仁知陳州那恕知青州

八月詔呂大防不得引用期數赦恩敘復

九月壬寅范純仁在陳州聞之憂憤累日齋戒上奏略曰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其人或年齒衰殘或素禀疾病不諳水土血氣枯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遽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有傷和氣抑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高明法大舜之用中建皇極而在宥每頒赦令不問罪辜至於狡獪重囚尚蒙貸命況大防等

職知隨州　壬戌詔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處性頗邪置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職與監當差遣安民又上言今太臣爲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各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恥士大夫皆傳笑之及爲諫官則上疏乞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爲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爲文正及近爲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近者綱見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以元祐所獻文字得罪則前件敕牓殆成虛文將何以取信於天下今又聞差官編排元祐臣僚章疏命令如此何以示信於人乎所有編排章疏指揮合行寢罷

三年五月孫諤論役法有妨紹述

六月曾布言常立詔王安石而毀先帝情更可誅陳瓘所以忤卞只陛下但以安石爲準繩羅織士類此最爲害政況安石之所是否與先帝不同者非一豈有但以安石爲據卞以此懷怒而士類莫不以瓘之言爲是　呂大忠進職知秦州以元祐中閉持邊議故也

八月丙子詔王嚴叟呂大防等所得恩例及舉官并罷梁燾依舊鄂州居住劉安世依舊南安軍居住范祖禹責受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英州安置因四年上疏論哲宗求乳母事也　詔姚勔永不磨勘給事中鄧序辰言其詆訾先帝冬十月章惇奏貶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黜

十二月知青州邢恕試禮部侍郎孫諤言楊畏反覆落職仍知河中府

五年正月御史陳次升言紹聖元年七月十九日責降呂大防等敕牒榜節次云至於射利之徒稽肩放市益從申儆俾革回邪除已行責降人其餘人宮觀居住及勒停安置分司散官子孫弟姪各不得任本州鄰州內子孫仍並與次遷遠路分合入差遣已授未赴并見在任人并罷　庚戌李清臣

出知河中府王存致仕恩例只與一名言者指存元祐初論
事附會故也　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為姦謀詆毀先帝
變更法度罪惡至深及當時凶黨同惡相濟首尾附會之人
偶緣今已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亡歿之後尚且優以恩數
罪罰未稱輕重不倫若謂其已死不問使後世亂臣賊子何
以創艾至於告老謝事亦宜少示懲沮制略曰司空呂公著
盜竊虛名躐持宰柄謗毀前烈變亂舊章雖竄殛不及其生
而懲創可垂於後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僕射司馬光
陰結中人騶竊宰柄變更良法詆毀先朝潛懷睥睨之邪計
欲快傾搖之二心使子孫以國家之謬恩何以為臣子之大
戒雖逃顯戮當置散司可特貶清海軍節度副使故王巖叟

厚誣先帝愚弄朕躬力贊邪謀陰懷異志罪惡暴著神鬼得
而誅之雖示小懲未協公議可追貶雷州別駕紹趙瞻傅堯
俞奪所贈官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遺表恩例各與兩人
餘悉除奪詔張競辰罷官以蔡卞言其詔事呂大防蘇轍故
也又詔趙瞻傅堯俞謚詰並追奪三省言近降指揮以司馬
光等詆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大防劉摯梁燾蘇
轍為臣不忠罪與光等朝廷雖嘗懲責罰不稱愆范純仁又
自因別過落職於本罪未嘗略正典刑生死異罰無以垂示
萬世呂大防制略曰朋姦擅國責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
赦其加顯黜以正明刑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
摯制略曰向由權路力附黨魁倡和姦謀毀先烈不踰數

載竊緣宰司公論未平責輕罪重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
州安置蘇轍制略曰操傾側擘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
與兄軾肆為詆嶽晚同相光協濟險惡朕顧瞻廟政念務
陵義不敢私恩難以貸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制
略曰向附凶渠擢在諫職排陷舊弼詆誣先朝薦引羣凶毀
棄成法雖從薄責未稱明刑可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
純仁制略曰立異以邀名匿情而趨利議稱親則構誣於宗
祖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謀棄地以開邊隙陰
連■■協濟凶渠迄用攀援遂尸宰輔僅從薄譴久追嚴誅
苟其究兇於終身何以示懲於後世可責授武安軍節度副
使永州安置已上令所在差官伴送前去經過軍州交替劉
奉世制略曰曩以小官附會姦黨凶險狹猾莫與汝齊有司
失刑眾論未允可落職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制略曰矧
自初政實登近司首贊邪謀厚誣先烈以抑兼并為繁禁以
振貧阨為利心恣引親私助成姦慝比從薄責實沸公言可
落職特受左朝議大夫致仕王覿制略曰資賦儉回善於原
俗附會姦黨毀訾先朝擠陷良善變亂法度可落職依前分
司東京通州居住韓川孫升呂陶制略曰頃者大姦舊惡相
濟擅朝而爾挾忿徇私為之死黨巧詆法度以遂更變之謀
歷排忠良以虛顧託之罪積心至此議罪謂何可各依前官
分司南京川隨州居住升陝州居住范純禮趙君錫馬默制
略曰頃在初政常躋近班懷藉勢乘權之心起背公死黨之

計傳會邪說專爲悅諛無以昭姦公論甚衆可各落職依前
官純禮蔡州居住君錫本慮居住歸單州居住願臨制略曰
附會凶黨力破薦論頃緣洞察於姦謀不使超躋於近列迫
司留鎬復結罪閽雖因人言嘗從貶秩責輕罪重衆不謂宜
可落職依前官管句江州太平觀饒州居住范純粹制略曰
傾邪險詖出於天資反覆導諛忘其父志弟兄唱和協助凶
姦變先朝拓土之功成一時變國之議失刑既久公論未平
可落職依前官管句江州太平觀均州居住孔武仲制略曰
附會姦黨職處要班逮於親政之初敢爲怙終之計失刑既
久公論未平可落職依前官管句洪州玉隆觀池州居住王
汾制略曰早以凡才濫居儒館元祐之際附會詆欺眾論喧
闕罪狀明白可落職依前官致仕王欽臣張耒制略曰爾因
緣姦險職起要班扶特邪謀鼓扇凶儉王欽臣可落職管句
江州太平觀信州居住耒可落職添差監黃州酒務呂希哲
呂希純呂希績等制曰方其父在則假國威靈爲已閥閱及
大防用事則密援凶黨貿竊利權並以庸才因致美職宜悉
從於貶秩或仍俾於分司庶無輕重失當之刑及夫幸免失
刑之士希哲分司和州居住希純分司金州居住希績光州
居住姚勔制略曰向附凶邪爲出死力沮害良善助成姦謀
可依前官分司衢州居住吳安詩制略曰頃者羣凶聚憑繼
踵擅朝爾以朋邪竊處諫列鼓扇凶傚附會邪謀逞恣慝以
濟勞舊之臣搆險語以吐傾搖之議雖嘗加於薄責尤未正

之政爲暴刻聚斂之利以經武辟地之勳爲寇攘草竊之計
有臣若此於義可乎於戲明罰正刑永爲垂世之戒彰善癉
惡上慰在天之靈可特授太子太保依前落國公致仕張茂
先梁惟簡譚辰趙約內人樊氏並責降
閏二月丙戌詔文彥博諸子並解官侍養司馬康追奪贈官
丁亥詔再責降韓川道州安置孫升汀州安置　詔韓忠
彥降授充資政殿學士知定州蹇叔辰言其元祐初附會姦
惡也　詔蘇軾撰上清儲祥宮碑令蔡京撰並書　王辰詔
責王隱王覿孔文仲鮮于侁吳處厚等　鄭雍坐謗先朝落
職知定州又改鄭州安置落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官坐蔡京
蹇叔辰言其姦　葉濤坐論安燾不當落職知光州　甲辰

詔惠州安置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范祖禹移送
賓州安世移送高州安置詔毀抹呂惠卿責官詔詞以惠卿
請也
三月壬辰中書舍人同修國史院蹇序辰言朝廷前日追正
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考言觀事蹤跡詭祕不
可備究至其章疏文字散在有司不乘時取索編類歲久淪
失或邪黨交搆有藏毀弃之弊欲望選官將貶責姦臣言行
事狀編類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從之差給事中徐鐸及序
辰
四月己亥循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　辛五故呂公著追
貶昌平軍司戶參軍故司馬光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　壬

寅詔范純仁王巖叟司馬先呂公著趙卨等恩例並追奪因
吏部刑部有請也　中丞黃履奏乞究王珪罪詔王珪遺表
恩例並行追奪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
五月陳衍男慥梁惟簡並籍沒物業親戚厚善之人並行責
降　辛未舍人蹇序辰不草吳居厚誥詞因言居厚元祐被
責本無贓私至紹聖親政始復收用議者尙以前事爲言臣
若苟隨流俗則示懷利服姦無以塞區區之忠所深慮者累
先帝知人之明違今日紹述之志也望降臣此章與居厚除
命行下示好惡以風四方則非獨與臣幸甚　詔牓示朝堂

朕以眇躬獲承先構永維休烈盛美欲以昭示萬世而頃遭
羣姦同逞箝撼興訛造訕力肆誣排政事人材廢毀殆盡夙
夜悼懼靡敢遑寧思與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幾德業傳信
無窮念今在廷之臣鮮知事君之義崇鄉原以爲善士造虛
譽以進無能以容私合黨爲先以奉法守公爲諱才智勝任
則開葺其姦趨向既正則頗側深仇端亮勁挺有特立之操
者不見容於眾人媢阿回遹持兩可之說者必得名於流俗
沈滑忘返險薄可嗟乃陰懷私恩顯廢公議以姦臣所斥逐
爲當罪所變更爲得宜以先帝所建立爲不然所褒擢爲非
當借譽餘黨幸復甄收務令舊章未能淳一扇爲是非不定
之論欲開善否更用之端浸長小人之道於難知之中以疑
天下之聽於未孚之際幸時事之中變庶人心之翕從每懷
及茲良用慨歎朕察言觀事灼見邪心欲正典刑當伸儆戒

繼自今日爾其新之式懲厥愆畢趨於正示以好惡非曰苟
然其或怙終必罰無赦咨爾在位尙克欽承
秋七月詔許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歸葬始大防
卒於虔州上問大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卽許之議
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也　辛未蔡渭奏臣
見文及甫嘗與邢恕書大逆不道詔蔡京章惇卽同文館究
問
九月壬子詔曰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缺失朕親覽虛
心以改庶幾以消天下之變焉　乙卯詔曰朕以眇躬保
宗廟恭興神天翼翼小心罔敢預寧損怠惟恐不德以上干乾象
今彗出西方災譴爲大天垂變異朕竇懼焉用是損膳避朝

求言輳燕其歲恩需務宥奉囚庶消復於妖祥以導迎於善
氣可大赦天下於戲遇災而懼敕命惟幾尙賴公卿悉心輔
政交修不逮同底於平諸爾多方咸體朕意庚申彗犯天市
垣帝座

十一月劉摯世兄弟貴降中丞邢恕言其傾害顧命大臣故
也　丁丑詔程頤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　化
州安置梁燾卒

十二月新州安置劉摯卒　詔責授黔州別駕涪州安置黃
庭堅移戎州安置以避部使者親嫌也

元符元年二月蔡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迺更
遣升卿及董必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

朝廷猶未知也　時董必詔差爲河北東西路察訪使呂升
卿治河北溝

三月詔陳衍特處死初章惇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
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
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
履高英疏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聖烈
皇后上頗亦感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內結
宦者邢隨爲助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聖烈后
張士良者前竄雷州惇卞遽迎詔欲使證宣仁聖烈果有廢
立意及士良既至以舊御藥告並列鼎鑊刀鋸置前謂之曰
言有郎還舊官無則死士良仰天歎曰太后不可誣天地神
明不可欺也乞就戮京惇無如之何得以陳衍罪狀塞詔宣
仁聖烈廢立之議由是得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
惇進呈摯等事上曰元祐人果如此乎京惇曰誠有是心然
反形未具上曰摯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意未嘗戮大臣
其釋勿治　癸酉三省提舉荊湖南路常平等事董必奏體
量到知雷州朝請郎張逢同本州官吏至門首接見蘇轍次
日爲會召轍在監司行衙安泊又令僦進納太廟齋郎吳國
鑑宅逢每月率一兩次移廚管待差白直七人借事本州海
康縣令陳謂差雜直追呼工匠等應付吳國鑑修宅又勒居
民折退籬腳闊閈小巷通行人馬以避轍門巷及借手力等
事詔蘇轍移循州安置張逢特勒停陳謂特衝替本路提點
刑獄梁子美既與蘇轍係親姻之家不申明回避并其餘監
司失覺察各罰金三十斤

夏四月詔化州安置梁燾卒不許歸葬家屬令昭州居住
林希出知亳州邢恕出知汝州以希私積怨憤志在中傷恕
陰懷怨憎妄意進用故並黜之

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敘收以文及甫等所供
逐人已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故也

六月中丞安惇言乞朝廷委官將元祐中理訴所一宗公案
看詳如故改正即乞申請得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詔甚序
辰安惇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職位姓名別具以聞序辰
先有是命上難之於是惇復進白蔡卞勒韋惇使必行令序

辰與惇徐鐸同主其事自後緣訴理被禍者凡七八百人序辰及惇竄歿之

七月三省言榮京第三奏文及甫所發劉摯有司馬昭之心及其黨附之人廢其子孫伏閤劉摯梁燾已有處分其餘顯官之人未有指揮章惇安燾鄭雍並特放罷　三省言劉摯等黨人王巖叟前後論事包藏禍心最爲凶悖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仍累疏誣罔聖德陰畜邪謀雖各行遣累據臣僚上言乞賜施行詔范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安世移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

九月庚戌追官停勒橫州編管秦觀特除名永不收敘移送雷州編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　呂大防諸子並勒停御史鄭雱乞依范祖禹等例也　看詳訴理所言光州司法參軍監安上門鄭俠上書訕謗朝廷並王安國非毀兄安石等罪名元祐元年除雪不當詔元祐指揮更不施行並令改正鄭俠勒停英州編管永不量移

十月看詳訴理所元祐臣僚上言乞爲訴理所日限所責銜冤之人皆得洗雪可推廣聖恩收召和氣按所言於先朝不順詔王覿特貸投鼎州團練使豐州安置　甲午范祖禹卒

元祐時附姦黨也

於化州　張耒禮責降坐元祐開言退棄確相司馬光有五得也　歐陽棐落職與合入差遣坐朋附元祐大臣也

十一月三省言元豐末元祐中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誹謗先朝政事　知瀘州王獻可降一官罷任坐元祐上書議論朝政故有是命梁和林大節王祐陳加言係梁惟簡等親戚並與遠小監當差遣　戊辰詔陳次升坐元祐中任御史左膚言其追恨先帝薦死

三月己未中丞安惇言元祐案牘凡千餘人元斷輕重一一當罪所有元看詳官劉摯等皆句女　字葉伸蘇加朱裔等罪跡顯著義所不容望詔有司具逐人所到月日審理察情犯施行詔葉伸降三官蘇加等勒停　辛酉禮世宗爲吏部員外郎張行爲戶部員外郎世宗在元祐中上書論青苗免役便民復行免凡四十章故也

四月顧臨卒知桂州程節員外郎譚掞荊湖提刑梁子美各降官坐昌化軍使張中役兵修驛以舍蘇軾察訪董必劾節不覺察有是命唐領坐借舟船載新州安置劉摯骨肉詔領先衝替下淮南仍取劾以聞　領時知楚州　黃隱責南安軍安置坐元祐時附姦黨也

五月新知韶州孔文仲責惠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元祐上書謗訕先朝政事　知瀘州王獻可降一官罷任坐元祐上書議論朝政故有是命梁和林大節王祐陳加言係梁惟簡等親戚並與遠小監當差遣　戊辰詔陳次升坐元祐中任御

史日所上章奏既毀先政朕常含容其過庶使自新畀以諫職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可罷職令監全州酒稅

七月詔六曹諸司應元豐人吏四月以來廢毀先帝法度申請並著所任官名姓編類成冊內三省如有毀匿罪賞並依編章疏已得朝旨用尚書蹇序辰宣德郎李積中之言也

九月丁未詔立賢妃劉氏爲皇后先是將立皇后內出皇太后手詔曰非此人其誰可當翰林學士蔣之奇載其語於白麻故有亮非斯人誰可爲后之語其後皇太后臨朝以瑤華無辜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語之奇追所奉手詔驗其字畫乃劉友端所書他日曾布問惇作元祐手詔是劉友端書皇太后未嘗見聞何也惇遽曰是惇進入內是時章惇專制

誥因內侍鄒昭以固權寵劉友端助之三人凶狡相濟故長樂手札惇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云宮禁事祕人莫得而辨也　通判畢漸言元祐中諸路所立碑記刻紀述等並令毀碎從之　甲子右正言鄒浩上疏諫立皇后之失疏奏詔浩言多狂妄除名勒停新州編管

閏九月賈易邵州安置以易在元祐中常任諫臺羽翼權臣誣謗先猷故有是命

十月文及甫落職知均州

十一月乙亥翰林學士蔣之奇知開封呂嘉問權吏部葉祖洽並落職出守王回除名勒停坐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田衍王琳李域吳褧李友諒並特追一官勒停白時中李樸張

衡州居住呂陶任便居住蘇軾移永州安置劉安世移衡州秦觀移英州程頤移峽州楊畏知襄州王古知潤州王欽臣知襄州范純仁知亳州范純粹知相州張耒通判黃州晁補之發書武寧軍判官房公事黃隱監江州酒稅黃庭堅監鄂州鹽稅賈易監舒州茶鹽酒稅

三月甲午以龔夬爲殿中侍御史鄒浩爲右正言陳瓘爲左正言敘英州安置孔文仲編管昭州汪衍編管封州余爽編管金州王鞏峽州居住張保源並復官乙未以上官均爲祕書少監孫諤爲右司諫癸巳以鄭俠遙爲左班殿直以韓忠彥爲右僕射李清臣爲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時中外拭目新政上意用中道合異論以忠彥重厚和平首命

爲相　乙卯敘復元祐大臣詔曰朕即位以來哀士大夫失職者衆雖稍收復未厭朕心茲者天佑予家挺生上聖奄有大慶賚及多方解網惟寧何事曰終范純仁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劉奉世明道宮許歸陳州王覿崇福宮韓川太平宮呂希純鴻慶宮吳安詩崇福宮唐義問鴻慶宮並任便居住王欽臣知潁昌呂陶張耒劉當時並與知州呂希哲希績賈易與小郡劉唐老黃隱堂除知軍晁補之與通判黃庭堅僉判蘇軾移永州徙衡州鄭俠放逐便初御史中丞安惇言鄭俠不可用恐形跡先朝上曰先朝大事中丞不言俠敢言用之何傷至於陳瓘言俠盡忠惇居風憲默而坐視其姚已多祝論其非乎詔罷惇知揮州

五月先是臺官龔夬陳瓘任伯雨皆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夬曰卞爲安石之壻妄謂蓋得其學以欺朝廷而一時嗜利者助成其說今乃參預政機清議沸騰乞重黜之以慰天下瓘曰章惇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考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門之所存以爲國是奪祖宗之大美以歸私史又曰惇跡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所安逃乎伯雨曰卞之惡有過於惇如誣罔宜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安惇作誄理所而士大夫得罪者入百三十家蹇序辰編排章疏而語已被罪者數千人先帝親政六年未嘗有失獨此數事皆卞爲之一日上曰蓋諫攻卞已十餘章下乃請辭遂知江寧府　戊子陳瓘言紹聖再修

神宗實錄史官脩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掌書之官以尊私史所有紹聖神宗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詔令三省參對進呈左僕射韓忠彥白上以元祐生者已被恩施而死者殊未甄復此當出自上意而曾肇亦言陛下即位臚逐皆遷生者蒙恩惠已厚推是游魂枯骨尚未被澤乞出自宸衷明詔敎復乃詔元臣故老尚在貶中慰釋之頒嶺嶠容獨後太子少保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並還其官

六月左正言陳瓘言邢恕頃誣司馬光劉摯梁燾王巖叟等皆有姦謀家族幾致覆滅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於是韓忠彥請改撰司馬光等詰命上曰但於貶恕詰詞中載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制曰忠讜辨則內外肅是非公則勸沮行爾操心傾危雅意附會造爲非語上累宣仁既匪親聞又無証佐究其所自皆出不根使尤公著被凶悖之名蒙殛竄之罪欺天誤國職爾之由矧彼於此二人實門下士借譽引重恩義非輕一旦翻然遽爲讎敵濟奸下石數爲盧言可落職罷知荊南責授少府監分司西京均州居住

九月侍御史陳次升言左僕射章惇自登揆路任私言公奉使山陵錯置乖繆中丞豐稷御史陳師錫言惇當國七年窮持威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大事包藏陰謀發爲異議陳瓘言章惇獨相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失職事干泰陵又云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己功則至於誣宣仁棄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之民怨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

財竭矣而輦運不休殺張悅以箝眾口廣郛浩之獄以絕言路於是惇乞罷政辛未知越州　初中丞曇稷入對學士承旨蔡京於殿陛特揖稷曰天子自外特詔公爲中司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至是與侍御史陳師錫其言京卞兄弟同惡迷國誤朝乞正典刑不報　甲申蔡卞提舉杭州洞霄宮太平州居住　張商英落職知隨州范鍔落職知滁州坐附權要　乙丑先是陳瓘論張璪門下李清臣言哲宗天資仁孝每對臣下有愛人之言任章惇爲相不體次輔惇兼性殘刻開導上意者莫非殺伐之事有傷和氣水旱連年自古大臣少惇比者宜行極諫以慰民望乃詔責惇爲散官潭州安置然議者以清臣爲反覆迎合云　丙申

蔡京知永興軍御史言其外結后族內事閹人交締東朝爰形天顏貽社稷患爲天下禍林希出知潁州葉祖洽徐鐸並落職御史言其助惇爲惡也　己未詔曰永惟神考新一代之典型以遺後人聞者任事之臣用意或過朕所不取爲政用人朕無彼此之閒斟酌損益惟義所在嘉與有位共圖康功以成繼述之美自今有曲學偏見妄意改作規營國事當與眾棄之　辛酉左僕射蔣忠彥性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右僕射曾布乃議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

十一月詔以來年改元建中靖國以新除賈易爲諫議大夫左司諫鄒浩爲起居舍人蔡京知江寧鄧洵武爲承興軍藏

軾成都玉局觀蘇轍提舉太平宮任便居住黃庭堅知敘州劉安世知鄆州侍御史陳次升再言蔡京姦惡詔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辛巳御史陳次升言哲宗皇帝責任宰執是時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姦謀巧計施行凶慾益熾巧弄賞罰專暴恩讎編類章疏中傷士人或投之遠或陷之深羣毒流於天下實不忍聞時人目爲笑面夜叉眾所共知也又右正言張庭堅亦言卞之姦慝詔卞他所居住

建中靖國元年左正言任伯雨言章惇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向簾前異議賴太皇太后睿知先定故姦謀不行思之可爲寒心詔惇責雷州司戶

六月尚書左丞范純禮初奏近見朝廷是元豐而非元祐元豐之政盡出先帝規模宜無不善然官吏奉行未能一一皆如法意故民雖受賜亦或被害元祐之治其初執政者雖小有潤色亦多先帝法度今議論之官有不得志於元祐者以此藉口動陛下之心爾未必皆爲國事蓋乘時以邀利者也又言自古天下治亂顧用人如何爾今略陳祖宗用人之要秋七月初朝廷稍變熙豐政事而范致虛上言言不當變且言陳瓘陛下泰陵挽詩其卒章曰周紹裕陵尊陛下孝悌之本心也臣願陛下守此而已上亟召見曰朕行不次用卿除左正言會有詔修史官取元祐紹聖實錄依公參詳務不失實　甲子范致虛言神宗一代信史缺然未立元祐之書先朝以其詆誣遂廢弗用紹聖之書今朝以其掩蔽復刖論撰

夫爲史而至於紛更何以傳信臣謂非紹聖無以察正元祐之詆毀非今日無以察正紹聖之掩蔽臣願陛下詔節史官書成而筆削不公皆以輕重坐之元祐詆誣已係先朝考正行道外紹聖掩蔽理合條具昭示天下後世以陛下孝思之意詔送國史院

七月陳瓘奏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時瓘權給事中右僕射曾布將薦之卽日或以告瓘瓘曰吾與布議事不合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而復與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媿矣至是瓘詣政事堂以書見布極論之略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瓘所撰目錄辨一卷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可見矣臣近守無爲軍知天下根本之財皆運於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爲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瓘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早行竄黜宰相曾布云瓘責臣等尊私史壓宗廟緣邊費壞先政其罪是上令責瓘左僕射韓忠彥右丞陸佃曰瓘之言誠過若責之則更以此得名曾布當能容瓘

八月乙卯以瓘知秦州

冬十月門下侍郎李清臣與僕射曾布有隙每於上前互相訾毀諫官論布過失上以陳祐甫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清臣將罷祐諫官江公望遽言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七

每隔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之徒是也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其間至百餘人又於左序班立二項用小貼子揭去布密稟揭子臣僚姓名上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與卿同故揭去布云洵武所陳既與臣所見不同自當不與議乞不納明日遂改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矣

崇寧元年朱紱上書言事又進所上宰相書曰比年日蝕者三地震者一此雖治世不免然四月正陽之月而河東上郡地震僅旬其異爲甚不知公何以弭之劉壽公門人也而已嘗毀諫官論布過失上以陳祐與清臣交結欲黜布而援滑爲御史公有過舉壽可言乎如上官均豐稷賈易鄒浩皆相繼外補彼數公者其出入用舍足以爲治亂公爲太宰而正

人相繼以去此所以日蝕地震也紹聖間韋惇蔡卞姦諛相繼其惡不可殫數而最大者四公在樞府坐視默然不爲無過若以西府不當與議則侍從臣皆與論思況執政乎再貶元祐大臣范純仁能言之公未嘗救也廢元祐皇后鄧洁能言之公未嘗救也置元祐人罪狀有紹聖貶竄具在昨元符末敕復太優如自朝廷檢舉裁減則數日可舉不須候彈章入大指名然后行之徒使人言紛紛不已願論執政大臣原輕重之情定大小之罪上稟聖裁於是右僕射曾布用其說悉具進名以進詔復貴降元祐黨人司馬光呂公著文彦博呂大防梁燾范純仁劉摯王巖叟王存傅堯俞鄭雍以下各以差奪其官惟韓維孫固以神考潛邸人特免丙子詔元祐黨人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敢言者亦勿復言

秋八月曾布罷相去位　戊子超拜蔡京爲右僕射中外大駭　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司馬光侍從蘇軾餘官秦觀以下凡百有二十人

二年正月知樞密院蔡卞追貶元符之末言者疏已惡罪而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一事尤爲切至乃上疏自辯以伯雨爲首於是三省檢伯雨等所奏　乙酉分貶鄒浩陳瓘龔夫等十人於諸州獨伯雨遠謫昌化軍

四月時有詔毀蘇軾所刊東坡集而言者又以謂程頤入山著書恐及朝政乃詔頤除名分監司察所著書

九月詔天下監司長史官各立元祐黨碑

四年五月除黨人父子兄弟之禁

五年春旱辰以吳居厚爲門下侍郎劉逵爲中書侍郎於是其他曾氏之禍其可逃哉王古王覿豐稷賈易皆可與謀願兄虛心克己興之議論但使正人聚於本朝自然小人道消矣布不從至是諫官吳材王能甫特爲助布黨論復起善類

達首勸上碎元祐黨碑竟上書係籍人禁及罷蔡京所造
乙巳詔中外直言闕政時禁中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
翼日京見之屬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上謂詹丕遠曰閒中
外言劉逵不可用法度不可變蔡京不可罷朕得之恍惕不
寐丕遠曰京誤國陛下可知逵何不可用上曰加碎黨人石
刻眞上書係籍人禁皆逵爲朕當論時政之失
宣和七年六月時元祐黨人既盡惟直祕閣劉安世歸然獨
存名譽益重戊午安世卒先是蘇軾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眞
鐵漢

程頤出處本末

元豐八年十一月丁巳以鄉貢進士程頤爲通直郎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絳薦其學術故有是命

元祐元年閏二月甲辰以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先是王嚴叟奏臣聞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臣以爲舉之易也而祿之難祿之易也而盡其用難非待之有禮處之有方則不可得而祿矣不可得而祿不可得而盡其用矣伏見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

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稱顯於時陛下方欲用而顥卒賢士大夫莫不相與咨嗟以爲朝廷之恨今者幸陛下復起頤而用之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得相招而爲朝廷出矣愚臣區區欲廣陛下之美者其誠如此惟聖意留意幸甚　丙辰左司諫王嚴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太后曰卿累薦程頤今已除宣德郎來日待行出文字召對又曰差除若是他有人望不惜他合得人望自然無言語掩人口不得門下侍郎司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陳衍奉宣聖旨問臣來日程頤上殿若奏對有取陛以何職不可太輕當

何以名目臣竊惟程頤本以布衣守道不仕昨朝廷除幕職官西京教授頤曾辭及朝廷詔赴闕除宣德郎祕書郎頤又辭卑官在經筵者惟有崇政殿說書若以新除官充崇德殿說書足以超擢但恐頤堅辭不敢受耳更乞聖意裁度　辛巳宣德郎祕書郎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頤既上殿即以經筵命之頤面辭不許退而具奏曰臣以知人則哲帝堯其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臣未敢必辭只乞令臣再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或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媿所言或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劄子其一曰臣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諭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講勸講既罷常留二人直宿以備訪問豈閭閻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則責輔養之功難矣今主上幼沖太皇太后慈愛亦未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習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易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其二曰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智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

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陛下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靡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奢麗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及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其三曰編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以表主上尊儒重道之意竊聞經講官在御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別欲令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實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御史中丞劉摯言臣伏覩制命以布衣程頤爲通直郎崇政殿說書者恭以尊儒重道振舉遺逸使天下歸心固聖朝之所宜爲也初以汝州推官西京教授起之頤既力辭不從而起召陛下又以宣德祕書郎待之程頤既至未即受命而陛下賜之廷對又官之以通籍置之以經筵蓋頤之辭遜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臣恐頤於出處辭受之際義有難安者也伏望陛下審眞僞重名器閒頤方辭恩制乞降指揮依頤所乞成就其節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以義免於似是之謗而後日日見其可用進擢未晚頤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　頤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

言多諷諫頤聞帝行宮中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有是乎帝曰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

八月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頤兼權判登聞鼓院頤再辭之　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

職官事例支見錢頤在講筵常質錢使或疑祿薄問之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詩詰戶部戶部案前近歷子言頤起草萊無前任歷子其意以朝廷待士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卽

令戶部自爲出歷子戶部初欲折支執政謂館閣官皆請見錢豈有經筵反折支又檢例緣久無崇政殿說書故戶部只欲與折支久之始給見錢

二年三月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

下擢置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思所以補報萬一昨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主之事已踰年不蒙施行一事臣不敢一一再言止此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之言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曰每遇事政稱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聽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人主進業於陛下聖德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閒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也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熱乞移就寬處如無別穩便處只乞就崇政殿延和殿綱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爲邇英

漸熟恐於聖體非宜今閭修展邇英苟得覽涼則臣志願遂矣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正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尙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甚美豈獨子孫所當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有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

二年八月辛巳朝奉郎右司諫賈易知懷州自蔡軾以策題事爲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頤軾交惡其黨迭相攻易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唯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爾太皇太后曰不賣賈易此亦難作公等自與皇帝議之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此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歎曰呂公著仁者之勇乃至於此　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罷經

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爲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至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型御史中丞胡宗愈亦言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且一切仍舊因深斥頤短謂不宜使在朝廷先是頤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請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弗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　頤因上章乞納官歸田里不報又乞致仕亦

不報　新西京轉運副使呂陶改梓州路陶初有西京之命
即引嫌辭避復上疏曰朝廷以太平無事尊賢重道用程頤
於山林之下而任以勸講侍天子之側而訪以道義則非禮
勿動非禮勿言可也今乃講讀之際往往與內侍密語非其
體也向者皇帝陛下偶因發嗽未御講筵頤乃申請乞今後
須得關報亦駭中外之聽不知義也詳定學制疏謬無取禮
部逐一駁正三省至今依違未決議者疵之此願陛下知之
者三也
五年正月太史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言太中大夫致仕程
珦身亡一子頤素蘊學行嘗爲邇英講官今其父亡窘於襄
事伏望特賜矜閔優其賻恤知河南府韓縝翰林學士承旨

蘇頌等相繼有請詔賜絹三百匹下所屬葬日量行應副
七年三月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
太皇太后不許乃以爲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
歸其門者甚眾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
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排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軾遽
曰頤入朝恐不肯安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乙巳殿中侍御史吳立禮言臣竊見丁憂服闋人通直郎程
頤除授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進職無名頤駭士論按頤當
退固有大義苟無意祿仕自當求致王事以禮而去未聞去
就輕易率爾要君苟不明正典刑何以懲誡在位　侍講范
祖禹奏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
蓋其志在躁進故辭卑居尊速冀顯達方其起自布衣勒講

亦不過如此也孔子曰舉一人天下莫不歸心者何也爲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也陛下用頤實爲希闊之美事纔及歲餘即以入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經筵初望皇帝陛下進學語實繁多顧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入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闊則固有之而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實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爲矯詐沽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名而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望朝廷檢會前來五次奏陳特降指揮許歸田里詔不許　頤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以講學待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於五月癸未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見左通直郎祕閣程頤辭免職名表謝云不用則已獲罪明時不能取信於上又有道大難容名高毀甚之語怨躁輕狂不可縷數臣按頤起自草澤勸講經筵狂淺迂疏妄自尊大當時有所建議人皆以爲笑談而又奔走公卿之門動搖言路陛下聖明察其疏謬止令罷職亦朝廷之寬恩也頤近因喪服除朝廷以職名加之輿

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告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望朝廷檢會五次奏陳特降指揮許歸田里詔不許　頤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食以求志不希利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以講學待人主苟得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辨詞釋解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度交發志之乎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秋來臣每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爲千載之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節孤者

易蹟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史冊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棄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既屢懇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當遂於初心豈拾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閒之地閱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敢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不可乃試而命之及試二論入三等得直史館他日歐陽修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相待乃古人所謂君子愛人以德也

三年洵以修禮書成方奏未報而卒賜其家銀百兩絹百匹軾辭所賜求贈官從之賜光祿寺丞軾丁憂服除時熙寧三年也　王安石用事多所建立公與安石議論素異既還朝置之官誥院時朝廷議更科舉上疑焉軾議既上上覽之曰得軾議朕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軾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上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之黨滋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欲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罷浙鹽科初父洵來遊京師翰林歐陽修一見大稱歎以其所獻文著於朝由是名動京師士爭誦其文時王安石名始盛黨與傾一時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遊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鮮不爲天下患作辨姦論以刺之文既出安石始銜洵至是軾中制科安石問呂公著見蘇軾制策否公著稱之安石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安石修英宗實錄亦言洵策有戰國士縱橫之學　英宗在藩聞公名位即欲以故唐事召入翰林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適足以累之也上曰知制誥未可與修注可乎琦曰近例當召試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及試二論入三等得直史館他日歐陽修

軾有外弟與之不叶安石召之問軾過失其人言向丁憂販
私鹽蘇木等事安石大喜未有以發也會舉諫官范鎮以軾
應詔謝景溫恐軾爲諫官攻介甫之短故力排之公未嘗一
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時行新法軾於其間每因法
以便民賴以安徙知密州知徐州是歲河決曹村泛於梁山
泊溢於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於城下城
將敗軾廬於城上過家不入卒全城以閻又請築城以虞水
再至徐州人至今思之徙知湖州以謝表上有陛下知其愚
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表聞
而御史何正臣舒亶以爲語涉謗議又售於市得軾所爲詩
文悉疏上之時有朱壽昌者少知不母所在棄官求之既得
史繼言軾作詩訕上有詔下李定推治聞奏至遣官逮赴御
史獄必欲置之死張文定范忠宣上疏救之不報天下知不
免矣鍛鍊久之不決弟轍上疏祈哀乞納在身官以贖其罪
又不報時宰臣吳充見上曰魏武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
曰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魏武猜忌如此而能容禰
衡陛下法堯舜而不容蘇軾何也上曰朕無他意止令對獄
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後輩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
軾以本官知江州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
不下於是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
願祿祿如此然其中不能無觖望今日一旦置於法恐後世

朝士以詩美之軾詩有云感君離合我酸辛此事今無古或
聞之語李定深以爲恨定不服母喪軾以爲不孝後定爲御
史繼言軾作詩訕上有詔下李定推治聞奏至遣官逮赴御
史獄必欲置之死張文定范忠宣上疏救之不報天下知不
免矣鍛鍊久之不決弟轍上疏祈哀乞納在身官以贖其罪
又不報時宰臣吳充見上曰魏武何如人上曰何足道充
曰陛下以堯舜爲法薄魏武固宜魏武猜忌如此而能容禰
衡陛下法堯舜而不容蘇軾何也上曰朕無他意止令對獄
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後輩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
軾以本官知江州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
不下於是出手札徙軾汝州有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
才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軾即上表謝前京師盛傳軾已自日

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歎惜久之故軾表有疾病連年人皆
相傳爲已死飢寒幷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之句士大夫知上
卒喜之也會晏駕不果用
八年哲宗卽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五日召爲禮部郎中
時朝廷緣先帝意卽欲用爲起居舍人公力辭晏宰相蔡持
正自言持正曰公回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辭元祐
二年入侍延和三年遷中書舍人溫公議改免役爲差法公
見之政事堂條陳其不可溫公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
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昔聞公道其詳
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補
外君實始怒有逐公意會君實病卒臺諫希合其意求公瑕
疵不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公公自是不安於朝尋

除翰林學士
二年復除侍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未嘗不反復開導
三年十月蘇軾上疏乞郡略云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堅
乞一部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
交契最厚光旣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
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
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旣沒則又妄意陛下主光之言結黨
橫身以排異議其後范伯祿與韓維爭議刑名諫官呂陶又
論維專權臣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指
爲川黨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制之誹謗臣不早

六年召入爲翰林承旨公爲常州日常人爲公買田公有山
寺歸來聞好語之句會神考晏駕言者謂公聞諱而喜乞加
深譴然詩刻有日朝廷知言者之妄逐去公懼乞外補得潁
州郡有宿賊尹遇殺捕盜吏兵非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
曰能擒此賊當力言於朝廷以行優賞直方退分命弓手注
捕直方有母九十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
賞不及公請以年勞當改朝散郎爲直方賞卒不從
七年徙揚州未閱歲以召還兼侍讀尋端明殿侍讀二學士
公臨事必以正乞守郡自效
八年二月上疏言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
行農夫皆病百世之下書之青史臣竊爲聖世病之數日又

再言云此事出於天聖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陛下欲
祖述成廟須行其實方可動民
五月同范祖禹等上言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臣
等欲取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　董敦逸黃慶基言軾兄
弟不當罷
六月乞知越州不允除知定州定素不治軍政尤弛將吏不
識上下之分公命舉舊典元帥常服坐帳中將吏戎服奔走
事訖無敢譁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時方
例廢舊人公坐草責降官制詞言者誣以謗訕紹聖元年遂
以本官知英州未至安置惠州　公謫惠州以少子過自隨
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胸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歡
心又率眾爲橋以濟病涉惠人愛敬之三年言者以流竄爲
未足四年安置昌化軍昌化非人所居公食芋飲水看書以
爲樂時從父老游亦無悶也公平生篤於孝友見善稱之如
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
此數困於世
元符三年大赦得還復朝請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從其便
歸毗陵病暑著小冠被半臂坐船中夾岸千萬人隨觀之其
爲人愛慕如此
建中靖國元年秋告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
以諸子侍側曰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
後事不答湛然而逝訃聞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君子相與

蔡確新州之行

元祐二年詔觀文殿學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知亳州以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確仕居宰相竊弄威福故縱其弟養成姦贓故也

二月新知亳州蔡確知安州臺官有言故也

三年知安州蔡確知鄧州

四年二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知鄧州確落職再及一朞故有是命確在鄧州嘗上章陳乞頴昌府以便私計左正言劉安世言確所陳雖未知可否之報而縉紳之議率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席不能正身率下宣示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賂贓污狼籍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眾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失教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幸復太速碩至貶所未及逾年確遽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請益賜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頗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冒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遽可其奏確遂敢凌蔑公議輕侮朝廷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啟之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寢罷確奏以正國體

處俊仕高宗時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不宜持國與人由是事沮臣觀太皇太后聽政盡用章獻明肅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盡極孝道太母保祐聖躬盡極慈愛而蔡確責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而思處俊其意何也又最後一篇云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雨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沈沈滄海會揚塵海有揚塵人壽幾何尤非佳語

車蓋亭詩公事無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相隨溪潭直上盧庭裏臥展紫桑處士詩一川佳景疏籬外四面風涼曲檻頭綠野平流來遠樟青天白雨起靈湫靜中自足勝炎蒸入眼兼無俗物憎何處機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

處厚又奏昨爲蔡確安州詩譏訕朝廷上及君親遂有狀徵奏確慮確有分析稱所思邦處俊不爲此事臣今以舊唐書考之處俊所進諫者數事唯此事在上元三年卽上元開也故確詩云忠言直節上元聞正思此也　吳安詩爲右司諫上疏論確譏訕后二日進呈安詩疏太皇太后宣諭安詩論確譏訕卻不見確文字勘會得吳處厚繳奏乃是通封只作常程便降付尙書省令再進入要看遂同後疏進入尋復降出時大夫梁燾右正言劉安世各已兩上疏　王子進呈安世等疏詔令蔡確開具因依實封聞奏仍令知安州錢暕陽徵奏確元題詩　大夫梁燾又疏論蔡確譏訕罪狀明白又令確分析詔安州限三日趣具報朝廷既用吳處厚言今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右確實欲罪處厚而不敢正言之　先是左諫議大夫梁燾右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共奏早來臣僚臣安詩延和殿奏對具陳蔡確怨謗君親情理切害因曾上稟言路更有何人論列伏蒙宣諭惟卿等及劉安世外他人別無章疏臣等不謂御史當可言之地並不糾劾又慮姦黨變亂公議別有奏陳恐開告訐之路臣等伺慮御史臺知臣等已有論奏備禮一言以塞外議若果如此則其包藏姦狀益更明白伏願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確事畢明正其罪

五月觀文殿學士知鄧州蔡確言臣僚上言臣在安州作詩意涉譏訕詔臣開具因依聞奏一言臣昨來謫降安州包藏怨心公肆譏謗形於篇什此是臣僚橫加誣罔激怒朝廷而寘不知當時行遣本末妄料臣爲怨望也往年弟碩坐事由考之處俊所進諫者數事唯此事在上元三年卽上元開也臣愚昧失於教察上表待罪乞行誅責上荷聖恩委曲保全止落職移知安州天地之德至大至厚臣日夜感謝未知何以圖報且喜慍不意議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臣雖愚陋亦嘗聞事君行已之大方況又嘗感而怨豈人情哉臣前年在安州其所居西北隅有一舊亭名爲車蓋下瞰溪對白兆山公事罷後休息其上耳目所接偶有小詩數首並無一句一字輒及時事其辭淺近讀使可曉不謂臣僚卻於詩外多方箋釋橫加誣罔謂有微意如此則是凡人開口落筆雖不及某事而皆可以某事罪之曰有微意也臣以溷姑王方平之語也又言古今詩句用此事者稍多只如近年溪舊有郡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於詩句臣僚謂臣譏謗君親此一節中傷臣最爲深切又指臣使東海揚塵故事而妄有裝點按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塵此是神仙麻蘇軾作坤成卽天宴致語亦云采得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蓋祝壽之辭猶用之何得謂臣用此故事爲非佳語先是安燾嘗與同列曰海變桑田事蘇軾亦嘗用作聖節樂語於是確果以軾爲言衆皆疑燾竊窺風者之也　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蔡確責辭曰人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確發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爲身牒

以附下罔上爲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太母立孫乃敢冒天之力陰結朋邪之助顯爲眾正之仇日耆寵榮充滿於家司職賄賞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問貪鄙之所從陽若不知潛與爲地朕既屈邦憲以貸碩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會不反思尚茲歸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詩託深意以厲誣包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蓋皆快快之餘言尚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爲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尤悔　吳處厚常從蔡確爲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不薦用由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嫉確然亦不直處厚云　蔡確既責左諫議大夫梁燾左司諫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以爲責輕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相繼論列安世言臣竊聞朝廷以蔡確爲光祿卿分司南京者臣按確嘗位宰相輔政無狀弟碩贓污罪惡貫盈確本同居謂預其事陛下既不窮治又貸碩死仍免決配惟令編管確以失教爲名止從薄責朝廷之恩亦已極矣而確不知圖報猶怨望作詩什輒敢謗訕罪狀顯著法所不赦而今來責命太輕未饗輿議非惟失祖宗之意亦恐傷陛下孝治之風伏望聖明更加詳慮早加竄殛以慰人望

右諫議大夫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公議伏乞處以典刑更賜重竄　初輔臣以簾前共議再責蔡確獨純仁與王存以爲不可純仁曰方今聖明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閒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又引尚書所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德曰朕之德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之說　丁亥詔蔡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給遞馬發遣沿路州軍差承務郎已上官及量差人伴送出去逐州交割如無承務已上卽差本路職官　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既於簾前晝可而退范純仁復留身揖王存進說以爲不宜置確死地太皇太后不聽純仁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正恐亦不免耳　權中書舍人王巖叟行確責詞云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蔡確象恭滔天懷詐迷國同林甫之深險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而莫測陰遺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期惑眾人邀圖後福而賴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驚於眾聽醜詞妄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顧毋慈之何負昨奉聖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子心惻怛未喪朋邪之氣只傷慈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威姦慝假再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蓋將爲國家亡窮之計往服矜貸無忘省循遂行下已而范純仁亦不言劉摯曰明日當

於簾前論之然彥臣等詑無改命　他日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曰前日責降蔡確外議如何宰臣呂大防等曰確積惡久矣今來罪狀尤不堪須合如此施行惟是確之朋黨必有不樂者又宣諭曰確罪前後不一昨終以先朝舊相因其自請備朝廷禮數令其外任輒懷怨望自謂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復來妄說事端眩惑皇帝以爲身謀皇帝是神宗長子子繼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等對時吾嘗以皇帝所寫佛經宣示其時眾中止是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皇太子餘人無語安靜其時見確有何策立功勞若是確他日復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之害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姦邪之怨固其自取如此行遣蔡確只爲官家及社稷不爲自家卿等言事盡忠太皇太后與官家總知今後常如此諸又曰臣僚初時甚好纔到富貴便須改節蕭遂復奏曰小人但務姦邪以保富貴朝廷亦可保其富貴太皇太后曰如能以正道始終所得富貴更是長久　御史中丞傅堯俞侍御史朱光庭言邢恕乃蔡確死交其姦狀眾所知確既貶竄其徒不無反側若重責恕其他一切置之則天下服而眾心安矣　是日詔丁憂人前朝奉郎直龍圖閣邢恕服闋日落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鹽場兼

酒稅務中書舍人鄭雍行責詞曰言行堅僞王者之所必誅□□□聖人之所不赦邢恕誦古訓典服儒衣冠不師孔孟之言專鼓儀秦之舌凶人既竄餘燄未消盍正典刑以清醜孽汝之自貽伊戚其又何辭焉吾於屈法申恩可謂無負矣往服寬典尚蓋爾愆　先自恕自襄州移汝州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所造定策事後移河陽司馬康始除喪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言確有大功不可掩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不疑作書如恕言留恕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蓋以爲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取信於世不疑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大夫召燾已道溫縣入朝恕入要燾出之子伯溫謂康曰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純直不意恕欺已且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日之悔矣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與確書爲證燾不悅及當言路會吳處厚奏確詩燾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從恕招邵雍河陽馮山康書詔令康分析康乃悔之　初蔡確之貶新州也邵伯溫曰公卿大夫當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欲薄其罪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等疾惡已甚貽後日縉紳之禍忠直雖有餘不無過也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爲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

之可也蔡確故大臣不問以媿其心朝廷當罪治確及其貪妄定策之功使誣罔之蹟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造謀者可也嗚呼聖初亦賢者有爲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悲夫

六年夏五月先是蔡確毋胡氏進狀及訴於尚書省乞量移確三省攜確毋狀并呂惠卿自量移至宣州年月進呈太皇太后不許確獨許還惠卿呂大防劉摯本與確爲地乃不如本謀傅堯俞緘語王巖叟曰吉甫卻得胡氏力八月兩宮幸李端愿宅鄰奠既還蔡確毋湖氏呼太皇萬歲臣妾有表衙士取而去是日丁酉也翌日三省進呈胡氏馬只爲見呂惠卿二年量移便來攀例蘇轍曰惠卿量移時未有刑部三年之法太皇太后曰更說甚法大防曰乞令開封府發遣從之既而摯語大防發遣太甚大防作小貼附錄黃奏初云早來簾前議欲開封府發遣恐致喧瀆且令告示詔可給事中朱光庭封還錄黃言確罪惡比於四凶四凶既竄豈有復還之理乃以刑部常法預先告示理極不可遂寢前詔已而執政又聚都堂議欲用光庭論駁告示摯曰告示何者再三遲疑傅堯俞曰告示不行大防又曰適以奏知摯曰難爲坐聖旨告示只本房告示遂令刑房批帖子告示更不復坐聖旨既不復降黃錄過門下給事中雖欲再論列不可得矣

紹聖三年九月中書舍人葉祖洽言臣嘗論前日受遺之臣朝廷所當崇報今故相確雖蒙朝廷幸復官職然其所復恩數與平時輔相無異近時司馬光呂公著等皆以安逸歿於府第恩禮隆厚賻贈優渥而確以常與受遺之列爲元祐人所嫉流離貶斥卒死嶺南諸子居憂婚嫁未了服除之後私用尤窘伏望聖慈加隆寵數使忠義之士聞之感動詔特賜確本家宅一區

契丹女眞用兵始末

女眞國本肅愼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始號女眞太祖時屢修貢太宗時上言契丹怒其朝貢置兵絕其路請兵伐之上降詔不允不爲出師大中祥符后後絕不與中國通元豐中常降詔高麗令來市馬無至者女眞有數種江之南爲熟女眞北爲生女眞生女眞之類尤繁而品板者酋也孫曰楊割子曰阿骨打爲人沈毅有大志初契丹國舊有盜捕之獲潛奔女眞因命楊割圖之割延數月漫云已誅絕契丹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積粟練兵牧馬多以金珠賂契丹權貴十餘年未以發也是年楊割死阿骨打立

政和四年契丹虐女眞捕海東青求珠女眞不勝求而叛時政和二年春遼主延禧如混同江釣魚故事女眞酋主干里

內皆會酒酣延禧使諸酋歌舞爲樂阿骨打不從禧欲誅之樞密蕭奉先曰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阿骨打既歸疑契丹知其情后再呼之不至矣

夏初命童貫爲遼國生辰使蔡京曰遣使以宦官是國無人矣　貫使遼燕人馬植密邀於路爲言取燕之策貫挾以歸奏賜姓名趙良嗣後遼數移檄索之貫諱不與平燕議自此始

十一月女眞阿骨打率諸部叛遼弟吳乞買粘罕胡捨爲謀主寧术剖移烈婁宿閻母等爲將遼主不以介意遣高壽仟統渤海軍討之大敗復以蕭奉先帥軍五千餘屯出河女眞掩其未陣襲之奉先兵敗追殺百里延禧自兩敗召宰相張琳吳庸付兵十萬使討之奉先不知兵琳庸御眾無法數月盡爲女眞所陷遂有輕契丹心矣

五年春遼攻契丹黃龍府陷之遼主親征軍騎亘百里分路進發期必滅女眞女眞大懼阿骨打哭謂眾曰始與汝曹起兵苦契丹之暴欲自立國爾今天祚親至非人人效死莫敢當也不若殺我以降諸酋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遼軍深入女眞乘契丹未陣二面急攻延禧大敗女眞乘勝遂併渤海遼陽所管州五十四

六年夏初知雄州和詵奏契丹爲女眞所敗燕京亦叛童才斬監軍者來獻上意欲興師樞密鄧洵武曰南北通好久矣今信叛虜言而敗百年之盟不可上大悟

八月契丹女眞相持上欲復燕雲御札委洪中孚經略中孚上言契丹通好百餘年女眞小醜不可其事

七年夏朝廷方謀復燕以蔣粹彥知中山府粹彥陛辭曰國家奄有四海安用是一彈丸土上亦不之罪　建隆以來女眞嘗至登州買馬故道尤存有漢兒高藥師者常隸忽軍見契丹亂由間道來奔

八年遼燕王淳將討怨軍而女眞至淳與過陣未合而潰延禧在京聞報震懼私謂左右曰女眞必來吾與宋爲兄弟夏爲別甥何懼哉

八月女眞趙遼中京延禧恐其襲已遷雲中遼東人楊朴勸女眞稱皇帝以王姓以文名以國產金故稱大金改元天輔

皆從之

重和二年春女眞使李善慶入國門詔蔡京童貫諭以夾攻取燕之意

宣和元年六月高麗國忽上奏以其王病求醫上命擇二良醫往歲餘方遣歸奏館二醫甚勤謂曰高麗小國世荷國恩不敢忘聞天子用兵遼人實兄弟國苟存之尤足爲中國捍遼女眞虎狼不可交也願告之天子早爲備

二年九月女眞使至議與中國分地及歲賜

十月馬政等達金主阿骨打帳前議久不決虜以南朝無兵備若我滅契丹據燕與宋爲鄰徐議未遲粘罕云南朝四面被邊無兵何以立國未可輕之於是持書來略云前許所

約來攻而許燕京今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阿骨打初不詘已許西京或云趙良嗣向云蓋詘朝廷也羣以此爲禍本云

三年夏遼將余覩叛歸女眞

四年三月金攻陷遼中京延禧率兵五千奔雲中留燕王淳守國遂入夾山總軍謀立淳淳不得已卽位時下詔復幽燕故地遣童貫勃兵巡邊

四月貫至雄州分兵兩路和詵總東路种師道總西路兵屯范村虜亟來攻凡駐十二日虜戰甚力二人以賊勢尙熾議還軍

六月退保雄州是日虜兵大至城下虜使王介儒至曰女眞叛本朝亦南朝所惡者也捨此不圖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患

八月金人取雲中未報師期忽聞童貫舉兵趨燕虜以南朝徑取燕守關則歲賂不可得遂遣臣持書來上待之甚厚時常勝軍管押郭藥師有意歸明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子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國衆應遣奉表以涿易二州降受之軍大振僞太后蕭氏懼遣臣蕭容表稱藩乞捐舊幣復舊好宋昭上書亟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異日金人決先敗盟爲中國患乞斬首謀趙良嗣等學士任諒貽時相書諭耶律氏不當滅絕因陛對言郭藥師必叛

人初以爲狂

冬十月改燕山府九州爲郡宣撫司劉延慶統大軍與郭藥師自雄州新城又遣劉光祖楊可世由安肅軍趨易州遂會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蘆溝河藥師入燕城契丹兵尙衆師屢敗燒營而退衆心潰自熙寧所積軍實掃地盡矣初童貫蔡京再舉取燕不下懼獲罪密遣客王襄由飛狐路招阿骨打令圍之遂分三道進軍契丹聞阿骨打至棄關而遁趙良嗣等至金國軍前輸燕租賦五年上許銀絹代賦一月良嗣再使金書略曰本朝與貴國通好每曲從所欲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阿骨打大喜遂議歸雲中

三月遣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

四月丙申至雄州　庚子貫攸帥師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燕之金吊子女職官民婦爲金人席卷而東朔廷捐歲幣數萬得空地而已　庚戌曲赦河東北燕雲路初粘罕至欲弗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盟勿忘也我死攸則爲之金書初不及西京朝廷信良嗣等誑謂金人誠歸雲中故曲赦河北東及燕雲山後兵端之始也

五月阿骨打卒弟吳乞買立燕人張覺仕遼爲節度使知平州事知國必亡籍丁壯練兵爲備金既下燕覺以平州來附表稱藩乞捐舊幣復舊好宋昭上書亟言遼不可攻金不可弗割涿易阿骨打曰海上盟勿忘也我死攸則爲之金書初不及西京朝廷信良嗣等誑謂金人誠歸雲中故曲赦河北東及燕雲山後兵端之始也

八月河北轉運呂頤浩奏燕山之勢難守雖舉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人善其後

十一月張覺遣弟通款朝廷授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時外廷莫知其端良嗣力爭不可恐必招女眞之兵不從金人知之千騎襲破平州得所賜覺詔覺挺身走燕弟懷德筆又

爲金得自是歸曲朝廷

六年六月詔曰自燕雲之復兩河京東累經調發民力已弊不假諸路其何以濟其措置調夫徧率天下得二十萬而怨結四海矣

七年春遼主窩斡入夾山時聞粘罕歸國率衆南來爲金所敗又畏中國乃謀奔西夏未至金人禽之時邊隙已開北入馮忠信知夏人與女眞有入寇之約竊書以馳告邊臣以聞雖賞以官不救武備時河東奏粘罕至雲中經營南寇初金既得遼主即謀南侵連遣三使且覘道路使不疑會義勝軍叛具言國中虛實由是劉彥宗等勸粘罕言南朝可圖因糧就兵可也粘罕決意入寇

十一月童貫至太原詔令宣撫遣馬擴使粘罕至境嚴軍以待首議立後事曰今當力辨是非吾遣人如宣司矣使至太原倨甚曰速割東河河北大河爲界貫聞束手無策函遣還斡離不軍已壓境郭藥師率官軍迎降張令徽遁還金執蔡靖呂頤浩等寘軍中以行粘罕軍犯朔武義勝軍開門獻城金人至武州漢兒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遂陷代州安撫使史抗迎戰死之至忻州忻守賀權開門張樂迎之時虜犯界密報宰執又其匿之不以上　癸丑童貫自太原逃歸中外方知虜人入寇舉朝失色初祖宗以梁門遂城爲安肅保信軍自童貫等得燕山謂二縣在內廢之移軍營毀樓櫓至是詔復爲軍虜已大入粘罕引兵圍太原張孝純副總管王

稟嬰城固守提舉鄭記自城中出傳諸郡始築城點丁爲守禦計　金人圍中山府　己未下詔略曰朕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其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或使疆外任以不次尤異者以將相待之應中外並許直言李綱大諫上毋親征且召四輔及諸道兵入衛又擇精兵萬將假道高麗以擣女眞之虛不報　詔种師道爲河東北制置使何灌副之上將謀內禪先召宰相書傳位東宮字　庚申詔傳位皇太子自稱道君退居舊宮

太祖皇帝

建隆元年正月幸國子監二月又幸詔加饗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象帝親製文宣王亮國公二贊

三年六月以右諫議大夫崔頌判國子監始聚生徒講學上遣中使以酒果賚之因謂侍臣曰今武臣欲盡令讀書於為治之道故命居最文王得太公高宗得傅說皆賢相也復講說命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之句嘉歎是言何有高宗之時而有賢相如此嘉歎久之

太宗皇帝

興宗敎尚文雅自出閤後專以講學屬詞爲業禁中遊息之所皆貯圖籍筆硯及即位每召諸王府侍講邢昺及國子監直講孫奭等更侍講說質問經義久而方罷

咸平元年正月命學官詳正經籍因訪明達經義者李至曰國學舊雇願正願博通諸經尤善誦說止曰朕心中無事暮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每出經史即召文仲讀之帝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曰陛下好古不倦親書爲業然日閱三卷恐至勞倦帝曰朕性殿又於苑中講大禹謨自是日令赴御書院侍對

三年七月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裴侯崇並爲翰林侍讀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爲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孫奭爲翰林侍讀學士初唐開元中置侍讀其後有翰林侍講學士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右武不暇稽古故此職久廢

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爲樂弥至宵分手不釋卷由是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聰明稽古奉承先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帝嘗謂侍臣曰朕聽政未嘗廢事日撰朗編素所翫玩但古聖奧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忘昨置侍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監館閣書籍中使日具當宿官名進入朕欲召見訪問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夜焉　帝御便殿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二經少有人聽多或中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書朕聽政之餘惟

文是樂講論經藝以日係時寧有倦耶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卽帝偃息之所帷帳皆黃絹爲之無文綵之飾聚書八千餘卷帝曰此惟正經正史累經校定者小說他書不置於此蓋俯近禁中最便觀覽國家搜訪圖書其數漸廣臣僚家有聚書者朕先借其目參校所少併令鈔補所得甚多信非時平不能廣備帝宴餞侍講學士邢昺於龍圖閣上持禮記中庸篇問昺指爲天下國有九經之語因講述大義序修身尊賢之理皆有倫貫坐者聳聽帝甚嘉納

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幸曲阜謁文宣王廟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爲王朕欲追謚爲帝可乎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帝命王旦選儒學之士旦薦崇文院檢討馬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物帝曰悅賜元緋章服稱旦善擇才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馬元輔元講易於宣和門之北閣侍制預焉自是遂以爲常太宗時邢昺嘗集禮選以獻其後帝閱書禁中得其本作贊以示近臣曰朕在東宮昺爲侍講嘗編講九經書亦有三五過者唯尚書凡十四講蓋先帝慈旨勉勵每旦聽書食訖習射使與兄弟朝夕同處所習文武二事爾帝雖政務煩劇亦中夕披閱條其外互繫悉窮究諸儒疲於應對爲文務求眞切著述尤多中著正說五十篇其後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讀一篇

仁宗皇帝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封壽春郡王九年正月命尚書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崔遵度並爲王友

二月詔以郡王學堂爲資善堂眞宗賜王歌凡七解曰勸學曰慎儉約曰愼所好曰恤黎民曰勿矜伐曰守文八月立爲皇太子參知政事李迪樞密直學士王昕並兼太子賓客眞宗作元良箴以賜太子有殿侍讀迪者給事左右

太子曰由是可與賓客同名耶方寘尚書至協于克一遂令更名克一眞宗知之甚悅

乾興元年二月卽皇帝位

三月賜輔臣飛白書各一軸帝宋當爲飛白書一日試書體道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焉戊寅詔曰朕仰承先訓肇纘慶基思與忠賢日勤聽覽至於宵旰非敢怠遑雖每屬於清閑耗 御邇英閣讀正說春秋

八月詔兩制檢閱唐書君臣事蹟近於治道者日錄一兩條上之以翰林學士蘇紳言唐憲宗嘗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跡繪圖以備觀覽也

二年二月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臣無在經筵者常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趙師民上疏論延講誦

事 賜楊安國趙師民品服 邇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卷卽王曾所請也

十五事 丁度上邇英閣聖問 講諸國風以爲鑒戒

三月講詩匪風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帝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丁度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高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讀漢書論漢高爲從諫

十一月甲午講詩角弓篇帝曰幽王不親九族以至於亡又曰書云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丁度在經筵帝每呼學士而不名嘗問虞舜事度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蓍龜也 讀三朝經武聖略

慶歷七年丙寅御邇英殿講孝經敕賜曾公亮三品服帝謂宋祁曰此賜異於他臣僚又曰自古帝王皆有師今欲采求祖太宗眞宗

之臣講筵之榮事也　已亥講論語序至安昌侯張禹帝曰
禹師臣不忠讀書何爲
四月己巳讀貢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與太子居
處出入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
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元良師
傅也　辛未讀正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
識爲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任帝曰人臣須是知
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史大事宰相
必通一經常謂宋祁曰近代士人多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
藝苟取富貴蓋進用高科者不十年便居顯位所以不勸也
皇祐元年四月還英閣講論語直哉史魚帝曰蘧伯玉信君
子矣而不若史魚之直不以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
之也安國對曰聖意以蘧伯玉不若史魚欲戒不亮節之臣
也　丁未講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帝曰何謂訕上楊安國對
曰人臣若有闕失臣下當力正之若不能面諫而退有後言
居下流而訕上也　賜講書張錫飛白二字
十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
朝訓鑒圖
十二月詔盧士宗講周易令舊講筵學士上殿聽　乙丑再
御延和殿侍讀侍講並赴命盧士宗講泰卦而除天章閣侍
講賜紫章服士宗楊安國所薦也是日詔石僕射賈昌朝赴
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

二年四月讀前漢書東方朔傳至武帝微行數出帝曰當安
逸之時常思危亡之戒安有後悔又讀至籍提封爲上林苑
帝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逢
德音未嘗不憂勤天下此祖宗以來家法爾　甲寅張揆讀
後漢明德馬皇后紀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
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是時張貴妃擅寵賜予不
節揆因諷諫
三年三月壬辰御邇英殿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
窒慾帝曰人之情欲皆生於陰陽而節之在人　講易鼎卦
丁度論仁宗好學　講讀賜坐　丁丑帝飛白書師法二
賜講讀官各一軸時趙師民謁告歸青州命就賜之皇祐以
召賈昌朝赴講筵　置無逸圖於左方
五年夏四月講書問命　壬辰再御延和殿侍講學士
十月甲寅上前史精要後漢書三十卷
學士上五經義春秋通解八十卷
至和元年八月壬子召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賜坐待
以宰相儀　起居注於立講讀官之末
九月己巳講周禮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爲往
誤之民當歲歉則貰之閔其窮也今眾持兵仗劫攘廩一切
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

州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至爲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二年二月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昪年高免進讀上令
侍經筵以備顧問　講周禮眡祲　讀太史公傳　龍圖閣
直學士兼侍講錢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閱有顧問必
依經以對因諷論政事遂及時務有啟迪勸納之益前後留
侍十五年特被恩禮每乞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復召
故事講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請知蔡州帝以象先行有日
令獨徹所講秩於是同列罷進者十日帝嘗詔講官凡經傳
所載逆亂之事皆直言無諱
嘉祐二年五月始聽講讀於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請問有至
日昃內侍言恐飢當食上曰聽讀方樂豈覺飢耶仁宗以上

讀書太多當遣內寺正止之

英宗皇帝

治平元年帝謂韓琦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況爲學
之道尤戒中止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厲庶不
解廢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帝既命增置宗室學官
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同知太宗
主事一員以宗惠爲之而降是詔

神宗皇帝

治平四年正月上卽位　九月壬寅御史中丞司馬光爲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光言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至是
又言臣言果是則方平當罷若其非是則臣當遠貶上手詔

光得卿奏反請因前日論方平不當故有是命此乃卿思之
誤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爲世所推今將開邇英之
席欲得卿朝夕討論歎陳治道以箴闕故命讀進資治通
鑑此朕之意皎然易見也況命卿之旨在二十六日登對前
苟朕以言事罪卿豈復遷卿美職必諒朕誠更勿橫俟對曰
朕亦當論旨
十月己酉初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退上獨留呂公著
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嘗勸講左右非謂其言事也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令候書成
日寫入又賜潁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熙寧元年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王安石等言

初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始立而侍者皆
坐聽臣等竊以爲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坐乞付禮官考
議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後韓維刁約胡宗愈等言臣侍君
側古今之常或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多賜坐者以其
敷暢經義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禮則加異太祖開寶中
李穆馮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端拱
初幸圖子監外舘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
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太宗爲之降輦令有司張
帟幕設別坐李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回環列坐執經
而講者願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誠爲未安臣等以爲宜
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常寺龔鼎臣蘇

頌周孟陽同知太常禮院王汾劉放韓忠彥言等臣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若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於爲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師之實豈可專習安坐以自取重也今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命官之本意重輕可知矣今若使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甫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今人主待侍臣猶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政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而眾議同上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曰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二年十一月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內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曰使漢當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可以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猶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

講論者不以爲是王安石兼侍講請復乾興以前故事使預聽者亦坐之日少而侍立之日多於是公著等遂同建明已而眾議同上以問曾公亮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曰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二年十一月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爲相國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內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曰使漢當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可以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猶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

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殺奪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法刑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綜核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法弊則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非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爲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爲非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逆厥指召光詰問令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乎惠卿之言如何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

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爲時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載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財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荀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

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嘗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貳當其罪也臣不敢逃上曰相與其講是非耳何至乃爾

司馬光與呂惠卿論青苗害民上曰朝廷士大夫詢謀皆以爲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三年四月癸未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始皇啓滅絕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又讀張釋之論齊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從其言是則邦家

之覆誠不難矣時惠卿在坐光專以此斥之

十年十月講周禮

元豐元年三月辛巳御邇英殿沈季長講周禮八法上曰或言邦治或言官治何也季長對舉上曰然　壬午侍講學士呂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爲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當以知人安民爲難此所以爲堯舜也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己從諫耳上臨御日久郡臣畏上威嚴莫敢進規正是聞公著竦然敬納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五代紀

書成計二百九十四卷目錄考異各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哲宗皇帝

元豐八年十二月詔講讀官赴資善堂

元祐元年二月進讀三朝寶訓

三月詔講讀官更不論資善堂值宿直宿不見起何年　講臣直宿

講臣賜坐講　延和殿講讀

夏四月先是中書省景祐二年置邇英延英二閣以設講筵延英閣在崇政殿之西南自欲令管句講筵所經度如得寬涼以備夏講詔修內史畫圖進入

九月甲子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於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　乙丑呂公著以下謝賜宴御書太皇太后曰皇帝天資聰明宮中惟好學則易成昨日所賜欲卿等知爾　呂公著進論語孝經中要語百篇　范祖禹勸哲宗以學爲急　蘇軾侍讀言今日邇英進讀寶訓及雍熙漸化事太宗每見雨雪應時輒喜今日水旱雨雪竊謂陛下身修而政未修其弊在監司守令不得其人

四年三月吏部尚書兼侍講蘇頌等奏臣等撰漢唐故事得旨分門編修成冊進呈詔邇英要覽爲名　梁燾勸哲宗讀寶訓

十月癸丑上御邇英閣召講讀官講三朝寶訓終侍講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每娩荒疏不能發明上資聖覽上道內侍宣答曰祖宗治道茲有本原逮此終身命篇悉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

十二月劉安世言伏自前月未聞傳聖旨權罷講筵是時興龍節意謂將有宴享所以暫輟邇英之幸用成慶禮今復半月別無政事亦非有前歲大雪苦寒之故而勤講之臣久未得望見清光臣固疑之矣近者民間喧傳禁中見求乳母考之頗有實狀伏望聖慈爲宗廟社稷之大計清閑之燕頻御經典仍引近臣興之論議前古治亂之要當令政事之宜俾悉開陳以助聖學　范祖禹勸勤學以遠聲色　梁燾請開經筵詔錄講義

五年四月詔講讀官令後每遇經筵退留講讀官各一員於邇英奏對仁宗監古觀文二圖

八月劉唐老言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詔經筵之臣訓釋此書上進以備觀覽從之

六年二月講筵所言奉旨進漢唐故事及史記事其間可觀事蹟多記錄請稽古錄節文進呈以代漢唐故事

三月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三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以備觀覽從之

八月呂大防乞寫仁宗時閤記注一本進入以備聖覽從之其後詔國史院修寫進入

十二月開封府火翌日執政於講筵奏曰火通夕傳報必驚動上曰迫近原廟極可懼執政退相與歎曰言詞雅訓殊有裕陵之風

七年三月王嚴叟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惟是讀書嚴叟又曰聖人之學要在專勤屏去他事謂之專久而不倦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

五月范祖禹援講筵故事講官講經讀官讀史右令同進讀漢唐書卽是講官兼讀官乞專令讀官進史從之

紹聖元年六月罷講禮記

七月詔令後進讀用新唐書仍布請也

四年十月邇英讀寶訓上謂蔡京曰寶訓內事多係實錄不須進京曰王安石有日錄乞行進上曰宮中自有本

徽宗皇帝

崇寧五年三月詔蔡卞深得王安石之學宜在邇英留爲侍讀

祖宗制科取人

太祖建隆二年九月癸未復置判拔萃科（國史書八月今九月蓋八月始條具可施行實九月也）

乾德元年復試應拔萃科田可封等

二年正月詔舉賢良方正等三科

四月試賢良穎贊

四年六月庚寅上親試制舉科人姜涉等於崇雲樓下從容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曰則天一女主耳雖刑罰杜鑒而

終不戮狄仁傑所以能享國者良此由也因論前代帝王得失日晡乃罷涉等所試文理疏略不應策問並賜酒食遣之

應百篇舉趙昌言

太宗至道三年秋七月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其二云制舉科目不可具陳略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道侔伊呂科才比管樂科傳道經典達於教化科詳明正術可以理人科文堪經邦科武足安邊科臣伏覩太祖朝曾設制科示時敢限三千字以上成字數既多書寫不易賜食之後就試以來既對天顏豈無競慄又值日晚罔不遑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悉設有安邊之策靡暇敷陳今若設此科條但以漢時公孫弘董仲舒所試則往復問答既盡見其才謀品藻甄升信無違其器業此設制科之利也

九月右正言直史館孫何獻五議其言曰復制科曰唐室參古今之制取天下英俊其禮部則進士明經解詰句讀聲病對偶者也制舉則賢良體用等科財成制度寅亮經綸者也國家拓土闢宇立太平之基然制科未復清途美官惟進士明經遷遷以升豈不念林藪非常之士有邁棄乎臺諫所進之人有僭濫乎　獎應制科林陶

眞宗咸平四年四月辛未上御殿試制舉人命翰林宋白等充考官得秘書丞查道進士陳鍼入第四等推官王曙入次等

八月己酉復試制舉人得成安縛丁邁舒州推官孫僅秘書何亮推官孫暨入第四等亮爲太常博士暨爲寺丞

景德二年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文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體達用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告諸路許文武羣臣草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時上謂寇準曰方今文武多士豈無才識優異未升進者耶至於將帥之任尤難得人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求材實亦爲國之遠圖也因出唐朝制科之目采其六

二年策試錢易石待問

四月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深水縣令史良丹縣簿夏

疎先是上謂宰相曰比設此科但若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其才識因問經義時務命兩制撰策問上擇而用焉

六月右正言陳彭年請條制貢部復宏辭科來經術士十月以前鄉縣衙高志寧者爲理評事志寧明經中科請應識洞韜略科且求召試一干字既而不能成上察其歷官無過特命遷秩

大中祥符元年夏中書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草澤劉若沖周啟明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呂夷簡草澤許申等詔以申等雖敏贍可賞而理道未精不對若沖啟明申並許應舉仍免取解夷簡優與親民差使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異所以詢訪闕失今東封西祀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此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文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堪邊寄科凡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者又置高蹈丘科沈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應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武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於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閱其衡射焉初盛度建言於眞宗請設四科以取士曰經術之上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置以言語筆札求人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今戎警未除調邊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訟之弊民命所係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明曉法律能按章覆問科

景德二年遂置六科蓋緣度之議也時度方責洪州密詔度撰策目馳驛以進及議封禪吏部科目皆廢夏竦既執政建議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上從之更采度前議降是詔十二月以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材異等高蹈丘園沈淪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駁以聞乃得試時直

吏舒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詞理皆優上意其品藻未精改命仲容而以孝基爲同判仍取輞策論覆校之弼河南人

天聖八年春正月詔應制科自今聽隨禮部貢舉施行

六月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　戊申以宣州司理余靖爲將作監丞知海陽推官尹洙爲武勝節度掌書記知河陽縣武舉人張建侯等十二人　乙亥命學士宋綬馮元爲初考制策官翰林章得象御史中丞王鬷覆考知制誥石中立鹽鐵副使鞫詠編排自是御試制科人率如此例　丙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詠茂材異等富弼二人所對策並及第四等　丁丑以詠爲祠部員外

郎同判承興軍賜五品服弼爲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景祐元年正月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官
經五品以上非邊緣及川廣福建者並許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六科其陞朝官至太常博士及諸進士諸科取解而被
黜者毋得應茂才等三科及武舉用制誥李淑之言也　試
書判拔萃四人毛詢吳盛張孝孫李濬張
八年六月己酉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丞吳育茂材異等張方平育通判
湖州紳通判洪州方平知崑山縣　辛亥詔寓制科人自今
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時知制誥
宋郊言賢良與武舉人雜試非所以待天下特起之士詔從

其試書判拔萃四人王升張鷹諸
之式令御軒親試非稱其年春遂罷
四年夏丁未詔學士院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
時將作監丞富弼獻所爲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爲詩賦辭
正特令試策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六月己丑詔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略運籌決勝軍謀
宏遠才任邊寄三科各爲策題賢良方正等四科同策題
七月壬戌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二人田況張
異等邵亢以與張士遜連姻報罷實錄云亢策字數少不
合格今從元本傳亢墓銘亦云范仲淹薦應賢良方正科除

格人莫知其然蓋宰相士遜之子娶邵氏倜與亢同姓士遜
既不能辨亢亦無顏而出
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
對策入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易之子也
六年六月參知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
唐詢既怨育遂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
異等科由漢涉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
位薦之本朝稽用舊文訖眞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
爲六令兩省若少卿監以上奏舉後又止用賢良茂材三科
隨進士科設之近年率不任保用之官皆自名科目且賢良
方正茂材異等名號至美使舉而爲之猶曰迺古即自嶺其

美顧所未聞又有經親試前集有司而所出論目全用經史
名數及對詔策不過條別義例稽合注解至於强記博聞虛
辭泛說而已若輔體陳治道則未見其有補也初應詔纔數
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
至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仰疏上帝抑其名付中書省奏疏
駁之曰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若漢唐漢文帝上五年詔舉
賢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焉是非有災異而
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
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焉所舉者非因
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
甲子制其有茂材異等咸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

宗元和閒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材觀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可專於災異也陛下自復制科於茲累年隨貢學而開疏數適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大賢滯淹之士侍災異而進非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譴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毋竭示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於時須此紛易祝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彌年所無則制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於事不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詎無端倪之士嘗以推恩過厚而難其選故所取不過三二人其非所以廣詳延之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扑等言太常博士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並聽待制以上奏舉無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試文淺陋及履行不如所舉並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八月癸亥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祕書丞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明州推官夏竦彰對不入等竦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竦磨勘當遷著佐作郎宰臣富弼嫌而裁之

十二月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倍眾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定　丁丑詔曰陛惟國之取才士之待舉不可曠而究也故立閒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人自當不次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事代還陞通判再

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內使幕職官代還改大等京官制科入第四等次與進士入第四第五除試御知縣代還還兩使職官鎖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於有政而功狀較然者當以茂恩擢焉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蹟比舊亦寖衰　乙未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使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所對策並入第四等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使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爲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忽因以書請讓富弼曰公爲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天下何賴焉弼不能答

六年八月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簿蘇軾滁池主簿蘇轍試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判官介爲祕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推官事（蘇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轍第四等司馬光與鎖同議鎖雖之者先初爲第一等也）

八年六月詔令歲制科人著作佐郎趙尚等十七人權罷將來科場赴祕閣就試尚安仁人也

英宗治平二年秋甲戌以制科入等范百祿爲祕書丞升上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爲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言濮王宜詔有司勿議推尊之事百祿鎖從子清臣安陽人韓琦妻兄之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爲似蘇軾及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考官不以清臣第一則繆矣發視果第一時同發策者四人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所謂災異當得除試御知縣代還還兩使職官鎖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清臣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於人腹心肺腑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辰宿天地之五官也善人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上民之疾痛不樂者而已清臣竟不入等

四年二月御史蔣之奇奏彈幾明逸姦邪在仁宗朝附賈昌朝等陷杜衍范仲淹尹洙石介之徒朝廷一空天下同疾況文辭紕繆貪賦有聞豈可冒居禁苑同知諫院傅卞亦言執政召明逸示以章疏使自引疾上他日謂吳奎曰錢明逸不解作文字何因中大科奎言應舉亦係僥幸一日之間未見其善其人可知也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御崇政殿詔策賢良方正等科太常博士通判蜀州呂陶陞一任與堂除太廟齋郎張繪堂除判司主簿或尉前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令流內銓告示發赴華州團練準官本任陶等皆中選而文仲策初在第三等手誦制科誦字號卷評觀其條對大抵意尚流俗而後是非又毀薄時政援正先王之經而輒失議理可再進呈而誦字號乃文仲試卷也於是上讀文仲試卷至專任德上曰德刑不可偏然救世亦有時然偏用義用三德是也安石又論文仲以爲如范百祿以非濮王事合考官取高等爾於是馮京意助

文仲上不聽故有是命

十二月戊辰三班院言殿直雷珣乞試六韜孫吳兵書十道仍試騎射中選詔免使權邊塞監押巡檢代還依武舉人例

王珪班使臣乞試兵書自珣始祕閣考試所言應科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準式不考自試制科以來空疏未有如彥古者由是制科亦罷

七年五月辛亥中書門下言策試制舉並以經術時務今進士以罷賦所試事業即與制舉無異其賢良方正等科目欲乞並行停罷從之先是中書條例所乞罷制舉馮京漢唐以來豪傑多是此出行之已久不須停廢上曰天下事可罷而不可及如此者甚眾此恐未遑改革呂惠卿曰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也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謝絳已巳賜絳進士出身除初算職官左正言劉安世言臣伏自朝廷近復制科祕閣所試之人皆不應格陛下務進人材不欲並行黜落曲收謝絳以爲天下學士之勸而絳廷試之策往往不能奉承清問率意妄言固多疏略有司考覈即不入等陛下特賜進士出身擢爲輔郡幕職聖恩優異極踰涯分臣亦上體朝廷之意不敢別有論列而近見絳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敕告未敢抵授以抵爲祇以受爲授虛薄竊聞一至於此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爲嚴挺之所譏而罷今陛下方當右文之代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伏望陛下懲其淺陋稍正誤恩追寢絳進士出身以塞公議

七年五月癸巳詔祕閣試制科論題於九經兼正史孟子楊子荀子國語并注內出其正義毋得出題

六年九月丁酉三省言御史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制策知濾州合江縣王普河中司理司馬槱眉山布衣王當紹聖元年八月三省進呈祕書省考試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陳賜第四人趙天啟考中第二上謂章惇曰趙天啟嘗上書極太妄戾思欲令羈管恐阻塞言路至是在選中特旨落下

九月御集英試制科舉人　庚戌三省同進呈考試制科張咸吳儔陳賜三人中第三等推恩上曰前日觀所試策何異進士先朝嘗罷此科何時復置郭知章等對曰先朝初御試進士策即罷制科元年二年復置誠無所補初舉得謝絳次舉得王當司馬槱等闕極疏謬上曰極不成義理李清臣對曰在漢亦不設科過選獲異材或因災異策問大事即臨時召曰上今已復進士殿試策此科既無異進士策其文理有過於此者鄭雍對曰願其人何如爾然自古多言時政闕失上曰今進士亦可言時政闕失因詔罷制科

累朝任用逸民

太祖開寶三年二月以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市物隨索即償或辭則曰亟受之不然將爲妄語人矣由是人不敢欺方治室積木牆壁間有盜爲木所

礙不得入昭素覺之盡室所有擲於外謂盜曰急來窮去恐
捕者至盜慙而遁由是邑中無盜著易論三十餘篇上聞其
名召見便殿已七十餘上問曰何以不仕致相見晚訪以民
事所言無隱上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對曰莫若愛民
寡欲上愛其語書之屏几求去故有是命
太宗雍熙元年冬十月上之卽位也召華山隱士陳摶入見
於是復至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曰摶獨言其身不干世
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四十餘年自古經五代亂離
幸天下承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使遣送至關中琪
等從容問摶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乎對曰摶山
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之理無術可
以田朴對上召朴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束帛官其子
秩遣使賞齎詔書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賜絹十萬先是判
五年上謂韓丕曰卿早在嵩山時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丕
對曰臣早在嵩山時當時流輩頗有遺逸否丕
良方正之舉
永興軍府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臣前在中書親
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澤臣緣未知本末不敢奏陳今爲
太守始熟其爲人故也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
上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
之餘皆謀遜上卽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賜紫帶袍笏館於
都亭驛大官供膳上謂宰相曰放亦有就祿仕意且言跡孤
朕論以俟升班列必見朝廷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爲者賞一
人可勸天下矣　己酉种放表辭恩命不許讓　居數月復
召見賜緋衣象笏等物及御制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
加帷帳什物銀器五十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
院光龍之盛近所未有也

六年三月左諫司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歸故山詔許之
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三館祕閣
咸賦詩三章在坐皆賦
宴餞於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景德三年夏四月以起居舍人昭文館种放爲右諫議大夫
放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
宴餞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四年冬十月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謂輔臣曰放
比高尚其事每詢訪多有可采朝廷雖加官秩而未能大用
卽物議未厭遑內侍賚詔賜放略曰抑宜體茲眷遇酬乃誠
明敘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致茂績以沃朕心副涼
德之時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庶幾式恰上表固讓

大中祥符二年夏四月种放得告歸鄉里是日召見宴餞於
龍圖閣上作詩賜放命郡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不屬
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因誦北山移文其意蓋譏放也
三年春正月种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雍者得答放陳堯
叟詩五章以聞上嘉納之謂宰相言放隱居力學嘗言古今
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
上許之詔答云儒再召勿復辭也放爲弟汶求官卽授祕書
省正字同判太常禮院
五月辛酉賜泰山隱士秦士號貞素先生放還山下自言百
三十歲上召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他術但能服食致
長年爾
四年二月上作西嶽黃仙掌詩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
士李寧賜號曰貞晦先王隱自言始以經術爲業過道士傳
辟穀鍊氣之法修習頗驗遂居華山之王力巖二十餘年冬
夏常衣裘十分於藥術老而不衰每以藥施人人與金帛多
拒之並賜御詩并藥茶東帛隱辭所賚不受
七年邢惇隱居不出王旨屢召問治道惇不答止除許州助
教惇歸家鄉人不知有官及卒敕與廢紙同束之梁閭
八年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內侍
致祭護喪歸終南山賜工部尚書錄其敎世雍學究其出身
先是譏放循默者上聞之謂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眾但外
庭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用議
器議文議武議制議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
訟議征賦議郊正放將卒忽取前後章疏棄焚之服道士衣
召諸生會飲與訣酒數行而卒李濱隱中條山不仕魏野居
陝終日吟詠皆有道之士上以禮聘之皆不起
仁宗天聖二年五月已亥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兩浙運使
言逋有節行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故也
六年冬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謚曰和靖先生仍賜其家
米五十石帛五十匹逋臨終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尤喜
曾無對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上嗟惜之故有是賜初逋客
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
卒諮適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弔之刻逋句納壙

康定元年春庚子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懌季興四世孫幼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說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至杜衍乞賜以處上號從之詔州縣當時禮遇給良田百畝後文彥博言懌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風俗賜第一區

慶歷元年丙午陳州布衣郭京爲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狂狹不事家業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薦之上召見特命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江海處士初復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忘進取意游淮海間以學易爲事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洪範說詩且言詩之所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略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修奔鼗竹高下制度皆洞達上方留意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二作鎛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面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富弼皆以術士待之

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一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諸弟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毀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舉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五年春賜潤州草澤邵餗號沖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餗守道又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怒曰何至此復曰君德有不同陛下無深慮也帝問何故復曰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伏天下其德與凶運會俱弃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不難屈己容納西羌之變起自元昊陛下不得已應之雖兵連不解而神人知非陛下本心時與德宗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他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入問京師前年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頗王喪其應之命爲大理寺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處士補其子發試校書郎復性高潔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

二年冬甲子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一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預石介與諸弟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毀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舉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五年春賜潤州草澤邵餗號沖素處士知州王琪薦餗守道又國素有節行故也餗上表固辭許之

皇祐三年秋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閑清逸處士閑野子世有

隱德知州李昭遘上其行義故有是賜
四年五月丙午太常丞致仕代淵爲祠部員外郎淵導江人
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簿歎曰祿不逮
親復何所爲卽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按撫兩川遺書
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致仕謝絕諸
生著周易旨要佛老雜說十篇於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
詔優加兩官淵晚年日茹食巾褐山水閒自號虛一子長吏
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
嘉祐二年夏六月以汝州龍山孔畋爲校書郎致仕絳州稷
山韓退爲安遠處士翰林學士承旨孫抃薦畋退有行義也
三年春正月以福州進士陳烈爲安州司戶參軍烈性介僻
進士不中退居陋巷二十餘年爲學不自得尤長於春秋學

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
於道有誅不近人情甚矣皇祐二年
秋甲子眉山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年洵二十七始發憤爲
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爲文閉
戶益讀書落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初與
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論
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
運使趙抃等曰薦其行義推於鄉里而修又言洵既不肯就
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六年六月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匹以築國子監
石經成除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

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爲相常欲官之友直謝去終身不仕

神宗治平四年秋七月太學助教劉易賜號安退居士仍賜粟帛易忻州人性剛介博學好古韓琦知定州上書所著春秋論授試太學助教幷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虢州盧氏晚習辟穀至是賜處士號

神宗熙寧四年夏將作監主簿常秩初不肯仕世以爲必退者也至是宰臣王安石更令秩在閭閻見所下詔獨以爲是被召遂起

十年九月己酉贈潁州團練推官邵雍祕書省著作郎賜帛以知河南府賈昌衡言雍行義聞於鄉里乞加卹也宰相吳充請於上賜謚曰康節雍初與常秩同召雍竟辭不起士大夫高之

祖宗科舉取人

太祖

建隆元年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士合格十九人楊鳳周立舜等

二年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合格十一人張去華等

三年知貢舉王著奏合格進士七十五人馬適等

九月復置書判拔萃科四年知舉浚儀辭居正奏合格進士八人竇德祥等

乾德元年九月丙子詔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薦公蔭達者重寘其罪故事每歲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以聞當令覆試陶邴覆試復登第

二年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合格者七人是月親征逢隨軍轉運使取士或在行宮當考安德裕柴成務王獻可董循張紳陶邴係元年所得之人

保鳳文藝者詔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私至是禁止

閏十二月丁卯召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於內殿覆試吏部試中應拔萃科田可封孫邁宋白竇利用上臨軒觀之試畢稱旨以利用爲右拾遺田爲著作郎各賜襲衣犀帶利用加錫鞍勒馬

二年正月詔曰先以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治達於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限三千字以上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屑於常調懷讜直者難動於有司必欲興自朕躬乎繼今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閤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三月知貢舉陶穀奏合格進士八人李昌齡等

三年三月壬寅詔禮部貢院閱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終場者以名聞　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　庚戌復取未經場八四十三人並賜出身詔自今勿以爲例知貢舉扈蒙

四年盧多遜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劉察劉蒭等

五年扈蒙知貢舉奏合格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上以進士武濟川材質最陋細之濟川乃學士李昉鄉人昉知貢舉上不悅會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非當上以問學士盧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令貢院籍下第人姓名三百六十人　癸酉召見擇一百九十五人朱準以下及士廉各賜紙札別試命御史李瑩等爲考官　乙亥上親閱

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與焉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
張宴會貢昉爲太常少卿考官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
爲常式宋準賈源范翔郭成範張素左貞董箱李巨源武濟
川裴詢黃相是年重試宋準賈源范翔郭成範張素左貞裴
詢李巨源董箱劉總田寶之柳毗劉洗任載宋玄慶徐士廉
安肅趙白貞梁誼呂鎗王佳王文範趙世南王利用王渭五
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
人學究十八人

夏四月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擇僚屬有才學公正者充
知貢舉與考試同看詳議卷定其通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
名至終場中禁私爲關科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
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八月丁卯王祐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祕書丞
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權同貢舉始此　戊辰上御講武殿
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登科名多
爲勢家所取塞孤平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盡革曩
昔之弊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出外賦題得進士王嗣宗以下
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
聞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王似宗王式劉克荷拔萃科

乾德二年四人

建隆三年復置選人限格未至者各取本州解至吏部試判
二條分五等放選利用等吏部試中詔翰林學士於內殿復
試帝臨觀之賜襲衣金帶

乾興元年宋若谷以下六十五人

天聖三年林異以下四人六年常禹錫以下八十三人九年
蕭樗以下三十人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上初卽位以封疆至遠吏員益眾思廣
振淹滯以資其間闕願詔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
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爾禮部上所
試合格人名上御講武殿出賦題覆試依次用韻命翰林學
士李昉扈蒙正定其優劣得河南呂蒙正李至張宏張齊賢
王化基王沔溫仲舒一百九人並賜及第餘並賜出身凡五
百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上自爲詩一章賜之唐
時禮部放榜之後醵飲今曲江號閭喜宴五代於名園佛舍
中周顯德中官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第一第二等
進士幷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寺評事通判諸州同出身及
諸科並送禮部免選優等注擬初資職事判司簿尉寵章殊
異歷代所未有也辭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上欲興
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乃召令升殿諭之曰到治所
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錢二十萬或曰太祖之幸西
京也洛陽張齊賢獻下幷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
選良吏懲姦謹刑十策太祖召見使坐問之齊賢以手畫地
條陳太祖善其四齊賢堅執其餘皆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

及還語上曰我幸西京惟得一張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齊賢舉進士上決欲置之高等有司第其名適在數十人後上不悅乃詔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悉與超除蓋爲齊賢故也

三年八月上先詔權罷貢舉恐場屋間有留滯者乃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

九月上御講武殿合試合格禮部人進入加論一首得胡旦以下七十四人　乙酉得諸科七十人並賜及第始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唯奏放榜秋試非常例也

五年閏三月上御講武殿覆試進士得蘇易簡以下一百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

雍熙二年正月上謂宰相曰夫設科取士之門最爲捷要然而近年籍滿萬餘人得無濫進者乎　己巳詔自今諸科並令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爲姦者寘之於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史不考而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貼經　上御崇政殿復試禮部貢舉人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七十九人　庚申得諸科三百一十八人並唱名及第唱名自此始據登科記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之從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

升人亦謂朕爲有私也皆罷之　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踰冠自言通誦五經通注上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綠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　壬戌復試又得進士上元洪湛等七十六人　癸亥得諸科三百二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丙子復置明法科分周易尚書各爲一科以論語孝經爾雅三小經毛詩專爲一科明法亦附三小經進士九經以下更不習法書又以鎖廳求試者率多繆濫令諸道州府自今擇材學優等而歷官無過者乃舉之仍先奏候報　甲科梁顥端拱元年夏四月丙申先是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上意其遺材　壬寅詔貢舉人勿以曾經御史不考而薦始令試官權知諸縣簿尉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自卽位以來親選貢士大者爲棟梁小者爲榱桷今封疆萬里人無棄材日思孜孜庶臻理本卿與蒙正曩者頗爲大臣所沮非朕獨斷則不及此宏頓首謝曰凡三掌貢士所取如蘇易簡王禹偁輩皆知名而罷黜者衆因致謗議時知制誥李沆亦同知貢舉誘議獨不及　程宿省元王扶陳堯佐石成之諸科盧苑以下八十餘人　上既擢馬國祥等猶恐遺材復命左右正言

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進
士數百人　丁丑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
人請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葉齊江拯趙準等
雍熙二年三月先是翰林學士知貢舉蘇易簡等固請親試
智盛度等一百八十六人賜宴令兩制三館文臣皆與賜堯叟等
王寅上御崇政殿試合格舉人得進士陳堯叟知白晉會姚揆蘇頌趙昌言
篇一首勉以修身謹行稽古效官之意
十二月上諸宰相曰國家取士歷級而升下位韜晦才行者
多矣當勿以此爲限庶朕急賢之志因言爲人臣者治平之
代功效難見若亂世則止用其才不順其行如陳平韓信頃
刻能立功業當治平則無所施其謀略故孔子四科以德行

爲長又言下位卑秩不可謂無貢士大凡孔子含章守道難
進易退不求聞達故常患其不能知也呂蒙正曰選試事任
則能否洞分上曰性之善惡何由知之蒙正曰人之爲善終
不能掩久則彌著至於爲惡亦然苟暫閒善惡或涉愛憎恐
誤任使必久而察之則賞罰無濫上善其言
淳化三年三月上御崇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
等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爲例舊制國子監開封
舉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上慮涉私是秋
特選官別試錢若水等覆考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
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贍有名稱者不處時以高輔堯爲首
疏請黜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於是召三館文學之士
始令黜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卮言日出賦題試
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叩殿檻上請會稽錢易時年十七日

詣府訟薦送不公輔堯亦投牒遜避請以易爲首開封府以
聞故有是命仍令兩制議所訟題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梁
右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力言易士行不可冠天府多士
上以士流紛競不可啟其端且欲鎮壓浮俗乃詔止拯罷兩
制議及覆考止令若水等有文行兼著者一人爲首乃以孫
暨等爲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並如初易初以輕俊被黜
既而太宗與蘇易簡曰當時文人且歎不與李白同時易簡
言易能爲歌詩殆不下李白太宗大喜曰果如是吾當以白
衣召至禁林會盜起淮南事乃止

二年正月乙丑命禮部尚書溫仲舒知舉御史中丞張詠知
制誥鄧韻同知貢舉刑部員外董龜正王涉同考試及封印
試卷自此始　癸亥詔今
歲舉人至眾乃依例恐有遺落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一百
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等二百五十人名聞內諸科一舉六
人特黜去之餘並賜及第

五月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
送必求才藝不使遺賢當俟奏名朕親臨試

三年二月學士王旦等三人同知貢舉　三月甲午上御崇
政殿親試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於殿後西閣考覆國子
監博士雷悅著作佐郎梅詢封印卷首親覽入等賜陳堯復
杜　二甲呂夷簡　三甲任布　周企李
甲姜遵　五甲石待問何宗朝等　四百九人及第賜宴日
以御詩褒美之上凡三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

百五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大近
來所未有也　四月賜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
學士院不及格上方欲來俊茂故特獎之

五年三月上親試禮部舉人得進士益都王曾以下三十八
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並賜及第　王曾省元王隨
韓億章得象等　先是貢舉
人集都下者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命吏部陳恕知貢舉恕
所取士甚多以王曾爲首及是黏名考校曾復中甲科時議
稱之

十一月河陽判官張之白上疏其一言科舉之弊略云聖人
居守文之運將放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限
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進士
之學者經史
之科入爲時所進用其選也殊其待也厚進士之學者經史
子集也有司之取者詩賦策論也是故五常六藝之意不遑
探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何
謂其然且羣書之中眞僞相半亂聖人之微言者皆多傳大
道之宗旨者非一若使習而成功得不揉雜粹之性蕩中正
之氣其爲吏也安能分挈治柄使教令不黜哉況夫儒者之
術不以廣記隱奧爲博學不以善攻奇巧爲能文若使明行
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不必使出於典章之外參以
正史至於諸子之意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亟斥
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捨聲病之小疵
如是則使夫進士之流知其所習之書簡而有限知其所學

之文正而有要不施禁防而非聖之書自委棄於世矣不加賞典而化成之文自興行於世矣上覽而嘉之召試舍人院除右正言

景德二年三月甲寅上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第爲五等李迪李諮上謂宰相曰昨親閱考官所定試卷意其入下等太多卽加詳考往往合格比緣入試多士黏名校覆在於公當而考官不知朕意過抑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閭其幼年母貧父所棄在舅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致絕葷茹禱祈又能刻苦爲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爲將作監丞諮及夏侯麟爲大理評事通判諸州進士第一等爲試校

書郎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場屋及禮部奏名而二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史參政王旦議落韻者失於詳審捨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集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夏四月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團練使副先是師道弟正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黏名考校堯咨爲考官教正道於卷中密爲私號正道既上第或告其事詔落名永不預奏　庚申上親試士百人得進士苑昭等五十一人餘賜出身特奏名進士李正辭論文武先後以爲文者本乎靜武者本乎動動以止亂而

■乎靜則先後可知上嘉其近理將擢上第會有言嘗犯杖遂補三班奉職　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乃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益試詩六首殊行文敏甚上乃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張九齡何嘗以僻陋棄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後一日復召殊試詩賦殊言賦嘗所私習上益愛其淳直改題他題既成上曰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　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進士新格詔頒行之　初陳彭年以進士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然於是更定條制多擅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不復揀擇文行止校一日之藝雖

杜絕請託然實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大中祥符元年夏上親試進士命李宗諤等八人爲考官論宗諤等務在精詳勿失賢俊賜進士姚曄等及第先是謝恩方令稽褐是日特賜綠袍靴笏以曄等三人爲將作監丞大理寺評事通判諸州四五爲兩使推官六以下爲試衛知縣餘簿尉（姚曄祖士衡鄭向杜衍王曙）先是監察御史張士遜爲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黏名之法士遜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答士遜乃自言引去上是之記名於御屏乃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二年六月上御崇政殿服勤詞學經明行修人第爲五等賜進士梁固等及第固灝之子也以灝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除

詣登聞讓前命願赴鄉舉從之

四年十一月先是汾陰赦書舉服勤詞學經明行修之士如東封例惟不重考　丙子上御殿親試進士邱殿榼請示詩賦論題所出上令錄示之方令試賦論中不得用小臣儒有字又以冬日景短罷常務不決卽令引試內新定條制舉人內試卷內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鄉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彌封籍錄校勘用御書印方付考官定等訖又彌封送覆考官再定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卽以相附近爲定始取鄉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遂臨軒唱第賜進士張師德丁度程琳等三十一人及第汾陰路多上文章　庚辰詔以約州參軍許洞推官解旦等九人姓名附中書言旦及進士范本陳矩詞學可采授旦著作佐郎本賜及第矩出身

五年壬子上謂宰相曰閱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籍有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銳請依本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詔錄諸州軍試題進內上將試進士慮其重復故有是用爲常例　已丑上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殿之廊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於榜使不得遷易始模印試題以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徐奭明　王杏孔道發演　一百二十六人

五月戊辰詔禮部權止今年貢舉

七年秋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令閤門祗候一人引送鎖宿不與得僚友交言違者閤門彈奏如所乘馬未至卽以廐馬給之因王曾駁詔與試舉與學士李維偶語閤門使魏昭亮意曾受維請託奏之因有是詔曾以妻疾產上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林肴張觀等二十二人賜及第除官如西京例上謂宰相曰近年舉人文藝頗精孤平得路然爲主司亦大有不易徇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多必須臨軒親試至於南省解發亦朝廷特爲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

八年六月以童子蔡伯希爲祕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爲校書郎以龜從善於教子召試中書而命之伯希四歲誦詩百餘篇初開封府解服勤詞學進士二十人爲下第者劉滬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比降恩詔搜羅才俊今乃變爲囚繫有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上曰此蓋當時不曾曉諭致此過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滬付外州拘管既而御史高弁上言滬訟事得實被責太過上以問旦旦曰滬訟本非有心據款乃俟其得解則訟乃是搢紳之蠹賊朝廷無其行誼官所宜棄聞弁妄形奏對由是言之向非聖斷明哲辨舉子誤犯則須連坐府縣御史抨彈甚無取也上

覽諸道貢舉之人盛於常年因曰外郡官吏未憶朕心比者詔累下但戒其徇私爾若能精擇寒俊雖多何害是歲多置謄錄院令彌封印官封印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錄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正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印院始送知考官考校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有不合格並許奏名　戊戌趙安仁上合格之人姓名上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謗議安仁等乃對朕亦以此語之矣王旦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　癸卯上御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加抹者未當命宰相閱視之旦曰考過爲艱難公在其中矣於是得進士蔡齊王舉正等四十九人　乙卯科舊籍范仲淹李若谷等三百八十人餘諸科並賜及第同出身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考定上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眞所謂搜求寒俊者故事當賜第一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乃居第一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士出兩節傳呼因以爲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齊廖西人

四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期同出身大禮之初貢舉人呈請頌者甚眾近臣詳考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天禧元年冬前江州瑞昌縣主簿劉若沖進所業命試舍人院以策論稍優特加兩資先是若沖建議自今召試者並請試策至是用其議而命之

二年秋詔自今試所廳舉人所在長吏先考藝業合格卽得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停見任其前後舉送長吏並重寘之其罪

三年二月翰林學士錢惟演等四人同知貢舉諸路貢舉人郭稹等見於崇政殿稹冒總裴殿三舉同保並殿一舉時有司欲脫王洙問洙曰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乃與稹俱罷

三月上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作詩賜考校官令皇子書示宰相得進士王整以下及第程琳常禹除官如前例

乾興元年夏壬寅以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壻也於是召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爲作之

仁宗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禮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各增置點檢試卷封彌巡鋪監門官有差　癸卯命御史劉筠等同知貢舉

二月乙丑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士宜令禮部貢院精加校試將來放進士特增置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人

三月禮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學士馮元編排等

第　乙巳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及第郊與弟祁俱以辭賦得名禮部奏祁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祁第十劉筠得清臣所對策擢第二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夏四月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道宗等諸科王播等爲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參軍道宗等皆年止五十常應六舉王播年止六十常應八舉上因謂大臣曰此雖舉業非工然閔其白首無成故甄錄之第一甲葉清臣鄭戩高若訥余靖曾公亮宋郊二靖宋祁宋庠侯宋咸尹洙胡宿第一人爲通判德車結旌賦詩

三年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發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師今得三司移文以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給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免之

四年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人實應三舉諸科五舉並免取解詔增西川廣南東西路諸州軍進士解額有差　又詔命官鎮廳應舉自今更不試所業乙第者免責罰古制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不工勒停不及格者同至是上欲開誘進士之路近臣參定而降是詔下第免責景祐元年四月又有詔蓋此專指下第者被一次不得解者

冬十月乙酉詔進士諸科曾經先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省試

五年春已未詔禮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咸慶聲律而不得騁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離析經注以辨問目　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爲封彌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舊制　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及第三百三十七人

陳希亮文彥博二甲劉敞王洙有讀烈賦　南風之薰詩　執政如金玉諭

夏癸酉試特奏名及諸科賜同出身詩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厲文學毋坐視日月以望恩澤

七年閏五月己未朔詔禮部貢舉庚申詔曰朕試天下之士以言觀其趣向而比來流風之弊至於附會小說磔裂前言兢爲浮夸靡曼之文無益治道非所以望於諸生也禮部其申飭學者以明先聖之道有合朕意焉

八年春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同知禮部貢舉

三月御崇政殿親試進士王拱辰等二百四十九人並賜及第劉沆孫抃蔡襄田況石介歐陽修二上三名並僉判甲田師錫元絳劉元瑜孫甫唐介尹原上三名並僉判

八月學士晏殊言唐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校材識今專取記誦請終試策一篇詔近臣議可否咸以諸科非素習議乃止

明道二年秋七月乙亥詔諸州自今考試舉人並封彌卷首仍委運司於所部求才學若公勤者爲考試監門封彌官

景祐元年春詔曰朕念天下士鄉學益繁而取人之路尚狹使孤寒棲遲田里白首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

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常
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預先朝御試試不合格毋輒黜
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
三月戊寅試禮部奏名進士張唐卿以下並賜及第張唐卿
詩直史祕林槩張來楊靖蔡挺蘇舜欽柳
三友石延之石元之梁適柳三接劉安世
四年春甲寅詔禮部貢院自今年三月一日申請貢舉其舉
人到省以十一月十五爲限先是賈昌朝言舉人有親戚仕
在本州及侍父祖遠官本州二千里宜赦運司選官類試以
十率之取三人詔兩制議丁度言貢舉古制以五月一日申
請十月二十五日上召于省若二千里移試不及願稍寬其
期一如昌朝說故降是詔自是諸路始有別頭試
六月丙申詔開封及國子監及別頭試自今封彌謄錄如禮
部左司諫韓琦之請也
十月己未章得象言開封進士章仲昌臣鄉里疏屬實無藝
業近聞訟訴發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　時鎖廳應舉
人特多開封投牒者百十國子監及諸州不在及出榜宰相
陳堯佐之子博古爲解元參政韓億子孫四人無落者故嘲
謗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直集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
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寶元元年春試禮部奏名進士三百十八及第賜諸科四百
十四人及第并出身特奏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
林宴初試太學篇　呂臻祖無擇石揚休王昇司馬光李
大臨范鎮呂晦吳中復吳充陳薦中先是

以開封所解進士陳博古等嘲謗籍籍詔陳博古并韓億
四子并兩家門下士范鎮家靜試卷皆勿考鎮成都靜眉山
人考官奏請鎮固有文久馳名場屋非附兩家之勢而乃得
聽考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爲第一故事第一人賜第末
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修殿庭唱第上三人
亦抗聲自陳鎮乃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拜出退就列無一
言眾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辭奎知益
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人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字
名世
二年十一月壬辰詔禮部自今詩賦論題並以注疏所解揭
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目有疑當請者仍不得近籤

閏十一月鎖廳別試
慶歷二年丁巳命翰林晏冠卿權知貢舉初學士李淑侍經
筵詢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奏曰唐調
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以進士試策臧裂請帖經以見
其學試雜文以見其材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
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
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爲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
試以時務策五首論表贊各一首以代詩賦大和二年試帖
經略同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首八年禮部試以帖
經口義次試策五道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自後變易而
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

求理道不以雕篆爲貴得取士之方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有退落士之中否係於幸不幸耳顧約古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幷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而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二月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取士之制景德以來爲法尤密言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不容私詩賦策論才能可見兩月餘研究泛取不擇三篇不能盡人考究　又言殿試始于武后不足法　辛巳詔罷殿試翰林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祖宗故事不可據廢越三日詔殿試如初

三月賜進士楊寘等三百三十七人及第寘察第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帝臨軒啟封見姓名喜動於色謂大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判潁州楊寘碑絳王安石呂公著蘇頌傳堯俞呂夏卿

三年八月上擢任范仲淹責以太平仲淹條奏十事三曰精貢舉略云外郡發解進士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其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名姓大非里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精意盡其所能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既聲病所拘意思不達或音韻中一字有差生平苦辛即時擯逐如音韻不失有末學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此乃議者所共爲言也謹參考眾說取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設定學舍保薦以行業進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分而歸于天也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更須封彌試卷藝業定奪高下訖入進御前選官覆考重定高下訖然後開看明年施行南省所定高下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更不移改若等不同八數必少卻加封彌更宜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牓此爲至當內三人以上即於高等八中選擇聖意宣放其考校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人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四年春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常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宋祁御史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修侍御史梅摯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乃此李清臣史臺合奏曰伏奉詔有曰取士當求其實用人當盡其才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覆名實有司策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才此乃議者所共爲言也謹參考眾說取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而教之以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設定學舍保薦

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向今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
治亂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取大義則執經者不專
於記誦矣其詩賦之未能肄者雖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
者尚如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盡人之才者
也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
其大要也其州縣封彌謄錄進士諸科帖經之類皆苛細而
無益一切罷之法行則申之以賞罰如此養士有本取才不
乏爲治之本也　乙亥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
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
句以拘牽之則吾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爲士有純明茂材
之美而無文學作成之法其飭身立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

而並進則無文德敏行之才可以見爲此取士之甚弊而學
者自以爲怠亦曰屢以爲言此令詳酌仍令政事府參定皆
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
其說簡程式則閎博者可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
兼行古法以勉中人頒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
爲如此則待人之意周取人之意大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
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
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
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不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其
令曰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以屬部官爲教授三年而代
選於吏員不足取於鄉里宿業有道業者三年無私遣以名
聞

寶元元年六月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考

皇祐二年十一月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遣念書童子赴

五年三月辛酉賜進士鄭獬等五百二十人及第二百人出身三百五十人同出身獬安陸人也楊繪員正象天賦律聽孟李無黨李肅臣呂陶李定蒲宗閔楊古容錢藻

秋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並以四通爲合格凡經止問大義不須往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詔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卽送別頭

嘉祐二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先是進士益相習爲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厚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乃嚴禁挾書者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議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或爲祭歐陽修文投者嚴其法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于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式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謬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

五年三月己卯詔貢院所試詩賦經義並如舊制本志以爲楊察建是議而實錄但上封者言新制不便不出主名

六年四月進士一百八十三人士者通天地人賦明詩民黃履劉奉世賈易江衍孔文仲韓忠彥王安禮張燾同出身許將范祖禹孔武仲沈括呂陶諸科二百四十七人及第六人同出身許將范祖禹孔武仲沈括呂陶

四月丙子又下詔乃其貢院申請卽本志所書楊察初議弘

按察權判貢院初建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八年四月

貢院復有申請其議則實察五月所建者在不知此時察仍
判貢院或已罷爾今兩存之仍於此年依實錄不出察主名
本志又於此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辭賦新體拔方平
以六年二月知貢本志誤矣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考
尋罷之蓋慮思此或致折退寒士故也

夏詔科場舊條皆先朝所定宜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四
年宋祁等定貢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
試有期緣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封
彌謄錄一切放罷見外解送舉人自未封彌謄錄以前多采
盧譽苟試官別無請託亦先取本州曾經薦送舊人其新人
百不取一封彌以後考官不見姓名即須實考文藝稍合至

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詩賦先考策論定
去留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
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去留
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題命事若記
問該富則辭理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開敷對多挾他說對
不及五通盡黜之即與元定解額不敷若精麤畢收則濫進
殊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少更其制兼聞舉人經史疑義
可以出策論題目凡四十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時務亦鈔
撮其要浮僞滋甚若爲考試又舊制以詞賦聲病剽切之類
立爲考式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限聯數不限字數且
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非常觀唐人程

式試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辭藝亦工拙相半近儒是古非
今不爲通論自三聖以來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爲
高策論即以激訐肆意爲工中外相傳愈遠愈濫非惟漸誤
後來自試其合格能幾何人伏以祖宗以來得人不少考較
文藝固有規程不須變更以長浮薄請如舊制故降是詔

天聖七年置武舉皇祐元年詔罷之嘉祐八年樞密院奏以爲
文武二選所關治亂不可闕一與其任用不學無術之人臨
時不知應變以撓師律不若素習韜略頗閑義訓之事緩急
驅策可以折衝況今朝廷所用人稍有聲稱多由武舉而得
則此舉不可廢明矣即詔兩制詳議所集舉業及較試取中
推恩之數兩制議請隨進士等科開設許在京管軍及正任

橫行使副知雜及三院御史諫官并轉運判官提刑三路知
軍州及路分總管鈐轄各奏舉一人試及武藝優者與殿直
次三班奉職殿直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絕倫者聖旨學
士買黯又奏請如明經之制於太公韜略孫吳司馬諸兵法
及經史言兵事者設爲問目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釋辭理
明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略可施行者爲通從之而令每開舉
則兵部至歲中具所舉人名數以聞明年三月命館職兩人
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命馬軍司試弓馬武藝具所試等籍
送試官參校合格以名聞至八月則命官與判兵部同試策
於祕閣命直學士以上及正任或橫行使一人與軍頭司試
弓馬武藝以所試等第籍送祕閣試官參考合格者以名聞

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蓋嘉祐八年始議治平元年九月丁卯遂詔復置武舉

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爲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爲孰優所得文武長才與今爲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爲孰辨較此四者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模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才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浮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議上上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至是卒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立新制如安石請其新制曰中書言今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并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論一道次時務策取諸科解名增解進士以熙寧二年解明經數爲率如舉人數多於熙寧二年即每十人更取諸科額一人諸科額不及三人者聽依舊每二十如十人法禮部奏名於諸科解額取十分之三增進士額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進士開封國子監諸路嘗應諸科改應是科者別作一項考校其諸科內取到分數並充進士奏名將來科場諸科宜令依舊應舉候經一次科場除舊人外不得應諸科舉五路先置學官中選書擇逐路各三五人雖未仕有經術行誼者亦許權教授給下縣主簿尉俸願應舉者亦聽候滿

及第出身館第五請依舊賜進士出身無以同學究恥之不從綰後再言卒從之初命綰知舉時專以經取士前史與亡治亂之蹟學者莫得習綰於策問悉訪史學至是奏進士張曦等合格號爲得人事已綰入對上曰卿以史學問矯學者可謂舉其偏矣（徐鉉李格非邵洵武楊洵劉勃鄧洵仁安惇）

元豐二年春丁亥詔以經義論試宗室

二月辛未知舉許將上合格進士朱浚明等　庚辰御集英殿策試遂賜（時彥陳瓘朱浚明晁補之家彬張康國）等三百四十八人及第出身（是時免試刑法）

五年三月知舉李清臣上合格進士劉棨等　壬辰御集英殿策試遂賜（黃裳劉棨張耒李西美余深郭祥正程俱楊時禾楊庭傑）等五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是年罷詩賦）

人及第出身槩開封人袁劍補人也袁初考下等上親擢爲第一考官蘇頌等各罰金

八年丁亥三省言禮部貢院火試卷三分不收一分欲令禮部別鎖試從之

三月兵部侍郎許將給事中兼侍講陸佃祕書省監孫覺並權知貢舉以遭火再試也

夏四月己巳詔再試進士及諸科武舉人罷今年御試內應直赴殿試者以前舉省試等第名次編排在今來正奏名之下不曾赴省試者卽與正奏名進士同場別號試策一道

五月乙未禮部言貢院以合格進士鄭奕江嶼劉正夫太史章杞究王諱駁放　丙申太皇太后曰此舉人亦未通知特及第八之上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雜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賞從事於法者稍不遠義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卽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爲始詔丙申賜劉逵等五百七十五人（徐處仁謝貢佐白時中鄭居中胖昂正常孫漸劉洵仁王衰侯蒙劉正夫宋鼎並釋褐武舉進士並賜袍笏銀帶逵隨州人是年狀元本焦蹈卒）

哲宗

元祐元年閏二月尙書省言禮部以掌貢舉爲職伏見朝廷用經術設科蓋欲人知禮義學探原本近歲以來承學者多聞見淺陋辭格卑弱其意在於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略去諸儒傳記之說爲文者唯務解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學深虞人才不繼而趨用之文從此遂熄欲乞朝廷於取士之法更與裁定　又禮部言乞置春秋博士及進士專爲一經　又侍御史劉摯言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猶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爲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尙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三場論第四場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前二場爲去留後二場爲名次又言近制明法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雜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八之上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雜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以裁酌如賜開允卽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試爲始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聞奏所有將來科場俱依舊法施行

三月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奉聖旨令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監司業議聞奏臣切有所見不敢以不聞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文學爲後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爲先辭采爲後神宗皇帝悉罷詩賦及經學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此乃革歷代之積弊復先王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天下學官講解

及科場程試同已者取異已者黜又黜春秋而進孟子廢六藝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學不勉勵德行此其失也今國家大讓科場之法欲盡善矣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爲一科立周易尚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爲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士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爲諸家孟子止爲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已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於家狀前開坐習集某經臣愚所見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禮部等官所議榜國子監門及偏下諸州有州學處榜學門令舉人限一月內投狀指定文爲工以理者於言爲實而所根者本以文者於言爲華而何法爲善仰本州附遞以聞候到京齊足更委其宅執政看所逐者末先帝革去數百年之弊不爲不遽而議者不計本末乃欲襲前日詩賦之弊未見爲得也願陛下詳審而聽行之又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孟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二道一問歷代一訪時務禁用釋典不得專據莊老比於專用詩賦使學者弊精神於無用之文得失固相遠矣章三上又爲六說以開言者其後詩賦以經義訖並用云

詳參酌從長施行先是光以奏稟示范純仁純仁答曰孟子恐不可輕猶豫六經之春秋矣更乞裁度光欣納之

左司諫王嚴叟奏臣竊爲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定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舉之名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夕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漸意非所以篤教化育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解之餘止以公私試第其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而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爲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見禮部會議科場欲復詩賦議修字至殿試唱名各升一甲姓名如歷官後犯正入已贓及違犯名教斷訖收坐舉主並依舉選人轉京官減一等　先是司馬光言昨已有朝旨來年科場且依舊法施行竊聞近

有聖旨其進士經義並兼用注疏及諸家之說仍罷律義先次施行臣竊知朝廷之意蓋爲舉人經義文體專習王氏新學人務趨而集之臣所乞置經明行修科者欲使舉人趨向云科場敦尚行義不專取文學所以美教化厚風俗比於經義文體尤有切要宜使舉人預知欲乞亦降朝旨先次施行況與進士舊法兩不相妨

十一月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議從之

二年四月丁未詔制科之設舊矣自西漢之世始詔有司詳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天下魁偉絕特之材守經自重之士得以並進而讜言正論益以上聞自斯以來歷世用之逮乎祖宗以神聖文武繼繼承承設六科之選策三道之

正以綱維天下賢俊百餘年間號稱得人先皇帝興學校崇教術以作新人才變天下之俗故科目之設有所未遑今天下之士多通於經術而知所學矣宜復制策之科以求拔俗之才禆於治道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自今年爲始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仕未仕以學行俱優堪備策問者充仍具辭業進餘依舊制

十一月庚申三省奏檢會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二日指揮將來科場且依舊法施行四月十二日指揮仍罷律義六月十二日指揮今來科場程試不得用字說並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已見即不許引用申韓釋氏之書考試官不得於老莊子內出題舉經明行修人京東京西河北陝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江東江西福建河東兩浙城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廣東西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夔州利州路各一人委州縣當職官同保狀任申監司監司再加考察依上項人數聞奏仍於發解前牒報本州充本州解額赴省試無其人則闕上件逐次朝旨並已施行外今欲依項下一考試進士分爲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試律賦一首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問子史時務策三道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一新科明法依舊試斷案三道刑統義五道添論語義二道孝經義一道分爲五場仍俟元祐五年秋試施行其諸路舉到經明行修之人如省試不合格即未得翻落別作一項奏取旨揮從之

三年二月監察御史趙挺之言貢舉用三經新義取人近二十年今閭外議以謂蘇軾主文意在矯革若見引用新義決欲翻落請禮部貢院將舉人引用新義注疏文理通行考校詔送貢院照會又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挺之請也呂公著家傳云初公著在仁宗朝嘗請進士先策論神宗初又獻議以經術取士及知照寧三年貢舉遂密請臨軒專用策試未幾公著以言青苗等事得罪去至是特廷試執政之以照寧復策之初進士葉祖洽議議祖宗自後對策者謂前朝以阿當世因以爲策問可廢當復詩賦論公著曰天子臨軒發策延四方貢士詢以治道豈非近古良法耶至於對者之是非邪正則在考官去取爾乃復舊試策

三月丁巳御集英殿試進士　戊午試武舉進士　癸亥試特奏及武舉進士射藝於崇政

庚申試諸科及奏特名人

殿惟恩補官十有五人詔龍及考校祖宗免親試法日錄云
照寧後稍知向學故科舉比進士少寬乃
分考以爲別異便知勇向學至是龍去　己巳賜進士李
常寧劉壽曾援楊彭史愿史通范致虛賁等二十四人及
第二百九十有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內宗室
子湜爲承務郎餘爲承奉郎諸科明經七十有三人各賜本
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　庚午賜特進奏名進士武舉諸
科進士經明行修王鄰臣等同五經三禮學究出身假承務
郎京府助教諸州文學助教右班殿直三班奉職借職差使
凡五百三十有二人　甲戌增賜新釋褐進士錢百萬酒五
百壺爲期集費
六月庚辰詔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
取應解發合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應解二人者均
取卽有零分及解額一人者並通取文理優長之人
九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尙書侍郎學士侍制兩省御史
臺官國子監長貳疾速詳議聞奏臣等伏以天子親策貢舉
自漢以來未之有改唐之進士雖試詩賦然惟有司奏行而
已國朝開寶六年太祖始召進士親試於廷當時公卿不知
建明易以策問而唯詩賦之用因沿著令莫之能改神宗皇
帝以爲非天子臨軒所以延見貢士詢求治道之體熙寧三
年始改策迄於元豐五年賜策問臣等以請學校教諸生州
郡發解禮部考貢今已悉用詩賦足以審其辭所有御前進
士宜一依先帝故事試策合於體於古爲允

十月傅堯俞等準元祐三年九月九日敕中書省臣僚上言
將來殿試宜卽用祖宗試三題之法并乞賜論語中外之士
十一月中書舍人彭汝礪言臣準禮部牒奉旨令兩省兩制
同共看詳修立到考校詩賦并格式聞奏臣伏念先皇帝受
天明命悼道之滯獨斷初用經術造士以革數百餘
年之弊士知本且知方而議者獨病辭章之不工欲頗隋唐
之弊法狎玩經說口耳道眞學者疑之臣考於心驗於古參
於今反覆曲折終未見其可臣愚以爲今學校選舉宜一用
元豐條約令經明行修賢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損益焉蓋亦
庶幾矣如詩賦決當寢罷臣涉道淺陋不足以偏辭獨見號
眾人之所同是否朝廷已行之法必未能改爲更乞下學士
大夫詳議可否以求其中庶幾是非好惡有所歸宿
閏十二月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汝文監
察御史趙挺之王彭年言臣等近者累次論奏乞以經義別
爲一科今與詩賦科並行均取者蓋以見行科場詔條將來
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賦舉人許依舊法取應解發合格人
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以此觀之則是朝廷更無用經術設
科取人之理止以舊人未習詩賦且於將來一次科場量以
分數收取而欲陰消之故也臣等所以區區者非特爲舊習
經義舉人頓然失業爲言且以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以義理
論之則以經術勸士爲先聲律爲下以教化言之則通經術
者爲利溥事聲律者爲害大竊今聞太學生與四方之士觀

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十六　通圖叢書　甲
太平治蹟統類卷二十六　通圖叢書　甲

675

望朝廷意旨皆不復治經旨凡於義理之書一皆斥而不談
傅士所講與其父兄之訓不復更及高遠羣居切磨惟以論
聲韻調平側事屬對較比擬以輕巧靡麗爲務此臣等所以
慮道術日衰以就廢絕將復如唐末五代時學士習識漫陋
此有智之士固多太息而流涕也臣等今采之輿議欲以經
義詩賦各設爲科一經義進士科欲試四場試經義六道每
經二道欲以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內第一場各題一道第
二場各出題一道又許占對三經以古今注疏及已見所長
文理通贍者爲合格不得如舊日止記誦一家之義第一場
試經義三道每經一道共五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
策三道並問子史時務一詩賦進士科試四場第一場試詩

賦各一首第二場試經義四道出題同第一場人許占對一
經試本經三道論語孟子一道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試
策三道並問子史時務右伏望聖慈深惟國家教化之大陶
冶人物之重四海執經之士十八萬人仰候令之所向詔以
臣等愚言付之有司如或不謬特降指揮不勝幸甚明年四
月八日詔應進士不兼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增治一經增
減試一場常等此奏乞存留經義一科並行均取豈朝廷果
嘗欲廢經義科乎當考

四年夏四月禮部言經義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
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
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

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
願習二大經者聽卽不得傳占兩中經其治左氏春秋者不
得以公羊穀梁爲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
第二場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餘如何並以四場通定
高下去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卽令分額及元額解一
人者聽取辭理優長之人從之初八日并十九日新紀成午立試進士四場法
十一月十二日已立四場法已未詔元祐二年以前諸科舉
人改應新科明年法聽取應外自今更不許改其獲冒應人
仍增舊賞從禮部刑部請也

十二月禮部言諸路申請貢舉敎經義兼試詩賦進士及經
義進士解額各取五分窃慮兩科考者不齊拘定五分則似未
盡乞行拘取看詳進士兩科試法不一舉人互有輕重難易
之論兼試人數不定則解額難以均當終非通法不可久行
詔來年科場以試畢舉人分數均取後一次科場其不兼試
詩賦人解額並依元祐三年六月五日所降朝旨如未習詩
賦人許依舊法取應合格人不得過額二分之一已後並依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敕命考試進士分爲四場試本經
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一道第二場試律賦一首律詩一首
第三場試論一首第四場問子史時務策三道以四場通定
去留高下內仍減時務策一道

五年十一月右正言劉唐老言請治經舉人以大義定去留
詞賦而兼經義者以詩賦定去留並以策論定高下仍依舊

分經考從之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自祖宗以來固欲兼用詩賦未聞專以詩賦去留也而言者以爲治平以前詞賦取士則去留主以詞賦熙寧以後經術取士則去留主以經術又以爲緣非不輕考校故當時定四場取之制不亦過歟言者以爲主司已自有四場通定之文所主不一各隨習尚互爲升黜臣以爲學者所習各有所長四場程文各有優劣惟所主不一取其優長故無遺才雖各隨習尚互爲升黜又何害耶今就專以詞賦去留若賦不合格則義策論雖精深罔賜不可復取如此則博學能文之士所失多矣伏望依元祐一年條制以四場通定去留高下庶幾無失人之弊

六年春正月己巳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范百祿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蘇軾等言貢舉之法習詩賦者仍試經義既舉者期於必得則務在兼通至有所試人數多少均爲取士之格如此則永遠可行而學者專精一藝易見成就惟陛下裁擇　又云四月二日敕臣寮上言近覩科場限制字條制不便再具詔列乞今後賦論策經義並不限字數今已得旨策過三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臣之愚以爲朝廷以言取士而禁其多言未應古義且非聖朝取士之良法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長賦幾千

舉詔五路進士及諸科明法人就試終場零分不滿十人許解一人仍取文理優長以尚書省言通利軍等處將終場十人以下零數添解一人不應元祐貢舉故有是詔　己巳集英殿試禮部奏名進士　庚午策試正奏名進士及武舉

壬申試明經諸科律科并雜科特奏名人　壬午御集英殿賜進士諸科渭涓以下及第出身假承務郎文學等（馮涓宋壁吳時蒲于之孫曾場箱藁道孫近孫漸杜諶旃訪侯開李祝劉千之）總六百有二人涓聞中人也　癸未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劉必以下同出身假承務郎京府助教文學州助教三百二十三人武舉進士賈君文等三十三人　乙酉延和殿太皇太后宣諭曰今歲御試考校定後兩日方唱名於內中火禁非便其令自今後具考試

言但爲浮辭不求典要當時能文者往往效之得張方平揚
斥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喜爲怪僻句得歐陽修革去而
其風復雅但係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優
渥而校其字之多寡貢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
理伏望朝廷更賜詳酌詔詩賦論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
理優長者準此

五月癸巳詔祕閣試制科論題於九經兼正史孟子楊子荀
子國語并注內出其正義內毋得出題

六月甲子置廣文閣解禮部狀近準都省批狀勘會開封府
遇科場歲多有四方舉人冒貫幾縣戶名取應及太學生員
依條須在學及一方方預就試其間有未及一年之人亦不
舉人且令試策此復全試三題其雜犯舉人未得黜落別作
一項聞奏

五月癸卯禮部尚書蘇軾言伏見元祐貢舉敕諸詩賦論題
於子史書出如於經書出而不犯見試舉人所治之經者襲
今相度欲乞詩賦題許於九經孝經論語子史並九經論語
注中雜出更不避見試舉人所治之經但須於所給印紙題
目下備錄上下全文並注疏不得漏落則本經與舉人所記
均一更無可避兼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爲去
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爲進退於忠厚之風不爲
無補詔依奏今來一次科場未得出制度題目

紹聖元年春正月戊子禮部言諸州軍就試進士及千人以
上差點檢試卷官二員每增五百人添一員人數雖多不過
六員從之　丁酉蔡安持言貢舉敕五百人以上差點檢官
生員每十人發解一人從之

八年二月御史中丞李之純言比歲朝廷十科學士之令益
已行之累年近臣所薦者多而拔用甚少乞委輔臣詳擇稍
進任其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多是武臣推舉其類科必
有可用之人宜加考察

三月庚子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之文工
拙不甚相遠難於考校祖宗舊制御試進士詩賦論三題施
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聲律對偶非
學問淹洽不能成章若朝廷不復行祖宗三題舊法則學者
未知朝廷所向檢書已降指揮將來一次科場如有未習詩
賦舉人許於舊法取應解發分格人不得過解額三分之一
以後並兼試詩賦詔來年御試將詩賦舉人復試三題經義
舉人且令試策此復全試三題其雜犯舉人未得黜落別作

一員千人以上差二員既舉試官分定考試又獨力點檢試卷實恐力有不逮若以犯不考試卷爲合格止坐點檢官獨試官無責必不加意考校顯見條約交互未爲均便欲乞除在京外於貢舉敕內改點檢官爲考試官字所貫五百人以上添官考校同心合議參定去留士無遺濫從之

三月丁丑詔今次御試舉人依舊試策　庚辰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復元豐上舍推恩之例以廣樂育之盛德詔太學合格上舍生上等推恩免省試每次科場不得過二人仍附春榜人數　乙酉上御集英殿進士策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能勤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力可富可口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士以柔遠也而羌夷之侵未弭

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至於吏員猥多兵備刓敝僥倖薦至寇盜倘藉此其何故也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人亦何心焉子大夫其意陳之毋隱中書侍郎李清臣之詞也　乙未三省言擬到武舉人推恩策入優等上三人與右班殿直四人以下與三班奉職減三年磨勘武藝絕倫更減二年磨勘上舍更減二年磨勘不入等與三班差使減年磨勘有差從之　丁酉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畢漸唐寅趙完劉藝王孝迪程俞漸等以下及諸科並武舉人內謝

三月甲子御集英殿放特奏名進士及諸科並武舉人內謝師古本貫鬱林州陳漢奇本貫高州詔以遠人各賜絹二十匹李維岳以高年賜絹一十匹是日未放封看三人程文至

第四人展讀千百字曾布與蔡卞俱云文字顯不如第三人恐不須讀放封乃章惇之子持也至第五人宣論云對策言先朝法度當損益可降布曰事有適於時變於人情固當損益恐無可降之理使先帝在位至今有可增損亦當隨宜損益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進曰先帝則當損益陛下方紹述先志不當損益布曰恐無此理上顧卞曰如何卞曰不知如何損益京曰但言事合損益者不可不損益布曰如此乃是卞亦默然上曰更不須降然卒降第七人及啟封則李元膺乃察之子也布又曰第二人方天若程文中言元祐大臣當一切誅殺又言子弟當禁錮資產當籍沒古今政事無義理此姦人附會之言不足取上曰只是敢言布曰此有所憑特非

四月壬申殿中侍御史許亮宋言罷十科貢士法從之

多士元祐楊畏覆考專取主熙寧元豐者故漸爲之首

下通應諸科經律及第出身者六百人時初官考取答策者

敢言也天若乃蔡京門客上曰不知布曰前放榜一日章惇問臣曾論否布曰不聞惇曰有一舉人論元祐人當誅上甚稱之既而林希爲臣言此方天若及於放榜惇亦對蔡卞言惇知此必天若卷子臣曰恐是惇曰何恐之有決知是天若也上乃曰惇何以知之布曰非天若不敢爾惇所以知之況京乎林希曰天若在京家安下布曰惇每言人臣不敢欺罔此誠至論陛下深居九重若容人臣欺罔何所不至如天若欺罔孰大於此上頷之天若興化軍人也

元符元年冬十月壬辰三省考試所試宗室文字合格者八人詔各遷秩內士暕仍賜進士出身

三年二月己丑知舉徐鐸上合格進士　庚寅詔貢院就放李釜范志明張邦昌孫宗鑑孫安國黃潛善毛友童王安中孫薿等以下五百五十人及第出身釜大名人也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二月都水監丞李夷行乞復詩賦科與經義並行彭汝霖劾夷行非所宜言且云若不懲戒則議欲壞神宗法度者將接踵而起左僕射韓忠彥收其章不行汝霖又言陛下方以繼志述事爲治專用經術取士而夷行狂瞽妄說儻不明降指揮則天下不知禁責夷行遂罰金

崇寧元年七月辛亥詔進士勿治春秋

崇寧二年三月知舉安惇上合格進士李偁等　丁亥御集英殿策試遂賜蔡嶷唐綰楊郁滕庾劉亮李南强蘇元老胡世將王韶劉靚師丙焉庶載王鈞宋輅吳涓楊廣李光徐銳杜充趙鼎等以下六百七十六人及第出身倜鳥程人嶷開封人也

十一月己丑大司成僎昇言武士之制未備請倣文士爲升貢之法已巳詔從之

大觀元年六月癸酉御集英殿賜上舍生李邦彥段拂等以下二十九人及第邦彥河內人也初懷州教授眉山任諒試諸生邦彥每中優等至是果第一諒嘗作新學記上重其文有旨取以入上曰文士也遂擢提舉夔路學事

二年知舉余深上合格上舍生　戊寅御集英殿賜王俁以下十三人及第俁成都人也

三年三月庚戌御集英殿策試遂賜賈安宅楊渾唐重聶山史直之孫高李昉文彥奇孫瓘史祖道任穎宇文黃中史旂李天民史興權以下六百八十五人及第出身安宅烏程人也先是中書侍郎林攄唱進士第而姓甄而呼堅名益而呼快於是中丞石公弼論攄不學無術傳笑中外

夏四月戊寅罷攄知滁州

四年三月先是知舉王圖南上合格上舍生　丙寅御集英殿賜劉日新以下十五人及第日新麗水人也

政和二年二月壬子知舉蔡薿上合格進士路允迪等三月己巳御集英殿策試遂賜莫儔程洵武万俟卨李從史易用唐允彰張秉宋昌史與權王純仁石有中余堯佐師與史機孫延宋朝英楊師錫王資孫坦程林呂天覺王升許允等以下七百一十人及第出身允迪應天人儔餘杭人也

初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詆詔送較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禁人習詩賦至是儔榜不賜御詩而賜嚴未幾知樞密院事居厚侍御經筵進詩爲改曰號後

聖作屢出士大夫亦不復守禁矣

二年三月壬子知舉俞栞上合格上舍生　癸酉上御集英殿賜陳公輔胡松年胡舆義等以下十九人及第公輔天台人也

四年二月庚戌知舉張克公上合格上舍生　丁巳御崇政殿賜張綱蔡居中汪萬頃以下十七人及第綱金壇人也初克公與同知舉霍端發宇文粹中皆太師蔡京所不喜者時中丞蔣猷劾貢院必有違法邀名之事下開封尹王郁體量得知舉聯名書曉示一事以爲邀名而門下侍郎余深言曉示書名以結兩學之心此風不可長克公因以對自辨上言祖宗朝有三元今張綱有四元克公等又奏綱凡五魁多士及是唱名侍立上以爲得人知舉官有賞於是深語塞而猷

大受賀允中史渠田孝孫等以下六百七十人及第出身崧卿山陰人棠仙井人也

六年三月壬寅知舉慕容達上合格上舍生　癸丑御崇政殿賜臧璀以下十一人及第璀鄱陽人也

七年三月甲辰知舉蔣猷上合格上舍生　庚戌御集英殿賜景徹以下十二人及第徹永康人也

八年二月己卯知舉陸德先上合格進士何大圭等

三月戊戌御集英殿策試有司考加王楷在第一上不欲令
魁多士遂賜王昂周天衢周望孫之才楊裕師成石粹中湯
朋舉任鋹師庚程敦臨史似史充張炎等以下七百八十八
出身大圭晉陵人昂開封人也
宣和元年三月己未知舉陸德先上合格上舍生程文高下
失當乃別求升降　辛未御崇政殿賜王俊義以下五十四
人及第俊義海陵人也
二年二月知舉王孝通上合格上舍生程文　三月壬寅詔
賈院所定不倫乙夜親覽次其高下遂御崇政殿賜祖秀實
以下二十一人及第秀實蒲城人也
三年二月乙酉詔罷三舍並諸路提舉學事官蔡攸史鼎曰
宣和三年二

月詔罷辟雍而取士以科舉之目者梁師成之言也時王取
爲左相用事而師成從中秉權以相表裏因取天下贍學錢
始言作羅本謂若封樁者專事定憑
歸應奉司爲佞淫巧實本旨云　癸巳知舉趙野上合格
進士宋齊愈等
三月丁未御集英殿策試遂賜何渙宋齊愈范宗尹楊楚林
史藻席益陳康伯何知柔楊懷文之奇朱雍楊邪衡楊師心
杜軫馮舜臣史度師敏功等以下六百三十人及第出身時
有二士對策甚直初考睦德先輩欲重致其罪而詳定官李
邦彥見而奇之奏乞聖裁遂置甲乙科乃劉寧正范宗尹齊
愈臨邛人換禾康人宗尹鄧城人也
四年二月癸巳初貢院點檢除朝廷選外餘藏知舉奏辟既
久遂成私舉己詔罷奏辟至是言者謂春秋銓試今尚奏辟

亦令依貢院法　丙辰詔從之
五年三月詞學兼茂科選人秦檜循一資檜江寧人
六年閏二月知舉宇文粹中上合格進士楊楫等　庚子御
集英殿策試遂賜沈晦周執羔王翼陽允恭柯伯熊沈灼文
壽常一王楫時衍之郭由中孫宗鑒史光閻安祺朱倬李就
孫廷揚程驥史寅鄭克蘇欽唐迪孫伯達樊汝霖鴻時行趙
沂楊時牟國才范游史和駿魏發等八百人及第以貢士人
額一百人
賜都製詩楫眉山人晦錢塘人文通孫也時內侍梁師成交
通賓客招賕賄士人納錢數千緡卽令赴廷試以獻頌爲名
而官之至百餘人及唱第之日侍於上前奏請升降皆出其
口其小史儲宏者亦登第而執厮養之役如初
三人元盥黃應南王師亮等並賜同出身　癸巳以後
並在後集

祖宗用度損益　錢穀茶酒用附

太祖

乾德三年春三月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曰貢奉用冀恩賞太祖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爲相勸上革去其弊　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助軍費送都下勿得占留去年已有此詔故云申命時方鎮缺帥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往往院閒遣京朝官廷臣監

臨又置轉運使通判爲之條禁文籍漸爲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　國初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美上顧左右曰軍旅之事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用度羸餘之數皆入焉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歲久儲蓄益羨如命分之

三年上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爲念何可過用於是分

左藏北庫爲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爲景福庫　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常密謂近臣曰石晉苟利於己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千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曾晏駕不果

四年二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自非倍納民租私減軍貨亦何以致之宜追復其事勿復頒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八年十二月直史官田錫上疏言筦榷貨財網利太密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賸然國家軍吳數廣支用

處多課利不得不如此徵收筦榷不得不如此徹盡取財之路莫甚於茲疏通貨殖之源未聞遽變今乞國家以關市之征定其常數酒麴之利授以常規或偶有增加不可於增加上更求出賸或偶有虧折即可於出賸時填補

開寶元年十一月詔諸州通判糧官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有官物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主庫吏每二年一易從淮南轉運使蘇曉之請也

三年冬十月上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聞采納不易

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力

端拱元年十二月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臣累日以來趨朝

之暇或於卿士之內預聞時政之言皆曰聖上以三司之中邦計所屬簿書既廣綱條實煩將盡未善之規冀協酌中之道稱聞省中上言欲置十二員判官兼領其職責各司其局允叶厥中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河朔不王軍旅未弭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國用所須朝廷急務使僚吏之屬倚注尤深或重其任以處之優其祿以委之黽勉從事者姑務其因循盡瘁事國者或生於睚眦則無補於國睚眦則不叶於時或淺近之人用指瑕爲心計深識之士以多可爲身謀一端也然而聖朝之政臻乎治平當復稽古之規以爲垂世蠹蔽相沿爲日久矣今若十二員判官之說亦從權救弊之之法以臣管窺莫如復尚書省故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令三司錢物粟帛筦榷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廩芻藏之盈虛司田司川熟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弊此復都省之事下臣猶能僉知其可復況陛下聰明仁智乎今三司句院即尚書省比部元爲句覆之司知內外經費陛下若欲復之則制度並在逮及九等三監多爲冗長之司雖有其官不復其職伏望陛下當治平之日建垂久之規不煩更差使臣別置公署如此則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省其冗員則省其經費

二年九月自河北用兵切於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

匹帛雜色匹帛

四年春二月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兵京師外州無留則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孜孜無惑親裁處必以愛民惜費爲本

至道元年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條上三司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攷其四十四事可令遂著於籍其十九事令陳恕等議定而後行之　癸亥上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朕豈不知以崇高自任耶但爲救世養民所以錢穀細務亦自用心區分朕若不用心則事如何整頓也

眞宗

至道三年是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一萬七千餘石錢四百

六十五萬餘貫

咸平元年十一月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敢進也上聞而善之見真宗聖政門

四年二月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遣負官物人上親拼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鐫所負官物二百六十餘萬已經納督而非禮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

五年二月癸酉詔北司希課者多收羨餘以爲課積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費不可算也宜令有司嚴加戒飭無使復然

九月庚戌鹽鐵使王嗣宗對嗣宗日常冀陛下宣諭朕不合管錢穀細務然所憂者爲天下生民耳方今國家經費甚煩賦入漸少雖陛下勤儉之德冠於先古其如冗食尚多耗費猶廣更宜庶事減節不然則用度不足復重擾於民耳上曰朕所憂者正此耳

六年六月先是三司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爲務至於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吝封執動相違戾或交擾利病以邀功希進諱者且閣於上聞煩親決文符互除其籍於是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旦曰此庫止爲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缺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濟

大中祥符元年李士衡以本路錢助祀事

三年春正月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於豪右方納稅租又償逋

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豫給帛錢俾及期輸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值其後遂推其法於天下

七月甲寅上閱元和國計簿三司使丁謂進曰今府庫充牣倉庫盈衍一曰民俗康阜誠賴天地祖宗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宣■也

四年九月丁亥三司鹽鐵副使林特以祀汾陽慶賜例冊上因謂宰相曰外道所給比往年南郊乃多十餘萬蓋募兵太廣爾其聞老疾不任事者當令簡閱之王旦曰言事者以民間小歉及游手者皆宜募置軍籍然一列軍門何由復業不若盡田農有利自致滋殖也　丁巳上以江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聞

有司執言慮失歲課上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也

五年春正月乙酉幷州上芻粟之數可給四五年上曰河東仍歲豐穰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歲宜以時積穀爲凶年之備

六年冬十月丁卯三司借內藏庫錢五十萬以備祭祀賞給

七年春二月戊辰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三月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匹

八年五月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管內諸軍準備支用外有錢四十萬貫絹五千匹絲三千兩布二十萬匹請悉以上供儉詔褒之其錢帛令本路貯積更勿輦致

九年夏四月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兩池見貯鹽三千二百七十六掩緡計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緡慮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必有時而缺不可許也　丁未李溥言饒池江杭四州鹽每歲共鑄錢一百二十萬貫用銅四百五十三萬斤四監及產銅州軍見管銅共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餘斤又信州鉛山等處銅阬自咸平初興發商旅競集官場歲買五六十萬斤采取既多其後止及二三百萬斤望酌中定額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李溥以歲滿再任溥自言江淮歲入查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計司檢勘其數多失實故是奏件析之有詔嘉奬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郎辦亦其所長也　乙酉權三司馬元方言來春大禮於內藏庫假賞賜物準奉祀例內有雜色匹帛內藏庫言咸平景德以來南郊悉不支發盧他時爲例王旦曰初降御札令內藏給諸軍賞賜時元方言職司豈無經度其賞賜止依舊借內帑金萬兩銀三十萬兩錢七十萬貫細絹一百萬匹餘則三司規畫上曰元方在三司誇議甚多何也旦等曰元方盡心公家然性褊急而寡思慮同僚異議多以醜言詆之此所以買怨也

九月李士衡等言河北南郊賞軍細絹緣承前並自經運送

今本部所積頗多望許充給賞詔天雄軍相衛貝博等州物帛依舊輸內藏庫自餘從之

十一月甲辰三司言諸州之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布縕絹償之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供其費

天禧元年三月庚戌陝西轉運使司段惟幾言所部歲給諸軍衣絹二百萬皆自川陝輦輸而至今請以羨數七十萬上供詔令所在別庫貯之

九月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供入財用數以示李迪時歲仍旱蝗上憂不給問曰何以濟費迪曰祖宗初置內藏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反以支凶荒今迪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則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曰然

二年夏四月三司假內藏錢二十萬貫

秋七月丁卯三司借內藏錢五十萬貫上作寬財利論賜士衡又出內藏錢二百萬貫以助經費士衡因請刻御製於本廳從之

九月丁卯詔賜錢緜三司假內藏銀十萬兩

五年冬十二月所藏租稅比至道末穀增二日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萬餘匹紬綢減九萬二千餘匹布增五十萬六千餘匹綫減五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至道中兩京諸州收榷酒歲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麵錢四十八萬貫天禧末榷課銅錢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關市渡津等稅中獲錢四百萬貫比天禧末增入八百四萬矣

仁宗

天聖元年正月丙寅朔詔改元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富強相繼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爲巧僞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眾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奏事兩宮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他用寖廣戍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閩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北敵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釋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於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

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上納其言
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諸司庫務辭貽廩與三司同
議裁減冗費
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檢山場所
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暮年豪商大賈不能
軒輊爲輕重而論者論邊或羅償以見錢恐京師府藏不足
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
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因令碩等行視既
而諸等條上利害且言嘗遣官視陝西河北以鎭戎軍定州
爲率鎭戎軍入粟直一萬八千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
皆直十萬歙州市茶本錢視鎭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

所得不償其弊在於茶與邊糴相須爲用故更今法以新二
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稅法每給十萬茶售錢萬一千至六
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
三千而京師入實緡錢七十五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
閩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藥東
南緡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
象齒入錢七萬三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五萬五百而京
師實入緡錢增一萬四千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
萬餘閩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
爲出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賈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
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
五萬小商百萬已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
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已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
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
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二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
及增收計爲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
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
積之弊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壞敗不可用者爾因言
推行新法功緒已見益積年侵竇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
復故欲有以搖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爲游說願力行之無
爲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牓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

吏銀絹有差
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推行令者尤言不便
辛未命學士孫奭等再加詳定
十月孫奭等言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
惡不好故人莫肯售又姦人倚貼射爲名強市茶而商人入錢
利弊不可不除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
以售茶者宜復之減請科率　庚辰詔從奭等議是自河北
入中復用三稅舊法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權貨務償之
四年六月罷永興秦坊等州新醋務　初陝西運司言醋有
微利已置務權之請推其法天下王曾曰權酒蓋出於前代
不得已若又權醋則甚矣故罷之　冬出內帑緡錢二十萬
下京西路糴軍儲

六年抑采金之利四月二日

六月乙酉出內庫緡錢二十萬下京西運司糴軍儲鹽課淨羨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事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其法帝以問寇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饋運矣法豈可數更上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強設法以捺之致犯者眾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鹽課虧緡數十萬事連十二州詔殿中丞辟奎往按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虧額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疏通獨關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

重禁雍閼之爲民病有詔悉除所負

八年春有上書言縣官榷鹽得利而爲害博雨池積鹽陝西解安邑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通商平估以售寬民力乃詔盛度王隨議更其制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　丙申詔曰鹽池之利民食所資申命近臣詳立規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十八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物交鹽兩池或云上書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建通商之策大臣言其不便太后欲行之或以爲縣官必多所耗太后曰雖數十萬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不敢復言故命度盛等與三司詳利害卒行景策有鹽池之民皆從感聖恩自是榷商賈流行歲課入官耗寖

九年夏四月辛巳三司請在京榷貨務入茶鹽錢歲以百八十萬三千緡建州茶市以三十萬斤貿易州轉般茶歲以二百五十綱爲定額建州茶五百斤餘從之

明道元年十二月議解鹽法

二年八月三司自言籍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　庚申出緡錢百萬賜之謂宰相曰國家錢本無內外盡以助經費耳士孫對曰不然有司未免侵漁百姓也

十一月甲辰以京師饑出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王曙陳商入易鹽五利

景祐元年以王隨盛度定解池鹽法以增賸各償一子官

五月程琳爲三司使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覆奏罷之內侍

表言其額琳聞之自直於帝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爲陛下惜爾於臣何有帝然之　壬申出內藏錢一百萬賜三司　秋天下常平倉畳已八領於司農寺　壬子始詔諸路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運使吳遵路言本路下二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飢不足以救卹願自經畫增爲之百萬他毋得移用許之

二年冬上封事者言諸路歲以緡錢輸京師致四方錢重而貨輕　丁卯詔江東市綢絹福建廣東廣西並市銀上供淮南湖北兩浙輸緡錢如故計三十萬

三年三月權判戶部句院葉清臣請施茶課以歲所課均賦城郭鄉村人戶詔三月與評定所相度以聞皆以爲不可行

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處估以實錢價糴粟茶如天聖之制又罷保任符驗之法　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尤以爲利導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少縣官日以侵削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陝西入中願得茶者錢十萬在所給券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中入錢京師諸禁止皆施行）諮復言竭等變法滅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勢以動朝廷請先期申禁於是帝爲下詔戒飭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請自今商人對置全買茶每一百貫見錢四分金銀折納從之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始於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三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曰赦之奏可

寶元元年上封者言變茶法歲虧京師銀絹易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以困商旅非便　丙辰命張觀程戡韓琦與三司別議之利

七月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罷保任符驗之法　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尤以爲利導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少縣官日以侵削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陝西入中願得茶者錢十萬在所給券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中入錢京師諸禁止皆施行）諮復言竭等變法滅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勢以動朝廷請先期申禁於是帝爲下詔戒飭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請自今商人對置全買茶每一百貫見錢四分金銀折納從之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始於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三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曰赦之奏可

寶元元年上封者言變茶法歲虧京師銀絹易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以困商旅非便　丙辰命張觀程戡韓琦與三司別議之利

七月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罷保任符驗之法　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尤以爲利導故競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少縣官日以侵削至是諮等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奇入中增直視天聖元年數第加三百詔皆可之（陝西入中願得茶者錢十萬在所給券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中入錢京師諸禁止皆施行）諮復言竭等變法滅損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勢以動朝廷請先期申禁於是帝爲下詔戒飭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請自今商人對置全買茶每一百貫見錢四分金銀折納從之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三司始於天禧三年十二月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貸自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所借錢帛凡九百十七萬三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曰赦之奏可

寶元元年上封者言變茶法歲虧京師銀絹易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以困商旅非便　丙辰命張觀程戡韓琦與三司別議之利

七月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爲錢六萬七千入

而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實於是葉清臣從仲
容議鑄當十錢學士承旨丁度言秦漢五銖唐開元及國朝
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此錢恐難革其私鑄　三司使葉
清臣言新茶法爲適中請擇明習射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
所變也　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舊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
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
無利乃罷之而入京師無故是歲又詔商人入粟芻陝西並
願入東南鹽者加數千之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
行三說法募粟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大錢詔纔至二十
萬石止慶厤元年秋乙卯以權鹽鐵判官蕭承基戶部句院
許之　令詔江饒池三州鑄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諸費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價出糶以濟貧民
二年六月甲戌出內庫銀一百萬兩絹各一萬匹下三司
以給邊費　已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
堯臣戶部郎中權三司使堯臣始受命言於上曰今國與民
皆弊矣陛下任臣如何因請自擇僚吏上納其言堯臣果以
治辦聞　是歲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開兵前及用兵後
歲出入財帛之會計以聞實元元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錢帛
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河
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
百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
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十五萬出二千
二百五十二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出二千三百三
萬又計京錢出入金帛實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
千一百八十五萬　是歲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爲多慶
厤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七萬出三千六百一十七萬有奇
數皆不與焉以此推之軍興之費廣矣　庚申鹽鐵判官呂
紹寧爲淮南轉運使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
卻所上錢并治紹寧以戒姦吏刻剝
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大臣以爲憂樞密副使范

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　辛未擢充江西兩浙荆
湖制置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是京師者吾不信
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
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敕三司官吏曰經國以
財爲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隅未靖用度甚廣軍資
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叶心營職無或因循以貽前弊
六月甲辰詔曰議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銀阮冶之有遺
利朕懼開掊克之政常抑而不宣然尚慮有過取傷民者轉
運司其諭所部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
減商稅既而范仲淹以爲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
爾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省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

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八月己亥出內庫綢絹二百萬下三司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六年春正月戊子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爲翰林侍讀學士堯臣嘗言自用兵以來河北之民檢點義勇壯士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閒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於胡虜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以戎地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時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權鹽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其議遂寢方平言權鹽事見聖政門

七年三司使張方平言劻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等例每人約料錢五百月糧兩石五斗春冬衣綢絹六匹縣十三兩隨衣錢三千計每年共支料錢二百四十萬緡糧一千二百萬石準例共折米計七百二十萬石綢絹三百四十萬匹縣四百八十萬兩隨衣錢二百二十萬緡每次南郊賞給六十萬緡內馬軍二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每年支草一千五百一十二萬束料一百五十一萬二千石其餘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壽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又自慶厤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也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爲出所至稱請舉一事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中天下預買綢絹一百九十萬匹去年至買三百萬匹諸路轉運使

率多訴者有司未如之何議者徒知茶鹽諸課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有策則邊費可省邊費省則兼幷之民不能觀時緩急以侵利權而有司制其輕重矣太祖皇帝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太宗蓄兵亦不過四十萬先皇咸平中備邊賊禦北虜蒐募戰士至五十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清汰馳馬牧地給耕民邊將占兵自固者頗罷之至於寶元幾四十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兵民俄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武毅宣毅等軍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荆湖福建等路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義勇州郡廂軍諸小分賸員等不列於數連營之

士日增南畝之民日減遞來七年之閒民力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府庫空虛而此宂兵狃於姑息寖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營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蓋財計盈虛時事安危係諸兵而已矣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計前已進呈只是準擬常呈用度員闕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橫費加之以饑饉雖有智者亦難以善其後矣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計議早爲之所由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

八年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康定元年十二月始建議采洛南縣紅峰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

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鐵詔以爲永興監　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是變兩路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部轉運使俱議時慶厤四年春也已而議不合祥亦遭喪去

雍元年雍知永興兼滑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鐵錢而陝西復采僕州竹夾領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實錄在四年朝廷因敕江南鑄大銅錢而池江饒州又鑄小錢悉輦至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大銅錢三百鑄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閒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知幷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但行舊錢朝廷嘗遣魚周詢歐陽修分察兩路錢利害是月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江南議商州大能未絕監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

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皆當二

嘉祐四年三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吞怨久之始定

九月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采二十五萬斤請

及是祥復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權行其法公私以爲便云
十二月丙子詔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行四
稅法每以百貫爲率在京支錢三千貫香藥象牙十五其在
外支鹽十五貫茶四十貫初權發遣鄆州判官董沔言竊以今
之天下亦拱端溥化之天下今之賦稅不加耗於前者廢三
稅之法爾請行三稅法以救財用困乏之弊下三司議三司
言請如沔議沔平陰人也
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
西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
以爲可委祥推行之拯既受命卽言臣前在陝西備知鹽法
自慶厤二年范宗傑建禁榷之議公私煩擾嗟怨之聲盈於

道路前後臣僚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彫弊有司執奏議
終不行後因范祥再有啟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見其爲患
遂乞依祥擘畫復用通商舊法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臣
詳細范祥所奏事宜頗甚明白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
爲本今因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數十萬緡不
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橫議復所弊法俾關中生靈
何以措其手足及拯至陝西主祥議又言財用所以窘乏蓋
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是所入有限而出無限安得
不窘乏也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大計爲先若不銳意
而遠圖臣恐日削月朘爲害不小萬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
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幣廩何患不實拯又言景德慶厤天
下財賦歲出入數
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
右司諫陳旭與三司使較天下每歲出入之數以聞四年正月
以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粟始加數給東南鹽
閏
而河北稍用三稅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卽
止及慶厤三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入入中仍詔入
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有不願
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賈不
願受金帛者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稅法鹽居其一而並
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踊至數倍募至京師反爲商賈所抑鹽
入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錢估券取鹽不復

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定王堯臣等請復入錢
京師法視舊入數增增與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
東陝西入芻粟直錢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
五千且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
京師稍復故
八月知諫院陳旭言阮逸常建言作錢葆飾以翠羽且藉以
鹿皮欲與錢兼行且錢幣爲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與
物適均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爲武帝巧製皮幣取譏後
世阮逸諂怪尤甚豈可用之後世開姦詐之心哉上然之
十一月壬辰賜淮南江浙荊南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
元進士出身上謂執政曰轉運使總領六路十八州軍其財

貨調用幣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詔

三年二月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初四稅法止於並邊諸州而內地諸州有司蓋未嘗行請即以康定元年詔書從事自是三稅四稅二法並行於河北未幾茶法復壞芻粟之入大率虛估居其十之八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見錢法上可之仍一用景祐三年約策又懼好事者之橫議庚子下詔略云自今有依前事爲議者並須究知厥理審可施行若其事上而驗問無狀者寘之重罰初用董沔議河北便糴沿邊行三稅法內郡行四稅法國子博士監榷貨務辟向言祖宗之法塞下入粟三司出茶鹽香藥象牙雜物稱其直

號三稅內郡則運司以常賦充今改用四稅是歲常倍出中都錢而茶鹽香藥象牙之物出多而用有極則賤價而不售官私兩失其利尋下其議議者其主沔議向又作編年書述祖宗以來河北三稅及見現錢利害書奏不報不三歲權貨物積交引錢七百萬貫未有以償而山場權務茶江淮鹽中都香藥等物富商爭以財算而三邊之糴不行朝廷始用王堯臣等詳定向爲檢閱文字乃劃沔補外郡而復見錢法且委向置場支榷貨務積交引錢以救其弊詔擢向大藩

十二月先是包拯還自陝西言近降敕命陝西鹽且依舊糴之　范祥壁畫通商販行此誠國家大利而中外臣僚不揣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祥見充本路提刑與運司

法上諾鎮言遷罷之自皇祐二年改用見錢法而京師積錢少不能支入中之費帝出內庫錢帛百萬以賜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師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動稽歲旬月則至損其直以售於蓄賚之家故言利者欲革之朝廷既行即止然自此凡並邊虛估之弊復起皇祐四年壬戌三月出絹十萬七月錢三十萬絹十萬五年七月錄十萬絹三十萬絹十萬今年六月綢絹五十萬縣錢三十萬官兵吏祭費用時命官裁節無所建明

嘉祐元年秋端陽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吏部知益州張方平爲三司西鄙用兵西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匹及邛州鑄錢十萬緡蜀人便之及晝漕運十四

策方平始主計京師有三年糧馬粟倍之至是僅足一歲糧減半宰相富弼讀方平奏上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家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舉施行退謂方平曰自慶厤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省益必以公奏議爲本凡除主計未常不先公也其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二年十一月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句當公事鹽運一員初三司言商旅於榷貨務入見錢算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歐陽修有奏可考

三年七月壬辰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祥自慶厤八年十月制置

解鹽皇祐四年五月坐他罪責去祥始言歲入緡錢三百二十一萬四百三十萬後不能辦皇祐三年入緡錢二百十五萬以四年數視慶厤六年增六十八萬視七年增二十萬實歲出榷貨緡錢慶厤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萬至是榷貨務錢不復出其後歲入雖羸縮不常至五年猶及百七十八萬至和元年百六十九萬其後遂以元年入錢爲歲課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增長券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故方平及拯復用祥祥既受命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已在嘉祐以前每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粥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

二千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錢則官爲之售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得增損所以平其市估便不得爲輕重詔以都監院監官兼領之自是稍復祥舊云

四年春二月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三司言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悉錢均賦茶民資其貿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　已已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例垂三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吞噬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於是江湖之閒編民

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問之而皆囉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常經弗復更置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之民以魚鹽爲業由是盜販者眾慶厤中廣東運使李敷王鎰等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江南運使初以爲非便其後戶部判官周湜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員外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運使議利害至和初元長與運使閻詢元皆請如湜議而發運使許元或請權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朝廷常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議繼命點提鑄錢沈扶覆視炳欲損所增官估爲斤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羅鹽三斤隨夏稅入償官置五都倉貯鹽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朝廷卒從炳扶等策然歲才增羅六十餘萬斤先是蔡挺知南安軍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挺增淮南漕鹽新綱爲十二綱扶新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命之取通泰楚都倉鹽綱三十五艘鎮秣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州吏卒官復以平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羅價歲課視舊額增

不聽也

六年夏權三司使包拯爲給事中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以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紲閒輒逃去械其妻子皆釋之

秋丁丑命翰林學士王堯同詳定茶法　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之民以魚鹽爲業由是盜販者眾慶厤中廣東運使李敷王鎰等請運廣州鹽於南雄州以給虔吉江南運使初以爲非便其後戶部判官周湜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員外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運使議利害至和初元長與運使閻詢元皆請如湜議而發運使許元或請權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朝廷常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議繼命點提鑄錢沈扶覆視炳欲損所增官估爲斤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羅鹽三斤隨夏稅入償官置五都倉貯鹽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朝廷卒從炳扶等策然歲才增羅六十餘萬斤先是蔡挺知南安軍常條奏利害至是擢挺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挺增淮南漕鹽新綱爲十二綱扶新選江西漕船團爲十綱以三班使臣命之取通泰楚都倉鹽綱三十五艘鎮秣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畀漕州吏卒官復以平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羅價歲課視舊額增

事敝以爲商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三害也修以爲商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三害也修以爲弛禁有一利而害有五是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敝等雖言

三百餘萬斤乃罷抉等所率羅鹽隨夏稅入者盜販者稍畏縮朝廷以挺爲能留之

英宗

治平二年國賦內外入一億一千餘萬出一億二十餘萬諸路積一億一萬而京師無與焉

九月庚辰三司使韓絳上治平會計錄六卷

神宗

熙寧元年三月上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一老宮人尚在爲朕言祖宗用財甚約尚有侍御乞增俸命給十千輒薄所賜太宗曰朕昔爲供奉官俸止十千此數尚足贍家爾敢以爲少耶遂幽囚至死

五月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厤二年數此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曰國家所以用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罰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依慶厤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費數此止當具三司供析其同異不同立可盡見　明日卽罷減裁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二年正月丁亥上謂輔臣曰近見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略無關防前出龜腦直珠粥於權貨務數年下數錢亦不均常考聞太宗時內藏財貨每千計用一牙籤記之名物不同所用籤色亦異他人莫能曉也常匣而置之御閑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常出籤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內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句當御藥院李舜舉代其不職者

九月條例司言銀銅院冶之物皆上供而費出諸路故轉運司莫肯爲課入茲失今既假發運司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南經費皆當責辦請令發運司兼提舉九路銀銅鉛錫院冶市舶等事從之　群向罷應提舉

三年六月上批群向等所總東南諸路財利抅事之始實藉諸處官吏遠邇應副乃可集辦近雖累指揮如向等奏辭官吏並聽與應副置均輸卽許辟官屬二年七月

十月辛丑遣發運司句運鹽劉忱同陝西轉運使相度本路興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群向等請出上供錢帛二十萬貫回買岑水場銅鉛四百餘萬斤運至陝西增鑄百萬緡以備邊計也其後劉忱等所奏至多與向議協同乃詔行之

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言向來茶法之弊文彥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權茶所獲利無多矣吳充曰仁宗朝茶法甚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緡亦不爲少茶因用兵而壞彥博亦言是矣

五年四月壬子詔壞廢路鹽池去年虧錢五十五萬緡今轉運使及制置解鹽司具析以聞上曰鹽酒之法既未可弛卽

須嚴禁王安石曰陛下雖致治如唐虞時鹽酒法亦不須弛若欲推利於民惟須農而已末作不禁更能害農非堯舜之政也

九月丙午朔權三司使韓向言延慶秦渭等九州舊皆有折博務召商人入芻粟錢帛償以解鹽歲收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今制秦之古渭寨以爲通遠軍兼新城鎮洮軍皆未有儲積以待緩急從之

七年四月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爲少安石曰古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次布總布質布廛布之類甚眾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開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財亦但什一而已今之

稅亦非重於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幷爲患

六月上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若少留意則所省不可勝計昨日檢併軍營今會計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特支及兼將外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綢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草二百萬束若每事如此及諸路轉運使得人更令久任使之經畫財其可勝用哉

九月癸丑提舉永興秦鳳路交子來迪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是時關中錢法弊永興軍路安撫使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買鈆惡錢一斤則民間轉專行省撫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而民間所行私大錢一以小錢買而更鑄之永興軍路轉運使皮公弼請盡買惡錢且每行置鑌錢

八年三月丁酉詔秦鳳路等處轉運司度所鑄大鐵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委熙本總制營辦

六月三司使章惇言河東永利兩監鹽歲課舊額二十萬緡自許商人並邊中糧草增饒給鈔支商人得鈔千錢纔售四百縣官暗失錢數鋪已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口減纔十七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纔得錢三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今若依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仍嚴禁私販歲課必大增羨餘緣邊糧草卻用見錢糴買詔河東轉運使范子奇趙子幾相度詳具條約以聞 鬻祠廟

十年禁羨餘

六月上恐民間用大錢則富民藏小錢又恐夷狄聞行兩等

錢以爲窮窘乃欲罷行折二錢安石罷之上欲復用兩宮竟不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常入禁中侍御史周尹言近來錢幣不一今欲望將折二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自今後只作一文使用則鹽自然無有

元豐元年十二月上每憤北虜倘强慨然有復幽燕之志卽景福殿庫聚金帛爲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獵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庋夕惕心妄意遵洪業顧予不武奚何以成戎捷

三年正月經制熙河路邊防財用言置司以來實收利入元額於成都府置茶鹽場許以金銀諸貨所博遂以折博爲名遣公人牙人騷擾民閒無復寧歲今乞朝廷罷放權法由小民自作交易但取稅錢而已

豐元年四十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萬貫石二年六十八萬四千九十九貫石羣牧司收廢鹽租課等錢百十六萬緡有奇十二月知邠州王孝先上屯田營田司熙寧七年至十年實錢十五萬五千四百餘緡

五年詔戶部右曹於京東等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庫左藏內藏外又有元豐庫雜儲諸司羨餘錢

六年三月吳居厚言自置鹽稅司近二十年商人負正賦稅錢七萬六千餘乃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皆周革提舉失於拘榷乞辛卯詔自今擘畫立課利歲每收萬緡遷一資

十二月自熙寧初始變鬻法歲課所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併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一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至元豐六年增至三十七萬七千九百緡而爲軍攢萬民自鬻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治平至元豐數無增追云

七年十二月天下免役計緡錢一千八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五十七

哲宗

元祐元年三月戶部言乞罷榷酤之禁從之

二月詔戶部黃兼按察川路茶法劉摯上言乞大減歲市之額稍增近直之價削納茶無名之錢以完養園戶以汰革欺俾　蘇轍言孟蜀均據始有榷茶法藝祖罷之漳化閩王小波李順因販茶失業遂爲大盜近來李稷引徐師閔共事增

憂不足恐小人窺伺妄獻功利之說

十二月詔諸路元豐七年已前坊場免役寬賸錢許留一半餘置場和買可變轉物貨其物貨逐旋起發於元豐庫送納

三年正月改封樁錢物庫爲元祐庫隸尚書省左右司

閏十二月韓忠彥蘇轍韓宗道等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每歲天下所收錢穀金帛等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今日欲取朝廷費用錢物詳加裁節多不致於傷財少不致於害事

六年九月詔自元祐六年每歲於內藏庫支緡錢五十萬起元豐庫樁官補助沿邊軍需

紹聖元年正月以元豐庫錢十萬絹七萬應宣仁皇后山陵之費

七月蔡京上理財之術言取會諸路元祐財利名額其所費減可與不可各具條奏立爲成法

十一月戶部言諸路上供錢帛多欠不足章惇曰自元祐以來司馬光等務散府庫姑息小民以致財用匱乏上曰利法弛壞而講求之

元符二年上以內庫銀絹二百匹兩赴逐路經略司準邊事內庫闕銀以絹七十萬匹貼支壽原路乞降度牒五十付本司爲備邊之費詔從其請

二年秋七月上謂曾布曰陝西錢輕欲變法鄭雍欲給鈔安

澤以爲不可曰錢法不可輕變今幸有鈔法可以救貴之弊使物價平鹽課鹽鐵錢重民不食貴鹽公私之利不一何爲不行而乃欲變錢法乎上然之

三年十一月戶部言天下坊場三萬一千餘處總一界一千一百餘萬每歲以一百萬入內帑助邦國用而敗折逋欠或破產不能償乞修立良法從之

徽宗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自頒新法鹽鈔方及一年已收息錢餘萬貫若不支散自無地可著鹽課之盛至是極矣

宣和二年時鹽法已壞上甫命州縣設限立額給鈔敷給與人戶如一戶給十鈔其後遂至討口而給家至戶擾雖嬰兒不免

宮制沿革上

太祖

建隆二年閏二月殿前都檢點慕容延釗罷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侍御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爲成德節度使自是殿前都檢點遂不復除授

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采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許非時詣上前不得須候次對

三月乙亥詔翰林學士班位宜在諸行侍郎之下官至丞郎

在常侍之上至尚書依本班故事翰林學士侍從親密不在外朝每五日起居班於宰相之下會要卽坐一品之前合班在尚書之上於是陶穀以禮部尚書爲學士承旨而同列李昉等官止列曹郎中穀乃因事建白而降此詔是實表異卽昉等也　壬午有司上重定合班儀制升六曹侍郎在給舍上郎中在補闕上員外郎在拾遺上節度在六曹侍郎上中書侍郎下故事北省官爲侍從班五品押南省四品八品押南省五品節度使在諸司二品下於是改焉

冬十月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爲宣徽南院兼處使耘前自揚州還老幼遮道泣涕累日不得去

十二月癸巳詔中書門下每縣復置縣尉在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凡盜賊鬬訟先委鎭將者詔縣令及尉使復領其事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爲鎭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轉達於鎭將至州縣吏失職自是還統於縣鎭將所主不及鄉郵但市鄽而已從樞密使趙普之言也

乾德元年六月詔自今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補蔭五府少尹不在郎限下

四月乙酉始命刑部侍郎眞玭等通判湖南諸州

六月庚戌命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千繼徽知臨清縣常參官知縣自

後遂爲定式蓋自質等始也　庚寅以樞密使趙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爲檢校太尉充樞密使上既除普及崇矩乃無宰相署敕可乎普曰此有司事非帝王所行也乃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陶穀建議以爲自古輔臣未嘗虛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敕竇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尹開封府同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也上從儀言　壬寅敕趙普監修國史先是宰相監職皆內降制處分今正用敕非舊制也國朝因唐五代之後命宰相分鎭三館首相爲昭

文館大學士　實儀等上新定四時參選條從之　上欲爲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　乙丑以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僉居正呂餘慶罷本官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聽上事殿廷別設專位於宰相後敕委置御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　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參知政事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機務然並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常欲用郭待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敕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故事爲對反以參知政事爲丞相下一等敕失之矣議者惜之

六月御史臺太常禮院奏東宮三師臣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何人爲首詔議之　戊辰翰林學士竇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爲表首從之七月庚寅中書門下上重詳定翰林學士承旨陶穀所議少尹幕職臣參選條件從之自是銓選漸有倫矣　甲午令藩鎮毋以初官爲掌書記務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　詔吏部南曹自今常調赴集選人歷取任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才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才甄奬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沈於下僚故也

四年八月壬寅詔以憲府糾察天官選吏秋曹決獄俱謂難才理宜優異應御史臺吏部銓南曹刑部大理寺自知雜侍御史郎中少卿以下本司莅事滿三歲者遷其秩御史中丞尚書侍郎大理卿別議旌賞其奏補歸司勤留官令史府史各減一選　冬自平湖南諸州皆置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舉動必爲所制或者言其太甚宜稍抑損之　乙未詔諸州通判無得怙權徇私各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

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事者皆位在卿監下於是特改焉

冬十月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其餘皆度支主之自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開寶元年八月辛酉令合格選人到京者卽赴集不必限四時及成甲次南曹銓司門下三省處磨勘注擬並翻檢謝詞等共給一月限南曹百日銓司十五日門下省七日舊爲式冬十一月癸巳詔天下縣令佐自今檢苗定稅部役差夫鈐轄徵科區分刑獄凡關事務貴在公平如有違踰並宜論訴或令佐不相糾舉許吏民訴得實者賞之有差

二年十一月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

三年秋七月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其治俸祿鮮薄未可責以廉與其員冗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西川管內州縣官

宜以戶口爲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諸州滿二萬戶者依舊設曹官三員戶不滿二萬止置錄事參軍司法參軍各一員司法兼司戶不滿萬止置司法司戶各一員司戶兼錄事參軍不滿五千止置司戶一員兼司法及錄事參軍事縣千戶以上依舊置令尉主簿凡三員戶不滿千止置令尉各一員縣令兼主簿事不滿四百止置主簿縣尉以主簿兼知縣事不滿二百止置主簿兼令尉事

五年八月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兼並嶺南轉運使王明爲副使太子中書許九言爲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

九年二月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爲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使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爲宣徽北院使節度使領宣徽自美始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榜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如此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度除授者敕尾存其衙而不置側注使字

八月壬戌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使自後宣徽使缺卽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

十一月以太子少傅事楊說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直舍人院自洎始

十二月丙午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琰爲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琰始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太祖晏駕詔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歸語其子宗諤等曰堂吏不知典故豈有爲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事自丞以下至簿皆可判也何假別命官乎唐朝丞郎兼判他局者甚多或官高則言判某官事或官大則言知某官事或未卽眞則言權知某官事惟太常卿尤爲重任未聞可總而判之必朝廷以爲不才當言權知太常卿事可矣然近者竇儀判大理寺崔頌判國子監此蓋失之久矣宗諤因問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經心惟堂吏舉近判使押字耳昉又言自太祖臨御以來百司吏艱於選補後進者多不習故事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云

二年初置文思院

四年春正月癸巳以樞密院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仍賜宅一區簽署樞密院自熙載始

九月戶部郎中侯涉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自涉始

十一月以河北轉運使司丞王在田爲陸路判官依實錄如古本博云轉運名自知古始必有一誤　十二月詔改司寇參軍爲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爲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爲之又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有幹局曉法律高資者爲之給以月俸如舊馬步判官之例尋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者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

五年春正月庚寅以禮部侍郎程栩爲文明殿大學士立於極密院使之下文明殿學士郎端明殿學士也國初雖改殿名而學士領職如故於是併改爲文明殿學士自羽始

七年春以給事中侯涉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涉始

夏四月甲子翰林副使楊守一爲東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加都字自守一始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府通判自琪始

冬十月唐藩鎮皆置邸京師以大將領之謂之上都留後國朝則署人爲進奏官上以事頗遲緩簡擇得一百單五人補並條其事跡龍官日上中書考校

進奏官每人掌二州或三州置都進奏院令供奉官張文燦領之

八年三月分三司爲三部鹽鐵王明度支陳從信戶部郝正各置使

四年二月丁未右補闕知制誥范杲家貧負人息錢數百萬母兄晞常爲興元少尹棄官居京兆能殖貨家累鉅萬性尤吝嗇未常分故舊親戚有人從長安至者給杲曰少尹不復惜財物揮金無算矣杲聞之大喜因請出守給養兄上可其奏　壬子授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杲始

三月庚辰詔天下知州通判先給御前印紙令書課績自今並條其事跡龍官日上中書考校

端拱元年春正月丙子上以補闕拾遺任當獻納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欲立名使名修其職事

二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言

近制宰相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呂蒙正固

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例

八月以梁正辭等五人並爲將作監丞充當中書堂後官堂吏校選人授京官始此

冬十月特置四廂都指揮使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

潼化元年正月舊制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等五代時初敘勳卽授柱國於是詔京師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級而升

二月己酉詔自今遊宴宣召直館其集賢祕閣校理等並令預會先是上宴射苑中三館學士悉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閤門吏拒之不得入宗諤獻詩述其事故有是詔國家因唐

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閤門拒校理不得預宴益吏之失也

三月上以寺監副二品秩素高舊制自郎吏遷受頗閒搢紳之流以臺閣自許目爲散地欲振起之至是除郎中十餘人爲卿監

八月列祕閣次於三館以直史館呂祐之分直昭文館以和嶸直集賢先是但有直史館於是始備三館之職

十二月舉臣升殿奏事者可其奏皆得轉達於有司頗容巧佞右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今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

財貨送三司覆奏而後行詔從之遂著爲定例中外所上書疏如之

二年九月以王化基爲御史中丞常縣范滂爲人嶽清澄五略一日復尙書省日國家立制動必法天並建官聯以尊王室且尙書省上應天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唉舌之官郎吏應星象之位斯實乾文昭著政事具明方今省曹之名未稱朝廷之盛夫三司使額乃近代權制判官推官句當開折磨勘憑由理欠孔目官句押前行後行皆州縣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尙書省設六尙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人掌一司廢孔目句押前行後行爲都司主事令史書令史廢句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等同歸此部及左右司如此卽事益精詳且盡去其州郡職局鄙俗之名也六卿如嗣本官卽選名品相近有才望者權其尙書郎官其二十四司公事若煩簡不同望下本官屬參酌其類均而行之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幹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九月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事之名自此始遜仲舒準仍並帶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校檢官爲之秩與副使同

冬十月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卷以獻上嘉納之賜詩一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牓於廳額上曰永爲翰林中

美事易前曰自有翰林未有今日之樂

十一月丙申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撙之後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爲新圖

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卽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爲外朝在唐爲大朝冬至元日立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卽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爲中朝在漢爲前殿在唐爲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皇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卽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爲內朝在漢爲宣室在唐爲上閤卽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在東西閤門唐制紫宸上閤法此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延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或撙此殿以爲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立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

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五月置理檢院命錢若水領之復唐制也

臣又按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司謂待從供奉之官今起居

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前有句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卽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延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爲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尙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或撙此殿以爲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卽唐之延英殿是也爲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立論乃以入閤儀注爲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

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五月置理檢院命錢若水領之復唐制也

臣又按中書門下御史臺爲三司謂待從供奉之官今起居

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朝勤庶政其臨朝之時數視政事之繁簡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卽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坐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遊焉息焉亦聖人之大訓若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霾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乾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三年夏四月命鹽鐵判官韓國華直昭文館宰三司屬官兼直館始此

五月甲午御文德前殿百官入閤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爲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

五月置理檢院命錢若水領之復唐制也

秋七月置三司都句院命諫議張佖判之
冬十月上巡中外官吏清謁退消奠能甄別壬午命戶部侍
郎王沔度支副使杜泌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之吏
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詞同知幕
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左贊善大夫魏廷式與樞
密都承旨趙鎔李永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
四年夏五月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學士錢
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
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戶部員外郎知制誥
王旦等同兼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章舉及歷
任有殿最考課院主之并吏員而省司局識者咸以爲當從
羽判三司

秋八月丙申朔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使凡內外奏覆文
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內則內官及樞密院掌之外則尚
書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莫知
外司無糾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還即上
言通進銀臺司受遠方疏多不報恐失事宜請別置局署命
官專莅校其簿籍以防壅遏上嘉納之　癸酉詔以宣徽北
院聽事爲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
外章奏案牘運視其出入而句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
敢有所留滯矣殿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樞密直學
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行下　詔審官院自今京朝官未
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之請
也
五年夏四月丙戌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言伏覩聖朝
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敘敕文至於聖政嘉言皇猷美
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隆無聞國經曷紀
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記錄爲起居注與時政記逐
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覽而嘉納之乃置起居院於禁
中命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周翰掌起居郎事祕省承直昭

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言
請自今崇德殿長春殿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依
舊中書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令本院編纂各至
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係
報本院以備編修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撰
起居注每月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也
六月甲辰詔翰林學士樞密直學士今自敘立班位依舊在
丞郎之上　詔三司總計使及諸道判官各給御前印紙自
八月立書勞績歲終校其優劣以申黜陟　以殿中丞丁顧
言守本官復充堂後官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自京有司以有
八才能書札行正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郎授檢

校少卿監同正將置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郎中自遷以來屢慾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

八月癸巳詔改內班爲黃門以崇儀副使兼內班左都知質神興充莊宅使兼黃門左都知內班管領諸司使始此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員外郎孫嶼爲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舊制太子有侍讀後改爲奉諸王講讀請以教授爲名從之

八月癸巳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爲蓋執政之失也

二年夏四月甲申上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勳固已崇貴子孫仕宦者多至四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不數年遂通閨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　丁未詔自今止賜同舉士究出身依例赴集選　閏七月并三司理欠司見太宗聖政門

三年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爲皇太后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黎元惠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升朝亦聽敘賜緋紫

自此始

六月罷度支鹽鐵戶部副使

八月周瑩爲宣徽北院使自後不復置此職先是宣徽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後祥符九年詔參政樞副宣徽並先後爲序至熙寧二年郭逵序位於參政樞副下

九月丙子御史王齊上疏陳十四略云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未格清淨者由官吏多之致也又云官多俸薄不若俸厚而官少若盡去冗食復其全俸則二人之俸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恥自興又曰銓選之門徒有其名莫著其實有殿者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其寵恩則不限其功孤貧難進必欲均之莫若皇朝三品及見任文武升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然後升於禮部第其可否亦兩分之則權勢異途孤寒遍廢逢慰薦則終困於徒勞又曰貢舉不嚴則權勢爭前而自進矣

眞宗

咸平元年春正月癸酉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始此　當詳考　時南北宅又有伴讀然無定員

七月戊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爲之翰林侍讀學士以邢昺爲之初太宗命文仲爲翰林侍讀學士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楊徽之和氣京朝寓讀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上奉承先志特建此職擇

老備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

八月右司諫直史館孫何上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中分其行二十四司燦然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書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有吏部焉辨考績而肯人材有兵部焉謹紀律而誅强暴有禮部焉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部焉營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

二年六月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

十一月廢理檢院天聖七年二月復之以御史中丞王曙爲之

三年十一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曰聞者深詔朝倫大開言路而箝結相尚啟沃無聞豈朕意之未孚耶庶官狃於因循耶令順考舊規遞進讜議凡朕躬過失時政有違教令之闕遺人情之壅遏並可條上毋或緘藏言近訐者亦可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對官聽封奏以聞

四年三月壬午以太常博士孫近爲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知金州陳彭年上疏言五事其四曰行公舉云爲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朝孫多士在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朝謝日並進狀舉官自代各隨所長且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强明或以清明務在摭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卽付宰司俟至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內者委本司官吏常審其事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采聽非虛卽與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修操行故黷彝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謬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信清濁自分益采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源正本其在於茲疏奏詔焉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少尹畿赤令幷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如讓表不到之例

委問門御史臺糾督以聞並從之　壬子審官院初引對京官於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印詔令取門下省印用之遂改知封駁司兼門下封駁事　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前知封駁司劉士玄爲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

五年春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下不便民者悉條奏其事上奏宰臣知金州陳彭年上疏言五事其四曰行公舉云爲邦之道莫切於求賢求賢之方莫先於公舉然隄防不峻則濫進之路興憲綱稍嚴則明揚之典廢朝孫多士在振宏綱臣請依唐朝故事新授常參官自代各隨所長且言其狀或以文學或以吏能或以强明或以清明務在摭實不許飾詞儻所諳知無避親黨既經御覽卽付宰司俟至年終具名條奏在外者委諸路轉運在內者委本司官吏常審其事以驗所舉如薦揚既數采聽非虛卽與量才各加進用其後或不修操行故黷彝章則舉主依法科刑以懲謬舉或政績殊異課最有加則舉主隨事旌酬以褒進善賞罰既信清濁自分益采羣議則人無以私有常規則衆皆知勸清源正本其在於茲疏奏詔焉拯陳堯叟參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刺史少尹畿赤令幷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如讓表不到之例

委問門御史臺糾督以聞並從之　壬子審官院初引對京官於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印詔令取門下省印用之遂改知封駁司兼門下封駁事　壬午以國子監校勘前知封駁司劉士玄爲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

五年春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奏有言民飢盜起及詔敕下不便民者悉條奏其事上奏宰臣稱錫爲得諍臣之體

夏四月癸酉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卽具奏聞

十二月丁丑以宰相呂蒙正李沆並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師
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先是學士宋白梁周
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不能對各罰俸
一月
秋七月復井三司句院爲一直史院陳堯咨判之從其請也
至祥符九年復分爲三部張懷寶等爲之
景德二年三月甲寅將作監丞王曾爲著作郎直史館賜緋
舊制試文當屬學士舍人宰相寵進雅知曾召試政事堂
以起復諫議大夫知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在
舍人院掌牒御史臺不平　中丞呂文仲移文詰之宗諤引
八事證不相統攝且言中書門下兩省正言以上皆天子侍

從之官立朝敘班不與外司爲比故在政衙則與宰相重行
而立於通衢則與中丞分路而行常參則師傅入於兩省之
前朝會則臺官次於兩省之後地望特峻職業有殊官局之
門不相統攝率如宗諤所言守職者遵之
十二月以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下上
怪問之左右以故事對欽若訴於上卽日改爲資政殿置大
學士自此始
三年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言唐宇文融置勸農判官今
欲別置慮益煩擾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
閤門使已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
事諸路轉運副使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

始
夏四月壬辰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州路及還舉所部官二
十餘人宰相以爲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
連坐自濤始　乙未復詔鞫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內殿崇
班已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實封於閤門上進方得朝見
四年六月戊申上謂輔臣曰近詔諫官御史各令舉職言事
昨右正言陳彭年請條具貢舉制復宏詞科采經術士侍御
史賈翔使還奏宿州買綾擾民此皆可采中書宜置籍記之
自彭年翔爲始仍具案覆可行及不可行者歲終以聞若有
改轉郎不待歲終錄奏　癸巳覆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先是
上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卹民隱選庶官朕無

日不念也所慮四方行察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卽受災
診今軍民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得知先帝常遣朝
臣爲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密
院擇官具名進內親選才能之人引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
專案視刑禁審詳案牘常檢舉催督在繫久者　王申詔開
封府推官判官各增置員以獄訟開法爲生事戶口租賦爲
熟事分掌之仍加俸給如事有枉抑未盡公理非吏人受財
自今並以推官爲首
八月己酉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
月歸視田里　壬子卽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還班在
翰林學士上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翰林侍講

學士外使始此

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己卯詔龍圖閣待制班視知制誥在其下於是龍圖閣待制戶部郎中置昭文館咸綸工部郎中直史館陳彭年並兼集賢殿修撰　詔諸路轉運使副提刑獄朝臣使臣許蔭弟姪孫者從其請詔羣臣保舉幕職州縣官不得以初任及無勞績者充數

三年春正月丙子又詔幕州縣官三任六考方得論奏　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爲之待制陳彭年爲直學士咸綸爲樞密直學士又詔龍圖閣學士上給俸如之

四年五月戊申朔詔自今宰相官至僕射者並於中書都堂相見欽若奏叟本官詔各存之遂改制而行儒臣領樞密兼使赴上不帶平章事者亦於本省赴上令太常禮部崇文院檢

討詳定儀注先是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王旦遷右僕射止於本廳受賀龍待輔臣遂命振舉舊儀　祖宗以來兩省御史臺須文學優長政治尤異者乃特除拜汾陰肆赦始以敘遷上恐循習非便乃詔自今遵守舊制不得以他官轉入

五年七月乙酉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已下官充本路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狀而升擢之　庚寅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等上新定閤門儀制十卷四方館儀一卷詔獎之仍各賜金帛　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爲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學士兼職自彭年始

六年九月癸卯朱巽罰銅二十斤坐擅發驛馬與知廣州部署衙子令省親疾而馬死故也先是巽制誥兼羣牧使出守藩郡兼領如故於是始解使職自是不復有外任兼領者矣

詔龍圖閣置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杜鎬陳彭年之爲職是也職在官下至是陳堯咨建言故更之

大中祥符七年夏四月丙辰朔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書入閤閤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上閤門使魏昭亮之請也　是月中詩言文武臣僚年終舉到幕職州縣官令欲定五人以上同罪保舉者替日令吏部流內銓磨勘引對從之　兵部尚書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準未告謝命向敏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旨是樞密院皆罷即命宰臣權發遣如敏中例

八月甲寅朔景靈宮使以中書侍郎兼刑部郎中平章事王欽若都大提舉鈔寫校勘館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

馮鎬印給之初榮王宮火燔崇文院祕閣所存無幾既別外院重寫書籍彭年請內降書繕選官詳定然後鈔寫命館閣官及擇吏部常選人校勘校畢令判館閣官詳定兩制內選官覆點檢又請募人以書籍鬻於官者驗眞本刓其直五百卷以上優其賜或藝能可采者別奏候旨前後獻書者十九人悉賜出身及補三班得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四卷彭年參知政事一人兼領然彭年既入中書不復至館其總領之務但委崇超判館閣官亦不復關預云

八年二月以楚王元佐爲天策上將軍興元牧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唐及後唐天策上將軍並開府時元佐久病特加奬褒不開府仍結銜在宰臣上帝謂宰臣曰楚王加恩興元府必遣人來重於煩擾宜速止之府牧自此始

五月壬辰詔於右掖門外掛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時宮中嚴火禁甚峻上以羣臣更直宿寒沍之月飲食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

九年正月丙辰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之

七月庚子以刑部郎中直史館高紳爲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內銓實不掌修撰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乃令掌修撰遂以爲例云及明年紳求外任故事修撰不帶出復授直昭文館知越州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侍講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並賜金紫上作詩二章分賜之直龍圖閣學士自元始序位在本官首

天禧元年春二月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他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進入及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　戊寅內外官加恩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加太保彭王元儼加太保爲鎭海天平節度使王欽若加右僕射定難節度使趙德明加太傅三公併除雙員自旦及元儼始州牧自元佐始

三月乙酉著作郎劉燁爲右正言時雖別詔置諫官燁首預其選上曰諫官御史之任實難其人當須識朝廷大體達政刑要道言必詣理乃爲稱職爾

夏六月丙子右正言魯宗道上言竊惟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未見區別有如民何今審官例差一知州縱耄潛以何道推

降之銓司平配一縣令雖救夢不分且無由擯斥之今與天下親民之官以十人論之顯貨害政未真刑章者十有其三清濁混然污與清爲吏在上之知而不能科舉者又次焉是則介然自守約己恕物不詔上不顯下爲陛下孜孜於民政者十不一二焉欲民之安其可得乎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考察其言觀其能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且令大臣具宴見之禮以遣之訊之以言而察其應對觀其辭氣考其臧否才能者奬之不肖者退之縣令則擇臺閣有風鑑聞望臣僚者遣之能否之聞各如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　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壯國朝以來三公

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且終以疾不赴焉

九月上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敏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祗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賀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名望亦優其間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減損上曰此蓋相承爲例漸減省之

二年春正月己亥尚書右丞兼宗正卿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兼中丞始此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戶部員外郎群奎並爲制置發轉運副使郭盛爲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

夏四月翰林學士李維罷爲戶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初維三兄皆年五十八而卒及是維亦得疾因力辭近職云維疾稍閒命知許州集賢院學士出藩自維始

十二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　丙午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輔臣以雜學士出藩並翰林侍讀學士外使皆自知白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祖宗時宰相罷免然天禧中張文節始以侍讀學士知南京祥符中王文康以參政學士知陝州自慶歷解罷率皆得焉　將作監丞蔡齊爲著作郎直集賢院故事第一人及第到任一年即召試齊自兗州通判徙維州獻所爲文乃得召試非故事也

三年五月辛巳監察御史劉平爲鹽鐵判官章頴爲度支判官並賜緋魚於是御史復兼省職

十二月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檢校太尉曹利用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並爲樞密使時輔臣以郊恩俱進官故事常爲宰相而除樞密使始得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使樞密使舊兼御史大夫自利用謂始去之

四年春正月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爲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仍詔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一事已上悉領之仍各賜農田敕一部

夏四月凡知制誥著位兩省則次給諫南省御史臺次丞郎外官則在觀察使上云

五年春正月己酉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歎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外任乃授右諫議大夫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爲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

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句管館祕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欽若厚善丁謂爲相惡之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籍曰句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仁宗

乾興元年春正月刑部員外郎直史館陳從易爲荆湖南路轉運使從易好學强記爲人激直少容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丁謂用事人畏之無敢見者從易將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爲貧也以王公在朱就省之爾今汴水涸義不可從他道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知我者晉從易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館中待闕自從易始　仁宗即位大赦天下京朝官服緋綠及十五年者並與改賜服色以十五年爲限登極用東封西祀例自此始

三月魯宗道判流內銓宗道患銓格煩密多釐改之又悉書科條揭於廳下以便選人　眞宗時試身言書判者次第推

先召試於中書堯叟預修眞宗實錄特免試　丁巳詔舉諫官御史以名聞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重職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辛未詔吏部流內銓幕職官知大縣缺京朝官故也

二年春戊申吏部銓引對選人九人前柬鹿縣尉王得說歷官寡過審考最多而無保任者上察其孤貧特擢爲大理寺丞他日又引對選人有眞積善者十四考無公私過特擢爲京官

四月集賢校理葛昌張仲尹黃鄴陳商范說等各乞外任詔並與小處通判太宗朝凡帶館職出皆知州景德後王昱劉燾並以官卑止與通判至是用其例

七月封輝五使皆以藺臣爲之向敏中以老不任賀導更命敏若而敏中領僕仗使益失其次第今有中丞而換使名故事也

三年詔臣僚奏牋無服之親趙湘以孫爲子御史李紘請條約之故降是詔直昭文院陳從易等落職從易校歷代興亡論字非外戚而妄加塗竄以爲日課上因覽之故從易等及於貶

夏五月右正言孔延魯當遷官願不遷爲其父勖求三品服賜孔勖王欽若等曰子爲父請可從也乙未以三品服賜孔勖王欽若等

延魯所陳亦足以厚風俗丙戌詔京朝官磨勘並如景德四年七月敕施行不許中外任及三年以上者雖未到關聽磨勘於是申明舊制更立四年之限

四年三月御史臺自群牧後中丞闕不補侍御史以臺務者踰年壬午始命王璪權御史中丞　辛卯詔館閣校勘自今毋得增損時樞副張士遜請以其子友直爲校理止謂館閣所以待天下賢才不可私授止令於館閣讀書故降是詔

五月以知制誥禁庭章得象並爲翰林學士時舍人院無知制誥特詔翰林學士夏竦草詞

十月壬辰詔郎中以上致仕者自今與一子官時龍同文請老不願分司監當止乞錄一子仍著爲令同文時爲都官郎中

五年二月以館閣校勘王琪editing書南京留守判官事校勘無出外者琪爲晏殊所辟特許之

六月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常川一員在院如假故次學士直天聖元年常詔隻日出宿以故事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至是中書言恐宣召不至故有是詔

八月以龍圖閣學士劉筠爲學士承旨筠三入翰林意望兩府及爲承旨頗不快常稱疾不出或戲之曰服清涼散必愈兩府用青涼傘也與楊億齊名號楊劉

六年九月己亥詔近制京朝官三任知縣入通判又三任入知州自今任內常有五人同罪奏舉者減一任七年詔文臣換右職者聽任子弟爲文資

三月壬辰朔詔龍圖閣待制以上自今非任劇要毋得奏異姓親　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魯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子誠約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

六月置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巡按

九月丙寅詔閤門自今入內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與客省使等爲一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前別作一行太祖朝都知押班率供奉官爲之內中祗應裹頭巾衣褐衫而已宰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

八年集賢校理彭乘以親在蜀求便之官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始此普州雖知學者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

秋八月丁巳置端明殿學士班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宋綬爲之太平興國五年初改端明殿學士爲文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之下自程羽李昉後不復除授承明既災更命新殿曰端明於是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見而班益降矣然乾興無拜文明殿學士者綬固辭端明不聽請解龍圖許之　己未張士遜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楊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告謝士遜乃位崇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僕射而崇勳爲使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草制當言新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書不復追改論者非之一舊制學士以先後序班時狄

青之俗遂變

九年甲戌權度支判官右正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國朝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故官職差遣離而爲二今之官職用以定俸入爾而不親職事諫議大夫司諫正皆須別降敕許赴諫院供職者乃曰諫官

明道元年四月詔近臣非受詔毋得舉官乞試館職其已試而推恩者毋得再求試　辛卯以門下省爲諫院徙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爲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此始

二年舊制集賢院學士在京始給俸於是李若谷以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而自請之　壬辰詔在外者亦給遂著爲令

七月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爲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殿中侍御史裏行始此　乙酉詔閤門祗候自

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使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二員共七人舉之方許引對　丁卯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及堂後官自今以八員爲定制仍參擇選人爲之　己卯宣慶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繼宗爲景福殿使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五年至今授才三人劉承珪韓守英及繼宗也

二年正月殿中侍御史裏行高若訥言甲戌赦書選人滿十二考並磨勘引見今猥進者多請以歷任無贓私又非昏耄者乃聽改官仍具與監當一任詔須常有人奏舉者方得施行從之　壬辰詔選人十二考無舉主者特許參選　癸丑置邇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屏遮英在迎門之東北向延羲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唐詩賈昌朝講春秋既而曲宴崇政殿

六月丁巳詔幕職州縣官初任未成考者毋得舉奏先是御史知雜事郭勸言睦州團練使推官柳三變釋褐到官才踰月未有善狀而知州呂蔚遽薦之益私之也故降是詔

三年正月賈昌朝言臣宰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以清閒之燕向學稽古徵言善道取高前聖在雙日沓隔嚴宸時政記史館日歷及起居注莫得纂述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冬凡書筵侍臣出處升絀封章奏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列爲二卷乞送史館詔以邇英延羲二閣記注爲名命章得象等接續修纂

亦賜焉帶職京官降敕書始此　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入閣因讀時令壽復問禮官朔日夏至入閣可否皆言五月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祀比冬至圜丘禮成受賀在質明後無嫌然據易象月令及蔡邕有閉關靜事不賀之說鄭康成據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從入罷作樂後漢常行其儀今入閣讀令既屬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經義有妨或自聖裁酌用漢法詔以七月朔入閣讀時令壽又能　王曾罷政命知青州既入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蓋僕射典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學士丁度失之也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爲平章

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常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辟居正後初相無越門下近侍郎者至是丁度始誤草制用不復改

寶元二年八月癸亥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無外出者天禧中張知白龍參知政事領本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冬十二月帝常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閤儀　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閤乃唐雙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

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閤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詣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爲殊耳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案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爲入閤而叙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

也自從因循咸以磨勘爲轉官之階梯不復有尚功之志節但官三周例遷一級雖數有失亦不退覆故士大夫以無過犯爲能是使庸愚不肖之人晏然自得十年閒坐致員外郎是以居常則青紫相隨應用則玉石難辨苟不更張弊轍必恐浸廢政綱臣欲乞今後應京官升朝官並依舊許三周年一次磨勘如明有理跡廉名者即與轉官有公私罪者等降黜無功過者且守舊資如此足以旌別賢愚永著甲令庶勤公幹之士聞之必激節願行者眾矣乞更差近上臣僚別定格式亦一時之懿範也又言欲乞今後帶職員外郎止許磨序一名子弟少卿給諫與二人丞郎三人尚書四人僕射以上與五人致仕及物故更各與一人武職等比類官品皇親

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束人數伏乞特差近上臣僚定其久制以爲萬世之法　先是劉德從之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常出入內庭或云得幸於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富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益自弼始也

二年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工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盡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

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爲使如故

三年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遣戶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差出候三年有勞令三司保明當議升陟之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　八月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先是知制誥田況上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以上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二人每遇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卽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自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貴其言如大夫之職矣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朝廷聞與眾人同進退非所以表顯而異其分也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未聞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得奉內朝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送兩省詳定學士承旨丁度參詳乞令後比直龍圖閣及修起居注內令日赴內朝從之先是諫官歐陽修言臣伏見御史臺關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不能稱職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有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勢須舉人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伏見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今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幹者爲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紀綱今欲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

行凡四人以三丞以上常歷知縣人充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爲額兩人爲類慶曆三年王拱辰舉李京包拯或因修此疏　癸未詔自今並讀之類進士三人以上一任回無過犯者許進著述召試見在前任兩府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取優等者充遇館職闕曾取有兩府二人兩省三人同舉充者仍舉著述看詳試補　丁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益本於世胄而今之蔭法推恩太廣以致疏宗蒙澤稚齒授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政重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爲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厲萬世而磨鈍容爾庶

位體裁意焉　范仲淹所陳十二事其一云須子孫年過十五若弟姪須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廕以常廕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廕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猶未艾也　王辰詔限職田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稍稀闊焉此仲淹十事五均公田之議

十二月丙申翰林學士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宋祁請增置句當公事朝臣一員從之提舉司句當公事自祁始也祁初薦太常博士王疇時有官者同提舉疇乃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而爲閽官所指使則疇實恥之乃更用太常博士張中庸爲句當公事疇博文子中庸蜀人也　集賢校理知諫院歐陽修爲右正言知制誥初中

書召試而修辭不赴特除之

四年詔三司丞郎給諫以上兩省侍制以下御史中丞正郎監歲得舉正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歲得舉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諫正言三院御史並館職知諫院天章閣侍講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並員外郎以上及正郎見任知州有出身無贓罪者並歲得舉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發運使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於本部內得舉正郎以下朝官提點刑獄使臣發運轉運判官得舉本部內員外郎以下朝官並限人數仍於狀內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同舉以聞

五年春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爲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官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今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蓋御史得兼眾職也

二月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序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須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故降是詔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細元瑜希得象旨亟奏罷之　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缺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即榜之吏部榜缺自及始　右正言錢明逸言閤門儀制每日上殿不

得過三班乞今後諫官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三班外聽上殿數奏從之　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徐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置制使及是乃復之

余靖奏任子不拘年甲以廣賞延之典從之

八月起居舍人知秦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詔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諄諭況不得已乞歸葬楊翟託邊事求見竝請終喪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然自古則同唐別任樞臣專主兵務令輔臣亦帶使名至國初尙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材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陲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十一月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相同議從其請

六年夏四月壬子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天聖景祐中興慶還使印庶叶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卽降詔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量議施行

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出眞宗謚故改之用參政宋庠議也　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直學士之下八年夏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永興軍葉清臣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咸平末并三部爲使官輕者則爲權使公事今再領三司當爲使而又爲權使而文明殿學士也自是遂分權使與權使公事爲兩等　初改文明殿學士爲紫宸殿學士丁度罷政首以命之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爲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英殿爲觀文殿乃改紫宸殿學士爲觀文殿學士班次如舊制　癸亥賜王貽永用和勞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耆在樞密院兼待中常賜之皇祐元年六月賈昌朝爲觀文殿置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

仲淹時在外

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常爲宰相毋得除　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無復故典用人益輕遂爲貴遊進取之津要慶曆中常有詔旨云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夫兩省以上官並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橫恩復寢不用美官清秩有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今悉以私權貴之家天下寒畯何所勉進朝廷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敕嚴爲科禁澈汰濫進必清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閒燕延備訪問則於治體不爲無益詔今後近臣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式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以子淑在近侍也　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爲同羣牧使羣牧使舊止二員彭乘爲之適益員外置也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初除兼侍中昌朝固辭之使相舊無中謝之賜自昌朝始

二年六月庚午詔舉官爲縣令初提點京西刑獄張易官臨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上因爲輔臣曰縣令與民最近故朕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猥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河北等路運使副歲舉十二人提刑六人河東等路運使副十人提刑五人兩浙使副四人提刑四人夔路使副四人提舉三人洛發運制置使副六人府界提刑三人開封府諸州監軍各一人仍止舉所部官

九月辛卯詔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幣鞍馬賜冀王

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八月御史知雜何郯知漢州將行上疏有云臣欲乞今後文武臣僚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期親候再遇郊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澈汰而自清耳朝廷向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不限年釐革是致人心壅怨遂卽復故臣今所請以爲奏疏數爲等降皆緣人情人情於近親則恩厚於疏屬則恩薄今既許近臣依舊制其疏屬止以年月爲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怨惟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可以塞其邊臣及路分各得恩例乞卽仍舊如許行乞候遇今秋大享後爲始四年冬十月甲子宗室八十七人並還官舊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衛大將軍之上今有自金吾還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

十一月詔后妃之家毋得除二府之職位

三年二月權判戶部句院葉清臣言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與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名大義實以義問省外官無得入仕蠶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謹出令簡條約凡九事

四年三月壬申詔開封府曹官赤縣丞自今並除新改京官

人任滿與免遠官初令銓司選差人一年無過例改京官歲
久改京官者甚眾皆革之景祐三年三月令銓
夏四月御史中丞王舉正言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又河北
咽喉先朝用人如何承矩守邊累年官止遙郡刺史李允則
凡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所用未盡得人而剋日待遷使
後有功者何勸且言在許州應天府六年更轉運使十六人
轉運使所使察官吏能否與民疾苦而數易如此焉能究宣
朝廷德澤乎
八月戊子詔判吏部南曹羣牧判官今自以朝臣歷一任知
州館職一任通判爲之即不干託保薦及陳乞　丁丑詔邇
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坐侍於閣下天聖

以前講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
義旨須詳悉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
是有詔遂爲永制翌日講讀官並奏謝　教坊官王世昌自
陳年勞乞監永濟倉門上曰世昌無行檢遂充此職且倉門
乃國家儲糧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樞密使戶部侍郎龐籍以本官爲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遂爲昭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
殊拜非故事也
四年五月詔國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
者爲之時御史梁蒨言近日薦楊忱爲學官而忱年少輕肆
不可用故有是詔忱楷子也

九月甲辰詔今後文武臣僚每遇乾元節合奏得親屬者除
拜服依舊外大功親候遇郊禮許奏一名小功以下再遇郊
禮許奏一名其每遇郊禮合得奏親屬者除子孫依舊外其
餘拜親候再遇郊禮許奏一名大功以下三遇郊禮許奏一
名從御史中丞王舉正與兩制臺諫等所定奏也
五年二月詔太常寺置丞一員以近上知禮院官兼之專檢
視樂器即命同知禮院馮誥兼本寺丞太常有丞自此始也
九月壬辰入內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王守忠爲入內
內侍省內侍省都知諫官韓絳言宦官兼判二省國朝所未
有也不報御史俞希孟乞自今更不除前後省都都知奏可

絳傳云罷守忠判內省蓋由神道碑也其實守忠爲兩省都知如故　碑罷三司提舉司句當公
事官從宰相陳執中所奏也康定元年十二月置
至和元年癸巳延福宮使武信軍留後入內內侍省都知
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爲武信軍留後後毋得援例故事宦官
未有眞爲留後者守忠介東宮舊恩數求之上亦欲與之先
是高若訥爲樞密使特不可故止及是守忠疾復求爲節度
使相臣梁適曰宦官無除眞刺史況眞節度使平上曰朕常
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官爲節度使
臣雖死有餘責御史中丞孫抃聞之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
不除然猶得眞爲留後翌日守忠卒　呂公弼爲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先是上每念夷簡開公弼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
奏事上目送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

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羣牧使權
增一員後不爲例　八月戊午知制誥賈黯乞修起居注官
入侍閤中事有中書隨卽記錄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
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閤門以故事舉行初知制誥韓
絳言比年以來多失故事故降是詔　秋癸亥起居舍人知
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爲翰
林學士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
並爲學士於是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益第七員
也　壬申侍御史范師道言乞知諫官院及御史知雜如當
擢用不計資任深淺並且令任三司副使候歷三部方改
授待制詔自今諫官及知雜御史除改旋取進止

至和二年十一月乙丑宣徽南院使吳育言臣前判尚書都
省見其官司局次燦然具存且如有大議論當下眾官雜定
以質所長久廢不舉今推定證時一會都堂是行其小而廢
其大論者深惜之欲隨宜講舊以漸復之則高拱無爲之治
可以馴致矣事下兩制詳定而言者謂尚書省職局今並入
三司及諸司分領事難遽更乃罷之

嘉祐元年夏初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請定選舉補廕之法
下兩制議孫抃等言今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廕二人
已減舊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及三歲當任子者皆倍之
內臣毋得過二人嬪御皇族約此爲法罷南省特奏名百司
入流如吏部格弗聽減年或換武遂敕中書樞密院裁定於

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以中丞張昪言本臺闕言事御史
乞除中復故也

十二月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其姓名候在
官員數稍少卽選文行爲眾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
等第知諫院陳旭有請故也皇祐元年六月二十六日旭言可考

三年春三月辛未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言侍讀
最爲親近祖宗時不過一兩人今與經筵者十四人侍讀十
人外議皆云經筵無坐處矣臣既辱在翰林又充史館修撰
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刊修唐書兼職已多而經
筵固不缺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
爲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侍薄特與添請避選之清

職遂同例授之冗員詔不許又言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自祖宗以來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士獨出一時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益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各除拜猶四十餘員臣竊愛惜名器不妄授人朝廷已知之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强之乃就職

官除校理

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十一月乙未天章閣待制錢彙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益始此

五年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許注官徐濟自陳八歲歸明年四十八不得注官因著此條

秋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御史呂誨言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追寢知雜院御史范師道相繼論列訖不從

六年十一月辛未於潛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爲館閣校勘從新制也編校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七年夏王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爲天章閣待制先是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著終辭不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於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題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五月仍依官知諫院

夏四月癸亥右正言吳及言太宗朝常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厥子令批書課績功業今其制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以自今歲終按功過多寡而升黜之詔以及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四年夏四月丙子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

五月樞密使田況十上章求去位　丙辰罷爲尚書右丞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訥罷始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

六月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舍人院超彭若國子博士傅下於潛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館祕閣凡八員詔及二年者選入京官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

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爲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爲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强之乃就職

十一月乙未天章閣待制錢彙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益始此

五年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許注官徐濟自陳八歲歸明年四十八不得注官因著此條

秋宣徽南院使判延州程戡御史呂誨言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勳戚未嘗除拜乞追寢知雜院御史范師道相繼論列訖不從

六年十一月辛未於潛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爲館閣校勘從新制也編校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

七年夏王申改命起居舍人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爲天章閣待制先是與呂公著並召試中書光已試而著終辭不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於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題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辭得請臣始悔恨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他官五月仍依官知諫院

官制沿革下

神宗

治平四年詔同簽書樞密院事郭逵赴闕職官志云密院舊制無同僉書院事者治平中始以郭逵爲之太祖平蜀呂餘慶以參政僉書院事自是非起幸無以執政守藩至逵以同僉書樞密事判渭州逵歸未幾即罷知鄆州　乙巳置寶文閣學士待制著於令其恩賜依舊龍圖閣例侍講呂公著兼寶文閣學士知制誥邵必爲寶文殿直學士先是公著與必同編集仁宗御集成藏寶文閣故因授此職　乙亥御史張紀言近歲以來百司庶務多稟決於中書省謂政府不當侵有司之職有司亦卿能爲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敕命也顧豈有例上大悅六年三月詔提刑司置檢法官一人元豐元年罷七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經義所吳著陶臨皆以白衣爲修撰六年復置經義所檢討至是又以選人入中書習學行檢正事中書五房習學公事自今封三代并妻追封以王厚言王韶妻獨亡不與封故也

閏四月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轂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轂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祿上言望詔有司裁爲定式故有是詔

八年十一月以蘇頌幹當三班院先是頌言尚書古之天台朝廷萬事之本皆由此出仁宗朝太宗常移審官院歸吏部三班院歸兵部審官院歸刑部庶稍近古制當時苟憚興作遂不果行請先置朝臣兩員振舉綱維俟其有序移審官等三院則南宮故事可舉一代典章於是爲盛後官制行如其

九年五月詔駙馬自今改官及七年取旨元無此法始著爲令
十年十月辛巳樞密院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辟向爲工部
侍郎卽再任向辭所遷官降詔不允　新知大名府陳升之
知樞密事院自判樞密置知制則當爲副使者皆改同知院
事若置使則同知院副改爲副使於是文彥博呂公弼爲使
韓絳邵亢爲副使上以升之三至西府故稍異其禮乃以爲
知院事樞密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十二月呂公著言正侍中自國朝以來未曾除授如文彥博
賈昌朝以節度樞密兼領至眞拜則自范質趙普後惟丁謂
馮拯韓琦以受遺宰相故有殊命　陳襄兼起居舍人范純
仁直集賢院司修起居注上謂修起居注卽知制誥欲令諫
官遂修注遂用襄及純仁起居注兼職自襄及純仁始也
司馬光請敘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一錄效漢百官公卿表
詔從之詔百官用本資序卽言正降一等言權發遣他準此
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爲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爲之者學士王珪當制以故
事言故升之躐遷尚書　丙午修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
曲宴嘗直翰林學士等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
不預蓋國初惟有文明殿翰林樞密直學士故必令當直者赴
宴以後簡便今學士之名甚重皆得赴坐而翰林不當直者
乃獨不赴考之官制似未齊一乞自今曲宴並聽赴坐從之

先是王安石言伏見館閣一除乃止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
之來也然下試求以爲講官監司則必知其誰可以
患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
行美可以爲公卿召令三館祗候事有當議者召至中書今
且條奏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上謂祗候之名不推用安石
別制美名於是用前永安縣主簿邢恕爲崇文院檢書丙子
詔自今提刑復差文武於是武臣宰習吏文多不足以察舉
所部人才及其才或可用爲兵官而受奪之以爲比職皆非
因仕之意故悉罷之人甚以爲便
元豐元年大理寺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
三年改國子監直講爲太學博士

四月戊申御史臺言奉詔復置六察察在京官司今請以吏
部及審官東西院三院等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事等
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等隸禮察少府少府將作等隸工察
從之　庚申詔御史臺六察案官二年爲一任以所糾劾官
稽違失職事多寡爲殿最
五月癸亥朔擢御史中丞李定請增置臺主簿一員檢點六
察文字從之
八月詔文武官無相統攝而官同序位以職職同以服色服
色同以資序資序同以改官改官同以出身唐制文選掌於
吏部武選兵部主之蘇頌言欲文武一歸吏部有四選之法
九月乙亥詳定官制所上以陞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

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僕射爲特進吏部尙書爲
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尙書爲銀青光祿大夫下至承務郎皆
以次序改從之
十二月甲子詔應還官除授者並卽寄祿官除大兩省待制
以上至大中大夫餘至朝請大夫並通磨勘進士八年十年
餘一遷所理年月自降一揮■爲始其大兩省待職以上自
通直郎至大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
理四年自如舊制
四年八月罷中書堂選闕歸吏部宇文昌言六察行於有司
而不行二府是委大綱治節目不報
十月詔自今除職事官而寄祿一品者爲行下二品者爲守
紙書令侍御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爲宣黃受批降若擬
雜房凡十置吏則有都事主事令吏書令史等當官爲樞密
通直郎至大中大夫磨勘理三年承務郎以上至朝請大夫
理四年自如舊制
四年八月罷中書堂選闕歸吏部宇文昌言六察行於有司
而不行二府是委大綱治節目不報
十月詔自今除職事官而寄祿一品者爲行下二品者爲守
增支馬小吏二房而名與三省同詔中書面奉聖旨事別黃
下品爲試品同者不用行守試
十一月庚寅詔中書　丁酉開天章閣進品官制除目詔中
書檢正官開府王震江陵吳雍入記聖語面授震雍左右司
仍使自書時人榮之旣而議中輟　詔樞密院置知院同知
院而使副僉書之名悉罷之先是將官制議者欲廢樞密歸
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於有司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
不可廢也乃有是詔
五年五月詔三公三師宰相執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
常任宰相者觀文殿大學士以上金球方文圖帶佩魚觀文
殿學士節度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尙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
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尙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
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
二月舊吏部兵禮刑五房分掌至是釐爲三省門下曰吏戶
禮兵刑工六房皆視其名主行之六曹之事又曰班簿曰開
拆曰張奏曰敕制凡十庫中書分吏戶禮兵刑工班簿開拆
敕制皆同門下而無章奏其後又增催驅檢點凡十一尙書
省分房吏戶禮兵刑工開拆催驅敕制亦同門下而又曰知
雜房凡十置吏則有都事主事令吏書令史等當官爲樞密
院舊爲兵吏戶部四房至是分房曰南北河西曰支差曰在
京曰教閱曰廣西曰典籍曰民兵曰吏曰知雜凡十其後又
增支馬小吏二房而名與三省同詔中書面奉聖旨事別黃
紙書令侍御舍人宣奉行訖錄送門下爲宣黃受批降若擬
錄黃樞密院準以白紙錄送面得旨者爲錄白批奏得畫者
爲畫旨門下受錄黃宣黃錄白畫旨皆留爲底　癸酉王珪
請得旨及入狀得奏事別以黃紙亦書宣奉行訖錄送門爲
依前官守尙書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守尙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　戊寅詔六曹尙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
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權試服佩魚罷職
除他官日不帶行　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下至
州縣分爲六曹體統如一至是令羣定官制以此意爲式
三省言九寺三監分隸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
監職事或分屬六曹豈可專有所隸宜曰九寺三監於六曹
隨事統屬書爲令上批自須行官制以來內外小大諸官及

柳被差命之人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眾皆有不辦事之憂上以命令稽緩語近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遂欲罷之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俸錢二萬餘貫上意遽止

六月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沿此以亂體統也先是官制行雖依舊三省之名而莫究其分省設官之初意乃釐中書門下爲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　甲子詳定官制所言尚書省左僕射與左右丞會書螣朝廷以法在所司案法聞奏稟候朝命而人主於有司之成務付之執政官所宜代工而任責則人主但聞之而已朝廷以天下事分六曹以治之都督以總之六案以察之六曹失職則都督所在糾察都督失糾則六察所在彈舉上下相維各有職守則奏鈔書都省執政官於理爲當

六年三月王拱辰判大名以官制行罷宣徽使故也

五月左右司郎中舊以執政分廳時間見白事日暮不偏或事急速又遣歷私第設議有異則往返傳送事多留壅劉摯以問吏吏對曰前時郎官顧如此摯乃白執政請都以堂狹時稟事可否面決無傳言留壅之弊皆曰唯自是事皆公決

上下便之然他郎官不敢問見執事私意亦無所授陰不樂者甚矣摯罷去郎官復分廳白事如故

七月吳雍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使兼措置糴使都司除職自雍始

九月起居郎蔡京言舊修起居注官二員不分左右故月輪一員修纂起居郎舍人分隸兩省所以備左右史官則左當書動右當書言今仍舊制每月輪修蓋其職事未之有別乞自今起居郎舍人隨左右分記言動如允所言其當釐正等事卽別具陳從之　上幸尚書省駐蹕令廳顧謂執政曰新省宏壯甚與官制相稱王珪等對覩摹制作皆出聖謨次至僕射廳又曰新省制作非苟而已卿等宜率礪官屬勉修職事既又召尚書侍郎以下隨其曹問所以掌職事悉因敕曰朕所以待遇責任非輕宜各思自勉盡心職事及傳詔尚書省執政官與正服內未仕者一人承務郎六曹都司吏部尚書至員外郎遷祿寄官一等賜吏各有差

十二月外郎加勳依宗室法自武騎尉使舊法亦升朝官加勳內殿崇班內常侍賜勳並騎都尉始也　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掛作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並出制旨裁定用臣承詔督工作壯偉雄盛近世未有也

七年二月丙戌詔御史臺以侍御史知雜事爲侍御史不帶六察官爲監察御史恩數並

如知雜事

三月庚申詔御史中丞雜壓六曹侍郎之上　初元豐五年特行官制上於某中自爲圖帖定未出先請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勢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光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卽不便替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

哲宗

元豐八年五月詔奉議郎吏部員外郎文及直龍圖閣知文州以彥博乞免兩鎭節度使故有是命郎官除職自及始也七月呂公著言臣伏覩周官三公三少掌論道經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職蓋進則坐而論道退則坐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國朝之制上殿奏事止是中書樞密院兩班昨來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興革廢置先中書省取旨次門下省審覆次尙書省施行每省各爲一班自元豐五年改官制政柄皆歸中書省王珪以左相在門下拱手不復校王安禮每憤憤不平欲正其事而不能也公著被命未受卽爲上陳之後遂詔應三省合取旨及臺諫章奏並同進呈施行八月吏部郎中旨舉朝請郎禮部郎官林熙兼著作職事官有兼職自此始

元祐元年二月詔起居郎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先是起居郎蔡京言禮記雖有左右史分記言動之文然歷代卽無

六月詔學士待職除待郎並帶職給諫更不帶待制前來一年加二制二年加直學士指揮更勿施行

八月蘇轍言伏見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自近歲民貧多盜遂請重法地分縣尉並用武夫自改法以來武夫貪暴搔擾鄉村復爲民人之患訪聞凡用武夫縣今民悉患之欲乞復令吏部依舊只差選人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差選人

蘇轍又言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局其奉朝請必改他官或爲東宮三司或爲諸位大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勳自河陽還朝止爲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德之舊並爲環衞自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歸老者亦以諸衞處之蓋其遺法也近日李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正中以

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觀二人貪墨驕橫敗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猶餘責聖恩寬貸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

十一月壬戌臣中爲高遷未行官制以前謂之知制誥專行誥詞不預政事自改官制遂爲中書屬官分押制敕凡國之政令無一不預故中書令舍人不獨取文學須兼責政事近徐劉■稱爲得人御史呂陶言舍人曾肇操履偏詖藝文淺薄今乃擢居西掖尤駭羣聽夫中書舍人之職職清地峻非他官可擬外則典司誥命以文章議論潤色帝猷內則分押諸房以知識才慮參決機政前世推重謂之宰相判官豈可序遷輒爾虛授

十二月詔少府將作軍器監都水使者今後在七寺少卿之上監丞在臺寺主簿之上二年正以盛僑爲國子司業舊止一員今增其一僑與黃隱並爲之

三年詔自今朝議中散正議光祿銀青金紫大夫並置左右十員復置南北院宣徽使候品恩數如舊制

五月詔同知樞密院范純仁於尚書左右丞理先降除授者立班在上先是神宗正名以官職爲次不以除授爲先後於是特降新制

十一月詔左右中散大夫以上十員左右諫議大夫以五十員爲額

十二月置六曹尚書權官俸賜依六曹侍郎守法敘班在試尚書之下

四年十月詔復置外都水使者令河北轉運使兼領殿中侍御史孫升言先帝患百司職事不舉故建省六曹以治庶政然人樂因循苟且弊隨事生荷無按覈鉤考之術則必至於頹壞又置六察考察六曹行遣稽違及輪御史檢點三省簿書差失可謂詳且盡矣蓋六曹寺監一百四十餘案胥吏一千七百餘人其他官司二百七十處內外之事填疊紛積而舊以察官六員書吏十有四人鉤攷案牘非人人心力強明智術精敏安能周見其固而六曹百司之事不至於頹敗者賴有六察以爲之警策耳茲所以見先帝規模宏遠追踪三代也朝廷近年察官既不補足矣此因浮費所建言更不自本臺立法自行減免書吏六人止存八人分治六察吏員既少則所擇尤須精審且以八人按察二百餘案千有餘人胥吏二百餘官司而又不更精所擇止欲名存實亡則可矣必欲究六曹之弊成先帝之志則臣雖至愚知其無益也伏乞聖慈詳察深惜六察乃先帝救補六曹類敝之志特降指揮下中書省重行立法中外幸甚　劉安世言安燾今以仲夏去職密院惟有趙瞻恐不可全然缺官乞依故事令宰相兼樞密范祖禹薦焉京趙卨可任

八月先是司馬康奏其父光遺稟其一乞合中書門下兩省爲一曰唐初始置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

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
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
於國朝莫之能改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煩冗名
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誠爲允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
世之訛謬刪其重複去其冗長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
依唐之六典分中書爲三省令中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
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
率皆送尚書省下六曹付諸案勘會檢尋文書會問事目近
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
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畫可然後翻
錄下尚書省尚書省復下六曹方得符下諸處以此文字太

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結絕或四方急奏待
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
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
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協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
甚少又門下不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卻送中書取
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
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復有駁
正則爲反覆又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
省然門下一官殆爲虛設徒使吏員倍多文字煩冗無益於
事臣等今求其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
堂爲政事堂故每有政事差除及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三省

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簽書施行事大則
進呈取旨降敕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
故事其二乞令六曹長官專議曰六曹長官古之六卿事之
小者豈不可令專達臣等商議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
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
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會問事節相度道理
檢詳條貫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若
郎官所判已得允當則侍郎簽過尚書判準應奏上者直奏
上應行下者直行下即未得允當者委侍郎尚書改判事之
可否皆決於本曹長官其文字分付本廳郎官之時委本曹
長官隨事大小作限若有稽遲即行糾劾若委的有事故結

絕未得者申長官展吏部尚書如舊日判東西審官院左選
侍郎如舊日判流內銓右選侍郎如舊日判三班院戶部長
官如舊日判三司使刑部如舊日判審刑院舊日本司文字
止直奏直下今欲令六曹長官準此更不經由僕射左右丞
即更改條法或奏乞特旨謂如刑部刑名疑慮或情理可憫
或情重法輕乞特停替編配之類或事體活大或理有可疑
非六曹所能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具狀申都省委
僕射左右丞商議或上殿取旨或頭簽劄子奏聞或入熟狀
或直批判指揮其諸色人詞狀並只合經本曹長官呈過尚
書侍郎本廳郎官次第簽押判決一如朝廷降下臣民所上
劄子次第施行若六曹不爲收接及久不結絕或判斷不當

者即令登聞敢院進狀降下尚書省委僕射左右丞判付本省不干礙官員看詳定奪若顯有不當即行剗刻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

十一月三省言寄祿官分左右兩寺進士出身皆左字餘人皆右字詔從之

五年九月丁丑詔復置集賢學士　秘書監言今日監察御史六人恐非治世之事唐置御史屬官皆自舉本朝以耳目之官不欲執政用私人以防壅蔽今乞稍改近制今臺官次第二任知縣人不至執政自用臺官

六年四月楊畏爲殿中侍御史時呂大防劉摯各有異志欲得畏爲助趙君錫薦畏實擊風旨也畏卒助大防擊摯云

六月詔國史院置修撰官二員內長官兼知院事

閏八月集賢院學士自官制行不復除至此李周始爲之尋詔集賢院學士如曾任權侍郎以上人充者班列在大中大夫上

七年十二月詔六察案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先是元豐八年冬減監察二員令殿中侍御史兼領而察官亦許言事至是復之太常言本朝因唐之舊以御史爲監察使職知太常禮院監禮近來以博士爲獻官遂罷監禮惟御史專視禮事御史缺官則無所督察乞以博士監禮從之

八年三月侍講學士范祖禹爲翰林學士祖禹言焉京除侍讀學士後爲翰林學士不兼侍讀司馬光呂公著以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不兼侍講叔父兄弟不當同在經筵乞更授官以廣言路　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劍察紅犀帶不佩魚

崇寧三年故事起居郎並舍人覲外朝則對讞若燕朝輪日
舍人林攄白上謂對讞言動不應以內外朝異例從之
政和元年十一月舊制文臣借緋紫皆不佩魚王詔言監司
守位不佩魚與例無別詔始許佩魚
二年六月復置宮觀官及增置縣以前時減冗員罷故也
九月詔以太師太保太傅爲三公少師少保少傅爲三孤又
以左右輔弼太宰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又詔
武選官稱以通侍王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至下
班祗應以階易名
四年詔武橫行增置大夫通舊爲十三階郎亦如之
宣和七年詔依元豐制復置尚書令虛而弗除三公但爲階

官無得令三省
欽宗
靖康元年詔置諫官當出親擢不用丞相薦入立爲定制罷
廢訪使者復走馬承受
十一月依元豐制改太少宰復爲左僕射
兵制損益
太祖
建隆二年五月甲戌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部閱所部
兵驍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制員以處退兵
十一月周廣順初募州諸縣十戶取才勇者一人爲弓箭手
餘九人貢以器甲復徭是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此據兩
朝兵志

三年七月先是雲擕軍事有僞刺侍衛司印者捕得斬之上
曰諸州軍比加簡練尚如此不遑耶　庚辰命搜索悉配海
島於是姦猾斂迹
十一月甲子大閱於西郊上謂近臣曰晉漢以來衛士不下
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須按籍而閱之去其冗弱又親校
其擊刺騎射之藝令悉爲精銳故願時令而講武焉
十二月詔自萬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復趙普言從置縣
尉故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九人選關而道鄉兵赴慶州
戊午遣盧懷忠甯毖使洛陽張繼勳梁院副使康延澤等師
步騎數千人並赴襄州

二年八月戊戌朔令天下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
都下以備禁旅之缺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
又以木樣爲高下之等給散諸州軍委長吏監寺召募教習
俟其精練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親臨試之用趙普之言也
九月己巳上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以馬軍爲驍雄
爲雄武並屬侍衛司
開寶四年十一月己未初上擇僞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
爲川班內殿直稟賜優給與御馬頂等於是郊禮畢行上以

御馬直厚從特命增給錢八千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
乃相率聚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卽爲
恩澤又安有例賜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
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
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
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迎郊禁兵衛
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抹接莊宗卽隨其所欲給
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作亂蓋威令不行實爾無節也
上撫髀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
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謂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
不吝惜爵賞苟一有犯吾令惟有手劍以誅之耳

太宗

太平興國二年春正月庚辰詔以美名易禁軍舊號鐵騎曰
曰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虎衛
九月上屬意戎事每罷朝卽於便殿或後苑親閱禁卒取伉
健者隸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是藩衛之士益以精
強　辛亥大閱以楊信病命崔翰代之崔翰分布士伍南北
緜亙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爲進退之節
每按旗指蹤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
甚悅卽遣中使密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
也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仕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
不得其人軍政隳紊故也

八年春正月上念征伐勞苦月賜沿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
月頭銀　曾彬罷因此
後上遂停
六月改日騎曰捧日上以契丹入寇遣使諸州選丁壯爲義
軍
潭化五年八月命左右街各置卒千人上以京師六衛巡警
用禁非舊制也
至道元年十一月己未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
斗者矣二十發而緜有餘力因謂近臣曰方今寰宇無事美
才閑出悉在吾教中矣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
強較射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廷閒數百
人尙猶兵威可觀況堂堂之陣數萬列成者乎

眞宗

咸平元年上召御龍直二百餘人閱試武藝
二年閏三月京西輔運副使朱台符上疏曰愚以爲不任
人無以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
以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爲計矣
奏入優詔褒答三月甲午諸軍校以次選補多自陳勞績
馬步軍都頭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
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望升擢誠恐孤過災生拜賜而退
衆頗嘉其知分

十二月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瀕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籍河北民爲强壯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用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甲

四年九月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守城遣御史吳倩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沿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爲禁軍號保捷吳升上言請復古車戰之法及車戰之利上納之

五年命蕭延皓教命可以捕賊守險立爲廣捷軍

六年三月御史田揚言國家爲缺少軍兵遂於曹單等州點集鄉村强壯之士揀選爲兵初令本城防守後乃抽赴京師衛軍步軍司神衛軍謂之上四軍軍各有指揮使王治上言二邊屯重兵耗國用乞以河北壯

非日失信願屬妨農

四月先是京師發禁旅於河東其數不足則補以州兵十不得二三至是命張延樸義軍一萬三千人立爲神銳二十四指揮常加訓習以補戍河東之缺

九月募近京强壯補禁衛詔高瓊教閱行伍整肅召近臣觀之上喜因謂瓊曰昨日村民今皆爲精兵矣

景德元年秋七月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沿邊諸州於保毅兵內揀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數年前賊圍靈州諸路請援兵者曾無虛日乃議立此軍朕詢於知兵及詳諫兵事者皆云自立此軍邊聲頗振戎人畏懼不敢爲寇矣

二年三月安陽人陳貫喜言兵上論三屬大略言禁旅當以衛京師不當戍邊莫若募土人隸本軍籍民爲府兵使北兵扞狄西兵扞羌至是知鎮戎曹瑋言應募爲弓箭手者以統之其後河東亦募置

四年夏四月辛未上曰比河東召募土人爲軍以至契丹未平今邊防罷警乃詔以見存爲定額缺則補之

大中祥符六年詔令江淮習水戰於金明池按試立爲水虎翼軍以太祖神衛水軍久廢故也

乾興元年國朝親兵總三司殿前捧日軍天武軍馬軍司龍衛軍步軍司神衛軍謂之上四軍軍各有指揮使王治上言二邊屯重兵耗國用乞以河北壯

強代禁軍以廂兵穴者耕屯田以省國用

仁宗

實元二年閏十二月以西討元昊夏竦請增置土民易戍兵東歸言東兵五害土兵五利楊偕上言與始終論辨竦議竟屈

康定元年吳遵路常建議復民兵於是詔遵路籍河東鄉兵爲備邊仍下其法於諸路

九月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强壯陝西京西東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爲團置押官四團爲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爲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

他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還歸農或遇非時句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廢以簿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

慶歷元年二月詔京東西推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招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惟陝西仍故號爲保捷兩河強壯雖別名義勇亦有緣宣毅者初募額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利害八事方平所議如此然當時不能盡用也

五月甲戌田況上兵策十四事七曰蕃落廣銳振武保捷皆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鬬常爲士卒先自昊賊擾邊以來推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薄不及東軍之下者悉刺面充保捷指揮是時西邊用兵諸州保教軍總六千五百十八人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歷初河北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八河東總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九人皆簡壯強兵抄

振武料錢五百而五十爲折支積數月二支又皆靡敝不堪之物加新添虎翼軍自南中選填材質脞弱自云不知戰鬬見賊恐兇傳者皆以爲笑朝廷特塞數爲名而已若曰添出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敵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沿邊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加龍衛聞其有不能披甲上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發箭馬前二十二步即以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十西北邊皆有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蕃籬之兵也於是王堯臣建言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

氏掌守王宮皆士也趙左師觸龍託其子於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蓋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端愿之士以其近尊不可不審國初猶循此法募置游惰無根蒂者乃來應募乞於諸班中選其年勞久次者東西下班殿時又有門閥家業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弓人以充殿內之衛又言太祖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卓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蔥韭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又置更戍之法遠妻孥外戍之日多人少子而衣食易足每月請糧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故士卒衣食无外慕安辛苦而易使天聖中人言東西倉互給軍食固欲遠求軍人不令則異矣衣服騎侈所受廩給一身不足所有妻子爭得不飢寒豈能不歸怨於上耶如此臣自能節約以身率之則軍人庶乎可以有瘳矣

皇祐四年三月包拯建議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如謂戍兵不可遽減則訓練義勇以壯邊備雖小給餼糧每歲不當屯兵二十萬之費朝廷難之於是復奏分屯事訖不行拯欲舊治馬除防守備留外其屯駐沿邊州軍兵歸營就糧遇有警急時起發不旬日可到　以郭諮所製獨轅哥鼻土兵教之既成組略使夏安期言其便乃詔置獨弩軍

嘉祐四年三月有上封事論議義勇為河北伏兵以為古者兵農土地有異則振旅於農隙則散歸田里以為講武

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慶歷之數比景祐以前增
逼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歲增費二千萬緡也
八月殿前馬步軍司言諸路指揮所管軍士不及元額軍員
數多欲自今除三年一次轉運員軍分依舊外餘以實管軍
立數推定軍員額第遷補並通管五都從之是總治平之兵
一百六萬二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歷之籍減
幾十萬校實開之籍增至七十萬二千

神宗

熙寧元年二月趙尚言毅州不可弃勸郭逵招集降羌逵從
之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逵因選其强壯千餘人刺
爲兵餘丁皆刺忠勇字使不得逃回　丙申樞密使呂公弼
言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重內外人情安習□□客食江

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少壯人材武藝取旨人手刺上等
二字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團會教閱依日放散並給口食
又自出倫者聽籍候有闕收補從之詔淮南等路委長吏兵
官選少壯廂軍堪習武藝者依例教閱團結量免工役常留
在城以備使
四月張田在桂州踰二年朝廷自智高亂遭兵戍嶺南多疾
瘴田盡索土丁峒兵教以兵法奏請罷戍兵
十二月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總管司先是
此軍未備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
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
二年春正月乙酉樞密院進呈減住營兵數且祖宗朝北戎
無警即便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韓絳曰朝
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幣乃能休息生靈□□之足成化陳
升之曰以議暗消本路乞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年
可見效矣上曰卿等可議以聞　樞密院言廂軍近以團給
教閱武藝欲結威邊指揮請受以州軍大小定人數自三百
至百人仍改軍額淮南曰壯武江南曰雄武荊湖曰靜江兩
浙曰崇節福建曰保節並加教閱二字上從之
三年冬十月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四□□□□不中程曰
量減請受從之淮南呂公弼言事體甚大難遽行也曾公亮
曰爲當有漸王安石曰執政叶心不扇搖人□□無事陳薦
言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重內外人情安習□□客食江

淮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從之卒罷退軍之議
九月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陛下不曾講兵書因問
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邊將人材以一
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心使各習勇則兵可省
閏十二月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曰
今上番者民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可以入衛出戍雖未有
租庸調法亦可爲也但義勇既以良民爲之即當以禮義獎
養又擇其鄉閭豪傑爲之將校量諒加獎技則人自悅服今
禁兵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今
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以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豈可不
及此軍此先王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爲然上論及

遇兵已不足以守雖賞衣糧然又不可減安石曰今若更減則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財費困匱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强之理上因言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上因問府兵事安石曰府兵處之可爲又可令入衛公弼曰韓絳文彦博皆以入衛爲難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益以擴廣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爲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爲指揮四百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慶歷後總七萬七千爲指揮一百五十九三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餘三千五百人河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并舊藥籍四萬六千三百唯秦鳳有寨戶後義勇漫息騐以保甲云

三月詔并龍猛八指揮爲六舊三百五十人額今以三百人爲額自慶定慶歷以來諸軍闕有并廢至熙寧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從併省之後部伍齊肅無有名存而實缺者也

王安石進呈義勇教閱尋時土兵有缺詔募三千人蔡挺奏以義勇雖訓練以時未施於征防可按府兵遺法俾之分番或詔復閭以措置邊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週而復始募土兵歲減糧八萬碩料錢六十餘緡冬春衣帛五千匹綿三萬七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

冬十月乙酉渭州言職龍保毅應役上令一名納錢三千令總平涼等縣揀保諸役多非本戶正丁並各貧下乞免納糧依舊給保毅元置初咸平五年因西路用兵遣侍御史吳慶與陝西轉運使閱沿邊民丁壯得六萬八千七百人號保毅軍至治平中刺陝西義勇乃令環慶路保毅并揀爲義勇三年辭向等言西路保毅並於地畝上科差歲久日有租名初元正丁皆是臨時眾戶依地畝合錢願充役宜盡免保毅應役止令輸鈔少備修城至是民以爲不便又令損其數十一月巳未內出開封府界及諸路兵更成之法　己巳文彥博等以在京開封府界及京東等路禁軍數上亦自內出治平中數兵相參照殿前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總計三萬四百人在京增廣義勇五指揮共三千人開封府界定六萬三千人在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千八江東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八千三百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各千二百人川陝三路共四千四百人爲額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議之

四年三月庚午止批殿前馬步軍司差發餘兵數不多京西本根之重於理非便治平四年熙寧元年差出之兵可契勘抽回衛

九月丙戌詔令後廣南東路西路土丁槍手邕州桐丁荊湖

南北路土丁弩手夔州路義勇軍編寫成冊年終奏知封州
鄧中玄請以廣東未置槍手州縣如廣惠等五郡皆置從之
十一月提點諸路縣鎮司前言諸縣兵級弓手有武藝精者
遇按月請如保甲量給賞從之
十二月樞密院諸路廂軍額猥多自騎射至牢城其名凡二
十三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爲兵凡二十二
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
與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寬爲王安石言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
移併營房爲不便或言自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安石具以
白上文彥博曰近日朝廷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朝
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幷營事亦合如此輩乃敢紛紜公
肆詆毀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悉須審察吳充曰併營事已
久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惟保甲事人情不安保甲民有爲
大怒乃出五百千以捕爲書者歸民有偶語者曰農事方興
而馳我閑武非斷王相頭我輩不得休息遲者得之付獄安
石意爲匿名書是必此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榜掠而終
不服林希云開封推官葉祖洽在府不及一歲凡治議時事
及訴安石者一千餘獄
夏五月辛丑命校書王安禮編修二路義勇條貫
八月庚子上諭太宗時用兵多■■■付將帥御其進退
不如太祖時王安石曰太祖知將帥情狀故能得其心力如
言郭進反乃以其人送郭進知郭進非反也故如此與唐德
宗送言李錡反者與錡異矣其後郭進乃爲姦人所摧至自
殺楊業亦爲姦人所陷不得其死將帥盡力者乃如此非中
御之失而已馮京曰河北義勇十八萬自足何須作弓箭社
安石曰河北義勇收人戶下盡河北有許多地許多人只令
十八人習兵爲義勇而不可令盡習兵當如今府界保法修
定
六年冬戎州江安縣各置武寧軍一指揮以四百人爲額上
曰併裁軍營凡省軍員四十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若訓練
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勝敵兼亦省財凡禁軍俸錢千爲上軍
五百以上爲中廂以下爲下軍其賞罰遷敘視此爲等其政
令掌於樞密院歲以秋月校其藝能而賞勸之照寧之籍天
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凡六十
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卽位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
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視慶歷之籍增至七十
萬二千上患冗邦用不繼始議減併乃親制選練修飾武備
之法甚眾一日顧謂輔臣曰前世爲飢者無賴不逞之人藝
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什伍相制節以
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閒使不
得動既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衞養良民俾各安田里所以
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蓋古未有及此者藝祖養兵止二十
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
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
承平百有餘年蓋本於此初上欲省兵王安石對曰練練募

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則兵可省其後遂什武畿甸之民以爲保甲諸路亦可以推行元豐中義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衛其巡檢縣尉司所省募兵亦數萬詔缺額弗補者會其費別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自後民兵數遂喻募兵而國用之義議欲擇民之材武者若唐府兵番上以宿衛事雖未行且規模宏遠矣

熙寧三年詔以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剩員或陞階以備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浙閩詔增募而西京輔運同所募多至三萬餘人陝西咸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爲忠果指揮指揮分隸河北總管以除盜恤饑而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河北從之以下通略

徽宗

崇寧五年樞密院言禁軍缺額二十四萬近刱廣勇崇捷崇政十萬人尙缺十四萬

政和三年閏二月先是朝廷下諸路增廣保五法以寓軍令而京東西路提舉官任諒慮之呼抑配■■■弊乃自披等搜擇不越月得田五十萬率先諸路■■■諒直趨闕■一官■■■■■■■■■■■少年勝捷■■■■■■凡九千八

平百年

哲宗

元祐元年八月詔雄州雲翼兩指揮依舊存留各以三百人爲額

三年正月文彥博言廂軍舊隸樞密院新制改隸兵部且本府之兵豈可無籍詔遂令州郡自進冊以其副上樞密乃更

互揭貼

三年正月詔京西廂軍以三萬三千五百人爲額增粹遂州克寧廂八百人

紹聖四年十二月置都天大兵房樞密院自熙寧始置然後逐月■■貼進呈至是立式令承■歲給造都籍且諸路■■數以申樞密院自是兵籍可考

元符三年六月樞密言河北增馬軍廣威步軍保捷二萬餘人而在京禁軍缺萬人今帥司選其願換在京軍分者發副從之以下通略

徽宗

崇寧五年樞密院言禁軍缺額二十四萬近刱廣勇崇捷崇政十萬人尙缺十四萬

政和三年閏二月先是朝廷下諸路增廣保五法以寓軍令而京東西路提舉官任諒慮之呼抑配■■■弊乃自披等搜擇不越月得田五十萬率先諸路■■■諒直趨闕■一官■■■■■■■■■■■少年勝捷■■■■■■凡九千八

皇朝治蹟統類七十三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略用袁樞通鑑
紀事本末條例爲前集四十卷中興後事爲後集三十三卷陳振
孫書錄解題
太平治蹟統類四十卷中興治蹟統類三十三卷蓋倣通鑑
紀事本末條例統而類之事撮其綱辭舉其要上自藝祖下
至於孝宗凡二百門云眉山彭伯川編集趙希弁讀書附志
太平治蹟統類四十卷眉山彭百川叔融撰予鈔自上元焦
文端公家卷帙次第爲裝訂者所亂備書人不知勘正別用
格紙鈔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欲校定甚難然是書儲藏者
寡存之等閒與博聞者審定之曝書亭集四十五
宋史藝文志彭百川治蹟統類四十卷中興治蹟統類三十
卷與陳趙二氏所言卷數小異今中興書久不傳無從決其
然否卽此編亦未有卷第文義多不相屬秀水朱氏於此書
病其難讀蓋世所傳本大略相似卷中有朱筆校訂僅十數葉而止當亦爲又愷先生同時人筆想以等校員
愷所讀畢漫記竹汀居士錢大昕
太平治蹟統類前集三十卷宋彭百川撰百川字叔融眉山
人是書凡八十八門皆宋代典故文獻通考載前集四十卷
又後集三十三卷載中興以後事此本乃朱彝尊從焦竑家
藏本鈔傳但有前集不分卷數又中間譌不勝乙彝尊跋謂
焦氏本卷帙次第爲裝訂者所亂備書人不知勘正別用格
紙鈔錄以致接處文理不屬初紹興中江少虞作皇朝事實
不下二百餘部卷帙繁重檢讀不易計非四五年不能一周
類苑李攸又作皇朝事實與百川此書皆分門纂事少虞書
宋撫雖富而俳諸瑣事一一兼載體例頗近小說攸書於典
制特詳記事頗略惟此書於朝廷大政及諸臣事蹟條分縷
析多可與史傳相參考雖傳寫久譌而規模終具闕其斷爛
之處而取其可以考見端委者固與挙心傳建炎以來朝野
雜記均一代記載之林矣四庫提要
竹垞太史得此書於焦弱侯家原本爲裝治者顚亂卷帙傳
鈔本別用格紙繕寫先後舛錯文義雜蓼書自爲跋苦其難
讀四庫全書提要亦云校勘未能盡通是世無善本久矣此
爲龔蘅圃先生翔麟玉玲瓏閣舊藏先生與太史同里契交
書籍傳鈔有無通假屢見集中此當卽自曝書亭本所出故
其舛誤亦如太史所云不知何時流轉入吳爲五硯樓所得
又愷先生手錄陳趙兩目歲語幷編總目裝入卷端後經竹
汀學士借觀手識數行云世傳本大略相似卷中有朱筆校
訂僅十數葉而止當亦爲又愷先生同時人筆想以等校員
申致力甚難方始發端畏難中輟也夫以博通淹雅如太史
學士藏弆美富如蘅圃又愷而此書卒未能一遍舊觀則學
者快讀之望正無日也乙丑之冬購之陳氏帶經堂久置篋
衍今年曝書檢出欲合李氏長編江氏事實類苑長編紀事
本末燕翼貽謀錄杜氏琬琰錄及所藏宋編年諸史寫本太
常政和禮書諸家地志雜家小說文集統爲勘校歟計諸書
不下二百餘部卷帙繁重檢讀不易計非四五年不能一周
屏軀苦病又集傳書滙閱此一過而止夫以詘二十年心力

搜聚諸書兩宋之有關史學者僅少靖康小錄丙丁錄殘本
北盟會編中興兩朝聖政學士院紀事本末數書而已而卒
以冗病不能耆校後此欲校此者又苦無書盛業難成徒爲
長慨耳實兒他日能就諸所聚殘損當求他本補完之庚午四
勝於甘肥之養也末卷脫落幾損當求他本補完之庚午四
月十三日巳酉在汀州記

此書數經傳寫魯魚亥豕觸目都是不僅如太史所云錯簡
而已諸家著錄絕無道及宋板者又愷同時藏書巨家如抱
經千里荛飲仲魚堯圃夢華疏雨漪塘安道文游沖之枚庵
諸先生皆以祕籍善本互相轉錄亦無道及此書善本者今
世稀碌幷不能舉其書名善本之求斷已絕望欲抒榛蕪惟

有彙校若但就本書尋檢錯簡徒費日夕必無益也周季貺

臣以意分之今以各書校於藝海樓本上以顧本行疏字大
易於增刪龔氏原書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三字或三四半或
十餘字則不相聯屬其中有缺數字者有缺十餘字者多則
十餘行少則六七行後則文從字順約三十二三行又花闕
如前似此者共七卷八卷以後有缺葉缺行不似前此之花
缺再思其故必是宋本大冊細字首冊蛀蝕而成此式當就
所賸者錄出耳因就周季貺校中所云宋代諸書次第檢出
細細增補亦有各書俱無只可仍其舊式八卷以下略省功
力當其難時有翻閱累日僅校得一二葉者其困苦如此因
竹垞辛楣兩先生病其難校衡雖末學努力爲之凡一年六
箇月纔畢恐訛舛尚不少須竢博學家訂補而開山之功亦

有微勞諒亦不忍抹殺又初看是書時疑其補錄北宋九朝
何以徽欽事蹟標題俱無與今所存長編無異疑其從長編
鈔出者校勘一過方知其從元祐黨事始末之下直接契丹
女眞用兵始末具見史識章實齋湖北通志明季社事後卽緣以流寇用意俱同長編
所缺熙寧元年至三年紹聖元二三年事實屢見後祖宗聖
學祖宗制科取人累朝任用逸民祖宗科舉取人祖宗用度
損益官制沿革兵制損益七篇中亦至徽欽止方知崇寧政
和諸事撰者以非治蹟去之矣其爲原書無疑而浙局選長
編拾補未搜及此亦足見是書之難得首有袁印廷樾白文
殺階白文兩方印蓋由冀衡圃歸袁綬階又歸陳蘭鄰又歸
周季貺又歸蔣香生輾轉歸余因與朝野雜記均刻而傳之

固提要所並稱者歲在閼逢攝提格吳興張鈞衡跋

西夏紀事本末

二十六卷

光緒乙酉
刻于金陵

西夏紀事本末卅六卷烏程張春治先生之所纂也昔洪氏亮吉有西夏國志世罕傳本今先生是書亦闕而不章其何以光盛業昭來許蒙得見遺文滋惜愛焉歲在旃蒙作噩乃屬剞氏俾有傳本客有諗于予曰西夏一隅僻陋在戎無與興衰治亂之故緐歷五代逮宋遼金數服數叛不衷于一撰述之旨又何取焉嗟乎是說也是丹非素洞表遺裏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夫唐季不綱移于藩鎮鴟張魚爛所在而有大者兼數圻連列郡小亦一成一旅爲國蟊賊楚予觀兵因而問鼎晉侯勤王終以請隧其甚者夜郎自大帝號竊娛趙佗越長張黃屋以居尊劉淵晉俘下青衣而肆虐西夏自珍逆巢用光王室李從曮之守岐隴畫土本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盛而奉正朔斥僞命終唐之世未嘗卷甲西來稱戈東向其當紀者一也十國鼎峙非中夏有瓜剖豆分改

元者七永叔列之世家任臣編之別史雖閩之殘賊南漢之荒淫亦幾幾麈彼竹素垢我筆牘而一繼體之長一通使之介有舉必書無徵不信求之柱下載同闕文之史采之輶次刪異逸詩之篇西夏擁地方二萬里緜祚垂四百祀比之知祥在蜀而得國自正具美在越而傳世彌遠而記載闕如來者何徵其當紀者二也平夏戡戡天之西極河出蒲類山鎮葱嶺方夏之盛奄有二十二州興靈二渠實沃饒之神皐伊涼一曲亦形勝之天府自淪荒朝邊若異域凡三受降城五都護府弦望侔離矩步倜儻其建置之沿革開拓之廣陿中土人士罕能識之譬之休文之志州郡北治皆僑道元之注水經南流或紊今疆戎索于瓜州宏漢京于天水氏落羌落別其部居之殊河南河西稽其幅隕之大上以正樂史太平之記下以補王存元豐之志其當紀者三也李唐既喪趙宋甫

搆契丹李賓之崛朔方依憑党項以斯方之曾不足喻其當紀者五也凡此五者洵南董之別子班范之支流復何疑于客所云云乎先生是書網羅舊聞薈萃羣說端委詳明同袁機仲之作義例精密過章茂深之編文質一貫不蹈子空疏褒貶得中不鄰于僭妄此則知幾通識末由吹索毛嬴季緒軼才不復掎摭利病者矣幕士蔣君孱守寫本合肥譚尹力任校讐於是舊學之劬書乙庫之隊簡足以烝輝茲林厠聲筆削僕肆業及之撮其大凡綴諸末簡以釋客難並詔後賢有司掌錄願坿五代纂誤之餘竝世編摩藉比三史拾遺之末云爾

賜進士及第　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　南書房翰林安徽督學使者嘉定徐鄤敘

西夏紀事本末目
卷首上
年表
卷首下
西夏堡寨附圖
歷代疆理節略　職方表
卷一
得妙始末
卷二
夏臺復入
卷三
統萬墮城
卷四
烏白失期
卷五
靈州失陷
卷六
六谷殲渠
卷七
西平就撫
卷八
青堂講怨
卷九
華州二臧
卷十
元昊僭逆
卷十一
三州之衄
卷十二
龍圖招諭
卷十三
好水之敗
卷十四
渭川之變
卷十五
二廂被閒
卷十六
曩霄受款
卷十七
常令弒逆
卷十八
南壁儥軍
卷十九
蕭惠再敗
卷二十
諒祚淫狡
卷二十一
大順受創
卷二十二
華州二臧

卷二十二
梁氏擅政
卷二十三
綏城易砦
卷二十四
五道西征
卷二十五
永樂失事
卷二十六
四砦之還
卷二十七
平夏初城
卷二十八
契丹婿媾
卷二十九
遼人救援
卷三十
二蔡構釁
卷三十一
橫山進築
卷三十二
武朔來歸
卷三十三
世輔南還
卷三十四
得敬亂邦
卷三十五
安全廢立
卷三十六
次攻覆亡

烏程張鑑春治甫著

紀年	宋	西夏	遼金元
庚申	太祖建隆元年		
辛酉			
壬戌			
癸亥	改元乾德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改元開寶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改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改元雍熙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改元端拱		
己丑			
庚寅	改元淳化		

叡嗣

九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十二月以子克

遼穆宗應曆十年

五月定難節度李克叡

卒子繼筠嗣

七月定難留後李繼筠遣改元乾亨

卒弟繼捧嗣

六月夏州李繼捧入朝

獻銀夏綏宥四州其

弟繼遷叛走入地斤

澤西夏之禍始

遼景宗保寧元年

李繼遷襲據銀州○王

佐擊走李繼遷銀夏

靈州藩內附

命李繼捧鎮夏州賜姓

名趙保忠

遼聖宗統和元年

復稱契丹

契丹以女歸李繼

遷

契丹封李繼遷爲

夏王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改元至道
丙申
丁酉
戊戌眞宗咸平元年
己亥
庚子

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保吉叛降契丹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改元景德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改元大中祥符
己酉
庚戌

五月趙保吉死子德明嗣此從遼史較宋史先一年

趙德明歸款以爲定難節度使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改元天禧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改元乾興

契丹改元開泰

契丹改元太平

癸亥仁宗天聖元年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改元明道

夏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契丹改元重熙

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

契丹興宗景福元年六月改

癸酉
甲戌改元景祐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改元寶元○范雍趙元昊稱帝于夏州改爲鄜延環慶安撫使
夏景宗元昊開運元年
又改廣運元年宋史夏國傳亦作○元昊反寇環慶○元昊遣使告哀
母衛慕氏
夏改大慶或在此年
夏改元大慶
夏改大赦法延祚或在此年
元天授禮法延祚更名襲尊

己卯夏人寇保安軍狄元昊遣使告宋卽位宋削元昊賜姓官爵
青擊敗之
庚辰改元康定○貶范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元昊陷塞門諸砦○元昊寇三州韓琦使任福攻其永興軍○以范仲淹兼知延州○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辛巳改元慶曆○貶韓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
琦知秦州○范仲淹宣撫陝西卅元昊爲夏國王
好水川敗死
壬午
癸未
甲申范仲淹宣撫陝西
河東
仲淹坐與元昊通書貶知耀州○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以韓琦王沿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使
元昊上書請和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改元皇祐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改元至和
元昊被弒子諒祚嗣
夏毅宗諒祚延嗣宣圖
元年
夏改元天祐垂聖○夏復臣於契丹
夏改元福聖承道
契丹遣使求關南地

乙未
丙申改元嘉祐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英宗治平元年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神宗熙寧元年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夏改元顯都

諒祚上宋書自言慕中國衣冠

夏改元奉化
夏改奉化或在此年

夏人寇慶州又寇大順

城

諒祚卒子秉常立

夏惠宗秉常乾道元年

夏改元天賜禮盛國慶
夏改天賜禮盛國慶或在此年

夏改元大安

契丹道宗清寧元年八月改

契丹改元咸雍

契丹復國號爲遼

遼改元大康

丙辰
丁巳
戊午改元元豐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夏改大安或在此年

從給事中徐禧議城永樂夏人入寇士卒役夫死者二十餘萬人

夏秉常大舉入寇

丙寅哲宗元祐元年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夏改元天安禮定○秉常卒子乾順嗣

夏崇宗乾順天儀治平元年

春夏人來歸永樂之俘詔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畀之

夏改元天祐民安

遼改元大安

甲戌改元紹聖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改元元符
己卯
庚辰
辛巳徽宗建中靖國元
年
壬午改元崇寧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改元大觀
戊子宦者童貫復洮州
加司空
己丑
庚寅
辛卯改元政和
壬辰
癸巳
甲午以童貫爲陝西經
略使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改元重和○遣馬
政浮海使金約
夾攻遼
己亥改元宣和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十二月傳位于太
子桓
丙午欽宗靖康元年
丁未二月徽宗欽宗北
去○高宗建炎

夏改元永安
夏改元貞觀
夏改元元德
夏稱藩於金

遼改元壽昌
遼天祚帝乾統元年二月改
遼改元天慶
遼改元雍寧亦作永寧
金太祖收國元年
金太祖改元天輔
金克遼天祚出奔○遼耶律淳建福元年○北遼
遼改元保大
德興元年
金太宗天會元年八月改○遼天祚奔夏○北遼天復元年
遼天祚復東渡河
天祚爲金人所獲
遼亡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元年五月改

夏改元大德

金熙宗天會十三年正月立不改元

十二

己巳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金改元天眷

夏仁宗仁孝大慶元年

乾順卒子仁孝嗣

夏改元人慶

夏人慶或在此年

金改元皇統

金及蒙古和

夏改元天盛

夏改天盛或在此年

金海陵王天德元

壬午六月禪位于太子

昏

癸未孝宗隆興元年

甲申

乙酉改元乾道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夏改元乾祐

夏改乾祐或在此年

金世宗大定元年十月改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欽宗崩于金

金改元正隆

金遷都于燕改元貞元

年十二月改

十三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改元天慶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夏改乾貞或在此年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高宗崩
戊申
己酉 二月禪位于太子
惇
庚戌 光宗紹熙元年
辛亥
壬子

金章宗明昌元年

癸丑
甲寅 六月孝宗崩○光宗疾太子嚞即位
乙卯 寧宗慶元元年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光宗崩
辛酉 改元嘉泰

夏仁孝卒子純祐嗣改天慶或在此年

夏桓宗純祐天慶元年

金改元泰和

金改元承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改元開禧
丙寅

正月夏襄宗安全廢純祐自立應天元年
夏改應天或在此年

蒙古入靈州夏主李安全降

夏改元皇建

夏改皇建或在此年又改光定亦或在此年

丁卯
戊辰 改元嘉定
己巳
庚午
辛未

金衛紹王大安元年

金使人求和于蒙

年		
壬申	夏安全卒族子遵頊嗣金改元崇慶	古蒙古不許
癸酉	夏改光定或在此年 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金改元至寧○宣	
甲戌	夏人請會師伐金不報	
乙亥	夏人取金臨洮	蒙古入金燕京
丙子	蒙古圍興州夏主遵頊出奔	
丁丑		金求和于宋不納
戊寅		宗貞祐元年八月改
己卯	夏人請會師伐金許之 孟宗政敗金人于棗陽	
庚辰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金改元元光
辛巳		
壬午	夏主遵頊傳位於其子	
癸未	獻宗德旺乾定元年 夏改乾定或在此年	金哀宗正大元年
甲申		
乙酉	理宗寶慶元年	
丙戌	蒙古伐夏取甘肅西涼 靈州鹽州 夏德旺以憂卒弟子睍	
丁亥	嗣夏改寶慶或在此年 夏主睍寶慶元年○蒙古太祖滅夏○是歲六月夏亡自元昊至是一百九十五年	

西夏堡寨見范文正公集并地圖二

蓮花堡在鎮戎軍西南與德勝堡相連又定川砦諸葛亮城皆在鎮戎界嘗有蕃賊至此公遣張建侯往救應

長武寨在涇州西賊寇邊公與都監張肇部領軍馬離邠州取長武路往涇州策應後又聞賊分軍回奔保安軍上面公又差巡檢宋良蕃部巡檢趙明部領蕃漢軍馬往長武把臨

萬安鎮去保安軍八十里初延州有一將軍馬在保安軍駐劄費用糧草供應不辦公乞將保安軍所駐軍馬抽退於萬安鎮就食糧草御將萬安鎮一將軍馬抽退延州亦只八十里

馬鋪寨通近後橋白豹寨每有賊馬出來公修此砦時兵馬不多只是據河西山坡特重下砦不與追逐其砦城十日內泥築并泥飾了當

木波寨在環州正當賊夾大川路惟賴諸寨蕃部熟戶同共防托公恐熟戶二心未可倚仗遂保舉种世衡知環州以牢籠蕃部定邊砦在環州公嘗令劉貽孫至此相度葫蘆泉一帶立寨接連鎮戎軍去處

明珠滅滅二族在環州之西鎮戎之東二族之北有葫蘆泉公併兵於其地修起城砦招撫二族

華池鳳川平戎三寨皆在慶州東平戎去延州德靜砦七十里華池去德靜一百二十里鳳川去德靜一百二十里公指揮慶州并諸寨並擁住入中白米卻告示客旅並令於東路延州接界平戎鎮添價入中白米

慶州路有美泥虐泥大拔城等處小砦公只差兵士百十人防托如賊馬大段入寇便令歸側近大城寨內一處防守所貴不致

杜陌軍民人心稍安

蒲家莊在苛嵐軍火山軍之閿公以火山軍城中無水兼地窄狹難守奏乞於中路蒲家莊擇地共修城砦

東關城在苛嵐軍水砦外公以苛嵐城小將東關城築作大城檢計到土工五十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工

神堂堡銀城寨在麟州南五十里公令經略司相度興修令人戶耕種住坐續修神樹寨并堡子府州於鞋斜谷端正平等要害處置大寨兩坐又置堡子三坐

肇築城在泰州田況嘗請修築公乞依田況所奏早賜指揮

佛室平明珠等族所居公嘗令賂偕燒蕩其地族帳

金明城在延州公奏議近重修金明城且托得北面又東北廢卻承平南安長寧白草等寨後東西四百里更無藩籬可以禦寇

候金明城了方修寬州以禦東北

鳳川寨在慶州東城被山坡直下臨注或有西賊圍閉矢石人城禦捍不下公牒李丕諒宋良同往鳳川相度得本寨東烽火臺山上四面牢固及山腳下有好水泉可以置砦令弓箭手兵士等寅夜興工山上只築女牆四面削崖近下低處築城圍入水泉續又牒本州通判范祥相度令新修砦城分擘街巷修蓋軍營倉房草場廨署及城上皆安置敵樓

唐龍鎮與契丹對岸在府州之北豐州之東其南火山軍對岸公奏乞招誘唐龍口七族八口

故寬州在延州東北三程公言昨廢卻承平塞門等砦惟此一處最爲控扼蕃賊牒監修官相度一併下手修築後又奏乞以寬州城爲青澗城

鄜城縣在鄜州南至同州河中府各四程北至鄜州兩程至延州五程公乞朝廷建鄜城縣爲軍以康定爲名管鄜城縣并於同州割一縣爲之屬建倉敖營房所有同華河府苗稅於此送納後公又令知鄜州李丕諒相度丕諒差劉襲禮將帶匠人往鄜城修展城牆高一丈底闊四尺五寸面收一尺五寸蓋馬棚瓦舍三百間繫得馬二百匹安下得兵士四千五百人兼修露圈二十八個計度到二萬九百九十五工

延州城在寬州東南四十里公嘗詣於朝乞以延川縣爲延川城云彼中人煙不少更有井泉勝於寬州城

肅遠馬嶺定邊永和安塞等砦在環州界初諸寨城牆低下壕塹淺狹公牒環州那廂兵軍士及和雇人夫修築

細腰城公令蔣偕等所築公又勘會本城至環州定邊砦三十七

拷栲砦在延州北十里嘗爲賊所破公相度舊砦南五里地名龍平口與置一寨把截安遠塞門龍口川賊馬來路

胡家川寨在延州初胡繼諤乞修鵓子城公差殿直揚麟興工麟

山寨

計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工

承平砦在延州東北二百里在青澗城西八十里把截得承平川大路寨北大里河約六十里自來蕃族在大里河北居住公嘗請復修此砦以遏蕃賊不使過河云初修之時則部署司那兵馬大爲之備畢工之後只銷得二十人駐劄

南安寨在延州東北二百七十里在青澗城正北七十里北至綏州四十里去無定河二十里公嘗欲修之以其去水泉稍遠朱吉种世衡欲於青澗城北四十里商館鋪南安寨中路創修一

里西至鎮戎軍乾興寨八十里南至原州柳原鎮七十里量其地界遠近所修城寨地土并側近蕃部元屬環州兼本是環慶路舊曾修建兼細腰城東北板井川是西賊來路在細腰城定邊寨之閒係屬環州地分緩急若有奔衝即須定邊砦與細腰城互相救援就環州節制甚順奏乞朝廷撥屬環州

萬安寨在延州西北往保安軍路中路舊無城砦公差周美郭慶義運鋪在延州康定三年四月公差使臣趕殺西賊抵此奪得人馬駱駝牛騾

揚麟部領延州膚施兩縣人戶并廂軍修築計度到六萬一千六百五十七工并修築敵樓戰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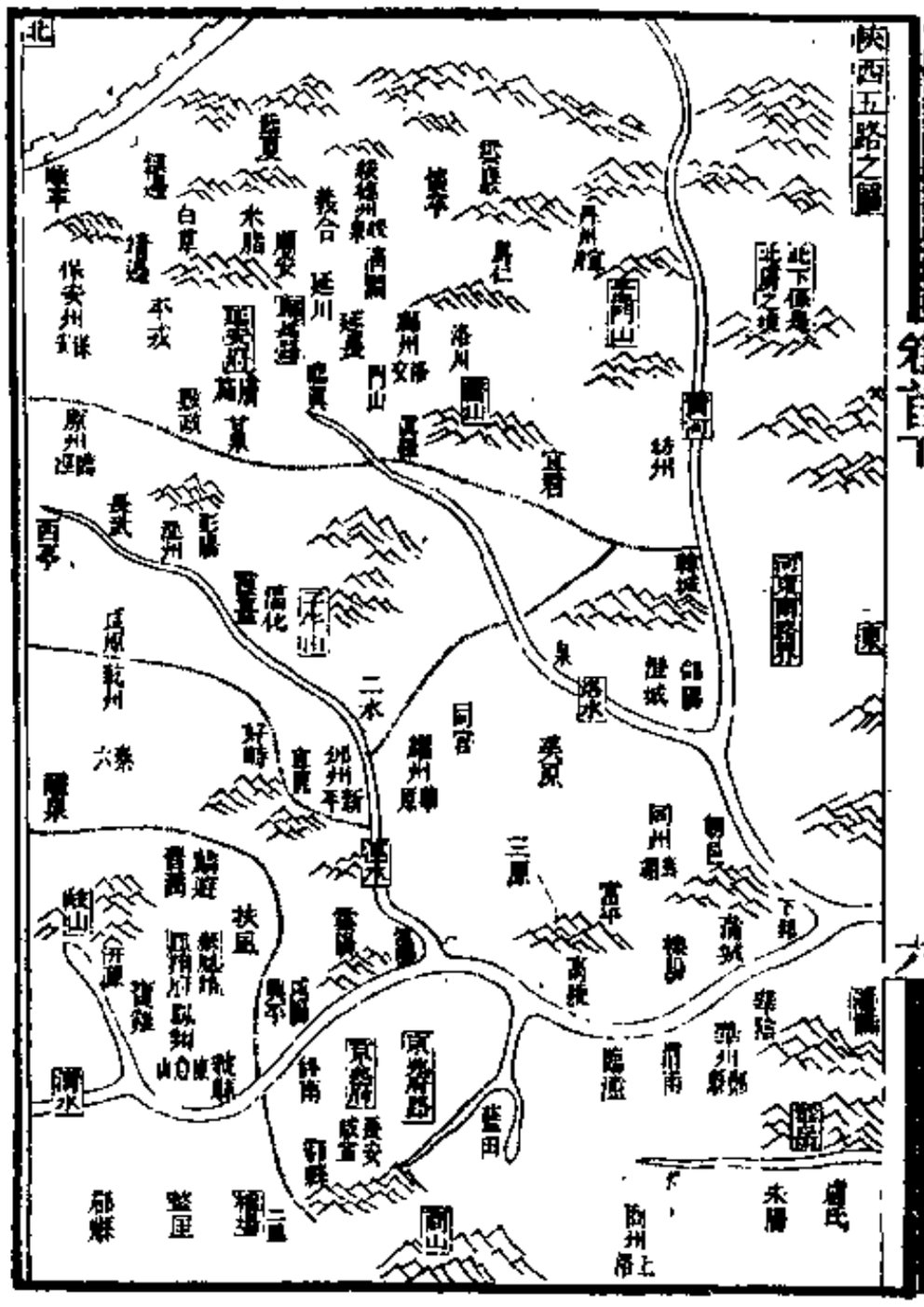
牢山驛新店驛在麟州至延州一百六十里開嘗因朝臣上言減廢公嘗與明鎬至此軍馬疲乏無支請草料去處公言鄜延路最是屯兵去處日有軍馬及使命過往遂牒延州修補二驛每有過往使命軍馬或遇晴明直到中路甘泉縣即支給一日口糧等物若遇雨雪及山河水漲即於新店牢山止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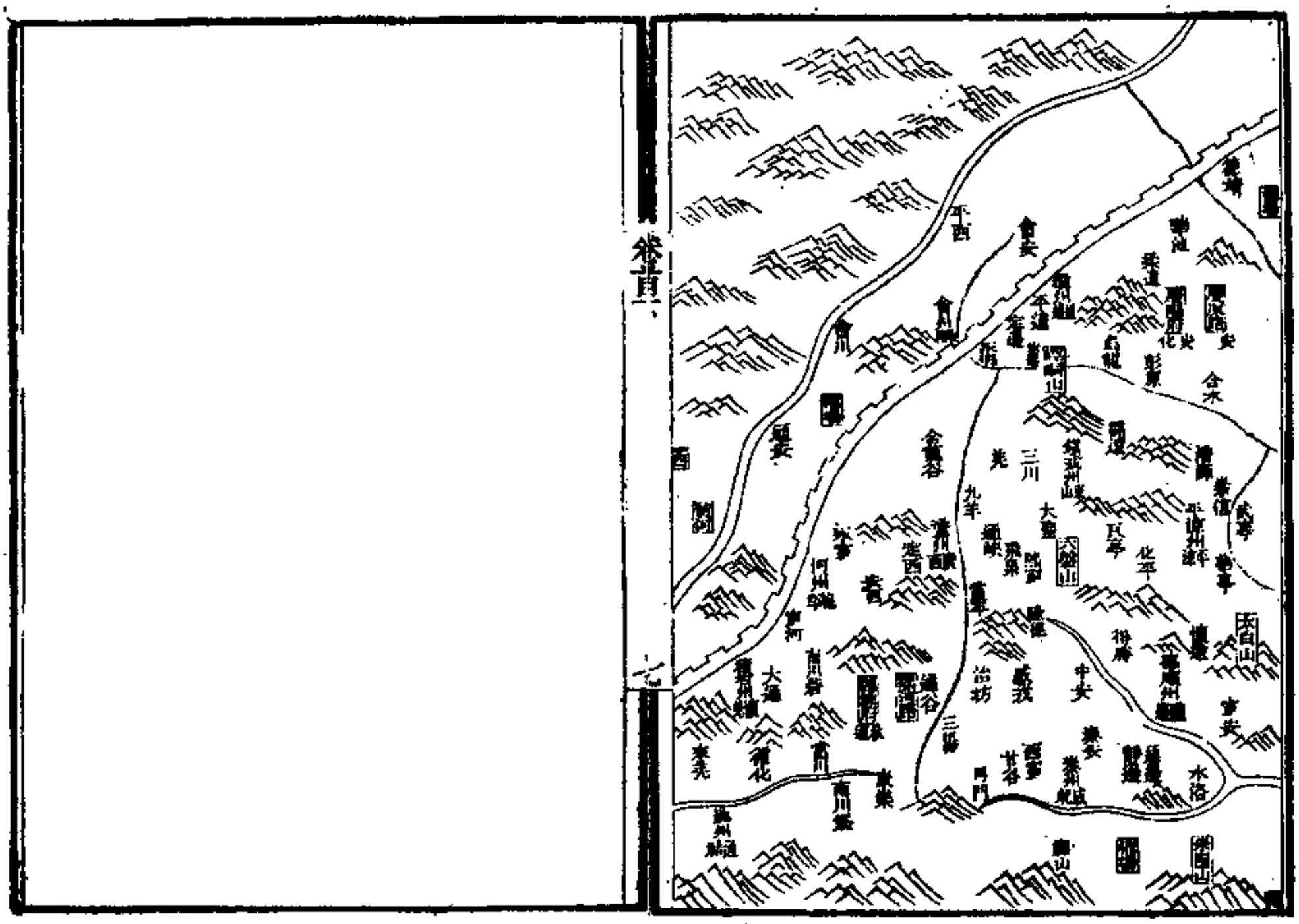
豐林縣地在延州東二十五里就崖爲城青化鎮在延州東六十里公差陳永圖部領臨眞豐林兩縣人戶修築計二萬六千五百五十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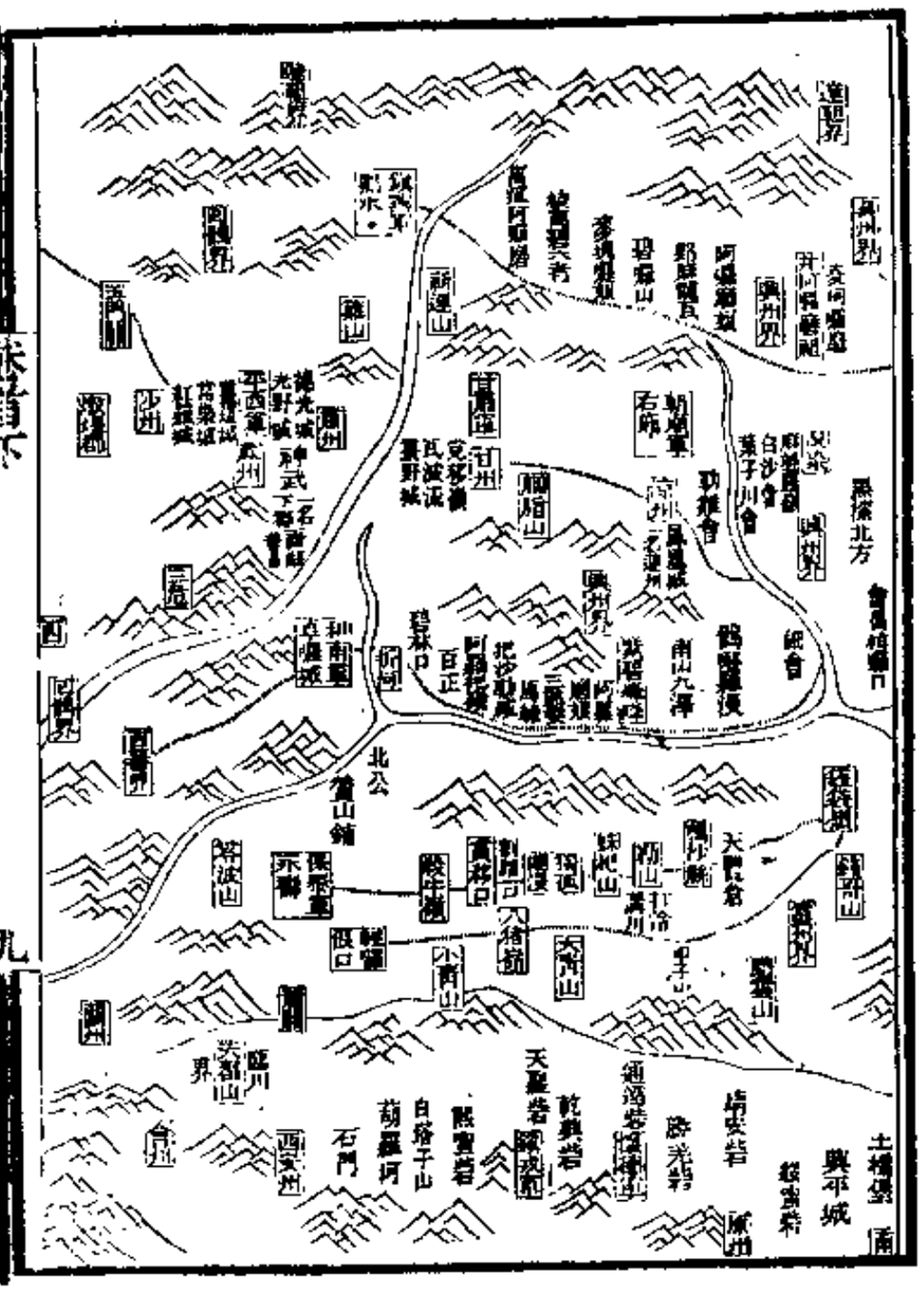
甘泉縣城在延州南八十里公差任世京部坊州丹州人夫修築

胡蘆泉在環州定邊砦與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里之閒爲義渠朝那二郡之阻其南有明珠滅臧之族公嘗言能進兵據胡蘆泉爲城壘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後竟於此地築城招服明珠滅臧二族

永洛城在朝那之西秦庭之東公嘗奏言策應軍馬由儀渭二州十程始到如能進修永洛城斷西賊入秦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諸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者也




西夏地形圖


黑水北方
會同館驛
興平城
土橋堡
南
北公
雪山鋪
天賜倉
石門
白塔子山
葫蘆河
乾興砦
天聖砦
陳威砦
通遠砦
熙寧砦
鎮洮砦
定羌砦
臨洮砦
鎮戎砦
安疆砦
渭州
秦州
涇州
原州
鳳翔府
京兆府
同州
河中府
河南府
陝府
西路
北路
後併焉
威平
天賜倉
鎮洮軍
新城
新堡
新壘
新壘山
新堡山
新城山
鎮戎軍
鎮戎軍
鎮戎軍

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蔚州及米脂
聚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相錯
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眞臣高麗
職方表

陝西關內道沿革　屬州　屬縣　衛所

西安府　宋永興元安商州　東至山西蒲州黃河界三百五十里西至延安府北宜君縣界三百五十里　西元改奉元同州宋定國軍

長安　咸陽　藍田　高陵　涇陽　整屋　富平　潼關
華州　耀州　乾州宋醴州　武功　永壽
醴陵　渭南　三原
鄜遊　鳳翔所　鎮羌所

陝西關西道

鳳翔府　宋秦鳳路　隴州

平涼府　宋涇原　固原州宋鎮戎軍　平涼　宋平涼郡　鎮原　涇州宋彰化軍　靈臺　靜寧州宋德順軍　莊浪

陝西河西道

慶陽府　宋慶陽　寧州宋寧軍　環縣宋又名環慶路　環縣所　寧州所

延安府　宋彰武　鄜州　鄜川　中部州治　宋坊廿泉　延安　甘泉　膚施　安塞　延川　延長　宜君　綏德州軍　宋米脂城　宋葭州晉寧　宋　延安　保安　綏德　鎌羌所　榆林俱廣　寨門所　安定　保安

陝西河西道

寧夏衛　秦漢朔方晉夏赫連勃勃都此魏唐夏州宋興州又靈州李德明置興義府改中興　寧夏中屯　靈州地　靈州所　李氏朔方郡　興武所　鹽州所　平虜所

陝西隴右道

鞏昌府	宋鞏州	秦州	清水			
			秦安 宋甲城			
		徽州 宋河池縣				
陝西隴右道			窪遠	安定 宋西城	伏羌	隴西
臨洮府	宋熙河	蘭州	金縣 宋蘭泰			
		河州				
陝西西寧道	禹貢雍州之域漢月支國					

山西冀寧道	地武帝時置酒泉武威張掖北涼沮渠蒙遜都此張掖即甘州前涼張茂都姑臧即州煌地宋甘州李元昊改鎮夷郡後置宣德府					
太原府	宋河東又太忻州陽曲	永昌 西府	涼州 同上	鎮番	莊浪	西寧 鎮夷所 古浪所

原府	定襄	太原	榆次	大谷	祁縣	清源
	代州	徐溝	交城	文水	壽陽	盂縣
	五臺	靜樂	河曲			
	繁峙					
	崞縣					
	寧武州					
	嵐縣					
	興縣					
	保德州					

得姓始末

西夏本魏拓跋氏之後其地則赫連國也當唐僖宗時遠祖拓跋思恭爲夏州偏將以中和元年與太原節度使鄭從讜討黃巢有功受賜姓曰李又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義武軍節度使王處存鄜延節度使李孝章爲朔方軍節度使世有銀夏綏宥靜五州之地思恭卒以其弟思諫爲節度使自唐末天下大亂興元鳳翔邠寧鄜坊河中同華諸州之兵四面並起而交爭獨靈夏未嘗爲害唐患亦無大功故其世次功過不顯梁開平三年思諫卒軍中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拜節度使明年其將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有李仁福者爲都指揮使軍中乃迎仁福立之不知於思諫爲親疏也四年七月劉知俊攻偪夏州誘沙陀振武大帥周德威逕原帥李繼鸞合步騎五萬大舉欲俯拾夏臺仁福兵力俱乏以急來告會供奉官張漢玫國禮使杜廷隱率州民防卒與仁福部分固守晝夜戮力踰月及鄜延援至九月夏州圍解仁福奉梁正朔拜節度使中書令封朔方王（冊府元龜一百九十六梁末帝乾化三年三月制進封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爲隴西郡王後唐長興四年三月仁福遣押衙賈師溫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齎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瑤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爲節度副使彝超爲延州留後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迴彝超附表奏奉詔除

宰臣如何宰臣以夏州地處邊徼朝廷向來常與優卹府州甚爲偏小近建節旄得之何利失之無害且宜撫諭彝興帝曰德展之數年竭盡心力禦捍劉崇如何一旦棄之度外且夏州雖產羊馬傳易貲貨悉在中原儻與阻絕何能爲者乃命使齎詔書責其悖慢諭以安危彝興果俯伏聽命

宋太祖建隆元年遣之應麻十年也加彝興太尉春三月初北漢劉承鈞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定難軍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承鈞引眾去彝興即彝殷避宣祖諱改爲興

鑑案冊府元龜三百八十九長興四年隰州刺史劉燧凝言於帝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爲夏州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伏乞更容臣周歲帝遣閤門使蘇繼顏詔促彝超赴任而以安從進爲夏州節度使

孰是

二年夏四月以彰武節度使趙贇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

三年夏四月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對彝興腰腹頗大如合抱之木帝曰汝帥眞福人即遣使齎帶賜之彝興感服

乾德元年夏四月甲辰夏州李彝興遣使來貢

五年秋九月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克叡權知州事　冬十二月戊辰以權知夏州克叡爲定難節度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五月壬寅定難軍節度使李克叡卒贈侍中以其子繼筠襲位帝征太原繼筠遣牙將渡河掠寇境以張軍勢

四年春三月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　秋七月戊子定難軍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繼捧初爲牙內指揮至是嗣繼筠爲留後

七年夏五月己酉夏州留後李繼捧來朝獻其所領銀夏綏宥之地凡州四縣八六月乙亥繼捧弟繼遷叛走地斤澤初夏州自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前月繼捧牽其族入朝帝甚嘉之賜齎甚厚繼捧自陳其國諸父兄弟多相猜怨乞納其境中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爲遣使如夏州護繼捧總麻以上諸親赴闕以尊光寶爲四州都巡檢使時繼捧入朝其族弟繼遷留銀州年十七勇悍有智謀開寶七年曾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不樂內徙聞使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犇入番族地斤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出其祖彝興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

稍稍歸附詔書招諭繼遷不出　冬十一月己酉以李繼捧爲彰德節度使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黠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閏十二月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

八年冬十二月壬午朔詔綏銀夏等州官吏招誘沒界外民歸業仍給復三年靈州來貢馬牛各二百匹之

雍熙元年春三月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強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齎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壬申帝幸含芳苑宴射時劉繼元李繼捧皆侍坐　秋九月知夏州尹憲與光州團練使曹光實選精騎夜襲繼遷於地斤澤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獲四百餘帳繼遷與其弟繼沖遁免獲其母妻及牛羊萬計而還於是賜李繼捧姓趙改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定難軍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綏靜五州保忠至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爲銀州刺史西南巡檢使其實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圍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保吉趙保忠又薦其親弟繼沖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罔氏西河郡太夫人

冊府元龜一百六十六　後唐明帝大成四年二月丁亥夏州行營都監安重益率師赴西軍時夏州李仁福身亡其子彝超擅權留後詔邠州樂彥稠總兵赴夏州至此因降勑書曉諭夏綏銀宥等州將吏百姓曰近據西北蕭鎮聞奏定難軍節度使李仁福兇變朕以仁福自分戎閫遠鎮塞垣威惠俱行忠孝兼著當本

朝播越之後及先皇興創之初或大剿凶徒或遥尊聖主夙夜每勤于規救始終罔怠於傾輸爰今吵躬益全大節協和羣虜惠養蒸民致朕端拱無爲修文偃武賴彼統臨有術遠肅邇安委仗方深朕殊何早忽窺所奏深愴于懷不朽之功既存於社稷有餘之慶宜及于子孫但以彼蕃地處窮邊每資經略厥子年纔弱冠未歷艱難或虧鴈鄂之方定啟姦邪之便此令嗣襲貴示優恩必若踐彼危機不如置之安地其李彝超已除延州節度觀察留後前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卻除夏州節度留後各降宣命指揮使勒赴任但夏銀綏宥等州最居邊遠久屬亂離多染夷狄之風少識朝廷之命既作當於移易宜普示於渥恩應夏銀綏宥等州管內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公私債負殘欠稅物一切並放兼自刺史以下指揮使押衙以下皆勒仍

舊勾當及與各轉官資宜令安從進到日倍加安撫連具名銜分析聞奏朕自總萬機難引一德內安華夏外撫夷狄先必懷之以恩後必示之以信且如李從曮之守岐隴疆土極寬高允韜之鎮鄜延甲兵亦眾咸能識時知變舉族來朝從曮則見領大梁允韜則尋除鉅鹿次其昆弟並建節麾下至將僚悉分符竹又若王都之貪上谷李賓之吝朔方或則結搆契丹偷延旦夕或則依憑党項竊據山河罔稟除移唯謀依拒比及朝廷差命貢將徵發銳師謀悉萬全戰皆百勝纔興討伐已見覆亡數萬騎之契丹隻輪莫返幾千族之党項一鼓俄平尋拔孤城盡誅羣黨無遠無近悉見悉聞何必廣引古今方明利害只陳近事聊論將來彼或要覆族之殃則王都李賓足爲鑒戒彼或要全身之福則允韜從曮可作規繩朕設兩途爾宜自擇無貽後

悔有詰前修今以大命初行人情未定或慮將校之內親要之間幸彼幼沖恣其熒惑遂成騷動致累人靈今特差邠州節度使藥彥稠部領馬步兵士五萬人騎送安從進赴任兼以別降宣命嚴切指揮安從進等委其訓戒師徒參詳事理從命者秋毫勿犯違命者全族必誅先令後行有犯無捨更慮孤恩之輩藥彥稠之徒居安則廣造異端貴令擾亂臨難則御謀相害自要功勳宜令李鏻超體認朕懷宣諭彼眾無聽邪說有落姦機宣布朝廷咸令知悉

周太祖廣順三年五月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扆上言河東界鴈鄔州刺史楊仲訓以蕃部攻圍繼來求便乞歸明賜勅書曰麟州刺史楊仲訓及軍州將吏職員等拒夏州節度使李彝殷奈得汝等狀稱劉崇拒命聖朝堅其逆壘今彼部族侵迫乞垂救解兼已稱大朝正朔並閉逆命邊郡無歸值妖孽之酋從致朝貢之阻絕今則蕃部兵民助我討違汝等哀告蕃鄰欲謀歸向備觀變通之意特用弘納之仁宜示撫安用獎忠順已指揮州府及諸蕃部不令進攻汝等便宜明宣朝旨告諭軍民應是通河東道路口雇畫時遣人守禦不得通人來往

後唐長興四年八月夏州自署李彝殷爲綏州刺史乞正授從之 十月壬戌制權知夏州事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李彝超可依前起復檢校司空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南軍節度夏銀綏宥等州押蕃落等使彝超仁福之次子仁福卒三軍立爲帥矯仁福奏乞降真命帝聞之以彝超爲延州留後以延州安從進爲夏州留後朝廷慮不從命詔邠州藥彥稠等送從進赴鎮仍降詔

論之彝超奉詔三軍擁隔未放離任從進出軍攻之王師加討
無功彝超遣使求雪因以授之
又九百四十三 李彝興爲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內指揮拓跋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寺差人擒殺李敏知事不濟與弟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頻恣逆謀慢月之間尚興屠害烟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夏臺復入

雍熙元年趙繼捧之言繼遷悔禍也其實繼遷無降心復誘戎人爲寇

二年春二月乙未夏州李繼遷誘殺汝州團練使曹光實遂襲銀州據之繼遷自地斤澤敗轉徙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于是率衆攻麟州使人紿曹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願講甥舅之禮期日會于葭蘆川納降光實信之且欲擠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數十人近城迎光實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葭蘆川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光實有子曰克明尚幼曉兵法善騎射光實沒秘不發喪使人傳

光實命回兵銀州乃與其僕潛入虜中獲光實尸還葬京師繼遷既殺光實遂襲據銀州三月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繼遷

夏五月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乜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閒暇縱酒擁孺侁等固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代州刺史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與所部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乜遁去時詔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

二年秋九月靜難節度使趙保忠加同平章事

寧化元年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尋又敗之於安慶澤於王庭鎮二年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援保忠于夏州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西平王者推赤心以待天鑒丹書而念舊畺場之事雖守在于四夷勳烈之家固賞延於十世銀夏等州蕃落使李繼遷馳聲沙漠襲慶旌旆頃者因獻提封偶懷疑懼流寓邊塞綿歷歲時式微之詠既深在宥之恩宜及賜之國姓俾預于宗盟授以廉車用綏于夷落爾其體瑕之旨堅效順之誠使兄弟以如初保公侯之必復欽若明命勉思令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鎮州管內觀察使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賜姓趙名保吉仍放朝謝詩使之官先是保忠與繼遷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道去轉

攻夏州保忠因奏繼遷誘蕃戎入寇乞濟師禦之乃遣程守素帥師屯夏州以助之至是聞守素至繼遷恐懼歸款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爲質內蕃落使行軍司馬保忠又薦其親弟繼冲帝亦賜姓改名保寧授綏州團練使保忠遣使來獻鶻號海東青太宗詔曰朕久罷畋游盡放鷹犬卿地控邊塞時出捕獵今還以賜卿可領之也（鑑按此條見王明清揮麈前錄作三年疑誤）九月癸卯王顯徙知延州時夏臺益部寇擾顯上疏曰聞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叩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內附示以德信仰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壁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爲患哉然繼遷至是漸大自此傳十二世幾三百載

據夏銀綏宥靜五州緣邊七鎮其東西二十五驛南北十餘驛

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

統萬墮城

濬化四年冬閏十月初太宗欲城古原州而陝西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烏白池青鹽用困趙保吉因請築清遠清遠在旱海中不毛之土素無井泉陝右之民甚苦其役保吉於是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瓌州邊將多爲所敗

五年春正月趙保吉徙緩州民於平夏部將左都押衙高文岳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以緩州內屬乃命文岳知州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爲河西兵馬都部署尚食使尹繼倫爲都監及內押班秦翰爲監軍以討保吉先是朝營使繼遷遣言繼遷未賓之狀且曰臣一內臣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爲鄉導其強壯有爲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向步卒多持弓弩搶鎚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兒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

五年三月繼隆率兵馳至克胡渡河入延福縣自鐵笳驛夜入綏州謀其所向繼隆欲徑襲夏州或以爲夏州賊帥所在我兵少恐不能支不若先襲石堡以觀賊勢繼隆以爲不然曰我兵既少若徑入夏州出其不意彼亦未能料我衆寡若先據石堡衆寡已露豈復能進乃引兵馳入撫寧縣繼捧猶未知乙亥李繼隆入夏州趙保忠聞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及卒吏壁于野外乃上言

不足惜願再往手刺之雖死不恨也太宗嘉其忠故以命之左正言王禹偁上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痕尚存此不煩大兵但如梁太祖捉劉知俊故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繼遷身首不梟卽擒又曰此賊通連北敵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吏部尚書宋琪言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西戎事頗熟聞知昔李仁福既死彝興擅立詔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延州安從進與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不奉詔時頓兵城下議者欲攻取軍儲不繼遷命班師而振旅時不能整失戈甲棄之遂爲戎人之利臣聞党項號爲小蕃本非勁敵若其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餽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邃莫若沿邊州鎮分屯重兵候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豫於麟府延慶等議誅保忠及出兵追保吉繼隆曰保忠几上肉耳當請于天子今保吉遠竄千里窮磧難於轉餉宜養威重兵四面齊進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

未易輕舉也撫寧舊治無定河川中數爲虜所危繼隆乃遷縣於
滴水崖在舊縣之北十餘里皆石崖峭拔十餘丈下臨撫水所謂
囉瓦城是也　夏四月甲申帝聞趙保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爲夏
州團練使高文岳爲綏州團練使削保吉所賜姓名復爲李繼遷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姦雄因以竊據欲廢其城遷民于銀綏間因
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對曰昔赫連勃勃僭稱大夏築城
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爲患若遂廢毀之萬世之利也己酉詔墮夏
州故城遷其民于綏銀等處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李繼隆聞
朝議欲墮夏州遣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爲朔
方古鎮賊所窺覦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兩州南界
山中增置堡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
報王師之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

既爲御卿又言銀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牛羊萬
計五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丙寅河西行營送保
忠至闕下白衫紗帽待罪崇政殿庭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
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命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
爲右千牛衞上將軍封宥罪侯
景德元年夏六月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怏
怏不自得至是卒

烏白失期

涪化五年秋七月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初轉運使鄭仁寶議禁鹽池困繼遷關隴民至無鹽以食太宗知之悉除其禁至是又以金帛誘繼遷而許以刺史嵬囉嵬悉以告繼遷繼遷上表請罪太宗雖怒荅詔因稱之八月又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命錢若水草詔賜之有云不斬繼遷開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特首鼠之兩端帝以爲當　冬十一月復命保吉爲銀州觀察使庚戌詔曰省所進馬橐駝共百一十三頭匹待罪朕握圖御宇荼己臨民務推含垢忠厚之仁式示戢兵之武向者以卿遠輸誠款願革前非朕道在納汙情深赦過特授察廉之任厚加賜撫之恩寵以嘉名賜之國姓朕之於汝無所負焉豈意卿未及踰年已忘大德脅從蕃部擅舉甲兵攻偪城池虔劉民庶背恩肆惡一至于斯料卿所爲良切輿歎所以旋徵師旅俾命討平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宜保全於歲月暫假息於朝晡近者累上表書頗引愆犯且言違背事出保忠今備貢輸乞加渥澤朕以好生爲德以禁暴爲心卿倘能誓改過尤永堅忠節朝廷寵賞亦何愁焉朕不食言爾宜自省今遣內侍押班張崇質賜卿器幣茶藥衣物等體朕意焉蓋王禹偁筆也繼遷以王禹偁草己詔送馬五十匹爲潤筆禹偁以朕不如式卻之

至道元年春三月李繼遷遣銀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已帝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遷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能挽也至是士皆拓兩石弓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諸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乃以浦爲鄭州團練使留京師帝因謂浦曰戎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來保富貴繼遷因上表乞禁邊盜掠從之　夏四月壬寅荅趙保吉詔曰先勑邊郡各謹封略無敢相侵內屬戎人所盜羊馬錢物今並已還卿戎惟貪狼尚恕其罪自今敢犯卿者沐之也六月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爲鄜州節度使將移鎮繼遷不奉詔丁亥以張浦爲鄭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秋九月庚午趙保吉寇清遠軍張延廣之詔奪所賜名　冬十二月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病遣諜知之韓德威復爲李繼遷所誘遂率衆入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卿輿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親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强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耳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辛帝聞痛悼久之

二年夏四月甲戌遣李繼隆等分道討繼遷初洛苑使白守榮自環慶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繼遷伏兵邀擊于浦洛河守榮眾潰僅以身免運餉盡爲繼遷所奪帝怒命李繼隆爲環慶十州都督部署將兵討之五月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陝西民運芻糧詣靈州度沙磧爲虜所抄掠及飢渴死者不可勝計圍城歲餘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糴河外齎運以入開出兵擊賊城卒不破時命輔臣陳靈州事宜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繼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廷臣各述所見利害時上初有

意棄靈州也會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眾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爲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帝乃悔之召端問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解矣帝即部分諸將復命繼隆由環州容州觀察使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錦州刺史張守恩出麟州五道進討抵烏白池皆授以方略既而直趨平安保安軍獲李繼遷母上喜召寇準與之謀宰相不與也準出呂端問準曰陛下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準以繼遷母告端曰君何以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爲如何準曰陛下以爲然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願君少緩其事端將覆奏之端即入奏貝道準言且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而沛公曰願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況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遁去　冬十月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詣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不恩其親況繼遷叛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詣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不

人賊首李繼遷遁去蓋繼隆丁罕既不與賊遇張守恩亦見虜不擊獨延召與超至烏白池與賊遇小大數十戰雖頻克捷繼遷遁走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禽賊焉時扈銳甚超持重不進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轉戰二日敵遂御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虜見其師整不敢近德用貌魁偉而黑人號黑王相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以懼之先是上閱兵崇政殿以方略授諸將令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皆走其運糧靈州亦令丁夫悉持弓矢爲方陣而行寇至則成列待之故得戰許捷時方命戶部使張鑑調陝西糧餉遣使持節督之鑑上疏極言飽糧乏絕方用殫竭

三年春二月李繼隆遣將擊李繼遷敗之繼遷遁去　冬十月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十二月甲辰李繼遷詣降先是上以靈州事宜訪李至至上疏言靈州自鄭文寶爲國生事不絕青鹽使不入漢界禁粒食使不及羌夷致彼有詞而我無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嗷然空壁老我師徒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止獲六萬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用端策是時司天中官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　秋八月李繼隆討繼遷率諸將分道並進期抵烏白池繼隆忽中變欲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道紆欲自清岡峽直入上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詔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比瑩至繼隆已與丁罕慶州路兵先發行數十日不見虜乃引還九月己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禽二千餘

正氣世襲雄名孝以承家寬能御眾先帝早深注意方議推恩值
軒船之俄成築韓壇而未暇逮耐躬之續位俄封疏以貢珍彰厥
遠圖冠于當代宜伸懋賞式勸忠勤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夏州
刺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觀察使押蕃落等使加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功臣上甚悅遣內侍右班都知張
崇貴齎詔賜之又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保吉甲寅張浦遣還
眞宗咸平元年春二月田錫上言李繼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
之爲保吉乃時事舛誤之大者三月辛巳以趙保吉歸順遣使諭
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夏四月壬寅趙保吉遣弟
繼瑗入謝

275冊 101張
50 A
777

靈州失陷

眞宗咸平四年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徙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與楊億議棄靈州輔臣多不可初何亮通判永興軍沼與轉運使陳緯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上安邊策曰臣竊謂今議邊事者不出三途請棄靈武一也輕議興師二也姑息而羈縻之三也而臣以爲輕棄靈州則戎狄之患有未可量者三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一旦給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剖分爲二如捨靈武則西域戎狄合而爲一二患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之此則復有一說烏白鹽池夏賊所泊諸戎視之猶司命也如夏賊

後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渭儀涇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不得資馬于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何而來三患也輕議興師則有不利者四深入窮追夏賊度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食盡不能久留而退西賊復擾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戰則緣邊之兵不足以當其眾者二也清遠西北曰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以絕河西糧道者三也河西路阻必將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必多者四也若姑息而羈縻之則有不可者二戎狄豺狼貪惏無厭必將服從請戎然後爲中國大患者一也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意在吞噬譬如伏虎兒

來寇則令延慶之師入其境先據烏白之池而號令諸戎曰有得夏賊首者分封其地而以烏白與之則諸戎願禽之者眾矣帝不能決九月庚寅李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繼遷都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慶州　冬十二月時靈州孤危丁卯詔議棄守之宜李沆與楊億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密遣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初上即位之二年棄鎮戎軍李繼和固請復城之即以繼和知軍事及右僕射張齊賢經略陝西詢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爲涇原儀渭北面捍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今若此城以扼賊要路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且此軍所費止出四州地里匪遥輸送甚易又守邊之

臣內憂家屬之窘匿外憂姦邪之恫毀欲其奮不顧身令出維行不可得也若防守得宜賊必不敢過此又極言靈州不可棄朝廷禁青鹽甚爲允愜斯誠固圉之良策也至是乃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以鄜仁寶爲陌軍轉運使繼遷攻圍麟州仁寶乘傳晨夜赴之遂解麟州之圍閏月寬緣坐法靈州言河外衆主李塡等以城降賊其親屬當緣坐帝閔而釋之閏月丙戌詔築綏州城戊寅李繼遷帥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級降千人二月己丑以王漢忠爲邠寧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爲鈐轄三月丁酉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先是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謀集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之至是破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之保吉以州爲西平

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流之言王超等遂奏班師已酉以王超爲未與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爲慶州駐泊鈐轄與西南沿邊選爲應援秦翰爲環慶涇原兩路鈐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共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夏六月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幷代石隰州兵援之已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繼遷率衆二萬攻麟州四面負版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之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王辰帝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爲供備庫使通判以下並進秩　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

西夏紀事本末卷五

六谷殲渠

成平四年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　秋九月授潘羅支（今改巴勒結）官西涼六谷酋長也仍命出兵以助討繼遷

五年春三月繼遷陷靈州

六年春二月六谷酋長潘羅支蕃官來貢庚辰以六谷酋長潘羅支爲朔方節度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頗戮力討李繼遷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爲六谷王兼招討使因言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帝以問宰相皆曰潘羅支已爲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戎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並以旁泥埋爲鄯州防禦使俾特角攻討潘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強已集騎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寨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曰等內屬　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擊走之因以慶香等領刺史五月李繼遷攻西蕃于時繼遷虐用其衆下多怨　冬十二月甲子繼遷陷西河取西涼府守臣丁惟清死之于是都首領潘羅支僞降繼遷繼遷受之不疑潘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今作結隆）族合擊之乘其將歸要而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靈州丁巳卒於靈州境上之三十九井子

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尋封德明爲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初太宗之時曹瑋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去已遠乃馳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于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眾而歸瑋不應戎人間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還襲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勝負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後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至是瑋上言繼遷擅河南要害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强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瑋曰德明野心今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亂必矣既而河西延

家妙娥等數大族來歸順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一日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弈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景德元年春二月丁巳環慶鄜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其子德明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鄜延鈐轄張崇貴先遣德明書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曰近據西路緣邊諸州奏汝父族下蕃部繼續來投具言汝父于靈州界云亡相次鄜延路鈐轄張崇貴奏稱得汝回書云葬事未畢難發表章乞就便申奏事汝父生於邊陲素有勇敢朝廷賜以土地授之節旄其於心誠亦本忠順邇後始因閒諜自起憂疑事一境之干戈隔二紀之聲教朕爲人父母富有寰區思息戰以安民俟輸誠而改

節終期彼志遲副朕心今覽奏賙遷云喪逝況早聯宗屬曾列侯藩自達予聞能不傷歎念汝守茲空塞方在髫齡屬此艱難諒增哀慕又緣信人未至所以慰問難行勉自扶持式終禮制餘事已令張崇貴與汝期約商議想宜知悉　夏四月張崇貴屢請遣大臣至邊議趙德明事五月甲申朔以知永興軍府向敏中爲鄜延路緣邊安撫使崇貴築臺于保安北十里許召戎人所親信者與定盟約經置大小皆出崇貴敏中實總其議焉六月己卯賜潘羅支詔曰渭川引送卿凡邦連支幷教練使楊超到京覽卿等蕃書奏狀言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與李繼遷鬬敵大殺殺下蕃賊卻被賊人劫去牌印官告衣服器械等再乞頒賜幷望差築城人給番鎚令使臣到彼其隔過遷賊處人卻投來者並乞押來其進奉馬價乞支絹等事並已依奏別降宣命指揮卿忠順朝廷保莊部

族誓殺兇狂之黨益堅臣子之心遠率種人同拒賊黨戰鬬斯久殺獲頗多每念爾誠不忘朕意此外卿所奏欲取七月回鶻幷六谷蕃部宜住賀蘭山掩殺賊眾乞大兵來靈州會合管殺遷賊者朝廷近知繼遷已死未經殯葬所以未欲討除今卿等既領師徒遠平雠敵免爲後患甚是良圖所乞會兵即緣地理稍遙月日未定今朝議候卿等才集諸族人馬起離西京即差心腹人走馬齎文字報涇原鎮戎軍部署司已令至時不候朝旨率兵前進直至鹹泊蕭關天都山已來牽制賊徒伏截道路賊盼定須兩面救應如此邀擊必可功成彼中諸事更切審詳佇靜邊陲永保富貴

秋七月李繼遷既死故黨迷般喝及日逋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讎會其黨攻者龍潘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潘羅支遂爲二族殺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潘羅支之

城平之末環慶邊城以德明年幼屢請致討帝欲以恩信結德明不報

西平就撫

景德元年春二月李德明降吏部尚書張齊賢上疏言臣在先朝常憂靈夏終爲繼遷吞併言事者以臣所慮爲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母舊地別無他心先帝與銀州廉察庶滿其意其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洎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旌節自此奸威愈滋逆志尤暴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終爲吞噬當靈州清遠軍垂欲陷

沒臣方受經略之命臣思繼遷須是得一兩處强大蕃族方與爲敵此乃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上策也遂請六谷名目封潘羅支俾其展效其時近臣所見與臣不同多爲沮擾及繼遷爲潘羅支所殺臣慮繼遷之子德明乘以大駕東幸之際去攻六谷向使潘羅支尚在則德明未足爲虞今潘羅支已亡厮鐸督非其敵望與大臣經制其事乃命向敏中及張崇貴總其議焉　冬十二月邠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二年夏六月辛卯以趙德明歸款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　秋九月丁未以向敏中爲鄜延路都部署先是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乞歸順且託言其父繼遷兵敗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可止也詔以敏中爲緣邊安撫使受其降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略癸丑德明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三年夏五月甲辰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于七事訖莫承順累表但云乞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涇原儀渭都鈐轄秦翰知鎮戎軍曹瑋等各請出兵討賊帝以德明累遣使修貢慮失誠信不許德明初請命于

朝瑋言繼遷擅河西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卽禽滅後更强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西河爲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秋九月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歸款遣牙校劉仁勗來進誓表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宜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爲異日賞典也帝嘉獎賜詔曰卿門承勳緒世享國封履拜章函來修貢職願爲屏翰以紹祖先朕乃眷至誠用頒温詔令陳信誓洞見傾輸嘉獎之懷寤寐興良積敏中因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　冬十月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俸如內地制曰利用建侯外臨方國撫寧陬落臨長士民在名器以斯崇匪勳賢而弗授故定難軍節度使趙保吉男德明襲其令緒蔚有長才舉宗聯

命氏之策弈世荷殿邦之寄務尊王室動守朝經率職獻琛拜章請吏眷言恭順宜及褒崇是用建上將之旌旗錫冕旒王之印綬繼乃舊服鎮於夏臺於戲信誓之言與丹青而炳煥寵榮之固同帶礪以縣長期宣翼戴之勤協贊混同之化永作藩輔不其美歟可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戶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仍依內地節度使例給俸又錄德明誓表令泪川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文字來往辭說異同部族貪殘展轉仇報擄過生口彼此交還其如不見端倪互相誣執或因緣擾縞增飾邀求朝廷固不細知邊鄙亦為常事兼詳表奏備述其由觀卿明誠頗究積弊若今檢校俱慮滋章朕庶奉宣吳永宗靖靜推恩示信六合同風咸惟恭順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留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舉歟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粒食者蓋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二年冬十二月趙德明帥所部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三年冬十二月西夏管內飢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濫盟妄有陳乞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甚慚于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嶽之勳適重守方之寄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于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

之心益固初修之節嘉歎之意注想彌增已令鄜延涇原環慶麟府等路部署鈐轄司今後約束蕃部不得輒相劫奪擅興甲兵凡於交爭須盡公理其有廣占阡陌隱庇逃亡盡時勘窮押送所管卿本道亦仰嚴勒部下不得更有藏匿各遵紀律共守封畺言念忠勤不忘鑒寐是歲夏州甘州來貢

乾興元年春正月仁宗即位趙德明進尚書令加恩制曰門下朕仰奉詒謀嗣臨寶位負荷之重方若涉於大川爵賞之行宜普均于百辟其有寵聯宗籍位冠侯藩早隆誓嶽之勳適重守方之寄屬茲纂紹特示褒優告于離麗之庭錫以絲綸之命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守正翊戴功臣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西平王食邑

一萬六千戶食實封五千戶趙德明山河稟粹象緯儲精識洞兵
弢學該義府忠純之性本自於天資奇正之機蓋由乎神授而自
齋壇受鉞賜履撫綏委其外禦之權寵以眞王之爵整軍講事殫
暢於善經述職修方聿昭於亮節屏于西夏克壯英猷屬子踐阼
之初疇乃殿邦之績爰推茂渥式獎殊庸霈泥綍之徽章冠天臺
之崇秩仍增多邑復進重封併示寵榮斯爲異數於戲亨嘉之運
方在於統同隆顯之恩允昭於眷注往服休命保茲永圖可特授
依前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都督夏州諸軍
事行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
押蕃落等使西平王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功臣散官勳
如故

仁宗天聖三年夏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都監趙士隆等
死之德明承繼遷土宇志在自守然其下部族亦時寇抄邊境及
公移究詰則陽言不知朝廷惟務含貸以存大體其號令補署宮
室旌旗一擬王者每朝廷使至則撤宮殿題牓置于廡下使輶始
出饑館已更赭袍鳴鞭鞬鼓吹導還宮殊無畏避　秋七月庚子
詔曰勅德明近據環慶等路部署鈐轄
司等奏報沿邊熟戶遞相驚擾結集部族圍繞堡寨已降宣命添
差軍馬往彼撫遏去訖事卿世濟勳勤任隆屏翰素傾輸于誠節
用保乂於疆陲昨以守邊之臣失於撫御致內屬之諸部忽驚擾
以交征朝廷姑務威懷特加招輯想卿在遠或未周知惟卿護塞
有方愛民在念遠聆朝旨諒體予衷眷囑所深不忘鑒寐

四年春郊祀畢賜西平王趙德明恩制曰國家卜天正之辰修陽
位之祀九州獻力聿昭來助之儀上帝降臨式廣遂行之慶眷惟

青堂搆怨

祥符八年秋九月吐蕃唃厮囉請伐夏州不許初唐時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爲唃厮囉今作嘉勒斯賚其初爲青堂羌實吐蕃之別族也唐末蕃將尙恐熱作亂率衆歸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籛逋之子卽唃厮囉唃厮囉人號瑕陸籛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厮囉亦陰開元吳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始爲宗哥僧唃厮囉之立立遵與邈川首領鄂城爲論逋論逋者國相也有漢隴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歌邈川卽所謂三河間也始甚強盛立遵貪而喜殺國人不附會牽馬衛山等羌兵至伏羌寨與溪哥原鈐轄曹瑋戰于三都谷而敗復襲西涼府亦敗衆益怨之勢遂衰弱皆遣使自蘭州入鎭戎軍以修朝貢唃厮囉遂與立遵不協徙居邈川而立遵自居宗歌城屢表請贊普之號朝議以贊普戎王者立遵居唃厮囉下不宜妄授止命爲保順軍節度使唃厮囉與西夏接壤每以兵抗趙德明希朝廷賜予至是唃厮囉始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表請伐夏以爲言琳曰始不誅以罪他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瑋攻敗之立遵歸乃死唃厮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氈曰磨氈角立遵死唃厮囉更取喬氏生子曰董氈取契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去爲尼二子亦去其父瞎氈居河川磨氈角居邈川唃厮囉往來居青堂

天禧五年秋九月吐蕃唃厮囉來降

景祐二年趙元昊將叛慮回鶻吐蕃之制其後也冬十二月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擊唃厮囉敗死殆盡蘇奴兒被執元昊乃自率衆攻貓牛城一月不下既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堂宗歌帶星嶺諸城遂取瓜沙肅三州厮囉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戍歸路元昊晝夜與戰經二百餘日子羅敗然部兵溺宗歌河及飢死過半元昊又嘗侵唃厮囉丹兵臨河湟唃厮囉知衆寡不敵壁鄯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唃厮囉亦陰開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潛使人移帳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擄敵甚衆唃厮囉因來獻捷朝廷議欲加節制韓億謂二虜皆潛臣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捷加賞非所以綏御四夷也議遂寢乃詔加保順軍留後

三年十二月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唃厮囉擬其後復舉兵攻蘭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留兵鎭守絕吐蕃與中國相通之路

四年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參知政事程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不可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爲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唃厮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與之琳曰使唃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閒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爲中國之利乎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乙酉詔三司歲給唃厮囉賚綾絹千匹片茶千斤散茶千五百斤鄜延路都鈐轄司言元昊反加吐蕃唃厮囉保順節度使邈川大首領自西涼爲李繼遷所陷潘羅支舊部往

往歸唄厮囉回紇降者復數萬厮囉居青堂部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強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川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厮囉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功

二年春三月丙寅先是遣左侍禁魯經持諭唄厮囉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唄厮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向西涼西涼有備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先是元昊恐唄厮囉擬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羌南徙至於馬銜山築瓦川會鄯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唄厮囉不能人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久爲邊害朝廷忠之議者以爲唄厮囉尚在河湟間又與元昊世讎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王然之至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

渭川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抵青堂城始與唄厮囉通漢爲述朝廷之意因以邀川都統爵命授俾特角以攻元昊厮囉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唄厮囉復與中國通矣　冬閏十二月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言元昊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唄厮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天亡時也其實唄厮囉與元昊連年交兵大勢已衄南徙歷精城文法寖弱矣

康定元年春正月庚寅詔唄厮囉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略使安撫司出師爲援別賜對衣金帶綵二萬匹唄厮囉雖被詔卒不能行四月以邈川首領唄厮囉子董氈爲會州刺史董氈方九歲其父爲之請隨母喬氏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

憚服之　秋八月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唄厮囉出兵助討西賊唄厮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功也慶曆元年春正月己未加唄厮囉河西節度使　夏五月時瞎氈居鵶谷無所屬趙珣與書招之遣以綈錦瞎氈聽命初瞎氈磨氈角背叛其父自立磨氈角素依首領鄂成俞龍爲謀主俞龍復納女於元昊嘗令僞號梁王者由是唄厮囉常憂禍發肘腋意益衰怯其後瞎氈唄厮囉復取邈川城收磨氈角妻子質於結囉城

四年磨氈角入貢

嘉祐七年秋八月邈川首領唄厮囉既老國事皆委其子董氈知泰州張方平嘗誘董氈入貢許奏爲防禦使董氈入貢而議不行先是邈以女妻董氈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是諒祚舉兵擊董氈屯于古渭川其熟戶酋長皆懼亟請方平求

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悉發下番兵關西震聳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爲董氈所敗築堡于古渭川之側而還

英宗治平元年唄厮囉之部分至是木征河乞內附

二年冬十一月唄厮囉死以其子董氈爲保順節度使木征者瞎氈子也木征猶華言龍首也以其唄厮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氈死青堂首領瞎藥雞羅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氈之甥瞎征伏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氈挾瞎征居結河瞎征數與篤氈及沈千族首領常尸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氐溫者唄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氈河南之城遂三分巴氐溫木征居洮河間瞎征居結河董氈獨有河北之地

熙寧五年秋王子醇引兵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
蘭州撟木征母弟結吳化破洮州木征之弟巳氊角降盡得河南
熙河挑崖豐岩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城東南一千餘里降
蕃戶三十餘帳

六年瞎達爲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討山後
諸羌斬首四千級還玉訶喈城瞎木征降置熙河路

元豐五年春二月進封常樂郡公董氊爲武威郡王以會兵討夏
故也時夏人欲與董氊通好許割路斫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卽官
爵一隨所欲董氊拒絕之整兵甲以俟入討且遣使來告帝召見
其使令歸語董氊盡心守圍帝知邈川事力不足與夏人抗但欲
解散其謀使不與結和而已　夏五月庚寅以青堂大首領兪龍
珂爲西頭供奉官初命王韶主洮河安撫事時議取河湟自古渭

砦接青堂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等事並令王韶主
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兪龍珂在青堂最大渭原羌與夏人皆
欲羈縻之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
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附龍珂
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姓包帝如其意賜姓
包名順因有是命

華州二捷

景祐元年秋七月元昊既僭偽號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其始名不可得而知或曰張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閒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蛟方伏石而飲張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與關中姚嗣宗皆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爲友善張累舉進士不第吳亦久困場屋無以自伸且張嘗爲縣宰所窘乃與吳薄游塞上覘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恥于自售放意詩酒出語驚人一日張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者延之張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張曰彼何人斯張扃聲曰皮裏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死主人塗千金之

槃久之乃蘇將謁大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簪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諸帥諸帥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間張吳徑走西夏常時張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其將之西夏也瀕行過項羽廟乃踞襲沽酒對羽椎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時帥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副崇入幕府張吳既至夏閭元昊有意窺中國念不出奇無以動其聽乃相與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此飲酒邏者見之知其非國人也蹟其所憩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未更名曩霄且用中國賜姓也元昊即竦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夏人以爲謀主凡立國規模入謀天子徒勞聘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

樂迎此二家而去曰是邊帥始待士矣元嘗有詩詠雪曰七星一作五仗劍攪天池一作決雲霓一作倒捲一作道取銀河落地機一作帝畿一作戰敗一作退玉龍三百十一作萬斷一作敗鱗殘甲一作風卷滿天飛白鷴曰有心待掇月中兔更向白雲頭上飛鸚母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其怪誦皆類是同時姚吳亦有詩嗣宗嘗題崆峒山寺壁山在兩界閒詩曰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鞠天崆峒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述懷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又曰踏破賀蘭石掃除一作空西海塵布衣能效死一作辦此可惜作窮鱗韓琦開之大驚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薦試大理評事蓋自景祐以後羌人叛詔遺士獻方略皆得官或有無名氏題

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眞苟且此殆亦張吳之流歟既而一庸生張某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頂青巾衣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衍有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之句衍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胸中無一物未幾以贓去任

嘉祐二年春三月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始以貢士殿試黜落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自是殿試士遂免黜落

元昊僭逆

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逋元昊小名鬼理羌語謂惜爲鬼富貴爲理性凶鷙猜忍然多大略善繪事能創制物始圖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崇上道法律書嘗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既長忽引兵襲夜洛隔其可汗自焚乃俘其妻孥以歸遂奪甘州自是益喜戰時天聖六年也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于本國則稱帝祥符中已嘗追尊其父繼遷爲太祖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既以元昊襲破回鶻遂立爲皇太子太子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戚之曰吾用兵久終無益徒自疲耳吾

命司封員外郎楊吉爲旌節官告使制曰胙土受氏維王所以褒有功建國承家非賢不能保厥世乃眷西陲之守方疇外禦之勞式涓剛辰肅告列位故定難軍節度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守太傅尚書令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夏王食邑二萬一千戶食實封七千戶趙德明男元昊器懷英達義節堅明孝恭盡于事親恩信長於御眾惟乃先正奉于本朝嘉捍難于邊衛賜同姓於宗籍象賢繼世爾寶宜之於戲書盟府之勳既載山河之誓曠元侯之略豈無弓矢之傳尚體顧懷勿忘欽率可特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國諸軍事夏州刺史充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宥靜等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國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宪節翊戴功臣使者至其國

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于人設席自尊大吉命徒坐卽賓位不爲屈既而饗吉于廳事其東屋後若有千百人鼓聲吉陰知其必叛還朝祕不敢言元昊既襲卽陰爲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遊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始明號令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學自中書令至宰相樞密使以下皆命蕃漢人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西夏舊俗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勃焦以艾灼羊髀骨卜師謂之厮乩必定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爲神明近脊處爲坐位坐位者王位也近傍處爲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二擘竹擘竹于

地以求數若撰著然三呪羊先呪衆以食羊羊食其衆則自搖其首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于野次晨屠羊視其五臟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謂之生跋焦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病者不用醫藥召巫者送鬼西夏語以巫爲厥也或遷他室謂之閃病害報仇有喪則不伐人負甲葉于背識之仇解用雞猪犬血和酒貯於觸髏中飲之乃誓曰若復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有力小不能復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趨仇家縱火焚其廬舍俗曰敵女兵不祥輒避去訴于官官擇舌辯氣直之人爲和斷官聽其屈直殺人者納命價錢百二十千

景祐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府州　夏六月乙丑府州言元昊自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秋七月先是慶州柔遠

裴禩部巡檢嵬通領兵入夏州攻元昊後橋新修諸堡破之是月元昊率萬餘衆寇慶州稱復讎緣邊都巡檢楊遵與采遠塞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于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援之丈節義峰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濠宗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衞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平嘗言臣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黷勢且叛矣宜嚴備之及是帝戒之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宗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冬十月元昊自襲位爲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殺以兵法勒諸羌始衣白窄衫瑣冠冠紅裹頂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初制禿髮令元昊先自禿髮乃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衆殺之其冠用金縷帖間起雲銀紙帖緋衣金塗銀帶佩蹀躞解錐短刀弓矢穿鞾耳

以獻童貫士產大麥菉豆青稞麻子古子蔓鹹地蓬實蒞蓉苗小蕪荑席雞草子地黃葉登廂草沙蔥野韭拒厉蔭蒿白蒿鹹地松實又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醜近稍近弛俱黑而弓面黃者謂之玉腰夏人營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元昊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月人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即以是年改廣運元年母衛慕氏之族人山喜者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進毒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詔起復以閤門祇候王用中爲致祭使兵部員外郎郭勸爲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遺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嘗通判鎮戎軍亢聞德明死後元昊喜誅殺其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

章數十上十二月癸酉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賜之
三年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又若符篆譯孝經爾雅四子雜字爲蕃語先是其徒有遇乞者造創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廣運三年爲大慶元年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紀事悉用蕃書胡禮再舉兵攻回紇瓜沙甘三州盡有河南故地
四年元昊既悉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懷龍皆即舊堡鎮改號爲州改甘州路爲鎮夷郡又立宣化府改靈州爲翔慶軍又於山丹州置甘肅軍仍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地方萬里有兵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得中國無藝者使耕于河是歲始大補僞官以嵬名守全張陟楊廓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鍾鼎臣典文書成遹克成賞都轄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設十六司以總庶務又置十八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至臨洮環慶山萬人以備邊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葦精山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爲鎮守總五十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選豪族善弓馬五千人迭直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鐵騎三千分十隊皆選部下驍勇用以自衛隊各有長一妹勒二浪遇移三細賞者埋四五里奴五維熟屈則鳩六隈才浪羅七細毋屈勿八李訛移岩名九細毋鬼名十沒羅埋布每出入前後環擁設備甚嚴發兵則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其左右廂諸酋亦各選精騎爲生剛捉生有野利剛浪崖遇乞三將尤號爲謀勇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

鈐轄司言元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自五臺還悉會諸豪刺臂血和酒置髑髏中共飲之約先攻鄜延自靖德塞門砦赤城路三道並入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畏誅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鈐轄河陽李渭還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遇等械錮送元昊示朝廷不疑之意元昊集騎射而殺之並戮其族無遺類由是西人怨懼向化之心絕矣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吳珠已數年矣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冬十月甲戌元昊用其黨楊守素之謀築壇受冊僭號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三年爲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點兵逢子山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納旌節敕告三將尤號爲謀勇麟州府在黃河西古雲中之地乃蕃漢雜居黃河西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

處皆禁絕之丁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錢十萬
二年春正月初元昊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且奏
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面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
臣熟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自帝胄後魏赫連之
舊國拓跋之遺業也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旗
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差肩而克父德明
嗣奉世基勉從朝命三十年邊情善守五千里職貢常輸臣偶以
弟聞輒生狂斐制小邦文字改大宋衣冠卑樂之五音爲一音裁
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
達靼張掖交河莫不從服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湊屢朔山
呼齊舉伏願一垓之土地建爲萬乘之邦君于是再讓靡遑羣集

又迫不得已顯而行之遂以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爲世祖始文
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建元天授曆運在茲軍民同
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册爲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
歡好魚來雁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懇
懇仰俟帝俞謹遣使奉表以聞甲寅元昊使者將歸不肯受詔及
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
卒遣之但卻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七既而邊界傳元昊露布有
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蓋張元所作也　夏六月削趙元
昊官爵除去屬籍壬午詔曰昔苗民弗懷首罹虞窴郅支自立終
伏漢誅蓋犯順者無赦于國章除殘者罔限於荒服炳焉通誼疇
或敢踰趙元昊戎漢餘妖邊關小種性含梟毒志負狼貪昏頑表
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嘗勸德明勿事中朝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
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

交易兒遂其詿誤黨能結黨歸義執賊建功必當昭洗前污申明厚
賞固有信誓炳如丹青應賞募科格並委中書門下詳爲條件以
時布告庶體朕懷因絕互市揭牓于邊募能生擒元昊及斬首來
獻者即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
推恩時呂許公夷簡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
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
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言矣元昊爲患
既劇朝廷降詔購募賊中僞署名職至卑如理侈者詐輸歸款
朝廷重其封祿至以郡王待之亦終不至賊黨益固矣　秋九月
鄜州通判富弼上疏曰聞去年十二月元昊反眾皆謂之忽然臣
則知其有素昔元昊嘗勸德明勿事中朝德明以力未盛不用其
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

不譏商販如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宮禁之私皆所窺測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瀕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次不給芻計則遁置退保則襲追元昊特此艱險得以猖狂三也朝廷累次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于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以公卿倚爲謀主五也元昊援契丹爲親緩則指爲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倚角爲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于分張六也元昊所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倔慢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强辯自高者謂必不敢加誅此必元昊腹心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

少折其謀　冬閏十二月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並所得勅勝置神明匣留歸嬴族而去

三州之衄

寶元元年冬十二月己卯以泰寧節度使知永興軍夏竦爲涇原秦鳳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略夏州時元昊反書聞朝廷郎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卽誅滅吳育獨言不然

二年春三月丙午元昊僭爲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侯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隨獨曰此行閒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祭羊馬自效丙寅知永興軍夏竦諫西鄙事上奏曰繼遷當太宗時遁逃窮蹙而累

歲不能勦滅先帝惟戒邊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威靈其所役屬者不過河外小羌耳況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勁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今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貪伏平夏元昊寇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糗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蹤其後老師費糧深可慮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挽綆聯絡而進我師半濟賊乘勢搶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而議追討者非良策也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日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全計也願陛下令諸將廣卽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與又喪緣邊和市可坐待其斃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強弩以爲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爲藩籬三詔喻厮囉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皆以練爲怯　秋七月戊午夏竦移知涇州與范雍各加兼經略使馬步軍都督總管并詔雍所至察訪邊民利害及體量官吏能否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陝西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敵臨陣被髮帶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勗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川命圖形以進上觀其儀表曰朕闕張也於是有敵

萬人之稱既而覘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狄青爲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青在涇原嘗以寡當眾度必以奇勝須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器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繩遇敵未接戰遽聲鉦止卒皆止再聲皆卻虜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前後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略宥州屠噶咩歲毛奴尚羅等族焚積聚數萬收族帳二千二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長安保砦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砦鄜延副部署解符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覘項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間其

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燀密使諜者陽賣之入
明珠族後乃擇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
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
庚定元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知延州范
雍開元昊且至懼甚請濟師未報而元昊詐遣其牙校賀真來言
願改過歸命雍信之遽聞於朝厚禮貨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
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聲言取金明寨都監李士彬嚴兵待
之夜分不至士彬解甲而寢翌日癸酉掩至士彬父子俱被禽士
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元昊叛遣使
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
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鄜延都監黃德
和將二千餘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
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諜士彬降者

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將每與士彬遇不戰而走曰吾士
卒聞鐵壁相公膽墜子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
昊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
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
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
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
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
後十年乃卒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
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
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電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
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詩到平元孫
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

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造騎先發步兵繼進晝夜倍道兼行丁丑
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爭門平去延州二十里忽
十里令軍士晚餐畢列隊而行至地名大柳樹去延州二十里忽
有來使俗謂急脚子者宜狀且云范太尉傳語已在東門奉候然
暮夜入門恐透漏姦細請寫放入馬庶辨眞僞二將唯諾遂下擔
胡牀躬擐隊伍每一隊行及五里以來又放一隊將及一更以後
約放及五十隊矣二將忽顧問急脚子已失所在二將大驚遽起
偵視卽云延州城上並無燈火而前隊不知所之矣二將知有變
遂整陣而前至五龍川去延州纔五里人心稍安忽四山鼓角鳴
埃煙陡合蕃兵牆進蓋西賊前一夕偷號入金明寨故東北路斷
而賊兵壓境以致二將於覆中延州俱不知也時鄜延都監黃德
和將二千餘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方俟政郭遵分屯外境雍皆

召還爲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亦至五
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時平地
雪深數寸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涉水爲橫陣遵退
之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卻之奪
店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臆皆中流矢日暮戰士
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
賊復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卻
率麾下走保南山眾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
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奈何先奔德和不從策馬遁與宜孫
皆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劒遮留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未東
平率餘眾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柵問
主將所在平誡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柵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

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
庸足破乎已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
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被執初郭
遵言未識寇淺探而果以行進必敗請止保安先偵後進平不聽
踐雪行數十里寇偽為潰使趣平戰故敗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
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有老軍校出自言曰虜人不善攻卒不
能拔鴈鴈無慮范雍嘉其言壯人心亦為小安會是夕大雪賊解
去延州得不陷蓋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人謂之赫連
城緊密如石劖之皆火出故易守而難攻也當困急時雍召通判
計用章問策用章曰用章屢獻修城壘備器械之言矣而公不用
今惟有一死以報國耳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
為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

問計用章曰惟有死爾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
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至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
章以思獲罪奏雪于朝初元昊既陷金明塞遂攻安遠塞門永平
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斂兵匿深山避敵指揮使史吉帥所部
驅逐塞門等寨番騎出境仍募以前弓箭手給地居之時邊戚益
熾百遍城門立于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為
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不敢以此
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率眾拒守卒完城三
月開延州之役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
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驛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
數為吉事改換其語以為詭封章傳播漏泄近機為怯懦特甚江
淮荊湖志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吳賊虜去家中一白
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者乃前世為人也倘能迓我歸乎
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
滑州逕襪張殿道事畢回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俱見陣耀文天中記

注射之中馬馬踠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事聞詔殿
中侍御史彥博即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仍梟首延安城
下范雍貶知安州贈平元孫官黃德和之誣訪問金明敗卒二人
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
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殺我元昊既破金明砦議修復其城帥臣擁
兵不即進轉運使明鎬止領百餘騎親督將士一月而成四月戊
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巽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延州都監
孟方鄜延路指揮使高守忠張延以戰歿並贈官五月乙卯贈金
明都監李士彬子懷寶官　秋七月卿延鈐轄張元上言昨劉
平敗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
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道等趨塞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蓄駐山
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已降鄜延副都部署趙振為白州

州觀察知秦州曹琮請自關以西籍民爲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陝西經略安撫使西賊大將剛浪兵馬最爲強勁在夏州東彌陀居止又次東七十里有鐵冶務是即賊界出鐵製造兵器之處去河東麟府界黃河西約七八十里朝議出麟府并石隰州兵馬會合掩襲以分賊勢十一月張繼勳破賊於歸娘谷

慶曆二年春諸部巡檢趙勾明招到賊界署團練使訛乞并手下蕃官共二十三戶皆賞賜冠帶補官

三年春三月邊吏言劉平降元昊尚存朝廷議收其家上以中丞賈昌朝言事未可知乎族獲免

五年夏五月夏人歸石元孫朝議請抬其扉國之罪以爲當賜死時賈昌朝在相位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乃編管全州

龍圖招諭

康定元年春二月丁亥帝憲三川之敗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范仲淹知永興軍時賊尙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抹三月詔近臣陳陝西攻守策陳執中言元昊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以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鄜延安幾不保自金明破而並邊離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今宜別修三城城屯千人寇大至則入保小至則出鬬又以二千人屬廬關巡檢以爲三寨之援上嘉納之吳育因錄眞宗朝通西域諸蕃幷元昊父祖本末上之戊寅王鬷罷初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眞定時曹瑋爲總管鬷見之瑋

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常使人以馬惟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我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它日必爲邊患至是果驗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爲陝西都轉運使召夏守贇王守忠俱還　夏五月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蔡沂等死之乙亥元昊陷安遠寨六月增募河陝京東西鄉弓手强壯　秋七月己卯除范仲淹龍圖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八月仲淹以延州諸砦多失守請自行詔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而出戰以官爲先後取

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爲救至卽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廣寨二十復故城堡甚衆元昊又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壬申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福密出城密部分諸將使王懷政攻白豹城

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遇石橫亙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
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解而出之凡屑石一畚定
價百錢工乃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甘且不耗萬人歡呼曰神
乎水大足吾無困渴之患矣自茲西陝僅障患無泉者悉如世衡
募工致力無不濟者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
世衡開營田募商貨通貨利城遂富實教民習射以銀爲的中者
與之或爭徭役亦使之射中者優免有過失者亦使之射中則釋
之其餘倡道婦女無不射也其以銀爲的者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漸厚且小則射益工由是人人能射　冬十一月仲淹以葛懷敏
出師出歸嬭谷與夏人戰敗之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
二匹黃金三十兩裹刱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勒金字
牌賜之使得專殺　丙申以環慶部署兼知慶州任福爲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貴白豹城之功也詔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鄜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馬監押王繼元官兼錄其子故延
州西路同巡檢張圭三子亦皆授官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
使楊保吉爲深州防禦使十二月乙巳詔涇原鄜延路討元昊命
以正月上旬出兵自元昊寇鎮戎官軍不利有詔切責夏竦故有
是命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起兵塞外雨雪大寒萬一有失噬臍
何及且元昊謂國家太平忘戰邊城無備是以傑黠今邊備漸飭
至則輒擊若用臣策歲月無效徐圖舉兵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
兵營田爲持久之計則橫山人戶必舉旗來歸拓疆禦寇莫此之
利上亦用其議于是仲淹固守鄜延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
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曰自元昊叛逆三
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

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也上便宜
三事一通漕運二盡地利三權商賈
慶曆元年春正月元昊使人于渭原乞和又遣塞門寨主高延德
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既見延德察元昊來肯順事
且無表章不敢聞于朝廷乃自爲書論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
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正月日具位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
王執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戰州本爲內地請移
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眞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
王情向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
親命爲同姓仝付夏土旌旗車服貴極王公是我眞宗皇帝有天
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
耕無戰養生送世仝終天年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
之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帝震悼累日嗟吁遣使厚弔賻之禮
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
君之誥遂僭位號造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
皇帝念先帝本意故貸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
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鄉者同事朝
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
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
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眾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
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爲
比故自謂可行其契丹自石晉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
受天子建國封土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覇主率

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癙瘝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惸惸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欣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盧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貢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必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强人猛馬驟衛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無一城一將願歸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聞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眾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

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接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同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遲遲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

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二月韓琦命環慶副總管任福進討敗於好水川奏聞帝震悼　夏四月降范仲淹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送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聞山外諸將敗亡周等抵夏州留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烏珠卽兀幸書詞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

好水之敗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帝取攻策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俟春深且乞留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從之既而元昊遣塞門寨主高延德還延州令見知州范仲淹約和仲淹不聞知朝廷乃自爲書遣元昊諭以禍福於是韓琦聞之謂人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是知我欲大舉而爲款兵之計不然懈我邊防又將入寇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時走馬承受崔宣亦以賊請和事奏上謂輔臣曰賊多詭計欲懈我師爾乃詔逐路益嚴備之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

昊果遣眾寇渭州偏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土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將作監丞耿傅參行營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初夏竦令尹洙趨延州與范仲淹議出兵而仲淹固執前奏竦又上言兩路協力尚恐未能勝虜而仲淹卻以牽制爲名止委涇原之師以菅寇正嘗賊計詔以竦奏示仲淹龐籍亦言臣度朝議以屯兵已久上費國力欲決于攻取或且汰去冗兵只留精銳在邊則數少而費寬然後乘釁大舉庶有萬全之策先是韓琦與判官尹洙諭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奠謹密中有動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決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潰山欲振勝地忽夏人陣中樹皂老旗懌等竟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墊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

市驢乘軍需入關道路曉夜不絕州縣不勝其擾仲淹雖與琦同副帥任已專守延安不預此議及師舉有期仲淹固執不可涘徑趨延安見仲淹圖爲協力仲淹終不從琦已駐鎮戎軍召環慶副總管任福計事即并諸路將佐聚兵數萬爲出討之計會元昊問兵折盡會併兵來寇欲速折官軍之鋒琦謂諸將曰今勇將銳師悉萃於此而賊輒來犯其勝必矣福將行琦授方略令併兵合勢自懷遠城趨得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將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使度勢未可戰即據險遣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同巡檢內侍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人偏形誘之時委老弱棄馬羊橐駝牛畜合官軍將獲之眾益喜貪功不可遏琦在壁中左右爭請行亦有不白而去者追奔逐北惟恐後時桑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後諜傳敵兵少福等因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爲一軍屯籠絡川隔山相距五里約明日會兵川口不使夏人匹騎遶去不知其已陷於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詐不多故福等輕之明日癸巳福與懌至龍竿城北方遇賊大軍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以抗官軍諸將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奠謹密中有動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決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眾潰山欲振勝地忽夏人陣中樹皂老旗懌等竟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墊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

千繼官軍後腦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彼重餌不能眴軍敗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博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暮敵引去時涇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以二千騎爲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絕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槍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膊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運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因改涇原都監至是從福入好水川連觀三日諸將俱沒乃東向再拜曰非臣負國力不能也獨有死尒乃復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捷曲手掌破裂猶奮目若電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勸傅避去傅不答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英又勸傅且歎曰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也觀亦戒傅少避鋒而傅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前一夕傅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軍遇潔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或言福之敗由傅督戰太急韓琦得其書上之事始白傅尹洙友也力薦于琦使預謀議洙乃因衆所歸咎作憫忠辨誣二篇以排之是時關右大震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致甚敗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琦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奏聞上震悼皆贈卹有差琦上章自劾乃奪琦一官使權徙知秦州戍戍夏人再寇劉璠堡未退尹洙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引去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31
作者=
页数=782
SS号=0
出版日期=